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八冊目次

午亭文編五十卷　（清）陳廷敬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林佶寫刻本　〇〇一

午亭文編五十卷

（清）陳廷敬撰

清康熙四十七年林佶寫刻本

午亭文編五十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廷敬撰。廷敬字子端、號說巖、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本名敬、以是科有兩陳敬、因奉

旨增廷字。官至大學士。謚文貞。嘗著尊聞堂集八十卷。晚年手定爲此編、其門人林佶繕寫付雕。廷敬有午亭山村在陽城、因水經注載沁水逕午壁亭而名、因以名集。凡詩二十卷、雜著四卷、經解四卷、奏疏序記及各體文共二十卷、杜律詩話二卷。廷敬論詩宗杜甫、不爲流連光景之詞、頗不與王士禎相合、而士禎甚奇其詩。所爲古文、雖汪琬性好排詆論文少所許可、亦甚重之。生平回翔館閣、遭際昌期、出入

禁闥幾四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典司文章。雖不似王士禎籠罩羣才、廣於結納、而文章宿老、人望所歸、燕許大手、海內無異詞焉、亦可謂和聲以鳴盛者矣。卷首有廷敬自序、謂於汪王不苟雷同。然蹊逕雖殊、而分途並鶩、實能各自成家。其不肯步趨二人者、乃所以能方駕二人歟。此固非依門傍戶、假借聲譽者所知也。

康熙戊子開雕
板存陽城縣署

吾六七歲從塾師受句讀見左氏史書傳喜而竊誦之雖訶其不急弗顧也後每見古文輒喜誦之家故多書世父道莊府君有文為廉吏以御史視江南學政皎皎槩嶽踰太行而北也橐中蕭然不畢具多經頗獨載書卷以歸語吾兄庶常君庶常尤好古文先太宰公命余從之學乃盡發其新舊書得縱觀焉為詩詞古文辭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與二三同學獨多為詩新城王阮亭方有高名吾詩不與之合王奇吾詩甚因以自負然卒亦不求與之合非苟求異其才質使然也其間亦復稍稍為古文以自娛長洲汪鈍翁見而大異之於文故世父所知士吾感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若偕言甚

二正文編 1 卷

焉後 名見殿中余言貽上 論求文學之士余言甚文兩人皆官翰林益礲礪切靡為學以求達於道汪未久告歸吴中王今且為名臣而余憒然將老矣始吾於汪王頗頗自得不欲苟雷同豈惟才質乎將以力之所近者求至於吾道焉已耳古之為文者非以其辭期於明道也故載即道以為文或因文以見道其致一其勞逸殊也見今世有道而能文如二子者與吾析衷焉頃理舊業因自叙其為學之大意如此澤州陳廷敬

今相國　午亭先生前後刻所爲集凡數易稾未嘗流
布鄉復更定戊寅冬佶初至京得及先生門嘗求所刻
集先生慎不出比乙酉佶再入都先生始授佶編輯又
五年而稾始定而録始成剞劂之工亦將竣矣先生命
佶叙簡末佶何人敢贊一辭也既而先生復以書來云
平生學術師法河津老而無成徒深嚮往先生之撝謙
如此佶又安敢不稱舉先生所以立言之本與其遭逢
之盛以告世之讀先生文者蓋河津之學以復性為宗
而文與詩皆雅健絶倫淵源最正斷為紫陽以後一人
先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弱冠登巍科讀書中祕與海
内巨公鈍翁汪先生阮亭王先生者益鏃礪作為詩古

文詞其標準一以河津為的迹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
已廉慎之清修言必稱先詞自已出所謂貫文與道而
一之者先生既無愧於河津矣其得　君之隆則自
今上龍飛中天日麗之際先生居館閣典文章值
當宁親政削平逆亂講求禮樂興起太平先生身依日
月之光凡所為表章六經褒崇前聖敷澤群生措安中
外者先生無不殫啓沃之誠竭翼為之職自班侍從及
枋大政歷仕五十餘年其在細旃宸幄論思密勿之地
者幾四十載遂以襄成今日郅隆之治蓋
皇上兼集古今治統道統之大成而先生在見知聞知
之列所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先生於癸未會試

録序中發其端佶敢於是編之成畧其説併以之讀先
生文者登山仰岱酌醴知源古今來文與道岐者先生
貫而一之且為先生慶遭逢之隆鐘鳴谷應玉振金宣
古今來治與道分者先生亦貫而一之則謂紫陽之後
正學之統歸於河津先生直接其傳其所遇之隆則又
過之此固天下之公言非佶一人之私也鈍翁阮亭二
公佶曩所從受業其晚年之集皆佶所編録而今者復
得為先生完此宿諾庶幾可觧免於傳而不習之愆矣
然資質駑下修名不立終無以復於先生并無以報汪
王二公之知已也退念俯仰有餘媿焉敢因先生之命
叙其所以立言之指使世之趨正學述道統者有所歸

且有所法愈知明良之盛真千載一時也康熙戊子孟
秋望後二日受業門人候官林佶謹書

午亭文編總目

門人候官林佶輯録

卷一
朝會燕饗樂章十四篇 并序
平滇雅三篇 表并序
北征大捷凱歌二十首 并序
聖武雅三篇 表并序
南巡歌十二章 并序
卷二
樂府三十七首
卷三
古體詩六十三首

卷四
古體詩六十二首
卷五
古體詩五十六首
卷六
古體詩七十八首
卷七
古體詩八十二首
卷八
今體詩一百五十九首
卷九
今體詩一百三十二首
卷十
今體詩一百二十九首
卷十一
今體詩一百四十首
卷十二
今體詩一百四首
卷十三
今體詩一百二十三首
卷十四
今體詩一百五首

卷十五
今體詩一百二十四首
卷十六
今體詩九十首
卷十七
今體詩一百五十九首
卷十八
今體詩一百十六首
卷十九
今體詩一百八十一首
卷二十

今體詩二百十七首
卷二十一
賦　襍著一
午壁亭賦　著卦賦
河圖洛書賦　伏羲先天策數解
錫土姓說　河圖中五生數解
伏羲先天卦爻解　孔穎達經傳辨
十翼說
卷二十二
襍著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辨　春秋始隱公論
書錢氏春秋論後　古今易說
皇極數說　三正說
方澤壇左右辨　春秋齊桓晉文說
春秋明天道說　春秋因事約文說
春秋為史法說　禮說原本大學解
古不修墓辨
卷二十三
襍著三
家氏鉉翁原夏正辨
卷二十四
襍著四

國學緒言
卷二十五
經解一
易一
卷二十六
經解二
易二
卷二十七
經解三
易三
卷二十八
經解四
書詩禮
卷二十九
錄
講筵奏對錄
卷三十
疏一
歲終彙進講義疏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講義疏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兼陳愚悃疏
慰問謝恩疏

論祭謝恩疏　遵例自陳疏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疏　制錢銷毀滋弊疏
勸廉祛弊請勅詳議定制疏
請嚴考試親民之官以收吏治實效疏
卷三十一
疏二
請嚴督撫之責成疏　請議水旱疏
撫臣需餉負國據實糾參疏
俯瀝懇誠祈恩回籍以安愚分疏
直陳言官建白疏
慰問謝恩疏

論祭謝恩疏
卷三十二
表　論　對
雲南蕩平賀
皇上表
雲南蕩平賀
太皇太后表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進鑑古輯覽表
好名論上　好名論下
鄉愿論　經學家法論

秦論　漢高帝得天下之正論
漢高帝知呂氏之禍亂論　陳子昂仕武后論
狄仁傑舉子論　李善感諫封禪論
褚魏優劣論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何如對
卷三十三
史評一
蕭何　曹參
張良　王陵
周亞夫　陸賈
鼂錯　路溫舒

董仲舒　嚴助
霍光　王吉貢禹
趙廣漢韓延壽王章　孔光
翟方進　何武
王嘉　韓嬰
張湯杜周　郭解
卷三十四
史評二
光武　明帝章帝
西漢后妃　劉伯升
來歙　鄧禹馮異

第五倫　王梁孫咸
卓茂　魯恭
鄭康成　范升
班固　宋均
爰延　馬融
竇武　曹操 二則
曹丕　孫權
荀彧　管寧
漢昭烈帝 三則

卷三十五

序一

御製文集擬後序
御定全唐詩後序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辛未會試錄序　癸未會試錄序
刻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序
經義考序　合刻呂氏二編序
朱子論定文抄序　日下舊聞序
四書字畫約序　傳經堂集序
泊水齋文抄序　願學齋文集序

卷三十六

序二

贈靜明子序　送關同年序
送汪悔齋檢討使流求序
送翁寶林尚書予假還葬序
送張公箸漢侍郎歸展先壟序　社學錄序
崑山徐相國賀序　祀鄉賢名宦序
從祀錄序　八刺史圖序
朱大傑畫像序　李首陽詩畫冊序
椿萱圖序　宋射陵先生壽序
孫止瀾學士壽序
大司寇魏環溪先生七十壽序　徐健菴尚書壽序
田司農壽序
藎臣王翁七十壽序
塗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卷三十七

序三　引　跋

存誠堂集序　山行雜記詩序
合肥李相國詩序　萊蕪張先生遺詩序
張子特詩序　石鶴山房詩序
轉蓬集序　歲寒吟序
海寧查布衣詩序　吳元朗詩集序
史蕉飲過江詩序　讀書紀數略序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書義序
張氏合刻家集序　太上感應篇集注序

藥廊二筆小引　施鴻臚封翁思親圖引
乾明寺修葺募疏　海會寺石堰募疏

卷三十八
記
體仁書院記　也紅亭記
老姥享游記　沙岼樓記
百鶴阡記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存誠堂記　三晉會館記
賜游西苑記　鶴湖坑記
射虎記　郭先生遺事記
記女奴景事

卷三十九
書
與畢兵四書　與劉提學書
與守令學官紳士書　與里中鄉紳書
答徐宮贊書　與汪鈍翁書
答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又答立齋總憲書
答友人書
與徐少宗伯論一統志書
與汪鈍翁書　答魏冰叔書
與王薛淑書　與韓佚園書
與楊掛諫書

卷四十
頌　箴　銘　贊
幸闕里頌 有序
聖文神武頌
言箴　動箴
虛舟亭銘　信芳齋銘
尊聞堂銘　慈泉銘 并序
米海岳硯銘 并序　義冢碑銘
宛平王公像贊　六公贊 并序

卷四十一
任君八十像贊
傳一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諡清端于公

卷四十二
傳
傳二
封中憲大夫尚寶卿吳公傳
張太公傳　旭白韓公傳
廖氏傳　張太恭人傳
三烈婦傳

卷四十三
附表

百鶴阡表

卷四十四

墓誌銘一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謚敏果魏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汾州府推官竇公實明墓誌銘
戶部浙江司郎中蘇山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稼書陸君墓誌銘

卷四十五

墓誌銘二

翰林院侍讀吳默巖墓誌銘
封弘文院侍讀孫公暨配顧恭人墓誌銘
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墓誌銘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使塗公墓誌銘
西園先生墓誌銘　麟昭張公墓誌銘
永從令張君行石墓誌銘
王君乾六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韓君佚園墓誌銘

卷四十六

墓誌銘三

刑部山西司郎中約齋李君墓誌銘
謝府君墓誌銘

封戶部河南司郎中在只王公墓誌銘
贈詹事府少詹事田公暨配梁太恭人墓誌銘
提督陝西學政按察司僉事洪君墓誌銘
贈工部虞衡司員外衛公暨配賈太宜人墓誌銘
兵部督捕主事龐君墓誌銘
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孚張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達州知州五軒林公墓誌銘
封蕭母程孺人合祔墓誌銘
馮母楊太人墓誌銘　張母成太孺人墓誌銘
乳母趙墓誌銘

卷四十七

神道碑　墓碑　墓表　祭文

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張公神道碑
詹事府少詹加宗事安齋崔公墓碑
處士李應山暨配王孺人墓碑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墓碑
吳梅村先生墓表
封內閣中書舍人蔣公墓表
直隸任縣知縣盧府君墓表
兵馬司指揮陳公墓表
祭少師衛公文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祭汾州府推官賓雲明先生文
祭吏部左侍郎南濱張公文
祭會稽唐公文　祭劉石齋文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祭張烈婦王氏文
卷四十八
題跋　襍文
起居注冊後跋
御書後跋
御書千字文跋
書吳太伯世家後
書李斯阿二世書行督責後
書河東先生集後　書朱文恪公誥命後
書塗母壽詩後　跋錢湘川遺墨
記王大令保母志　跋項孔彰畫
文昌陰騭文跋　一錢說
二錢說　惜分陰說
說巖字說　廷翰字說
陳務字說　蔡雲雨字說
飼虎文
卷四十九

杜律詩話上
卷五十
杜律詩話下

午亭文編總目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樂府

朝會燕饗樂章十四篇并序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定饗祀樂章　詔禮部翰林院議
明年正月尚書臣帥顏保學士臣陳廷敬等集議言
郊　廟樂章
世祖章皇帝所親定臣等不敢變易獨朝會燕饗沿習
前明典章未備祈　勅下臣等考古樂之原定聲律之
節作為雅歌用昭盛美　詔曰可於是禮臣曰此詞臣
職也以屬臣廷敬臣侍臬掌院事乃集諸詞臣謂之曰
廷敬材能淺薄不足以光　制述之事樂歌之作無如公

等為宜諸詞臣固以讓臣臣不得辭嘗考古樂之備者
莫如詩朝會之樂正大雅之詩是也燕饗之樂正小雅
之詩是也漢以來失雅詩之義魏得杜夔所傳古樂四
篇遂倣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倣騶虞作巍巍篇以
祀文帝倣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則貞以雅為頌且
亂以風又烏能得雅詩正義乎晉以後去古益遠間存
雅詩之遺迹梁武帝南北郊明堂太廟三朝悉名為雅
則是頌聲亡而正雅之用泯也唐分雅俗二部然所謂
雅者以別俗之名耳其實皆俗樂也宋郊廟之樂曰安
其義亦猶唐曰和隋曰夏也而朝會燕饗之樂亦以安
名詞皆短歌其亦猶有雅詩之遺意者與惟大變之曲
聲調靡曼皆四五字長句此及乎明之樂無有足觀者
矣我　朝　郊　廟之樂名曰平今臣所撰樂章首先
定名焉　朝會
皇帝升坐曰隆平還宮曰顯平
萬壽升坐曰乾平還宮曰泰平元旦升坐曰元平還宮
曰和平冬至升坐曰遂平還宮曰允平小宴升坐曰協
平還宮曰興平　郊祀導迎曰祐平　廟祀導迎曰禧
平謝見曰慶平外藩謝見曰治平雖略倣乎宋而要皆
以雅詩之義為準至於六變之曲則槩無取焉臣又嘗
誦正雅朝會之詩曰無念爾祖曰無遏爾躬燕饗之詩
曰視民不恌曰徧為爾德而不盡其反覆丁寧之意而

不專主乎鋪張揚厲之辭臣雖愚陋竊取此義故十四
章之中所以陳述天命之不易大業之艱難者雖不能
盡其辭亦略舉其指焉臣不任皇恐頓首謹序

朝會

皇帝升坐中和韶樂作奏隆平之章
赫矣天家眷求惟聖錫君我　清既集有命俶樂大君
天位以正莅下有容監于萬方合茲崇功駿命孔常
右隆平之章十句
皇帝還宮中和韶樂作奏顯平之章
於鑠三后誕降世德亹亹我　皇克艱厥職治定功
成中和建極龍飛在天鳳儀于庭式奏王夏壽億萬齡

右顯平之章十句

萬壽

皇帝升坐中和韶樂作奏乾平之章

二儀清寧三辰順則維　帝凝命溥旨疆域仁恩廣覃

訖於動植久道化成隆功駿德　聖人多壽年世萬億

右乾平之章十句

皇帝還宮中和韶樂作奏泰平之章

鑒觀惟德丕命惟　皇聲教訖域溥海要荒物世育茂

謐俗樂康冠帶之國望斗辨方曰惟萬年同于昊蒼

右泰平之章十句

元旦

皇帝升坐中和韶樂作奏元平之章

於穆　元后敬授人時四始和令三陽舒泰鸞路蒼龍

載青其旂迎氣布德百工允釐行慶施惠及我烝黎

右元平之章十句

皇帝還宮中和韶樂作奏和平之章

有奕元會　天子穆穆蹌蹌群公至自九服正朔所加

海外臣僕率土惠懷萬民子育千齡億祀永綏茀祿

右和平之章十句

冬至

皇帝升坐中和韶樂作奏遂平之章

乾行在握道轉鴻鈞天心見復物始資元景長晷日紀

協秉春王瑞旗瑞寶曆肇新萊江左位輔翼　一人

右遂平之章十句

皇帝還宮中和韶樂作奏允平之章

皇帝在宥一陽斯沖淵默臨朝天職修舉君子道長駢

珪聯組占日書雲旌祥降嘏宜賜而賜宜雨而雨

右允平之章十句

小宴

皇帝升坐丹陛大樂作奏協平之章

聖皇蒞止穆穆皇皇百爾卿士章服斯光吹笙鼓琴式

燕嘉賓萬福既同歸美　一人

右協平之章八句

皇帝還宮丹陛大樂作奏興平之章

湛湛露零維豐之芑騏與在公思皇多士宴示慈惠以

洽百禮敬慎威儀福祿來只

右興平之章八句

郊祀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

皇天有命　列聖承之我　后配德文淮武綏海隅寧

謐神靈安妥於萬斯年流慶降釐

右祐平之章八句

廟祀導迎樂作奏禧平之章

於　皇烈祖烈照重光鏘鏘雍雍我武奮揚肅肅清廟

峩峩奉璋黃以密斯聲作命無疆

右禧平之章八句
謝見丹陛大樂作奏慶平之章
皇覆萬寓品物咸亨九賓在列百譯輸誠濟濟卿士濟
濟在庭 帝仁如天 帝明如日親賢任能愛民育物
禮備樂成聲教四訖
右慶平之章十二句
外藩謝見丹陛大樂作奏治平之章
天盡所覆以界我 清我邸命涵濡澤生萬國駢
采享來庭俁俁偉偉視彼干戚 天威式臨其儀不忒
右治平之章十句
獻平滇雅表一首

江建敬嘗誦詩見大小雅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言周
宣王南征北伐興治撥亂以定四方平天下之功臣嘗
竊歎以爲如詩所載可謂盛矣後讀柳宗元平淮雅表
言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直以雅
之故也臣按宗元意以謂宣王定四方平天下苟非其
臣尹吉甫召穆公輩作爲雅詩傳之于今今雖欲覩宣
王之形容及其輔佐之盛其道無從而宣王定四方平
天下之功亦不能赫赫必傳於後世爲宣王之功後
罕匹矣琥推較往古驗之方今功德盛隆邁于周雅而
適無有尹吉甫召穆公其人播爲聲詩彰大其道其何
以昭宣治績不揚成功傳之於後然則雅之作厥義重

矣哉臣伏見
皇上文武神聖天錫智勇光宅天下奠安八荒仁威所
加薄海內外罔不龍服乃有犇臣潛伏伺釁構禍亂
寇擾我疆圉徼擾我人民
皇上赫然一怒命將授鉞兩年以來定秦隴降閩海平
兩粵收巴蜀天兵所向次第告捷而滇逆竊據南楚實
爲亂首
皇上神謨中斷指授相略掃清湖湘進兵黔南破堅摧
險直薄滇城之下師久不解 朝旨督進軍麾一動氛
祲消滅皆由 廟堂動罔遺策是以疆場無必有功海
外怖駭臣黎懽躍太平之會實當今日臣嘗計滇逆之

興亂干誅由耗樂蓄賦私藉甲兵招納亡命擅行威福
尾大不掉反勢已成正如漢削七國唐裁藩鎮發發則
易圖緩之則難旋故三藩之事 聖德先覺不辭大創
之勞永貽萬年之治臣所謂功德過於宣王而大雅不
作不勝感焉竊朝臣至多從無尹吉甫召穆公其人者
以颺 大清之盛美於無窮臣獨何人敢專斯事然臣
備員法從不以文章爲職業不得以能淺材謭不足以
自効爲解謹撰平滇雅三篇謹拜以獻臣棘敬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言

平滇雅三篇 并序

岳瀆遐依山

岳湖洋洋我武洸洸謂南有藩無敢攖我疆岳湖滔滔
我武蹻蹻謂南有藩無敢閲我邦 一章
我疆大矣我圉滿矣牙蘖其間泲棘合蝟昔我南藩化
為異類 二章
帝曰大君以覆以載推食以食解衣以衣豈也善地勿
剪勿拔 三章
彼惟狂昏救焉生心州為誅首啓戎于南如蜎禽旤如
蚼決嘗首仰膝張如豕斯驚 四章
惟 帝咨嗟惠威是崇溥徃禽之孰佐乃功乃欲下民
救此一方取其殘凶是類是禡于臨衝枝矢斂弓 五章
我弓我矢麾旄摩暈兵無遺鏃耕無失耜天斬莛莛服

此江水既斷其趾且斬其頰 六章
盜負險阻距趯躍踉翔飛鐵獻羽翅以張假在太白占
于天狼我涇我鼈是震是驚 七章
雄彼閩粵波盪海垠 帝僂下顧哀此執啓盜徃連結
倚以父母乃餌乃誘乃為盜守 八章
帝援天矛鐵羽截鱗崩海弗而蒙若來臣禽臧于咸桀
肌于息盜失厥助飛鯤殞命 九章
老雄野梟雖棲棲巢渴飲江傾撥于波頭居鯢碎我
夾逡遅大祖焉驕賊焉遯跳 十章
洞庭湯湯岳陽峩峩載驅載馳爰拔厥家 十一章
惟人歸德惟 帝之設窮經宸宅是剪是剔我武煇煇

武廟鬼區竹籲薦閔傒我來蘇 十二章
岳湖十有二章八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一章
十句一章四句
湘東章衡也衡盜倚為巢穴之武功將成也
師蹄于江于湘之東師如雷馮震衡岳以導一夫為逆
多方則瘡播虐抗有德我人斯奮卒歸厥命 一章
師命伊何衡人之災衡盜所家追奔逐北犀甲雕戈虎
貔龍節 天威所加 二章
帝臣如虎 帝師貔武烈烈旗旄淵淵金鼓巖巖綏章
嘽嘽我路與我敵拒 三章
右列武陵左挾沙磨峴峋嶁我功孔嘉我馬最服傒

烽夕進剝結惡本敢遺萌芽 四章
其桂楓木其恃嶽龍窴之拔之自西自東陟嶺踰徼于
山于川遠招邇歸因蒙鮮額 五章
東西合師進次于沅蔓童日盛怙兇忍頑左擣其虛右
攻其堅載闢載被會于中權 六章
既克于沅沅人嬰嬰如日之昇如霖遇晞以內其枯以
勍其贏式歌且舞以樂我師 七章
南詑雖旆來迎壺漿鳴鉀銅鼓洗兵盤江彼崧輿屏書
通宵奔湞人荒荼待我于門 八章
凡此湞功惟 天子乃成古者推轂梱外以行令者决
勝一朿 綱旋凱是遵摯而屢膺明 九章

郎徒渾渾灑集于滇垓 天威式臨宫臣恪守乃獲其
醜俘大定功流聲焉窮十章

湘東十章一章九句三章章七句六章章八句

滇池盗伏于滇師受 聖策平之武功成也

滇池洶洶 帝乃平之 匪彼元戎惟 帝之功高居北
據洞視下方惟仁智勇克靖萬邦一章
帝命臣旌汝從西粤急擣其窟搭拜受 命銜枚束刃
環滇其來龍駁騶驚鼠聲轟轟然如墜自天二章
帝命臣里汝從巴蜀横剪側入里拜受 命量沙追奔
有疾其驅無暴我邪路栅蹤壘言壁其東三章
帝命臣泰汝從黔趨惟此蟊賊數戕虺誅汝將士用命

賊其敢逋泰拜受 命于 皇之訓四章
我旅我旗于苗于麓度嶺輕留獨隘敵關奪其阻隘揪
其蘿蒿戮窮負嵎我師因以完五章
帝命我師勢為犄角摩城撕邑萬里手探維彼獄廓鼓
抗喬嶽維彼萌枿敢傲霜雪六章
彼枿蘖矣于焉蟠根雨露斯濡 帝力之勤 聖人
神武旌設英奪斷彼梟鷙張我熊羆七章
儀鋒北亢下甲陷堅箭張與符合圍于烈焰窮于阱人
或戮哀快彼凶醜獲卵殄胎八章
帝曰吁嗟勞我人師日費百萬大農卜支滇人諒捋如
餉療饑載嬉載攻 天策攸宜九章

孟冬月杪師薄于城降旛夕懸逆酋縶拔林野塗腦鄴
驛遞函滇人歌舞于屋于衢十章
夜半捷來 天心悦慰闕滿下民罹此荼苦我將我師
于野暴露布惠疇功急疾如火十一章
于 廟于 郊其儀孔熾華組昭烈永古昭事都人士
女白叟黄童歡呼踏笑神我 聖躬十二章
帝曰歸來予開明堂制禮興樂登賢拔良孩養無告施
厚仁洽熙我庶績網舉日張永萬斯年率由不忘十三章

滇池十三章十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一章十
句

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凱歌二十首并序

日者
皇上北顧邊陲永惟戡定 聖心獨斷決策親征羣臣
震悚表請諫命將亡毋煩 車駕遠行數 詔旨開諭
弗允臣廷敬伏念
皇上爲天下勤勞歷涉沙磧躬莅戰陣而臣下晏然安
處其何以自寧於時謹詣宫門奏乞扈從數 天心矜
憐謂臣年力就衰 恩旨下須臣恭聽之頃不覺涕零
伏念臣以衰薄不克備戎行効職役令者 天戈一揺
兇醜破滅朝至捷功成滿剋數天率土罔不惟忻臣
受 恩高厚無所報稱惟謹述文句以導揚 盛德於
萬一而臣慨非其才悚恐踧踖復不能自已臣伏見

皇上覆育四海撫有萬邦東西朔南懷仁畏義聲敎所
通遐荒異域侯王君長稽顙闕廷至若　聖略　天威
武功丕顯　御極以來平察哈爾定三逆取喀爾喀服俄
羅斯收喀爾喀掃蕩邊塵廓淸疆宇固已炳赫炳耀亘
古今而昭天壤弘恢服而奠生民矣逆厄魯特噶爾丹不
者違我德化自絶生成梟獍豺狂侵我屬國洶洶所必
討師出有名
皇上躬御六龍親提諸將驅熊羆揚貔虎之士臨大漠盡
窮幕風行電激聲震雷霆而天申顯佑百靈効順風雨
不驚水草應候時日吉良士馬利鞘殲卅年逋誅之寇
建萬世不拔之功此誠開闢迄今簡冊所宣布宇宙所
流傳　聖績神獸難古無匹者也臣雖不能傳　行幄
至蒞壘親見剪獯屠戎之盛猶欲形之篇翰製爲詠歌
以敬颺我神武之光明亦臣之至幸也謹按王師大獻
奏愷樂周禮始著其義釋者曰愷兵樂也司馬法云得
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漢有短簫鐃歌魏晉宋渡皆仍
遼東皆製歌曲被之聲樂凡以諷道戰伐之事而申就
三軍凱樂之情唐柳宗元有鐃歌鼓吹曲宋有姜夔即
宋鐃歌曲皆其所自作以進之朝廷此皆古體詩也然
自岑參劉禹錫諸人巳自以今體爲凱歌聲調具有風
雅之遺臣今竊取宗元夔進詩之義竊用參禹錫之體
作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凱歌二十首臣自雖孱陋勉自

揚鳴守萬禩仰塵睿覽臣不任榮忭不任竦惕之至
皇家本意爲銷兵刻日邊沙一戰淸九伐元從　天子
出帝旗親總六師行
開道神功斷乃成犁庭連表諫親征誰知　聖算高千
古一着戎衣定太平
蕭蕭龍笛出關聲雲旆貼翻朔吹輕十萬羽林眠夜月
廻有北斗挂南營
汗馬河源飲欲乾夕陽萬騎嶺炊烟玉鞭應有山靈護
指處三軍見井泉
宜暘時節苦辛艱便是窮荒大有年風伯雨師齊効順
可知　聖德格皇天
宵稍西慮可日輝　王音縹緲見封章懸知宿飽三軍
士金革衍具在戰場
祇爲生民事遠征前年馬上捷書成絲綸薄截蚊龍筆
批答人知出睿情
月上旌門映細旃龍影落斷殘烟出衣高劍與金甲
長記龍韜決勝年
開拓窮輿四極天職方環海浩無邊黃沙萬里皆胥外
收取山河亦列藩
苗格於今亞七旬兩階干羽更森森全收瀚海爲疆閫
要買天山列禁林
幕南旋北接王畿一道淸塵捷騎飛四十九藩來拜舞

則天生養在 皇威
漠漠雲隨露布至人知天意爲 親征朝衣半濕於
龍雨點點分明淨洗兵
迴陣吹角羅連營鼉鼓風多破陣聲偏入 天朝新樂
府流傳神武見昇平
武功文德並崔巍 聖藻篇篇每獨裁萬古燕然留片
石磨崖親與勒銘迴
春歸苑樹別長安六月龍沙草露漙邊柳千條花萬朶
一時留取待回鑾
今來楊柳正依依昔去關山雨雪霏魚海秋陰猶未散
五雲常繞六龍飛

天廐驍騰汗血斑嘶風別去簇雲還瓜時不道黃龍戍
苜蓿青青憶自閑
九邊萬甲抱神京地盡遐荒戍不驚夜夜關門關晴月
天家本不用長城
劍花弓月拂雲還歸路邊庭陣空閑數首新詞翻鼓吹
凱歌聲裏舊關山
帝德天威日正中九霄天宇百蠻通先期以降多青史
萬乘臨戎第一功
謹獻
大駕三臨沙漠 親平悖逆 聖武雅表一首
臣廷敬伏見我

皇上撫御萬方盡有四海內外 恩德洽翩覃敷遐暨
比年以來天下宴安而推溯武功所由戡定剿誅三逆
以中湔野勇開楚蜀外關察哈爾臺灣俄羅斯喀爾喀
之地幅幀之廣越前古治化之隆蔑以加今 神
謀獨斷 聖武布昭伐罪救民躬行天討大熟授首餘
黨歸誠從憲特命內閣爲中捷書至日雷動萬呼中外臣
民聞者小民罔不歡欣抃躍蓋是時 中外觀仰驩
我皇上凡三出綱塞今當 天衷決策初御六師中朝悚
懔係廣擧留臣以年力就衰蒙 恩矜憐弗允扈從之
請自是以來祇遵成 命不敢冊瀆 天慈而遠離
聖顏日夕慶暢伏念

皇上為天下掃除殘賊為邊疆求致廓清躬歷窮荒紓
洪災著勤勞軍務昕食宵興而臣等安居晏無寸効今
已無事可命 國用無所報稱猶欲竭其誠撰擬文
句敬職 聖烈之無窮而臣嫻鄙無學未諳累日莫知
所擇竊維自古帝王有功於天下其名聲彰著於後世
者必策之所紀載金石之所刊係亦歌詩之所流傳後之
人攬其事而遐想其盛焉是以昭昭然若明日事也然
而其盛者亦不數數覯矣臣聞泉漢以遙古今稱善用
兵者漢之高帝唐之太宗皆自興邦之始或時措會底
於成功若我
皇上聖德而踐天位躬居大寶志切生民仁育摩倫義

征不譓尊臨九重制勝萬里　天威所至攻戰多方摧
凶殘蕩掃巢窟宿遠孽一朝頓除伏戎殲之逋誅
殺九邊之壯觀殲其渠魁降其支黨烽燧永息亭撤不
絕域古所未有之部落盡為臣僕普天所有之土皆入
版圖自此寰海清平兆民樂業集萬年之鴻庥成千古
之大功臣仰窺　聖烈俯稽往古漢祖唐宗起於側陋
角一時之雄乘末流之敝雖精於兵事而我
皇上文謨武烈聖德神功實遠邁前徽矣若夫書冊所
載既有天下優游宮禁之中不過遣將興師身居其逸
而收其效間有親征如宋藝祖之北伐明成祖之行邊
宋則失利明則鮮功是以方策金石聲詩之文彷彿僾

此可導揚休美之萬一者蓋猶俾褒抑而莫知所擇焉
求之於詩惟周宣王身為天子南征北伐有安天下之
功雖淮夷諸小敵未為甚難平之寇而玁狁之伐止于
太原皆命臣士以行事蹟殊不類然其臣詠歎之詞孔
子有取焉唐臣柳宗元本其義作唐雅臣於翦者頌逆
二平不度固陋竊取其義進平漠雅曾上塵　聖覽今
茲伏思後世鐃歌鼓吹之曲未足以盡　聖武之形容
仍依古體諧頌　大駕三臨沙漠　親平僭逆　聖武
雅三篇繕錄以進臣之愚誠同以敷宣人事之盛美而
其義則歸本於天我
皇上即天也覆載照臨雷霆風雨天之所以為道我皇

傾覆治亂傷亡
皇上之所以為功彼噶爾丹自外於覆載照臨之內干
雷霆之誅絕風雨之澤蓋所謂逆天者亡也我
皇上天威所臨賊始則沙場屢敗妻孥殲屠繼則衆叛
親離孤窮無歸其卒也我
皇上親御將士追捕賊黨賊知逆天必誅飲藥自殺逆
始訖終我
皇上馳驅萬里勞苦艱難若非　親征大衆必不克迅
奏膚功此人事也即天也至若晴暘以時靈泉表異水
草應候百神效祥從師之先甘雨灑郊飲至之日雲陰
開霽臣僚擁道恭迎都人父老孺子擁香欣躍懽慶

成臣推本於天之義由茲益自信爲臣不佞榮幸歡忭
之至
聖武雅三篇并序
　惟天初臨沙漠安邊靖氛破敵大捷行慶於民振
　旅還京武功盛也
惟天惟　帝惟　帝乃天皆人所覆我微我安何彼逆
鷙為我人患　帝自伐之往取其殘　章
衆曰　至尊以勞　萬衆承馳武臣孰不恭命　帝曰
吁哉乃昔民如水斯沒如火斯焚　章
帝謂卿士　朕必親往彼惡貫盈殘虐滋甚擣其巢穴
翦其支黨安我荒服除彼狂獗　章

諏春吉日是類是宜　聖誕先定叶于神祇旣攻我車
旣秣我馬峙我糇糧于塞之下四章
六龍遄飛闢雲四開師行如山如霆如雷蠲租已賦民
有慶兮爵罔譁呀　天子自求五章
泛泛荒碃伐斯孔邇瀰烟不豐萬霈以詳我軍之行晴
空洋洋雨師避道宜賜而賜六章
帝減尚食哺我士饑飲我士渴朝斯暮斯野瀰無水何
以爲康玉鞭所指靈泉瀰瀰七章
無人之鄉絶徼之野五日窮追賊衆解瓦彼狂何知竄
從顚魄不謂　帝來初猶笑頣八章
寇昏以驚聞　帝自將獸窮奔心膽隨喪渾扼于涂

大礦巨創瀚海靡揚天山簸蕩九章
桑顚于江波血于河九州百蠻爲壑孔多崽然之山蒼
崖嵯峨伐石紀功萬載不磨十章
都人黃耉扶携來迎鐃吹所歌告武之成桑麻在野民
熙以耕戎衣一着四海永清十一章
　惟天十有一章章八句
　皇矣莽臨沙漠相機宜撫降人安兵民武功所盛
也
皇矣　聖功邁跟亂安惟　帝念兹眷卿于宗门我求
歸由暑說其旅師在野雨露其浸一章
天初生人豈擇莠良　帝德好生并包八荒從化者存
不韙者亡汝尚能來無或汝戕二章
汝家靡矣汝徒斃矣羈孤單棲云何嬉矣汝尚能來食
之衣之天無不幬天無不持三章
咄然者誅國有明紀彼頑不悛盜我儲峙師進逐之原
野萬里皆我職方何奔何止四章
皇命于廷是礪是攻拔本塞亂惟義之中　朕不親征
遠人芃芃我恃我恃岂怫征行五章
羈縻蕭蕭捲我旆旂翠華載臨儼涉我郊藩落老稚簞
壺以勞　帝來撫我于險于遥六章
或擁道周或拉馬首　帝顔霽温下拊以手如燠如春
恩語勤渟坐使來前溥饗其有七章

吉辛師營古廸賊壘炬赫　天聲賊黨破徙其降如歸
其趨如市來者旣多惟恐後至八章
帝令降人曰彼大章汝則何罪惟彼毒荼致汝于鋒致
汝于偃其來汝拔爰止爰居九章
帝謂降人我黎我赤草枯于原冰堅于磧藹藹陽和于
驕于陌盡降其人大醜斯獲十章
我士我旅戍其云還　帝念我人吉歸言旋凱聲載路
士女闐闐　帝盛　帝德振古無前十一章
　皇矣十有一章章八句
　武成三臨沙漠殲其身兮職其渠兇餘黨歸命武
功大成也

武以自初三揆天戈惟　皇之命神人以和長彼蠢蝡
余此嘉禾既化其類胥顯其衷一章
載旆載旂式張我武雲旂飄翩日繞熊虎風飈烈烈揚
于金鼓弧矢朱弓不殊干羽二章
皇眷西土我理我疆于關于塞于邊之牆于陬于畝于
河之陽下民何幸近　天子光三章
皇撫吾民以覆以載是幸是臨恩逾汗濊　帝來人歡
帝行人思六師所過言錫我釐四章
帝行天中如日正東浩蕩兩師以翼漢沙軌日並進毋
謂遠遐角之犄之　天威所加五章
爰陟爰止狼居胥山四顧蕩部于川于原皆我在宥矜

茲殫允如毒斯螫如爪斯拏六章
彼梟日蹙孤雛棲棲我禽獨之檻致于我人之無良不
保妻子惟汝之為求禍自爾七章
我師日進言追其巢卵傾巢折衆用以嗥腊斯焚斯不
復遠跳乃如之賊為戒茲貽八章
戮尸于軍傳首于邊變容慄股孰敢不及　皇赫斯怒
遠人所觀如帶如礪如石之磐九章
載馳載旋言歸凱樂于以慶成于　郊于　廟載游
德音四方是告　帝開明堂萬邦眾聽十章
惟天同符以清以寧自此無事泰階永平惟　帝之功
與天無極斯歲斯年于萬于億十一章

武成十有一章章八句

南巡歌十二章并序

聖駕親視河工弘恤民隱周諮廣海遐邇同庥臣廷敬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備員戶曹於今六易年所
每聞　天語垂問郡國水旱年歲豐歉仰見我
皇上天覆四海子育兆民尊居九重慮周萬里無時不
以黎庶為念無事不以仁愛為心茲以黃運兩河關涉
軫之安危繫民生之休戚　乘輿臨歷指示規為籌畫
所在　皇澤畢敷臣所不及知者多矣以臣所領職事
承明詔而宣德意者數日之中綸綍於衆宇湛恩普
於從方鄉驛所傳源源而未有涯也臣等謹備職守恭

繹思綸綍同官傳欣感　聖政惟我
皇上德威功高仁深澤厚際天蟠地曠古振今生民以
來所未有也臣等雖未獲與扈蹕之榮而實竊幸遭逢
之盛每接　詔旨仰遵宣布傳示遐邇朝臣驩顏慰巷
歡舞以及四遠之人無不手額稱慶僉曰　聖德至矣
至矣無以加矣吾曹何幸而生　聖人之世也臣伏惟
皇上念切民依特事巡省恩波普被江海同治而始也
以河決不治患及吾民仰煩　聖慮大治河滅國之大
事也臣嘗稽之往古禹底九河之績尚史詳其文洪範
宜房之宮作歌紀其事蓋君臣所傳詠歌所以徵勝示
慕重矣我

皇上仰符天道俯順輿情眹眹之間指揮斯定已收數
十年不奏之功肇億萬載平成之績 聖漢應運誕降
神禹而恩澤弘普恤民之災謀其生計憫民之乏免其
正供有禹貢之所不能載者扈從諸臣宜備書之冊乘
休烈稱矣若夫漢塞瓠子作宮其上是名宣房而作瓠
子之歌章美其事載在漢書中臣以謂漢之一決河耳
且猶詠歌之我
皇上治河上下數千里至於江海之底成家 聖恩誠
有非漢代之所能幾及萬一者而樂府不作其何以闡
揚盛美臣不揣固陋謹因臣部所奉詔旨每謀一歌仰
識 聖德神功於永永無極且以慶幸臣之榮遇為至

若寬恤有司矜釋刑獄事下他部而臣所及知者亦謹
併識焉詞雖不文然其聲調頗取漢魏以來樂府夫樂
府之作皆以被之金石絲竹薦之朝廟用之家國非徒
為文字觀美而已今臣所撰錄不敢妄擬古之作者實
欲俾奕世知我 國家功德誠遠侔三代之隆漸非漢
以來盛時所可比擬萬一於治定功成播 朝廷之美
宣天地之和庶幾其義有取焉爾臣不任競惕不任忻
抃以聞

歲二月第一

頌 皇太后率與中巡也

歲二月巡狩惟虞帝之則其始由俶宗順時布令德我

皇握天樞舉事敘綱籍煌煌大謀切 慈闈共夙昔及
茲撫命叫九閽觀式廓最承在帷幄 玉顏下怡懌孝
理洽孫民歡心洽萬國

右歲二月十四句

平成第二

紀治河也

平成際時雍 聖人肇興萬世功以仁為海濡義為綱
紀禮為隄防智為疏鑿清河排決萬斛泥為堰為洛蛟
螭移上下河海吞
噬不來民其將為如愛取其陳惠與貧者士女歌舞含
提下

右平成十四句

淮水清第三

述留漕也

淮水清黃水波中有漕船過率三十鍾才致一石多淮
揚水沉洳沉水中人營巢居其能免乎為魚寒者待衣
餓者待餔留船漕二十萬石行者得休居者得食感
皇恩歌以易泣稼穡艱難一粒一珠 皇恩浩汗

右淮水清十九句

江南北第四

紀江南北通賦也

江南北江茫茫吾

君是澤江流與長江以南江以北涵洋汗漫漸除其肆
婦丁偕樂康江天禹禹崇隆上天施雨露時來節六龢
聆嘆雨就日萬姓來道邕視聽自我民民依與天通哉
萬億年福祿同年年三月春風中

右江南北十九句

時和第五

[illegible]

時和淳鴻長 聖人蒞阼萬斯年恩膏沛流布我民一
聽邁作恩潤枯甘雨澍盡賜舊年租新穀登場在江蔡
曲體民生從來王道本人情仁且明愛民如此所以致
昇平

右時和十三句

吳山第六

[illegible]

吳山高越水長江流無波海不揚引鋼□□我耕桑
擧留鑒與福我子婦復其民無有所與長吏安所事蒲
鞭九年耕賜三年賦

右吳山十一句

海濱田第七

[illegible]

海濱田川貢珍畝玉壤蓄若雲民所望饑耕芸 聖澤
隆瑞氣益沛江淮湖下土寬餘與惠鶴佑靈濟雲錫息

訪於八政備九州離散叙綱揚其右農晦不獲替四時
與和衆芳 聖人出漁賞罰

右海濱田二十四句

江湖盤第八

[illegible]

江湖盤坡所美我羅宗 而爽多菁菁者莪在中阿言采
其芹□□之沚洗洗枝樸薪杙是以濟爽龍光濟濟多
士□□□以濟蜉天巧

右江湖盤十句

淮南第九

[illegible]

淮南皖渚混斗其禾稼生耳卧原野秋穀在田中園蔬
登嘉
帝命巡恩澤湖欲令里閭苗蓄臧 天意豈獨私一方
十行 詔下通雨賜來歲金木占儀穰穀我婦子千倉
萬箱祝 聖君萬壽昌

右淮南十四句

岱峰第十

[illegible]

岱峰獨實根齊而本八門自 皇上求文解網賜生存
天下民自以不窮自 帝之旋矢恤施除復恩岱峰我
我禰然祥風來朝曦揉神功周覽滄海聖澤廊洪道光

素王心傳緣東將民仁壽中間指銷兵戈

右緘峰十七句

於昭第十一

八章諸經 兵右神祖也

於昭維天維 聖皇盤嶽下土臨萬方文思被格作陶鑄詩書為菑畬 大業作哉崇澳神龍翔形冰灑崇江漢光山川留題濟眾長杙官拜賜編 御林香及守土同泉鄉舊臣何幸遭 帝傷寫迴扇舞親摩將心依日月非江鄉哉 皇文治洵煒煌輝映百寮皆著巴微臣奉職占農祥欲請未敢中傷徨作歌傳後示不忘

右於昭十七句

擊壤第十二

帝太平也 [illegible]

擊壤歌太平惟吾 皇聖神萬里絕沙幕掃除妖氛安黎元尚慮災荒勞 聖心闕歲在水旱 皇乃特遣使發帑復煩為民相者以淵實者以縮除租賦以務其爐蕃兮伯二千石從其爵秩仰誦身撫兮牛兮養有苗文鼐昆蟲釋荷與煩圖圖之繳以森泯 天子實活我不知獄吏難自究治吳越皆澤流蘇根路無拾遺之夫郵為惠農時史不呼門九歌既叙兮九叙惟歌九州兮慶兮

九奏孔多億萬斯年兮舞蹈太和

右擊壤三十句

午亭文編卷一

男州展恭校

集288-024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樂府

遠遊篇

遠遊何所之乃在大海隅海波何瀰瀰雲氣何許許[illegible]
蛟龍為我駕鸞鳳為我驅神魚如山大電日[illegible]
兩仙童指引神所居飄飄白玉闕照耀黃金鋪珊瑚為
階琳木雜為門楣星娥倚東廂微笑玉齒珠仙老三五
人殷勤載[illegible]飯食我以瓊蕊遺我石函書書中何所云
保汝千萬年永同金石固日月齊壽考下視人間世共
華[illegible]斯須

白馬篇

白馬驕秋霜[illegible]照路傍黃金為馬銜珊瑚為馬鞭
服鬪且都雅以綺羅香以[illegible]
二千石小吏[illegible]中郎羽林稱名[illegible]
號乃[illegible]
邪[illegible]
紅[illegible]傷

關山月

烽[illegible]天山色霜明照海流臨關弓挽影[illegible]秋大
角[illegible]

陌上桑

[illegible]日滑[illegible]春[illegible]中[illegible]花紅玉

[illegible]枝落[illegible]風[illegible]歸去[illegible]

班婕妤

[illegible]色春[illegible]東風[illegible]久留昭陽飛燕龍長信[illegible]妤愁[illegible]
隋帷見月圓扇已驚秋試問承恩者常懷棄捐憂

明妃怨

千古蛾眉[illegible]丹青畫不成生綃空[illegible]恨披寂本無情紅
顏還[illegible]照漢時宮

銅雀臺

昔時銅雀伎曾舞綺羅香遺恨千秋令雄心六尺[illegible]舞
[illegible]金縷冷望極玉蛾長日暮西陵道悲風生濁漳

折楊柳二首

枝何與君別柳條初[illegible]如今[illegible]春
暗黃[illegible]花明黑水[illegible]含情[illegible]折[illegible]東風前
楊柳二春樹[illegible]年別恨[illegible]曲中[illegible]月枝上寒門[illegible]紅
粉閨[illegible]色黃[illegible]不可聊攀折春情傷

山鷓鴣

何處鷓鴣飛湘江斑竹枝夕陽人[illegible]日客行時[illegible]
續虞妃淚蒼梧[illegible]賦深悲

猗蘭操

猗猗其蘭[illegible]在空谷我行四野[illegible]猗猗
[illegible]我心相[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不我能見兮不我見我心[illegible]天[illegible]

将歸操

河之水湯湯我欲濟兮川無梁當深川無舟我寒我裳
河之水幽幽我欲濟兮波無舟泣覽波無舟我曳我裾
我裳我裾不可以濡兮吾將焉求

雉朝飛操

雉夜雨雨朝雙飛雄者氣盈秋其雌雌欲啄雄欲飛雌
不敢以東西彼獨何者舞遊中野雉子斑衣鳴紛羽孤
向人生自憐

梁父吟

我歌梁父吟慨慷誰與陳君不見公旦巧能世絶倫吐
哺握髮衆士歸嗽嗽赤舄下白屋後來豈有如公人君
不見吹簫販繒之所羞得時辟易軒儒流賈生歎鯛陸
生老刀筆之吏為遊俠

烏夜啼

寒夜夜長夜不明五更腸斷宵綺聲紅鵑易歇絲容鬢
塞鴻欲度林鴉起金井雙桐露葉飛秋門月落玉關西
年年為伴相思老莫向高樓別處啼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今為蒯北岸地寒出不高枝葉稀颯揚
根枝葉稀三冬被嚴霜　風雨露滋時至則
決處所撫心多慨傷

幽澗泉

石枯燗燗流泉深松風霹靂吹素琴山空明月弔孤影
別來五度秋蛩吟蝮吟人不歸悠悠空山飛泉水波木
葉稀綠蒲綴羽張魚鱗

北邙行

洛陽城北山峨峨城中人少山墓多白鳥中夜啄大屋
青蠅當書燒陵谷自紅變亂荒藤無主野田蠶發悲向語
寒食誰家送紙錢魂孤眼望然倒花眾淚眉芳草
東風虎牢西熊耳山川酬酒一高歌光武陵邊古冢芙

君子有所思行

生民皇古肅心志自浴自道彼意然炯發患祇中惡聖
人急其病道和樂以樂作樂返性初緣情禮乃託悠哉
歲韶音風濤合漢紅桐通神明截竹箔簧籥千秋鳳
一鳴四海皆安樂

艾如張

艾而張羅拼門蕭蕭馬鳴獸啼于田非好殺取足盈大
庖白露下來葉脫始交疎有匹兮山有羅吹聲象匹鹿
奈何

芳樹

芳樹長搖搖四邊多烈風黄鵠在其上矜兮芳樹中寒
影滑清露羽毛恐不豐託身寧非高　陵若有迥的
謂芳樹勿作風中蓬大者拔水根小　有蕙稀枝兼

落葉與子分西東芳樹謝黃鵠以言何愚蒙風來無時
休將吾誰適從汝自慎身口大造無全功黃鵠舉翅飛
雙乃子躡雲蹤後來見芳樹代摧燕爛空
種葛篇
鬱鬱南山葛離離東井瓜本自不同生緣縈女蘿葛
瓜亦已長瓜蔓亦已多霜天各刈除棄捐于中阿種瓜
瓜有種種葛葛有芽瓜葛相結連我心則匪他拳拳執
明信歲寒夫如何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東西流離離青蒲間小年事君子不知心所歡錦
衾生恐懷半背我夜寒恪勤在婦道冰霜濺肺肝霜天

青樓絳綠絲纖纖紈光君下體服自領衣裳彈來照成
小務家室粗以完慷慨三十載一日無歡顏容色不再
好羅衣誠有端故人豈可棄新人亦可憐人誰不娶婦
君家婦良難新人不得以開荇發永歎蒲生何離縱浮
萍何況瀾此曲不可竟曲竟增悲酸
舊里行
青青松柏原鬱鬱古萬里留行市朝人容非渭桃李桃
李春光掠戈時東風水北已生蟲蝕澗中折枝成陰
結子難豫知人生朝露日易晞此時歡笑此滋成驚
幽山去鄉戚相攀追遺君作劍佩卷君舊羅幃清酒安
可酌餘閣空盈卮狐兔夜深語寶朋四散歸各各有一

日不必相歔欷萬里路遠在百年近日暮生時不自綏
辭樂見春花委芳樹
隴頭吟
生不到花隴頭客亦不聞聲隴水聲隴頭作客腸應斷
隴水聲多鳴別情別情未已紅顏老北流走向龍城道
一箭烽傳瀚海雲三時馬絕交河草隴坂回看隴樹春
隴關四外戰塵昏行人莫作隴頭客從此遼心不可論
豫章行
秋風吹白楊搖搖豫章山落葉辭本根隨風不復還男
兒遠別離戚戚成翻覆跳丸有迅疾逝波無停川生短
嗟世長何況寡所歡賢聖齊窮達流坎天命然委順全

遠節去日難重攀介福自己求觸姨誰令班
猛虎行
朝從猛虎食暮從野雀棲野雀無恃端猛虎還苦饑水
濁不見底水清不當濁清濁各有以渭水流東西天風
吹海色條條漸無涯遊心三神山百年曾幾時
長歌行
鰕䱇細小蟲生長涵泳間燕雀自偶侶何命于鳳凰
知六月鵬高翔附青天深鯤潛灔寄鼎游藏于深淵物生
各有分吾終慕羲軒
空城雀
咄咄鄰家廊鴟鴞聲啾啾翩翩汝雀嗷嗷云何求回

顧黃口兒常有羅網憂烏鳶各爭態爪觜每見投攫頰
太倉粟口腹身所仇物生有天命知止絕禍尤

節雁行 史館僚友語從事

羅者獲雄雁雁活翎翅全置之樊籠中哀鳴欲有宣每
當秋春時塞雁來翩翩顧步忍長餐飲啄苟自存賴彼
牧豎兒飢眠兩踰年其秋其雌來聞聲於九天夜半翔
而下悲吟何關關以頸投籠中咽吭交相纏投絕人聞
之雁則雙死焉適予在史館有官屯民田屯夫厥來告
官因為予言風檐展書坐雁喉過前軒聽者盡訝歎終
朝掩遺編思用礪堅操作此節雁篇

東海頭

東海頭古來白骨成荒丘天生海水向東注日出月沒
滄波流嗟我人民何用相讐東海頭長城起秦人築怨
海水深不見長城見海水

堠傍路

堠傍路日日征人從此去古人行盡今人行春草春花
只如故莫言今人與古人昨日車輪疊馬蹄寒風一夜
吹何處

雁門行

雁門關雁不度關上長城高插天鴻雁高飛從此去雁
飛長城關遊子關門還雁南君北向相望何由拔塞山
連綿秋雲起西變五原東遼水傳語幽并輕俠兒雄飛

雌伏休相疑

饑烏行

北風吹樹樹怒呼深枝饑啄雙老烏身微獨違心羈孤
野日凍雪霜遙枯天寒夜飢何時回黃鵠單飛淚如綫

鳴雁行

鴻雁鳴度雁門風霜慘慄羽翮存爲予俱高飛中有斷
雁陵雲翻河梁宿砂磧間江湖滴淚何所非稻梁雖
多身不肥羈孤異人行色微心志皎潔衆雁知君有矰
繳慎莫論擬射孤鳥古所悲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落日照顏色問客適何鄉未言先歎息生

長西蜀人故里多荊棘荊棘不可居虎豹嗥相索離鄉
客四野席草蔭松栢草長茵以厚松栢上鬱錯不廬幕
府書催令還鄉陌鄉陌不可居竟言雙淚落

白鳩篇

古之紀官或以四時以雲其在於物或以龍鳥至於
鳩蓋鳥之一耳而以名官左氏郯子曰祝鳩氏司徒
鴡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
鳩亦異於凡為鳥者矣余有感焉作白鳩篇亦古詩
遺意也

拂舞歌白鳧吳歌且吳舞感此清商音淚下不能語亦
有白鳩辭新聲亂舊語白鳩之白性安馴其守雖七思

均食之朝上燕自下鳥有如此義且仁丹山鳳皇五
色文身將九子篋自安豈惟九子身自將百鳥不問賦
與親嗚呼鳳德殊絕倫白鳩一遇三千春

午亭文編卷二　男壯猷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古體詩

詠古四首

訏謨在大雅誦德歌王風永言協聲律和平民所衷五
然奮逸響劉蔡雅為工詩亡波別體綺靡將焉終我聖
放鄭聲稽考刪述功煥然三千篇廢滅浮煙空

伊傅起莘野千載道參參于房王者佐英風振孤標報
韓討不就相秦功已高嗚呼博浪中奥事輕鴻毛後來
劉項興以此氣益豪西夫定王霸片言勝蕭曹晚從赤
松遊高不可相邀

慶帝善使民造父善使馬吾生良有涯精爽詎相假人
命如蟲蛾膏火競終銷達人且樂天悠然以陶寫日月
從躍丸匡坐自瀟灑

孟門雖崎巇洪濤尚容舫大行盤羊腸轉車可馮式君
子貴自信流俗亂珠礫閒言識醜明聽歎知寧戚吾以
領其微而況日所擊

石鼓歌

石鼓歌者韓與蘇我今把筆抒虎鬚蚪蛇蟠樹何為乎
推尋鳥跡開自頡皇頡去愁凝斯須浮雲變化萬事相
千宿下天韋蟠旋轟螘蛾纏稽焚劫餘陳倉之野叢俱
高宮如屋厚土鋪古物敢侮時神林博士亦顧此嘆吁
偉哉餘殘亦一大賢料翻首短枝極月時十鼓一鼓殊

集288-029

僞有作者其誰與傅師向氏何雅修啟勤求訪鼓不孫
辟雍保和皆坪汙大觀靖康厄北迎東遷北後屬在燕
王宮撫定遷椿燕慶集橋轎負之後羅列閃之森津達
安頓妥帖岸當極聖道無害滋無度大作石鼓安排其
歐陽雖然理不誣獻遺字文所以義且所可考識以人
嗚呼石鼓窮鐵鏤流浪字歸牝與牡然雅盡形稽設
鱗甲剝落中不粘人生誰能汝鼓如時哉不遇其良史
我歌石鼓排幽紆韓蘇歌後補所無

昌化寺吳偉畫壁歌

峰巔折嶺下半嶺霜雜烟昏白日哭松風吹鎰山殿開
粉圖黯黯丹青冷問誰畫者留古墻江夏吳生迷猶場

神光出沒視不定動搖地軸天低昂岸崩石裂巖折四壁
倒翻河源走霹靂陽池涌魏皆細流瀛洲蓬萊與歸墟
殊形奇詭殫莫論驚人鬼佛頭如面僧山丘有阿羅漢
細觀一一皆超妙古今人絕誰相同只此作筆如水工
想其用意極變態上下萬古羅心胸此功力一日雄
當時待詔金門中仁智殿西被召見短衣一像遺
豈知圖寫偶然中後來知古寺遺跡尚不見均寺壁
湖亭昔日宣宗遊幸處吳生依稀
今寂遊人往往知生名人生不如一筆中千古萬載傳
其情

東嶽廟像元劉元塑

上都朔僧今誰有同妙與元晋唐事清高
既貴嬌恍精神神青霄清尊勝湧連朝職
真仙上謁不可以面觀況能搏抗以手捫之執禁高
絕倫帝命象教如通神雖深顯戶不入眼石開日觀皆
做碑建安海閣岩則與大觀駕像六大
如何誕僭民其面如今東之岩蜂
且爺喜伏守執介土但天人元乎今也不可作高墻
何處荒澗又開大都城塔廟秋深斜陽像亦元數處
迷沉風沙塞長路遠跡不到無卷猶古昔咨嗟人生
熱足自命流傳百古相專家亦知森名竟何為有
涯歲無涯

萬壽寺華嚴鐘歌 永樂四年

萬石之鐘誰所作矗立平地巍然高不知而擅造謂是
土花綠碧松蕭梢我行其下嗟咨兩履倦蕭蕭周
遺風知倫竊貝葉文五指欸捫心鬱陶華嚴八十一卷
字星羅雲布構烟霄初如恆河算沙數忽如大地吹秋
毫又如天門下鈞鐵陰陽擴神龍跳縮形極意肆條
鍛岩知淵路宏搏王縷勾劃有餘境沈郎運筆走動
搖濃點露灑織波倒海柚琳條諸品
補隙下者統于島
驚貌標良工鑄則心亦苦
百載覆以風雨棲遲萬部有石

阮亭敏姚師相鋒進巾朝鼎鎗有耳爲爾曾欽此耶敲
九州鐵金精翅擢飛廉號吾既非王古有制不過鈞石
諧篇韶師也佐命專賦杓徒令天樂聲迢迢雲門大呂
神降格何必萬石爲鐘豪鳴呼何必萬石爲鈞石

右伴書欒毅論眞蹟歌 爲吏部家

刻石多有欒毅論風格獨讓快雪堂摩挲春帳其將至
想像用意分豪芒藤陰別舘見眞蹟得此令我心傾者
昔昌黎崇識古能洵沒古民何爲吳兵帝未得織文章
風流畢如傳兩王大令學書特從橫右軍作此殺其陽
原入遊刃中肯綮東野鈞百看騰驤金鑣玉鍔不受韁
天馬脫轡孳騰翔神光陸離勢欲動洛靈宓與駿驚兰
又如大海迴波瀾珊瑚碧樹枝柯長見硎周鼎殿世之
法界有欲痕說溯展轉六朝誰所得深密百戰同興亡
晉陽之甲雖儒翰貞觀御府親收藏太平主家倚藝芸
明深翦擇羅縹緗如雲寓容一朝散冊首豪素俱覆囊
大宗小日開米郎老嫗衣縫潛携將投之覆下皆虛語
人間那得知其詳世上小兒學作書誑謂王上婢鍾法
敏能豈無角爭牙雷霆變化誰能演岐陽石鼓久浸滅
昭陵繭本沉芬芳我負部有千金直過眼神燿神揚揭
是日聚觀如堵墻摩挲低觸頭低昂穗花亂落飄不入
燕泥欲下能禁當心知指畫爭傲岸焉得常置几案間
默觸思物護訶護干戈時代遞相望斷行組織人愛惜

皆家陵上今荒涼對此涕淚翻淋浪人壽幾何徒歎息
日剣袖卷魂黯傷

牆花

牆花綠香新葉肥苔徑漠漠蛺蝶飛翩翩軒可假非我樂
故園此時當何稀我生鄙野性放散池魚籠鳥思鬱鬱
青門送客一惆悵烟歸草長柳十圍默記舊日所來道
行處歷歷憶板扉我家南谿富泉石兩山夾流鄉路微
幽處窮究出林麓山紅潤碧含芳菲誠欲辭公歸倘句
安得老也不思歸

城南黑龍潭上雨樓對酒歌

森殘龍尾樞斜過巔驂退食隨年少文書叢裏踏東風
欲窮幽煥何遊好天晴出陂南城南城陂水碧含沙淨
是日宿雨沐清漪微波流影青可鑑亭前野亭向以爽
狂遊吹律晴寒飛殘花紅蕊實且禁偉不許花狀露落
亭中只究曲檻開遠烟空翠山光來漢陂波濤琉璃色
漢江春酒蒲桃醅直須對此銜金杯撫琴彈箏心徘徊
蒼茫萬事渺如昨幾度落日斬輳臺鳳兮栖栖不得意
東山絲竹流言忌古來賢聖亦復爾醉歌高歌吾老矣
回頭笑謝新少年有才無命古所憐

貽上湘北同遊放生池作

王生矯矯殊絕倫李生氣骨何崢嶸高秋風日稍晴美
出遊得與二子俱城南滄洲鬱滿前彷彿置我江湖濱

雲樓弟子真隱淪開關晝亦淨六塵獨戰不持乾息伏
勅龍取水灑枯槁靈雞喔呼鈴磬寂何來樸朔當階獅
世上網罟足怖駭爾曹此地娛秋春何憐四海數兵革
感事觸物令悲辛天狗墮地走郊野織綃豹虎生攫人
奪生性命等螻蟻刀俎往往供刑鱗君當念此泮池聽
買放魚鰕鬬細民雨生才可登要津向我肝膽翻輪囷
會當萬里策驊騮努力斯世誰致身

九日宋玉叔招同諸子讌集梁家園池亭兼送經
堂之中州訪嵩山高嶽以秋菊有佳色爲韻五
首

佳日樂清曠登臨池上樓蕭條鴻雁來城闕颯已秋四

邊木葉下亭午寒暑流颯察林樹硬仰眠天雲浮何容
家陌間臺樹豁遠眺合歌婦知景步稀延四佇陟危興
慶奇永念數子道
結軫來西園佳欣快休沐況有舟楫具林風方謖謖絡
渚委寒卉時節芳芳菊水泥淅始漪波搖駛流日靡靡
薩芙開洄洄蘋藻逐遠窈林塘幽不異在深谷鼓棹入
莽蒼興酣欲往復遲疑挂輕帆去逐凫鷺速
冉冉節序高風同懷重九及此弄晴暉清歡亦稀有南
原恣攀遊北亭饗明酒坐客皆蕭文詞多蕭新剖明霞
散林薄落日延戶牖煙色蒼然來薇城急刁斗明月戰
中林欲去更回首

回首立踟躕念此托氣佳娛樂豈終極感慨動中懷美
人適梁宋驪駒發天衢硎色照蒼霞泣前階列宿
參差明參辰何由佇容了感遠遊瓠掛金石語
宛陵今清真論詩造精域憶昨遊高峰飄然謝京國君
今空相訪雲窈相行色同宿玉女窗閒吟三花側羽客
鍊金骨於此生雲翼相携攝瑤草寶訣自茲得奇蹤入
窈冥化心合宵默下界瞰九州中天嘯四極惜哉緇塵
人臨風空歎息

沈繹堂翰林殿廷奏革閣門賜貂鼬
憶昔外朝策士年手披射策春風前雲間才子擢上
第袖映金門楊墨鮮羽獵長楊時扈從校書東觀欽[illegible]

詞詔中外須敬歷入爲公輔出旬宣節鉞回首青霄
上深戚深閉蒿少遊一白鼎湖弓劍遠舜莫蒼梧生野
煙龍飛屬起於天柄人文際會風雲感溧州學士領機
要風裁飛奕清操勁浙東蔚然不爽品使清時重織
聘侍從當時更益人聲華零落才難記白頭宮監閣門
東　勅旨傳宣沈侍中曾見帝前工作賦紅綾分餅
賜恩濃政事堂前宵待詔集賢學士暫年少洛陽沈君
天下奇文彩風流傳墨妙甫踰弱冠明朝自應蟾蜍行上
近　宸居便殿召來臨和几內庭不用華金興尚方草
札秘貂縭龍圖墨花清飛雲生甲帖學惟正心
天子斂容知諫欲將繁深進盛明不數清中供奉詩

是時稍當明刑時嫂景斜陽度玉墀自此 乾淳朝待
直往往公卿伺顏色有時揮翰晚從容滿下車城歸不
得溫語親承退食遲銀玉松法闕風姿特上漢家寬大
詔開書唐代頌歌辭賜對夾城又移日左右微聞潛太
息 九重解賜御貂裘中使催頒錢金織刑行篇興異
時看覽圖暗憶魚水歡近代遭逢誰似此 天淵有意
遠來難異兒致身在報國取學時人甘肉食恩深不曠
良可惜我聞豪後蝸焰倒席求曾誰能緩肘背發柏梁
詞賦詎偶爾宣室蒼生猶借籌

送李同年之桂林

昔者子往官京縣[illegible]寒朧夜呼來相見雪花盈盈踏

酒杯燈前細酌成歡宴有客曾為百粵遊行盡高歌賜
雄辯御話嶺表山水奇異跡未到日已晌[illegible]
洗吟別子不能寐起坐題詩發朝飯回首誰堂使雪時
人生流景如弁電子今爲客指避處水石風流君時我
五斗折腰且莫辭四十青衫應未倦莫言天驕隨瘴牀
要使民吾濟百鍊鍊猱縱爲縮詩歌尋麻久已銷刀劍
藤江花落雁來時為書報吾門以殷

秋日祖氏園同賞余洲北以秋水爲遠多為韻在

首

日高出南城郊野紛晚秋菊花微徑開滿芳風颭颺
紫梢蝶絲散花羅馬嘶與忘嫩漫我行如有求

昔何迷野橋池塘落秋水飄拂臨虛亭寒流通其裏始
至孤雲飛未久白鷗起獨遊良已歎幽懷同一子
甫白渺千載美人披霜席飛陽如扁舟空下邊碧樂
幽步信同懷古思適稍落葉滿深林惆悵來時跡
將軍東橋竹乃在岸曲達軒當新結樹亭榭已百年林
疏出達岫豁回溪喚煙風景長不殊昔遊思渺然
為樂雖及時日暮衆情多平生滄洲想江海今如何秋
高氣城放拜大鬱崖峨獨憑此亭上臨風空歎歎

詠漢事六首 一

漢高續秦亡開國之遠獻作偽導其下雲夢胡爲遊既
貫知其雖畏與如敵警婦言惟是用功勳滋猜尤嗟哉

青衣路已去不復憂道逢呂后來泣涕制身收此難扶
狂士若中緯守誰措無周身智辟穀從留侯
沛公破咸陽仗劍入秦宮美人充帷帳珍寶如山崇一
朝意已得遂復帷其終興亡在轉瞬虎賊敢重瞳自非
樊將軍鴻亂如影從寧待鴻門會脫身刀俎中噌也烈
屠狗兩貝真豪雄儒冠故可溺鬪爭多只庸
項王起隴畝意已無強秦矯輸名將家所敵必萬人大
戟鉅鹿下諸侯莫敢前事定從壁上諸行趨轅門俯我
戲西會制命秩酒間項王東向坐沛公獨騎奔如何去
成陽宮室皆焚燒匹夫無一語韓生空殺身伊昔此時
滿天下約均分太公烹羽俎呂后辭下陳漢王欲智歸

子房勸進平楚歌四面起往事真陵卒至今下相祠黯
淡荒荊榛虞兮色彫落帷帳凝流塵坐傷伏烏騅猛氣
條不伸英雄遺成敗懷古一霑巾
安劉必絳勃平智足文雖王陵雖少戇大義折其端知
人誠難易處妒良獨難娥姁北司最祿所虎而冠白非
茅屋餘非種除方艱辟陽進卧內人彘樓前開骨肉亦
何辜酖飲裂胃肝呂公奇此女與之遺禍患
漢文恭儉上此筆事最傳亦復事羽獵不敢盤遊田萬
乘登虎圈嗥獸雜滿前山禽與原獸名數方紛然頻問
上林尉十問十不言嗇夫左右貽嗇夫代尉答口對如
響應帝曰此吏賢釋之汝受詔特拜嗇夫官逡巡不肯

拜謂侯吳取爲上言周張輩下亦秦漢間納諫識所貴
聽言古所難謁者論嗇夫嗇夫罷絕望辭灌知賈生賈
生亦棄捐
田橫能得士高義陵千秋橫來大者王橫來小者侯慷
慨五百人不與韓彭儔富貴苟不樂流殞遂所求至今
滄海上天風激清流
　黃鶴樓歌送魏使君
我初旅食京華遊結交翰識時[illegible]
邈昨含香西殿頭是時武英數奏事九重動色親昵
其驊馬朝回白玉鞍銅龍夜直青綾被使君[illegible]
郎我曹文采爭輝光宣武水樓烟柳碧城南[illegible]

黃鸝翩不僕尚書則（[illegible]）姚燧能傾翰墨場即今會合
亦何有江王程邁仕離久（[illegible]）別夢初醒淵漢鴻雞
疑又醉都亭酒青霄使者下南雲翼軫星文拱北斗使
君家世清忠臣步武流風應絕塵要與丹青爭氣象卽
令琅琅重嶙峋江表人才第上珍驊騮造父遇有神送
君車騎翩然行仰視白日霜天清秋色已老漢陽樹春
風空憶武昌城我聞崔顥詩中語黃鶴長江萬里情白
雲縹緲楚天外黃鶴飛去樓空在使君登樓黃鶴來煙
波渺渺心悠哉
　書上官松石所藏程鉅夫畫梅卽送之還河東
我觀程生所畫梅宛在萬里屋壁間塞驢風雪既陵兢

使欲跨之尋寒山樓角鳴鳴欲聲起燈前花落清霜裏
曲中畫圖相向開是綃一幅天如水北風膽野涼蕭騷
平林低亞生軒濤蠻鐵溜雨蛟稍石礙蛇杵地連衡皇
上官中承好尚貴對此亦迷生前蒙持贈君勞豈不肯任
野宿翁行往芒屩藜杖拄人冰玉肌散作寒華亦無數
却憶少年行樂時綃洒猿搔跚滿坡山中雪深疏影亂
紅橋界出糾斜枝梢下沾酒衫上醉月無狂吟百不思
舊遊已散空雲樹酒闌錦繡閒烟霧向人猶之更挂月村
夢魂十載還家路殘香冷艷真悠乎隴頭驛使誰寄書
君歸試過草堂問梅花近應今何如
　風與川梅花用東坡松風亭梅花韻

半林喬木樊川郁數枝梅花舞蔓凋媚娥靡曼不扶眠
天桃野杏為狂昏一麽未安揚子宅五畝欲老香山園
玉妃鬖髿露身手贈香冷豔來相溫有時先生春睡美
綺窗喚起驚朝暾經寒故當卻羅幔避風斷與闌凭門
翻笑孤山林處士攤衾對花花無言只今人去花寂寞
誰憐落月開清尊

送富雲麓少宗伯還閩中

瑶華易衰歎相識紅顏稀往者公卿人至老不更歸我
病卧送子心與閒雲飛秋月照歸席挂帆揚滄瀾滄溟
波濤里客夢相因依蒼堂面海水島嶼開蔽虧數峯日
南花荔子生已肥一啖三百顆執與斗粟饑予亦同流

萍浩蕩江湖遠茫然惜遠別白首思音徽

赴北鎮發京作三首

塞雨作雪花春風落庭樹時節尚苦寒遠行生百感蒼
涼城東亭門外舊京路驕馬覽大荒邏依戒徒御離鴻
何翩翩黃鵠已軒翥平斗騁逸懷海山得奇遇
銜命出皇邑含情向朔方秋色蒼然來俯闚渺安在
征馬蕭蕭鳴東風卷旂旆鄉國別已久況復窮荒外前
臨碣石古顛視滄海大朱輪日文馳山嶽擁我掌微無
江湖樂茲遊亦已最
舊披遊海圖天地雙將窮遠遊恩白雲萬里浮空濛日
月出海水乃在扶桑東男兒志四方感慨以自終翩落

遊俠兒鞍馬生雄風行行蕭絕漠仗劍凌長虹

曉發通州

陵晨命風帆旂旆風悠悠逶迤沙浦間浩渺開滄洲回
首見樓堞孤城如浮舟荒陂下遠雁細浪迴輕鷗烟中
出飄影搖搖不可求誰能捨短策萬里乘春流

射虎行

北中太守將軍城南射獵天威昏射虎中石沒羽箭
至今石鐵霜花飛龍驤昔日良家子結髮從軍動遠略
寂寞南山憐夜行霸陵亭尉醉呵止一朝飛將來北平
三邊夜無刁斗聲將軍善射出天性射敵欲盡兼射生
虎也騰傷上猨臂將軍豪氣輕搏刺怒形威振萬物伏

精爽是可貴得地我來訪古麾龍傷麾不逢時吾獨傷
吹簫屠狗有異表時來起作諸侯王

食榆關驛有老卒語世父侍御公令樂亭時事

下馬食驛亭杯酒乾欲去憫此人凋殘傳驛詰其故驛
卒老前事灑泣跽而語此地古要衝車馬繇徒御小縣
丁徭稀取足外協助樂亭籍民夫十人九饑仆當時懷
縣尹吾民賴調護走謁大府官抵掌借前箸庶人者在
官之祿出工賦得腹事公家公事亦繆悞是時大府韙
立爲尹拜疏備直餘歉糧行役乃歸地尹去民寒饑尹
來有衣袴驛東古神祠尹至常此駐驛南荒沙磧是向
樂亭路邇來四十年吾民思乳哺我聞驛卒言使淚零

如兩尹吾先伯父守木巴，秋黨賊路邀難踰古祠在何
處駐馬往視之祠門日斜鼎故頹宛猶有戊寅字細署
戊寅吾以降老大凜百慮酌酒再拜行春風吹獨樹

澂海樓觀海

燕山蜿蜒如游龍東將入海陵虛空翻雄淘湧變形狀
騰波赴勢隨飛虹長城枕山尾斜海海樓倒挂長城外
如折天分界混茫山迴城轉橫烟雲樓脚插入大海頭
巨靈鎖轉海怒流呼吸萬里雷電斬鬱中涌堆山丘
乍到猝遽忽變慴意象惝恍難尋求五岳嵩石渺一粟
九州小嶼浮輕漚滄溟浩蕩乾坤窄弱水流沙在咫尺
扶桑弄影杳何處空青一線搖金碧御憾洪濤汎溢時

蒼茫神禹經營迹百川既導萬水歸天吳海若安宿宅
四海以內真彈丸泰運漢往如翻瀾海月萬古堆玉盤
願得一食青琅玕乘風破浪生羽翰我來手拍洪崖肩
仰天大笑忘愁歎

出塞行

平沙漠漠虎跡高春風蕭蕭馬鳴號雕弓戰服箭在腰
南登碣石東度遼江湖細瑣不足數滄溟萬里欄雲濤
大丈夫得時展壯略坐擁節印麾旌旄不然五嶽及四海
笑看珪組如秋毫安能白首事文翰苦吟假[illegible]
新購龍鱗雙寶刀雪華照地爽生毛佩之今鏗亂鉛[illegible]
酬恩未忍便歸去且向沙場看射鳥

首山

塞外山益奇圖經無其名土荒昧勝蹟問之傷我情首
山名頗佳三峰何峥嶸上有古時戍下有今時城南山
如龍卧北山如象行中裂忽如鑿漢漠森水生屋寺面
[illegible]角立森然植林岨巉若蘚丹碧含晶英山川既盤
鬱風氣亦高閟太息妖烟稀沃野無人耕

宿十三山下

慨然杖孤烟野宿臨大荒夜寒過虎豹青狐嘯空梁摩
挲玉函字凜凜畏我傷精禱寡宵寐明發嚴裝禹跡
昧疏鑿虞書分紀疆齊祓入神境王事有常豈敢憚
險遠 皇命被寵光萬靈應來格鎮此枌榆鄉

醫巫閭山登覽

我尋桃花洞花洞寒巖邐縹緲呂公巖遺蹟不可追古
松千年物下有無字碑蹁躚精鐵色石苔銅綠滋雕斲
飆泰淡混濛遇黃載靈風生兩腋扶欺凌敝危羽節躡
前導雲旗紛後隨神人展歆勝賜我金莖芝服之身力
健延年以樂嬉

塗河行

拍天風浪躍[illegible]亂石却走如崩雷馬蹄摧裂車輪折
塗河三日鳥飛絕野陰遮徐對面蛇猛虎在前何由知
黃熊赤豹紛相沮[illegible]宿荒莽坎
入槃山寺中盤寺望[illegible]不諳[illegible]念歸

路不得徧遊為詩寫懷

我聞盤山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古木分徑延
客入谷口徃徃聞鐘磬稍書橡石堆磊砢位置天巧煩
神工飛巖百尺下磵水飴流時帶殘香紅山深日斜意
惆悵東顧馬仆何恩恩中盤崚嶒倦登眺山靈奇詭爲
能窮衛公舞劍臺最古磨崖勒石真豪雄天門中開飛
鳥過嵯峨峭壁雙青銅絕頂搭輪照西日影落塞外隨
長虹我行荒徼因按馬親按烽壘尋遺蹤春風血漆邊
花赤夜雨苔生戰骨空惜臺草木莽岑寂將軍片石育
山崇此來探勝樂幽閒都增悵歎愁心胸孤峰飄忽不
可到還向雨壁煙濛濛歸途草草罷遊覽他時蠟叙北

短節

高陽公生孫作歌

名家父子至宰輔漢有韋平宋韓呂高陽吾師真天人
風雲接跡夔龍武門地朝廷舊羽儀沙隄風昔經行處
西平有子生更奇兩人並是麒麟兒長君娟靜玉雪質
次君矯厲鸞鶴姿仙李盤根久碩大謝家玉樹恒並滋
前年次君列鳳雛我公退朝清讌娛錦筵繡茵紅氍毹
繹絲繁鼓吹笙竽賓客合沓臨文衢後堂高會羅生徒
今年長君懷明珠瑤環瑜珥嗟不如我公不樂劇爲予
側聞　聖主勞宵旰邊檄日奏明光殿廟謨勝算倚元
公軍機　詔書馳馬嘶鳴呼撫臣廝不易我公精忠日

月費所以憂莫所二歎太平指日史成行我公名與淩
烟長一身常繫安危望頷首兒孫笏滿牀君不見裴晉
公郭汾陽

八月十四夜月

五更雨作漏點歇涼風吹衣坐東閣正恐秋陰欺出日
紛愁雨色摧行月騎馬按門雨細微黃昏著帘始火搖
登樓高興亦解馱輝輝月上古城角天寒野曠沙場多
笙歌吁奈此明月何

中秋夜王北山給諫見過有懷吳玉隨孫惟一兩
編修

昔若與孫吳歎月城西亭蕭蕭天風來萬里搖青冥寒

空盪圓魄懸爲霽悲鳴明鈴曜曲房深酒盡以清短歌
易盡皆悅時傷我情奄忽浮吹馳渺瑚東南征光景不
可駐乍落如流星二子涉江湖芳蘅坐凋零四海何寂
寥獨處思平生惟我與君子綢繆結至精遙夜仰傳西
羽觴雖中疏清淺河漢流金波正冷冷濡翰發妙製朱
絃激新聲今日不為樂別後徒屏營

畫湘北秋水漁父圖

吾門瀟湘洞庭烟靄中滄洲不合容漁翁今之畫幽尚
循爾孫舟游湖漢林東遠峰青冥水雲白秋樹吟蒼楓
兵赤草木曾經戰伐愁鉛山欲老藏蘆客李之奸好江
海奇犴颭鼓熾游何時且當結束事鞍馬與子射獵南

山陰

吳大理宅觀菊行

自爲燕山十載客軒窓寂寞無黃花今年何處花最盛
走馬來尋大理家九日傳聞邀一見人事紛紛阻遊宴
十月向盡開未殘天寒野陰凝霜霰小闌山蘼雲錦張
屏風隔花花低昂想君位次有深意宛然置我東籬傍
坐中豪健富與王亦有兩吳成淸狂徙倚相視不欲去
白日漸没冬夜長冬夜沈沈鍾漏度鐙火交樹花影亂
不知兩雪空中多銅槃絳蠟銷煙霧萬點繁英照高閣
百罰深杯莫論數君不見去年花貴京城豪門進花
如流水今年花賤車與時公侯邊頭征馬嘶北闕萬事
反覆俱如斯與君傾倒且盡花前卮

孫彝菴贈篆章歌

射州學士才力健上薰模契嘉管晏天生文采鬱奇懷
在於敬也徒然漢方寸之石珍南金篆刻殺化窮古今
悅然置我秦漢上熟視款絡誰能禁想君搜石初經營
意匠鑿石石怒生蛟蜒劍拔相盤屈握刀如筆刀從橫
自言工巧不貴物藝技那與沈筆爭情少學士十載餘
太學釋褐同時遊門前石鼓篆籀似字勢蚪虯分銖
我初開口恨詰曲學士發聲如貫珠皆符玉璽今焉如
絲綸手握承明廬太史大篆訓品侶中郎石經紛魯魚
天子今年開石渠校書同與羅諸儒今將請急何爲乎

呵叱汝歸形影孤古人戀闕愛江湖

題客齋所藏畫松

曉踏披垣松色濃宮樹解陰宮日紅歸來臥想西窗中
西窗恰對西山峰雕闌玉砌紛瑣細碧雲寺前雙老松
別久霜風應更長當時相依留同行發人云散與星飛
只今惟有松濤響山從眼底松不斷爲松山松無限情
急呼蜀醪掃醉墨爲作子侯松樹行

立秋日予病當赴上湘北幼樂獨集

遊子感時節今兹猶獨立秋色滿斜西日忽已入風
落旗草低雨遇禽集高月夕尚開明湿露猶漫兵出
吟茄稱戎遠樹衣冬良時今欲者無爲苦傷惱請看頭
上絲日夜不可改危途行滄深内駒頸難繫

九日同上湘北集城南水閣

高閣峨峨凌虛空眼底城閣秋光濃橋木葉丹晚菊瘦
杯影通度長天鴻碧陽未斂浦煙積渚波細泉湧清銅
明霞吹落山勢動蒼茫積暗聞悲風昂身砥接兩羽翰
探奇何必林壑節

送張筍山歸廬陵

秋陰淒涼光浪浪增寂寞鴻雁應候知黃時臨風翻高
飛覽九州侶獨羽翮今我同絕志嬌嬌青雲端北風
吹河梁車行不可攀高沈東天霄大海激回淵君子拈
爽節亦多苦難 君當識察臣義擇所安肉食當

裴萇崇名題芳蘭畱千歲業離別何足歎

益詠堂歎 為宋石叔弟人作

頓丘之野古堂側宋公几筵儼在茲永日對峙雲霞列
朱輝映射青霞祠宋公昔時治茲土搖推婦孺慕德澤
召去民若失慈母待公不來交涕漣我民立祀迎作廟
桂棟蘭榱施華榱公來翠輅騎鸞鵠流雲前旌翠羽旂
來衣騎鵠靈風吹高冠長佩紛陸離蒼崖偃僂鷹酒肴
老巫起舞翻翩嬉進跪再拜前致詞我民報事無盡期
君不見南山松柏谷聲悲不知何王陵邊蔚草叢野
棠開落無寒食孝飯淒涼記歲時又不見宋邑桐鄉家
羊公墮淚碑千秋終古英靈在留與遺民作去思

送宋為棠觀察赴成都因寄艾石方伯

當余東發召奇氣卓犖夢想英雄人黃塵走馬京華道
逢蔡蕭花會有神片語交懽如故久更雨王生風所友
時方 步簾春風日往還章曲殘花灞陵柳錦貂數付黃
公壚劍歌蕭條白日徂龍鸞之文奮奇響傳觀賓客爭
嗟吁才名舊擲金華省畫戟清香擬朝請忽漫扁舟抽
五湖輕鷗浩蕩烟波冷盛世求賢重外臺天驕余絡日
登夾隋堤楊柳蜀岡道驛樓官閣為君開吳洲渺渺楚
鄉去斜日西川在何處迢遞秋風萬里橋懷人蔡州一
巴路津亭解纜彩雲生峽草汀花紛古情江帆笳鼓遠
峻劍野戍旌旗白帝城君家史事兼文藻伯氏并州治

舊好與君前後間清歷相逢為道相思苦阿我七歲筆
陳孫草書大字森琳琅更煩傳語寄一幅我欲攜之貢
玉堂 艾石如弓上歲餘草書

贈賈中丞

南書奇瑋姿腦辭萬夫上徒步霄漢間談笑躡卿相風
雲入高懷有宇展清曠自余謫群下東粵放間聲
氣執鞭朝彌屢惆悵當公撫豫還余將拜天仗相識交
戟下退朝覺神王 理皇念才臣余門謝再降 詔曰
汝往哉欣然今執漢石經粵歷錄散佚亂纖纖七篇纂
從出炳如日星此是特遺隱諸皆事使人望拔消細雲
連行旅色淮安下臨不測江中有魚腹葬火攻出上策

慘澹萬籟匪此時又用兵通行得無莫鋒威動施城猛
氣伏所向今之新將軍公古舊門將也顧尚若公智者
加[illegible]蠻城南獨樂園紅亭枕清溪强陽林泉公殊增
惻愴同一番山鄉風義不可忘公言以它身外即究
長乃知英雄人出處有殊狀撰記公生平抃一恐失當
他日尊酒開往答教細訪

吳耕方乾林自其先世三為侍官詩

世祖臨御日邊關宴無事留用文學臣論遠少拘忌曰
惟嚴制科始進皆決擬南北上賢書廟廷詔拜試曉風
翁元側儒衣飄翻侍從路細草茀抽朵蕊瀾鼓闌
花外宮管動蒼猊開門一品目 重瞳校文藝翰林冠

南宫試名不二雖匪一戰霸小上徒頗頳至今春雨
詩雅經稱經義 帝歎此奇材準以貢士例對策鍾龍
前 帝喜在高第竟至越春官此人 上所器回首恭
插宴往事横涕泗徘徊時會殊排排日月逝左遷學署
丞經年獨留滯閒吟百索脫略公卿趨賢才見踈
異綬時所致吁嗟老鄭虔三絕今猶記捌水忠忱諭風
流瀆清徽上言陳 主恩下言引家世君也高王父亦
仕廠均地是時貴人徒人文實振厲濟濟守行落落
青衿彦磨丹清署開闢國家大計名臣三數公皆先生
高弟遠君之王父先後清塵繼緬懷莊烈時臨雍步階
地公班立館下望見容狀異顧問此何官厥官何姓字
引坐前□□□傾耳聆論議琅琅魯頌音大叶儒生氣錫
綺出上方小臣前拜賜故知人重官初不以祿位君今
繼祖武官使潘華替廷者
聖天子羅賢究中秘東馬嚴枚流各用各以次嘗欲開
鷹口揣分輒遜避中原方治兵豪英手戎盤幕府資筹
謀 朝廷望開濟君其務韜晦寶玉埋土中名塵起賤
貧君臣視遺際古來賢將相靜養俟所叅

送崔安齋還百泉

讀書不求聲跡高棄如涕唾輕鴻毛曾也飲酒不遺醉
此中為樂方陶陶十年閉户闔境與千秋懷古和遊酬
竭來發車意慷慨擘□□□千雲霄一枝漾漂引釣□

百川浩浩駕狂濤世人趨利但指口至今志士空疲勞
我愁微官尚羈紲跌宕文史性嬉遨少壯幾時堪把翫
意思蕭颯枯□□□陡□□□□欲白嬰纓塵網非賢豪
君歸待我蘇門上勢家欲往從招要買田築室可終老
安能顛仰隨桔槔

贈孝廉柏公

十有四載春惟三月日吉枚卜擇近臣學士登密勿搢
紳賀於朝處士慶於室僉曰
帝知人吾等夙瞻舉公無得志客旋鏃轉蕭瑟公識王
者佐生平學稷契致君堯舜自此見施設銅扉半夜
闢沙隄帶月出蔡講書百篇朝入語移日勞瘁咫尺地
欲使萬國活時方事南征戎馬久未歇黎元尚瘡殘原
野肯騷屑晴風卷軍旗禾稼委未折況我仁義師忍此
田間物公為民請命閽者涕淚落數日政事堂條綸飈
鐵渴中朝和司馬姓字及走卒身當書凌烟名共懸日
月昔時同學人雲霄數寒芳

午亭文編卷三　　男川俊恭較

門人侯官林佶錄

古體詩

春遊摩訶菴三首

微雲如蛾眉峰端立鷺次幽尋即郊野小遠已愜意落
花委清晨疎雨溼宿翠繫馬柳陰斜尋僧敞廬閣松風
吹冷院想寂吾所嗜

涉徑憐青蕪尋花悵細[illegible]故林泉回感今昨荒
庭步野鶴蔭翳委石獨參悲風鳴翻身轉歷許聲聞
自狹勞即事動心眼

娟娟西軒竹生此祇樹林疎聲度寒翠時聞天籟音顧
覺煩慮冷然清客心落景下遙瑕孤霞斂夕岑回鞍
拂暝色歎彼歸巢禽

施愚山見寄長歌和答

闌珊夜雨雞鳴號關山夢回心魂勞我所懷思渺大末
涼風一起秋蕭條美人昔贈如達篇吳綃一尺森瓊瑤
今晨睹啓坐展讀我欲報之情鬱陶憶昔相逢客京華
城南華徑紛招要酒酣燭炯秋燈紅衆賓我徒添黑問
即今倏忽別四載蜀上已有霜橋逢[illegible]諸子幾人在
浮雲滿水馳西東萬事回頭淚沾臆人生剝[illegible]能必
楚澤雖招宋玉魂誰山不返王孫[illegible]一子歌詞門
紛塵聲華姍今何益男兒七尺良可哀生存華屋終
黃埃儒術用世行已矣浮名寂寞何爲哉不如放意遊

八極掃除文字栖淵默懷未勘幽夏來相思范蒸江
[illegible]

述懷贈別湖若

昔者在[illegible]下觴過春風給諫吾朋友棲都[illegible]聽同寢
食相從[illegible]文思雖青紅尚書契祕錦洞蜀瑤心貫聚旬
[illegible]君壯我年少意氣陵雲鴻翻飛却
[illegible]不今[illegible]動　九重悠悠二
十年別君如轉達吾壯行及衰君筱何處雄誌志在忠
[illegible]功成思歸來與子尋赤松

題江蚪門百尺梧桐閣圖

別館秀雲木兜梧散層陰高閣與之齊登蘇靜客心耽
[illegible]面平林清時滿瑤席含情許書琴美人
獨聽古來良難知音

送[illegible]還南宮

二月急霰寒微[illegible]春[illegible]雜花[illegible]曾莫不蠶生
平[illegible]人貴[illegible]行[illegible]其遺嫗嬉
乾初文辭玩可終老[illegible]懷抬[illegible]將
安窮已人與物小古之[illegible]進[illegible]師保時來樹功
名[illegible]

我家[illegible]山多[illegible]
秋八九月[illegible]紛交加[illegible]散北野[illegible]盛之

粼篁苦湘文匪賦醜道古老瓦缶濯之清流河潔凡金
璞露美如瑤山禾倏秋歲時節調鍊發吟哦

贈子子散秀才

天地大晝夜終古昊暮開淵然陽洪荒忽已歲爲年三
夜及貴叙五明去硼硼并舒適在已文明艱中天仲尼
丁我曾日午今少偏炯炯有春遠凄凄草木解天工窮
蒸結斯道委榛皆未通而成求人物皆靡鴝堯夫有此
語默陽著七篇且娛闡書側聊想羲文前一息而萬古
不隨運世迷子生晏契道謂予云然

治家一首喻家僮

治家良獨難僮僕恣而欺文誠恨徒設鞭棰樹屢施我
乏克已功訓化乖所宜每現家人爻嗃嗃無嘻嘻終然
悔厲俱吉終生姸媸我受未果是我懵未果非聊然八
口多紛於將六師旨我古昔云人固不易知何殊天下
廣利巧爭芒縁讒欲上時媢忌信總蛉蠓結婦巴白首
那用相乖違感此諭汝曹憶恨無涕洟

祝氏園同王幼華給諫汪蛟門舍人作

斜日秋城隈北家如偃蹇念我爲娛適懷古心獨悲無
荒奉誠園汴梁泉池佳客一朝散朱門生棘荻昔者
場改地高縱汀渚橋飛臙道窈窕曲澗通聯翩伏涼增
腊燭棄如豹袁綺迴環散清風自得何淒迷雉斗擊肥
豕行觴正遠逸東方日欲出鸞驂嬋寂不見幽居客

如飴

爲汪鈍菴作

閑路久矣寓百家羣背馳騁於謬志道中與夫子朗斯
文典之者每見礙消饒真詞妙均典渺論窮黃羲仕隨
綠紛紛跡緒今可追逝述數千載此理不復共自懸接
澗石明將占師務社謝不別抽簪去若遺江一□千
里日月靜千林鳳皇重儒雅詔使參所知是時恭
從臣出相侍右蜷下有乘明門龍馬何息呼獨夜夢
奉晨詔前致詞熟古昔人賢避馬絲遊資　至尊垂樸
鄙耿耿勤廊興每家有四閉願見心則奇身嶸以未
契敦規矩有司名極移政志我懷將世凡實貽治未竟
嚮意翻滿洩鶴吳開闕凶號天失我鼓青門泣血泣此
恨無津涯臨所得書札報我還山財欲名不易居精理
寧成閱行止濫尺寸滋俗慮諸端大賢民所仰永言福
纓綏

贈日者

學道無古力忽然非其人必有得如雲斷根奮乘風行我
依命在乙酉余來伏龍蟠彼松柏姿往寸遭殘戕圍林
植弱木所喜陽春陽柔芽鉏蠕屢節斬森微茫盛千棟
梁用懼為斤斧傷謂予日者語抑奇矜散情謂如月在
天雲巻三霄晴微纖不受污皎皎余心清我何為世綱
嬰直相命論野向微茫識分漫誇攘抱此何恣諱

手辭應斗

春日遣懷

人生誰百年一愁一回老愁斷還復來人老不再好青春能幾時落花已掃夜窓孤觴酒盡殷憂心轉寄語金閨人山中長瑤草

送吳孟舉還語溪

雪晴夜關鐙花長西園祖席飛華觴風笛數聲細塞雁驪歌同聽且他鄉燕山城頭落月白郡酒登樓念遠普江上桃花春水生孤舟悠悠向南歸客

贈施硯山侍御

北斗挂席銀漢橫秋晴炯炯明長旗迢遞馬蹀爲地錦綳華堂觴綏行丈夫五十如少壯努力清時致卿相壤璋大衛東序騷成稜喬木千霄上憶昔迴翔郎署衣傾朝才調更無倫詔試明光傳奏草批答淋漓御渠新拜史東臺分鈇鉞霜驄遂度關山月坐擁南北斷陶行經隴水關鳴咽回首流光十五秋我初通籍從公遊只今老大看如此公也聲華宇宙傳 天子有衣臨玉搦須仗朝回還入閣霖雨吹噓徧野烟風雲指顧[illegible]閶闔珥筆偕勛上黑貂猶[illegible]繼仙蹤身有[illegible]讖術名成王椽異洲公[illegible]逢金馬君銅狄十五年間鑾歷殿門執手緇衣人道[illegible]當時好顏色

送孫古[illegible]赴南靖

當時應制道[illegible]宮孫郎則策魁第一紅綾分賜上三頭桐[illegible]中史騰四日故事科名領石渠校書初入承明廬不然[illegible]翱郎署含香擁折腰手版胡爲乎掃來詞賦遊鴻都留滯山公啓事書未老湖南顏色在豈應騎省鬢毛踈萬事反覆浮雲任人生意氣細時無一朝懷綬閭大夫驪駒蹋春草名著十載朝闕奉檄歸故與門外芳菲路洛日岐梅江水深煙霧鼓挑鳴[illegible]琴縣道荔香雲錦綳綠花合海風陰青衫皂蓋行春地急[illegible]解詞滿中簡周方名王有道林征南幕府樓船騎足令[illegible]興望銷兵[illegible]盡處無烽燧天關民社重書生漢家功勛重從吏君不見長安貴人簪華纓撫時坐論空深情朝擁文書夕鞍馬炎酒酣驟萬里行

出守行送程使君之桂林

使君去歲留司役道出荊州不十日明月關山來上續長歌爲報長相憶使君今年出守行翩然五馬西南征一別青門無近遠况爾迢迢萬里[illegible]嗟往事重回首含人供奉承門久校書我在日[illegible]東[illegible]筆君隨水相後黎[illegible]故關西[illegible]紙[illegible]歸大手[illegible]清[illegible]少遙逝[illegible]

細炎熱燄人心君今朝辭[illegible]嘯日夢魂夕到湘[illegible]清君
不見劉蕡上書翻見抑同時數輩無顏色李廣難封數
果奇延之出守情於邑丈夫身爲二千石通侯爵印纍
手得行矣風塵須努力獨有別離心日夜隨君去奈茲
百粤烟瘴深相思江上相思處若過楨江見李[illegible]爲
道新知不如故

書張滄溪畫花鳥

山北山南春十里兩岸桃花夾綠水燕[illegible]相向春風鬧
山草山花紛未已水漫漫兮山[illegible][illegible]張侯激我[illegible][illegible]屋
間侯胡爲獨閉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氣作水禽雙禽各相命
十樹萬樹春風翻點不見張侯昔日官滄溪鄉郵花柳

流鶯啼秋錦山前紅[illegible]處至今[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

照鏡

多照湖州鏡容華能幾時[illegible]風吹[illegible]雪短鬢快成絲
夜闕山月空驚萬里愁

萬泉寺二首

野峰青巉巉瀟灑相似北游[illegible][illegible]湖明向久非是塵
沙激商鉄聒聒困人耳眼明柳[illegible]樹草徑披烟水落雁
隨綠波放鴨逐紅[illegible][illegible]蕭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帆[illegible][illegible]白
擊摶枯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寺門落花時決決流[illegible]注[illegible]昔遊南郡小[illegible]柳夾路馬
蕭颯迴風[illegible][illegible]岸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赴及茲頗
放浪悲歌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妨日歌呼

爲王黃廣給事題戴蒼五君圖

黃門逸氣[illegible]雲烟[illegible]林風度豪且妍[illegible]眼中兩人吾所
賢餘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翩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昔城南
園[illegible][illegible]畫我黃門閒[illegible][illegible]影入秋[illegible][illegible]我爲[illegible][illegible]蘇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吟詩[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寒[illegible]貴[illegible]在
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人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牙華髮俱可
憐不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門顏色得似前

和丁[illegible]飲酒四首

市朝通相欺[illegible]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飲者流百感[illegible]其身蕭

然杯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但此物[illegible]頭謝時人
我生命在天樂杯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老病聊用緩憂患幻
影[illegible]破[illegible][illegible]霜一銷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間
少[illegible][illegible]獨[illegible][illegible]腸[illegible]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雞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魚醒令
來[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蘇一杯[illegible][illegible]
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英
與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梅[illegible][illegible]白首[illegible]波袖[illegible]

夢松歌寄素心

前年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松宿山[illegible]去年[illegible][illegible]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梅華松
小陽山[illegible][illegible]人老[illegible]天涯我生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夜夢

過石關明滅隨陰霞山僧色寞默聞訊松如何旅懷知
歲晏嵩嵩嶺中桐流風響深谷疎影吹交加節節無岸
勢蒼吠嵩不可對面天馬山高樹羣相摩聯來開究黑
林木猶紛紛殘繼卻往路別渡落浮江得句如谷岸澌
此夢松歌

十二月二十六日淛北船上舠非蛟門止過明東

披錦歲別歲守歲韻二首

為客心久孤踪跡孰予住羅奇寄烟海敗衣癡稚貧錦
余混碌將物岂在細大以茲家歡遊窮年掩關日坐青
二三子選青必在座東風迴龍杓西日涵螺房別時已
屢多歲闌話重過相對各衰鬢陳迹留屢和

歡多歲易逝愁多歲易遲我今既不樂歲往焉用追哉
屢別歲吟與子俱天涯城南菊花候水亭楊柳時江東
有歸客蓴羹鱸魚肥詞曰人生聚與散念此能不悲舊
歲及舊人去去長若辭歲去還復來人老終就衰
歲宴方禪藝吾道如龍蛇天運有節宜存神以自適但
可勤飲酒苦吝將如何空堂久蕭瑟今夕同笑譁巾車
既投轄櫪馬且置樞生涯須爛醉暮景亦太斜座中汪
舍人少年未蹉跎豈惟爭一歲一日猶可誇舍人時年若干歲

蛟門見和復次前韻二首

邈矣燧人氏寶始命四佐曆彼搆舊履經材市其質匠
栢弓彌四象梢中細大蕭蕭伊祁冰輪圓以闕卧誰能

羑楊青韻光照座同生天壤內如蟻共在磨栗黑
披拂汶若青陽過請君聆此歌喪界非識和
頻年蘇散羅鼓派還黃鵠進鶚翔一舉何能追井
蝸笑來前鯈然安井泥長蚊在泥將雲雨貴及時丈夫
自期翱翔雖非甘肥一飽食海鳥顧視增憂其恥詳見
諸雀斂嶽竹馬解鞍傷消遙進組使劍羽良
馳不及吾遂道遠之則逆已吐之誰可謂不
如汪夫子并面謂我柯大街謝然大兒鼓已竟昔且為
屏消飲不學漁陽撾君看如霜月清影又復射良夜難
合并一笑成豇此吟詩白喝檢軒輊謝眾誇

人日宿寺宿左掖用坡公聚星堂韻

春氣淑七日生采歷陽戊延六辯雲芒神作意爭日時
青帝行時發天然披拂弱枝不勝寒茹松柏掉欲折
斷續劍餘滿有無離披娟韻光日夜細甲庭如見跡深
歸鞍乍見瓊鋼聲出憶屏窗隔琴徽生游絲吹前紅萌
巳堪羈夢淫如實賴有清白飛似情閉簾兔睹何所素
呼童試問還眼曾千秋出守杏沉風十韻強賦供笑耳
雖無玉月梨李梅用意宜如余點鐵

夕坐與南溟容齋

夕坐鳥鳴啾樓樹求明行而我恨交久相逢如面墻曹
署容野性二妙同踪狂名理楔除結幽賞娛中腸東除
簾户開眺暮枝一林自吟名有以妍娟非時妝刻燭驚

童奴不知老習斧斫積弄新影所指在眾芳

同南溟湘北春宿在棱間貽上將至用坡公字韻

渠久乘韻迎之

李生書賦偶相呼謂言數子不減隱歷下韓王久不見只今如髯天下無誠而把劉忽離並閒言不若歌夫夫故知斯人有真賞何論簾側娥眉狀同時聚集者三子張公北尺吳賓隨力人風義好文藻亦亦此理良非迂蒼龍何聲烟暮媚崇崇品物皆跳出光下瑞耀衆寒誰能謔詠驚彼姝我輒一予發長嘯碧山峯嶂寧負吾髯兮與爾俱白首扁舟可載紅江湖

放歌再用坡公韻

明月在窓誰與呼鼓枝風竹鳴牆隅先生宴坐百不思更鼓未起人聲無三句以食天所窮然中夜歌何大孫竹不解作的鴉棲側艇輸相持秋銅錢側輔已上面更燃妹樞窗殷龍散屏青山何太晚殘射白青正坐迂得句流濤取押韻哦詩浪浪非和蘇朝餐藻卧聊簡[illegible]雖百年活豈復殊先王道在古跟遠茫茫天壤乃有之明月邀汝生涯徒隨風一柞遊江湖

雙鐙檠

雙燄使且光雖雙同一焰呈之尺不及夜夜復燃燭作燭照殘書閒卷愁已鑽指摩老眼困一字優游曲念昔年少時六和品闌東時文侮聖言講語中疵每背人探

古冊未畝若吹徐聲重守師許何具道詩何及今半面識炎涼道同俗閒退轉甚親雙檠對相晁舉斟不妨力半侍華顏從衛語少後生涼燭寸如玉無然牆角棄與義韓公告

書子常家所藏棣慶坊王摩詰晴川圖勝圖

丹青亦小技粉墨留終古華纓去黃埃過眼誰復數盤田老道師半輞在何許歷歷晴川花綴翳淨初吐正恐隨春風飄零作紅雨

祀夜擅門呈張南溟侍郎

漏兵叫催醉法衣如濁而殘夜月通明天寒翳吏吐風枝鵲幽鳥搖萃命儔侶是夜冬節長坐久數更鼓引氣温丹田鄉以教疲苦老面新多皺覺冷手數舉我本田家夫日出事畝畝故嘗把鉏犁所願畢雞黍請看兩鬢絲量力守環堵

虎坊南別野健菴招同西溟竹垞燕集

擁闕過春風吟嘯害疲良朋遊且不佳舊故煩道遙蠲別徵尚殊滿性洋偏但大君舜落人二子不離飾折簡呼相從過樓促頹色撫牖悅迷林尋尺納衆城野桃欲綰紅壇樹新纖黑杏條初來白欲記自閱吠廊廻棤行深石危訪步仄屏燈傺苔幽交樵斛摘路飲酣屏欄悵語謔盤礡將外俗塵中指幽清華兩得從容除喋喘忽樂半雜如處哥敗剩影冰鳥棲歸巢夜魍棲空窓醉嘆

寫胸臆

同健菴竹塢登黑窯廠高處作集

吾曹文字飲同遊無擇行虎坊分□春龍少引採門
涼風搖搖所貴爽野興空濶不礙日四天要欲東峙
衆嵐除水漾一波淨日下松擁陰深碧鬱交睞俛仰乃
自適飛躍各相如夫君獨棲棲豹不即尼聖删述志千
秋反要樂則正吾歌成何夫安能獨無樓亦有木強韓
寳韻長詩歸畔手敢望公寄曲神韓病

豐臺看芍藥

東方射窗一寸白殘夢猶為看花惜玉街清灑陶衣沾
提壺喚起萬僮客豐臺花盡芍藥新狂香浩態愁殺人
黃金買醉不快意與君空舜頭上巾

次韻宋緜林秦寄孫止處

磊落同歲生吾愛孫射州聖道雖浩邈志士紛林立朝
寄詗不任進慕追前修五年二請急歸必與子謀斯文
在草澤才俊勤羅搜宋生清門子偉貌偶匹儔矯矯有
父風弓箕傳吳歐高情注漆簡歷軼齊由求洪河方奔
決誰挽滔滔流結駟識深根枕石亦綢繆時潛戒樂行
試上金閨遊問知射州給神往不得休皇天老眼明日
月雙瞳眸胡不照幽清湍疾紛相繆珠第國此人終為
梁士壽取友必豪賢可與學孔周宋生父子間神氣英
宿秋淮水出桐栢近為秀稻憂思饑誦古書吐氣卻輕

築芸乃頹不頓日久無今年生觀上國光我欲援汀洲
湘將遠陶谷淨獨嫌隱居閑為騎馬歌或與漁者謳因
風寄故人此意雖不傷故人昔贈酒勸我傾一瓢回頭
謝世上不知誰與論

送鄧君鍾衛尚南陵外

鴻鵠千仞翔遺音渺八極騏驎角世出稀可六沖未識宋
生名父子清淡很物色淮水行舒終巧出相相伯金莲
薮陶潔策始終正真外□家海膊野有台致得欲作綵
不[illegible]不殺龍巾拄他道小嶺芳自維手寬思與我空由
[illegible]秋石不渺聽風景豪賢智盡不能默

送張南溟侍郎還京口

[illegible]歡二十載往往連孫蹤餞酒不能飲溟波為樹中揮手
目勿送舒台安前第路河雲水清倒影秋花重殘月挂
海樹芳靄麻汀數江樓望煙艇晴日天沖融朧冏盤龍
日作鎮金焦雄氣秀玉山亭鐵甕千林英落長笑青雲人
別久嚴戶空他時或相訪駱麻茅山東

送徐健菴尚書歸吳門

青春帝坐衛戟照明一宿尚書森寒芒璇衡列左右六
真天人姿神清儀嫺山　九重念別深三接動神遠造
勝語不聞宮漏海深深齋咏扶龍鱗華茵曉鳳咮　賜
書望獨深緘煙熨歸袖前時簪侍華東華閶門候　聖

朝禮賢臣歷古不一覯公其愛玉體名在金甌覆

閒道

晚歲得閒道懶不復吟詩今爲理繁劇因病多閒時呻吟秋蟬聲斷續春蘭蕤知希則我貴綺服安足爲古昔賢達士陶白良可師以我覯二子猶未掀蕃雜不免文字習恐爲聖者嗤今之雕蟲人聞此必反恠而我欲無言溟濛順希夸

新年

新年歷事靜默笑亦已閒些些午雞聲空簾風箏翻人生渺滄海一波幻影閒得此且爲樂不羨天上仙海波本無意隨彼春風還仙者多畏忌肆翔蓬萊班花開青綺窗酒半生朱顏看花酌美酒與子娛新年

新年送別

曉賀午在門離堂語難久君歸惜朱顏我此傷白首繳露欲放花輕烟未着柳長恨送別心不在春風後

燈夕醉歌示廖樊兩生

東風作寒波泛酒出遊不如休攜手六街塵上吾所游萬事沉溟輸笑口眼前物態姸媸門門明月春天高燈火如山坐如堆醉歌可復尋二豪西樓烟窗欲如此有酒盈樽呼不起玉京仙人騎鶴還午朝碧落暮三山謂吉汝曹酒謫仙即令不飲空百年

行廬贈張上舍琇瞻敦後尚書猶子也

廣周微垣棄釣連林笑張公江湖姿魚帶必雙綰選琳非浩然伴直得小阮〻如玉樹質會是竹林選釣車吾方苦刑柄詎當擬翾翽上東門經過華陽館嘗然見公子耳目頓清遠野花紅始然園果綠何纂山鳥嚶其鳴林風泠逾焉欲別上馬遲垂鞭不覺緩

醉既對月放歌

落日已遠烟雲殘三兩星宿森沈寒頃乙月出庭南端醉臥短榻天地寬咫尺不疑星漢遠放眼那覺關山難玉京金闕闕何許狂吟驚絕難攀緣黃帝乘龍昨蹈路微茫陡絕一髮懸幾許之後可誰與白晝直上雙飛仙沈想此事心如顛使我竟夕不得終歡顏洗醆更酌酒

瀉盡萬古秋沒莫只形骸昔人無良謀堯舜之名如浮漚秋風吹草蒙荒北歌然渺渺增繚戾

錢唐犁松屋閣歌

秋風射東明光殿王勒蹋花共遊宴風塵須洞歲序移十年不見錢郎西江路漫漫江水深擁書讀書時悲吟東華軟紅洗鞍馬秋城寒山夢寸心歸來細視松十尋長風謖謖吹衣巾蒼濤飛翻白日出窈窕瀉氣滿深林青山空濛洗瀑布石壑叔湖水洄洑沉入萬〻古江逝能行天挾烟霧錢郎錢郎何為鬱鬱久居川莫隱如斯不歸去君不見昨日東闌花天桃穠李空霜露天寒歲暮百卉凋惟有青松尚如故古來材大非偶然拔擢

星變時人惜

京東贈張玉田兼寄張廣寧

京東至臨京郡縣連亭障文武吏士中所見或冗長千
里得一張每念不能忘玉田楚才士風標肅清胜夕陽
城西亭接語領徽尚使署開早花窗月照帷幔客路役
夢魂憶子頗神王晨別燕山側黃雲迷背向回首遼塞
垣驚濤鳴笳鼓行行灤江濱秀色稍春放十日見大海
長城亦殊狀關門野雞鳴方軌狹而妨繞遙忽無際天
闊眇空曠相顧成侶單邊心增惻愴荒捺想人民戰壘
駟將相連壕委白骨蔓草廿所葬經過孤兒踏躬亦步
塞冗半月抵醫閭縣令非漫浪廣寧苦邊地亂後色凋
喪祀事亦孔明經營到纖纖董妻木葉山陵土岩無蒺
並馬行東路鴨江引春望窮塞得縹緲精意紛紛袖詠平
生足跡富茲遊已示暢寫言懷二子沽歌裡析悵

角山贈程淄川

昔我出關東登望關門樓群山沖波濤騰涌天背遊長
城為鱗鬣角山為舌嗾尾蟠荒陬外省注大海顛高亭
冠山巔步檻俯滄洲程生傑作人荊州夫舊北遼萊與
方丈眼底自拍浮縹緲三神山晴曠萬户侯矣為客涼
華遊臟驪龕驪關樓留我詩君歸試一謳

喜雨

今早氣始潤五月生新涼霧宿林景碧雨過斜照夜未

夜色已奮花飄香京城百萬家翹首仰四方小人
之私耶 劍守發裘乘昨者下 詔書切責在官常委
職操文墨牘惻中樹德萬箕閣赤日太白晝迎藏今當
早開齋未少始識造理數相感召天心為低昂乃知
帝好生此身逢時康

晚眺贈吳王阮編修時移居東郊

積迤城頭山放眼不到地參差百萬峯杳杳落檐際雲
樹無兩色天嶺但一氣連縣且明霞晶谷樵岑并城中
端居人户牖分遠勢荒庭隸游從長夏滾人事山色時
時來短牆得雖致篤我素心友巷南新移至雖未晨夕
但客情聲中遠遠知君看山非我看山意

即事柬山園

陰雲滿中閒晴霞渲生共種花三徑荒落葉萬山靜三
徽溪遠黯鴿鴿孫影歸來早閒閑水樹歡朝景

聞雁懷張公亨

陽黃嶺飄風孤雁行且吟不見過庭影空關天外音之
子卧江渚悠悠春水深新栽一書札遠遠南飛翁

月下懷樊葦村

門掩杯盤月無人與我共娟娟照庭樹花落影遙送迴
飆懸匆隙含煙嵌空絲清冷閒七絃思君聊一弄

午亭文編卷四 男壯履恭校

古體詩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立夏氣始至贈湯潛菴司空

立夏氣始至晝日晗晗然歲月真白駒悔吝成弗顧數
恨晚學道欲老今衰頹先生王佐姿許予[illegible]修辭
寡則要妙理無文觧物我通安恬沖和相爲於[illegible]之心
馳釋追往往險艱流光不肯留此日豈可攜別後三數
晨示我以文篇浩浩河江流[illegible]尾宿源聖路久芜塞
百家翻狂瀾誰能發淫詖默識天無言遊心璞素外欽
積素皇前[illegible]將奮進[illegible]愚孤寡

瀛臺進講贈孫屺瞻學士

歷歷河上柳窈窕城邊路夜短雞始號月出天已曙驅
馬瀛臺門神居渺烟霧玉繩低繞扣[illegible]波耿洞波屋修
竊對辭一發重瞳顧湖外負天人秀[illegible]心[illegible]上聞
叢軒文下斯玉霸務　至尊時[illegible]鄙儒講學[illegible]風
翻縹緗鱸[illegible]章句[illegible]往[illegible]激慳　思遊[illegible]從

破屋行贈葉亨吉侍講

秋風涼球雨滿瑤樹
破屋不任葺四壁空峨峨夜半風雨至屋漏成洪河濼
搖增[illegible]夏秋連[illegible]崩[illegible]耳目[illegible]邪[illegible]惟
錯[illegible]陰陽[illegible]卷[illegible]波空[illegible]熱
崔飛蝙蝠伺其巢禽鳥[illegible]燕[illegible]所見理則非[illegible]

[illegible]亦如嬰[illegible]羅[illegible]鳴欲有訴翻[illegible]稱則加偪側南巷士
[illegible]居近西家書籍正捆載瓶罍亦紛[illegible]君如遷喬[illegible]我
如[illegible]破屋雨不止[illegible]將如何感君有同患寫意

次韻歌

御書歌（[illegible]以獻）

聖皇稽古典制作事數文命流荒刑王榻引近親儒臣
縹緗羅列探秘閣書法無過王右軍淋漓寶墨今尚存
龍跳虎臥在眼底[illegible]當天門[illegible]時誰獨步
[illegible]有張芝與懷素長沙自言得三昧杖筆風飈與神遇
平原大節何崢嶸端人正士[illegible]紳世人學書工側媚
塗飾形貌無其真五代以來推趙宋君山作勢看飛動
大海鯨鯢波濤雄珊瑚碧樹枝柯重宋家書畫滿載留
[illegible]蹤[illegible]爭妍流水落花[illegible]自出[illegible]風流天下傳
[illegible]樂道亦游藝[illegible]妙得[illegible]史[illegible]勁嚴奇
行[illegible]天[illegible]藏[illegible]書者紛紛多[illegible]皆[illegible]能過
東[illegible]獨在[illegible]波[illegible]冲和數[illegible]軸
[illegible]家[illegible]藏之[illegible]封進　御[illegible]偏入　重
瞳日[illegible]　衣章五色紙銀鈎神[illegible]描
世無[illegible]　不[illegible]偏[illegible]絲入
巧非人[illegible]惟[illegible]知好古而[illegible]

中秋[illegible]贈[illegible]酒

去年登樓風雨夜歸病不飲杯空把今年明月[illegible]登樓

有酒無病心何憂湖州學士猶記其遺以香醪可一斗
開瓶傾寫清光來酣舞狂歌迴白首卻憶西湖風露涼
殿門帷幄靜高張影娥池畔金波月曾照揮毫近
御床

夜行

遠[illegible]啼荒雞秋城滿球漏起坐夜方寒獨行分如舊寒
沙草白微殘月人影瘦留華未已遠牙頰不可又千載
笑予空投閣寄白傲

夜自[illegible]氏[illegible]贈

嵩突洞門夕持被入屏營閒[illegible]燭官燭列宿拱空明民
巖近崇高夜久宮漏清啟皓月淨漠漠池水平澤居

寡所詣獨處懷友生晨朝陪經席[illegible][illegible]淚沾霜華

韋蘇州詩書後

我觀韋公詩澹然出道心鮮食冰下潔沽歌流清音虛
絃下樂響韓手聲方澄流[illegible]洄入雅[illegible]多吾所箴

昔游[illegible]衛慎之明府

昔游滁江上落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浮[illegible][illegible]
雲邊旅宿孤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野徑散遙想君今
鳴琴暇遺跡一相訪

秋夜

凜凜天氣變冉冉時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波風吹荆扉秋
夜何漫漫寒[illegible]向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夕[illegible]鴻雁東南飛萬[illegible]

[illegible]生於吾生亦何依運還機物理時往悟世機中獨
照月猶然如委衣

歲暮

崢嶸歲華臨欲滿一一如寸寸歷強弓十年往迹喚在眼
艱難默數風中遺流水來衰杏輪東暮景飛騰已如此
有酒且飲酣且歌萬事無憂亦無喜天晴斜陽窗雪明
紅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妾何處[illegible][illegible]與石髓瀾醪此中有妙理
世上紛紛焉足論

廳前水石

怪石誰所作闢池倪前窗其上想北嶺其下翻湖江輕
風滄微波藻魚自轉構疏然風雨至流聲亦淙淙念此

一曲水下恍萬里若[illegible]節過爽煩即物心屢降

移居別庭前山石

東吉遊宦罔世載無一樣傲居陋路巷怪石羅堂前偉
性寡朋侶對此情孤寒路月偏曉勢斜日迴遠烟春翠
不答[illegible]秋樹相渾娟陰門長兀傲[illegible]兀[illegible]流縣有時因
歷劫[illegible]角遺磨銷落不改色專靜無尤行藏[illegible]別海
去況幾歲年回首風雲夜幽夢達相[illegible]

流求刀歌[illegible][illegible]舟次作

丈夫得志[illegible]真龍轉服鮫兒[illegible]雕鞍歸來畫筋[illegible]天子
寶刀拜[illegible]明光宮[illegible]者虎氣亦隨[illegible][illegible]帕漠[illegible]凉風
滄波險[illegible]窮髮東來樓使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滿[illegible]

花鏽錯青芙蓉含霞飲景霜鍔動方口研地如白虹
角鷹趾詎所觸刺割暴猛蠲妖山者猿入山豺虎遠
方平獨卧鬼物空豈似此刀光熊熊大貫日水皆提封
三金合冶紫烟連海日鼓橐波興紅泥蝌綠不不磷
雪刃凌亂神驚峰東方儒館斗粟皆者賜出碣鳴鴻
君方入侍禮遇崇身挾日月乘天風遠人脫贈者有以
斷金切玉理則同沙場此物久不試求旋文益兼光寶
禁中煩妝撲蕭藻搖筆辟易千夫雄清書遺蹤一數公
英豁往往泗 重瞳男兒致身有如此況值威儀兼黃
農試看渭叟鼓刀者于戈載戢橐強弓

夏夜

未寢書房入夜她衆綠撫欹獨不免香生臨前軒自
非發開道奈此百感纏風埃茍不與水俱復然問月
生奇懷皎皎光輝妍易簡澹自然何為紛紛惑以滋煩
念世人誰金石堅

問蝗行

六月八日蝗幕飛紛如接翅啄鴉歸忽欺斜日夕影亂
斷掛列宿寒苦稀汝曾煉棵行離惡能令天宇淅晶輝
昭者朝兮下明詔憂未開蝗何因依公輔不語面十
視戎桌五事及細微某也昇當矯命帶上言三腿
職達下言小民吾根本三時勤苦終成饑以偷嫌管史
畢竟但向公府供軸肥夏秋稅輝分應爾繳之數月救

然我自知無有大裨補傳聞此語是耶非天心至仁諒
無他涼雲吹雨蠲煩苛傾注四野蘇黍禾蝗欲下來愁
奈何吾言不中理則那

題禹尚基自寫真

禹生靜者懷孤嘯搖筆風雨落屋椽雨收風止萬象妍
海霞島日相潑鮮丹青好手衆所嘆樹巻石皆娟娟
水邨七圖世并傳禁籞一見心悠然集賢學士共嗟賞
璵窗暗書生雲烟生也此閣傍水郵神妙若無王孫
更自寫真著蓑笠使欲漁釣歸紫門王孫遺時昔多故
尚齒頭童不歸去丹青猶有身後名富貴良如草頭露
生方年少豈長貧奮飛一舉陵高旻

錄別二首

皎皎明月光照我清夜牀欲寢不能寐攬衣起彷徨羈
人思萬里各在天一方雙雙兩黃鵠中道隔羽翼
一以辭河漢遙相望
北風吹河梁明星照屋依依征日呼叫中忽當適白
日照東隅黃沙擁行路人我同袍人馬奮鬥翻翩飆
如雨下霜露忽復易時節日晚暮窮嗟嘆何益

出門

十日娟出門萬事何叢殘事如風中花心如白雪飛
花枝墮水井濺珠不起此語解者誰此時行行時止
浮山和敦復時在直廬

我聞河渡山欲往情無緣躡殞容問肯畫寫興子詞謠郡
嘽忽在眼飛濤如奔濤石蹲槩可數一一穿青霄空霧
駭洞洞倒倒摵簸撼寥寥長風聲萬竅皆怒號中有千
載雲出岫不可招萬嶺自通透瀧瀑巧滴遺真宰工刻
鏤無乃用意勞卓犖龍蚪公嘯詠俯仰歸爾驚在巖廊
猿鶴空林皋變然繼有作聊足以自豪

夏日遣興四首

幽居臥青林白日不得晚語默失端倪情欲爭舒卷不
如捨之遊寓目成參覽昔者古幽州平沙瀚浩衍飛囊
何參差引流亦宛潭此中英雄人朽骨晴可搿茫茫六
合間人命何能違誓從今日後悠哉謀獨焉

西日既隱山餘光樹顛明赤雲帶連岡綺霞散層城感
境交微風雷窗落青冥林景稍一動倏然烟靄聲寥欲
性有說息廣身無營大雅久寂寞苦吟誰見榮勵名苟
不立章句老此生

依依見新月下照古時城古人對新月應如今人情列
星初爛熳戍燭何杳冥河霧宿近樹竹烟羅前楹風鳴
蕭索響夜靜吹玉笙閱世樂幽獨外物身崢嶸有酒起
自酌誰能聞浮名

我本蓬室士田牧東山椒山家門戊月卻步以白勞求
碧日照色多黃風翻濤西前激紅酒東[illegible]
方三載行遊違林泉中情覺綿綿君出而春熟解愛五

千言日玩乾初支志七陵鴻鵠小人爭斗毛遁世以無
悶古興夜消搖

洞陽山

我家太行盡處將蚊龍欲游留不很蜿蜒腹背故降起
振鱗掉尾如雷奔波濤隱見若萬龍似覽與水窮河源
古稱上黨天下脊茲山板地尤騰驤俯視砥柱一卷石
析城王屋雙杯樽頓諸大禹所經畫足跡未到回南轅
徑下河灘急瀧瀉北顧參井高莫捫乃知龍性躍天漢
肯同螻蟻尺水渾太行以南多峻山地勢俯下難並論
茲山何不列嶽鎮使我歎息增煩冤何為歎息增煩冤
萬古無害茲山尊

開元鐘

舊花陽谷開元寺古鐘猶帶開元字尋向松花觀東來
鐘聲作雅清[illegible]此鐘流傳自後恩許與竹者李昭義
黃塵清水變須臾開雖小兒聊角戲昭義此時亦人傑
屹立孤城下無地火寨黃雲萬不[illegible]余吾城當白晝開
流矢如雨不知血晴淋漓痛辟辟聲駭[illegible]袖推淚沙蟲
銘以補中母失醫生子當如李孫子進通中孝先王識
我惟歐陽傳五代嗣昭特書多可紀當時亦有劉叢景
飄零顛恨文章賢令我來觀開元鐘與客欵詠深興事
更數百年歌皆雄鐘聲夫歌閒歎喟

冬日雜詩四首

雪後落照紅陰風黯中夕蕭條關塞情哉然生咫尺念
我故鄉人同作他鄉客冰堅蛟龍深山長烏獸稀感
傷精魂悠悠阻筋力寒鐙閉門時明月照提攜
流風舞迴雪飄颻盈客衣連雁去安極路遠何時歸含
情掩房櫳發嘆不可抑觸物悔存集撫身色相涕淚人
悄其端訖相與希撫攤衾抱霜月四壁生清輝
仙人王子晉俄昇陵太清緬想餘氣液呼吸難不見所
以緱氏嶺時聞吹玉笙逸響久歇絕誰聆空外聲徒令
千載下競美餘其名
少負英邁氣處居逃人群偶然事行書嘯情遊大素一
自落塵網營宦相糾紛起舞擊短劍慷慨雞鳴晨流浪
時忽徂三十無令聞空名竟何益心懷難重陳

東岡獨遊

亭午風日佳陟高俯前澗石古徑存泉淺長水清淺巖
中蕙疏蘭汀曲藤蘿蘚苔行跡修幽樹生乃幽絕林薪
弱河拥落花夕然眺懷古事空殊人往跡空然依依楊
柳華萋萋芳葉餘時序催物情悠哉誰與遊

東岡同竹弟及張王二客

樊川美風日岸浒限東岡少長各異趣幸偶成行狀
卿頗有事王郎興亦忙竹姪從卿拔騎踏田野伊余
少欣悅煩惟懶拔薪取柯勝兩霧衆歌何激昂誰森輸
陶寫此意成悲涼務高續古城墟里烟微茫俛仰已今

古歷世變中間幾少依人及時為樂力

空山

空山吹心魂中夜四五起凜慄天氣寒北屋漏不已六
月事關涼況乃秋節邇窓月照殘燭辟燈凝幕紫稚兒
睡媚嬋偉佚無觸抵入生雖殊途勞逸本一理念我往
自傷多發應須耳呼僮使之卧抱膝當隱几

石閣晚眺

山高城落出社鼓晚欲歇林陰瞑色來初燈見復沒獨
立閒步從小出踏松月聲動又巳夜幽奇悵龕卒農人
夜早眠新睡侵卧榻更多秋蟲聲仰枕兩耳聽誰與窺
愁憂野宿寄做兀

返舍留三日復往石閣

秋風前日來我亦薄言歸雞鳴發山館日高到柴扉寄
跡如飛鴻爪雪相因依一墮泥塗中勝擾森重圍算口
計米鹽將老生事微兀兀困細瑣愁卧至夕暉開我所
居室塵埃藏敗幃拂拭捨孤懷坐念百事違明燈饑鼠
竄深院蝙蝠飛妻子可勝徒穿世眞鳥機吹笙憶子喬
化鶴思令威感此捨之去聊用息吾機

秋日往石閣

拾策涉前路迷窮清秋溪流沙徑細草衣荒陂幽日
息臨往路亭午陟遠山舊居涉覽關中有萬古憂返照
集悔吝閑坦紛紜尤避跡心逾奇[illegible]行且休遊[illegible]

之辯芳序忽已遒蘋門不可即徐生入海求仙者良冥
漠塵埃難久留何得奮翮刻選杜陵滄洲

思母菴夜雨

空山夜雨秋浪浪危樓夢迴衾單涼我今獨來神黯傷
千愁萬恨堆心腸雞鳴窗白雨不細聽鄉邇人亦邇世
長松裊雲烟濕鎖杳杳人蹤門晝閉陰果肆起繞日中
山前山後雨濛濛去家卜咫信不通山澗水滿岸路窮
前日我來秋風淒今日欲歸秋雨迷人生聚散隨風雨
蹇驢卧鳴僕諠語前日日晴不肯歸薪芻雨阻人驢饑

樊川東岡寓懷二首

伊昔少賤時志在泉石間高步謝時輩遊躬窮谿山隱

遯事不集扶冊謁高䣊晩駒公卿側趺宕文史班馬
來忽華髮壯日不可攀陟北岐舊路照水著故顏南山
獨高爾蒼翠橫烟雲安得遂雲卧仙侶與俱還
謝客慕張邴乞身不待年榮生慨嚴鄭樂道欲自全我
無安石量而乏絲竹歡亦有東山游婦孺臨斜川艮步
涉林澗忘疲浴游擧且無今百歲聊閒一日頻凄風生
巖壑暝色紛烟靄端居集遙慨凡慮終闃闃

高齋二首

高齋日已暝慘慄新氣生信節以流貞退下衣裳東入
門復出門躊躇心未安卧委池中荷萋萋窗下蘭及時
婣榮景惜哉芳歲闌

北風日淒淒中堂明燭低北風不入戶所居名東西閣
河有言辭陳風發致之辭不閉好者清芬共路無

南樓夜歌

日落城門霜氣幽燈影鐘鳴山寺樓書帷欹暖下已久
天風漸寒增蕭瑟鴻雁嗷嗷集中洲此明月照簷露流
思君不見城南夜黃草白雲天盡頭

東山亭子放歌

東山望南山百里隱複前山亭橫絕浮空岸闕下縹緲
臨無地我來節與霜天高風砲歸後寒蕭驟拂衣枕石
每獨往狂歌笑滄浪軀百事回頭如舊否一片青山
落吾手倚客東向岡上廬幸時舊種門前柳盡歸西風

萬古慈且傾落日三杯酒君不見謝公高卧東山時起
為蒼生已白首昔時絲竹轉淒涼美人黃土今安有百
年我亦一東山日夕樵歌動林藪

游蝶後書

側聞古老創諸祖稱豪賢挾藉陶往代數良復然識
詞納翠日論氣遊雲天處士及吏隱一一皆可傳濟休
放邑里聲華如蟬聯緬維卜東莊始自宣德年耕稼三
百載風義承祥嗣小子恥甘肥食利忘所先惕然從中
懷谿求以繼德

南樓見砥柱（亭之西南有小山名砥柱）

樓外砥柱山几席浮青突神禹所表置高標天關通王

峰連析城秀色摩蒼穹八極遥見之懷古心憂忡一嵴
恭嗟滅三川晉國雄騎倒紛鬭爭役役會有窮渺然想
開闢元化觀無終

題東坡先生像

星宿渺一泉滿流歸滄池黃河天上來與錯青連洞北
韓鬱崩騰洞風激灘滔香山放乎海茫茫大無涯餘子
導其流遥遥分織女蘇公天上人萬丈長河垂手捫
星衣足躡龍與螭從軒周四運浩浩淋漓感心生真
亮體道忘艱危取刪二千篇劫火燬其遺真宰因有意
風雅將在茲斯文配天命大化霑人為何不陟軾相致
民如堯時一開韶濩音季業還春熙

道上作　張參皆丈

輿車越郊邑落日下馬軾豈不急歸思惜此與俾力既
夕煙霧生星月互相匿遲回大道傍感舊勞胸臆鬱吾
更歲華霜雪瞎顏色對面始若疑問聲乃歎息心懸秋
浦西日斷黃雲北相逢邂旅間離別情何極

九女臺北黑龍潭

維南有金焦江間屹不動誰知祇行東山如抉河維河
流兩汯汯與山磬而控其北皆迪峻排搊均㳄洪陸嶼
臨數切潭水鬱頹洞相傳足海眼仰口若人名現工族
鑿成人力匪所用俛視悸心魂危㳄仅條彩四山下鶩
風崩墜影與共取道青㳄㳄險衆聲哄此中龍潛樓

雨歷則中㳄利明月高秋前發幽夢裏中丑絲琴啞
調　撫弄

送韓六一余壽赴桂林

春明門外柳絲絲拂行裝驕弄攀柳時送人還故鄉故
鄉今送人何適何方遥發天北隅軒中指南疆居人
僕落日客子懷路長矯矯雙黃鵠陵風各分翔良無萬
里滿何因附韻詠

贈李翰之

吾州隱君嘗樂餓一生高視世不羈西崖古序逢萬去
不再來閑春陰移我時徒步往見之顏色渥丹霜鬢滿
年近九十心膽高大書灑思光淋漓細札細字如蠶絲

方睹炯如岳雷霆儀者纆紛高漢追浮丘洪崖世難知
吾積縮手歸來時赤松黃石今可師

偶觸懷故山

道猶與地圖流見山神守悲恨從中來泯然落實淚此
山天為形浮空勢東西其陽宛迴龍母所㳄㳄㳄嶔
間最昏新松常守視悄悄嶽谷間曾有萬端想歲月何
遁邈真如過隙馳臨別屢回頭欲去每停㳄㳄勞遠
覗夜人驚覺寐時村所歷山或與此山類忽然觀名稱
依觸心中事溯風含酸辛落日助悃悵恨不如飛鳥疾
升有翎翅插羽翮大傷孤征涉行驛

登屯留城至龍潭

蒼茫秋氣變淒風屢增愁路遠一望無伊界沖斗汩渾
水南自去客行北未休寒雁相引發眇眇高雲繞城荒
根蘚落樹古蟾渾湫小邑窮歷驚孤征獨居猶立馬更
延佇應知道阻脩

宿沁州懷吳銅川以政

凌晨涉野流嶮峭入關口林深衣冰澀墟古立土偶霜
葉得紅梨風條惜黃柳感物萬喚哀聞山禽回首相問
叙向賢部云徐動後弔睹渺猶存遺風當雨露舞崖人
散居煙窟也知何主根及胼肉在然川安有仁里銅川
兮潔清吾所友以結同心離居合分手東為京都遊
然諾應無負相思衆異步鄉心亂已久

六賢堂

下馬平津驛謁古六賢堂洛陽政[illegible]湧雲思婦煌[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文柄揚斯[illegible]左司留才蒸
晚節猶芬芳[illegible]榮城未封龍[illegible]木丸[illegible]四賢既
阜常摧挫一[illegible]後益以王[illegible]名[illegible]富[illegible]山川
景英哲祠宇城若涼士節古[illegible]今凋傷荒城赭
茂草倚徙悲殘陽

梅花用坡公次李公擇韻

寒夜凜客心雞[illegible]軟飭節往如[illegible]光景一玩弄精
惜幽窗梅著花破嚴凍天公[illegible]能解哈開飛霜
點衣裳風埃暗驕從我作[illegible]縱小潭跳

四友竹徑從二仲息景棲東岡水石積清貢冷塀折冰
雪析析柯層葉臥雁撥檐日疎影雜簽[illegible]何時但孫吟
足供樵牧訊今是寧昔[illegible]前痛步霜柳少後樓
馬事上班求招羅浮魂但恐春眠夢何當十年計連屋
手泥種春風吹白日蓑馭不得　汲綺窗前何人燈
火共拄枝愛桐花蹲池惟[illegible]不知如黃泉山墨掃青螺
洞待於花下歸白酒傾百壺

上黨文編卷五　男壯鎮恭校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古體詩

七夕以柳惲流景對秋夕為韻作者錢亮工蔣京少吳震一方息宗宋稚恭丁連山兒子孫朋五
首

霜娥素半嶺清輝寒欲流復此照銀浦影落榆花秋天人苟無情恩匹何相求況我二三子能不結綢繆清響洄淅飈然滇倒浮漾流眄年光斜數子入眼冷華筑今遊微璇微或歌郢鐵檐人應眠文字樂馳驅青鵲西飛來承華閣靈對此時東方生嬌嬌紫英映我衣曠古人我有標神態心慕王子喬吹笙騎鶴背

玉露未搖落志士懷凜秋清淺河漢水盈盈萬古愁星明竹含睇美人凝日留思君薦琰席託興於牽牛風燭識不虛龍梭月再擲千特掃門人已斷蟠蹤迹緣酒酌清流羅纓謝華劇將子復能來餘歡繼閒夕

贈于連士

逢君薊門樓對月滄海頭潺湲青渼下初涉九州我生走燕營遠亦陵島秋南行不可思江湖思遠遊蘭帶桂槳萬里橫中流巨靈擘兩江金焦供拍浮物產必英異所見何殊尤豈知羅鵲等不與飛鵬儔英才具舟楫明義敦山丘勖哉贊和上攬古先前修

天禧宮古松歌次敦復韻

張公走馬旋風松如驕鶴背陵仙宮青山蒯迫白日冷天驚破碧騰遊龍抓擇霜霧勢拜此劈裂雷雨聲鏘銅太華並根盤后土扶桑接幹撐高穹相傳已自縣年歲數楨周栗將無同孤高節日復孫何落落寧許秦人封計枝四十又加四大荒野際沖攖移枝交加影疊見時與時了溪玲瓏皆含常濃於白古濤聲不見非關風千年孜孜此易何便欲劇之誰者役神呵眾守護匪因心旌搖搖留於此拜拜渭渭涇自負于霄皆等塵埃由不見樂凡俗老樹馬嘶半蹋紛西東棲據盤踞不得地只令枯槁無留蹤松乎詎身有如此能令萬古凡松空日斜杖策陪公去烟村已遠聞微鐘

露濟閣望西山懷退谷舊遊二首

秋山日轉佳天清遠峰集蒼然氣鳥浮薄雲飛不入風吹縹緲樓對此每獨立從微村昔遊松落思俯拾何時叟茫顧未憂露草濛濛家退翁眞遺蹟渺難及

退翁耕近郊九經聘劇談尺五韋杜曲氣與霜空涵及其接此山捷徑非終南遊子領微尚幽僻性所託根食迹深藥冷眼衡門處青楮于公堂酌我春酒甘[illegible]一老遺淪喪後生失手聊短歌繼八哀寘漠天如蘇

廖生行

廖生文采殊絕倫萬卷讀破下有神識之有司報不利生頹閱澀非不噴為生短歌添酒非錄置此中試者是

天公居高蓊霾廣蓋盡照燭窮幽根役使衆幽雜鬼物
孽執造化搏鴻鈞雷霹雷走風雨鞭驅日月排星辰
妖祥薄蝕猶尚爾況於曹衲滋紛綸陸飛水潛山主藏
各有主者如官臣畢才大細百失一構據呆拘寧皆真
生乎與汝在世上直須勤買抛青春我歌君飲休辭頻
萬事飄忽風中輪驥子十齡吾兩孫頭白笑我徒苦辛
淵明賢愚桂懷抱不見韓昶認根銀焰生教兒粗識字
姓名足記堪漁薪何必嘔喉學老子鼓刀販繒亦致身

西山道中作二首

我萊驂晴臺以瞰西山故明滅嶺上霞依微巖際樹未
解瘳歎緣遐寄止中林嬋媛仰樵蹤攀陟倪鳥路遊思

娛清暉清暉時一遇川長限無梁彩雲不可度旅衣寒
松嶺競紛流泉處處遊勿蹉跎歲月易遲暮旅行循烟
鄉幽探散沙鷺臺萬蝦迴眺山近長徐步二谷儼能從
英流澗厨廟既同西園遊時吟晚晴句石欄點筆人空
琴沒巾幪以遊夢芙夫子為之
昔與王侍郎學初受認莊為詩被微風所累若進西山
辭巫訪山中勝因以此卷隨除風開遊覽山思水潞隨
四顧舊所歷蒼莊多路岐侍郎歟何迨拙疾平披遲山
水自陶寫猿鶴相攀追離鴻過我前鳴聲何苦悲往時
山迷人北宋與南施惠崇文采今已矣大雅將在誰蓊蓮
披蔓草空谷羅葦滋行行嘯遠步言近茲山陲

自聖居寺至寶珠洞西山最高處

縈陵虛空秋雲 御道長六龍所經處萬壑流神光
平嶺礙河漢列宿方低昂獨來窮絕頂四望豎入荒乎
披名岩縣新類顯聲風窮窮陟危徑兩股盈風翰
洞中雖幽仄其外何堂堂雙闕那可辯一氣連混茫碣
石在眼底滄海浩城隍我聞道家說三十六玉皇上有
無極天此山或相當帝都路嶽鎮頂背鶩敢望俛視宇
內山蠟殘可卷藏惜哉近市朝終焉難徜徉與山一卷
石臨老神傷

龍泉寺下院

日隱祭上郵秋陰起泉杯杏香臨烟鐘悠悠遠峰下境

空敬梵長天綯飛雲濕松門晚色靜碧草淨可耕風吹
雜還花史香正盈如尚逍沙清曠所歷向瀟瀰樂幽抵
省芝味道如嘆蕪至人患有身焉復籌纓假之心同寰
寥聊此繫吾馬

玉佳庵

商略披幽崖杖策踏躋谷翻假去徑人何以熱吾目稍
上吳影間餘翠浸林木臺下石日淨如沐微興
方陶然滅迹向芳屋御臨泉流冷冷礙岩攀危不
辭疲留念遲徂復

龍泉寺

金銀二泉流乃在界溪間冷風不可御遠望空雲煙忽

之秋山泚脫出碧玉環神魚長鬐鬣色異凡鮒鰌日
布石上魚躍不在淵食葉如樹蓮吹氣成花圈洑流紋
砌來吾欲尋其端稍憐松殿側泉眼明微闢西軒俛木
杪曬徑聞哀湍此泉自遙昔斯人如逝川誰能向杳靄
愁掩荷雜閑

經松隴嶐嶐盧師山作

谿迴秋風溫徑仄殘陽閃坡陁下萬風草木相掩翳壇
咽谷葉丹山翠疊磨颼流澗波叢林清輝灑枯涤綴菜
稍忘疲驕瘠不覺險昔人晏坐處苔石無蛀广狎玩大
小青理至物自感視龍蜥蜓蜒蟲豸亦拘繫而我遊人
間所遇足嗟黠悵然盧師山觀身老冉冉

碧雲寺二首

寺門臨高橋澗松交其端徑幽室何許欲到行逶迤瑣
細花蒙密駁犖苔黃緣長櫚植閒雲曲硎棻峭煙稍深
境轉佳靈風來清縣流泉隔篁竹日斜聲淅瀝琤琮寫
哀玉逝落如佩環山水解娛人何事歸廢[illegible]
漾雲被層阿餘霞帶前軒夕泉流愈駛林深鶯湍奔寺
山欲野宿汲水遲夜餐迢迢漏鼓斷淡淡月燈昏燭殘
於此息清迥悽心魂風定寒蛸聲月黑歸鳥翻山默靜
無寐松窗明曉暾 是日宿寺中

來青軒觀紅葉歌

來青之軒颯高爽我來直欲攀蒼穹[illegible]月

與萬里三山東深山晦暝心轉悸假道北寺烟溟濛
霰飛小雨暗青嶂白雲如絮連遂峰緣溪林木亦瑣細
寒香白草方蔥蘢豁然此軒俯下界千樹萬樹新霜紅
是時西顥司令赤帝行氣向沖融跨坑駕谷太陵競
金烏避路爭曈曨視之睨眴久不定羅魂閃爍眼力窮
我本看山怯於月豈知奇詭驚恐蒙黃鶴仙人日來往
寬旋大傘紛相從白榆但見露葉蘭碧桃不覺春花濃
丹砂布地靈境闢衣殞一笑迎天風

西山歸憩西櫺門外雜記遊事

山行意軒然不復肯慵惰同來盡所親幽探亦屢作友
生各有適語默相答和大兒學阿爺吟詩勤自課小兒

十齡許能騎駿馬大迴策已如縈歷塊欲揚塵未及斥
堆肥一曲衰閃破菴具野餐歸路發清餓往餅山泉
甘頗快僕[illegible]不鳴蒼蠅晚相過蟻穰浮[illegible]
掩耳但困臥

昭王臺

春風吹綠草壁亂昭王臺空[illegible]天下士祇為黃金來燕
山落日出滄海古人白骨今安在舟水東流西日斜
浩蕩酒燕姬家與問當年陵谷事斬樓明月上城花

觀鄭大夫[illegible]

建安秀江嶺萬古一考亭天遊峯鸞翔三十六峯青
峰上峻絕屹若劃巨靈紫陽北白月我公聲雷霆小臣

大篇文六經含生取仁義宜補丁孔徒女史正
烈烈同芳群郎君寧齋年漸湖想儀型回首題名
處春風語塔餘升年蒲柳賤人敢稀最是曹官偶接陸
遺直明邪刑衙發就往者輟著湖洄零以余謬好古命
鐵為公銘銘當三熏沐雖歌伯神聽

贈衍聖公蝴嶺

見公閑廟檜湖徘徵其形世六十有七二千二百餘元
氣秘柯葉備餘乾蒼青我聖聿萬蕊端　物皆不贊
識其小有閑存公聆蒼古林多花被徑如韓昌記一不
辨凡無名但芳馨皆門人士宜手自來封函惟少杏與
諸此理尤品英林端所生者莫敢擷寸莛剪下略示敬

愈過秋上丁稍之凡二歲數滴大行零許以當持贈寔
碁堯時黃斯文既遐邇餓頂瞻儀型公親聖人裔淵焉
恭山旋絶學可總聖為公凡杖銘

前山望王屋山懷蔡松年

青山深淺中北難不一致清晨發前山高秋散幽意千
里如玦環儀色遞相次杳杳數峰閑閑雲忽飄墮我遊
王屋山靈境仙所閟君昔從我遊棲隱皆宿志故人今
在否臨風發遠喟

池上晚秋

山池如迴溪緣流所獨往潺潺出石間幾曲聲逾響殘
荷雖已零秋水日夜長淵邊木芙蓉亭亭擢幽賞波淨

紅鮮荆渺竹山石枯

木芙蓉

灼灼扭消花類色衆所殊豈不當芳時乃爾晚歲俱天
桃李治點野岸樹荒涼感此凌寒姿獨立自卑如

秋雨由樊溪至山園

徑迴小峪幽渠流隱疏樹風竹覆野橋瀨披窈幽步叢
祈文日影翳花明晴露池館寂無人雙溪香自注

雨後至南園

初寒涉南園晚山風寂然前村雲未歸高樹雨猶滴塵
外簡自舒林中欣有適遊目極遠山秋烟淨如滌

遣興四首

軍許經吟田田末耿其年秋則良不自取升致之寔嶠
最與異鵲忘身將誰尤徽哉乘除理君勞不可求
重陽理丞賢帝華霸圖起胥臣賞先芳所貴在得士流
風傳自今邦邦安足疑初卑請老歸舉世目渠子
前驅引叔武強高攜夫師見義為則勇功過馬用知嗟
此志士節遭彼愚者嗤別雖古所戒求日猶可追
宗流為人寄懷特高妙脫置不桂口林密後清眺蕭
蘇門生對之發長歎寥寥千載前悟千載孰同調

待友

微雨度斜澗暝色起前嶺石泉激清響風葉濕疏影烟
鎖林深山鳥宿夜永思君撫鳴琴嚴壑渺悠靜

秋懷

寒色起厚岸鳥樓遠峰集山斂夕曛低窗晚野烟逕畫
欄思不來一葉斷可拾景遺情未慵心賞歎何極

白南村得石函紙八塞

紅葉深紅與淺紅溪竹夕陽如合濃赤柏半凋柳黃落
三里五里村村同徑林溪開歎奇絕千山萬山皆玲瓏
誰令攢簇擅異色純以金碧施神工寒烟消歇亦變態
賸不霜酬還孤峰宇内名山亦無數此山如畫見毫素
我聞廬山最佳絕丹崖翠壁微畫月一峰道人飛仙人
揮染平生釣遊處浮嵐暖翠晚千重玉洞桃花春萬樹
仙人既去亦復還白雲黃鶴遊人間清都紫微不開許

玉階朝謁若從前只今畫者誰其匹天高氣清風凜慄
欲攬太空爲粉消得仙人兩三筆 此詩[illegible]

南村

焰中見南村熾明烟波舊隱居鶯聲住開俗明君臣
丹砂一林染的眼赤家泉激傷蠟開荊棘雞犬喧清幽
興來云是古道御覓旗

宿石添院

山房行欲近半空人不知微逕疑古木寺隔來去和鳴
腳出已闌馬與昏相迫林間孤烟出[illegible]微茂近擬
導方暇以亂猶淋漓森羅鷺與鴉幽坐[illegible]和坎家
鐵盆千古出流澌涼涼一線長時雨[illegible]流者有如

此吾生幾何時

潞州留別送者

相送潞州道別袖還已揮親賓自此遠徒侶相對稀潭
落濼河波浪沾人衣悲風起中流木葉交加飛四顧
別時跡行塵迷夕日遊子成居人況乃骨肉違我無經
世術空自勞勝騁所願官吏賢取遂生事微耕稼供井
税道遙侍親闈誰甘遠離別遠離還其歸

浿酒歌因玉田孟君寄曹兄五使君

易酒甜多嗜酒恐見花對月空蕭索前年滄酒貫滄州
衣瓶開滿碧玉流年年迎溫東風吞臘味軟香不全好
依舊花前又寂寥那能月下常傾倒卻憶遼西塞上行

酣妝劍舞出陽城離筵管編京東酒浿酒淋漓最有情
東流浿水行相餞近海清波淨於練誰將浿水變春醪
曹家兄弟成歡宴兄爲一千石小弟尚書郎錦衣休辭
敬愛客醉臥玉缸新酒倒瀉雲與雁分飛後回首遼沙
爲別袖鵠原宿草叢香青使君來頹宛如舊玉田孟君
飲者豪絲縷紛送說盟高東過浿水彩路因風爲寄
胡姬句浿酒歌歌正熱我今濁倒行歸休千蠍萬壑太
行險焉能致此燕小頭

對酒

秋山銜落日對酒黃金臺坐失燕台黃菊一爲開孤
鬪快心賞海月天邊來連復隱高雁吟風寄復哀霜邊

野菊色盈盈照尊罍含情忽不飲白髮紛相催忘形在
濁醪浮名焉用哉

東坡和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謂其七首皆仙語
讀抱朴子有感和之余嘗欲作遊仙詩因次其
韻

人生醉與夢去天猶未味以兹二者故終日息吾盧與
至一把杯倦時或枕書故人多軒駟不於溯其中閉户
長幽草近市便美蔬形影無相著神明聊與居獻為生
時計亦豫世外圖列仙不可幾吾衷將焉如
至人黄石公青鞵方芽顏來往穀城道隱見萬年上
天下瀛海遊戲碣石山遺我丹書符與世人亡

子房師黄石太華凌桂丘碧縠西入關英風亦獨傳降
心圯上老俯視鄙顏流聖道久不作且從為仙遊
維南有王屋雄壯乃洞陽靈仙所盤踞杳杳烟雲長朝
羅金銀闕鶴駕來翱翔按我丹竈訣坐待鸞鶴旋
散遣雙玉童孫鶴生嗟憐晨騎朝碧落暮踏歸神山道
逢青鳥使相贈以好言服食飲美酒與子保遐年
伊余恨物遠神與如橋水泠然御長風飛此深崖谷仙
人滿垢氣為我動潰沿時乎迥崦嵫瓶歟在東燭
嬌嬌瓊樹枝羅生玉堂陰丹鳳一來儀和鳴成高林平
空天樂流誰能寫其音飄飄廣山下爾然清我心
登真御寥廓顛雅日月長當其解蛻時洞天為故常纖

女媧衰衣裳石昆維綱惟將莫小骨熱年樂未央
生不能追飛仙不能拔走存於諸千金在世誠無負
磬執鄙吝于我恣何有仙人勸酒杯且飲乾勿後
東遊登高丘渺然望雲海金宮玉室開仙真一一在青
天熟紅挨一去應不悔丹砂從可成白髮華相待
淵明亦仙人明明濟高古太佛吾與尚至今皆不死偉
哉東坡公忠義可踏領三閱九黄石萬劫還相持
翩翩雲中鶴下觀漫浪間仙人時出來物外異集止百
年雖甚慕小住卻復且飛為仙人鶴鳴和及其子
吾本幽憂人自無為淼落世故從我顧紛然胡為求與
鬱淵林磯諸天多嬉精遊山非歸處與之盡康哉

出郭

出郭沙水清野林日杲杲柳眼風弄姿花落枝亦好遠
山森入畫亂紅堆可掃昨日鏡中人朱顏今日老花稀
柳穗濃玉壺自傾倒及茲舞暖時且勿嗟衰早

循西山下夜行達曉

落月欲落山之西綠烟未滅金盆低插天青嶂橫丹梯
林谿窈窕微徑迷臨風悵望以魂悽道轉高橋溪碧沙
堤平柳眠雀啄花香飄殘雪桃蒸霞我行已到山之涯
東方海雲騰日車

書淑石田山水畫次其自題韻

我拙不解畫亦自喜奇逸朱粉姑置之蕭森出木石故

虛窮嵐寒樓神道遠碧溪黛山半青露澄神融心想幽
緲於頻春舒日月疾暑寒是何年誰為弔古傷

見月

夏雲如水交橫過上有明月新嵯峨我欲弄月乘輕波
青天無梁風浪多陵風一舉君謂何

久雨

久雨殊未佳幽懷況鮮懽愁此偏仄居凜凜陷於游高
旻得日車積陰連雲駁流霧捲地飛燕泡濺地闊平土
水數尺窪處在泥濘暫歇還更然樓禽語稍稍稚子飢
無憂不能復騰趠排牆處見及所傷豈欲旆天神白明
照乘龍少告教吾欲扣上穹微間諒弗効中夜坐哀嘆
困臥曉不覺

五月十二日重遊崇效寺尋雪公看花之約後二
日阮亭侍郎亦往遊焉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
韻賦詩余亦作七首

野行不覺遲人影改亭午言尋惠休居豈獨招提古門
前閒草花戲蝶行迎舞俯槐可中庭綠陰欲拾取飄然
紅樓客笑齒粲可數閒法離文字吟哦劇何苦斜風見
動搖落日隱懸鼓我亦困詩妄新集編夏五
昨遊尋東風徑草細綠髮微憐殘齒香散步意趣怨青
春歸茫茫幽芳亦未歇曲廊通野園聽若人與闊古壯
今猶存崩剝瘦見骨有似餅不枯中心白突兀四邊千
樹東城花嬌不發報花如報竹書來一月
書中何所云上云花在樣會當共論的何俟綏絡幢下
云栖子林清芬散北窗長謠倚遐想難止心則停開函
穠細字數數挑銀缸我詩如皜鄲子男亦陋邦大師鄙
鼎可居北菜老礪諸髯巴久白安用文如江
文章小技耳吾欲觀其深以救破萬卷窩我不住心湛
然遺句字忽流天樂音靜之雲在天變化無古今形影
豈一同蹤跡難重尋所以自開闢天雲長浮沈我心証
如此萬劫勞相侵雖被世俗嗤或為知者欽
折簡謝見招單車徑相造古殿橫翠微初地良綠草失
嬌穠龍鱗嬰吻竹鳥好顧渚淪泉芳來翕展匣寶因從

學佛問佛欲為農老留客看治石飾鄰録剝粟還坐講
我書西軒日朵朵何當卜夜闌軟語傾懷抱
寄詩訂如何閒花花恐落漠漠塵沙中鬢絲對禪榻別
後來畫燭橫陳蠟如嚼誰能從老僧破衲鐺折脚永絕
羅綺緣亦無荀子縛又聞王侍郎款門攜酒杓諸子並
豪英紅顏矜綽約而我方寐然清風閒臥閣
憶昨俯寺閣縹緲高雲端青天琉璃道日暮凝薄寒鏡
雷微茫遙跡紅亞闌干山門揖塵土歸徑跡已殘貴嫌
映繡歎愛憑如翻麗非杖霞上作猶論巘中惟浮豔才
挂眼新詩獨承歎子美師築可良遊思渺漫

北峯

山轉北峯城中界尺始晴水平山今横雲雌断碧劃
如人静好蛾娥露修鏡鬣塵連邐沙紅翻概遥昔年年
黑山春雪花青塚積灘上心多悲對此成日逆
久雨喜晴懐王顯菴侍郎兼簡阮亭
曉雨送廉纖晩雨迎絡繹歸求因欲卧屋漏脉脉管稍
聞流泉響推語聞喧嘵夢裏青山長行書滙無迹忽覺
丈烟霞拆枕斜光射晴鳥引園吭風檐轉清嘂陰雲雖
解駁書琴久狼藉低徊把君詩吟誦手忍釋不獨銷愁
憂兼亦快風昔公朝時聯鑣官曹日拔席玉山联翩趨
瑶草趣況癖但無樽酒歡流連惓遥多況淹滞南生瞻
尚藏簡冊説書口瀾翻論古人辟易一一窮二妙俱我老

壯神兔風流襟宗臆相對未蕭索往來同廨署何侯趂
竹陌已辦青銅錢共聽懸衆白
六月二十五日
至南書房 賜 御書手卷扇恭紀
金猊踞地龍蟠棟赤霄雲恭肅行上近楓
小殿開簾褰窗風青疏斜明霜題宛轉求賜尺
下臣姓名超微迺磨丹 翰署一函三錫炯燦
識恩華炯炯浮長箋臣名上有臣字玳瑁蛟螭蟠瞰若雷電
隨毫韜蛟若日星璇璣璇霖雨家妍銷機以綠
天孫製淋漓 御墨香螺清書後人剪刀求
上紋綃織賜直書史有迴鸞拜手叩頭跪

延芳齋破壁衆只應珍襲藏中笥元扇白邊來楚
竹齋紈次第開明月炯銷香膩動天風起戲鴻迴十
九年中被 恩遇承顧侍往親綠畫寔章喜絶尚
涼秋未敢嗟遲暮丹青白古誰良臣終始 君恩有歟
人便蕃紫徽今如此忍惧獨立持其身
題王石谷山水清暉卷後有序
王君石谷以畫名聞天下比侍 内廷
東宮殿下嘉其品道書賜山水清暉四字蓋取靈運詩
中之義非獨推 宸書以翰欽仰久之謂山人何不逕
稱清暉老人乎山人曰諾乃為賦清暉老人行云
清暉老人王石谷幾寶酒闌紅雲宿醉書東華秘笈之

富庫歸秋君不見洛陽郭熙弟君不見富陽黃公
大癡古來論仙多畫師石谷後出入人姿真宰開鑿奇
秘煙雲欲蒸神龍隨鬼角出爾為 九重聞之
亦召見寫圖奉詔 重瞳而動待坡游不知其
在蓬萊殿 承華日永問安迴寶墨次第開揮毫
詩家詩上句知君山水興難裁我門一些道人文采風
流世無敵作畫半染君家慶山色祖丞成皆華行迷
戲江湖不可測相進風昔若為情人間不名留香名籍
煮不以清暉稱誰為稱者午涯出
擬古一首寄林吉人
綠林翦闕憐我看幾回芳樹下風吹歷

汋渺銀漢洪濤浩無涯雙星雖遥迢會合歲有期不見
機中人停梭感鬢絲

送廖衡秀還雲開

蕭條邊朔心時節迫暮以我幽廢居思君在歧路平
生困轗軻不識江湖處懷情向南雲撫目空烟樹蒼茫
及流潮春風信來去

送杜邁徐大宗伯致政歸楊李

玉京仙人符　帝遣歡清朝別暮尹山長風燕里留不
得明河倒瀉隨瀉瀉金壺銀箭南宮漏尚書午夜遲鶯
奏扶桑弄影海雲牛織績縣梭夢如期遂歷供奉西清
日
詔試與君連第一柏梁歌就賦長楊琉璃硯水蛟
龍筆我愁不顧君少年相逢意氣凌雲烟白駒蹤景自
過涼飇蕭秋霜已上顛詞華動業部校老會有功名營
夏論詩書往事紛填委文酒風流只浪傳君如阮嗣宗
臧否不掛口我如王經功泥飲欲濡首我留君去大蒿
蒿離心千疊江山為君過長蘆試相訪雖未近倘堪然
遣 前未能

巢學士賢母歌

北門學士雙銀魚最隨天仗畫直廬有時恩我遺米書
闕函綴硬千驪珠上言母氏行凛凛與衆殊下言弱息
賢母教勤復勖朱門貴富世所羨努力為數令有母又
言子之文何以式將種子為戒激歌以為母餘流傳君

衰無刑餘我癡公青瑤蹟踵何甫聚華不可以別區母
昔依大夫惟考忠不渝公今且第升郭沙總考行必理
不誠參執魁柄爭斯須守母善行為楷模所開均言食
君之祿勿使我虔賢哉母言真丈夫青史為年名與俱
福祿永綏神明扶

廣陵學士北征鹿從圖

方花磚影日未紅相逢鸞珮趨蟠東臣側空餘太倉米
烟妝鶯有在禁中遙山仙官嬾無語八角雲開見下土
清不蛙蟆咽不鳴飄寒咽路臥鼙鼓龍旌一捲沙漠塵
青山萬層相嶙峋神功如天難繪畫歸來萬馬圖麒麟
生絹別為君年少精熟籌毫皆入妙寒白對此疑飛動
插秀臨風起清歎

飲酒詩前以

老不能復酣飲少興無涯尚有尊酒行樂府名最佳呼
童使之歌聲泗如泰封昔若與諸子無明相講評別來
四十秋分散呼刑然後成關君嶽近成跡河邪君往守
湘州湘州水清清淥水可作酒飲之覺君懷飲不覺嘆
潮歎與當傳俳

出北郭門贈吳大單

月斜離不照中有人所閑心清不染塵眼明對山初
日動林影如風吹衣剝杖枝白雨欲相鳥語流澗城中
幽居若萬眠往惜遲如君共芳菲春福社遥

對等劉酒樓詠物人

朝來公事罷客心靜無氛頗訝哀拙跡吞森翔前孝
然一樽酒無由舉爵君徘徊且未去為近青山雲

午亭文編卷六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七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古體詩

李厚菴少司馬生日詩

紫陽起八閩斯文振千古大雅繼清塵鄉國近接武流
風五百年名世天所許伊昔千道微儒冠賤如土紛紛
霸與雜管蔡偉過于嬴火照西秦遺經壁東魯其後精
精出實學附何吐五星聚於井隱見岂有觀濂洛不遠
時復江漢鄉鄰得如休明運龍飛當九五欽容陳周孔
講學佐堯禹奎文移禁中秉柄揩鐵輔氏有耕桑居士
有例恩舉封章皆朝謨謙多造膝語梧桐高岡音聲聞
遠九守五色所披拂德推蕩聲羽古來儒者流誰及文

明吾會當臨閤闔雲霄飛霖雨天壽卜人歡與歌翻樂
諸公聽於門外千村連社鼓

送吳天章歸中條壽母歌

君不見太華山前黃河水山前流流走萬里崑崙之源
天上來十二玉樓相向開丹山有鳥形如鸞王母騎之
珠幡絳節五色神龍班狻猊黃金芙蓉馳玉仙真羽節
從所適小駐嶧峒下姑射太華連綿中條只黃河之水
流淘洋龍門絳宇玉谿古男兒下出亦不處有文萬卷
下求名聊向京華塵上仙人一笑手歸來黃河十月
冰雀鼠太華不寄為母壽玉女金盆酌春酒

送桐城張相國還龍眠山歌

閑道龍眠山龍眠今不眠白雲從之去縹緲青雲承一
朝暖氣生紫烟沾灑千山與萬川先生昔時此山居白
雲出岫隨軒車白從雲去山逾靜春猿秋鶴相吟呼雲
今冉冉歸來手山前修竹林山下芙蓉湖水石公鈞遊
花鳥公友于曲江荔子琥珀致成都春樹餘幾株乃知
須達少倚侶赤松黃石差可夫且如白雲何山無龍眠
一山山不如

次悔人遊廬山觀三疊泉圖歌

五老峰邊三疊泉飛流三疊落九天誰其觀者前謫仙
後有放老差並肩適來千載風流歇空使江山坐超忽
是安已來蓬萊淩嬌嬌才名又清發見君畫如行玉山

萬里卷入胸懷開手持觀泉圖颯颯天風遲燕山雲動
海月出照此令我開心顏欲騎白鶴去銀河相觸擧倒
身笑殺五湖水千流淺碧徒潺湲

上元即事簡湯西崖都諫

吾山蒼蒼春樹綠月高起行月漸沒今夜元夜月應聞
曉月雖去夜還出我初攀筑北遊燕橫腰寶劍光可憐
行向燕人問歧路易水清流古道邊歸來落日紫烟生
壯心未已行披髮遙看青瑣門前月已從黃雲來上城
此夕踏月瑣樓下清燈照耀銀鞍馬渦水金盤連曉稀
觀燈歌筵與舞杜只今閑門對月即門前燈火高如山
忽聞剝啄聲渝鈴擊章五色授我開緘恭摩挲指如眠

頓使少年看月精魂還嗚呼此月萬古長出瀛海裏此
詩萬古長留天地間西崖亦使粉集

紫毫筆歌

誰何翻落天人姿手捫星斗騎鯨蛇長風萬里上閶闔
玉皇香案親來隨彩毫掀舞墨花落鋪張霞綺奪雲旗
昕朝可我筆精妙法從天授非人爲龍跳虎臥勢宛爾
紫綃韻力如然黨文犀琥家式古隽朱綢翠羽光淋漓
會稽羅穎少牙角中山兔相傳毛錐良工市肆皆則效
都人回隨傳流之侍中自廬蒙恬肆　奉車雲翰常携
持豹皮往往賜此筆黃封聊守標瓌奇聊以幽蘭蔵郁
馥濯以清流關芬溢漾以芳松之烟霧蹴以端溪之紋

漪通燕側畔青藜閣列薛錦繡欄鳥絲識懸心正存矩
矱世南戈法多風儀丹青點染具生動山光水色心情
移偶詩作畫無不適雅與此筆稱相宜無何惠我意則
厚風流文采焉能追生花五色夢特異別管三品書雖
寵瑯瑯為閟巧安置寶玉在軟發陶泓君不見昊興筝
古迹不泯華亭尚耆聲方駘　平湖文與高萬古猶憐
二子非同時吾嗇年生休明世公乎努力當如斯人生
遇合豈易得況逢　聖神為君師

野亭懷劉無仲

孤雲隨客來飄飄自舒卷六適西山行不與野亭諸徽
吟詠獨遊憐我心所善魏生西山西對酒爾幽緬

徐給事虞門宣沙禎牧寫真

邊沙夜靜晝不昏長城不鎖開關門時清歸馬天山下千匹萬匹如雲屯宣沙千旗尤最盛芳牧攻駒得雄俊誰其典領出致州臨城長官赤縣令使君今為枚閭臣風貌政聲愈有神肯信書生事鞍馬故兩寫真傳後人更畫此圖者省壁青瑣花驄照夜白就中八尺生有神雄底龍池飛霹靂

書江補齋太常江山覽勝圖

我聞漾水出崑崙禹所導漾非其源東流為漢走萬里仙人黃鶴隨所驚黃鶴樓空逾千載黃鶴高飛至今在漢水東流無盡時朝發閬風暮碧海青霄宮闕淅何許中到紅雲最深處不知經歷幾春秋還憶江山汗漫遊大別山滄浪水今之畫圖得無似掀髯英駁夫為誰仙骨驚人見吾子吾子巍巍嵌廟姿寄興煙霞聊爾耳玉宸朝退凝清香江山一片空明裏

九日贈同直沂公聲山

玉晨俯清都高處閱九州何暇尋遠山蕭條增繁憂瑤窗過白日坐對黃花幽兩賢真好我語默皆綢繆始極絕紛擾遂欲忘寞樓耳目寰外緣一室安天游斟今登高人徒令日暮愁

野亭望西山

青山有何好望之開我心我心含虛空豈受纖翳侵奈

州前程草堂米又叢森明鏡鋼匣中清光寧久沈青山色蕭然逝幽尋

雨哭孟孫 二月廿一日

我老罕少歡奄忽遭深悲皇天豈私酷嗟是業所為流涕復咽嗚得成綿縻我生寔愚懵念影恒自持靡事與靡民侵陵無盡時此心痛自恨克己將尤誰汝去適中載執筆為此辭汝則聰慧人去去慎所之

題詹事考儀畫像

鳳鳴時一聞宵冠千秋長飛翩上萬里重霄闕其光喈喈天下士有道不得行丹青貌顏色攬圖神揚揚此中含誠明可以為世坊詞林枝葉大根柢誰持將風輪激海水日夜沃扶桑自非此理存斯文得不亡偉哉桐城公管領新畢揭春雲霧亦高識無不藏有時出一語詹事傳芳方昔余知詹事公實告之詳所得副所聞詹人獨煒煌自聽山陽笛感舊猶沾裳公今謝政歸崇以龍眠莊屯事有賢子繭其陟開關乞公一紙書細字其琳瑯上言陳 主恩歲月存虞唐下言紀友誼及於文章源非此一言實至名不彰余昧竹者亦念古往係仕亡哀難可謝一慟有餘傷細事與斯謝及詞於甚室惟賢故知賢舉綱目以稱以茲示來者筆下情無量

題汪東山寫真

聚奎堂中二十夕蘭錄森如背芒刺況復冬烘鬼昧眼

丈夫甕矣嗟狼籍座中汪君歷萬丈手握隋珠奪秦璧
六朵風流貌有神蛟龍欲落搖空碧筆陣橫掃詞源傾
斂我精魂壯心魄散若風雨飄雲烟聞君將泛五湖船
衡門兩版書常閉剝啄過我生無緣我將畢出歸在夜
軟塵漠漠吹華顛當歸不歸歸未得君歸卻是當少年
丹青畫出好顏色攬圖對君猶依然我留此圖君不可
回首春時院空鎖君是名場第一人來乎來乎毋致身

舟行

舟行達南北杳杳信所適但見東月生銀灣落帆席回
首軟紅塵車馬倦行役及茲稍休駕涉境甚地僻浮家
欲遊情羈旅畏滯跡遙看江鷗過高舉雲中翩逝將躋

黃鶴觀海先碣石

風泊沙河

王杓指東風聯綿迷遠道留帆路河水氷澌欲盡補舳
艫行稍遲雲山歷更好微茫平沙河出沒迴縈俯仰視
閭月高俯覽衆星倒大塊奠坤維四海隋為吳且欲觀
長江來服覽絕島從此涉波濤忠信以為寶

放棹

水宿無常程春氣今日佳篙師喜相將放棹河之涯一
自發京華登[illegible]頗好作後此光烟景良夜天公排岸轉
捷飛鳥樹過迴汀驛初成殘淨日久乃增新懷物象雖
有變蘊真無罔非為六幅蒲何如十二街不動而謂

長年來作詩

舟中題寺龍眼畫佛像歌

龍眼畫佛誰可摹大尊須彌細入無三十二相信有諸
一相本無何乃殊千幅輪文雁王鵝紺青宛轉珂雪俱
耳門六脉記易識廣長之舌聲難呼平生說法不開口
一字未說為萬夫師能稱請遠佛說清涼臺寺歸來乎
居士作詩說法如以詩輯詩如盧胡船窗水急日已晡
微雲澹月光模糊島臥卷幽龍野飈兩塵分別心不孤

天津北分水處放舟南行二十里夜泊

漾舟今始佳分流波轉急津條近堪攀水華俯可拾落
日滿孤帆餘霞帶軒楫鄙人乘幽懷風昔寡遊集得此

稍日好風景亦屢探承絲雖不盈臨川每獨立見月仍
尚閉計日勿欲十慎持中夜心無使百憂入

靜海弔勵進公侍郎

公昔侍禁庭惟余日月至祠職解職務　勅恭著勿離
無何公臥疾池中[illegible]紅研泣今行旅聞凛凛佩明義初
發抵津南靜海岳所志仲春九日夜泣已　御舟次大
橋換小艙輕風後遙吹空月互蕩漁燈照一線丁泉
流水聲於門屢顧頭　毛雲下已久　至尊坐不樣謂
古公慎勤非職為勞數不辭臨故居　天書寫奠爾閣
臣備禮官議賜以公謚嗚呼公精誠更其雖偏記夜分
始迴船鳴雞覆奏事　詔曰汝議可文帖標朱字　大

思潤摩訶露雨濕蕪苹我衰如柳蒲本根奇蒙亢𤣥觚
玉塌傷悲稀恐失墜日斜龍尾滑顧影卻欲辭春浴遠
山溪吾生亦浮寄宿草何茫茫三年數行淚遙酹一卮
酒匆匆絮難讀

晚泊青縣懷勵文恪公

山陽笛裏聲淒斷催人去遙遙河上帆渺渺烟中樹回
首蓬萊宫爲話滄洲趣何處君釣游遠道猶返顧

滄州微雪

河曲連烟郭州古鬱沙柳蕭蕭蘆荻花猶濕秋風後是
時當春陽潤色上隴畝雲師豈無意滕六初試手微雪
映鶴跡橫霜薄鷺首我行適江海臨深堅所守欲寒湘
沚芳不醉滄州酒

望中條懷吴天章

條山蒼河水黄陽城諫議不可作白雲終古空茫茫滄
州已過官河長時清無事容方徉我思昔人遙相望隱
淪更訪河之陽高逸夫劉文房二子此地曾朗頌蒲東
佳士吴天章新詩可與二子當此去中條踰千里高才
秀士知有幾吴生相近玉溪鄉千旄若貢事堪論

論晉中詩人懷天章

摩詰秀千載柳州擬天人義山最崛起流別自有真上
下五百載遺山接清響自餘諸作者海山羅奇珍當其
分一齊已是甘啖啄鄙人老無學移榆私所親我惟縣

之贊名與天壤新我初求聖道矯首思河津緬維三十
篇刪述垂千春大雅久凋喪風流隨波淪昔者卜子夏
論詩河之濱沿洄洙泗餘潤沾窮鱗文章寧小技矩
矱存先民以茲厲義晚奮異聲屬趨既得舍稱子劍膽津名
刮眼雜玉珉子居玉溪上義山舊卜鄰況復龍門峽岩
嶤臨高旻執鞭今所願修絜豈同倫虹蜺與大樹天賦
理則均毫末之適異丈分不失身扁舟阻千里寸心無
由申所期鄉國間詩教還清淳

武城

行行兼往跡深復理所至此非貴武城昔人以名識而
我以其名寫此源覽意斜陽望極浦風帆渺河漢當時

河未發絃歌繞平地雲天故如常陵谷不相似我來情
實悲恐非羨者異觀茲緩招悵悠然起遐思轍環齊衛
間西遊見簡子趙氏殺鳴犢臨河阻風義鄙夫本晉人
州角知硏趾我生謬好古千秋有慨事今此入征途頗
短傷沙水猶幸一笑留聖日所眄視誰謂沮溺賢滔滔
同一喟

穀城 山在東阿東北五里

子房年少時擊秦博浪中亡匿游下邳折節圯上翁期
後十三載相見穀城東伏臘祠黄石此義千古雄昔夢
黄鶴客綢繆蓬萊宫亦有山澤約俟我河萬河萬不
可到穀城訪遺蹤扁舟渺然去但見烟濛濛

觀汶水南北分流處

盱行天津北汶水東流出今行濟寧北汶水西流發源流來不近及此初蕩漓南北忽分流北三分南七枝水林試之其數不一失悠悠百年後此豈有齊聲細相聞鬱人用意必祗粟瀉之備有神不匱復不濫利涉通湖江倉庚衛京寀盈盈一水間伴我已廿日往路常相從滌洄猶未畢有情若汶水生理向君說老夫今老矣往往情懷惡最多亦已久君應悉本末使我飲水心即事自欣悅

分流水送人北歸

分流水流濺濺行人到此寂無語別淚滴作分流泉我行南來幾千里多情送遠北河水北河相送去芯芯南河相迎客路長與君相別分流處春芳春花易斷腸

魚臺東境山水

好山過客不知名好水圖經不入選我行魚臺山水間輕綃半幅平如剪連峰依人行欲近翠嶺橫天去復遠山青水綠畫新就道人宴坐卻捲卷東行若更見麻姑不問蓬萊水深淺

湖風行

獨山微山東兩湖獨山先淨平練鋪微山宿雨春橫糊侵曉狂颷推不舒初猶秋峭成崎嶇既乃簸揚[illegible]迷神靈卷舌帝命敷大塊噫氣張且枯誰令如雷聲如呼神虩迅湖吞天吳下遮水府鱗鼉魚鮫鯉鰍鮎鯆鯽鱧潛形匿影四散逋漕艫維纜愁三農行人高卧樓艫艫守湖使者前相於燕吉祭行牛酒俱盈池肉山神其娛我謂飛廉盍少徐行帛已空卑衣襦第無不飾甘藜蔬村醪一日一樽醑神之情[illegible]太虛凌霞吸露[illegible]餔我聞河水尚淌流淮生民求食神所扶竹歌反風在斯須歌殘雨歇[illegible]

泇河詠雨

春寒下隔柳欲催輕烟薰水如青苔宿麥在隴色白好農夫荷耒爭荒坡河水汩汩可灌溉我欲手挽東流迴嗟哉老農少無力雲師風伯多見猜龍公作意初試手映空小雨行細細土膏沾濕拜明惠縱橫[illegible]紛瓊瑰資清以化本天德爽鐘之律鶴飛來表賀瑞雲吾豈敢詩詠豐年小汝哉

淮南放舟抵金山作

太行窮窮旁枝繞千里初隨到京闕我本崎嶇山谷人迢迢湖河望平陸人生無奈是有情深山[illegible]茅屋十日見水不見山今朝喜見三[illegible]頭低昂如有意招我紫金浮玉間忽駕江天萬里翻[illegible]出峰嶸巘鴻鵠搏風作羅綳龍象[illegible]截流猶崢嶸雲巘湧出多寶塔隨身宮殿忽卻還帝[illegible]巧施設豈[illegible]工力煩人家[illegible]山面目[illegible]此山在水光屬頹天下江山難偏到

集288-072

衎此已足栖幽閒故山有夢不歸去江神抵掌笑我頑

惠山泉和東坡退用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所
賦詩韻兼以泉水貽顧梅城先生三首

昨夕發京口不踏焦山蒼今夕過惠山不登澹瀾堂昔者蘇夫子驂鶴空翱翔飄然下江海泉水流雲光虛明是何色清淨聞何香今我亦栖栖俗影豈易忘

水行亦近山清陣相娛人湖江去浩森巖洞來幽新吾生亦聊爾與物無緇磷性僻耽佳句道遠泥容歷夜來濁水珠皎皎濤清曩永言洽餘波猶與德潤鄰

殘紅亞山坳微綠散林樾風閑此中泉色味秘兩絶遣舟取一壺蕩漿烟明滅去山亦已遠傾水漏山月春言冥如蘭佳處相映發分甌隨清波川行麋走轍

南園贈彭訪濂

我行泊楓橋晉門秋濤日落照闔閭短衣走馬蘇臺北迴鞭忽漫思南園南園近在故人舍剝啄相驚喜復訝開軒掃榻具盤飧二十年中一夕話酒酣燈灺夜何其月出涼風吹白鬚在籍海山歸去路漫漫林影刹來時海山林壑奇相似南園闌盡與我事今谷花洞夢草生乎泉石散孤雲洲吳越舊國廣陵王迎池豪舉擁一方辛苦為園適一世美人詞客盈高堂前有麋鹿後狐兔元璪那復賠其故如今亭闌盡蹊壓萊圃紛紛野烟暮君家結屋數莑椽歸來手種南園田吳中相識亦無數

難遇似此江山淹留不欲去臨行執手心悲然吾生有涯知無涯為我試問南華仙

滄浪亭次歐陽公韻

清水潺灑濁灑土揭來高詠滄浪篇歐子吟詩蹤不到我今遊目亭依然應知結搆存古制故令覽世如尋環喬木已蹤隨弄影糝花交映春爭妍冷梅苦竹亦間發時有百舌來啾喧蘇君在日不得志精魂此地栖雲烟我生幸值休明運不應與子相哀憐嗟予賦性慕放誕一杖直欲遊瀛仙十洲三島不可望天留老眼湖江邊公乎避譽如避寇雖陽豈無二頃田萬世萬古豈蒼翠洪河清濁次衛連賢妻攜子作苦食那肯浪用公紙錢惜哉與時自齟齬汲汲人嫉天獨憐人生有命天所定屈申未了還聽天水清水濁非自異如余在沙玉在淵歎其生前多厭後回顧萬事輸一斷殘竹昔遺臭廿百世流芳故自緣千年我來弔古君識以應詩不用人間傳

長水道中重到滄浪亭懷宋學仲中丞

昨吟滄浪詩祇作滄浪觀滄浪見野老語多頗襍亂短歌欲申寫挂一定漏萬謂滄浪亭舊為公所玩公來活我吳百事費康平此以無興廢坍壞功畫擾公暇求古蹟文字雖荒拔悠悠一千年人往亭亦換公曰但因之勿令滋漫竹無修飾模成不張彩幔錢財出食餼像孫計口算又言我蘇川扯賦天下租賦外曰大粒似

是冶與鍛不知始何年長史総攬斷始初愉一分四三
分兼閒後來至七八實東吳人患公同乘降□無已稍
及半猶然四三分亦何足私使人小想俯仰何茫茫窮
蒼大哉仁人言境壤謳歌偏是時行所至將泥相追餞
殷勤舟四語恭愉相嗚咽細雨荷蓑去祛何為迴風回
望滄浪亭旅泊客遊僧請公聽此歌諒不謂河漢

白雲泉至翁光巷

靈隱之峰世所稱天巧不煩人力為誰與妄者久雕鑿
我今來遊長嗟咨藏嵐洩雲故宛爾執今汝弟尋刀錐
冷泉之亭蹟最古青松危石纍可數凍能陳指當炎熱
深始出淵連厚土我今乘興時復來對此翛然欲覆舉
為問此泉可飲乎僧言泉水泥倶接竹連筒致山水
山上有泉如噴珠徑隨水道覓往路新築紫翠扶跡
韜光之寺餘杭無浙江滄海纔前鋪斜陽不見海日出
輕烟遠覺江湖孤江潮海日常時在行人速去小靈旌
仙客何須歎浮雲岩頭白與神明合雪山旅光亦何許
渺渺似河亦滿滄江山歷盡好吹彈只恐錢塘不可再

雲棲寺

湖亭賣來恆言尋山寺纔幾□看湖徑忽見長江流隨
潮送遠目島浪海開六月□高遠村路永生鷗然飛花
方爛爛野竹何修修臺戶稱壯觀雲霞錯林北道人棲
此山了悟空中遍吾茲師摑教且心將焉求

婁東道中次韻西齋題夏重初白春㘞

行行江樹騎春風誰識秋風行枯楓婁東吳人自瓚客
濮外落花紅不掃半頭如海猶如漆亦竹入外有茅光
查田居士倚門形心寄山林夢幽人搨來書作初白圖
不將宦業亂煩惱異生有文能幾觀弄筆吟窗展懷抱
白頭白髮與初白所白不殊見顛倒縱道長安多少年
富貴何須致身早烟君清興寓瑤篇一為勞人慰草草
查田漫漫如雲征途不辨方與阜有似前年鎖院時
看花時節冬烟際初白之名名最佳白盡尤知白髮好

四月二十日龍見於金山

余月月夕明欲蘇金山傳編方午餘微波吹江江水舒
靈風欲吸雲四鋪倉龍挾雨光有無濃靄盡出一縷森
自南而北橫天祗度之十丈長白逾圓徑數尺不可摹
白雲周遊四投潮我未見游哉有諸同時見者皆呀吁
指點似有鱗爪俱倚空深照爭指道儀與白虬而南趨
欲形既小尺不調樣以微皴世俗傳天時日晶氣殊
吾聞龍者德之行於應分亂道治潮自従羲皇河出圖
榮光休至富有虞舜東巡符龍當冷五彩負圖留舜車
爾後遊宴相八極無遠則隱見不論漢皇有道來不誣
及其嬌然分龍豬吾　君出何古初神靈表瑞盈寧
衢作歌紀祥徵衆書纂收載筆慨雅儒
與實良

嗚呼二十篇什一今尚存塞厄無徵編於此尤訪論姑
古述不作精意採他元我衰才盡勞歸老逍遙源滄浪
不可涉沿流競追奔日蕪失津況覽源流湧沒吾奚誠
賢抵風柏詞林根據來二十載風雅方賸[illegible]
類放意遊戲軒頓音共晨夕相對各[illegible]

惠濟祠觀河歌

桐柏之山兮高峩峨下有清淮兮汎濫多浩浩洋洋兮
奔為洪河礫為洪河兮浮溜[illegible]臨淮兮勝維揚使淮
水其安流兮河弗逆經之營之兮匪伊朝夕烏用白馬
兮湛玉璧駕飛龍以周遊兮拍舊川以為期彼滄滄兮
來迎潑容與兮河之渚[illegible]兮驂螭登東陸兮[illegible]攜
日月兮時平中奠四海兮將焉窮

蜀山

廣陵亦屢宿不到中山堂蜀岡如夢寐歸來心傷從蜀
山山磊磊蜀山湖洋洋蜀山高丈有城長花明玉洞雲
錦飛峨有插天兩相映仙[illegible]地志不可詳此山似是巨
靈開鑿時殘峰斷嶺分攜將東望汶田西綿揚汶水連
綿浩淼[illegible]作雲海東[illegible]天門[illegible]天
門高高日觀遠我欲登之日已晚此山此湖難久留丁
東下[illegible]仙人騎下野白衣雲中笑我來遲去何
遲[illegible]如斯臨川羨
雲外幽谷

田隨遊城西南詩三首余見之因亦相遊焉次韻
前作

呂仙祠

訪古悵秋城尋幽快仙閣即無黃鶴飛時見白雲落未
能棄烟霞且欲訪蹤跡帶天人不可攀三復岩上作

黑龍潭

瀟瀟蘆葦秋[illegible]北涼風夕沙木入秋清松雲近潭黑知
來者海照神龍所窟宅[illegible]祀稀潤我田疇厄

陶然亭

野水延清暉古寺出遠趣煙流[illegible]陌殿最長安名樹聲
聞竟何處[illegible]影此盤聚山僧習群友吾向大[illegible]在

[illegible]仲家守西陂魚麥圖

去年相別滄浪亭春水綠波春草青今年相見長安道
西陂夢想西陂好西陂烟水似滄浪我欲從之路阻長
[illegible]秋紅香上[illegible]出雲山[illegible]揚[illegible]南[illegible]
春月春風滿巾笥五湖三畝未歸人紅[illegible]過地
滄浪野史別來久[illegible]公[illegible]
棠樹村邨間花柳[illegible]陰雨株今作家林[illegible]影不斜
回憶西陂此時節釣魚刈麥尚有花錦湖一曲天所發
也待行年八十外[illegible]公未老[illegible]公出高會[illegible]莫讓

因安溪先生寄梅花到處士

待漏院中消遣長安漢關[illegible]甲章公所[illegible]上不可數

兗陵處士尤芬芳梅花好古懷軒塡胸羅七曜包八荒御舟三日三召對㴶河東注河伯忙老筆多時語雁誤聞此不覺神揚揚又聞日坐　玉座御前箋賜出星日光賈生一見便前席劉泊何勞登帝牀丈夫遭遇有如此稽古之榮世莫比白衣宣至白衣還他年正可書青史昔我與君俱壯年文親氣槩凌雲天職在論思不能薦忽忽白首空徒然耆舊飄零萬事畢新知記一不識十如君幾人王佐才　聖朝優老令歸來我今時節已晩暮江湖魏闕心悠哉人生會面難再得短歌長吟淚須臆若附音書寄李公爲道良時須努力

中條行

金吾將軍八十餘直入延英門上呼中條山人事得已貞元亦是明天子我望中條思諫議小事不言言大事延齡奸佞陸贄賢外人皆知天下傳九重深閉不得見人言不信誰敢言金吾敢言帝肯聽一朝忠憤回君天山人昔在中條久窮達於君亦何有終南捷徑誰滿趣犀首無事但飲酒泉石烟霞世豈知折檻披鱗時亦偶千里中條日暮過迢迢回望舊峨嵋泰山渭水不可見白雲青靄空復多

登舟訓別宋牧仲太守

御溝翁瀛海賦道連大川流淅及長湖鮮艷春風前湖江渺萬里似攬崑崙源巍巍名崇高下念臨深淵羽衛靜無聲波濤平不謂忽風寒飄颻轉離群曠周旋既懇隱論挺尚慕肥遁賢別意彷彿想贈處昔所敦

雉舟懷朱竹垞潘稼堂

河關涉吳越一水行可至吳越有故人天遠浮空翠登舟夢見之明月照不寐老將歸田廬荒山寂車騎悠悠川路間此行　上所賜海沂動漫禁林樹餞野遙極浦參風聲在渚蒼春氣永懷拂明發旅泊展遐思

河間道中懷亦亭

陶謝吾生晩斯文陋越流非若使心日千古誰與搜結交四十載往往異沉浮京洛雖風好雲山復悠悠及茲事行役聊爲千里遊南浦草未綠青門柳色稠息軌陸塗疲鼓楫川路艱未愜隱淪想每懷離析憂遙烟生海樹孤月隱河樓懷人渺晨夕瞑言此寓猶倘佯華音慰以永綢繆

河間道中劉瀛州故里

瀛州百里路五緯生奕芒東有高適大西有劉文房高君不拔軻劉君自謫偏吏隱二子名甚異無亡千秋輸墨揚惜哉二子生同地聲跡並美誰能繼蓋欲長惡短況復文章一小技我遊輕騎刺船去隨州有杏知何處可撰贈踏向時人猶意猶爲草頭露燕貲收拾身後名為君三歎傷我情和如同時子雲老荒落行寂寞縱橫

南皮道中和京江先生楊村旅宿與客譚江夏少□

侍郎舊事詩

伊余侍公下天津，刺舟容與海西岸。政云千里結同心，白鶴凌風矯相翰。揭來惠我楊村篇，接響遙日上流餘絢。清文遊邐引芳音，陳迹茶茫起遐觀。昔者遙腹華李頭，孿生兩兒事非奇。楚王手疏乃有二，何惟僞從追路趣。益宗奏上不得入，楚王辯章忽抵巇。中朝貴人習者事，樂取軟熟今嘗嘅。江夏侍郎勵風操，居是耶出行則危。但請勘王跡自白，大義炯炯世所知。魏王不勘是何語，四明一言兼八瘢。侍郎竟刺扁舟去，舟膠凍水河邊住。妖書告密何紛紛，北寺南衙蒼錯互。金吾緹騎夜如飛，十口孤村墜霜霧。百年青簡誰為編，蕉園遺稿猶如故。攬公新詠一高歌，弔古懷賢情興多。杜若洲長烟樹綠，相從無奈奈愁何。

吳橋道中題劉隨州詩寄查夏重

望望東陽城，暖暖將陵樹。我慕劉隨州，清詩美無度。此地踞蛾眉，同生逢如婷。惜哉後來者，耳食猶好惡。非君誰與言，佳期不可遇。行行已晦月，離心馳永路。長川雖暫娛，大江欲飛渡。故人來何時，春水悠悠去。

德州道中寄繆虞良

前年共君來吳地，芳草菲菲去年送。君去太山木葉飛，今年此懷君春帆凌浩淼。燕山在背吳山水，江表雲中

仙出天際黃河流，嶽出北長淮□事有海留傾入□口。船鳴泊楓橋夜，南闈昔所經，高齋樹可下曙□□。翁雖從澥故枝，君其南陵正及前年時。

水宿

水宿船沿幽，晴晴入烟扉，他思嶽栖時夢醒一夜□□雁去屢過沙，翁方白鳥淚映清曉。歷務□□迫□□謝朋從此，解纜繞盤陟泰山，高欲訪勞山，僻仙人豈我識我名，枉□□□□無生亦復利。怨迹千秋幸若斯，嗟數何于役紛□□□□沈□竟何益。

白雁行

我有餘□□□□□□□□鴻入雲長勢，忽不可數。前行雙白雁，眼明絜可翫，寄東故潔姿非因霜。霜苦一雁饑後飛單孤不成侶，本欲託音書，翩翻白無主，將書置懷袖淚落二春雨。

南旺分水行

導淮相會泗沂東，流於海禹所治。趙宋黃河決而南，淮與泗沂并之河。於中土一大物，混扶眾流行。淮雖爾後六百有餘載，多為世患，漣津泥吳瘦越，舶日天來神京，陸挽人驢疲。倘然潘生伏下蠟，建言為國，陳良規。成事同知名於□□□□□□□，宋公舉事不漫浪。宋尚書下采羣策，僉衆神是何老人，白其姓，厥名曰英，趫等夷，銅壺倒影測累黍。老人白英□□□□，河瀆接流二十里，北走千里，誠一尺，童地窮四維。

商我行南旺分水處此豈地利皆人為百川朝宗無東
下却與西北浮雲馳君不見漢漕山東百萬漕更歷砥
柱多險巇又不見唐挽江淮道汴洛濁流更泥紛泥隨
泗沂實與汶水合禹跡不湮勞川師洪河徙水浮有二
細流不擇成大陂古來萬事亦如此短歌微吟風漣漪

次濟寧有懷

漕水向北流春草日夜綠今朝水南下綠草連湖曲湖
波淡淡草萋萋北去南來人解攜臨風欲采芳洲[illegible]
雁何由到隴西

仲家淺望嶧山作

言過仲家淺仲廟河水傍嶧山對廟門百里來青蒼勢
連初日動勢擁春水長邊峰插天漢空翠分峴岡不觀
泰山尊爭長雄東方欲吸日南戒遠迤邐西擁㠋然去
欲無林樹鬱迴翔掩映仲子廟千禩嵯峨相望我猶在川
上蕩舟涉微茫衛浦行修途未登洙泗堂生不逢孔子
日月依未光和棹問漁父夕照明滄浪

古意二首

春草隨長陌年年青青飛教人郎未御且莫怨王孫
單飛不作行單宿不同處記得與宿時前年青洲渚

徐州道中二月十五夜月

一身為太虛明月在其裏天邊見明月太虛復如此
仲春三五月宛是前年明明月不改色所見有虧盈

泊舟清口凱公學士惠以篇什即事有作

淮水生桐柏及此勢屢殷金波帶餘霞碧紋迴淨練烟
深魚龍潛夜久出不盡浩渺亦宗淮滾復春見持此
皎潔質得與濁河並麃兩意少謀撫景興淳依一身為
虛舟孤懷討寸衷秀句揚芳風清音發雅情高文迴朝
列新詩擬篇新思君如淮水千里會東北泗水出其側
百里日已窮上窺河淡流下照星宿爛夕霽辨經途最
睡成申旦稍知達人心聊同性所習

渡江見焦山有作懷林吉人

江流近海迎翠聯焦山蒼蒼當海門憶昔焦山古鼎篇
勢峻海日傾江源金山樓觀特地壓神鉦伐鼓風濤喧
我行再過焦山下海雲堂中空夢魂茲山不到屢惆悵
懷顛竟瑣蘇公日惟我於君亦如此知己不爲昔人恥
只有思君日夜心長江湛湛東流水

登報恩寺塔

大海漏斂無崖空多寶出何獨雄金陵南郭長干里
高標屹立瀉江東昔諸代到大[illegible]使我昔想紛難窮
浮生萬事皆顛錯典丹筋力猶矜壯眼明然照琉璃影
陸離兩翼搏長風押碧曾到跳湖淡彷彿似已凌蒼穹
吳宮晉代那復道三山二水烟濛濛曼陀優曇瀰香界
野花閒草徒蒙茸風翻勝因悟淨理身雲泡幻空即由
諸天龍象亦儷爾[illegible]與人世爭[illegible]發時[illegible]日欲暮

遠且逕春歌

惠山泉

青林欲斷萬山起山色沉沉出泉水散作涓涓百道飛
來眺千船萬船裏悉吹快騁快幽尋清賞迢迢恨素心
溪過雨崩崖拔碧草石上潺湲寫玉琴我行吳越千山道
春山處處流泉好玉淋金井紛紛然一酌清泉可終老
山僧知我再來情汲泉遣致雙瓷瓶黄泥赤印漫天下
誰共雙瓶信可憑龍團手試清飈發引滿浮空對明月
七碗一飲不盡興夜來少睡心惘惘摩挲雙瓶為三歎
我自慈多豈汝然提携珍惜向故山折脚鐺中煮粥飯

石門舟次

桑葉綠溪陰映我孤篷去飄搖楊柳花千里隨來處及
無契幽情那得問新故柳條葉更生桑枝亦已附物理
信有常人意存更互能想不可尋沉沉戒往路

武林歸舟懷龍眠先生

前年同宿浮玉山海風吹月照別胡蓬瀛縹緲不可到
大江東流去不還今年相別闔閭城寒烟漠漠春水清
滄浪亭上白雲古古人今人無限情歸舟一夜武林道
夢回杠聲湖山好老去那能五岳遊故於一簞白悠悠
不買蘇州二頃田不構元龍百尺樓一丘一壑吾將釣
摧眉折腰謝年少短歌聽者龍眠公縱嶺仙人獨長嘯

平山堂

我行大江來迴望江上山山遠翠猶送江去潮復還江
山迴明滅栽宿草黄灣訪古平山堂水竹清心與遠登
堂上攬江流山色間渡時夏景珠雲峰爭媚蒙歐公千
載後何人共躋攀風流尚欣賞寬簡蘇韓經豈推雄文
字實將激揚顧門前清漴水至今餘潺湲留題渺何處
似有畀淮山

夢太白五月初六日作

太白天上人入世恩沉冥昔過泗樓下扁舟繋客情昨
夜忽夢公千載猶峥嶸花月十年醉聲名一日榮[illegible]
[illegible]興義我贈君出處亦甚明年至不歸去
惜哉身後名風雅亦細故所患在有生無生斯無死天
人渾一茫餘語不可憑孤蓬急最征明當過泗樓靈來
飲人鑒

魯郡南泊舟寄龍眠先生

龍眠公龍眠公長江與子分帆風君向江南歸我向江
北去別時雙纜解流湖湖迴不到長淮路微生若處如
浮烟那惜飄零限江樹舟中得病萬慮空十日臥渡黄
河東感公勸我舒懷抱有同慧日開愚蒙人生踏地莫
憂老兩脚能行便是好冰雪未寒吾已賤為樂從公若
不早泰山高滄海深高歌邀笑不可尋穀城黄石圮橋
水千古惟公知此心

汶水舟中衛院亭

朝發濟水南暮泊汶水東思君如汶水日夜隨征篷征篷雖泛泛所歷物叙雄還望泰嶽雲孤撐摩蒼穹泂洞出遠岫飄飄乘長風瀰然忽歸來星月相朧朧卷舒亦何心託興將無同尤憐汶水淨清波映玉虹解作西北流千里浮烟空縱復雜行潦皎潔含沖融伏细赴滄海意若無成功奔湍謝衆壑浩蕩將焉窮勤戚離別與子期鴻濛

題寄齋尚書雙松五桂圖

公才天所篤嬌嬌姿瑩姿琅朝面槐棘青春貫四時叢桂間紅藥香與清風吹而我攬此圖霜雪蓊芳滋喬松表孤心粹然君子儀蒿高千丈齊百木紛離披下蔭丹桂枝松前開五枝層彼芝蘭秀玉樹連斬揮毫歸巧用意根葉相猗猗達人體造物至德通皇載兩渦長秀草陽回燭養參功並化白洽感此動植知公其佐鈞鈞斯理更不疑擬李皆有言成蹊如路達一鳴松杜篇或可紹聲詩

蔣南沙宮贊畫紅牆下小槐樹

飄飄塵外跡清背尚草木迤迤紅牆陰芳樹嫩幽曙天秋衆卉凋見此生意足風葉留餘睇霜餘灑新緑瑣窗展書人寫生發簡牘委身並華纓結念同林谷封畫對芳樹宛在山澗曲

題林吉人北阡草廬圖

草廬之圖雲龍時下見閩海橫飛郤海山隱馭走萬里出沒日月旋乾坤閩闢以來莫禁漢家郡縣秦東門之東以南海氣通扶桑弄影鵲象石流球南交可指數十步五步如烟村天作粒高東鼓山勝縣如此難具論林生惟嶽降才神矯如成佩初臆驚從轡遠覽翔欲下徐細逸顧西山嶷松楸鬱鬱枌榆古歲時伏臘陳樽俎築堂丙舍乘家塾紬繹啟啟吾石鼓漢家郡寰東西京二十四帝無杯土生也亡墳四百年名沉華出纓其武君不見劉郎石馬泣秋風相如凌雲氣如虎

辛日村以詩代書答張藥田 自東林書堂歲稿時有芝草 藥田名方田蓋字之以藥田

朝謁祠幽跡遠心展所陪袖中一紙書清古想乎昔門

外蔬蘇田千里在咫尺芝草秀歲寒元氣肯翁閑羅萬因風翻靈根蒲麟巳樂白社拾孰假元無碑悠然人世寬不覺入地常念子如孤雲託以桑榆夕

登揚樓詩為吳孟舉賦

南國有佳人高步凌太清周覽四荒外延佇臨層城層城十二樓一樓何亭亭迢迢若木枝拂我東極銀河水清淺欲落當牕櫺散為三江流下與吳山平還顧蓬瀛間海月凝虛生燦燦白川川上月俱明我心亦如此皎潔含至精春月與春風四序相迴縈伊昔謝宣會歡言適舜英客亦載酒時題樓閣今名歡名曰尋暢此理可服膺別來四十載宛爾識寒盟松柏千年姿寧羨

祧李榮彼我摩挲事邀吳淳霖情持用祝皆壽諸之金
石聲

三峽流泉歌為曹鍊師作

惜哉高漸離燕市擊筑徒涕為却笑陳梓州瑶琴椎碎
求人知老夫埋名燕山隱有客抱琴請賦詩自言此中
可度世三峽流泉挂我青桐枝聞公有雅志高枕談危
羲濃濛閟元氣彈出七條絃不論高山與流水一朮一
豁廓詎奇蓬萊方丈可徑到阮公仲容儼在茲何用仙
人赤城杖騰駕自有長風吹是日空堂花落時一彈為
我生類姿森森幽容語沉沉若有思豁然野鶴當孫樓
琮琤萬馬探金羈奔崖走石裁千里五丁運斧神工施

飛泉渶渶皎如練銀河倒下清且漪枯㕦窈窕作變態
挾將暮雨涼侵肌章章人去細腰盡揚鬐似有猿聲悲
終彈使我再三歎師今年少紅兩頰老我衰颯雙行淚
故山有約相參差感若古音發妙指狀只堆劍無妍醜
攫深醉愉各有以鼓琴直可還春熙

史胄司端尹奉使南海却寄

昔我壯鎮奉明詔東上海樓術　法法不滿眼
望遠倚樓獨長嘯三十年餘一　豆頗惜朱顏少
馳驅未盡登臨意偏以依然卧遼寉今君南海使舟行
往事不殊官同調君予行以與我奉使少壯能為萬里遊山行水宿
向炎州鼓水灣徑扶胥口紫瀾碧浪堆陵辻視融冠冕

娛王者視諸海神如公侯使星所臨氣隨霸方罌拱揖
若有求只今　天帝眷回顧中原黎庶安銅穩海波不
興歲豐登五穀飽飫魚蠏休蜃樓蛟室盡帖妥寶惟廊
廟思絕幽八挺大瀛在懷抱游海一泓幾浮漚曰歸此
意達　帝所精魂恍惚神光留使者詩盡人間意入海
窮搜百靈閟韓公之碑蘇公　兮之才端可致仙人
託興雖偶然莫使斯文但　歸來歸來王座島上
青天侵鵬翅

今體詩　　門人侯官林仕申校

草堂

東風窓樹外吟望倚斜陽萬里鶯春色三年卧草堂丞
花能破萼新柳忽成行往日青門道紅芳壓驌驦

濂村以濂泉得名 濂乃先叔曾孫孝之山

舊業東山麓濂泉在北原引渠通野圃分翠入烟邨一
勺支流水諸峰耳孫孫道州千古意勝絕敢重論

月嶽亦曰說嶽閒居成詠

嶽居非石隱山館有餘清輞水漁樵興斜川故舊情宿
雨□峭壁新月上孤城遙識青門柳春風綠應生

宿□□松菴寺

孤峰春院迥晚景野禪初山勢聚雲動松陰帶月徐翁
因憎梵刹永爲圃教跳番[illegible]臨碇閒情□不如

析城山

河東形勝古王畿蒲坂南來疊嶂奇萬頃山川連成[illegible]
屆風宮室盡荒蕪陰埋半嶺雲車過翠入中峰雨腳[illegible]
極目下方千萬疊樵夫歸路客先知

太行四首

天井關門路倚空太行開闢想神功[illegible]
下視中原杳[illegible]峰[illegible]
驛樓斜日憑軒望回首燕[illegible]
家山歸處路分明北上車輪夢裏聲每憶張公如盍語
高歌缶缻苦寒行[illegible]遶四塞如長蛇俯抱三川似列城
午壁亭前方畝地祇應耕鑿過吾生
比似人間路較[illegible]盡亦康莊[illegible]生未解青泥飲
孫綽空發赤石歎少華西看峰影小大形東望海雲長
遺民敢笑塵風陋山水連天接混茫
絕峰登臨興未孤白雲迴合盡平蕪界分韓魏初盟土
表裏山川舊帝都曾度千峰窺大漠徽從五嶽閱真圖
更看天上黃河水卻作嶽前雪練鋪

過海會院二首

川長塔迴貫崎嶔路轉溪雲杳靄開石鏡照鳴寒夜月

翠屏烏拂曉春山上方色界出天靜[illegible]香林萬象[illegible]
除却山僧與樵叟松門無客不須開
浮圖金碧照山隈略約橫斜[illegible]
鳥銜空翠雨花來引泉不礙孤生竹掃石長防太破苔
曲徑佛房容易到[illegible]

韓大韓山[illegible]一首

白芙蓉[illegible]不辭風味清如水
一片寒[illegible]入
松掃[illegible]人[illegible]是田家物
欸[illegible]淪

春[illegible]齋詩

一月眺花紅霏微春雨中有香爭入樹無力決從風韻
倘令誰敵清樽聊可同十年踐茹客賦罷各西東

東山上懷古之作

太行南欲盡萬里勢猶雄地迥標河朔川長起[illegible]
鄉空晉土一興自唐風遠溯龍門業誰當總史公

月巖二首

萬古東巖月柴門獨照時溪花連竹塢林卧翫黃栽
家在山巖中清暉滿林樾門前碧玉流金波漾新月

晏起

日照中林曉夢餘離離花影映窗虛平明心事三春後
一覺閒聽巧破除

樓夜

樓上風簾燭淚深晚涼疏雨似秋陰夜殘無寐爭衾冷
一枕荒雞半世心

登月院山觀普照寺

樹杪水濺濺聲峰亂碧天松門留曉月松屋渦流泉谷
口山城遠窗中鳥道斜林外人蹤[illegible]下溪烟

瑤山

鐵鑊鈎梯細路分半[illegible]清月
萬舒金牧太岳雲[illegible]成層
人間何限印細意待[illegible]

青蓮寺禪人方丈一首

明月高高在上方禪心不住水流長歸來風定者依徑
穿林鐘聲樂滿臨向社南朝常侍宅紅樓北寺贊公房
杪欄別院清涼境惟見威儀古道場
寺名不媿是清凉始信人間別有天[illegible]金輪寒映月
稱多少丈如船吟身衛老知[illegible]贊新稱識酒樽

寄題詩二十首

今園

結廬今歲傍著書今閒閒上有泓水流下有砥柱山

漱泉

泉水清且漣古村漱泉下不見昔時人泓歌今來者

流花峪

曉風吹殘紅夜雨洗微綠不禁風雨多流花滿溪谷

飛魚關 有石魚出山間

石魚出山時山雲宿舊處鳥關風雨多魚飛自來去

梯橋

桃花橋上枝殘紅滿芳屋丈君行不歸終隨好子熟

浴鶴池

荷花生川池葉小荷未起海鶴欲下時夕[illegible]水

梅子岡

遠林開微香青春入紫薇散出梅子岡[illegible]開落

太止峰

斷雲山橫嶺明月生高峰無人與晨夕時倚嶺際松

嶺泉亭

方池鑿山翠石罅清泉滴客心耿空寒明月堅蘚壁

雙谿

雙谿來交橫谿源森難卽惟見石上流清泉不改色

老姥亭

夜靜山月高照我山樓上徹聞松蘿風遙遞石泉響

詠歸亭

野水流湲湲春泉入檻深殘生不解共童冠有知音

七柿灘

秋水落汀渚古木餘磊砢山家黃葉村晚紅拾霜顆

端畦

漠漠谿田水萋萋野墅花何人解來往相識是山家

西田

行逐前谿雲疎雨挂晴峽日斜桑柘陰停鋤手自弄

魚坑

茲山數峰落一峰出一泉奇泉枕軒承遙見其中烟

西坑

朝為西坑遊暮向東坑宿谿行人不知野橋夾修竹

西山院

落日清磬響數峰相對閒復此值秋色坐見烟翁還

小西山院

後山惟白雲幽人對檻目閒山行雨歸還就山雲宿

樊口

樊山南下處十里到樊口春風夫如何惟見花與柳

泌水道中

谷口千巖合關門驛路分秋風迎馬首晴日亂鷗羣峽轉黃崖水山開古鎮雲孤城何處是樵杵急斜曛

宿極山寺天外樓

祇林迴望泌流明數里深山到漸平翠如不隨雙樹老山雲常共一身輕高峰月上僧初定亂水風多鳥自驚新林舊松青未了平生難問況三生

南谿遊詩六首

沙溪縈紆窕不識有山家忽到松門外春風掃落花

泉聲來遠山空林間人語響多閒不礙春風復春雨

春陰桑柘枝映此谿沙綠烟中間未解桑就田家宿

十日宿山房春光嚼啼鳥山月上復行中縱落花曉

通人行樂時東坑復西崦日斜返深林落葉山扉掩

晚雲寒不飛凍雨宿峰首惟有逆錦聲相隨出谿口

臺樹二首

去倚臺樹送來倚臺樹邊來時花在去日不同情

臺上古時樹下葉今如西秋風紅葉當春風樹葉綠

碧落寺東遊二首

碧落天邊寺青山有夢尋還迷初地遠人識化城深狹

鳩二伏意鍾魚一皆心到來想陳經蒙昧淌前林
十里荒寒路栖栖續舊遊泉鳴松澗冷雲卧石堂秋粉
堞山城古香燈佛火幽畫龍猶掉尾飛去殿西頭

樊溪二絶句

岡嶺迴遮曲曲村高齋日日坐黃昏庭蕪綠徧無人到
惟有花飛時款門
綠深苔巷雨初微漠漠陰涼亦散飛但使時清官政好
早驅黃犢暮來歸

古臺曲三首

古臺雲日午溪口水烟斜恰到茅堂裏春風自閉門
幽人住何許朝暝紫霞穴夢斷開松風起行理瑤瑟
有客希到門踏破碧苔色春風瑤草花開香不留識

歎扉

歎扉開向曉秋氣覺初涼夜雨侵苔徑西風落草堂村
烟山市孤社日野農忙獨有幽居者琴書在一牀

倦客

倦客夜無睡秋宵應欲明人行殘月影犬吠隔林聲幽
理何多故吾生太有情卧聽寒漏冷轆轆市聲生

遊可寒山乾明寺

窈窕溪山路孤峰迴自尊秋花隱危石竹日到閑門鳥
影烟中寂泉聲雨後喧法雲埋何處杖不敢向前村

月巖二首

月明南園樹烟陰紛如積溪村人未眠山窗夜蕭瑟
幽人歎林卧軒窗而鳥樹秋風疏帷開明月照深夜

再遊乾明寺二首

峰腰雨欲野雲留晴樹斜陽在上頭野蘚金塔臺殿色
土花半老納僧秋月清照夜餘神奴河漢陵空近斗牛
陳跡救開椎隱客何人解作看山遊
千峰排淑湧連空一抹煙林磴道通山頂僧歸紅雨外
樹深烏度碧洞中混泉色冷元無暑松陰聲多煩無風
提學香山老居士往來蹤跡似秋鴻

林叢草堂書壁

蕭颯天風吹羽翰孤雲涼雨別長安夢回夢覺今錯蹄
路遙遙山盡漏洩苑裏紫微霜樹落山中青杉松花破
白嶺亦似相如渴漢闕秋來賜露盤

晚霞懷當寄贐杜遇徐雨編修

還夜關山夢雨風各一天新寒高松外白雲曉空前壽
春閑宵峽鏤月紀夕烟打梅如可贈鴻雁夕波然

冬晩懷青莊玉

北窗上寒日落木正紛紛殘夜砧猶　屢聞劍
烟閑居雪積霧到山穴天氣宜晴以　公華

臘月十九日立春

朔氣雖沉沉東風變夕陰月臨寒夜早春入故年深殘
臘晴光轉絡華瑞雪夜忽聞歌管發一半落梅音

宿文照閣盧明州 [illegible]

迢遞停驂遠 常京歲亭今宿第二程荊關紅葉隨行

臨馬水清流遠縣城隔隴砧聲秋中午古牆梯影月平

明蕭蕭曉發投何處悵望龍山一日行

夜宿驛城

千沙關小邑數騎宿長亭映月收書帙聽更下枕屏秋

城譙鼓植古驛鮮燈青望遠雲山外西風度井陘

栢鄉道中

楊柳荒亭道勞勞一放歌望山鄉路少歸馬夕陽多鄉

樹績黃葉城流橫碧波數聲風笛晚投落远關河

內丘驛壁見西華王信初御史黃岡王悅歛詩

唱和詩次韻

十日郵亭過薊丘見君題壁悵同遊客窗前後吟紅葉

驛路迢遙數綠騎河州白雲飛漢水大行明月照南州

各千萬里羈離泣玉隴與隊應去秋

宋廣平祠次碑陰韻

鳳閣衣冠古廟荒關山秋晚雨斜陽一時小李稀春色

千古梅花自異香轉恨君臣空夢華 [illegible] 塞下黃 [illegible]

魯公遺蹟哀何久折月冷冷蹤石林 [illegible]

戊戌春同長公夕偕訪史過武安有王生好俠 [illegible]

客置酒洺亭壬寅長公捐館舍而余西歸再過

王生感舊有作二首

馬蹄桃花健兒王 [illegible] 河陽縣裏萬人看重來歌歎只 [illegible]

一路荒山雁喚寒

萬壑霜林一鳥鳴鄉心快故山程更樹野溪 [illegible] 樓

依舊夕陽滿縣城

潞州

道路孤征將 [illegible] 天寒 [illegible] 白鶴衛公祠浩

蕩英風徒 [illegible] 移 [illegible] 形天下大 [illegible] 王上晉侯師河鄰

臨雄鎮 [illegible] 依 [illegible] 閣 [illegible] 留成壘夢草失旗磨鄰國鋒

心緒征途長 [illegible] 關山去無極 [illegible] 凄其

武鄉道中山

天工用拙 [illegible] 猶 [illegible] 斧劈 [illegible] 莫道荒寒少才思

米家山子有痕堆

盤陀河

盤陀險路每含愁亂石清沙水北流送別天涯知客意

多情隨我到并州

分水嶺

分水嶺南水下循環繞北水入和縣界

分水嶺南水雨流南東北往細悠悠南水細微北水大

可憐東往不同愁

智伯祠

洞渦水淺 [illegible] 河山智伯知千載人思國士恩

趙宮荊草亦離離

野史亭

蒸翰功名一葉詩也將文字照丹青朱門弟子逢涼蟲
惟有元家野史亭

太原夜夢故園

昔北燕南滯此行栖栖遶夜故園情關關千里成歸夢
惜別城頭曉角聲

赤橋 太原縣西南晉祠北縣上舊傳豫讓伏處也

赤橋北跨晉源遶自古人稱豫讓橋流水自應知客恨
故添風雨夜瀟瀟

王生致酒

百壺青髩醉顏酡旅病如今一醆多空對故人忝落酒
真教無奈別離何

并州剪刀

霜淬風搏出冶豪雪花照地捷吹毛鄉心如水知難斷
嘘爾并州快剪刀

獲鹿對月

今夜磁泉月陰中應再圓光留[illegible]影斷故山[illegible]香
霧合空色清[illegible]映燭斜別來小[illegible]恒[illegible]在天邊

太安驛夜

擊柝夜沉沉空山靜[illegible]
策蹇度晚邊庭白[illegible]在[illegible]

真定道中

南北分岐處西來兩度行沙明滹沱水山[illegible]州城地

[illegible]州閣盡天臨野塞平古稱燕趙士慷慨一含情

墨牡丹四首

新綠蛾眉畫未勻瑣窗日影淡如銀玉顏自掩臨妝恨
不比昭陽鏡裏人

玉貌黃金事不同鉛華誰肯借春風眼前未辨真顏色
嫵點何須用畫工

舞衣連夜惜殘春只染天香肯染塵醉醒玉奴慵不起
紫金[illegible]洲未露脣

烟鎖西陽翠幄塵綺羅香散鄴宮春風流山斷陳王賦
始信人間有洛神

竹

栽竹[illegible]齋色萬[illegible]涼暗侵連[illegible]何曲[illegible]入[illegible]深樓
葉青絲陣仗枝碧玉簪春[illegible]清[illegible]時[illegible]吟

聽鵑詠鸚鵡二首

人世[illegible]啾不要論任他[illegible]已到無人處
又被鸚哥喚斜陽
利嘴新紅[illegible]真何事
開[illegible]斜陽半掛階

書[illegible]楊生[illegible]後

[illegible]相思[illegible]大[illegible]凄涼秋
病眠山屋春遊[illegible]野[illegible]心紛[illegible]尾[illegible]亂不成行

記夢

春風南浦柳條閒別久鵑啼黯自還與[illegible]系雞鳴咽水
車輪幾過磨兒山

寄韓少室先生

家在行山第一峰石泉雲裏出跳松黃河渺渺霜風起
收拾漁竿放白龍

病後

和聞陰是病病後轉愁生吠犬欺殘夢荒雞喚早行月
邪移枕近風緒入簾輕數日衣裳嫩莓涼露濕清

雲巖雨中來借琴

牖負荒花竊叔無閒庭苔稱子來遲尊前句妙難拋得
匣裏瑤琴可贈誰瑟縮絲桐還自語蕭條風雨最相思

題烟簾閣人歸去又是秋鐙欲上時

龔賢畫四首

湘漢青春外岷峨落照邊江山入圖寫風景一凄然
龔賢畫山水萬里尺寸間此水瞿唐水此山峋嶁山
野曠鋪烟樹沙明立渚禽秋山平遠在夢向玉堂尋
遠峰如欲無颸影何處泊秋山少人行楓葉寒白落

題竇曉畫三首 [illegible]

摩詰遺詩畫彥閑烟雲粉本有無間風流一變添文采
小李將軍著色山
春蚓秋蛇蟲尾鉤寂雞[illegible]鶯[illegible]倚紙[illegible]落黑鵞紈扇
畫作柏家烏特牛

與君洪軾向天涯幾度春時不在家[illegible]日寫生知客意
王孫芳草隴頭花

題宋小晉侍御卧牛莊記後二首

水石亭端出關[illegible]翠流東來多[illegible]高卧或青牛松
雨生瑤草檀風掃石樓雲山[illegible]孫蠟屐可從遊
午橋遺跡在渺渺憶湖[illegible]沙山河出霜餘松菊有峰
將姑射雲花暖卧牛郡誰接令公美幽懷與寤言

小雪夜

盡冬風景淡淒淒斷井殘蓬霜滿畦短日作成逢小雪
流年催晚敝貂[illegible]結碧落霞如夢縱酒流前醉似泥
鐙火客窗過夜半家山好在月輪西

新年湘北[illegible]集

風沙連上日煙景易黃昏新月初二夜春旌第一樽催
詩燒短燭留客閉[illegible]門[illegible]是[illegible]會[illegible]細論

幽人

幽人客京洛不與在山林夜雨[illegible]春[illegible]照禽煙
輕寒食近花落故園深[illegible]心

楊花

楊花不解[illegible]狂舞[illegible]身晚
風過別樹細雨[illegible]春[illegible]河橋外[illegible]一[illegible]神

燕草

燕草芳菲[illegible]山容[illegible]孫長風吹人遊[illegible]邊入平蕪野

樹殘紅映春沙淨綠鋪連脇向天末客思不能細

荒園

斜陽荒圃古城西薺麥霜苗細綠齊門口淒涼賓客散
何人還解非萍虀

舊琴感懷

故舊何人唱渭城瑤琴重整十年情客窗寂歷殘鐙火
獨聽悲風曉角聲

友人見過

燃山我已謝歸遲何事猶存問路岐世態何堪宮達日
客懷先喜病輕時重過舊邸吟寒雪試倚西窗聽竹枝
更話故交零落盡香殘鐙冷十年思

鄰園

高臺陂池何莽蒼灰林窈窕通幽牆櫻桃風落旋初赤
棗花日熏簾戶香戲若生涯蝴蝶竹陣白露滿聯蜂出房
鄰圃如此亦整樂回首青山心欲狂

宣武門外水亭閒碑上汪文安公韻

古亭荒木綠陰初碑上殘碑數字書萬里五湖悲昔夢
十年三徑閉吾廬連天水初情如舊白別鷗林興不孤
城路草痕歸騎晚月明若竹夜啼烏

鄰園懷韓山

鄰園亦整到酒樽白桐將樹猶新盡林帆水際竹
深陰屢想果熟落先嘗回首秋興外山林與頤

春夜懷素心

旅宿西亭夜不知池草生閒河南北雁餘火短長檠春
苍他鄉客花開故園竹樹川煙柳道風景近清明

幽事

雙扉長晝閉過客自周遊棟日移新竹與人掃落花風
簾逸梁燕雨燃歲歸雞幽事春來偏今年不憶家

枯樹

城邊枯柳樹獨水映陳帘獨鶴蕭蕭過何須笛添塵
晚風飛亂啼鴉寒霜嚴催行東陽客江潭歎潸淹

秋月

秋月當軒亦風林破照窗攏凝偏近枕留影不關門桂

開明新露江湖帶舊痕夢中家萬里休照離魂

秋日同客齋郊行有懷同館諸子

為客端居久嚴裝似遠行樵門閑落照畫角咽寒聲崇
月秋山色蹉跎旅思情少年皆老大衣馬不知鄉

秋夜懷馮訥生助教

委巷過遊處寒齋獨宿中故園當落月孤照入西風山
雪長饑向書鐙短檠紅十年羈旅客心事幾人同

秋日彈琴招楊山人

三河水落秋雲深高城晚色空陰陰繞遍老樹行無數
馬上夕陽時一吟出門催貫香西風求水獨採與人琴
從永拂林攻雅操猶將孤風響夜闌

西誠門外臺上發聯

斜日横門道西風客思豪西風臨大漠秋色滿平蕪樹
點烟村小雲連粉堞高野花迷戍壘寒水落城壕涼冷
猶悲角羈孤且濁醪闌樓街暮景迴馬興蕭騷

懷七柿灘

洞陽風落滿林霜葉蔭甘寒味許衣行道黃柑三百顆
不如紅柿熟千車

孤雁

蘆花寒影夢三更風雨沙邊夜自驚惆悵故人消息斷
年年孤雁寄離情

雪中晚歸李陵卿三君子至時卿將赴永福令

行遊遵北渚飛霰灑寒汀小苑堆銀樹西山點翠屏驪
違驅騎返蓬作下難聽速客三人集留歡二妙停〔中思惠〕碧
凝扶檻竹紅濕映燈楹玉笛吹何處霜砧響客亭坐中
風漠漠天外氣冥冥一夜江門險千巖桂樹青盤方花
自異天杜雁還經惜別春明外相思倒玉絣

雪夜懷吳玉隨編修使閩

北風吹歲暮雪景閉門低窓樹夜離六城烏啼滿嶠路
寒歸驛晚江遠泊颿迷無定春來雁音書未可期

曉雪感舊

瑤華遶窓影落葉亦娟娟折竹閒[illegible]行微徑記往年酒
消銀燭照香冷博爐烟[illegible]不眠

除夜憶[illegible]川寄舍弟四首

小村香名別樊川英浪看東風來日下春色到河干藍
尾浮金醆青霄上玉盤如今直北望燕趙是長安〔舍弟在樊川〕
〔[illegible]〕
相思爲客後猶似到家初親養甘鮮祿 君恩許讀書
草堂新日月竹徑舊田廬一作鼎禍別天涯又歲除
依約懷人處樓前石版橋別離傷歲晚消息隔年朝賦
經桃符換寅隨柏酒斟同心不同賞咫尺暮情遙
儀裝遙隔日夜半向來明百歲猶今夕殘年有二更衣
香仙仗影珂響玉階聲春殿爐烟外低佪十載情

奉懷工部侍郎楊公子役

孝陵

銀燕金雁玉衣寒玉几千年[illegible]鬱盤舊日鼎湖曾灑泣
同時侍從獨潸潸看杉松石壁聽琴瑟風雨宮碑拜奠安
陵念 先朝恩遇重藏求弓劍淚淋灑

徐孟樞侍御過集〔[illegible]〕

詎道臺烏報曉還不堂清冷[illegible]易過同官日
可惜相逢況後前人[illegible]月明永夜不成眠
綉衣咫尺金門路封事[illegible]日遲

春日戲寄韓山

車栖輪卧興游留不是閒[illegible]霜[illegible]塞
落花風雨夢西樓陽[illegible]歌三[illegible]利[illegible]賦四愁

笑煞鴟夷太狡獪春光占斷五湖舟

遊仙

曾似天台見玉真星娥含笑閱流塵神光倚徙三千界
仙劫逍遥五百春河漢已非來處路雲霞猶是夢中身
愁翻芳許天宮籍誤判紛塵世上姻

睡起偶書二首

睡罷功㪽醉鄉醒一枕春寒落月西殘酒未消清夢斷
城烏偏向曙時啼
翻覆人情笑幾迴天公寒暖不須猜宿雲未歇晨光好
殘月依然上冷梅

曉雨懷王十一貽上

細雨入幽夢睡聞松際殘開窗歸雁過拂樹啼鶯聞霎
亂遠峰翠晴回初夏寒昨朝王儀部吟興接餘歡

丁香

插蓋聊凝竹移花欲當梅容易丁香結纔結小階前雨
中愁自結月下影還求春色漁陽曉纔并且細開

合歡花二首

于嵒無知者枝開斂復斜青蛾空有英朱草不生花滋
碧篠輕露裁紅散晚霞合歡名並發相伴在天涯
春芳亦既歇艷質艱于中桃李無嫌俗楊花細讓紅卷
舒應愛日開落最來風誰記探生者何人此若功

晚春二絕句

已遣清樽椒玉貌曉風遮斷醉薰薰自從檣雨無人過
贏得閒門閉碧寥
風作狂濤一陣寒春衣添盡怯成單落花日暮飛何處
不遣殘紅著地看

高陽公林亭宴集五首

東閣從遊日西園許數過樓臺容地少雨露近天多樹
帶長楊色池涵太液波公無輕獨樂萬井接謳歌
雅志在丘壑亭皐鬱翠初書堂新柳映客徑小松疏添
水波容動紅欄傍石虛謝公墩好在正莫憶林廬
歷歷好巖谷悠然在帝城情忘憐水石境絕想紛荆
野雀銜恩重江鷗狎浪輕滄洲無限興賸欲許平生

識閣清和候薰花夏未遲碧桃天上種紅杏海南枝歸
第銅龍晚閒尋玉漏移千年京洛會延賞衆芳時
恭向龍門客追陪鵷鷺行齒隨枚叟後坐近令公傍官
燭春星爛宮盤玉露香酒酣紛起舞為壽樂千觴

老樹

老樹出牆裏春來看數枝幾番花發時秋月復寒斜灑
露高難下飛雲近自逃波浪知生意少此後幾年華

流水

牆下分流水潺湲不濁清柳藏分照影鄉亂晚涼聲池
洛終然小風波也自輕浮漠碧空裏日夕遊其征

春日寓懷呈兩平公十四韻

舊帳重來日恍門病起身靈賓□□夜織月補門人親
社謬通籍十年甘積薪撤才黔匠石小草屑淵約志切
傳經久思惟材國新公忠參密勿調變用深純環海炯
烽靜三秋雨露均四門明辟目睹土望堯仁普紘發台
輔文章致要津青春殊淡蕩黃閣正崢嶸永叔門生衆
虞翻骨相屯穰苑杖偃臥今兩對傷神揖□□動業懸
心恥賤貧蘇盡推侶在情至敢重陳

午亭文編卷八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九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初實錄館纂修恭紀二首

天顏如覲祕函新東觀重登載筆觸日□早乘青史事
編年仍屬舊詞臣谷友弓劍春前淚玉几江山戰後塵
手闢太平歸
聖主經圖寰氣象　楓宸

消霜版屋趨炊煙朱馬重城轉寂然寒夜衣裳賦綠滿
薦辰婦子話歸田攜家身計兼生計拜祿餐錢倍俸錢
史館日給□□饌食卻念　兩朝虛供奉秋風露濕
孝陵松

郊祀朝賀恭紀呈　實錄館諸公

昨夜陽回曉仗過天門鐘鼓梵鳴珂朝衣舊染爐煙重
宮日新移扇影多雲物編年書屬簡歲華簪筆紀鴻旋
亦知詞賦工無益若為昇平許載歌

燈春局中感賦

苑樹輕煙已□葱平章散吏□門東日晞直草官貞曉
月有餐錢寮冰苦路二年春色裹家山千里夕陽中
承恩終乏涓埃報老大從教歎轉蓬

題家書後

□柳紅亭□情又放春遠遊思□妹薄祿謝交親客
□□次□□熟邊非去人梅花窗下月二十五回新

生日次韻酬熊汝俟學士

詞林風義動簪紳門引詩賢有白巾相見宮曹容白綺
獻論人物積如薪楚餘蕉史思殘事別後推尊共幾人
（七是日直明史館）自笑陸生新[illegible]浮沉空歎一毛衣

生日寄張氏妹

年華潮久客宅相思鄉夢姻婭跖前事園林別一北到
州無百里歸路卻千程為報高堂語年來尚黑頭

三月廿八日劉戶部公戢招同汪戶部苕文吳編
修玉隨董御史玉虬梁御史曰緝王儀部貽上
李檢討湘北集宣武門東河樓看柳三首

十載來燕市三春上薊樓樹驚為客老人惜送春遊[illegible]

只章臺路風花濁水流纖條兼弱絮管盡古今愁
城下春流慢遠江樓邊柳色中平宗東風還肯留一日
樂興能來倒玉缸
紅藤亭子枕城河雲氣青青水碧波楊柳千條春不去
一聲吹笛落花多

高陽公為廣文楊廣生索詩

平生託贈興蕭然東閣篇[illegible]賜彩箋君家才名三省重
我慚詩句萬人傳[illegible]公暇體洲新開相閣[illegible]
最羨龍門門下士[illegible]

夏夜懷王[illegible]

一伏向盡水火蒸炎蒸木已[illegible]入藤故宛轉

明月照席何似昂琴書休[illegible]力與[illegible]興長
馬得清貂千尺水與君濯足臨滄浪

立秋夜懷[illegible]貢白詩甫丈

露濕西清螢火流東山花月想同遊庭情[illegible]從人懶
客路[illegible]自由萊雨[illegible]花照成愁驚風吹角動城樓
庭前獨落梧桐影知到鄉園夢葉秋

遠眺

樓堞青[illegible]外黃雲歸古城涼天從葉動斜日隔[illegible]朔
色沉西原秋光冷北平關山對何極[illegible]遠愁[illegible]

客館

舊館金臺折秋城粉堞斜涼風吹白草落日落黃沙交
遊存屠狗人情忌畫蛇誰能市駿骨委棄在天涯

一雙扉

白版雙扉掩青蘿小院幽心情堪[illegible]事臥病及新秋疎
樹牆月隨開花拂露流誰知清夜景一併入新愁

心跡

月上還在路雞鳴已出門養拙非仕宦為客別田園白
髮無才思青山只夢魂軟塵沒鞍馬心跡向誰論

郊壇道院

堂下青陰羅院牆[illegible]花落[illegible]點微黃風軒便是[illegible]
歌林蟬聲送午涼

夜歸

一人清沙照夜深城南歸路漏沉沉漿歌無限無情物
不淤西窗晏坐心

懷青主舊隱

愁絶懷人夜心飛一葉秋孤征倚北雁別恨白南楚一
夏寺無病三年成遊陽少從熟石椎落舊青主

與比鄰孫侍御懷傅隱君青主

西山出屋角峰色共東家墻上頻過酒籬邊數見花嵐
雲連戍晚鄉樹極天涯汾水相思處殘陽幾度斜

送孔勳之赴潞州

舊知漳水送天盡暮雲邊雁過逢江雪簾歌隔瘴煙到
京逾萬里為郡在明年南顧勞　黃屋還將諭檄仰

秋夜懷吳玉隨王鷗

碧雲似遠水銀浦漾寒流幾度長安月何人江上樓谿
迴揚了渡山灘秣陵秋條漂西風起蕭蕭落木愁

八月十一夜夢中作

夕夢遊仙散客然羽衣錢海山秋笑看蒼華如蒼石
星宿黃河一線流

城下夜行憶拱浚

秋近高樓玉漏清金笳吹月送殘更馬跟夢繞關山路
猶聽泠泠澗水聲

秋日懷崔定衛移家百泉

青門楊柳送君行客縣孤林遠思生忽見荒寒秋樹色
抑憐烟月舊遊情關河雁後音難寄雨餘前夢未成
聞道移家傍淇水范陽桑柘接淒清

玉隨使還夜集有作

一行書信附詩筒兩見燕山木葉紅觱外嗁猿江路險
關中秋雁海天空鄴城夜語船窗月驛騎朝吟浦岸風
芳草王程歸路遠今宵消漏禁城東

答平山商守

西京山驛傳車日回首并州又兩年歲暮懷人逢雨雪
天寒行部問耕田收成神爵元地下早後蝗蝻劇可憐
尹鐸昔曾勤保障使君今比晉陽賢

十月十五夜月蝕

閨颯初無影浮雲亦暫明衆星翻壁亂寒夜自青熒
熒疑金落姮娥似好生鼓鐘連大内騰駿動　早情

閑情

習習微風動娟娟夜月明歡娛分夜漏安隱謝時名文
賦粗能解小經細欲評較量身外事難得是閑情

花月

對月但覺好有花欲奈何登樓還縱日把酒復高歌不
畏風涼冷依然孤折磨青鬢柳露水寢息似山阿

故人送梅

瑤華青相贈從興滿春懷小梅枝放窗明細蕊分影
憐寒日伴香惜夜中開淨似深山裏朝朝到夕曛

瓶梅

林下沙邊憶舊時野梅今向綺窗移坐看疎影橫斜勢
行索寒香淺澹枝未許風摩妨笑眼肯令冰雪老粧箱
勞生共爾襄回首釣艇漁磯是後期

上元雪過靈祐道院

六分春色一分知照日初逢雪不遲野館陰晴連時此
廟門風雪下[illegible]黃花世界空濛裏燒火京城裸背時
歷遍海山尋鬼華[illegible]歸路連相思

上元夜雪過吳王隨編修次孫惟一侍講韻贈湍
吳兩生

暮雪寒威獨有權 帝城如海醉誰先東華歲月新正
酒北斗陰晴萬里天走馬歸尋元夜約題詩須趁[illegible]餘
傳孫郎帳下才無敵不少江東子布賢

會稽唐公以寧國郡丞入覲示詩留別依韻奉酬
二首

青門祖道少人知歸去翻疇別後詞湖海未消浙意氣
東西應[illegible]舊[illegible]痕督郵束帶心難下閑右無衣泣欲悲
此日澄清關入吏一官那肯合時宜
誰言司馬江州日却是宣城治郡時落落公才今報竭
悠悠吾道欲何之韶陽草色紫征騎宛水冇流入夢思
別後吳天諸父老閑田爭識[illegible]君慈

春有懷同館諸公

白[illegible]凄涼供奉秋日[illegible]隨[illegible]同[illegible]衣[illegible]許了今訴
白首三年同出入且[illegible]驚京陌路東風花柳故園[illegible]
年年[illegible]度[illegible]老[illegible]偕[illegible]休欲白頭

清明日過吳耕方編修

[illegible]桐陰院菱[illegible]荷[illegible]桐連日雨射柳一年春時
序交游來行[illegible]中二賦在遺[illegible]泣[illegible]錯

夜雪

冷氣[illegible]逼高[illegible]夢[illegible]知夜雪沉沉折竹聲

絕句

花魂柳影[illegible]春日春情一半過不是道人閒不出
前廊後院[illegible]多

寒食絕句

參差紅杏柳[illegible]斜[illegible]節照山不見家一陣晚寒風色惡
花韓[illegible]吹花

與楊[illegible]城南[illegible]飲

宮莊園西[illegible]漸深草[illegible]得幽尋浮雲不[illegible]高天色
野水多連古岸陰忽忽未知此是[illegible]須[illegible]時心
一壺珍重[illegible]曲[illegible]還[illegible]與細斟

集吳王隨編修宅同[illegible]弟玉暘給事

兄是東坡弟穎濱[illegible]一[illegible]明[illegible]草奏編青瑣
紅[illegible]對書對[illegible]酒杯三四五夜西華朝鼓十年鄰

曉天連步河更語一月相邀定幾巡

春日懷考亭素心六歲與何尚少公幹

旗閣翠微西雲山望欲迷晚風歸雁急細雨落花低文
史何狼籍音書故懈携愁心疾短夢春節涕萋萋

午夢

炎巷竹秋色車塵稀到門草花知日暮蚱蜢試寒溫午
夢離西閣青山入故園久眺幽僻趣作得洪魚言

夜讀書情

一事悲歡酒一觴百年回首興蕭茫孤燈讀史雄心在
明月懷人旅夢長碧草逢春連大漠紅顏經歲老漁陽
紙錢麥飯西陵路惟有桃花欲斷腸

春曉

宿鳥檐前倦未飛晨昏朧窗外曉星稀閒心照食何曾是
過眼榮枯旋覺非凍樹雨翻花欲綻雕梁風掃燕初歸
塔懷觀物三春過且向塵埃自息機

遊慈慧寺

春氣鳥鳴細谿流花影重雙林在何許煙際聞微鐘

記夢

夢與故人語同在南水頭覺詢故人說淚流清夜流

天漢

一道白虹秋居然天漢河荒雜開千和入角根遙綴兵
氣闌春色花時送客悠西源今不能設險曾崗川

雨中懷貽上慈仁寺

城南坊北路遙思積空烟窗急初更雨衣寒四月影花
回坐鎮燭纏綣把詩篇欲訪維摩室愁時獨承眠

過淮一夜歸口號

留別清樽綠醑情燭炬紅六街星爛熳一水月空濛楚
馬自此分院花陰漸幽所居賜深巷清漏此時同

大司馬芝麓龔公招同劉公戢吳王臣梁日緝汪
苕文程周量王貽上李湘北陳其年集旅寓送
董玉虬御史赴隴右分用杜公秦州詩韻之
字蘇字

南院逢君日秋來小戢遲騎風　天語近清朝刻漏昔故

度隴新旌節行邊舊驌驦秦州西日外故日已蒼蒼
日下秦關險霜前隴樹疏寒花迎驛騎秋色動河源罣
於雲山道江南烟水村行藏倚　聖主莫更憶連門
一詞稿一日因酒會湘洲[illegible]時作者八季弟

雨夜憶故山與翊聖

柳色鶯歌別鳳池春山寒雨夜相思如何客舍青燈裏
卻憶春山讕嗷時

曬書

書帙開簾曝晚涼牙籤萬卷爛生光蠹魚[illegible]何限
送老流年付夕陽

書貽上所藏畫

秋來最有江山興夜雨寒披桔雪刪水驛無人村徑秋
梅花湖地月明孤

九日大司馬龔公招同諸子集城南登高以東籬南山為韻四首

令公開宴地秋色翠微中雁帶邊城雨臺臨古木風鄉
心紛遠近客望各西東四海孤蹤晚登高幾處同
羈遊今爲會瀟灑久客時望鄉秋步健瀟灑壯心衰共
謝狂花早斟疑晚菊遲臨寒攜節候杏蒼艷疎籬
晚霽開亭悵秋聲萬樹含天清斜月下地僻古城南紅
燭催更析黃花上蓋簪謝公墩似昔長此得停驂
尚書真北斗供奉媿清班家坐分杯鼓歡游石屐開江

大鎮戰伐秋戍靜關山鼓角中宵罷酬歌未健還

菊遲簡錢菴

梧桐欲落拒霜催斜日空庭雁影來頭有寒花知客意
籬邊秋晚待君開

秋日過惟一

故人憐寂寞相見慰招尋薄俗心難定浮生病轉侵花
寒秋色晚酒盡客情深興發六橋落吟殘聽一吟

送孫古暄還嘉興

君是承明客江東別思牽才多科第外名把[illegible]海
近聞琴處湖分字鶴田高棠游可意何知向秋偏

中秋夜集惟一七送別二首

百年今夜月終古桂柏秋蕭颯三時[illegible]今明萬象收據
洲臨客路渠漢入歸舟搖落天聲潮清淮水東流
閑月秋初見離人酒一卮高城霜下蚤江路雁飛遲憶
源臨風淚波清欲別詩射湖邊烟水繫艇一相思

送陳廿年歸宜興

白雁過時水荒霜林秋氣已凋零相思後夜孤帆客
知宿江程第幾亭

送孫惟一還鹽城次李湘北餞別韻二首

秋花落盡雁還來一到離筵尊一開九月淮南芳草在
三年湖上釣船迴尊罍已覺新恩重鷗鳥何知後命催
風柳青門黃葉路文情白首為衰顏

三年兩度涉嚴阿酒酬詩處是舊游漸老難情今夜重
逢來懷抱向君多一官同客歸偏遠有蕭孤蹤滯若何
明發更臨別約萬秋江上積風波
寒驛又聽歲晚螢夕漫盤前百歲新絨餅夢回春宴地
旗亭詩寫酒闌尋驚花過眼同官日水早驚心去國人
此夕連門猶咫尺銅龍清漏易傷神

對菊

秋老鳴蟬寒天寒有菊花月稀疏影白風吹擁枝斜獨
立真憐汝[illegible]故園經別[illegible]外是天涯

秋夜過楊山人彈琴

古調練[illegible]秋林方[illegible]松風[illegible]海月映人妍信

指初三疊忘言只一紗白頭温室夜供奉說當年

訓王北山給諫題萬亭竹影

如子寒天裏能來夜叩門髙風搖蒼竹明月正黃昏
亂珮看色階移欲別痕何時為貰酒留醉坐霜根

十月晦日書懷

冬日初凄緊年華已暗侵不因身病老那覺道緣深篩
力邊朝興才名與世沉晚風黃葉下歸鳥急投林

長至日雪中下直

颯風人下校書樓吏散鳥啼暝色收日影已旋天北極
雲陰漸合殿東頭金鋪欲鎖千門靜葭琯初吹六出浮
恰是微陽如綫日九霄清冷不禁愁

送李容齋還合肥

鐙火空堂歲載陰鈐星忽對欲分襟一官竟有歸雲快
舊事誰憐捧檄心南使關山音信少北風雨雪淚痕深
閒中未敢歸偏蚤京雒相看去雁沉

廣寧門再送容齋二首

四門一步地送客已仙鄉古廟官橋下離亭大道傷寒
烟初斷影瀾柳不成行飄首懷人處關河近夕陽
壯遊方歲晚屢別客愁新草土歸衣淚烟霄抗手人
雲虛在日落日對傷神忍約乘冰事蒼茫出薊春

歲暮寄年友人二首

小驛星軺問路岐梅花寄與隴頭枝棚霜關月今來條

鄉火高舂夜到近泊客漸多殘歲事懷人長別少年時
烟恩不及東風便楊柳西園取次吹
歲暮空山客倦游每當落日憶吾州鼓鐘白墮荒城社
風雨黃昏舊寺樓別久交親多入夢官貧僮僕亦知愁
殘書濁酒真無那有底閒時不自由

歲暮二絕句

添曹京兆亦何求正使官貧得自由辦辦年華尊酒在
蒲桃一斗勝涼州
爆火紛紛近歲除關山迢遞記離居南溪明月梅花路
香粉飄零十載餘

次韻吳默巖司業戊申除夕韻二首

守歲椒花已頌春芸香篆火待元辰一天雨雪東風轉
萬里星河北斗新玉漏滴殘鳥尾酒金甌斟向謫仙人
年華終古若浮泛裏甲子從頭幾戊申
金鑰千門午夜風玉珂聲在夢魂中黃封酒賜春波綠
白獸尊開曉炭紅石鼓文探岐獵後甘泉草起日華東
十年朋舊官曹改洛例難行難拜同

己酉元日登朝叠除夕韻二首

斗轉風迴左掖春烟年歲歲待元辰看移雉尾蹤呈落
行近蝸明曉霧新三殿旌旗分閣道九門鐘漏點雞人
太平朝會無良策欲採民風取次申
玉律[illegible]

[illegible]閣春雲送[illegible]到[illegible]天仗外歸[illegible]門[illegible]
忻進　主聖時清際紫近何人作頌同

正月七日

孝陵忌辰

憶昔西清侍從辰忽驚遺詔泣龍髯乾坤自此新陵寢
歲月依然舊史臣九度春光如一夢匆匆進人日易傷神
當時記載　宮中出慟哭東風勝幾人

癸春　實録館呈素齋編修

兩朝金鑒在鑾坡春色東來王氣多苑裏鶯花新歲月
眼中松杏舊山河直廬風雨分藜火散帙縑緗映玉珂
香案前頭親授簡曲江風度好誰過

新正故舊小集

渭城客路渺關河悵恨何哉別後過千[illegible]迢遞
一時京都故人多秋[illegible]燭影看書[illegible]雜
誰道長楊叨侍從十年心事媿鳴珂

上元夜二首

開卻銅街玉漏聲落梅風[illegible]
卧看蜘蛛獨夜情
玉館余縣坐上[illegible]征[illegible]役
刀斗無聲夜月明

狄侍郎送鰣魚

回首清江[illegible]前秋風送有鰣魚[illegible]
已得槎頭縮項鯿

曉角

宣武門西聽[illegible]東華魚鑰漸平明[illegible]開曉角春城上
立馬風前第一聲

摩訶菴雨過四首

別久祇林樹山門繫馬閒清明三度過花柳兩迴來
亂春時冰[illegible]開[illegible]若沙鷗相對立鶯燕莫嫌猜
[illegible]殘花落清梵深竹度烟繞春
雨紅樓暗香林[illegible]近來[illegible]帳巾拂對僧容
後閣臨野色春日自凄迷[illegible]冷時無心[illegible]花晚木[illegible]
烟松凝寂山[illegible]水翻歸[illegible]首萬[illegible]低

登臨小江上空際碧[illegible]長松落山又落日銜[illegible]
花隨步傍村酒[illegible]春衫火[illegible]舊巖

酬上官松石題[illegible]二首

如前芳草傷春城二月東風[illegible]外[illegible]衣[illegible]雨過
花深[illegible]馬[illegible]行[illegible]歲月多新侶水石風流少舊盟
莫問買山歸[illegible]時今[illegible]宦[illegible]成
春色軒[illegible]宮花[illegible]開[illegible]
門下今客驅馬行[illegible]
題詩欲盡傍前[illegible]句未成

雨夜獨感

宿火微紅耿[illegible]

客夢啼烏過女牆裴馬故人詩感激狗屠文道亦悽涼
春來歷亂傷心處細雨寒生覺夜長

送王北山給事歸莊十二首

惜別梧桐樹西垣一院陰封章中夜上御札十行深
鐵溺憂民日艱難去國心孤山開舊壁舒級散投林
珥筆承明地回[illegible]羽獵收風波萬事瀾聚散十年頻
舊耶歙重聽離亭酒一巡時清東海上未許繫書綸

雨中集田沛蒼學士宅和白東谷先生

琉璃瀲西急雨飛駟車到門雨細微綠浮阿孫寒浸浸
紅燭卷簾烟霏霏潞州濁酒琥珀色[illegible]姑稱公米雪肌
夜深露醉此何適得歸射獵開荊扉

送少師衛公還曲沃二首

一臥雲霄幾閒空主恩容易別鵷鴻　兩朝清論冰
心後四海蒼生病疏中鋒羅調和惟相門商鼎鎮靜輔
元功玉堂制草西清直幾處孤蹤歎轉蓬
黃扉十載拱絲綸　勅斷來連請急頻[illegible]二首
厚賜金將治一疏貧含人圖史歸裝[illegible]入[illegible]
新[illegible]

書仍即事

柳邊走馬[illegible]城西落盡桃花燕麥[illegible]休[illegible]
金門十載夢魂迷黃封動使問湖帆[illegible]御
題下直抑如歸院晚槐陰依舊篠鵝啼

寄楊松谷鄰下

寒雁南飛欲盡時北來鄉信苦參差關河匹馬身何適
風雪綈袍淚暗垂漳水烟波空浪跡銅臺歌舞自深悲
年年冉冉征途裏空莫黃門數首詩松谷故給諫祕書子

送劉公誠吏部還穎州

滾拖何由好淺君欲細傾行藏輸萬事文酒質平生數
驅驪歌亂猶聞玉漏清藤陰他夜月蕭颯別時情

城南即日

立作近前唯行游野水濱淒心隨萬物留眼送殘春醺
柳如人嫩孤鴻似客貧浣花一含笑多恐對傷神

飲酒花下與翊聖

東風冉冉淡流塵憶昔相逢似[illegible]庭[illegible]迎[illegible]
一年心事送殘春青衣度曲傳新調白首同歡盛故人
認取坡公催秉燭北阡臨老速年齡

買馬

買馬[illegible]
[illegible]

寄[illegible]心[illegible]興可

[illegible]
戒行歸休君努力耶[illegible]

懷苟少公幹

少睡多愁夜秋宽夢不成西樓風雨恨南洲別離情有

患吾身老相憐萬事輕年華又搖落鳥念學無生

冬夜行河上

潺潺石橋水迸接漏聲長澄月金鋪鎖清沙玉樓霜臨

殘催物候冬暖入年芳莫紀無冰日溝渠只向陽

張東山少司寇宅觀奕

人事紛紛似奕棋故山回首爛柯遲古松流水幽尋後

清簟疏簾對坐時甚是滄桑初歷亂曙天星斗忽參差

祇應萬事推枰外夜雨秋燈話後期

玉河橋夜行寄茲文

一道銀河下玉京雙魚北上遠含情九門夜鎖邊風落

愁聽南飛過雁聲

王模菴編修見過同作

落葉蕭蕭出御河衡寒病馬青相過五升方朔饑時米

八詠休文病裏歌城闕秋陰風雨賦江湖天濶夢魂多

即論婚嫁今難畢歸去青山奈曉何

聽起遠與寄汪泌水

雞月車輪犯曉沙軒窗歸臥夕陽斜孀唱幽幽宗中宇

自愛遙遙夢裏家濁酒三杯聊送暖寒燈連夜自成花

卻因寄語青山尹擬被黄紬盎放衙

夜行

驛外伴我行趨坐城夢接聲條夜來風開門滿落花

落葉仰面飛鵲鴉風吹馬首夜行不見人明月照萬柳

詠史四首

舍人兒

七十好奇計黄金生內媵溝門不見雖笑殺外黄兒

歷下軍

野渡平原水孤軍歷下城田橫方縱酒酈生已就烹

李少卿

少卿軍數急貳師何逗巡腐刑下遷史終為李夫人

蘇子卿

雪中何所餐野鼠勞供億流連青史編一昔為不食

學書頗動白衍

筆家成堆澀墨香妙希求凡擬繼緗臨池晚學黄庭好

搖鏡先愁白髮長身世萬懷非浪迹古今藏穀共亡羊

梅花書閣殘陽下把酌流年亦自傷

晚出宣武門懷舊遊寄公戩玉虯

宣武門東舊遊累鴉啼徹夕陽收楊花落盡風流散

別後何人上水樓

樓居望西山

秋抄思紅葉冬來眺碧雞夕陽過磵遠山色入窗寒嵐

氣通青幔香泉掛釣竿如此三十里春到約重看

夜雪懷人

梅枝度北前如今見雪長相憶
恨鎖雲銀十六年

落葉

紅牆楊柳曳城頭落葉西風滿御溝夜度玉橋秋色遠
清光明月送深愁

已酉除夕前一夜小集懷竹亭村舍二首

此夜如除夜他鄉近故鄉殘年從隔日何事累千場小
路梅花放村帘竹葉香平生疏懶慣歲月老清狂
點檢京華事蕭然守歲守華燈催臘酒梅柳入春深器
屢多新字題檢減舊詞風流銷歇甚懸憶故人知

午亭文編卷九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十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城西亭送沈繹堂翰林歸華亭

卯峰文采世無倫新墨風流賞樂府吟裏烟花
随步錦烟遠積雪照離尊舊遊已以仍插神往事臨岐
易斷歸出守昔曾還近侍龍門肯令老江邨

西游門書懷

出郭烟雲照眼新輕紅回首閒流塵一年好景遲春色
萬事今生讓古人老治文書成底事倦游花鳥惡傷神
低回百計輸行樂壓落欽嶇此身

移居

移居蝸竹窓八口寄天涯樹帶西家月籬遮北里花行
藏一燕壘身世兩蜂衙便是離窠老運流見物華

齋宅

寄棄西街宅栖栖不定居此郊留一枕秘臨失書酒
醆空隨汝花枝最記渠平生多病意卜築未情疎

別舊居花樹

一宿天涯樹下情塵根未斷笑平生種花知樂寧嘗事
可奈催移手種成

閒適

閒適吾猶老圃林興不違游魚爭晚景啼燕接低飛書
帙擁風亂花消短雨微輕陰漏明月涼色在簾衣

送王玉銘大司馬致政歸濟南二首

周歷曹臺俞卯年青山黃髮羨歸田此肯自致勛名泊
車國曹都將相權賜對宵衣親倚者勅書天許[illegible]
萬籍生尚憶商蔽雨廿載昇平路細論
樓船戈甲久銷沉濱海風清翠羽林勳業舊存三殿詔
去留今見兩鄉心東山花月仍無恙北極風雲轉自
深閱道舊風思廣若設言容易謝簪

寄題嚴氏嗜退菴

不識江南路蘇城何處邊數椽方丈屋萬里五湖天若
雲雙鳧棲煙波一畫船高春山好在高逝客是懸

午日小集

帝京逢午日幾度逸興催當暑思宮扇縫朝賜衣山
眠歡坐減多病宦情微卻愛行山道晴雲只自飛

書韋蘇州集後

韋公昔為郡計年九十餘不似陶彭澤解組折腰初

夜行

庭樹雞一鳴趁行知酒遠缺斜月色微葉落知深淺

聽秋二首

夢醒不覺寒淅淅殘陽下入簾秋色來幽懷正瀟灑
晨理頭上髮又已數莖白不須感秋風合情自脈脈

旅夜懷張子義子文

草際候蟲語花邊螢火流關山長旅夜風雨近新秋落
葉下庭樹寒瓜生故丘攜溪鳴咽水惜別在南樓

冰雪

冰雪遲來使關河阻客居風鴉過院晚木葉下亭虛尊
醒銷愁酒奇觀引疎書天涯身漸老目東欲何如

觀物

簾深觀物意天迫歲寒心旅燕飛難定哀蟬響易沉燈
霞獨閉門列宿已森森添影看殘月迢遞隔遠林

冬夜憶樊川故居

秋銷寒夜酒聽引舊時書畫角三更外荒雞一枕餘身
名歡漸倒物理悶來除野艇花源水柴門栗里居只狗
長吏好便覺宦情疏冬日茅屋春晴御版與風下

雞落松月照村墟猿鶴多情者經時應念予

高同年入覲贈別

功名往事記廟興佐郡風流十載餘幕下烏衣存色換
天涯兄弟宦情疏烟雲料理詩逈好博銅行容政自如
時花歸來閑案戲畫深磨酒棋魚

贈張螺浮給事

西垣重歷幾朝昏萬事波瀾[illegible]伏閣何人驚白簡
臨朝有勅報黃門雲霄[illegible]魚水功名是異恩
正觀雙龍[illegible]因花[illegible]

秋夜和王信初侍御[illegible]韻

雲霄有路已飛翻與宮曹獨閉門客舍鶯花連上巳

寺樓鐘鼓送黃昏春衣典盡冷添新火燭酒人稀命舊尊
滿柳年年江上綠白頭零落幾人存

劉果齋俞憲提學浙江索贈別詩

青瑣蔡火映含香詔許傳經下柏梁畫省仙郎開[illegible]
絳紗才子典文章春風桃李花圍坐煙雨江山色滿堂
好為藏書探禹穴清時竹簡美琳瑯

移居懷王琦玉[illegible]

蕭然蓬蓽跡似已接衡皋巷曲寺鐘近夜深鄰語高斜
學生計小書劍客情[illegible]為報素心友移居欲和陶

移居別舊居花樹

陋巷星河別館開客亭臨去重裴回青苔濁酒行吟地

惟有楊花日暮來

城南見山桃花

黃塵風裏帽簷斜桑柘[illegible]柳半遮千葉不須銷[illegible]
小桃已放破愁花

曉雞

短日寒雞半夜聲漏長偏攪旅人情羽毛今為風霜苦
怪爾春來失曉鳴

送張東山少司寇致政歸里二首

一辭北闕恩波渥三領西曹事自奇[illegible]朝下清卿休
沐日天涯親舊別離時官舍[illegible]看山宅身健長歌謝
傳繇回首縉紳客如公賢達幾人[illegible]

金南金北連春色竹樹交枝花滿坡[illegible]下居非村落近
天邊見此故鄉多尊開清酒賓朋共坐擁寒爐獻詠過
欲辭朝衣謝歌杖鋤耕生計老東阿

王方伯惠亭送姜鐵夫還會稽三首

惜別論文地離亭送勝遊紅簷依野曲畫壁寫秦樓落
葉催歸棹征鴻傍遠江秋色正渺渺送行舟
鳥隔相離為夕陽相對開霜風送歸客搖落動離愁
城三秋別滄波一艇還只今無賀老相憶在稽山

宋玉叔招同曹子顧沈繹堂施尚白王子底貽上
集于上林惠亭同賦五首

洛下耆英社濟南名士亭風流人未老文字飲常醒高
靜張燈[illegible]前[illegible]詩[illegible]樂府傳[illegible]與泰青
蹊雨青錢路微風白葛涼地非金谷[illegible]人無竹林[illegible]
騎閑華曲星夜隱建章　君王重詞[illegible]動[illegible]
花裏銀鞍馬尊前錦帶鉤園林偶暇日仙吏入清秋仙
日江湖外應憐鄭杜遊[illegible]
行雲暮不息主人終宴吟詞華傾一代風雨會同心已
殘銀青約能為清白藏重開[illegible]
絕域尋源使孤槎[illegible]人[illegible]
綱文機石歸迷渡漢津[illegible]

秋日懷翊聖

秋老關河色黯然壯心搖落望雲烟楚山悵別三千里
燕市悲歌十五年老去青萍藏匣裏愁來白髮醉花前
鷓鴣啼斷瀟湘夢回首淸江落照邊

夜聞促織

一昔新涼草際侵攪眠促織夢難尋舊知巧闘[illegible]
老覺衰音動客心多露庭除秋欲晩閑花院落夜初深
淸時斷續身微細白髮青鐙伴苦吟

物態

秋風蕭索獵獵滿炎凉[illegible]當物態殊[illegible]門[illegible]
豈須岐路泣楊朱殘書白擁心情定往事追思夢幻無
只似青山舊樵侶不知人世變榮枯

秋夜

忽忽生涯事事妨[illegible]沙曉[illegible]
鑪火初溫夜盃涼淸漏點中秋欲盡[illegible]還長
綠蕉紅蓼最[illegible]影細[illegible]朝來[illegible]

遣興

千歲愁多祇百年[illegible]
酌酒眞[illegible]辯聖賢[illegible]夜窗[illegible]
不須苦學安心法倒[illegible]

秋夕

窗際碧紗影流雲月[illegible]山連[illegible]得新凉[illegible]
翁收殘暑細簷開[illegible]秋衣

天寧寺游二首

[illegible]門外新霜古木淸寒山[illegible]日落鐘聲亭
年塔鈴語邊風沙雁鳴西亭[illegible]蕭瑟[illegible]情
杖策緇房晩西林祇獨過[illegible]在樓外夕陽多百
戰猶碑[illegible]千秋白薜蘿暮鐘催客思歸馬欲如何

喜湘北至同宿寶[illegible]館

門史重徵李[illegible]林[illegible]憶昔年[illegible]花邊左披同騎馬
[illegible]來[illegible]倚樓[illegible]月　孝陵書一卷烟波江上夢[illegible]
秋何時[illegible]玉[illegible]次第收

冬晩八館同客賦

夜色[illegible]未通[illegible]鐘[illegible]杳去[illegible]鄉心[illegible]西樓月

木葉[illegible]吹[illegible]户風坊[illegible]門二里外官[illegible]心事十年中
冬來[illegible]淸霜[illegible]東華[illegible]日紅

孝[illegible]至旅別

幾回風雪歲崢嶸已[illegible]
高[illegible]
悄[illegible]臥東軒窗下月梅花疎影正[illegible]

立春日漫興

吾今二十五年過衰[illegible]
歲華春到幾分多疎梅[illegible]
旅夜[illegible]燈悲節序幾回[illegible]醉顔酡

簡叟同宿城[illegible]

花發南枝雁北飛御溝西畔柳成圍一作佛火前僧在
一宿僧窓旅夢稀笳鼓夜殘風瑟縮桃衾春冷月依微
故人燕市悲歌客投老英雄已息機

韓編修予假完昏

九重殿外七香車銀漢便星路未賒東陸婚姻逢吉錦
催粧　勑旨出官家連璧讌吐同心結玉佩光添翡雉
紗歸去不言溫室樹芙蓉開作合歡花

申晁盟五十得子

節熙流風渙發盡名家人比鄭當時眾生瀛海逍仙子
種是麒麟帶奴兒戈印推牀連社苟葉藺蒸服然孫枝
胎仙登彝歌賡合伯氏吹壎仲氏箎

舟行

雨過簾纖滿點頻火銷香冷睡初勻當閒月出呼漁夢
倚枕雞號送晚春楊柳渚邊官綠暗杏花村底野紅新
舟行只似婆娑意解作悠悠耐中人

寄安陽張明府參賓

鄴都形勝擬中州紫氣臨關日夜浮勾漏不須尋藥令
圯橋今已約留侯雲深銅雀歌鐘地花滿河陽海月樓
叅聽玉珂金鑰曉拔州封印毅中幽

贈韓中丞

魏公家世迄名游開府遙門征思頃挾相節旋歸上國
尚書劍履勝通侯黔婢西第開清世淵明東山銀燭游

豈是青山輕亂人不願識荊州

立秋日簡姻聖源遊水關三首

秋城過雨響潺潺一道飛泉瀉水關此去便隨銀漢轉
御溝流到白人間
洗妝樓北桂殘霞蕭瑟城南過晚鴉秋色自濃今日酒
夕陽猶照古時花
水鷗低回鷗眼明夏雲飛盡草微生西風落日菱歌起
今夜逢君不出城

親題齋鴻婦孫孺人索賢節詩

喜過程門問道初看君宅相更何如連枝自解娛庭樹
生子兼能讀父書推爭媚娟歌女嬰念年高士記南徐
只今人近烏衣巷香滿秦淮照綠蘋

夜坐有懷

天河欲落暑風清客醉揮杯鼎未平萬事飄搖隨薄宦
十年淪倒愧浮名白憐少壯愁中老誰解微開人後情
芳草東山臨別路那因更起為蒼生

送申隨叔檢討還廣平兼寄其兄

同官同病不同歸久治文章總難一別斷腸秋雁晚
重看直草舊遊稀懷人夜合心長在送客雲山興欲飛
寄語荊園老居士綃窗一畝山中石衣

題李太公正叢界令嗣正紘像

丹青人物想風流令子曾郎在鳳樓天際變青依膝下

日邊綸綍到林扉採芝邁老將詎識衣紫山人義鄰叔
最是臨風看玉瀾金泥科第上三頭

秋日懷貽上湘北

蕭蕭落葉滿秋城不厭西堂聽曙更寥落詩書地士氣
淒涼臥官遍平生嘗衝匹馬風沙亂霜咽啼烏曉月明
密語年來素心友清時焉敢學逃名

曉秋懷孫西園先生

淅淅西風吹客衣曉行涼雨夕陽歸胸中自遣齊朝市
世路何緣繫是非倚上有情劇近消丈人與世本忘機
藕花落盡蘆花老望斷秋河白鷺磯

起居注日講

賜貂裘黑衣各一襲二首

銅龍曙色護彤幃尋常蛾頭伏北扉玉漏催當直夜
清霜疏點侍臣衣忽聞　天語春溫至曾賜宮袍試御
稀最是小儒尤忝竊　皇情殊更及寒微
曾陪貂珥金璫貴最詠黑羊豹飾紫綃帕簪林邊已陞
香烟滿袂自乾清使歎累朝傳　君賜何止終身荷
聖情優渥西征諸將士尚方服御到書生

侍宴外藩郡王

賜石榴子恭紀

仙禁雲深簇仗低午朝筵下級班齊侍臣環列名王右
使者曾過大夏西安石種從紅自炎火摶光迸成玻璨

含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

經筵紀事八首

使書觀几曉風清銅尺橫斜歷未成　天子直將經義
熟　玉音開卷已分明　御書房在殿廊西五經同異諸儒
纓帶紅纖細軸齊
別一一　東畔自品題
若几丹霄漏長講筵纔罷即封章天容別殿扶將晚
稀見　君王許柘漿
閶門鑰入近書來紅蠟光中對御開知是　至尊勤夜
讀三更燕慢月裏回
第二蟠螭點筆時起居親切近臣知年來神藻光前誥

日府長編　御製詩

一步天門步羽翰淩霄宮闕路漫漫玉清禁府黃嚴地
只恐人間報稱難
內裏當筵自尚方雲漿雪桃別教嘗纔誇　宸陽修竹露
賜食何須七寶牀
蛾眉供奉別來遲個個香深蹴燭影　十二闌干大漠上
金明門外月如鉤

直廬聯句事

每從同日待鑾坡宮草爐烟歲月過年來滿生情吹滿
坐深荷令晚香多才名我自慚余馬賦夜君偏稱上樹
清晝迴長渾不厭夕陽催別思如何

梅花二絕句

燕市新花巧接栽青春紅火一時催[illegible]笑大庾嶺
南枝落盡北枝開

幾度寒梅臘又殘愁心一日對花寬稀枝小蕊纔輕放
留取新年細細看

送少師衛公致政還曲沃二首

十年三度謝簪纓幹蠱功高退始收天下公真清第一
兩朝今不愧平生賜還別有餘[illegible]請老仍[illegible]錦行
去日臨軒思舊德遣從魚水動皇情

關道雲山仗外峰朝回請急未從容再來又老看司馬
此去乾坤有卧龍夢繞細旃開夜雨春回長樂遠[illegible]
知公未穩江湖興民隱還須達北東

次韻程使君留別即送之官粤西兼寄開府馬公
十首 馬公雄飛

相逢前十載離別是中年羈旅文游老[illegible]花歲月還成
臨知慈度文酒破拘牽一詠[illegible]向[illegible]共[illegible]
萬里之官路還家到海村琴[illegible]在今門[illegible]
樹臨江迴梅花過嶺[illegible]橋[illegible]折[illegible]欲[illegible]野
地角東西粤行行過舊[illegible]
宿桄榔暗山行荔子低[illegible]
[illegible]明裏宮[illegible]竟日開[illegible]
[illegible]香爐氣江城粉堞[illegible]詞名兼試[illegible]如[illegible]

地接三江險堂開八桂深關山如暇逸詩句費孫吟尋卧
閣梅花故東輪蒐草使班春多暇日海月照瑤琴
近日嘉陵驛鄰筒遠寄詩 [illegible] 西川風雨夜南海
別離時生理何心緒天涯有[illegible]絲桂江如可飲先遣[illegible]
人知
落日伏波廟行人拜路隅靈旗精爽見銅柱鬼神扶
[illegible]看如此[illegible]臨遭與俱詠懷多古蹟縹緲憶蒼梧
[illegible]烟千峰靜道路百蠻通朱邸今開鎮丹書舊紀功江
山兵火後耕鑿戍旗中人近[illegible]姚幕[illegible]笳憶塞鴻
建牙開幕府吹角霽雲開一別蓬萊殿相思供奉[illegible]湘
灘江上水烟雨海南山莫及昇平會恩波徧百蠻
世領中丞節榮分禁苑臣江風清蛋戶海月照鮫人[illegible]
吹騰歡遠轄門送喜頻可堪留又老向背事[illegible]安 [illegible]

送杜編修還南宮

熱[illegible]宜[illegible]鈴夜深藜火散槐[illegible]青門草色春遲[illegible]
落日驪歌沂易醒此別[illegible]花開北署十年東馬駐南宮
我留君去真無補名玷諸儒愧一[illegible]

七月二十一日

賜宴瀛臺[illegible]知一十韻

右[illegible]南薰水殿涼[illegible]此日命瑤觴宜春小苑通
[illegible]太液神池接建章金鰲[illegible]連[illegible]河[illegible]
長依稀書澗傳嬿鵲[illegible]

風碧落只聞香日同葵藿傾朝日下與松花雜豔
芳山積夏雲峰四起林含時雨樹千行仙杖迎拂諸頂
外錦石曾支日月傍雁從芙蓉開別館寵禮接若夢　召
諸王公卿浮深水丹陛侍從　恩深直玉堂肯升平今
勞　聖主拜颺從此見明良移將彩仗趨長樂不待鑾
詔出上陽翠諸張延蕊葉淑氣盤列組綺綃黃天杯泛
露承仙掌寶鼎調羹飲尚方無盡　皇情同海岳一時
容賞在松鶴蓬萊歲月春何似魚水　君臣興未央會
見賜酺歡父老曰看燕樂頌嶽御詩成寫鎬如川石曲
泰糕分兩漢早　御藻昭回勝紫極詞曹爭和作明時
清時不獻長楊賦請入謳歌闡步庶

是日　詔賜西苑泛舟恭紀二十韻
宮府修和日　君臣悅豫年明良欣文物　容賞洽林
泉北禁仙流秘西清複道騰雕輿迎步輦瑞日下晴川
颺戰昆明後留歡太液前駕來祥風轉杯向羽觴傳午
景凝芝蓋天河入　御筵花明縱騎色香接太嫦娟鳴
珮升蘭棹華簪扣畫船條游於有幽魚藻樂雖空靄
浮瑤島明霞遶翠巘棲陰漢浮晶漾太淨娟娟碧水旋
簾外紅麾錦纜邊蹕停仙仗久斷激慢城延舞詠班行
右光榮侍從偏滄波真浩蕩　天語許深連畫鼓催行
漏斜暉度晚蟬和齊沾醉飽敬答愧涓埃載垂慈詩
生成錫社駢　恩深帆滿棹長表行殊偏

新詩閒付宣
賜葡萄果恭紀
龍門日弱午陰團第一嬌酌飲大官出有組筵席異數
賜將芭品別當餐上林種後收名果內賜秋來薦玉盤
翠縷下傾鴻瓊液不須更促荔枝漿寒
從來遐賜以諸國貢使侍宴
賜蒲桃有感
賜西瓜恭紀
琛獻中輸出內闕向紫宸錫　聖容溫初筵記許以瓊
賜一日驚迴蒼拜　恩王指翠分銀盤碧金盤紅連
御苑芳常香案前嗅出飽飲　天庖渥澤蕃

送袁存齋歸粵二首
無錫西清直南枝涼漸促遊非司馬偓興似季鷹深山
奇繡才處江魚視餘心　君親恩並重相送一沉吟
義笑編摩日微才也許參誰能辭賢書史長三金
畫當黔上秋風權忽南他時如念及撫首米家崦
武闈試益都相國次韻
三武公孫拜命膺揚猷典屬儒生諸緊許植英客層
編紆時宣　黼扆奇簾閣風雲新被永銘勳與火魏迴
明南來臺閣掄才地元化應須在鷺衡
奉次益都相國武闈韻
太平玉帛萬方同按武常勳　閬苑中已見鸞行開似

月賴令暦[illegible]迎春風檐前[illegible]樂[illegible]樓上清霜[illegible]
雄夜中火城傳視聖奎堂迎映燭花紅

講莚

賜紫貂文綺白金一事恭賦一首

賜貂

去歲含香侍玉墀錦袍天上拜恩時衣冠曜色文龍[illegible]
鷞鸘春溫集鳳池林殿久依簪筆地直廬重詠賜貂
詩微勞一髮何曾効輕暖頻年媿聖慈

賜文綺

紫綺青綾出尚方恩深恭謝閤門傍機絲巧度金梭月
刀尺頻裁錦繡香袖拂螭頭爐氣暖步隨龍尾珮聲長
詩身衷服無能補空賜宮衣滿篋箱

賜白金

泰光賜予報重連內出分金勅使[illegible]赤縣[illegible]
留函纔給 御前封記見承恩[illegible]
種不羨長卿工賈賦獨傳執簡慶遭逢

賜貂蟬朝衣一襲

謝恩[illegible]
賜衣久荷舊爐香[illegible]明初日風動盤貂點細霜
拜舞玉階春色[illegible]長

侍梅

闌桃老柳豈須論梅[illegible]村[illegible]橋妨滑路
[illegible]伴明月[illegible]細雨從疎影[illegible]斜枝認舊痕
[illegible]香成一笑愛他風雪近黃昏

咸寧雜感二首

楚山萬里一雕鞍[illegible]應須[illegible]安嶺海梅花[illegible]節遠
江城金鼓戍樓[illegible]客身將老小酌幽[illegible]醉後寬
旅興易[illegible]峰深[illegible]路漫漫
紫[illegible]入林陽臨絕羽[illegible]題詩萬馬中宵動
[illegible]城百道連直北風雲[illegible]障寒征南笳鼓在樓船
將軍前部何時到霧散龍沙夜月圓

癸丑除夜

衙老天涯此夜中[illegible]何[illegible]梅花影[illegible]春醪綠
燃竹聲連[illegible]紅夢[illegible]身衛弟妹一飄蓬
孤吟守歲還[illegible]盡角終

人日

人日都市有貴壯丹花者郭快[illegible]大史[illegible]
人日晴[illegible]陽[illegible]開千外難新妝[illegible]處
霧[illegible]影[illegible]
仙郎已進消中[illegible]與和高吟紫[illegible]

春懷

玉醆金珂[illegible]城頭[illegible]
攜馬無聲[illegible]
寂寥[illegible]夜[illegible]勝丁[illegible]勞

步[illegible]詞二首

寶炬沉沉掛鬢時瓏璁環佩曳步虛詞露香夜夜與真語
心事分明欲訴誰
金縷歌殘舞柘枝關山連夜雨如絲夢回紅版橋邊路
一種桃花似舊時

送孫郎兆戩歸泗州用原承二字韻二首

聚落荒肥久送歸風塵重待隔年還鄉袂被官曹冷
閒遊兵戈野店稀客久常從花邊淚灑春寒雨雪在征衣
泗濱猶比桃源在到日殘紅壓亂飛
故人今已賦歸來白首行藏拂袖迴淮汴雙流中蜂擁
江山百戰舊聲塵詩成磊落從教在酒罷徒深得好開
只有交情無老意不堪離擾對離杯

朝日侍直恭紀

春色平分淑氣迴龍樓鐘鼓報新晴番隨人影千門
出只後乘輿一馬行夾岸烟花臨御道水溜淡淡遠
皇情禮成載筆還趨直萬歲遙從日下明

侍從朝日還侍從江西提督楊御行河南押班左

永豐太原綱兵部都衣

賜獸梨有頌

賜石榴子

羽林前隊偏東齊總儀衛級絡帶帥同千般剖鮮腥將師
金盤賜果重儀臣香多處偏來江驛色勝那知賞越人
時食只今更識伐分明待從無回帆

送洪聊吉還省泉

狗見才名好白賢酒杯詩卷劇深論佛涉余馬如殘夢
對策劍龍記往年虞食蒿花千里道春風轉采五湖船
櫂耕我失歸田約此別何從不惘然

夢遊南樓歌

別久南樓已十秋長風吹夢下西川祇疑身躡青天影
真見滄洲明月流

送韓起蘇二首

春明門外來時路懸見青青柳色多欲唱驪歌人斷酒
在散無奈別離何
谷都京前小樓絲絲風雨上燈遲房櫳別後春蕭瑟

照見孤吟獨坐時
東風楊柳河橋月冷節醒山野店花送客還鄉仍是客
千四禁火在天涯

四月十三日昧爽夢居芝嶽於課頌孝感熊公

論子詩因為余復誦之覺而忘後二句續成之

步輾中林遙數子雕闌傑閣倚晴輝長河自轉二千里
遊樹常留五百圍老氣諸曹猶歛雄心杯酒未忘機
夢回古壁曾題句風雨沉淙閒翠微

容園呈大司馬宛平公

北斗尚書第西闌崇嘉情開壘延賓客開閣引諸生臺
榭千峰出山河四塞平天虛含象紛地遠翳陰晴日月

高雙闕風雲挖古城五陵多[illegible]萬馬[illegible]聲談笑淮
淝敵鞭驅驃騎麾指揮貔貅將[illegible]握虎孤卿羽檄書文
至軍機酒數行中樞方授律儒[illegible]論兵[illegible]金鼓
花飛點旆旌隨珠恩未報還欲請長纓

詠懷贈田兼三京兆

痛飲狂歌老鄭虔諸公袞袞日朝天幾人報國文章在
吾黨[illegible]時奏草傳西掖深花春滿轉南宮列[illegible]夕[illegible]遷
平生最愛張京兆儒雅依如廣漢賢

七月六日立秋懷王北山給事

清時要地重黃門封事詞林共討論[illegible]秋色遙烽遷
照耀西風畫角又黃昏雙星河漢[illegible]一葉梧桐飛

掖垣記得延英去年事宣豪江硯正承恩[illegible]

疊前韻酬北山給事見和立秋日詩[illegible]

清時將略重期門好武能文可細論鎖院科名[illegible]
垂簾風雨十最昏縹囊久點還詞苑[illegible]
玉勒宮花恩往事曲江宴後疊承恩

往昔

往昔歡游翰墨場五陵衣馬[illegible]
回首青山寂莫長十載雙親書數紙[illegible]行
兵塵未解年將老欲說歸田巳閒傷

較毛錦求吏部

蕭蕭鄰杵動淒其蟋蟀房[illegible]秦陵[illegible]後

夕陽光旋過門時樹漿飼闔枯魂晚[illegible]火[illegible]上[illegible]
百口重[illegible]待[illegible]急三秋旅[illegible]

秋日草橋見龔大宗伯芝蘿題壁詩感舊有作

桂蘋京華亦[illegible]遊芳菲零落舊青叢遠山疏樹[illegible]碧
流水殘荷[illegible]紅霜重草橋秋色晚歲寒花[illegible]昔游空
右安門外西州路醉酒荒原向晚風

重游祖氏園

十五年前白鼻騧青絲余絡酒重臨長恩別後淒涼地
再見秋來爛熳花世事五侯新第宅桑田幾度舊人家
將軍坐歡風烟外帳底歌鍾閱歲華

秋夜待漏書懷寄蕭韓坡侍讀

九門清漏隔銀河午夜微風競玉珂不寐秋蟲偏自語
長愁旅雁又相過音書戎馬來人少烽火江山戰地多
生養 兩朝恩未報茹蘗[illegible]翰思如何

城南憶舊游簡[illegible]侍郎及茂才[illegible]

緞紅走馬出城[illegible]下直深[illegible]夕陽山色黯光猶在眼
松風花影最難忘詞場賓客思[illegible]閣登臨憶侍郎
侍漏朝來趨左闕南宮秋點夜深長

魏環谿先生邀集可亭以病直不赴却簡

講[illegible]高倚故山青[illegible]風雲聚可亭兩召天書光日月
三遷公望重朝廷苦心關濟 君前疏大手文章庠石
銘今夜清煇動星宿蕭條藜火燼横經

秋日見雁同湘北作

北風吹雁急南飛遠馬長征去未歸矰繳高秋辭大野
關河落日過重圍斷行飄泊孤洲遠獨宿烟塵舊感非
江海蒼涼沙裏晚尊前為爾一霑衣

　男壯履恭較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秋夜入直待漏東闕下有懷青岳翰長學餘王敞兩學士

年光添盡宮前水漏度寒聲襍玉珂漆簡數行吾自嫌冰銜三寄意如何鼓笳中夜黄雲合風雨深秋白髮多故是周廬蟣直地待班輪日不同過

輓王考功子底宋觀察玉叔

奏旐齊歲北朱藩蜀道東蕭條萬里外淪沒一年中世路憐諸子文情盡二公招魂傷宋玉死孝闕王戎賦鵩才猶壯哀麟筆遂終玉棺天上落瑤瑟寢堂空暮雨騷郎杵秋雲冷殯宮夜臺歸有伴泉路恨何窮前後銓衡地淒涼讞獄同范滂真寒譽裴楷自清通落鏡南曹月琅璫北寺風宦途紛轗軻襟抱得沖融顛躓非天意生全荷聖聰（[illegible]）追隨思夙昔狂醉笑兒童名列班揚盛文兼沈鮑工妍媸愁刻畫瑕垢屬磨礱章句功名薄生涯苦既雄霜摧漢時柏風折嶧陽桐歲月魚吞餌乾坤馬觸籠漂搖驚汎梗慘澹送飛蓬腸斷山陽笛悲深朔塞鴻池塘春草綠（[illegible]）北郭野棠紅隴已真成痛心還賭欲仲九原人在否淚灑向荒叢

九日　内直恭紀

小[illegible]綸霜鐘度掖門曉入侍宸[illegible]新恩大城紅葉飄深

集288-113

樹別殿黃花進內園蓮刻調曲金莖秘曉風天上
音溫承平時節衛文翰戎馬何能報　至尊
次韻曹頌嘉和田綸霞九日同謝方山飲黑龍潭
晚遊刺梅園看松詩四首
高秋征馬幾時回節序邊書日又催鴻雁也從烽燧少
菊花應傍戰場開雄都歎寒頻傳檄蜀葉黃金舊築臺
且欲登臨詞賦手故園遙望當歸來
舟舟飛雲萬壑低鄉心忽逐夕陽西關山木葉歸來晚
兄弟茱萸插處齊秋水平橋初攤席寒花繞屋自成畦
樊川舊日登高地濁酒淋浪醉似泥
滿目青山赤羽馳天寒沙磧野營移城高白帝霜砧斷

秋盡黃陵畫角吹幾處漁樵逢戍壘千村紅樹見旌旗
多君苦憶昇平事貰酒悲歌嬾莫時
城南咫尺吾難到潭水園松雨絕塵歷盡滄桑舍貝闕
燒殘劫火老龍鱗正思叔追呼昔約欲攜與公茶比鄰
退食舍人無事否好娛風日趁閑身
菊遲有作
去歲乘花香泛酒今年對酒菊遲回歎淒涼判心頻改
風雨將關節序催似向高秋堅壁壘故教嫩蕊近霜開
上林霜後稀游幸應遣寒英細細開
追悼王西樵吏部兼懷阮亭
海內誰知己相思大小王風來關塞遠月落夢魂長多

病寬腰帶減年積鬢霜鴒原悲宿草連與淚霑裳
魏環溪少司農為李晉陽索題柳林二首
何處登臨望渺冥柳花飛後柳烟青灞橋官樹連鄉樹
了舍與亭接柳亭司農奉母夫人所居曰與亭
帝公舊蔭庭前柳郎省他時對鈴閣悵柳林秋色裏
西風落葉滿居庸
和貽上嘉陵驛見懷
客裏音書寄莫遲西風過雁若參差窮交別後三年淚
好事傳來八子詩杜曲寒花秋送遠嘉陵古驛夜相思
銷魂橋外殘陽樹衰柳天涯憶汝時
風夜程子至

天風簫管不暇吹汝到空堂夜動霜林白寒蟲落月黃鼓
鐘連歲騎礎杵入宵長話盡蒼茫裏因君思故鄉
上官松石畫
雲樹蒼蒼隔寺樓亂山飛瀑屋西頭花時恐有漁舟入
肯使桃紅出澗流
懷吳蘭次揚州
十年旅屋西街住山色東窗共短籬獨坐秋燈閒夜話
金朔宮馬亦裁嘶江寒北雁春猶少人去新花雪後遲
渺渺蕪城烟水闊薊樓明月憶君時
雪夜口號
黃沙漠漠雁聲微鼓角縱橫送夕暉大帳金川江月暗

前軍鐵錯陣雲飛壓昏壁壘長槍殺氣冷關山未授衣
最憶苦寒諸將士朔雪夜破重圍

冬日寫懷同鄭侯菴太史李容齋侍讀袁杜少上
舍作

明舊栖遲旅興寬西堂霽雪對憑闌九邊馬槊霜雲動
大將龍堆曉月殘衣馬黃金燕客老關城樓吹楚江寒
久悔詞賦朱顏減尚倚狂豪議築壇

予富川令劉江屏殉節詩 [illegible]

荒城落日陣雲閑烈士如生碧血殷太尉威聲高戰伐
杲卿風節壯河山孤忠誓死收殘盜數語臨危動百蠻
感泣 至尊當殿話科名終不媿朝班

瓶梅八首

紙窗竹屋夜銷魂相對孤花自掩門解愛寒燈上疏影
不愁明月照黃昏
嶺外烽清驛騎來開門傳火捷書開殘年臥隱寒燈日
索共梅花笑幾回
宮閣貂橋記別離山郵風雪夜相思不因燕細枝斜處
愁絕天涯歲暮時
博得身閒萬事輕曉鴉啼後夢難成朗吟對汝北窗下
冷豔寒香非世情
人生婚宦多憂累頗賴紅塵惱舊時卻笑孤山林處士
棄家還作有情癡

曉鐘催曉別花行凍壓寒雲滿城驟馬風前聞玉笛
故園腸斷落梅聲
舊時一本數金錢翠幙香梢護暮春嫁與朱門當止錯
樓前愁絕賣花人
羅浮蕭瑟沙雲烟庾嶺荒寒劇可憐萬里遙愁惱清夢
五更風雪夜窗前

歲除容齋席上送緯雲還江興兼簡其年

隔夜春帆被急裝一尊歲酒作離觴江山易老東西別
風雨難分上下牀入洛機雲羈客恨游秦枚馬著書狂
寶田陽羨時將晚寄語樵漁莫浪傷

除夕二首

顛倒天吳繡兩頭花鈿摘盡笑浦留圍閑醉舞春燈下
病婦饑兒也未愁
玉著金盤 御賜高昇平節物夢魂勞 王師蚤報收
還郡更典朝衣貰濁醪

元日祠祭早朝賀恭紀

東來王氣滿春城馳道風雲接兩京天爲車書同奉朔
帝憐兵革罷朝正爐香影裏千旗動燎火光中萬馬行
總爲蒼生禋祀切漢家五時是虛名

孝陵恩很早楊侍郎楊新白 陵上來

宮車思作日閑暇毀春風廿載兵戈後 先朝夢寐中
翠華臨想像玉殿在虛空白首儒官老當時供奉同

春夜齋宿院中有懷同學諸子

南内春雲接禁闈御溝流水送斜暉風前白燕寒無影月下青槐大戟圍侍從　先朝同昔夢弟兄廿載各分飛齋宮此夜聽新漏藜火燒殘閱舊緋

春月

圓月他時好春來夜自明九霄金鑰夜萬里玉關情安轉驂雙闕迢遞過列營刀環空有夢流影照霜纓

晉國

晉國雄天下秦關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歲塞連天險黃河劃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和從戎

午日同北山豐臺看芍藥二首

年曲春時當爛熳藥闌午日重裒回已惜芳藥參差出更遣榴花舜莫開

兩度看花地滯留重來風景不勝愁飄零十載尋前客惟有黃門記昔遊

問王給事病

昨夜眠多少思君落月時高齋聞雁發秋閣見花遲岩掖稀囊草安危有鬢絲連胡同好莫苦病亦稍離

奉送宛平田公之奉天二首

千里嚴裝塞下過雕鞍落日出關河春關星漏經關岩歸約銀青送玉珂遼海長城遙鎮遠南陽帝里近鄉多趙張方略清威重邊進鋪兵在政和

形勝雄都百戰庭留臺風紀節旌新中朝應切安危計内史須煩社稷臣風雨　諸陵秋色遠雲山三輔夢魂親綸書計日看徵召回首鋒車塞草春

送熊縣丞之錢塘

疎柳凉蟬路水流驛騎朝發暮扁舟江山萬里多新景風月西湖是舊遊客路音塵戎馬外故人愁病別離秋不須隱吏詩梅福投筆君須學虎頭

寄上何公江寧

江左風流間代興相門森戟夢孤枝錦袍舊賜花前着團扇初應袖裏承倚檻雲山連北塞飛觴烽火過西陵丈夫五十身强健縮手蘇盧恐未能

送趙玉藻編修典試東粵

炎天欲盡路漠漠庾嶺梅花古驛亭馬援柱邊劍鼓騎尉陀城下燧烟青百蠻文字珠光合諸將弓刀海氣腥傳語有司干羽戚垂衣　天子日談經

立秋日子龍縭當始上湘北幼華過集二首

生死傷心後悲歌把劍初[illegible]望天留數子秋日集吾廬風雨孤亭寄若花聯徑疏不斷竹絲薄離別較何如

舊雨如今兩新秋勝往秋生涯堪一笑杯酒失窮愁吹角江雲斷啼猿蜀道幽飄零今服跟酩酊且相留

移居懷林濬亭

鬱鬱久居此天涯又卜鄰秋花今別汝社燕亦辭人岑
寂長愁地漂搖獨去身鋤因違咫尺轉益念交親
七月廿七日移居宣武門東街二首
衆峰晴自出甚此卜幽棲巷僻秋風入鈎簾落日低縱
容旋馬地已得種花畦望眼雲山外愁時只向西
九逵倚徙遍四海問吾廬乖嬾將歸寂飄零舊者疎
生闌漿餌萬事託樵漁鴻爪東西意天涯任所如
望西山
列嶂橫天壁連雲亞女牆曉風落空翠疎雨溼斜陽巘
崿鄉心亂關河別路長白雲如益處冉冉近高堂
送李仲如之奉天治中 仲如相國子

相公門第映重暉佐治留都頗豈違沛郡饑為湯沐邑
鎬京元是帝王畿六軍錦水新移陣萬壘松山舊合
圍初守四郊猶閉重應須參最報綸扉
和湘北再送仲如
玉笛關山遠送行欃槍影落罷東征霜高元菟秋深戍
月上黃龍塞外城木葉砧聲催別思玉堂詩句恨離情
公餘詞賦知無敵欲使才名重兩京
送史子修編修歸省
十載詞臣片氈歸占爐初罷講筵遲歹載綵几辭天上
綵袖鑪香出禁闈歲月壁虛南史筆兵戈猶見老萊衣
承歡縱說天顏喜宵旰於今未釋威

容穪招同子朗繹學點上諭集四首
苔竹參差長軒窗杳窱通故教迷出入不自解西東夷
界侵階落秋花遶屋紅盆池綠蘋末翻浪五湖風
數過敲娛地蹉跎鬢有絲風塵憐縱酒壁壘見殘棋洎
雁又將至明河今未遲坐來新月上流影照蛾眉
檻古衆木秀亭深初月妍流螢破暝色宿鳥投寒烟高
齋見水石對酒懷山川自此發秋興松廬方渺然
風雨日蕭蕭初晴夜色饒銀鞍歸路險白馬向秋驕遙
遠疎城堞燈明驟市橋天涯明舊少不惜往還遙
妙光閣次湘北韻 閣故尚書芝麓龔公建
尚有游屐經行處夕照殘花寂莫紅舊館已孤懸月

六時猶響珮環風英雄兒女消磨在香火因緣願力空
往事不堪回白首酒壚相就問黄公
夢玉隨
江湖渺渺見難期怪爾經年入夢遲別後頭須白幾許
可憐飛動似當時
聞笛
一片長安秋月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里無消息
腸斷風前入破聲
八月十四夜月
南鴻北燕久差池明月天涯處處隨風露已零新桂影
關山猶照舊旌旗少樓夜漫聞行數雜聞吹鐵獨自遲

遥憶故山涼冷候桂花連夜影離披

十五夜不見月

秋陰漠漠夜蕭騷如水天河激素濤三匝繞枝烏宿蚤
數聲吹角雁飛高遥連烽火光偏照不動浮雲勢自牢
我欲乘風上萬里手排閶闔一呼號

十六夜雨過容齋時移居比鄰

下馬堂前雨細傾衝泥步屧惜逢迎寒催落木秋砧動
夜近高樓玉漏清隔屋橋花添客思短檠鐙火足交情
卜鄰我願同晨夕投老終當學耦耕

重陽前一日同貽上湘北放生池作

紅葉黄花古寺東荷衣行徧渚禽中多生解取伊蒲味

半偈難忘綺語工秋色易隨寒漠漠夕陽煙水晚濛濛
佛鐙夜上星河冷便欲安禪就遠公

同湘北送貽上東歸

青絲絡酒玉壺香未到今攜意已傷客路蕭條偏入夢
離魂老大易霑裳即教對雨新成別卻費來書細作行
月落鐙殘思後夜斷鴻寒影故蒼茫

顧滄園編修修來儀部為兩尊人求詩賦復題漪
泰山如礪帶如河儒者勳名代不磨總為君分新染甔
筆飫猶是舊絃歌校書東觀青藜杖下直南宮白玉珂
對舞華筵秋夕永燭花樹月酒迴波

湘北宅宴集懷貽上東歸二首

一

氷雪寒沙路歸遲聽月明竹絲愁別恨鐘鼓亂離情被
酒猶燕市聞歌是渭城此時芳草嘅嘅野雞鳴
過亭急寒雁月影下紛紛古寺鐘聲落虛窗水葉聞天
涯路河水客夢動湖雲行止知無定蒼茫獨憶君

冬日即事

近坊雞未唱瘦馬夜行遲漏點催金鑰珂聲動玉墀朝
班存近侍官職在文辭正喜勤封事君王召對時

一

生日

梅花書閣將逶迤短景流年自勸磨拘束正教如杜老
龍鍾猶未似東坡文章小技聊為耳歲月浮生欲奈何
千里過庭風雪夜天涯燈火伴吟哦

日至陪祀宿天壇院

高居上帝列星環人向天門出羽翰漏盡金鐘渾未聽
霜深瑤草不知寒雲霞夜近通明殿劍佩春回太乙壇
一晉九霄歸夢卻疑下界路漫漫

二郗房慎菴以季弟發公遺行屬為詩

人物閑中房李子弟兄名重鄭當時獨憐春草西堂句
不恨荒阡有道碑絕域文章搨萬戶傷心書卷付佳兒
青衫黄壤連枝恨淚染湖風拂樹悲

寄汪大長洲王十一新城五十韻

故鄉皆何在羈遊已白頭天涯今寂寞歲晚一踟躕歷
下周旋久江東物色殊別離吾欲老消息近余無雲樹

何寒澗風壓江樹村魯連終蹈海張翰已歸吳魚鳥無
嫌避山林脫覊絆乾坤雙僻睨瀕仰自聆蘇憶昔逝如
蕙偏嗟亮與瑜名聲陵沈鮑文契列潘朱秋賢緣拱顯
春華照若敷一臺矜二妙十稔掛三都雪擁詞鋒迅
芒筆陣驅文章宜特達郎署偶同趨蜩螗時今縱相逢
屢譏娛翫花裊諷詠風雪夜招呼擇勝尋緣歸當軼
蹣跚尚書觸顧曲史部解狡猾白吾官疏
散能忘士賤拘觴行銀鑿落驕鼓錦椵糊吟接金門樂
歸栖列柏烏悲歌從俗怪醉舞欲人扶少日空堂
去流年冉冉徂漸離悲擊筑南郭老吹竽回首清歡地
空餘數飲徒折梅連舊燕去雁引新雛魂夢迷行處江
山見畫圖飄蓬思杖策泛梗想乘桴嶽瀆通宵寐蘇臺
長燕風流真秀義物產自鵬梧城郭峙當面烟波木
一燈烽昏戍壘冰雪漲川塗戰地經三楚軍船過五
遭逢還感激閒闊遂艱虞處士非殷杜清流有顧廚
涼懷卞玉照燿握隋珠歲月消鉛槧豪華付狗屠飛
萬里志孱弱百年軀笑口妨多病愁芳損壯夫放懷
騎寒馬饑分託轅駒白髮馳詩卷青春滯酒壚精工
句字為樂博塡與處世從方朔逃名謝董狐根源隨沿
劫才命受洪鑪心跡愉焉致行藏困小儒觀身時自遣
觸事竟長吁百一成驚愕平生似友于晚聞慚至道故
態恕狂奴他日如重見香醪爛漫酤

哭張翰臣學士三十六韻

友朋既零落賢哲繼凋傷舊俗文喪喪清流獨奮揚斯
人高位置吾道岩推藏泗水二千士尼山數仞牆頹然
堪隨卷由悲已外臺經閣初刊繆名山續袖亡緗閩畫
管樂儒略慕軒唐風昔延英殿追游供奉行衣冠存正
色星宿擁光芒步綴君櫻珮歸遲晚袖香苦心隨豹屋
失濮沂龍脉奏對封章切言詞面諍長講筵多獻替詞
館自輝光輝赫雷霆下貽回日月傍薄遊辭宛洛厚謫
待江鄉帝念深依眷天心捐激昂再三中旨召敢
抱舍人裝縱釋千尋辭洪爐百煉鋼孱羸看吐舌疾病
見剛腸燕寢猶看在春盤骨肉涼蕭條猶布被易簣只
空囊尚龔收遺草臨危絕諫章治安難盡策存殁易爲
哀銅馬三軍慟金戈萬戶瘡鼓鼙思大將肺腑託天王
富貴恩俱報艱難志敢忘東蜂咽危露鳴鳳集高岡天
路嗟頹折泉臺恨渺茫孤兒將旅櫬十口寄邊疆黯默
初為戶凄清未了房此行歌薤露何地哭心腸哀慕涕
寒食歸舟傷鐵場關山塵漠漠江漢路蒼蒼宿草椎甑
亂新阡種火荒大名身後沒流慟淚滂滂哀輓文期衆
千秋有范張

丙辰元旦雪

歲除梅蕊破夜半雪花翻物色流年換生涯舊俗存風
雲含鼎象鐵火鬧千門馬嘶春城晝鍾聲禁塞昏白頭

迷王勒難可辨金根潤點銅龍漏光添白獸尊占衆雜
憂喜望日別寒蹈柏酒侍官舍梱盤憶故園歸田學耕
稼入社宴雞豚領取豐年瑞林廬老一村

登看野望

客舍凄迷黯已傷天涯悵望關城傍雄關過雁迎春色
小苑昏鐘帶夕陽歸夢不禁鄉路闊旅魂空逐塞垣長
最憐野騎行吟處細草啼鶯入大荒

奉 命祭告北鎭二首

使星十道出 王城獨奉函書到上京大漠北來沙磧
盡神山東望海雲生鶯花舊日朝 陵路楊柳春光出
塞情曾是琴華游歷處臨軒故遣侍臣行

雲霄北鎭興王地官屬東來(一作官)侍從年 御墨淋漓臣
姓字神光縹緲 帝山川經過王樹生瑤草望秩金旂
接瑞烟開閟龍飛根本重府寮奉使 聖恩偏

發京日作

皇家秩祀重名山曉別青霄侍從班行色單車趨朔漠
離心一夜滿燕關平沙遠水春天闊細草穠花客路閑
咫尺銅龍隔清漏栖棱風雨夢魂間

宿通州明日送者返城寄諸公

麗譙鼓角黯無聲鐘漏千門出 帝城使院一鐙寒夜
語離尊殘酒別時情雁過塞路將書去草長河梁送客
行潞水東流卻南下北人從此更長征

征途聞笛

一片關山春月明邊愁遙起故園情回思吹笛千門夜
落盡梅花送我行

赴北鎭得家書

只問歸時更遠行高堂書信語分明將知軍旅征衫淚
又是并州別後情

晚次三河縣

九邊亭障迥今日縣樓明接近千峰落料嘗萬馬行嶺
騰山忽斷陸絕勢難平舊谷臨洵水新關駐郡城黃烟
知古戍野火問殘營草覆寒沙淺春連朔氣生山陵終
不改道路若爲情關塞東來遠蒼茫近 帝京

發薊州循燕山下行向玉田道中作

迴合青山路欲無馬蹄盡處出平蕪天臨絕塞開沙漠
地湧連山接海隅近日烏閒二徼治當時關鍵九邊圖
雕弓羽騎東遊壯卻笑終軍有棄繻

燕山

一重邊鎭百重山偏者飛騰向北還對峙太行爲左輔
近連滄海作雄關東西日月天門外開闢乾坤 帝座
間燦爛九州形勝大風雲直北戍樓閒

豐潤道中

鴻鵠山前春自碧盤龍塞上雁長飛馬頭車轄紛如此
只送人行不送歸(馬頭車轄山名)

次豐潤明日入永平界有懷京師故舊

漁陽春色晚二月尚淒淒山遶孤城濶天連野戍低征
遠辭薊北客夢近遼西渺水前京意含情悄解携

灤州界上

路傍古時一隻堠沙際春日雙流谿古時曾見邊烽苦
春日惟聞野鳥啼

灤州

山勢長當西峰巒忽四圍地經烽戍苦路遶塞天微瀉
馬還東去春鴻故北飛扶蘇泉下水曾與映斜暉

宿七家嶺驛

桑柘青陰花欒紅殘春家寄五陵東行人兩地相思處
盡在寒鐙古驛中

北平懷古

淺草寒沙路春風數騎行當思射虎石何處北平城沒
羽邊雲動收弦塞月橫書生無燕頷因爾倍含情

次北平

薊門行已遠杳杳復孤征落日遼西郡春風右北平登
高望遠海飲馬出長城不作關山使誰知邊塞情

過永平懷故觀察宋務裒二首永平古昌黎郡

東臨碣石觀滄海終古曹公一世雄汝在遼西懷往蹟
振衣綵鄉對天風務裒封東臨碣石觀滄海呼卿大風一振衣
杜陵詩盡入閒處解遺篆須入海求一卷文章數行淚

祇應流恨到滄洲

兔耳山

馬上盧龍塞鴻邊兔耳山流雲無定日飛雨過重關古
木上空翠孤峯點細斑征途能暫息絕頂一躋攀

雙望堡

千里營平道青冥萬仞山烟烽雙望堡征戍幾人還塞
柳春光斷邊鴻夕照閑蕭條懷古意匹馬近榆關

古榆關

白草黃雲出亂山榆河東下古榆關沙場多少征夫恨
行到長城慘客顏

望海店望山海關

孤城連積水一線見波瀾春色臨關盡天風過海寒滄
溟今浩渺江漢日驚湍萬派朝宗處登樓細細看

出山海關二首

大漠孤城海氣生關門漏盡野雞鳴邊鴻欲度低殘月
曉角翻為出塞聲

角山關下角聲殘口外林林柳色寒客路長城今日盡
平沙萬里見漫漫

出關有懷府寮諸公

春衣灑淚別長安二月邊城出塞寒青草不生烽戍地
黃沙已濕海雲端驚飛折柳邊城闊日落山寒客路殘
殿上群公應賜飲東華歸馬簇金鞍

出關門百里宿沙河站
關南滄海河天遼漠北連峰拔地青一片山河開郭塞
幾家烟火接邊庭邊歌調苦風還行盞酒愁多夜易醒
卻喜 皇威臨絶域鎮東門户不須扃
雨宿沙石所
野陰連暮色萬里接邊空古磧黃昏雨沙場澹淡風客
行烟火外春盡道途中茅店雞栖早驅車越大東
寒食日錦州道中
冷節關山外邊沙暗玉鞍海天常欲雨春路自多寒三
月草未綠長安花已殘陰風吹錦水落日正漫漫
次錦州

世祖龍興日旌旗向此行風雲隨尺土旗鉞壯孤城萬
歲還思沛 先朝久駐兵山靈盤重鎮應送使臣情
清明日抵十三山下
鴨江春水鴨頭平木葉風高葉未生客路不知行近遠
十三山下過清明
廣寧齋居使院遙望北鎮十二韻
碣石三韓外扶桑萬國東幽營分地險冀野接天崇華
蓋垂垂秀芙蓉片片工六重紛掩抱中位屹當中平昴
疑犀帝桓圭儼上公生成恩府功緒數鴻濛望秩存
虞典隨刊省禹功晚霞舒翠浪斜照貫晴虹滄海紫
帶恒山配闕宮神光終古在嶽祀至今同並檢傳

命琛函啓肅躬齋心壇壝外始做鼎彝宮
北鎮祭告禮成紀述二首
祥巖坐鎮朔方雄北嶽東來勢欲無襟帶江湘參赤若
神靈烟兩鎭 皇都祠壇有路通天表禪草當年問地
幽翔見五雲龍華道三聲萬歲尚傳呼
法駕東巡海上迴旌旗萬乘拂天來親臨玉趾披階草
詔發金錢作殿材風入沛宮曾起舞雲深碣石一裴回
小臣奉使名山日擁節還如黍後陪
閭陽驛留別廣寧令張雲耕
更盡陽關酒一杯故人三日共裴回桃花洞口尋春入
木葉山頭並騎來地是 先皇湯沐邑君非百里講書
才邊沙遠使歸心切卻為臨岐首重回

入關見春草
去時春草白來時春草青塞上草生晚客行還未停
覺華島
黃閣滄海東南外今見丹梯咫尺間孤島拍浮萬里水
夕陽縹緲三神山蜃樓雲霧連空現貝闕蛟龍擬往還
最訝根蟠無厚地忘情不覺在人寰
大陵河夜風雷
陰風何漠漠流水自凄凄近海奔雷壯臨邊苦霧低空
城聞火出廢壘成烏啼野店宵更靜無眠聽曙雞
杏山

千里三春使節回遼陽不見一花開忽山外逢雙桃樹
細蕊穠枝亂後栽

急水河

急水河深水急流歸人三月滯邊州石尤風解留行客
惆悵車輪與馬頭

歡喜嶺有慢水河

歡喜嶺前慢水流歸人歡喜去人愁歸來也是天涯客
家在千山萬水頭

歸路

秦城唐壘遠經過回首蒼涼祇浩歌塞外連山何處盡
海邊陰雨一春多野無烽燧加烟火郊有蓬蒿似蔚蘿

稍喜關門歸路近穠花深柳未蹉跎

入關

出塞今爲入塞行東來萬里盡長城平沙古堠孤烟色
落日危樓暮角聲遠近青山如故國淺深春草是王程
紅塵荏苒征人老不見關門紫氣生

關樓

雄壘高樓壯旌旗古鎮遙塞雨春不斷邊日近長城悲
角闕雲動孤城海氣翻往來渦甲意辭歸欲銷魂

關門館舍後樓晚登

一片青山勢壓城晚風樓上海潮聲滄溟派水乘風興
無那鄉心日夜味

澂海樓觀海

噴起碧空盡潮來激浪翻有天浮晝夜無地著乾坤日
月還高下蛟龍自吐吞乘槎知聖意浩蕩與誰論

榆關驛見桃花

東行霜雪白成堆柳塞桃林待我來誰道榆關春色晚
花開時節使車迴

姜女祠

誰築長城萬里長至今片石對蒼茫轀輬風起鮑魚亂
爭似空祠一瓣香

姜女墳

秦皇採土今安在六國君卿劇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

不隨海水變桑田

入關雜題二首

今年馬上過春風關西花柳村村同柳葉可憐濃淡綠
桃花解變淺深紅
山遶巑峰水遶城柳烟漠漠亦春晴銷魂橋上重回首
却恨長條太有情

夷齊廟

清聖祠堂滄海邊首陽何事尚依然崢嶸秦伯雖周日
辟莫戎湯放伐年鵬舉紹臣今論定古來兄弟幾人傳
只將一勺灤江水擬取山薇薦豆籩

同郡平唐太守蘇州吳守灤河故道晚登偏涼汀

二首

綠江楚浦移舟遠泰水文流放櫂寬隔渚濛濛空翠合
連波淼淼夕陽殘漁村門巷桃花映佛寺樓臺石筍攢
晩泊謝公棲隱處欲携襆被宿層巒

黃洛城西歷翠微金泉亭北瞰斜暉落花低檻時霑酒
細雨深林不溼衣丹頂霞明雛鶴小銀鱗水長鮭魚肥
也從仙吏銷憂到歸夢江湖憶釣磯

使還次通州感成

蹤跡飄蓬不可尋落花芳草暮愁侵何堪客路來歸日
翻似離亭送別心宮闕長安紅日近關河親舍白雲深
他時卧隱紫荊裏記取東游塞上吟

次韻益都相公重陽前一日萬柳堂讌集二首

幾隨丞相屬池頭晩接花茵想勝游萬里捷書蜘送喜
一時佳節借銷憂松風有夢懷溫樹魚水多情羨野鷗
不盡謝公絲竹興邊機猶俎在前籌

勝蹟王孫萬柳賒相公清興溯雲霞 元廉希憲有萬柳堂在京城南河文獻諸公常與集
中令公名其生日望柳於此也 黃塵漠漠雙蓬鬢翡翠淒淒舊菊花見說登
臨猶昨日笑憐歲月屬官家何時蠟屐陪歡讌也比參
軍落帽紗 益都一日相會出此六詩調政相次

送曹頌嘉還江陰

峨眉仙子建安流游戲蓬萊殿上頭兩制絲綸新史筆
五湖烟水舊扁舟鱸魚鮮熟江東美代馬長懸塞北愁

燕游一杯文字酒湖魂去住結綢繆

陳將軍忠愍輓詞

雄略秦關指蜀江將軍才氣世無雙身經百戰曾輕敵
功盖諸侯早受降夜雪移營嚴號令天寒伏甲近摩幢
英魂遺恨安危策淨水含悲急隴瀧

白髮

白髮長頭皓令情令奈何榮枯堪一笑身世付高歌夜
雨雁聲斷秋燈人語多殘花掩深户吾欲保天和

寫懷

日月速如此歡娛得未曾滑稽君豈敢禮樂力難勝舊
事青春賜流年白髮增文章聊自娛送老漸無憑

夜出閤門口號

宮樹栖鴉帶暮林晩風人閉閤門深黃昏騎馬秋河上
只有清波映客心

閱武西苑紀事六首

綠牆北面苑門開肅侍 先皇羽獵來武帳前頭觀校
射當今 聖主是雄才

點首蟠頭歲月長玉階龍尾步迴翔新教隨蹕參天老
賜坐從容近 御牀

舞劍鳴弓決羽儀九名爭在上三頭 重瞳香案親題
與司馬前將 御札收

萬方送喜 聖朝勞武進朝儲大設不以惠家還又

上狀頭先遣鬱輪袍

龍武新軍舊羽林拔穿楊葉中飛禽更教射與諸人看
一謪 君王用意深

飲馬龍池駐柳營山河萬里接昆明樓船水戰今都罷
巳見弓刀定太平

午亭文編卷十一　男壯猷孫較

午亭文編卷十二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元日直閣中高陽公示和寶坻相公歲除詩次韻
三首

今朝暮景巳飛騰猶未蠲除事事能知日暱凌紛屢異
中年哀樂故相仍戀倒拍浮有兒女獨對枯盤憶友朋
一昔雖饒霜髮滿夢迴風雪灑寒燈

日華初近會元將夜半常隨丞相來燭熳星辰天闕上
清炎鍳火闕門開山川禹服平成蹟雅頌姬公制作才
卻爲念時添視詠流光荏苒竊趨陪

星霜殘夜入春陰節物升平可重尋玉几雲霄三殿迥
璇輿閶道九門深豫開伐叛稽天討屢罷朝正歷帝
心坐聽宗鈴歸舍晚一杯歲酒向誰斟

送董蔡水歸華亭兼寄董閬石諸乾一時蔡水將
遊閩粵

九峰問訊近何如數子飄零十載餘萬事黃金輸負販
幾人白首老樵漁君今海上求仙藥我欲山中著敝廬
何限塞鴻淒斷處江流西上憶雙魚

送綸霞歸省

送歸郎署栖遲日嗟爾家聲明著作才渺渺秋河霜葉下
蕭蕭寒路朔鴻迴黃塵官廨題詩壁衰草城關置酒臺
遙羨潘輿還御日手將捧檄喜重來

連丸内直

鈴索聲高漏點長直廬長在殿西廊内中數日多宣召

罕莫槐陰閑玉堂

禁中春雨

西峰殿閣倚嵯峨雨過青山晚翠多不識玉泉流近遠

影娥池水夜增波

懷西山舊遊簡殷再容齋

磴道盤空山四開暮投林杪翠嵐衣幽禽大驚散扉照

疎磬孤峰夕照微杖底爭臨秋水落半中風雨塞漁稀

夢繞谷口巾車路猶記蒼莚倒戴歸

題北山給事真

文編卷十二　二

青瑣通丹地朱顏老玉墀畫閣看十載風塵憶當時魚

鳥忘機久山林託興高獨憐琭琭者猶韜向經帷

送北山還莊平

詠坡郎省樂人存拔擢深知國士恩暫別雲霄歸屢道

回看風雨滿梁痕冰銜三字慚吾友封事連章感不

尊五岳來須詩服膺恐君逸興太飛翻

次韻謝訒菴見酬拙書春帖子之作

我亦漁樵憶孟諸相隨終筆玉階除敢云逸少無臣法

祇覺中郎有異書松殿數言長獨對御牀承旨更誰如

樹花欲頌慙虛劣諫果封題竟未疎 時以椒柏來報

和訒菴憶故山疊前韻見簡

倚相時節見桃諸已老詎能臧歲除節物一尊殘夜酒

年華幾卷舊時書心憐去日若無處夢醒浮生可自如

最是鄉園離別後青山遲暮信音疎

元日再疊前韻酬訒菴

欲向東風問望諸黃金館在玉階除頻年紼冗參經席

輪日牙籤侍御書師友平生夫子共文章當代幾人

如春來崇政朝朝會名迹相親應未疎

訒菴立春日再疊前韻次答

除朝從容盎去諸懸河滅水想難除偶然節物供題句

終古稱名有讀書 紅蓼翻遺生尚細宮花幡勝剪

能如已過春酒黃柑會與數文游賜合疎

文編卷十二　三

和訒菴立春日口號三長句悲懷簡寧

長鏡更遣發詩頻忘卻新年十日春萬井烟花連閭户

六街燈火隔流塵稍憐將老翻青巷深覺多愁讓酒巡

極目川途滿冰雪苑梅官柳暫留人

相思元夜歡游日劉董江王興未賒 客舍鐙前

催羯鼓水樓春盡賊楊花存亡幾度無音耗少壯于今

有幾卻憶西曹郎署在閑門深閉若為家

舊好漸知日自非一生一妙亦相違 寒空鴛鷺

春風化燈火魚龍勝勢飛羽檄刺閑時漸少文章報國

事全稀獵夫漁者終未許君才遂拂衣

上元夜發起

顛倒衣裳月迥明從人一夜踏歌聲五更玉笛風蕭瑟
曾向關山萬里行

照鏡

方鏡青銅倚何歲朱顏曾照髮同明照杖花燕尔風沒
點鬢鬖霜不世情

逢故人

客中借問是同鄉欲說還鄉已斷腸舊日相隨徒侶盡
無人解道易霑裳

召見懋勤殿應制有序

戊午正月二十二日召臣廷敬同戶部郎中臣士正
且命各以近詩進見於懋勤殿溫語良久至論

臣賜和稻子詩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渝
蒙恩褒美命至南書房撤御膳以賜內侍賚二
題命賦詩夜漏下乃退

萬卷圖書滿御前賡歌時聽玉音宣詔筆絲閣連
深殿春色彤陛接禁筵已見文章昭代盛向來雨露禁
林偏吾君一德同堯舜長媿夔龍際會年

賜膳應制

久泛流霞是露盤每嘗仙饌勝調蘭屬沁日暖恩波厚
內殿猶分玉箸餐

寄李厚菴學士閩中二首

炎風朔雪盡皇輿孝子忠臣世不如青史數行滇海事
丹心千古燭光書每思忠悃堪流涕賣有聲華到索居
近直邇英常被問已知吾道未全疎

南粵何人請繫纓樓船幕府羽書驚終憐蕭引空安卬
未許深源有鐵名生死臣心惟戮力艱難天意為銷兵
卻悲離亂長條事回首當時抹檄情

孝昭皇后梓宮還殯鞏華城恭賦輓詞二首

五年兩度哭長秋禁掖懷賢慟未休曾見帷中隨鳳輦
還驚繡素結龍輀梨花寒雨行宮淚柳暖春風野殿愁
舊日上陵同輦蹕幔城蕭瑟鞏華留

曾向宵旰儆慈心午夜無勞史脫簪環珮未歸陵路遠
風雲已護綠轄沒閟宮象物森如昨玉殿容衣曉自臨

壺耳藥草遺猶在侍臣霑灑一悲吟

鞏華城北十里漢寇子翼唐劉去華故里

野宿寒沙夜火明沉沉擊柝警孤城交雜半枕荒雞夢
霜落千秋萬歲名諫議祠堂邊草沒誰奴北隴朔雲平
漢文分地居庸外遺廟何人問顧城

入直南書房紀事

給札朝朝赴承明玉階花落曉鶯飛也知天上塵凡隔
未信仙宮職事稀緗綈文書堆硯墨聯翩詩句滿宮闈
紅牆咫尺人間路魚鑰銅壺下漏歸

賜五臺山新貢天花恭紀有序

閏三月臣廷敬同翰林院侍讀臣士正直南書房恭遇

時臣詺掌翰林纂前後同內直諸臣理常寓直是日蒙
賜手詔
朕召卿等編緝適五臺山新貢天花鮮馨罕有可稱佳
味特賜卿等使知名山風土也臣恭紀賦詩進呈
珍蔬遠貢白瑤岑翰墨親題賜禁林三殿恩榮天上種
九重封送御前深含風玉蕊香仍動映日金莖露未
沉退食和羹添味美鹽梅還欲效餘忱
賜櫻桃
清曉朱櫻進內園每從丹禁飫頻繁雲霞百子油頭色
風露三霄殿上恩
賜觀人參植本應制

三極玉蕊三珠樹五葉銅池五色雲不是年從天上見
多應空向世間聞
賜御書恭紀二首 有序
二十八日
賜掌院學士臣廷敬侍讀學士臣方苞侍讀臣士正
御書臣得龍飛鳳舞大字唐人王涯早春宮詞又石刻
清慎勤格物大字二幅
行盡金坡近玉清牙籤紛几影從橫瑤箋露溼宸章
潤寶墨香含御氣清霞起雲蒸同日曜珠聯璧綴行
天成萬幾宵旰遑時暇惟有書盦適聖情
天藻真題龍鳳畧玉堂今刻御書碑日星文曜施丹

地雲漢乾光照赤墀親見驪珠初進落赫來鸞紙正淋
漓流輝館閣傳青簡悉編僚臣際會奇 [illegible]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字
上御製題跋勒石賜觀於內殿進詩一首
曾侍先皇近玉陛龍[illegible]九霄書 兩朝寶翰煇
天府琰球奎文映禁廬典冊星雲光絢爛勛華日月氣
扶輿還思開國規模遠金匱藏編在石渠
恭和
御製喜雨詩
乍拂觚稜滿禁城宮花含色柳烟輕風雲萬象供天藻
雨露三農見聖情

孝昭皇后輓詞四首應制
正位名初定彌留疾已摧內朝臨日少宮仗列來稀
半載新徽節三春舊玉衣淒風披門道慘慘動帷旂
禮自中闈進恩還椒殿長鏡奩留慨月圖史在妝香玉
燕空瑤瑟金縷竟湘花惟餘慶國合流慟偏遐方
問寢重闈日宮輿早並來煙花連複道歲月在璇漢
禁春咽銅龍漏香銷寶露杯含情思婦順淑懷門迴
京室任姜徽徽音禁苑知軒星沉毅曜花月掩容儀典
冊光千古哀榮並一時青編與彤管紀美在風詩
上御神武門召觀西洋進貢獅子
皇威遠被海西偏靈獸欣觀白九天王會地圖遍禹服

帝疆方物集堯年條支入貢龍沙外烏弋隨朝鳳闕前
從此上林添獸簿定知不費禹大賢
蚤赴 內直同賦上
楊柳紅牆映碧波月明騎馬共婆娑不知玉漏添如許
秋水潺湲一夜多
八月十八日
上御懋勤殿 召臣廷敬賜之坐 命賦經筵進講詩
臣倉猝應詔退而謹錄其句
頻年宸筆侍延英 御札分題見 睿情白玉螭頭開
畔立青花龍尾道邊行談經在籍文爲用論勢逡巡句
未成又是深恩逢造膝儒臣何以荅殊榮

恭和
御製賜輔國將軍俄啓詩有序
二十一日同侍讀學士臣方藹臣英侍講臣士正中書
舍人臣士奇奉 旨賦
沛上雲飛起大風射生能解挽強弓日邊恭識能孫貴
天際新傳 鳳藻雄
九日內直同詞林敕從遊人近公殷登字高字二
首
春直秋來爽氣涵寒花時節郎伴菊潑曉風閣道傳銀箭
夜色銅扉帶玉繩臨渭新詩工取擅集賢別會能雖
勝龍沙鳳嶺休還憶閒闢三霄日共登

授簡從游盡數英年輝往游在 詞曹九秋最賞清都近
四海無如此地高我馬禁中思李牧文章輦路振枚皋
歲時空負 君恩重遠莫黃花笑鬢毛
聞湖南捷音恭和
聖製
鐃吹騰歡幕上來弓懸江月劍花開 天家義就麒麟
閣直待將軍汗馬來
賜觀 御製詩并序
歲戊午秋九月
上奉
太皇太后幸溫泉以時享

太廟還宮行在凡十七日
御製古今詩二十一章十月朔日。召臣廷敬 賜觀
臣職叨簪筆學愧面牆久依帷幄之前親覩文章之盛
雖聽就日廉陛高深則海闊天遙激頌陋令讀
聖製獨津繹退躁諸黃鍾大球自洋洋而妹聽穆乎瑜
寶碧漢仍蕩蕩而難名昔開劉總亦睿哲之心懸於日
月益信揚雄謂聖人之言炳於丹青況逢 盛世賡歌
非若唐宗之試宮體白額賡姿鼻絳惟慕永叔之記賜
書益以 聖哲之君其臣莫及遂令制作之美振古無
昭謹拜手而颺言爰齋心而獻頌恭賦五言二十四韻
進呈 睿覽不勝欣忭文并之至

聖母欽消暇　天王奉豫遊龍光扶翠輦　鳳漆覲昇
州巡省經過處高千次第留霜鐘深殿曉丹葉禁門秋
繡鼓環千騎金鞭從列侯山川為別苑笳鼓在行騶九
塞連峰陣三河花縣樓帷宮朝響碑曉漏夜移籌縹緲
中盤寺登臨最上頭古臺傳舞劍重嶺應鳴虯碣石遥
雲合虛龍海氣浮望　陵松柏遠肅寢鼎湖幽風雨開
旌鉞乾坤正晃旒羽林嚴伏謁仙仗迴含愁寒路迴芝
蓋溫湯駐來游陽和長不減功化遍鄉儔紅檻聯鋪帳
黃簾玳瑁鉤渥花深御近香草映波流玉梵連阿閣瑤
池到十洲　起居陪大駕符瑞出靈湫　萬壽無尊勝
清躬饗廟蓋往來見誠孝製述必殊才臺斷就文炳詩
思溟渤技盈懷蒙寵閑杼舞彩鴻麻

賜大雉於　內直紀述四首
旌門尾扇羽林兵支為斟羹鼓獵行回華九天牙奏進
相調玉膳尅　悉情
射聲一矢㬎霜寒歲齊呼羽仗中陳寶祠前休淡覽
官家已並得雌雄
三面觀騶視獵歸錦禽宜賜有光輝養人未被刀割
曾游　君王王亂飛
尚方華札大官饕珍賜時狗出上闌繡臘花埔金絡馮
如明詩向路人看
翠華城行殿陪祀

孝昭皇后梓宮即事　四韻
宿雨郊原外雞鳴夜渺漫蚕行分夢短從路入吟寬肅
肅白楊晚依依青柳殘微雲舒翰穀晨漢没波湍禾黍
西風落莽茨曉露溥野花邀翠幰蔓草簇銀鞍徑闢蒼
烟斷窓虛綠樹攢旌旗思警蹕軒砌想鳴鑾　萬乘經
過地旅游爛熳看入門詢　漆輸再拜肅衣冠日月乾
光曜蛟螭　御氣蟠叡毫題別墅金牓賜豪宮灌蒸天
香接瓊瑤寶篆列未來真總總欲去尚盤桓宮在河胡御史山莊幽書在焉
落日山逾靜清流水自寒飛泉疏洞洞複嶂疊巑岏行
殿何蕭瑟孤城此鬱盤神光春杳杳環珮暮珊珊鳳翣
排風隔龍樓桂月團內人思不已墜楯淚交彈砧杵淒

宮掖梧桐黯井幹歲時臨蠸次燈火駐河干回首芳華
歇仙遊節序闌鴻續來往歸馬獨蹣跚
陟岵樓詩二十首幷序
陟岵樓在百鶴阡西余居於中陰再期矣乃始為詩凡
詩之作為吾母也因以陟岵名篇
家樹蕭疏響正悲祥琴欲奏已淒其白沙雲凍寒衣歷
黃葉風翻度嶺遲臨老承恩多骨肉十年存歿自分離
幾回夢見容顏在猶是耳常淒別時
兩年丙舍此淒遲弔影空山夕照時野草春添新徙土
隴松涕損舊處枝析殘似鼓然毛義隨去縣封憁介推
悔向風塵就祿仕苦身勞力誤成絲

四又新封馬鬣低雲水沈殯香含悽香燈墨上陰風起
烟火全稀苦霧迷大明者涼人獨往亂山昏黑虎時嗥
墓田方畝春泥外老學鋤耕白把鋒
白日荒荒冷舊扉高原莫晚露何晞人無周勃吹簫送
客有陶家化鶴飛[illegible]山歲月再朞真過隙笙歌十日
盡雲衣泉門自掩千重恨而不散空堂黯不歸
闕塞飄搖烽戰塵倚閭長跽事酸辛還憐橘頂憂時日
已誤青袍奉母人杖節更誰能報主艳嵇空自忍辭
劍棧雲蔭月愁如許嗚咽寒宵一愴神
取道崎嶇上殿行鞦紅塵上一番傷情十年趨走春前恨
兩字音書望裏驚長樂鼓鐘一抹夢殘直廬燈火憶平生

亦人有母今安在曾遺君王一舊賜羹
祕殿深嚴晝漏閒御書房裏思虛閒邀恩　中禁從
容地別有東頭供奉班風雨三春辭屬侶雲霄萬里夢
龍顏只今月落烏啼夜疊點蠟翁兩鬢斑[illegible]
告謁空懷未上書較殘朱墨玉編餘[illegible]　聖朝
孝治恩尤重臣子私情願已疎色鳥舊棲宮樹晚鶴聲
長別禁林虛衣冠原廟勤時享江法從曾陪盜石渠
龍直　乾清刻漏傳詞臣奏事[illegible]門前幾回中使蒙宣
問曾道　天顏賜閱遲[illegible]御講席作溫違玉几
書籤初冷緞瑤編夢魂兩載趨丹地白首青燈一惘然
當年文獻僅猶存特為儒臣命討論慰問　本朝無故

事使番千載自新恩賜恭嘗乳分供御漬酒金漿出上
尊天使一時增感動傳宣　帝語是春溫[illegible]
[illegible]
隨例榮光亦　至用綠綸　特旨出臨軒徽坊似髮叨
三錫　厚澤如天到九原[illegible]石闕
龍鸞回蔡翰家碑星斗耀荒垣卻思灑淚春明路回首
孤臣已斷魂
麻衣扶杖蓟城西痛哭荒郊落日低野宿實沙惟過雁
蚤行茅店不聞雞朋儕有夢知離散鄰杵無聲助慘悽
相別銷魂橋上柳夜烏猶為昔時啼
西園東閣想儀型望宰霜天望壁星紗幔秋殘悲舊業

綠綠夜冷泣遺經綸扉大手摩霄亦恭大新綸照汗青
驥友謬思惡不細蓼莪廢罷淚還零[illegible]
一別相思在林林光華碑版木銷沉臨文已踐升堂約
遊石空懷負土心三歎似回開寶長悲真欲廢祥琴
[illegible]吞聲慨取燈窗[illegible]獨向殘經細討尋[illegible]
舊遊名德是人師相我欽天伏地時萬事臨危千古恨
此生難報寸心知中朝司馬應安好湖海元龍久退衰
自守殘書甘寂寞他年無愧故山期[illegible]
殘臘東風斗柄移灞橋三度柳條垂生芻致遠思椽蟬
栽髮留家有范造進予頻年諸物態行蹤四海問心知
天涯門外多春草長守田廬記歲時

村鐙草木影縱橫獨宿高原萬感生碧峰夜猿啼有怨
荊沙石虎臥無情春歸老屋家如寄月墮荒江路不明
承指碑陰料欲近幾思去住淚交傾
急雨凄風意若何天寒歲晚在山阿人生兄弟真難再
我老妻孥苦患多往事庭闈誰訴語向來身世足悲歌
那堪杯土荒凉處羈旅寒林祇自過
萬壑青山一病身霜風搖落自傷神殘鐙夜度不知處
攏月秋來故熱人詩卷市朝堪斷續音書京雒付沈淪
只應料理餘生事體受歸全是報親
黃卷中間映白頭班家孟母並朋儔珮環宋翻歲如閑
纓履西原陟此樓縹緲雲山千疊恨遲離卑土百年愁
吟成露澀梅花倦苦憶天香學冥搜 予九歲作杜丹詩母見而奇之

百鶴新阡十景詩 并序

洞陽旋馬

洞陽洞天踞勢壯維昂首而東天馬行空路騰欲下按
嶺連峰逶迤入障志稱岳神山者蓋實標嵩異云
天馬騰驤東欲來洞陽翔節尚裵回二條氣色排空至
萬里風雷擊電開瑤圃回看平似掌黃河立飲小如杯
銅髻玉鬣青霄外長伴麒麟臥石苔

臥笏回龍

岳神之南開屏列障儼若拱向稍由則山鑾橫出形肖
臥笏阡實路脉還顧洞陽喚然如拔山而欲環故曰回
龍也
曾聞萬笏朝天來今見神龍跳地長巳挾風霆身變化
故騰鱗爪勢回翔從雲漠漠噓重壤行雨濛濛潤八荒
蟠握驪珠堪照耀斗間五色映琳琅

品字珠屏

阡後三山形立如品字中之一峰昇眺遐瞯勢盡千里
而北迤洞陽則以圭景不失妙忽正阡之主山也
台星入座夜珠明品字屏風類削成如排鵷鷺朝帝去
卻排閶闔侍天行芙蓉九蕊雲中色環珮三階月下聲
爭遣神工闢巧群峰羅列抱層城

書臺繡几

阡之前口書臺山層岡秀出中曲兩端如月偃弓賦其
上則有松與花粘於崖谷丹碧綺錯如畫若繡几也
丹地深巖歲月移天寒月落影娥池雲霄經席承恩日
翰墨□□□母時劍尺牙籤新玉篋青緗黃卷舊機絲
向閑藏得如綸寶若爲封成萬古兆

插山疊翠

插山在洞陽山之右新阡之左秀峙千霄壁峙霞舉雖
古天外如拱如揖老松古柏飾巖藪經實巨觀也
蒼松十倚玉闌干天外樓高翠欲團地界河山爲左輔
峰迴屏障自千盤扶桑影裏青雲濕太華連雲碧落寬
似有綵虹千丈橋斜帶前導從驂鸞

沁水環流

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茲入乾壓兒抱阡左沙繞幢東出熱如縈帶巽峙夾山如為新阡特設也

條河縈帶鎖遶峰雲起霞明色正滙九曲分流還抱峰
百川終古自朝宗波濤日月虞淵壯風雨蛟龍貝闕重
欲攬屬皇池上水丹霄長映紫泥封

萬松聳峙

阡之地舊名梴山尊嚴秀拔衆山之長蒼松萬數蔭峰隱谷相傳神人所種植其大者以圍計之數十也

四圍峰色故依然萬疊松濤勢接連天巧不煩神禹跡
仙人似種漢皇年枝盤蒼昊青齊度蓋倚丹霞彩鳳攀
為謝山靈留勝蹟只應此處問牛眠

百鶴來翔

封山之日白鶴百餘自西徂東至阡之中翱翔欲下久之乃去開壙之日鶴又復來阡之名由此稱焉

臨水登山秋氣清仙禽遙集若為情青田蓋謝雲初白
華表來時月正明北截關河行處遠南條烟水接天平
摩崖駐嶺回翔地百鶴新阡洪美名

慈泉乳水

山巔去地千仞岩岩孤上其陽有泉其巨若輪其深盈尺甘泉溫冽居人賴之以給晨昏揭其名曰慈泉志丹恩也

神乳乳水接崐崙天與慈泉見母恩雨舍桑麻深雨露
山家飲啄長兒孫銀河倒影流霞動玉瓷含暉浴日溫
最謝興雲蒸霧力長將時雨徧郊原

神樹天香

阡之西古東嶽廟廟兩階各牡丹一本責地守其下人莫敢攀折枝幹輪囷四蔭廟中花開輒數千頭也

古廟空山占物華石階雙本牡丹花染香面面臨芳樹
堆錦枝枝貫月槎寶鼎雲霞舒日景神叢烟雨護天葩
玉房金蕊紛如此瑤草仙源路未賒

山行二首

旅館寒燈信宿眠客心去住杳如年夢回春月春花夜
依舊啼鳥泣菜田

客路栖栖老更驚山人只作看山行治桃狂柳紛無賴
白髮春風也自生

陟屺樓別詩二首

松際峰鐘出翠微淹留山鳥莫催歸西樓明月開河路
春雁南來又北飛

攤上東風春草青春明倚舊惜飄零縣橋官柳鎖魂處
愁見長條拂短亭

別守家人

萬樹青松萬簇花居人惟有兩三家因君更灑思親淚
泣向寒雲隴日斜

次韻楠和黃客齋少司農送別二首

同昔流年逐景光白雲慘澹日將黃驪歌遂闋如前此
重袞來乾是故鄉草澤夢魂稀語笑雲霄契闊在班行
傷心韻走金明路春月三回直北涼
環瑤閒箕客心驚團扇三年故舊情草色含悲連大野
柳條惜別向春明　朝廷開濟須公等閒左耕徐託此
生為報石壕邦吏少司農憂國早知名

得茗文請急還江州書卻寄六首

頭白何時見河青禁門深籍錯寒應應知別箔多藏棗
歸向名山作一經
酬酒圍茶自上方　御錢餅餌賜新嘗江東大有風踏

客千里尊羹味許長
白首何緣問故新驪駒聲斷撥傷壓青門楊柳春如舊
相送城門更幾人
烏蠻千巖老一村太行枝龍敢言尊吳山楚水堪乘興
更向堯峰與細論
乞守何曾得越州還鄉然賜曲湖遊洞庭雲樹三江水
一棹歸來合得休
出處年來肯與君西窗苦語記離分已遣白首江湖約
留取青山日暮雲

書卧百鶴阡古廟中夢憑山茗文

開道長洲請急迴苑陵侍從邇來江湖關塞三千
里何得照倒入夢來

邯會驛別集敘事

禁門清漏徐時問一宿孤村趁近中雙隻垛邊芳草暗
短長亭畔夕陽紅軒車已決崇朝雨綵斧行開萬里風
幕府如今延才俊嵩丘安陽稱第公

星軺驛送人之官中州

留客難鳴夜色淒使君匹馬萬峰西太行枝隴浮空盡
砥柱烟濤接近低別路雲山勞悵望對牀風雨惜分攜
河淇亦有衆公竹相映滿生花滿谿

樊川雜詩三首

山翠微茫積翠分野花細草入斜曛獨行惆悵緣何事

日斷南谿日暮雲
欲別樊川欲斷魂輕雲細雨溼苔痕最憐綠樹滴幽幌
月送花陰不閉門
細蕊孤花太有情春風作意送人行誰言南浦傷心地
草色年年不更生

與鄒明往石關

白石清沙古澗深川長秋氣遠相侵往來蹤跡看流水
去住雞栖廢野舍村老農兒語旅宿獨行疲馬繫點陰
三年斷續殘詩卷新句念然自一吟

午睡醒得茗文書

清風一榻北窗眠門外音書剩啄傳欲覺覺軟紅塵夢

夕陽千里草連天

聞砧二首

蹉跎春晩向秋清忽別南谿幾北行欲理征衣無處緒
忽聽砧杵動離聲
野館清砧不可聞更堪獨立近斜曛何人解識徘徊意
惟有松間石上雲

石閣道院二首

空山小住又經旬草屋孤村無四鄰咫尺夕陽連暮雨
三叉古路少行人牛眠嶺上收帚蚕虎跡泥中見又新
孱夏不嫌樵牧者來時一別一傷神
急雨清宵古廟中長松小院下秋風時疑石澗翻瀑潺
洵覺蠟泉接灌筒遠夢鬪山雙鬢白鄰雞籬落一啼紅
到家却作無家客襆被衝泥約轉蓬

與石閣禪人二首

曾題舊句已朦朧古壁蝸涎伴網蟲此處無人解文字
不須重著碧紗籠
雨笠烟蓑風露餐獵師仙客久盤桓夜窗芋栗松明火
出處無心問懶殘

午亭文編卷十二　　男汴敬校

午亭文編卷十三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南谿贈別

南谿小築俠幽深況有樓居俯茂林老至圖書從散亂
春歸魚鳥任浮沉山畦花與波紅雨軒砌藤蘿草綠陰
欲別夜闌勤秉燭祗應明月照分襟

次韻張子碩副憲兼懷賓在慈秀才

前後清班忝竊同白頭相見意何窮春來御水還新綠
別後東華白軟紅已共侯生溫釣石發輪引景卧松風
未應回首蓬山路林壑鶯花竟付公

辛酉八月北上道中寄里中游好四首

空山獨往已三年近日屢游亦可憐風雨斷魂迷隴上
關河雙淚落燈前雖餘幾處還三宿野館今宵是別筵
一夜西樓纔小寐偶斷人語聽凄然
玉鵠菴西山寺東黃鶯送客訴春風花殘簾閣閒門閉
柳老河梁別席空鄉樹斜陽迷故壘郵亭夕露溼叢
栖栖夜火投人處宿鳥深枝笑轉蓬
二十年前燈火地壁來重別易沾裳已無揚子一廛老
空有陶家三徑荒河漢影斜明月在館池人散朔風涼
牀頭驛道車輪過半枕關山夢許長
望遠修門再往來秋霖秋日此裝回身隨旅雁辭家去
心逐居人送我回落木天風催遠別寒花客路為誰開

山川到處傷離別數日旗亭酒數杯

小山

城西前日吾來處野徑清流竹樹斜日暮出城拚一過
不因水石爲思家

三家店溫生具食

出門已昏黑煙火隔城闉饒宿三家店便爲千里人豆
羹肥勝肉柿酒白如銀邂逅臨岐路情同故舊親

過高平弔畢亮四方伯二首

重過躬耕地秋原木葉稀一哀銜別路雙淚落行衣書
札臨危在文章訖付非凄凉荒宅里清㦤取餘暉 公集以
遺集屬余訂正

實露凄凄重悲雲漠漠清松楸猶昔恨絮酒朔餘生暮
涼衰容慘西風老淚傾那堪車馬色雲漂向長征 令
㣲先生以書存問

野店曉發

三日山程十日行郵亭漏鼓夜分明實難巳報清霜曉
夢後家園別後情

路安城南柳林二首

一路黃沙白日寒柳林秋色送征鞍只堪昨夜西風落
霜葉烟條太巳殘
野路籬花放蕋新古墩殘柳間黃塵葉稀風起逢搖落
猶挽長條贈遠人

渡河歌

白雲渡河河水陰朔風卷雲飛渡岑渡頭舟子青山曲
賈客相看淚滿襟

屯留道中二首

留滯鄉關路遠迷小縣城野鶴呼有字邨店間無名秋
樹黃鸝囀流歌濁清山川與時物不減別離情
鄉縣烟林外停車記昔曾此行秋色晚再別意難勝些
憔黃花放生憐白鬢紛荒城時一想未敢夢觚稜

九日屯留客舍

九日孤城對夕陽空階人靜館垣荒寒花寂寂閑閑占
落木蕭蕭下濁漳只有雁鴻聞悄悄即無風雨意悽涼

未須更約登高處客路何時不望鄉

沁州道中

山館郵亭數大程短長亭堠送人行悲風落葉銅鞮道
細雨寒蕪石勒城漸遠關河秋色盡欲投烟火雜雲平
荒郊茆店淒其夜白髮黃塵恭自驚

發沁州懷銅川

赤嶺黃沙曉氣昏銅鞮山色頗紛紛心隨塞葉雙堠
客淚清漳並濁漳野宿征夫連曉語南飛旅雁背人翔
雞鳴驛路空回首惆悵衣篝五夜霜

漳水源

水石漳源鎮滔滔自此流金風吹素鞘玉鋪萬壑湫

斗收形小蚊龍託勢幽土人思德澤鼓祠賽春秋

綿山

晉侯旌善地夫子邈難攀野草環封界秋風繞上山此
龍今寧莫水石日潺湲有母能偕隱蒼茫掩涕還

龍州驛雪懷南溪

九月并州道飄飄發雪飛風來木葉下寒映麥苗稀鄉
驛人踪晝靈山鳥路微南溪此時節籬菊正依依

太原城南二首

車馬斜暉不入城野亭北望路分明翻愁噭噭南鴻去
却作天涯送客聲
秋草寒雲攏麥遲嘉禾難見稻同時夜聞蟋蟀還多感

惆悵唐風歲暮時

太原客夜

霜橫月落曙燈親一夜邊心刻漏頻二十五聲秋點盡
直教點點到愁人

客舍遇張子美

蕭颯霜風日夜吹樓邊客舍晚支離眈書似蠹吟燈紙
況坐如蠶自裹絲為別鄉山行漸緩偶逢舊故語移時
遂思棲屋連牆日相對天涯是路岐

土橋柳

柳未全凋葉半新土橋風暖拂行塵邊關景物今如此
回首家園十月春

贈劉訓夫提學擬別

氷壺風裁水鑑方三年交徹寸心長相逢前路無知己
未出并州是故鄉柔蕩酒消離恨重柳條風緊客情傷
絳紗欲徹歸　朝近應許逆陪鵷鷺行

鳴謙驛留別訓夫疊前韻

躍駒欲駕賓輪方相送踟躕別語長去遠心對隨去雁
還鄉情未似還鄉緒楊馬悵人初過客退龍門暮轉傷
錦院弟兄京維舊十年衰颯濺班行

宿壽陽用韓公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韻寄男

素心里中與可京師

如今蓟北是長安鏡過并州客路寒憶別汝時花共柳

今宵三處月團團

未至井陘口七里槐林鎮宿

羣岐踏行險青玉峽空名土屋懸崖置沙田帶石耕晚
風山鬼嘯夜月野雞鳴浩蕩關門近悠悠行旅情

過井陘口暮投驛索逆旅主人不得行二十里宿
微水鋪

客從井陘過暮向井陘投明月關門閉西風寒水流青
山連粉堞黃葉隱朱樓行路誰相識棲棲夜未休

先大人服除抵京詣　宮門候　安蒙遣臣英臣
上寄慰閔恭紀

東華麗土帶御斂三載重來驛路斑道謁尚宮中貴使

問安許點閤門班僧豈去久山窃悉憶別来歸二朝拐携
顏 天語一時紛感激不禁清淚落潺湲

滇南大捷詩十首

夜半傳呼萬歲聲邊書送喜拔圍城霜天破賊烟塵靜
不待新年賀太平
羽騎星流掣電飛宮門霜月照行衣金鉦夜報投戈夢
知是征南奏捷歸
玉座紗燈奏草開捷音傳送滿宮來天雞未動銅龍闢
親報 慈寧萬喜回
王斧金戈寢殿開嘶風石馬駿奔雷翠華正值朝陵日
輦上連章露布來

烽火雙懸大將旗孤城三道集 王師遙知銅柱銷兵
地別號昆明洗甲池
碧雞騰踔古梁州飲馬瀾滄水不流 廟略有征無戰
鬪手提滇海付金甌
一舉樓船定海隅雕題卉服效前驅三軍所過都無擾
況復頻年 詔賜租
萬年曆數尊王會一統山河黜霸圖文德武功和並美
應教大政紀平吳
邊機兵畫在 深宮伐叛謀成 宥想中上將指揮皆
廟算 皇風恢拓是 神功
棨鈴神撼檄書成幾載盛勳識 聖情別恭凱歌天一
笑先教傳唱羽林兵

送張敦復學士還桐城二首

詔恩相見慰浮沉往事分明思不禁朝退常陪經席恭
內中初設直廬深遙山地近天人別溫樹春歸歲月侵
載去三年君宛在重來還對欲分襟 [illegible] 學士歷日
門外桐陂水驛潯櫻桃初熟落帆風別來客鬢愁先白
到日江亭問也紅 [illegible] 簾陰已悲緣嶺上翻耕熟
約五湖東我來君去如相避解道人生是轉蓬

送汪舟次檢討使琉求二首

東里滄波使 三宮法從班吾曾泛積水別久問神山
天遠客星見孤帆秋汐還丈夫事異域那肯老雞貊

彭湖接烟火軍鼓亦聞鼙絕島真無地中原又有天節
旄來殿閣戈甲在樓船借問隆虞將何如陸賈賢

禮闈校士得十四韻

數到掄才地承恩自禁林纔移經席仗猶殿屬車音
白晝冰銜暖青春鎖院深昔遊思種樹芳路愧華簪銀
燭三條盡銅壺午夜侵烏花應拂拂闈柳自森森簾下
經過斷風前語笑沉樓明金隅月臺轉玉衛參 [illegible] 屢
蹤中宵夢回惜像直心香凝新繡網爽聽舊綫衾黍竊
餘文字蹟跎細計尋 [illegible] 邊 [illegible] 豈爾青果成蟬典職堪
遲暮賢 [illegible] 滯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切有 [illegible] 得微吟

聞夜夢母

一夜霜寒憶故山五更殘夢落潺湲重簾不解還鄉夢
憶昔花時見母顔

預聞將出呈諸公

忝接公卿席簾搖此地還到東堦草長和擕野花濃窗
暗鳴翁燭簾深報鼓重對牀燈火夕回首是離愁

商翊聖年八十別而再會於京師尚健無恙喜二

有贈

物候青春晚交情白首長三年爲客在八十別來彊健
老逢人少無憂義汝在平生瀟灑竟相見不依忘

春夜憶舊遊示孫朋

獨宿寒齋夜悄然閑山北畔嵩阡還如三載棲遲在
未了平生寐莫緣溺轉微鐘時憶舊夢回殘月不成眠
分明陟屺樓中事未亂相從最汝憐

小屋

小屋幽居稱道茅作簷低倚閑如釣艇籬插似村溪壑
柳葉簾前錢荷點水齊景象還自愛未覺是覊栖

登樓寄遠

尸蹋長吟病殘書且罷休落花時倚檻斜日一登樓向
髮堪多病青春抵落梅飛雲如有意冉冉下南州

西樓懷潛菴時爲先生較勘文集

多病兼花思登臨每獨來悠雲一飄渺渺那堪從[illegible]文
字堪心得風塵暫服閑頓忘形氣小空淵[illegible]

上手勅令諸臣勞命公暇逍賞苑中網魚擕歸恭述
渺渺蓮池接御臺銀河一道象昭回金華不假宵衣直
王几還陪講席來記憶後宮三伏近傳宣　御札十行
開侍臣空自慚歸遺更倩當時未易才

直講口號

罘罳流影照青規黃卷丹霄繫鬢絲簾外卻看閒[illegible]
羨仙無事羽林兒

恭和

御製送杜相國致政歸寶坻

年深家地靚見翊承平龍屏隨天路螭頭直殿擬歸
田三疏意祖帳百僚情賡和懷賢什雲章麗太清

恭和

御製送馮相國致政歸益都

河山還禹蹟帶礪得龔年嶽牧咸宗石海歸星宿衆身
名多上相出處在高賢日觀登臨數長懷直北天

八月八日

賜觀　御府藏畫於　內殿進詩二首

輕綃凝墨憶從容祕殿收來　御印封槿映液池秋水
色依稀仙仗翠微峰金函錦匱銜龍鳳玉軸開時躍獅
龍白是山川羅萬國畫圖江海見朝宗
丹青龍蹴海三山銅鳥齊開玉座開枝繞萬年花爛熳
池添百子水潺湲紅羅夜閣胭脂濕碧鏤春亭翡翠還

暖日氤氳天一笑畫中金粉許承顏

十二日蒙　召至瀛臺　賜食已復　賜魚大小
四十餘尾

畫槳文窗　御舫開五龍雲水接南臺纔分玉箸華滋
膾親斫金鱗又賜來

中秋西樓讌集

久別東籬月還為北塞遊關山頻對酒風雨一登樓少
識青山興歌添白髮愁兩年長肺病辜負今秋

瓮頭春酒昔賢之林中處家近日猶生顏力能醞
此酒歲暮獨酌為作二首

風霜還飽舊時身相勸愁多酒入唇閉戶不邀杯底月

隔年先探瓮頭春陰陽消渴亦同器黍麥低昂亦有神
一笑米顏今宛在黃公壚畔見何人
收拾樽前見在身且教香味入吾唇飄飄北雪初霑地
泥溫東風欲作春罷遣桃符驅歲鬼休催羯鼓惱花神
天寒日晚霜威重一醆陽和已趁人

懷沙吧樓

回首關河草木黃浮雲西去野茫茫松楸未長霜先落
沙吧樓空掛夕陽

城南水閣懷故思川

淡蕩連艫鷗鳥影殘秋屏迹望知巘經高居棲湖
光含銀帛山色擁來黃花落題名處相思在歌中

進呈知了瞻與子由侍立因與次韻絕句簡曾
嵋編修四首

寒凍梅萼艷猶清寂寞年華贈啟零一卷牙籤使白髮
不應黃色上天庭
徒膽衰顏鏡裏空觸肩舞鬢絲乾縮塵依然清霜色
白愛斯彈沐後冠
誰解先生逃浪言推頹病鶴亦飛軒如今恐被林鴉笑
夜宿朝飛為啄吞
東坡居士香山老出處差同晚節心不信千秋身舜莫
名根終比道根深

次韻趙取門編修

軟紅塵土又年餘久廢詩篇歎索居離別日多相慕共
文游歲晚幾人疎開門剝啄風微後好句摩挲月上初
白點寒燈三過讀因君吟興未全除

再不知吳吧聽學士故用嘲謔戲簡

肺病經寒身更加霜風如發著含沙此身可入蛇虫肆
有幸誰聞蔡藺花未信運斤逢郢斲猶知舉扇向塵遮
說來狗吠因君甚相憐連朝盡歲華

歲除有感簡吧聽

燕焚黃塵爆火前桃符土梗與周旋笑看故事千金盡
斷點蛾眉半額妍空憶悲歡追昔夢且尋詩酒樂新年
文書推几風窗冷鞋韈頻移睡醉眠

正月十日聽[illegible]子張明作舟賓以是時宿新阡西
舍
夢回窓外午雞聲驚起春陽透戶明正似石閭芻汝宿
新年田舍老農情
春行憶石閭
夢遶鍾漏密心關馬首驚沙撲面寒只似石閭風雪路
不知春騎在長安
午睡夢朱檢討鴻也覺而讀其集
荒荒欲落幽窗日柔柔時驚曲徑風一卷竹坨書在枕
離心縹緲夢魂中
二月二十六日同樊酉一飲酒城南古臺上
野廟無人春鳥鳴古亭高樹遠含情不因社日尋芳去
幽作城南半日行
堤柳
堤柳青如此山花紅奈何林鶯三月少塞雁一春多歷
落愁心在羇遲旅鬢過吟詩聊自慰不覺是悲歌
社日黑窯廠同樊酉一
社日迴愁人高臺絕四鄰陰晴今遠樹烟雨接殘春地
僻逢花少川長對酒頻柳陰涵斜[illegible]沙際一垂綸
送杜讓水令廣昌二十四韻
一線飛狐道雙尖下帝鄉地懸京邑險山接塞垣長
留滯今爲吏分岐忽此方對花開正路風雨遍無行亭

堠紛相接關雲帶在望昔遊同楚漢往事默收傷下飲
圖書地壓[illegible]墨場身名供刻畫文采益凄涼順但
朋儕淹[illegible]笑話妨多才勸贈[illegible]懽志必周詳詩且名
稱書兼姓字香拜官非卜式數老是馮唐曾奏 重瞳
睨還遲一命光孫城青塚月大漠黑河霜別意嗟飛
含情助激昂雄風生劍匣朔色映錐囊跡已輪屠釣無
仍恥稻粱故儕多背面專宦易衰友道悲公叔心期
感仲翔達人難偃仰入世勿佯狂尚有遺簪戀聊爲束
帶忙青山對垂紱官舍解行裝荒外皆侯服邊沙盡我
疆此邦有民社爲爾決行藏
立齋都憲惠酒且書戲簡二首
風雨城南一宿新提壺相勸獨遊頻只今酒盡添愁
花落花開不當春
已遣沉冥入醉鄉惆悵燕市酒人狂故山亦有慈泉在
乞取江南釀秫方
樓上獨酌二首
秋城如烟海看雲抵看山樓上一杯酒心與孤鴻間
孤鴻日夜飛悲鳴鳥曾偶道人學忘機離心亦何有
吳耕方侍讀急裝出廣寧門一夕卒於逆旅貧不
能斂行道傷歎追悼寄其孤
多病文園客常貧世與疎旅亭一宿客昨日數行書道
術終何得饑寒屢晏如文章曾志在流惕想充閭

答李子靜少司[illegible]其書法二首
千古風流讓蜀人西京太白與峨嵋眼高四海名無敵
狂客誰爲賀季真
春蚓秋蛇老未休戲鴻墨法晚相求卽無金玉裝除軸
貧殺桓家寒具油
將卜居西湖泉酒興盡關郡伏園斡韻二首
山泉美酒色香清故遣瓶罌細細傾白入青春帶獨醒
已多白髮未須驚賞心四事違朋好對影三人共月明
今日一尊還寂寂憑誰相慰此時情
鴻飛蹋雪去西東浮蟻堂中憶雪鴻柯下何人知
有道醉鄉我亦愛無功六分春色三杯酒半世生涯一

故宮那有詩書堪栽載瓦盆傾倒向春風
檐鵲寄公幹
鵲蹋寒檐日影來飛鳴遶樹卻飛回忽聞小弟傳書札
報道山花取次開
移居簡李鄴園大司馬
門徑黃壚迥未侵青春策戟畫沉沉避喧每嘆無幽處
卜築翻因有素心新草臨窗生意淺落花欹枕夢魂深
御溝燕雀依簷棟敢道鷦鷯共一林
樓上聞笛
惆悵高樓月迴明關山無限曲中情絹城楊柳多春色
解聽風前玉笛聲

史事偶閒戲題長句爲[illegible]者孫生
圖書趺宕謝公卿貧病交游尚有情樂憂年華逢劇子
枕中仕宦笑盧生幾人青史甦無愧自古黃金鑄可成
留取一篇方伎傳塵埃擾擾勝浮名
新居春夜
白首狐吟迫青春永歎深幽懷耿斜月清夢斷寒衾
卷更新齋萬樣雁語沉蛩年羈客意飄泊又從今
送王仲昭還武林二首
太白飄然仙者流凌風桂席下滄洲眼中一勺西湖水
橫海難爲跋浪遊
鐵笛遺聲寄竹枝扁舟應過水仙祠閒堂賜墅笙歌地

惟有湖山似舊時
對鏡
昏黑衙門稚子迎鄰雞催曉報人行試看青鏡如絲鬢
一日還禁白幾莖
閒門
小院斜陽盡閉門過客無晚花開欲笑歸鳥自相呼淨
業觀前念浮生問坦途後生都莫較看取白髭鬚
磨勘宿者中呈客齋兼懷黃檗給諫
殿廊棣棣晚森森斜日清烟紫禁深扣卷幾回同笑語
情才終是共沉吟露寒桂子三秋色風落梧桐一夜陰
舊日鎖廳人好在白頭蕭颯映華簪

送魏環溪先生致政歸蔚州二首
君恩三疏許抽簪綠野新開屯塞陰出處堅關天下計清忠不盡老臣心兩朝國是青編在一代身名白髮深金甲已銷耕鑿穩朔雲邊月快登臨
地近幽燕數仞牆龍門賓客鄭公鄉丞疑舊省尚書履晚拂清塵御史牀心事傳經留奏草功名報國在文章非才欲達連雎聽乞取青山衛講堂
以黃柑羅酒博快園瀹泉之餉
瀹泉味美環村沽折券殘年謝酒壚潤酌已多還好畫細斟欲盡失歡娛黃柑春色分三寸白墮霜臨救百壺洗醆風軒聊一笑開壺容對馬軍無
歲晚與綏廣良
斜陽古巷歲空闌寥落寒廬亦故園梅際冷枝棲凍研雀遠蹤影帶閒門縱椅遲飲防頻數且為[illegible]與細論稼穡特音信少荒雞咿喔似山村
甲子除夕
覺看上苑江梅發卻憶樊川野柳新試敵心長驚別歲關河人老倦逢春庭前燎火年光換枕上雞聲客夢頻碎聽桃枝先插戶六街車馬逐流塵
春日懷西園先生
流光堪把玩烟景易風飄旅夢春花信春心若柳條綠徑雨深憶紅橋將老甘離別生涯付沐芬

臥病假直奉簡內直諸公
半月雙扉掩梅深班齋朱網隱沉沉同譏鄰閣三諧仗稍學仙人五戒禽勾檢[illegible]日晚料畢閣課漱塵襟殺諧溫語言天闊蒲柳先秋自不禁
閒寄遊旅故人
本買盲舟為報明深林殘月半宵聲夫回旅夢催人起蹈似征途惜別情
戴文進畫漁家樂
曾滿紅袍綠水隅叔中顏色果然殊蓑衣籍雲天闊何是秋江舊釣圖
七夕城南晚歸書興
碧落微雲月似鉤誰家簾捲縣衣樓添年巧婦紛紅縷半世癡兒已白頭河漢星低清淺水關山人老別離秋夜涼一枕殘書夢添倒西風萬古愁
苔立齋都寓
涼風吹積雨晚景送新晴白筆秋吟興青編夜雨情名多綾餅鹽心悲玉壺清遙望臺中柏蒼蒼翠更生
江村垂釣圖
江湖且莫羨垂綸畫裏漁竿杖似真試看渭濱圖羽獵後車元載釣魚人
文衡山潑墨山水
髣髴春歸來野畫開紅欄懸江五湖閒誰知水田蕭森物

趁出荊關著色山

晚雪懷王幼華都諫

漸覺疎更外霏微小雪時欹窗何曙發著樹欲銷遲寒
重花兼出溼輕葉暫隨坐殘鳩鵲影先遣控拒知

雪夜懷閻翊聖

不見當時謔浪人鐙花如畫髩如銀寒兒難了公家事
狂叟相憐自在身午夜雲山連雁影千門霜瓦冷魚鱗
風鬟雪虐眠時發縮項寒爐一愴神

雪夜懷張子美子文

一片瑤華影霏霏入夜寒梅花疎故壓雪色滿長安路
下清霜迴風高玉笛殘那堪羈旅夕蕭颯獨憑闌

當關

當關呼不置殘夢幾迷離鳥宿夜還散雞聲寒漸遲窗
梅風寂歷徑竹雪參差聽莫輕鐘外何因得與時

卜居不定題家書後二首

題得鄉書附短吟地爐紙帳覺蕭森姓名已受當時責
筋力空教老境侵蝴蝶夢魂寒花影梅花風月夜同心
只須乞取青山在江北江南宅易尋
夢回夜氣勘分明已聽還醒萬慮生古堞夜烏啼自語
空梁山鬼嘯無情將山第宅終須索綠水田閒且未成

歲暮夜歸寫懷寄南谿時竹二首

贏得寒宵渾不寐風簾鐘漏度三更
拂面流塵倦曲肱人間只欲醉騰騰小身至老終成錯
時輩多才合讓能雪徑數聲傳漏柝紙窗一盞讀書燈
絕交論廣休重擬五術平生實未曾
曉逐殘星暮落暉不成贈處不成歸尺書海內親朋斷
晚歲天涯弟妹違河柳秋橋人判袂野棠春社酒霑衣
叢祠西畔桑榆暖鼓笛聲殘隱翠微

病齒

平生未解巧如簧牙齒空然棄兩行善病終當留舌在
多愁應不及骨已相逢已守金人戒獨坐誰憐玉壁妨
身老得閒甚自慰雪梅烟竹倚殘陽

露滑閣懷南谿

遠望當歸亦枉然登臨遙憶在南川亂山缺處杏花滿
危閣前頭松影圓短笛吹斜牛背日暮鐘聲散雁行天
清歌薄酒殘燈火興盡拋離又五年

乙丑除夕移入青藤館新居

五春三度移居日桃梗椒花總閉關跌宕圖書新白髮
漂搖風雨舊青山署門自信交游少卜竈先祈歲月閒
預擬送窮還服御殘年留伴老夫頑

午亭文編卷十三

男壯履恭校

今體詩

丙寅元日朝退呈内直諸公

曙色葱朧右掖門上趨北極侍含元爐烟風轉銅龍仗
燎火寒迴白獸樽欲報　聖朝無闕事濫廷紓席愧深
恩多慚衰髩青春早耿日宫花醉解温

敦復遂人二學士見和除夕元日詩疊前韻二首

春色蓬門取次還欣無酒客如何須歸休辭酌陶翊傾醽
飯却青錢忘買山澡竹流家方録勝桃符野夜聲投閒
椒花滿眼紛相映笑煞桐大老更頑
但治文書久拒門年來幾度向朝元殘經獨抱時開卷
歲酒將闌已合樽隱遺華桃驛路鬼獄從自氣附長恩
春寒切德鸞鷟侶身在淩霄氣象温

上元夜扈從出承天門作

對仗金牀下殿行玉街車馬溢春城天門燈燭代帷殿
野積星河出幔城外
歸來獨擁殘書坐一盞紅燈夜夜生

李唐長夏江寺圖　大内見元宋名畫題云李
唐畫可比唐人風訓

花石綢殘良岳空山名畫難工那知零落風烟外
卻聞金舟玉樓中

水部圖二首

水部圖趙文敏筆也自署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為錢
德鈞作凡人題者五十一人皆秀逸可喜康熙二十五
年歸於　大内時在直廬得縱觀記以詩

秋雨秋風滄浪閒燕雲粉本耿閑山百年智巧銷磨盡
却在清江水石間
菰蘆門外水連天我已移家約釣船從此烟波秋色遠
漁謎先寫舊斜川

恭和　御書賜金園圖

鸞坡扈駕素流流畫出龍眠著意尋田宅漫成歸老計
江湖頻有記居心買山不比千秋翦置酒何須太傅金
自使　君恩淵嶽深傳勝事粉圖林

春夜懷宮霽侍郎

芳草亭下水淙淙淺客沙頭倒玉缸萬里長風吹别袖
五更疎雨落寒窗鄉魂夜渤難愁遍過眼紅塵老淚雙
婉角欲殘清夢斷故思惟有片心降

新居溪素以歸里

甫解新聞客過稀芳洲只似舊雙扉清明歲閏花開折
風雨春寒燕未歸青塲流年思弟妹白雲長日戀庭闈
因君問田園事何處烟波無釣磯

晚白陽芥栗疏二首

正是江天欲暮初郵風露闕疏春草閒落多秋
老圃吾生恨不如

肉食朱門客滿堂何人解識菜根香鱸魚大有江東思
只是蓴絲味亦長

晦日信芳齋遣興

萋迷春色老原沙晦日風光感物華細有軒窗安客舍
儘教雞犬似山家天涯最最逢歸燕世事紛紛送落花
一種垂楊愁萬縷輕烟搖颺日西斜

楊花六言二首

物態森如枳棘心弱似楊花杜過雕闌玉砌隙投芳
舍山家
短短條垂弱縷水明葉蘸微波燕語巧催春去花飛知
奈愁何

賜衣二首有序

閏四月二十八日直　內庭
上遣內侍問臣廷敬在西清頒賞
賜御服紗衣臣同臣英臣士奇臣訥賞被
恩發於文金鈕御香宛然且
諭曰是朕所嘗服者臣服之感而紀以詩

天機雲錦帝畫裳解賜丹霄黼座旁不是裁縫收在
蜀玉篝新染御時香
碧紗籠幾澹涵明霞領蘭麝氣薰入上苑來人欲共
不禁清淚御溝纓

齋中讀詩即事二首

緗餘殘史意脈脈清籤引嘯書下簾笑憶初如逢狗監
懶從詹尹拂龜占心如苔荷風還折愁比黃楊閏更添
剩有草玄生意在筆花頭夜夢江淹
花時事過廿頭白老境春殘奈酒濃近日情懷還漫浪
幾人詰笑更從容折腰已娛陶彭澤矢口常憐阮嗣宗
澹聽吟殘杯一進五更聽久不聞鐘

次韻繆慶良見懷之作

數酒頻斟少輩歡楊絲幾累在汝安都餘汗簡常多忘
書出河圖欲細翻萬蕉歸田基負郭風騷投老笑吾
短知非已頭象輸神袖裏殘文擬自辯

送故人王德新還太原三首

明月關門影漸高羽風獵獵黃綿袍離情遠似桑乾水
難斷并州快剪刀
白雲汾水影離離又是秋風雁去時落盡別時官路柳
晉陽宮畔最相思
曾將刀筆傲通侯挂檄歸來汗漫游畫舫香螺舂落酒
青州從此勝涼州王嗜酒卯飲不輟

琉璃盛水蓄魚如鯔若二兩觀外視之微小而大
游泳下上而見魚之多至不可勝數予于暇
戲為詩識和

擬風鱗波笑伏鯖眼光如海蝨如輪晴窗戲檢蟲魚注
似汝元班品落人

丙寅除夕擬易簡成示虞良樾附
玉漏金壺夜色新蔾牀蔬食不嫌貧自成荊棘門庭在
無那歡娛節序頻蠟炬椒花迎歲酒火銷香燼隔年人
更闌點檢身心過報勘浮生處處春
丁卯元日即事示兩兒
華嶽朝天蚤劇忙青春閒闔興還長年光得得如流水
旅夢遙遙向夕陽驊子誦詩鷰鴻客虎兒吟詩勝諸郎
一枝應逐桑榆暖三徑何當在 帝鄉
初春與與可
書卷生涯遇要津雀羅門巷典鶯鶴山澤幹相勝中酒
已放紅梅硯北春五夜霜鬢殘酹酹萬家烟景一時新
閒吟夢草西堂句好在池塘未是貧

上元夜簡 內直諸公
曲宴傳柑記往年毬星淡月故依然張燈小巷春無邪
羅雀閒門意自便節過欲泥丹竈火夜來重熱賜爐
烟九衢踏鼓三更夢又是 君恩放假眠
寄湖上翁呈敦復翁 敦復先山
久向烟波樹釣筒移家有約竟成空半生解愛江南好
晚歲心知湖上翁香節逢衰閒卧月蘆花小艇不驚風
眼明細寫烏絲字留與湖山軼事紅
晚春下直同健菴待郎
如寄人生欲奈何野桃利渊又蹉跎百年强半酒人散

二十四番花信過細研流光算漸少總攖塵
網山無多秋紅歸馬東華路紛點青燈照醉歌
觀農應 制 御書濟宣賜擬謹作
聖作勤三事 天行慮四聰有年惟 帝力無逸即田
功泰社扶犂轉青翠駐玉驄野花簪仗發山翠擁旗空
堪繡紛交錯川原引巒崩芳春方刻刻瑞麥已芃芃
夜津枝雨細風吹絮煖風牧千畝綠淡粟萬箱紅下濟
共明淑飛居造化工年華丹禁裏烟景慢城中豹食增
嬰已粟經倚幹相九農應深喜歌舞海隅同
題御覽湖樂川耕樵圖
卷柳園花又一巡二毛加白向青春平生但可供描畫

面目於今是假真蔡澤軒眉容有相揚雄容貌不踰人
東萊已耕腰鐮貝寫入槐川小樣新
晚同儆齋侍郎下直
長道便辭圭復闕騎驄風驟馬夕陽還曾同槐點圖書地
筋力虛陪侍奉班正落殘花留鶯別欲棲幽鳥笑人閒
城鍾未起趨朝上好待公家事盡閒
排悶
一出孫臂一寸巧游船今白湖帆風呼牛應牛故涵閑
得吟火馬何
此無真作浮淵計到底帆造物工
閏歲七夕前二日

咫尺神霄奈若何頻年相望不相過謫童為鵲橋如許
錦石黃楊閒較多秋到雙蛾驚歲月天留老眼見星河
九疑凝睇峰皆似不比盈盈一水波

蓼花

臨砌娉婷短短秋來嫋嫋長綠梢新雨濕紅透晚風涼野
水蘆花外江村竹篠傍只應伴笭箵繫艇近斜陽

七月九日　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
士臣英侍讀學士臣士奇編修臣訥　賜食西
苑秋雲亭遣中使就賜　御書及內製法瑯塗
金爐瓶匙箸香合各一恭紀五首

鸞行拂曙影裴回風輦欄前翠作堆北極分輝天上轉

西清黃繖日邊來從容劇論傳仙饌親切烟霄侍　帝
臺　詔許甘泉承曲宴勢人榮遇得追陪
御筵書卷日相隨　勤政殿前奏對時文囿先知[illegible]
橋堯階下剪舊茅[illegible]
遐自有衛樹聯鑣飲緞臣長誦[illegible]詩
鈿軸開函拜帕舒戢圖韻過宸衷如聯珠何止千金賜
鳳漆曾經萬卷書日曆也胸編韓閒沈伊難許[illegible]
桑榆記取茅檐下長捧　恩華當鏡中
珍錫琳瑯列[illegible]
宿火猶分玉篆烟[illegible]日文[illegible]紀流年
銀罌翠[illegible]

龍尾追趨內掖門繡班高署直縱垣飲知　中禁蘭房
味別賜西園玉膳[illegible]宮花[illegible]重歸來臺柏帶春
溫叨隨芝閣分藜火剩有冰心奉　至尊

九日晚歸臺泥飲

九日[illegible]節序頻[illegible]搖落上邊咫尺生涯白髮相欺若
家有黃花不厭貪愁遣眼前濁酒名爭身後是疑之
欲占詩句陶公興笑口常開漉酒巾

鄉人王踈菴先生為太宰時構水鏡堂於署後之
東南隅余在翰林以事曾一至焉今寥然二十
五稔茂草故處不可復問冬夜宿署中感而
作

水鏡堂曾到[illegible]高樹荒署落葉落[illegible]
猶題名字[illegible]心夜寒霜月白猶照古藤陰
[illegible]宮夜[illegible]不開
[illegible]
[illegible]名甘隱吏[illegible]
石閣流水寒松夜一枕騰騰夢裏歸

五十初度

華髮蕭蕭老竟真自憐身[illegible]老人群新詩翻[illegible]
健筆猶[illegible]
青山[illegible]汝何此相從已暮[illegible]
夜過六友[illegible]

客舍一瓶荆歸時夕照明寒花簾外影新雁月中聲[illegible]
境親書卷幽懷託友生秋齋燈火近城柝易深更

與芸夫

沙塞鴻飛日風林葉落時百年猶旦暮往事[illegible]居
狗身宜貴賤蟲技未窮急將濡濕爲緩[illegible]成綵

晚晴臺詠懷示謙吉

晚晴一上晚晴臺片片明霞映酒杯燕掠檐牙飛[illegible]去
柳低樓角夕陽來經過物理愁看放勘破生涯笑口開
田舍未成歸半白青山買得敢遲回

大行太皇太后輓辭六首次都御史徐乾學韻

帝孝重華並　慈徽太姒齊　陵園新玉座[illegible]

泥長樂疎鐘外瑤池落月西雞鳴思問寢龍扆[illegible]
警衛連宮仗行帷出苑牆鶴馭霄館露風咽[illegible]
柳翣哀輓　陵花濺淚行盡醒　天子孝親切[illegible]
尚想戎衣著謳歌起鎬豐親逢開創日身享太平[illegible]
物　三朝備榮哀萬國同深因[illegible]厚載寧[illegible]
倚廬心未已歠粥孝難名素翣鑾刀斷[illegible]
[illegible]砥道平攀號　天步遠顛頓　聖顔清[illegible]人子
誰無感激情
神光留武帳雨淚濕形幃雲慘青山霧風號鐵[illegible]
[illegible]寒食後玉燕上陵時苑柳年年發長垂寢殿枝
禮成衰絰減制[illegible]同詔諭情何限封章[illegible]

[illegible]知　聖德[illegible]結臣衷孝饗榮名貴清歌小闕宮

王黃糜在史知有文名沒三年矣夜宿竹中追悼

有作

共披難勝感舊情諫坡留得幾人名夢醒月落朱顔在
宿草春來老淚傾

條竹族少司馬來赴　國恤憶往時余與[illegible]同
環溪先生禮闈校勘連牀數晨夕今[illegible]而
余銘其墓有存亡之[illegible]爲詩別作旅[illegible]

東先生二首

知己定似阮光祿朝罷小陵卻便還忍說淒涼十年事
與誰追別到方山

殿下羣公海嶽姿風流耆舊是人師相逢[illegible]
無媿新阡有道碑

合和嘆二首　并序

合和、燕麥、蕎麥、野菜爲之，太史公所謂民之食大抵飯
菽藿羹者是也。然自秦及燕趙皆食[illegible]南方所[illegible]
獨笑其當與南溟湘北宿左闕下二公皆南人而獨[illegible]
食此且爲歌詩以見贈余亦和而歌之所以志余[illegible]
交於二公亦以物之末而見知於世有如此也

衛歌合喇敢[illegible]情[illegible]麥飯名不[illegible]多[illegible]
芳茨曾嘆小人羹
鹽豉休烹粱雜鯖[illegible]瓦甑[illegible]文[illegible]久真如水

食何人憶大叢

大行太皇太后仙馭選升 詔行倚廬之禮百官有司
更迭遞諫 紹古開喻蓋切諒聽之際於興以詩
彩杖來興開翠雲倚廬泱泱淚作雨已知孝誠同虞帝
何止哀禮似魏文苴杖二年千古事封章一日幾回開
他所青館留題處惟有芳名節 柳若
除夕同南溟容齋即事二首
一院梧桐影漸移西垣山色在蒼林欲斜橫斜抒心跡
難取稍漁舟鶯烏惓歸鸞從野樹孫遲燕雀時
草廬門巷斜陽外林有端居有當思
樓馬林雅節序如同曹聯少集蕭不銅雀日冷東朝會

金爵星明左掖春欲盡漏鐘殘一歲不須杯月得三人
珠燈寒媛半夜青瑣相看鬢似銀
答
寒草秋肥斑鹿鳴那知漸尾是琉京三驅解識 君王
意長憶 慈寧進 御情
戊辰元日在闕下呈南溟容齋兩少宰
過眼交游閱世忙浮蹤漏散只隨行春避前今香二日
正月 立春 花共江湖夢一牀別有芳芽節物更無依將惜
年芳相依渾似掛如歲夕照燈窗影漸長
疊元日韻與兩少宰
撥撥塵埃一夜忙新年追逐在班行崎嶇晚踏東西路

何例元龍上下牀臘迎柳排雁行姑舍殘齋有餘芳
舊類白髮吾曹甚憩入青春賸味長
春宿左掖寓二鮑給事空所居室以居李二鮑工
書嘗為余作修楔圖未向及之
掖垣栖鳥弄啾啾襟被居然接勝流賀節方牀纔六尺
古龍瓦屋在東頭閒爐宿火多時共熊廢消香盡日留
不見南山來仲首畫圖輞水已同遊
春日聊歸書懷
一官遲重寸心清榆莢開時柳絮輕衣上緇塵渾不染
鏡中華髮為誰情萬花總惜徒愁老蟻蟲欺人薄肉生
眼色不歸歸亦倦擬將路點孤紅樹
驪歌晚別臺野眺褒山約遊好
一枕蕭條聯馭閒閱河清歲片時回慶因春賦思長
紙為鄉心上小臺雙關萬里開簾孤燭落日共裝回
故園只在青山外落銅花待我來
昔使廣寧出東便門十三年矣今春重過此門感
成
城門曉色暗啼鴉征馬蹋沙雨雪關山初出塞
清明時節正思家燕泥落雁野館三春見落花
少壯浮遊似夢真…惜年華
大風落花二首
自入青春只醉眠花開花落幾相催一夜殘作意吹將去

不見花時不放歸
風本無情一陣空花如有意向林風殘春後倚斜陽外
飛入誰家酒醆中
口號與翁賓林少寧
春城楊柳三眠後江館櫻桃九熟時贏得殘年歸計晚
眼中花露鬢邊絲
九日夜雨
何處登高會端居獨掩扉草蟲閒自語霜雁遠還飛殘
夜開黃菊高秋見薜衣南谿今日酒酩酊幾人歸
雨夜懷思母菴
小幕寄風入閒堦溜懸抄鐘疎點外寒雁晚聲前漱

石三秋雨流花第二泉為親從祿仕書信問歸田吳山泉第一泉也番之泉爲第二
送荀少之官臨湘
落葉滿征衣鞭絲挂夕暉壯遊非避莫歸興卻翻飛白
髮一莖無黃金萬事違宦遊憐小弟慎莫愛輕肥
畫鷂雀
翻翻鷂雀在高秋老眼天台用意幽但欲雕籠閒別墅
至今常笑郭營北
題蔡方齋修撰寫真二首
青縑被暖火紅銷正是熏衣事旰朝幾日金鐙歸院晚
天寒猶幣倚[illegible]

遂山露鵲鎖常啼鈴索聲寒聽月低一卷牙籤心十載
東華北給汝南雞
橄欖
祝鯁何妨戒忌饞解醒不畏酒頻添葉飄棟柳枝邊弱
身彈挑膠味後甜滑餅撥魚堪作餌最愁調和要無鹽
縱教苦口心還在寒綠森森色正嚴
歲暮閒居二首
頻年萬事苦紛紜煩惠衡門賦索居兮度何堪器紙屏
河東空解誦六書江梅有信衡寒發窗樹多情帶月疎
老境難裏隨寄意殘杯冷炙待何如
平生蹤歷少消歡又見蕭條節序删世上宦遊今已足

天涯風物幾回看杏花眼孔三春熱梅子心腸臘歲酸
汙宴當年思笑關居洛下不休官
戊戌除夕與撤所
休將樂事等虛名魚躍鳶飛妙具聲千何跛羊行自喜
一時駕馬踏春爭光陰不惜紓殘夜泉石終堪託此生
曾得舞雩風味在泠泠春風何處不春情
己巳元日與撤所欲句沙之學效其體作二首
桃符土梗浪相侵舊門何人肯見臨一日又過注用力
百年空老未求心樂花有約春還到風月無邊樂更尋
回首姚江成別派輸他翁海自閒吟
歸老義文物候從更希考物知成臨臨州書條詩同聞道知

真味學不求名見自心白日只今躭酒渴言歌何用□
眩尋紛紛得失遺編在留與閒人作笑吟

春日出城看花戲作四絶句

賣花已喚山桃開馬軍走探園花回風花[illegible]亦相報
□日不出在枝推
出門十里旋治裝貸車借馬半夜忙料得旁人破口笑
觸忤物態神暗傷
西鄰石花亦不惡兩株夾餘墻頭紅比似[illegible]
十株萬株同春風
憶昔年少看花時城邊水樹深淵池故人錦在少音信
閒門惟有春風吹

春日經水樓感舊

浮雲閱世閉門中惟有閒游事不空過客見誰如舊雨
尋春相識是東風多情柳絮依然白無主桃花只自紅
□散酒樓人在否嬾將詩句寄鄰僧

春遊

□曲城邊滿水涯詩箋酒榼鎮常隨閒花滿樹春無主
正是先生行樂時

社日遊城南看花不飲自嘲與梅阡

黃四娘家花朶紅多情白髮颺春風伴能入世君知否
社日何妨酒戒空
實在弦字懷韓韓山

問汝西來事韓山選[illegible]花隨劍佩叢林號學關槐
觸經時別紙細落月烈相憐清治曲幾度共瀟湲

書寄良甫并放鶴圖一首

春水江湖[illegible]淨[illegible]萬里滄波興
偶寄紅開爛漫情
君是金昆殿裏人寒[illegible]情親相隨欲作江南老
魚藻池邊又過春

社日不飲有詩漫與梅阡[illegible]兩[illegible]
句不敢對酒戲作

顛倒春來事況只物外情一杯還臨[illegible]酌兩開任明朝醉[illegible]
詩都無次花飛別[illegible]啼何時社日酒將醉不離[illegible]

春晚

[illegible]角殘紅[illegible]使[illegible]風[illegible]春
色閒將盡霜毛[illegible]加[illegible]是[illegible]

書寄與健菴

池上人看老鳳來多情[illegible]下開[illegible]
猶是西京御史臺

孝慈皇后輓詞六首

軒曜璇階映長秋[illegible]衣人[illegible]石字燕來銜
孔閣簾上文嬉[illegible]松杉
長慟彌留際[illegible]元冊
謚崇朝[illegible]是深[illegible]

高日凄蘭殿清秋冷桂宮星娥一夕逐鸞馭九霄空濕
淚銀河水悲纏玉樹風詠歎傳太液鴈起江南中
楚歎悲啼輪炙歎咽佩玲琳殘曉月叢殿落秋花北
首青山近西風絲仗針公露寒露葉猶迴灌龍車
每憶朝陵日宮車鼎移來花迎綃帳合柳拂幔城開
華路悄陳迹山園引舊蔡夢迴閒故館涼雨滿蕪苔
景曹凌烟貴神儀偃月長安羽應地厚聖善翊 天王
異崇徵沙蘇祥曹芝治陽 尚衣思女則道澤及遐方

竹林寺觀一峯道人畫

千古高風憶閉關地偏人靜軟紅閒坐深祇樹常出
親散清都鶴自還身度尾箕燕市宿跡留方丈海神山
前塵影事三生話於重晴窗學駐顏

木瓜二首

正是橙黃橘綠陰秋烟一樹照華林包殘橘柚揚州貢
投比瓊琚衛叶心霜實差應防化枳寒香終不逐來禽
宜城洛下無芳訊長守江梅入夜吟
朝雲飄處忽滿庭縱過花時落實新瘟橘寒分杏苑因
海棠色借蜀江春劇憐鬱馥來防矛清粉香應不勸人
更與封題貂後黷濁芳也心避緇塵

 男[illegible]校

午亭文編卷十五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巢燕再適年復至

風婦巢痕在今年燕子回語多如有訴別久莫相猜芳
徑春泥落雕梁夜戶開翩翩此時節去歲不曾來

過和南源韻四首

寒蟾淪洲夜霜濃酹別西坰夢裏迸一院梧桐秋影散
箭將風落入飄蓬
菊樓明月照相思曾是金樽宴別時萬里碧空消息斷
天風吹墮玉霄詩
金門楊柳落疏林香散羅衣怨葉砧未老蛾眉恩總在
幾回憐取白頭吟
看犂騰躍過羊腸力盡金鞭去渺茫近日數篇書一紙
人間路比海天長

再到冬官署中與劉雨峰

衆閣南枝放早梅何郎水部有詩才書生自笑曾前度
小聽楓根囈夢迴

松泉寺晚宿

松泉寒夕照荒涼墜疏村石徑秋花弱風廊佛火昏川
長雲宿渚野曉月臨門鐘落山仍寂霜林夜鳥翻

送金會公歸蘄春

朝發蘄津海月斜路河雲水極天涯飄殘暮笛江城柳

燈衝離樽上苑花紅燭三條知已淚秋瓜五色故侯家
頭年萬事悲歌外至竟騷人楚調駘

九日晚晴臺登高　二

臺爲登高面落霞薊門山色晚晴駼關河風度長城雁
節序霜回小院花南陌咫天如杜曲東籬終古是陶家
衰遲醉舞秋鐙下顛倒茱萸插鬢斜

杜過徐司寇以合歡花葉爲酒示余以方釀成飲
而陶然賦謝

黃落庭隅樹封題葉半新花應知夏五（花開以五月采）酒已
作逡巡釆勝修羅法香逾麯米春嘉名愁頓失况復飲
吾醇

飲合歡酒疊前韻簡杜司寇

青霞風沉濫紅燭暈鮮新見少常深酌無多祇一巡西
家非醉酒（非醉酒杜府家醖也）東閣太和春（真定酒名太和春保相閣曹召飲）玉醆空勞
勸香醪未比醇

于役潞河見月初上光蟲河水兒子壯屐曰此黃
金棟也賦以志興

月滿冰輪霜氣寒東來倒影海雲端小兒解識黃金棟
供奉曾呼白玉盤尺五天連河漢水大千沙傍鷺鷗灘
多情野宿臨流處自向蓬窗照夜[illegible]

送張僉事之海南三首

五羊城邊竹馬過琵琶洲上估人歌使君不飲貪泉水
沈綠休拄珊瑚柯
黃葉初飛黃木灣鷓鴣聲送早時寒鐵岡驛前書一紙
秋風篋裏爲開看
時節梅花嶺外時趙陀臺草鬱離離西風又度昌華苑
秋色年年長荔支

高梁橋二首

日斜秋水急城壺野橋連霞沼通河漢公田引澗遷新
花隨晏鴨風柳出鳴蟬山閣清暉裏依稀近玉泉
車箱堤上水逶迤遠郊鐵渡遠分青靄山長靡翠微落
花穿內去斜鳥帶波飛無限潺湲意年年送夕暉

王湜菴輓詩

孤鳳晚節不磷淄矯矯曾爲世羽儀豈信已辰年至後
還驚庚子日斜時琴殘最抱人亡恨車過空留腹痛悲
舊德未忘天意在烏衣門第屬佳兒

直廬懷公幹訃僧載道

春草相思入夢無龍池柳色映新蕪玉墀金馬摩挲老
悵望吾家白額駒

張敬復尚書屬書齋額仙人好樓居

元龍百尺意橫秋湖海平生已白頭青鳥近傳天上信
果然人在玉華樓

和敬復悼馬詩二首

麒麟金埒蹀映行三題剪出欲平明青絲迸卷槽門道

不意吾要其以作
驚雷驟雨識危途電火光中躍的盧不爲錦障泥斯小
報恩珍重在斯須危途夜雨馬却步若有靈先以次
閏中花朝前一日阮亭司馬談江南烟景之勝二
首
柳陰湖水綠平漪欲傍漁洋下釣絲說取花朝明日是
幾番風信對牀時
布襪青鞋向若耶踏殘香土肯移家夜來客夢遊天姥
開落碧桃無數花
題燕居課兒圖示壯馥
黃紙塌殘舊帽箱一編猶映紫羅囊鄉牀守勝知吾老

書案華身覺汝長汝讀輕肥非蔡澤不慶文史續中郎
紛紛箋注如烟海回首尼山數仞牆
冬官署中南亭敦復所葺孫午再至實兼送公後
而敦復權領翰林退至之夕齋居有懷
乾坤為蒙雨浮萍歲月樊籠意渺冥再到冬曹新燕壘
百年喬木舊槐庭吟成白雪人難和夢續黃粱客未醒
惆悵玉堂明月夜判亭劉井幾回經
六月九日睡起偶書
長夏炎熇閉閣時水曹官冷也相宜盆池萍響魚貪食
梁壁泥乾燕哺兒鍛火未能同士季扇塵何惜避元規
此窓一枕羲皇夢睡裏遽遽欲共飛

景移西曹與可以曹屬引遞歸里送別
壯歲稱騰笑西曹欲別情驪駒歌已就春草句難成老
眼青山迫迴腸濁酒醒到家及秋社款款話歸耕
西原與友人二首
過雨殘霞一閃明夕陽林影路迴縈勸君莫向城中去
且聽黃鸝三兩聲
暝宿烟村生遠情野亭客夢幾回驚松窓常有瀟瀟響
不辨松聲是雨聲
露濟閣即目
元龍湖海意縱橫百尺高樓抵閉關斜日香臺低碧樹
暮雲粉堞近青山愁添酒醆真無那獨對花枝底要閒
卻笑書空殷處士浮名長戀在人間

新齋十首
前度人蹤在此間屋又成劫塵容小住丹霞勇去生赤
斧分曹日洪厓拍手情別來應未久且緩下山行
牙籤新未觸塩酒舊能盛蠟輕闈陣分蜂陣綠衙紛
牆低過竹雞徑窄妨花放道幽居小樓頭十萬家
卜築平生意高樓獨上時扶欄新種柳隔岸舊苔生
久雲還岫歸遲月滿城稍愁風露夜玉漏太分明
高處三霄近秋來四望低月從遼海上雲向薊樓齊佔
客滄洲酒園丁上谷黎當筵聊一醉身世忘羈栖
草堂兼水石不似在城中柳影魚游樹花痕蝶藏野

烟濃趁雨林暑薄隨風旦夕蕭擬辯幽懷誰與同
門掩山全見窗迴路半分簾花新雨動堦草夕陽薰陰
借西鄰樹涼生壯渚雲素紈今夜卻林月照紛紛
鈎簾殘日落移坐遠風針徑曲供行鉄離疎可映花無
題詩得句有酒客忘家寂是登臨處秋山爛晚霞
千古高人意風流屬畫師烟雲為供養丘壑自淋漓貽
海黃金賤登真白晝遲公生有仙骨名已重當時畫中
藏一峰道人畫
秘寶黃公蹟兼玖亦世無雲根留米蹟樹本見倪迂墨
物如相待斯人可與徒摩挲憐手眼歡賞在須臾既以
黃公畫爲秘寶而又辛硯雲林畫皆齋中所藏

閒庭何寂歷踈雨過簾纖銀浦侄流峽玉繩低挂檐劍
風出匣冷琴露著花沾自恭全閭籍年來仕隱兼

晚行西山道中

一出譙門野興濃回看樓闕暮雲重西風吹送高粱水
晚景飄殘卧佛鐘十里清蟬聲斷續獨驅羸馬意從容
眼明漸覺西山好滚倒塵埃萬事慵

閏七夕

閏餘風景故依然秋未平分月再弦不為黃楊逢厄歲
那知紅粉惜流年世無巧柄推今夕天上仙人應獨眠
寄謝悠悠路傍客炎涼誰後復誰先

送宋稚恭還鹽城兼寄孫獾部

名場文讌足離亭一出近郊雨淋行水鳥聲多喧夜雨
壁蟲吟蛩暗寒鐙秋來頻送將歸客老罷真如退院僧
心與清淮流共遠幾回長歎憶孫登

白朝議為俳體二首呈敦復

三復金銘與白圭敢云桃李下成蹊都昂一日三回誤
阮籍頻年到處迷伏櫪老非千里驥當關愁奈五時雞
無因一問南華叟秋水篇中物未齊
窗前草長未教除寒落秋花伴索居蝶夢欲成人既枕
雀羅長在客迴車閒翻千寶搜神記快寫羲之誓墓書
惟有龍眠老居士昨朝偕自一相於

六友齋避暑樾門卻寄

宿別庭蕪長見秋木禾新西窗涼夜月曾照十年人夕
鳥棲相命寒魚聚自親遲君常卻歸一為拂流塵

贈于千英于曾受學汪鈍翁

驪裹春遊宛洛花銀鞍行處帽檐斜才名潘陸知誰敵
族望盧劉足舊家意氣雲山臨壯闊世情塵土蹋京華
傳經往事還惆悵曾向深堂隔絳紗

中秋六友齋翫月同徐丁文咎元彥陳叔毅吳雲
一方見宗錢虎丁摩樾千林文淵于千英舍弟
與可兒子豫朋限星稀二字二首

月出吾家冷似冰肯來相看宿寒廳明鵲鳥鵲枝邊見
影傍關山笛裏聽太白豈應陪劇飲咸池今已偏寥星

瓊樓玉宇歸無處顚倒西風濁酒觴
剝啄何人到洛陽閒指月上為開扉坐無北里連錢騎
客有江東大布衣未比金吾三夜禁也應玉漏一時稀
銜歡獨倚秋河晚惆悵霜輪速似飛

梁相國葛巖輓詩

兩朝耆舊冠公卿星拆三台驚玉衡館閣風流倚後輩
海山依葉梧前生德深津鄉清尊淚腸斷山陽笛韻聲
回首雲霄歸去路已將箕尾署銘旌

劉處士饋石鉚蜜漬荔枝

歷斷華清曉浴時春風靈液載人知裳裳白皮妨羅綺
出水誰曾見玉肌味美江鮭連霧雨香添盤榴油淋漓
海南嶺北提攜處憑仗詩情訴別離

齋宿秋官署中不寐作

舊事新愁歎此身一迴不寐一傷神打頭落葉生霜沾
羅手翻雲儘讓人明滅曙鐙殘焰在籠銅更鼓五聲頻
布衾縮項寒如水笑比鰥魚竟是真

讀漢書二首

酒半驪駒鼓吹聲阿誰結襪向王生兒童頃領公然就
何況常遭醉下行
自表門徒為李膺故人相遇避孫弘可憐赫赫張京兆
曾似將軍過霸陵

齋宿古廟題壁

三間草屋半枯槐壞壁斷禁風雪堆除卻秋官涼冷客
門前騶唱不曾來

河内竇生有江南之遊寄訊

南遊濟水北遊燕說着江湖意杳然與住太行峰上下
一生長似北流泉

和張尚書芙蓉集新題十韻

松堤

草鋪綠褥壓水縈青羅帶何似蒼松鱗十萬森羽旆

芙蓉岸

灼灼拒霜花風前顏色久蕭條蘇公堤應悔樹桃柳

青槐陌

紫陌紅塵路常時共往來迷花倚石流猶見舊宮槐

蓮谿

木蓮欲作花水蓮半著子將花比人面兩兩皆相似

杏圃

塞北山杏多江梅藏花隝江南野梅多文杏栽於圃

桂叢

昔我山中室其名亦桂叢幽香在何許到處逐秋篷余
山中室亦號以桂叢

楓亭

楓亭名轉佳丹林文葉露借問金閨人何年此中住

蘭皋

東臯被香蘭不畀在空谷風吹無人時芳意抱幽獨

竹塢

紗帽烟梢罥山衣露篠濕萬竿猗猗去風月可平添

薇館

紫薇百日花温室萬年樹君坐貞時詠白公句

寄思母菴孔道士

靈夢宵來記未真任他翻覆訴庚申愁多命薄吾還叔

莫訝彭尸去任因

白雲亭散後呈鄭山公侍郎

背續山如積歸時每夕聽茶爐當暑甚眠佐向宵今影

散緋衣月凉生竹簟雲客愁連短夢心緒伏夫君

冬夜懷李奉常侍郎

待漏星稀落歸遲月半傾老嗟兒問事貧遣僕歸耕羸

動霜凉入書收燭暈生公私兼未了相憶一含情

有以剪綵花見遺者戲題二首

誰知羅綺巧相裁也有遊蜂戲蝶來鞠鼓無聲羌笛冷

笑看梅柳一時開

綺窗惆悵問江梅何事寒香鬱未開亦非青春花信晚

風光愁向剪刀催

贈日者李生

紛紛車馬在簾前也爲君平選百錢黍禍草蘇同命主

不須更算小行年

答劉巍石

多情煮茗拂塵占羅雀閑門樂事添旋就朱欄惟白酒

輕回霜髩有青粘落梅蕉坐香侵硯晴雪流窗玉挂檐

更有舊書消永日醉眠詩句杳劉兼

與可談蜀中花木之盛詠懷兼寄素心六箴首少

公幹

棧閣蠶叢節樹低巫山萬里近登臨海棠城郭香真好

桂子衙齋月自深五畝田園何處就十年栽種可成陰

牛車下澤安吾老花柳前村共討尋

壬申元日即事呈史館諸公

天迴斗杓鯨鯢碧落年華上曉班左个蚤傳新歲令

夕垣還趁晚朝班爆餘竹火結青筒頌就椒花泛綠尊

十載御錢虛拜賜春盤餅餌愧盤飧

向雲澤直史館有每更五日直已是十年留之句

以史事之難也爲廣其意

衆風逐驕驪蚤出闕雞坊簡竹青連含書籤綠映脉落

花春水細垂柳夾城長柱莇更番直猶勝陸楷郎

送春因錢越江宮洗寄楊下符編修

貞草詞頭日未閒懷人亦在簿書閒吴霜萬里音難寄

兩雪高城雁又還往事夢魂紛紫地春光楊柳玉門關

邊沙爭遣蛾眉老五葉靈根解駐顏

青藤館畫臨懷錢亦工

午雞猶在枕不似趁時忙花影交殘夢茶烟引細香
多行癖徑人在著書房汗竹紛難就青藤夢許長

清明前二日集黑龍潭濟南張秀才嶠來會

家傷城南杜曲天春遊常在燕薊前霜散點鬢渾無賴
風為吹花太放顛四海宵朋千里到百年烟景一生憐
樽林未快淋漓興野水添杯更接連

春夕懷李漁邨翰讀

手衛山口送春陰歸鳥棲遲不擇林帶月雁高城影盡
吞花魚避樹痕深流光差可供游戲物理何須問陸沉
五岳能消幾兩屐圖經點就與登臨 漁邨方遊五岳

輓太原故人王德新

上丘文編卷之五 十三

碧玉晉祠水白雲汾上秋故人今不見携酒昔同遊潭
泊醉鄉老沉冥仙者流天津橋畔望長憶董糟丘

城南張氏園置酒招向雲澤廖楓阡于千英同遊
命豫朋同作三首

宛洛花邊騎新豐市外塵池臺三畝並竹樹兩家鄰從
客迷花徑數兒近酒人暮鴉終古在撩亂女牆春
舊是笙歌地携壺與客遊歌桃臨澗道垂柳拂雉樓落
日昭王館春風昌水流年年芳草路祇為判花愁
張園絕勝處一半比鄰間若引春樓堞難分舊竹闌
花歸鳥亂沙柳夕陽間不識廬山意多因在此山

春日西原憩常氏園懷王泉昔游

卯酒倒春瓶野風吹不醒簾花殘雨濕綱柳古烟青是
往西陂路空眠北里亭金銀二泉氣相對畫沉冥

疊前韻邀張敬復尚書勵近以謫改遊西陂

愁處花迎笑眠時鳥喚醒泉流銀浦白山入錦屏青瑤
草三宵路香萼四照亭欲邀湖畔去弄月泛空冥

石閣夜眺南谿 甲戌八月大科後詩

鐘聲消泛小庵幽僧徒曾此結綢繆漂流溝水三年淚
重疊雲山兩鬢秋檢點詩篇聲續好蓮身世意遲留
獄門倚杖寒花外月上東村幾尺樓

山窗二首

山窗曙易暮雞鳴方未已夜來寒松聲偏入幽人耳

上丘文編卷之五 十三

月上松間屋水流山下泉夜雲行雨歸曉風為颯然

高渭師輓貞夫人韓氏詩

十樣聲名舊南安內翰良故家開幕府夫子侍明光湖
姥迎陶母幽閑淑季姜瑤環榮翟茀鴛錦鳴瑞北闕
方承寵西風忽斷腸三秋搖落候千古別離場人去悲
彤管鐙殘晴錦空湘魂何處夢蝴蝶止此傷燕市清霜
白金門夕照黃桂游歸計晚淹鬢黃 一旅冷銘旌重
香消寶奩涼夜壺夢此隔松柏鬱

八月十四夜石閣見月感成

萬里空寒碧嶂間松門留影不須關三年涕淚沾襟血
一夜悲歌點鬢斑明滅村燈沁河水依微野燒析城山

粮絲玉漏銅街路長記鍾魚此處聞

十五夜宿伊屹樓見撒月

高峰遠上氣溟濛峰上高樓四望通喚樹千重低殿外河山兩戒曲欄中桂華歷歷看如霧霜鬢飄蕭映回空玉兔金蟾知得否幾人腸斷荷西風

十六夜樓中見月

太行欲落勢還留迥絶清輝萬象浮千里斷山回北隴今宵明月在高樓飄零舊恨將歸日惆悵翻成獨客愁纔是平分秋又老金波渺渺去悠悠

孫仲禮過午園貽詩見贈賦答四首 一

為圃三畦屋數椽客來誰與共忘年深枝鳥動山池月寒草螢流野澗烟豈是樓林高卧處偶然清閟小空偏多君舊隱西峰下只在溪雲杳靄邊 [illegible]

才名公子舊烏衣發慨青山已息機壁落漁樵閒故里臨流亭閣付斜暉河東三族書還在華表千年鶴白歸文采清門堪託契秋來時為掃柴扉 仲禮世家子有才名

莖塞昊天去渺漫太行歸處暮雲端白首難助功名講不覺羊腸道路難縱酒淋漓溪水綠著書在掃井梧寒前村五里山邊霧豹隱何妨拂帽看 君有南遊之詩

鬱鬱風貌舊儀形懶漫疏生眼白青樊口野花爭似洛朱坡清渭不流涇烟雲已被句留住巖壑從教取次經軍載不須愁健步馬陵秋望氣冥冥 [illegible]

答孫仲禮次韻

離宮魏寢久蒼茫虎嘯何人識子房綠水紅欄棲隱處青山黃葉讀書堂幾回君去常懸榻連日詩來少報章欲訪清溪便乘興嶺雲無數隔殘陽

山池泛舟四首

搖蕩回廊雨後秋綠潭紅樹影悠悠江湖風水行難渡爭似橋邊一葉舟

按馬平生塞上行水村花底打船聲回思遼海灤江日一曲烟波萬里情

南北飛飛北過遲遲畫舫紅燈未寐家不到江南人已老流泉也似晚時潮

橋下清池池上樓下樓和月上孤舟短篷小艇綠如許載得人間萬斛愁

雨中如九仙臺題野館壁

冒雨看山是一奇青泥白石馬行遲遲遠不盡山靈約黃葉村前渡水時

登九仙臺 臺在江河中央與金焦山相似

夢裏金焦寺波明雨岸空江河凡幾曲形跡偶然同水府蟠根險山靈技勢雄長川流浩浩俯仰意何窮

九仙臺石樓晚起

臥看白雲近森宿帶微深斜月數峰影高樓孤客心河流無日夜山色幾陰晴應有仙靈在凌空不可尋

石樓夜雨二首

四山昏黑一燈明寒雨連河客夢驚萬古洪濤終夜響
欲從此處悟前生

不辨溪聲是雨聲捲簾窗外雨三更山靈信宿知人意
故欲留人一日行

棲龍潭

斷峰臨巨壑開闢意何雄石口排雲黑潭心浴日紅人
傳是海眼天遣作龍宮萬象蒼茫裏風雷起濕中

歸路復雨

豈為登臨數落暉秋雲三日溼秋衣今年作意過重九
雨裏遊山雨裏歸

九日山齋獨居晚步池上作

暝色下林際栖禽喧樹間采花誰泛酒臨水一看山不
擬登高去空遲為客還猶憐望鄉處淡月上叢闕

池閣

池閣俯花陰幽居每自尋秋高寒水急山近夕陽沈旋
樹留霜果熟巢長諸禽寥寥誰共語樵唱在前林

龍樹寺張氏北樓望底柱山

不辭歷井與捫參望盡三峰路轉侵[illegible]
青蘿已映北樓深百年過眼浮生夢萬事[illegible]山水了心
丞是雞鳴懷往路要令巖壑快幽尋 [illegible]

遊底柱山入天井谷衛北山遠來[illegible]

府

靈壁青峰入望頻鞭絲烏帽眼嶙峋尋山我愧謝康樂
好客人稱鄭子真空谷乍逢如逆旅斜陽立語見交親
因君憑寄神明宰玉洞丹砂不欲貧

王屋山後十方院二首

紺碧千峰萬仞巔遙遙風飄緲近三霄玉玲瓏處紅塵斷
也恐仙人太寂寥

三山碧海夢魂勞欲往從之心鬱陶天上豈真是官府
故來人世寄牢騷

桑林午飯二首

底柱山前亂石村十家今有一家存千巖萬壑人蹤在
正是皇朝賜復恩

石田漠漠草菲菲破屋炊烟四散飛行到前村還悵望
五年不見一人歸

王屋北峰二首

北峰高難如娟妙方未已不肯在人間迢遞度遠水
峰色奇如此天公有意無擧頭向明月為我問清都

鐵盆峰三首

空青削山峰金沙眾山巔山頭明月行山腰白雲宿

探奇乃大驚嘆絕但狂叫山僧渾慣見對予發微笑

風洞聞風歸雲龕見雲去乃知風與雲生自無人處

析城道中望雉山

松雲縹緲倚高空無數烟巒迭望通底柱三山皆拱北
太行千里盡迴東登臨早識隨刊意開闢深知化功
家向華微多處在芙蓉九點落當中[illegible]

午亭文編卷十五　　　　男壯猷校

午亭文編卷十六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服除七日拜戶部。命十二月二日次王家店

題家書後

一紙書成寄未將五更寒洞澀衣裳麒麟塚在松杉峪
寄落雲邊斷雁行（君重公曾祖塋在此）

趙右見豫朋題壁詩用韻

雲樹東來客夢西草堂深掩綠蘿迷三年才盡銷魂去
衰法詩多到處題

真定孫發留別梁比部

行盡關山落照邊鎮州平野遠連天星霜千里路終事
燈火五更人不眠送驪流漸帶殘月迎春官柳入新烟
况逢東閣郎君舊客館風光此寂使

固鎮遇荀少卿別

野店條時條客到我行君宿送君還別離亦復尋常事
無那相逢逆旅間

次與重送荀少

滿是關河烟景新東風前路待歸人灞陵官柳遙相送
直到家山接暮春

宿琉璃河

白草黄沙淡落暉朔風吹老塞鴻稀琉璃河水年年綠
猶是當時舊對[illegible]

見月

半月辭家見月圓，更過半月又新年。來時池上松間影，曾照高樓夜未眠。

初到京師寄素心六歲兒可前少

掛帆臨歧十日裝，曾經一日幾迴腸。登山殷好藏僧舍，灑酒中間疊客箱。分遣池魚防涸水，且排籠鶴借支粱。別來數事皆無慮，惟有春鴻惜斷行。

發春西便門即目

別久西郊路，三年復此行。城長歸鳥盡，山遠落霞平。燕麥春泥拆，桃花凍蕊生。高原栖外水，猶似去時清。

正月十四夜宿城北僧舍

桃畔天涯閉戶中，車輪無轍馬蹄空。臨花影動僧林月，山磬烟消上院風。為客行藏如假寓，在家蹤跡亦飄蓬。放燈時節吹燈坐，贏得僧窗夜火紅。

題壁如上人山房

紅石橋西路，青春向夕曛。遊花幽處發，清磬定時聞。野殯門徑月，山逆樹宿雲。安心隨地好，況此絕塵氛。

元夜懷午園

燒殘香篆夜何其，簾月淒淒獨酒卮。燈火舊游初別後，笙歌旅宿獨眠時。鎖門池館應通客，繞屋鶯花可付誰。懸寄北山猿與鶴，相思更不用文移。

花朝憶山園鶴

竹柳燈影曲池明，正是游人到處行。試向春山聽夜唳，鶴聲應有別離情。

十六夜晚晴望香山碧雲諸山寺燈火

山寺數十里，春燈三五攢。高臺一以見，逸興生雲端。別去嗟遐想，來遊增苦歡。千峰與萬嶺，日日幾迴看。

春夜懷午亭新居

樹芳纔綠經行裏，客館重開杜草堂。白首逢春花共語，青山有夢睡無鄉。萬人似海辭還靜，午夜如年漏更長。月落離魂猶未遠，依微步屧水東廊。

酌酒與六歲却送歸

客館風光過眼新，出門衣馬便生塵。無憀還自開詩卷，省事誰能謝酒人。一日須酬千日醉，六分已減一分春。君歸芳草池南路，動看園花莫嚬頻。

送前少近舍

宿火殘紅曉欲新，寒廳相向語蕭晨。千門風雨雞鳴外，二月雲山客去頻。柳色漸深南浦道，桃花應及故園春。我來長憶逢君處，遂逆旅斜陽淚滿巾。

城南張氏園

春明烟景地塵遮，常記名園野水涯。歲月漸喬朱戶柳，光陰閒映粉牆花。流鶯舊至曾相識，旅燕新來見別家。惟有澗帘壚畔月，東風依約照鈎斜。

懷前少

新沐冰時路歸鴻別後聲孤燈照客香罷雨閉春城野
店宿何處居人同此情更堪故山道明日是清明

舊居遣興

寺田清閑半日喧三重茆屋似烟村鳥隨秋燕辭空壘
來見春花放舊痕白墮杯乾書在枕紅塵客斷雪填門
東風白解關山路寄語蘼蕪到故園

見同年潘峙谷比部訊屠蘇詠並嚴

細柳新蒲綠映空曲江花有幾枝紅 皇家一榜四百
士白首相知六七公（洪公承恩榜士在存者七人而已）海上故人如夢裏劍門
落月滿樓中逢君舊情銅龍事左掖清陰入院桐

對酒栽花

對酒栽花白髮翁裹頭料酒映花紅一時年少殘心事
來向花邊酒醆中

遣興書蔚州先生詩後

敢將白髮惱殘春酒爭朱顏也似真笑向公卿為長物
倦逢花鳥是門旁米鹽私簿從奴僕錢穀官書信吏人
挑盡青燈翻舊卷蔚州詩句不言貧

遊城南三絕句

雜花

野水連村畫遠空柳枝離弱綠溪風落花鋪得青春去
小住籬邊一樹紅

小北

一笑花邊白首翁扶紅腰撥芝相消遣一理萬丹春街映
烟野城南土骨堆

見燕

秋風吹別舊烏衣我去重來待汝歸不分人家雙燕子
爭門來傍野亭飛

題鴻臚江墅梓花圖二首

故上烟嵐湖落霞山村回首惜年華茆亭一樹春光晚
等似生綃十丈花
謝姚凌霄勢未雄芙蓉雖好不相同畫師用意曾難識
多在霜根雪幹中

夜行書懷

在家心不樂適遠身如遺月黑烏相喚燈明人不知寧
烟樹柳宿溪霧捲花遲獨往念愈癡欣欣亦自私

四月二日 召赴暢春園 賜食瑞景軒泛舟於
苑中恭紀二首

飛捲風微漏點沉非羅門掩一春心三年重續金閨夢
半夜驚侍 玉殿音催錄易疲筋力緩當筵惟感歲時
深名花繞坐擁霜髩何假天香上盡簪
銀漢逢池水接連太清宮殿渺雲烟不因侍 帝來天
上裁見隨槎到日邊寶笈圖書編御府金甌歌頌起堯
年紙應盡却浮塵合檢點仙官未了緣
是日帝命牡丹閣下泛坐設一本盛開恭紀一首

春王瑞臺歲月賒豈應春老惜年華過淮入未知肩橋
是歲甲寅西河作 入洛天容看魏花眼霧微消窺綠暗 騎
絲輕飄拂紅斜上陽亭北承恩宴身似登真不憶家

午夢

自揀巢闌嬾是真天憐散木寄閒身故教一枕花陰夢
點醒槐安睡裏人

崇效寺看棗花書雪鴻詩後

古城遺跡路橫斜蒼蔚林中有故家曾見海棠紅似火
要看仙棗大如瓜慈生野杜偏含實香斂幽蘭未放花
一詠湯休奇絶句慿將狂語寫樓牙

前日城南獨遊遇袁杜少翰林今日復遇之棗林

寺門外戲簡以詩二首

前日烟條拂岸巾今朝芳草坐城闉獨遊相值不相訪
始信君家是可人
一莖車輪碾麴塵相逢不語莫相嗔五陵衣馬三春後
能解閒行有兩人

杜少見和前詩疊韻奉荅

驢畔青帘似舊斜玉街走馬記誰家遐君別恨綿烟草
得句風人報木瓜相贈柢應多勸酒蝸行不足耐看花
吾生萬事皆聊爾寵辱何須問齒牙

疊前韻和雪鴻

春明歸路日西斜涼倒重來似出家上苑早鴻依舊

故土臨別憶秋瓜社還北陸三回雁榮落東閣幾處花
預至雙林聽頂相半天風雨散簷牙

崇效寺瓜字韻詩已三疊韻酬雪鴻杜少杜少復
以詩來再疊前韻奉和

緞袖城南韋曲斜妖桃冶杏自家家閒從月下標宜李
留取亭前著餘瓜欲解金貂來換酒江忍靈蛆去銜花
紆微郎省文章地衰散何堪鬥頰牙 末路有中丹獨坐最高牙之句故有是語

睇晴臺看山有江南之思

春來風景憶江南無限烟波已自諳眼底秦淮頻入夢
碧山如水綠如藍

邯鄲道上絶句追錄貽袁門少宰

秋槃黃粱已是遲海山歸路幾人知卻憐朝市紛紛客
猶說盧生出夢時

次韻孫仲禮東午西堂會飲見贈二首

紅塵門巷也蕭然心遠方知地自偏時序總拋青鬢外
天涯相聚綠樽前滄桑過眼曾前度書劍隨身可判年
一系離騷數杯酒多君苦憶汨羅賢
當時官號領司農舊第高門轂載重兄弟擬名齊買風
郎君嗤起繼前龍要山蕭瑟思前度風雨漂搖懷遠從
恭竊清權遝聯處詩情冷淡酒懷濃 仲禮先人..."

端午氣寒有節物之感

節物提攜條侯今年臺上映非持誅綵漫與纏衰骨

呂獄偏能涅若心指下草芽青甲墻頭杏子綠蔵阡
生衣未著添涼玲疊雲含風在筍深

𢧵次仲禮與豫朋端午酬和韻

浮世功名轉鮮寥寥逵路海為亡聊擅壓似祿頭慚面
忍事如囊腹愧腰詩亜重摩三舍退愁城新破獨身跳
脩然自入羲皇夢不與靈均賦大招

秋夜待曉

熏籠烟暖碧罘罳紅蠟燒殘玉漏稀連日五更風露[illegible]
入蘊輕絮蚕時衣

懷西園先生有知巳之言致而余念之不忘見其
令孫澤長於京師別後却寄

遺老流風迥絕塵西園文酒十年頻公為東野忘年友
僕比文通匙恨人喜見孫枝頭角長愁看馬鬣歲時新
後雞惟記迴車約宿草春風又淚巾

久雨

茅屋漂搖裏風雷勢轉厳林驚過棟樹巢燕語窗檐
蕉心長憐生草意纖蕭森老藤笋收取待曦夫

春日醸酒及乃大醸小飲輙醉名曰清明酒志時
也

春酒潑香隔舍聞風檐開醆巳微醺日斜方丈中庭地
卧看青天萬變雲

敬饗中見亡友米芾來製墨

杭洪寒糱結犁壓香法漸備一切水真光浮盡魚成底事
非人磨墨墨磨人

種柳

種柳枝前拂檻時春愁秋雨兩三枝天涯一種消魂樹
不必人間有別離

夜

雨苔幽徑暗娟娟墻外流螢照遲烟行過後庭新月上
半窗花影送人眠

霞

不盡殘陽尚留情與斷紅殘樹一窗斑山黑遠玲瓏掛
曾依微露當樓倚晚風更看芳夜月相映海雲東

七月三日野宿二首

晚景橫門外關山與路分蛙聲咽斷雨馬首帶殘雲
拆秋花連漢香暮草熏城鐘夜方辭野宿幾迴聞
初月挂西城漸秋夜色清白楊風似雨素髮暗還明山
鬼歇殘夢樵人責舊盟幾時忘林麝貪聽石泉聲

中秋同諸子集城南張氏園三首

羅栖憐積雨池館斜新晴暗水入何處歸雲行有情幽
花依晚徑高柳向秋城同有濠梁興因知谷口情
渚蒲秋更短寒色滿魚梁過雨苔紋展迴風竹韻廊舍
言多許霽蝶粉退新涼時序何違樹吾生正渺茫
題頓丹青在茅岸牛夕暝他連滄海月樹宿女牆雲羅

酒困只急裁詩伴夜分歸時泰壇路已有玉笙聞

張氏園與樾阡孝廉感舊

古城幽徑寫閒愁殘霞依然是勝流雨過斷雲連水榭日斜疎樹隱山樓五湖別後三年月四序饒他一半秋眼底光陰爐畔酒幾人時節與同遊

晝起送王生君擢還太原

霜風伺我出布被且相溫窗月白復暗壁燈明更昏流塵空客館落木滿關門歸去情猶滿天涯安可論

夢樊溪

一雲桃席未分勢五點更號三度雖不是當關呼不起逢花倚石在樊溪

登樓望西山家院亭

雲樹西來又已秋太行盡處是南州連山萬疊空廻首落木千門一倚樓笛裏柳梅渾欲動鏡中霜雪浩難收

至日聽祀同王阮亭靈祐宮晨起懷彭羨門

玉珂接近朝天客日日金門半日留

顛倒衣裳夜杳冥暗窗微火似秋螢迢遞晚漏聲猶在斷續寒衾夢未醒烏宿多時翻落月馬行幾點傷殘星相逢鸞鶴朝真去回首紅塵眼共青

乙亥除夕同樾阡孝廉虔藏郎君程二孝與孔大雲岫實大在敝舍弟與可兒子獲朋時頓猶子觀頤復剛守歲

雪晴風緊歲云徂櫪馬林鴉興不孤人靜千門空爆火天迴午夜一屠蘇貧休送鬼慵吾老悶可歲闌與客分已賣癡獃看利市盡拈錢付酒家盧

除夜次樾阡韻二首

莫歎天涯行路難年年書劄報平安文章鎖院三錢筆京雒春風十里鞍白髮相逢人似舊青松不忘歲常寒坐中竹柏盈盈酒黃色天庭取次看

燭棋雨散不曾除老屋東頭是散廬蝸舍冰霜今夜少老圃燈火十年餘才名閱世誰如子肝膽逢人為契予更有滕前文度美即看軒蓋擁門閭

丙子元日立春次虔藏上舍韻

晴光淑氣雨無涯元朔王春感歲華上日相隨青帝駕新年一到玉皇家（兩居近玉皇廟）天真省事知憐老客有登歌敷拜嘉共道五辛風味好推盤紅縷間椒花（東坡元日立春詩有[illegible]）

春夜寒甚與樾阡飲酒戲作二首

甚矣吾衰及此時賞花相避意差池書空咄咄非殷浩日喜沾沾過魏其紅蠟似消春後凍青陽不染鬢邊絲無多酌我聊相勸泛溢東風在一卮

碧落風多颭酒旗余波新漲影娥池杓將寅指知春發參欲斜中問夜其（[illegible]）朔來似犀首亡何日飲[illegible]與君細付人間世判[illegible]閒愁付濁[illegible]

疊虔藏元日立春韻

烟耕剪絲亦生涯春日漸舒送物華外極朝元還臥閣
東村迎氣記山家辛盤青韭來河潤小宴黃柑擘永嘉
應見春階多勝事和風先報曲江花

次韻姜西溟孝廉見贈生日詩二首

名高萬丈焰生光自忖纔知機緣長四海君才多式璋
六星天囿一文昌幾逢李蔡虛東閣每詩彭宣到後堂
尚類鎖廳春日近梅花三候發蘭處
名在金鑾學士坡三條紅燭照春多君以中書舍人晴音亦白知
師曠樓瓊今當識下和老去東皐同載筆時來南閣許
鳴珂相思勿憚寒廳宿愁月淒風奈樂何

人日絶句次韻簡栻附

絶妒人日有風情辟穀年來道欲成杯渌乾停傳坐酒
突烟吟韻勝牙錫翹蛇變度為家口雞犬連朝過夏正
笑煞青春過一飽朱門空鎖五侯鯖

戲阡不和人日詩送酒一壺以促之

春來饑火共相燒何事清齋坐寂寥九食三旬應漫濺
兀正人日並蕭條尊羨誰可加鹽豉菜把空煩送柏樹
淡淡茶湯薄薄酒讓他梁肉過今朝

暮春簡羨門少宰

瑤鋏相從少壯遊班荆斜日玉山秋春風幾度過燕市
明月依然在薊樓八代文章官吏部漢朝經術尉涌伏
與君小別朝可曾梅翻新詩借總

題翁頫餘燕敢復尚書畫龍眠山林圖二首

家藏樊川杜牧之秦城烟樹遠參差如何得似舒州老
管領雲山邢伯時
畫手詩人遠擅場龍眠巖谷輞川莊依然居士風流在
猶見丹青顧長康

為雪鴻禪人題董文敏書二首

規撫北海姿還在跌宕吳興致亦豪屋漏斷痕叙折股
何人解是鄭兵曹
草亭神來駛當時玉匣金匱費豈知多少書中殷鐵石
到門試問冰禪師

過海棠院花未開作二首

綵紗紅粧態未勻雙鬟初整綠雲寒星花尹白風流甚
只恐輸他黑牡丹
白髮逢春悵別離東皇作意遣花遲即無着兩胭脂色
不到殘紅淡粉時

喜晤張蕭照侍御

南臺回首共蒋纓忝竊銅街避路行對仗蚤知 明主
遠回天因識直臣名歸來肝膽輸流輩別後鬢着身老
成今夜府中人似昔曉烏啼徹舊離情

盤山拙菴禪人索詩二首

青溝依約白雲光眇眇禪栖在上方師向中盤中處住
東西南北不思量

舊遊廻句記吾曾欲學初禪愧老能一卷紅樓青嶂客
不嫌人喚竹吟僧

懷盤山谷拙菴

布穀鄉春城春山寄遠情紅泉連雨曉白鳥破烟明塔
影飄西塞峰雲下北平松門曾杖策從此想經生

為漁臘為宮安菴通政畫其生平所歷為圖題寄

四首

觀海市

十二樓臺列五城羣仙出沒向空明蓬萊清淺麻姑老
孤島斜陽萬里情

登岱

日觀題詩海色迴人言太白是仙才朱顏長與青童笑
玉女流霞盃送來

雪中獵洪山

使君千騎獵圍長雪夜風流在武昌為報襄陽舊耆
呼鷹臺上笑劉郎

春宴黃鶴樓

黃鶴磯前綠草生遙連漢水鴨頭平蒲桃醱醅春酒綠
應似春江春水清

銜索廣陵試國子首第一

玉膾金虀憶故鄉機雲入洛有雄才併將海日江春句
寫入燕公政事堂

午亭文編卷十六

男壯履恭校

午亭文編卷十七　　門人候官林佶編錄

今體詩

舊有樊川圖不知者每以杜曲相從近以午亭山村自別石谷為予畫之

虞山粉本富陽翁老去仙人陽闕風前世畫師今在眼
依稀黃石是黃公

若王石谷且屬其作午亭烟船小景

蓬萊下直寫平泉江水橫溶漾渺然近有午亭烟艇景
煩君寫入舊樊川

午亭山莊圖詩五首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沁水逕午壁亭而南友人宋竹垞謂予何不取以名其園比同在內直輒好語山水園林之勝於是王峰尚書為作午亭記當此時予未嘗有園也已而家居闢山村股濂泉之水鑿池其中橫橋小舟咫尺具烟波之勢以實竹垞之命名果有午園矣蓋予所居樊川終累牧之城南下杜之稱思有以別之且吾居近午壁亭沁水之涯也爰即樊川故居又名曰午亭山村午亭之間山高水清林廬池舫幽居之跡則王君石谷為予畫焉使王峰而在當為更作一記他日請竹垞為予記之夫五畝一區而為之之多如此甚矣夫吾之溺於其名也

午壁亭名載水經秦時近水漢時亭何人更與吾飲注

一畝園中水木青

午亭人在翠微閒林際清暉自往還砥柱析城王屋
天教看盡好雲山

吳淞烟雨石湖春不到江南老竟真山水連天溪艇穿
也能作意向詩人

西湖杭潁別園經吳楚湖山兩洞庭獨謝樊川同沐杜
朱坡不比漢家亭 朱坡用杜牧詩

丹青老手荊關筆重寫天隨舊釣船晚喚午亭還識否
世人曾擬杜樊川

司農署中題壁

署尾文書鎮一堆五花臨判日遲迴田園正憶叢殘句
黃紙蠲租白紙催 末句見范石湖田園雜詠

題梅桐巖真二首

畫裏江城疊嶂高北樓遺興重蕭騷梅花山下雙峯路
秋老梧桐有鳳毛

太白仙人謝朓才都官風雅一時迴吟成倚樹棲鳥過
驄馬連朝對仗來

松風

蒲葉榴花五月天歸來一枕北窗眠誰知無價松風夢
不向人間費一錢

題張吉如南汀詩後並呈敦復宗伯卣臣翰林

浮山高望歷山城風馬雲車帝遣迎湖水清波春時月

春來七十二峰明（[illegible]）

珮環聲裏水潺湲芳草羅裳隱杜鵑一首新詩萬行淚

不須苦廢蓼莪篇（[illegible]夫人合葬）

太傅風高未老時尚書鳴珮有清暉香名已播雞林遠

不羨他家野鶴飛

王風南雅氣雄哉驗賦張華小謝才姓底西堂新句好

也應曾夢惠連來

七夕宿城北人家亭子戲詠織女

錦浦臨波濺繡裳明霞猶似嫁時妝畫眉月姊教新樣

掠鬢風娥送晚香天上雙星兒女態人間一日別離腸

鵲梭閑却機絲冷烏鵲頭童歲歲忙

贈銅川都憲

飲香擣藻擅西京南國詩傳茹蘖聲霜簡新迴烏府肅

玉壺猶映漢江清節旄裝相歸朝盃治行吳公進秩榮

參柏高秋森獨坐還於淡薄見交情

丁丑六月十一日奉　命循路路清康書府

殿閣微涼日氏嚴顏合時遇闊清壽誘筵絃行良規飲

啓心允潔含香氣未移午年風池畔　聖澤水無私

自五月廿二日直　苑中歎復尚書有詩次其韻

得十首

長日東華拂軟塵眼明流水照游鱗蒼顏白髮吾曹老

冠者輸他五六人（同直之人）

斧扆丹青接彼亭絳霄樓閣在滄溟　六龍南幸歸來

日畫取江山上御屏

半夜傳呼向玉津賞花往事隔前春紅雲終日籠丹地

回首凌霄記不真

舊日春遊共往回東風依約野棠開黃塵影裏看滄海

曾到龍王廟裏來

四捲朱簾照碧漪松風五月在簾窗眼前萬物各相命

鵝鶴鴛鴦時一雙

梧桐疎雨早秋時一夜新涼幾鬢絲野草花浮溪柳路

奇聞常過水仙祠

照徹西洋五刻鐘曉霞明鏡寫天容池西不種新楊柳

留取青山三兩峰

秋花錦石路迢遙銀漢無聲漏玉霄日暮水晶簾下坐

不知何處御香飄

百葉孫郎墨氣濃橫斜點筆石欄晴天人秀出華亭老

萬歲傳來燕喜聲（[illegible]）

謝氏文章媲大家枋榆影裏日西斜歸時寧記支機石

曾附天邊博望槎

題鄭詰畫（鄭金陵人）

畫裏江城夕照閑烏衣人去野花閑六朝松石今無恙

便欲移家向蔣山

苑中次駁復韻

賓脉食羅廟園清絕勝仙人白石鐺除卻進書簾下語
神霄肅穆不聞聲

苑中次韻孫樹峰司成十首

鐵騎長征瀚海陰歸來水殿倚微吟吾君文武超千
古方略流傳自禁林

青田舞鶴守芳林聲在雲霄不可尋日日朝天平步到
自憐凡鳥是仙禽

北窗午夢日初長一枕松風自在涼寄語陶公莫歸去
心閑與地是羲皇

行近通明玉案邊回看下界渺雲烟往來諸相隨緣高
身在清都兜率天

情多想少渺難裁身到烟霄盡處迴為問三山高幾許
瀛洲行過是蓬萊

十丈開花玉井蓮退之新句鬬芳妍他時編入歸田錄
分與樵歌牧笛傳

連朝風雨液池平天意分明為洗兵細札十行心萬
疊誰言容易見時清

夜珠明月巧難移況是江花上筆遲泰進九霄天一笑
柳陰小立不多時

猿居晉廷禁園山池沼黃河水一灣萬里九邊勞聖
主苑花開日不曾還

神龍矯矯在天門叢膏彤池斗帝翀翀部屋近來多氣象

遠中常有御書存

七月二十日傳旨網魚賜侍直諸臣是日竟不
得魚恭紀

一霎蘭橈小院門傳呼中使玉音溫金鱗網得須宣
賜未賜恩深已賜恩

書樹峰司成扇

叢鬟端欲繞凌烟入奏雄風已到天自笑一生寒骨相
晚窗難起夜難眠

癸秋苑中入直

曉行原上村不覺秋已至遥遥入清蹕忽見山際寺

上元夜懷廖芸夫

曾鮮金龜換紫貂中山千日醉醇醪春城漏轉催銀箭
上苑花遲待彩毫歌斷落梅江樹遠坐深明月薊樓高
五窗舊事殘燈火此夕懷人客思勞

題畫扇應制四首

當時戰敵着戎衣隨樹連營塞草肥記得兩年沙磧裏
池花開日未曾歸

清池洗墨玉階環綠硯香烟翠欲堆散作夏雲常五色
九天膏雨一時迴

香案前頭積翠鋪稻畦麥壠似枌榆兩歧九穗尋常見
應補豳風七月圖

圖書插架殿東頭天碧新晴萬象幽若繪雍容勤政講

山前落月上蘿衫

題李公凱學士松陰讀書圖二首

牙籤三萬軸長懸秘閣書曾借樊綸正是松根勤晤論

連朝花底索錢傳

暴火頻年汗竹青槐陰人在第三廳過君一問華陽

多少松風夢未醒

午睡起杏蓮士問疾

一枕邯鄲夢半成依然芳店午雞聲簿書已逐紅塵老

藥裹能禁白髮生幾看野花開更落頻來山鳥語多情

天涯門外息悤意未了禪頊動裏行

杏拙庵禪人

漠漠何曾慧眼開神州東望意遲迴桃花太老松枝短

留取盤桓落草來

初春簡雪鴻

十丈黃塵落日懸三條陌盡寺門前已無朝士飛騰意

曾結高僧寂莫緣白首詩情歸半偈紅樓人面入新年

敬尋舊約雙林去多在鶯花二月天

送宋堅齋給諫蒞洲太史扈從　南巡二首

青瑣金門侍從同翠華春發建章宮焚餘疏草蘇坡上

賦就梅花輦路中行監幾回隨渭北亡書三篋記河東

鳳沼先接絲綸美親捧流觴　聖藻雄

雲霄扈蹕出流沙畫錦歸來侍　帝車戢戢雙垂龍尾

近黃金並絡馬頭斜九河天上春船水二月江邊　御

道花太史周南不留滯嗟余羇客京華

查聲山太史花谿垂釣寫真王石谷補圖二首

日影果逐溪漪頻銀拳一脉惜餘春漁竿不比絲綸筆

漫從江村水邊人

詞館於今備盛名風流破墨付王生近來新得南宮紙

送與能書石史卿

張蒙泉林坐小照四首（昔同事秘史臺）

搦揭風生對仗頻絳驕千步逐行塵年來借問藏書處

清閑留名得幾人

數行書素九霄邊滴斷烏啼夜未眠敢道霜成詩獨坐

張公論事已回天

居士心情閒老龐饒他陸海與潘江閒來試檢丹青看

風貌阮何同一雙

自了平生半偈緣進人脫帽有華顛不應鳳閣鸞臺客

也學天龍一指禪

春夜觀劇蓮士有詩戲和其意

從他假面奏伊涼休來登筵舞袖長六代歌風吳季子

元家詞曲蔡中郎古今過眼看渾夜神鬼臨頭坐廣場

多少榮枯誰料得與君且醉手中觴

重過呂公祠四首

枕上三生事已深夢中猶未忍抽簪仙源只在人間世

不向桃花洞裏尋
黃鶴千年更復還朝來紫氣滿燕關眼中人去無消息
誰識三山在世間
金合刀圭照夜開丹砂九不救凡胎劉郎一病秋風冷
曾啖蟠桃四顆來
回首清都客夢遙玉霄鸞鶴幾時歸如何六翮今飄墜
不借天風不敢飛

曉起聞雁

城鴉起辭樹久客無晨眠池閣涼秋月竹房蘿曉似雲
山僧短景簪紋入殘年懶慢吾今甚無心去問禪

酬贈于子龍秀才

多君長劍倚崆峒況事仙人白兎公王屋天壇青峰裏
河陽古塞碧流中詠從洛下書生好詩是山西老將雄
欲共飛車三萬里赤松同訪趙西風

送張穀文翰林歸淮上因懷孫蔣菴學士

黃葉西風落御溝楚天烟水一扁舟雲隨鴻雁蕭蕭去
月映清淮渺渺流桐柏山中人獨往芙蓉江上夢三秋
更誰得似蘇門子長嘯為君遣四愁

城西晚行望西山二絕句

燕市何人共酒杯出門祇為看山來黃塵未斷殘陽暗
空走城西漫浪迴
西山隱隱夜悠悠烟鎖西峰鶴夢驚無限客心遼不得

空隨明月上燕臺

右西崑峩我請老賦寄并懷其兄子約廣文

西涼州薄舊書生猿臂飛騰在北平射雁風高臨玉塞
盤鵰雲起望神京將軍名已高三箭都尉階還列九卿
老我蝸窗人共遠青燈依約別時情

雪中下直同阮亭儼齋賦贈

星霜侍曉上金坡落雪盈階退直過色映瑣窗明玉几
光鋪仙沼落銀河六花風散披香殿九陌春迴却月多
陽道調高還寡和萬人爭唱郢中歌

南至微雪齋居懷同直敦復近公

陽琯初回綵線微層陰連夜滿皇畿梅含綺閣花先放
柳暗龍池絮已飛省署漏隨銀燭換烟霄人向玉階歸
相思為報瑶臺客明日占雲在禁闈

朔日冬至南郊呈田綸霞李木菴兩司農

雪後晴暉滿帝京齋宮午夜近通明陽迴展朔周元
日律應龍朔旋玉衡五服菁茅連海外九華燈火與雲
平欲因寶鼎推神筴荔子香芝歲歲生

齋所贈木菴

青藤終日紫烟縈齋閣香爐對晚晴雲散玉繩低古署
雪融珠斗出高城八能律琯飛灰映萬卷書簽插架明
見說綸扉多勝事一門三葉嗣先成木菴宮及里中皆有三相

至日寄懷日者朱生丹岩有江南之遊

至日陽生亦快哉青春殘臘巧相催山梅欲放紅闌畔
岸柳將舒綠浪迴客有唐生長信命人非賈傅莫論才
五湖三畝揚雄宅曾問成都大隱來

送劉宗一檢討出守揚州

詞賦相如重漢京侍臣擁傳出承明雲霄書簇鳴珂自
淮海風烟露冕行春草西堂天上句梅花東閣隴頭情
宗一奉中旨賞風箏出御林 六龍近日時巡處二月柔桑乳雉鳴

晚發慈仁寺閣懷阮亭司寇

鳳城傑閣聳霄邊龍象高居俯逝川雪湧晴沙三市見
春生芳草五陵烟雙林退院鐘魚寂終古燕山峙寒碧
詞賦仲宣人並在暮愁銷盡近諸天

得竹垞書卻寄

青鏡流光旅鬢疎懸君問訊近何如門前燕市黃壚酒
袖裏江雲白雁書豈有勳名懸竹帛已知人物在樵漁
灞陵柳色年年綠送盡離人伴索居

生日示壯履

霜落天高色蔚藍綵幡風月與誰談人非毛玠清難似
日比愁生嬾不堪往往長筵餘碩果年年春酒醉黃柑
金根粗識扶犁去不用牙籤萬軸函

題王瑁湖宮詹下直傳經圖二首

鳳毛池上有輝光他日歸來笏滿牀堪笑杜陵文選學
但教莫帶紫羅囊

芸香講幄幾重深五柱居然玉樹林開道一經親授與
未須同異較劉歆

寄答曹冲谷昔年出關過其家今二十餘年矣

行盡燕山塞上村海天烟霧氣常昏邊花客醉遊西郡
關月人過薊北門一別隴梅遲驛使幾回春草憶王孫
君家舊在灤江水魚笋風味不敢論

露濟閣懷阮亭湖上

高閣懷遠岫山容盡日閒雖無仕客今時有白雲來攀
捲海月上鏡拂江潮回何當共吟眺眼色獨徘徊

送春虎坊南野懷舊遊懷徐尚書寄來檢討

杜曲園林一水濱舊遊風景十年頻江山不負羊裘客
城郭誰知鶴背人草色淡烟籠紫陌柳條輕雨洗紅塵
劉郎前度看花在却爲愁多賦竹春

憶盧龍舊遊有懷倫子受使君

猿肩虎石事悠悠爲客青春欲白頭碣石東風生大海
薊門明月照高樓邊關路繞車輪去花柳村深步履遊
今日使君行部處雲山三晉控神州

春日點翰堂即事促吳元朗爲題午亭山村圖

北窗何曾似遠林山櫻深樹幾沉吟野桃破曉紅仍淺
霜竹經寒綠故深二月風光真浪浪三春樓閣儘登臨
午亭題句如相贈好在谿山畫裏尋

清明後三日郊行贈韓慕廬少宰

春郊浩渺似天涯走馬追尋一笑譁吟詠却饒過射柳
紅塵不是為看花荊州風月洞今夕江左文章屬大家
紙尾陪書聊自忖鬚絲蕭颯墨痕斜

有感題舊草後

寥落浮生與世違叢殘文字校斜暉家臨紫陌三條路
人閉紅塵兩版扉命定豈須尋季主詩成猶自笑韓非
篋中贅草緣何事忍負雲山舊釣磯

城南張氏園讌集

藤杖芒鞋踏淺沙行穿峰磵路横斜綠楊繚放初晴色
紅杏猶禁半折花坐久雲深迷野鶴酒闌風起亂昏鴉
山公酩酊歸來晚不省兒童拍手譁

昔與孫仲禮有鶴圃唱酬詩因隨正姪寄訊

菴畫溪廊賦竹枝圃中仙鶴別多時龍兒編寫新成卷
題作劉紅唱和詩

春日新堂簡西鄰給孤寺主

西鄰喬木綠陰斜也有春生係客家半掩雙扉來燕子
新開小徑放桃花香林佛舍明殘照粉堞山樓挂晚霞
近日逃禪逢酒渴扣門思啜趙州茶

春日簡張壽平進士張善岐黄之學

未解參苓細與論杏林人語自春溫已知楚越分肝膽
尚有鶯花役夢魂二頃豈須謀負郭百錢聊可共開樽
城南舊是笙歌地樂最開時肯閉門

上元前夕宿法華寺春日有閒酬三明長老索詩
之意

青山落日正遙遙況是春燈欲試時佛火長明投寺宿
米山燈撞看兒嬉擔捐烟穠東風遊院院霜鐘曙色遲
一諾湯休微笑處桃花柳絮又參差

城南讌歸贈壽平

羈旅平生意相逢薊北門不知黃金館但見青山原隰
路野花落到家棲鳥啞所思燕趙士懷古尚堪論

訪戴家圃留題

我愛戴顒宅春風一徑斜城中得流水幽處見桃花古
石滋青蘚高亭映晚霞王孫隨意往芳草不離家

與張澤長

與子共正踐園林方未還谷口泌河水門前王屋山崇
刹夾澗對桑柘交枝閑別後東皋月清光照掩關

送隨正姪落第歸

花落鶯啼送子還春光猶自惜衰顏娥眉已老人何忌
蝸角無爭我欲閑芳草離心千里路夕陽孤影萬重山
回思弊篋蕭蕭者雖在紅塵抑閉關

隨正赴澧州

江漢何曾到雲山亦自便花明新月夜柳映碧雲天家
習燕人語舟廣楚客稱風帆渺何許相憶洞庭船

題恒齋采菊圖二首

松風宮闕日初長攜到蘭亭第幾行珍重畫師秋菊畫
百花開後晚花香
墳院垂簾隔畫陰墨花秋卷共沉吟年光人遠還如菊
猶是餐英飲露心

三月八日晚出西郊宿法華寺
落霞如綺草如茵漠漠晴川烟景新柳陌不隨今夜月
桃花爭見一年春到門雙樹松陰長下榻三迴客夢頻
清梵未殘雞唱曉又驅羸馬逐流塵

雨宿苑外人家
月照深林風葉鳴曾經夜雨弄秋晴燈前風雨瀟瀟夜
卻似長楊樹裏聲

悼姜西溪
牛耳雞壇孰主盟燈蘇風雨暮年情都將阮籍窮途淚
為送劉伶荷鍤行黃土文章閑草綠白頭科第樹花明

晦菴論詩
瓦全玉碎皆由命敢向詞場薄友生
儒林道學費調停雅頌分明在六經記得考亭詩法好
先從陶柳入門庭

伊川論道家
九流先列道家名修養長年事可成萬古眼前天地在
更於何處得無生
烟玉堂倩向雲澤書艸

三間茅屋樹陰寬雲坐深知行路難細藥孤花連暮雨
清陰幽竹過春寒出門翻客寺無詩入世逢揚甘少權
謾待向平尋五岳卧遊須與畫圖看

王石谷寫午亭圖
炤出放誕虎頭痴自古高人是畫師不用朱門新樣好
芳蒼畫我看山時

冬日齋中草木

竹
時世粧成樣樣新揚州紅藥可憐春日斜修竹樓翠眸
誰念天寒翠袖人

梨
東南竹箭幾人識江船年年秋色回上谷紛梨霜後好
黃柑丹橘一時來

瓜蔓
荒寒繞屋朔風吹一帶青門在路岐欲識故丘離別意
秋瓜人憶及瓜時

梅
飲水餐雪在人間獨向東風一破顏不是百花無伴侶
孤花只合在孤山

杏
紅杏東欄雪壓枝晴煙翦翦已迷離對花莫被多情惱
看到成陰結子時

鐵梗海棠

狼籍妖紅照眼明誰知霜雪鬬春晴問君鐵骨花開早
多少丹砂點得成

橐

質如橄欖味甘良露灑風披合得嘗不必荔枝煩蔡譜
教人舉酒酹唐羌

送田生之易水

督亢千年畫未殘烟雲粉本任君看青山遠送荆卿去
不待蕭蕭易水寒

夜行贈蓮士

紅塵已逐綠驄行夜靜街長漏點清風動檣花過比舍

月斜堤柳向西城沙村宿雁迎人起茅店殘燈問路明
金馬門前閒大隱不來同聽野雞聲

送阮亭大司寇予假歸二首

燕山微雨過晴色擁朱輪盡將留堂印青門待史人王
程千里近祖道十年頻欲訪龐公去有予兼主客以詩寄
時予假三月
酹酒柳條下清風生綠波天涯芳草在客路夕陽多花
鳥將離贈鶯成綴別歌慇懃惜分手遲暮意如何

贈術士

可惜長沙傅空尋日者遊千支渾閒事天地莫深愁閒
肆客過市眺壺人在樓若然今古恨猿臂亦封侯

郊行贈太倉毘山兩少宰

野色高梁接曙霞玉鞭人指彩虹斜紅泉雨過分流水
綠柳陰多掃落花馬上雲山空夕照樽前風月屬詩家
遇君更憶江南樂畫舫春遊泊晚沙

署中齋居用吳元朗扇上韻送黃自先守徽江兼
寄孔東塘三君皆舊同寮寀

芳洲杜若笑當時賴有蘇卿是副知不習簿書吏令
同憐風雅在吏司扁因吳猛留仙訣人為荀公作小師
船過粵城聊寄語綴歌休唱卷中詩

署中語西田之勝疊韻

囊橐江城對赤霞西田春望海天斜覘湖雲擁平泉石

舊邸香深玉樹花冰署相逢卿月夜午橋重問令公家
槐陰故事春坡路門戟蝸年長院沙

晚晴叅憶舊遊寄朱竹垞

高臺孤迥獨遊頻誰道天涯若比鄰紅樹風來春色老
青山雨後夕陽新閒門陌上三條路倚檻樽前十丈塵
粼粼達萬前生悲羊求歸去見何人

送吳天章自天津歸浦東二首

春芳今欲歇別思轉悠哉狗監人難遇蛾眉老易猜
山三岱遠秋色九河迴千里臨歧意能無酒一杯
歸到中條隱高居長薜蘿清秋臨華岳落日見黃河人
物雄才老雲山閱氣多王郎終古在相並得

戲題杜上舍著色蘭二首

幽蘭空谷自天真細寫黃金綠玉勻豈是丹青工作意學他紅粉向時人

綺蘭高絕楚騷工剩有幽芳入畫中聞道集賢多綵筆能無風雅續蘭蔦

再疊韻酬果亭少宰見和郊行之作

奇巖澄江散綺霞白鷗西日晚山斜閒雲欲傍滄浪水野草還連鄠杜花白首多時同糝脊青春幾處到山家綠深桑柘紅橋近且聽流鶯稻淺沙

夏日對酒簡嫩菴少宰兼懷幼芬

松風五月盡塵沙清晝拋殘又日斜世上若無千日酒簾前空負一闌花習池酩酊非山簡江左風流是謝家卻笑後堂君未到更無人隔絳帷紗

微雨有懷嫩菴果亭

相對忽不樂相思轉未怡高齋過微雨暝色來疎鍾酒易金貂換人難玉麈逢同君斜點染君道適何從

五月廿七日宿郊館贈主人二首

暝宿孩郊館行行到水涯晚風官道柳夕照野墻花村近喧歸鳥川長散落霞濁醪吾自有卿與飯胡麻

來時楓市外徂路半斜暉見遲[illegible]人行戀翠微山童疑久客田叟解忘機君看芳[illegible]將離傍夕飛

出郭

出郭有新意幽情愜所離綠楊鶯似雨碧草望如波牛笛吟風斷鶯梭織翠多閒雲兼漫水相伴一高歌

對酒西山下望裂帛湖有懷廖若夫往年同遊吾山碧雲語江山之勝兼寄雲門二子楊玉符當

閒石二首

馬箠纖竿燕烟波似有無閒吟山果美爛醉野人扶萬事依雙槳三生柳五湖煩君待漁艇未肯老樵夫

夕鳥下汀洲殘虹掛寺樓遠烟封山翠晴雨接波流昔別驚逢易今來悵釣舟人間詩意盡入海可同求

贈

滄柳亭林先生日知録是淄次耕刻于閩中者卻遺文編舊録製述繼吾徒詩樂吳公子風騷楚大夫闕情窮海嶠清論滿江湖萬里山川路離情似昔無

答孫蘋菴

回看灞陵柳青青已睠然江海三千里星霜四十年曾知新句好將與萬人傳花鳥人還在書來鴻雁邊

晚晴寄懷繆虞良

俯仰皆陳迹登臨是舊遊高臺不頻上明月易深愁琪樹秋應長銀河曉自流因風聞江雁幾日過長洲

玉嶼菴少宰劉王石谷為余畫午溪烟艇圖且贈以詩

綠遍春山閣（綠遍少宰山田閣名）紅欄秋水簃將三徑裏未覺五

湖通漢壁波殘浪（年壁…）吴淞剪半綃圖南舶萬里烟
鬟想扶搖

憶舊寄繆虞良

舊日同遊處西窗暗網塵既家㐮飯久萊子綵衣新昔
送之官客今思解組人共知捧檄意失喜為怒親

疊兩少年見和韻二首（余與有江南之思二公皆吴人故杜〼乃〼）

平生湖海意飛動不曾慵千里吴洲月長江建業鍾烟
波定相訪鸞鶴偶然逢正想雲亭字先須載酒從
藻鑑今焉用文書祇自慵無言温室樹每過夕陽鍾汗
漫斯何處淹留惜易逢舊游東郭子又得二年從（用其子）
一年兩野二年兩從蓋與太倉公又同事二年矣

酬周鐵門贈詩即送之之官

紅雲曉近海綠烟春滿歲送君第赤縣柳絮飄行衣燕
市酒鑪滿漁陽桑棗稀幽蘭在修坂及爾同芳菲

夏夜過潛齋示杜儼

閉門來月砌散帙坐風簷鳥宿新移樹螢流夜捲簾從
多蒙向秀夢欲謝江淹文史成漂泊潛夫畢竟潛

題庭前合歡花懷杜遇徐（〼〼〼〼〼〼〼）

緑細分朝露紅輕暈早霞本無蠲忿意況有合懽花舒
卷時常定陰晴亦未差美人曾折贈零落惜年華

題朱悔人京華藁

紫聲寂寞在斯須一卷新詩酒滿壺君看昭王舊臺館
至今秋草不曾無

午睡起為人書道德經二首

歸去青牛更莫論輕他薰氣在關門五千言費三錢筆
盡寫何曾有一言
卯酒昏昏閉谷神午窗風竹影移頻不須更借邯鄲枕
已是華山睡裏人

重陽前一日招悔人卓崖元朗亮工家子文

秋社纔過未隔旬籬邊風物又催人有涯早識吾生老
多事還携野菊新天外孤鴻偏過眼鏡中雙鬢已傷神
明朝欲赴登高約擗擂樽前放浪身

帝道士山房水石清供

水石清秋淨法筵人間自有一山川雖然雲樹參差影
看盡空明四界天

圓通院有贈

縹緲紅樓原上村西來飛錫駐前軒橋迴流水供從葉
不染清風為補門按劍恐因驚白壁繫珠今已照黃昏
百年耆宿三生舊初地新從萬事論

冬日早卧示與可

踏盡秋街落葉霜歸來枕肘卧斜陽燈花已久看重結
香篆微銷耐許長節後菊黃多照眼年殘髮白赴流光
睡餘翻覆連牀被又是槐根夢一場

寄懷王大宗伯吴擴金陵五首

後湖眞匹鏡湖論一曲烟波是異同試看東山相對出
城南元有謝公墩
玉樹庭前春又歸過江門第世應稀到時芳草橋邊路
止及烏衣燕子飛
騷請罷意何如楚客頻年賦卜居千里長江建業水
東流兼得武昌魚
綺臨春事已休輕烟淡粉對荒丘憑君收入人天偈
一子因緣在上頭
孝詩流傳秀句香冶城風景輞川莊江山盡畀移家住
秋色依然華子岡

午亭文編卷十七　男壯猷恭較

午亭文編卷十八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今體詩

聖德萬壽詩十二首

春符運啓　帝圖昌還識流虹紐電祥　鳳曆紀元天
正朔　龍飛當午日初長仙桃結子春三月御柳垂絲
萬歲行正是重陽逢　聖節紅雲高捧玉爐香
日暖花明紫禁林風迴青鎖漏沉沉萬幾宵旰三天事
四海昇平五夜心雨露　恩流金闕外桑麻春長玉階
陰德年齊上無疆祝總爲憂勤卅載深
聖質　天齊凝寶命神霄地廻照人寰山河環拱梁與
日月高臨萊火闢八表驩聲歌　帝則萬年春色豔
荒服盡圖開拓要荒外祭遠何須閉玉關
講席經筵列　御苑淵源盡闢魯庭傳文成偉論高談
典詩咏新篇達性天載詠光華同舜日深明曆象定乘
年仰觀俯察鳶魚妙道契羲皇一畫前
丹地金鋪淑景新祠賢明淨對華茵　九重清晏心無
事萬卷詩書有神瑞璨　宸章懸千秋龍鸞　聖藻
羅星辰六文八法流傳盛光被誰能比一人
龍文五色護瑤箋丹賜　恩華白日邊　閶闔春風猶守
古木捧來瑞氣出山川香分月樹枝枝秀朗照驪珠顆顆
圓曉珠恭懶懸寶摛飛動同壽永留

神威征伐久旋師消爐銷烽正此時 一白三迴臨朔漠
遠令萬磧靖邊陲玉鞭書擧靈泉出金甲雲明 御駕
還北斗天南回望處於今中外盡雍熙
節儉 皇家邁昔王 聖心原爲恤黎氓 頒制用供
天府直使流膏偏下方豈見金錢歸百萬還思玉粒白
倉箱陽和到處人懽樂春日春隨日正長
耕織新詩出上蘭情殷稼穡詠艱難 恩添流海波瀾
闊人到中天歲月寬擊壤風輕飛玉燕瑤池水暖浴青
鸞吴絹並寫來王會若木流沙總奠安
黼扆懸雲下𦑣空普天人在太和中祥刑德與唐虞並
育物心將造化同丹鳳 九重銜赦早金雞一夕報春

風遐荒盡是康衢地處處謳歌達 帝聰
荷鋤倚杖野農情每聽 音車爲省耕瑞日平迎仙蹕
上彩雲時傍翠旂生華封又進三多祝嵩嶽神傳萬歲
聲江北江南長望幸五年今得見巡行
虞廷威鳳喜來儀麟趾文祥福履綏歷代光榮逈鏡欽
萬年祝頌叶豳詩春雲瑞雪迎三正甘雨和風順四時
仰荷栽培同寸草 恩深湛露近彤墀
皇子練鵲桂花黃扇
鸚鳥多歡帶鳥仁秋林練鵲氣含春相隨阿閣丹霄地
彩鳳時時欲近人
一度秋風一度開仙姿信是不凡才天香何事盈懷袖

滿是明當月殿來
題杜子樊川溪水怡情圖
永坡綠水故依然小杜香名到處傳我欲遠尋無可訪
當時杜自號樊川（杜牧居樊川名其文亦因以爲號字）
恭和
御製爲考試歎應 制
聖世重廉介雅化已新更豈獨司文吏能容點貨聲人
才關國是教養本 皇情上體公明訓無私使有名
寄僧定空
字作空空定否有名爭得似無名空元自空何須定
只是空從定後生

過法華寺懷三明長老
法華名最美此義暢宗風實相人猶在宗門事不空柳
條春自綠花蕊晚逾紅咫尺雙林地雲山處處通
久不見吕公連有靈夢詩以問之
金盆月落屋梁深席多時破壁懸燈燼也曾施梵唄
夢魂從不離初禪正恐前身三生樹無那桃花二月天
萬事紛紛白髮過安知顛倒聰
重過萬佛寺
竹院還誰在山門更何尋日斜清梵放風定落花深欲
解無師智難忘有行心真空能幾許却費萬兩金
夜宿野亭聽桐城相公話舊有作

野宿林亭意惘然風光依約似當年相過步屧將殘在
怡說江湖未泊船杏子生仁留燕乳柳花着眼對人眠
槐根不比松風夢莫遣春陰過八磚

法華寺畫壁

塵網重重暗劫灰一時心目頓俞開曾知宿世因緣事
看取蓮華妙法來

畫眉

綠樹陰多映畫簾雕櫳食宿好相兼勸君莫倚能言語
人在春窓正黑甜

題初祖折蘆圖

廓然無聖說天然面壁還須到九年老我白頭聞道晚
息機應在十年前

題大士像

救苦尋聲是大悲有情覺盡佛因遲浮生衆苦多難達
應是從聞入定時

題文殊像

稽首堂堂七佛師定中女子出來遲如何七尺髭君客
一世曾無一定時

賜連瓶折枝牡丹四首 癸未二月廿六日

八方風雨長靈芽不祿紅雲散綵霞天意未曾私一物
上陽花勝洛陽花
樂天三度見花開開花晴催廿載共香香衣史

白頭簪捧賜花回
粗紅翻濺總天香蕙佩還宜碧荔裳歸去輕紗籠暖日
潛溪紺襯御袍黃 潛溪緋亦牡丹名也 賜花有火絲撒黃一種
玉版檀心故晚開膽瓶渾送倚雲栽更教分與甘泉水
金戴深枝雨露來

野亭作二首

琉璃為地白紛平何處金繩界道行峭草林花高下態
諸蒲水荇短長情莊生齊物為知物老氏無名却有名
苦為折膂辭手啟誰言寵辱不須驚
雲樹連天見北平幽人自此樂郊行已無綠髮渾閒事
只為青山亦有情老馬無駒還識路野花結子不知名
歸來騎覺斜陽晚村樹萬塵帶白煙

曉行二首

曉行青山中白露方未晞此景豈不佳荊棘牽人衣
荊棘雖離離出險殊不惡回看幽蘭花無人自開落

浴罷戲題二首

不垢復不淨實珠何由生盈盈浴盤水清斯濯吾纓
豈因學道力陡覺生清涼灑然無熱惱身有旃檀香

四月三日出城送客因以自喻

籃笠乘車有舊盟相逢相送廿年情蹈殘草色一路長在
折斷柳條人未行旅興不隨春日盡野心還傍夏雲生
玉瓶沽酒旗亭醉古寺斜陽卧似醒

四月十一日夢中吳四黙巖語余丹亭因口占贈
吳覺而記之
桑葉桃花幾度春海山歸路渺難眞憑君細囑長生訣
大宅何須久住身
題王方若龍竿集
客散茶香鶯語嫩閒披秋卷惜餘春腐儒衰晩思同調
爲想風流第一人
獨酌郊樹下懷韓山
穿花蹈月有誰忙爲送東風倒一觴綠草成茵榆莢小
紅英鋪地柳條長古祠賽雨人皆醉平壠眠雲麥半黃
惆悵田園西日外年年春色老漁陽

過法華寺不果題野亭壁
喚起窓前幽鳥飛冶遊心事未全違三生影事輸閒客
四觀華嚴落鈍機山雨曉晴閒翡翠野花春盡接芳菲
倚尋古寺湖邊路西柳陰陰信馬歸
獨酌二首
三杯四杯濁酒一句兩句閒詩樹上落花結子竹間新
筍成枝
落日去如過客清風來似故人竹葉滿浮綠蟻梨花動
買青春
閣中紀　恩詩
內署恩深歲月長白麻宣出畫衙偕名銜入儤文淵字

裹眈身轎政事堂罚館無私因　主聖綠綸有喜爲時
來閣前五刻趨宮漏滴月宵衣待未央
五月九日
賜御書拿扇　御製麥秋盈野志喜詩恭紀四首
宮扇親題　御筆雄麥光雲淨曉浮空蕭琉璃徧清涼
境盡是披香殿上風
桑綠桑枝拂渭傷麥岐兩兩古漁陽五紋獬出中舒裏
散作薰風滿　帝鄉
漢陌蒲黃長乳廚自有天文聚寶符衣事　恩光滿懷
袖藕看一字一驪珠
九華寶扇五雲端殿閣微涼活水殘絲使處　恩秋藤

裹冰心還映玉壺寒
恭和
御製麥秋盈野志喜詩元韻應制
清和時節見豐年麥壟盈祥氣候全並見兩岐兼九穗
不論南陌與東阡三秋民樂同豳雅五色天文上　御
箋常記占星看碧澗夜深行過玉階瓢
五月十二日　賜觀
御製南巡詩恭紀二十韻
佩紀天長久龍飛日正中萬年三月府九叙兩河功典
禮廵重江山禹甸雄　帝歌西府想民俗入王風倉
闢乾坤大鑪錘造化同詞源方浩瀚元氣盎沖融丹箕

迴雲蒸滃濆散彩虹璧連還緑綃珠綴自玲瓏香影[illegible]
翮動鉛分寶字工驚花俱 柳滌雨雪志年豊玉律[illegible]
陽管金聲韻嶧桐衢謠歡故老巷舞近兒童 思與留
題遍紫逌錫命深道因神理貴物感至和通設烈趁千
古文章達四聰祥烟盈卷帙瑞色滿書筒雅頌愜 宸
鋭英華發 聖衷石渠春瀲灔藜火曉曈曨遇劣思路
遇迁踈愧匪躬衎將颺拜蒼稽首祝蒼穹

史局得韓山書却寄

行屋千峰萬嶺分西來蒼翠入斜曛幾場春夢結殘史
一片閒心寄野雲見說故人方縱酒傳來新句最能文
寒窓燈火平生語除却君知世不聞

苔允朗

松風草閣晚晴寒不道炎蒸暑未殘呼酒敢嫌新史冷
同前酒盟 愛詩長憶舊郎官人傳代北馮唐問書畏江東子布
看惠我瑶華滿篋箧依然畫省掃香蘭

六箴來自武昌

朝來乾鵲噪庭除池草春來尉索居車馬到門千里外
光陰彈指五年餘曾於蒲領知為政只見山川勝讀書
說著江湖人已老扁舟來往子能如

聞韓山墜馬傷手戲贈

朱書晚後術誰工左手鉤文惜仲弓解道風流羊叔子
也應騎馬至三公

六箴將別余方有校勘文字之役相對叙別悵然

再疊前韻

湖海元龍氣已除寥寥誰伴子雲居松風夢破驚窓曙
藜火燒殘似歲餘多事不成臨別酒無聊卻望速來書
流光努力君年富冉冉雙鬢我不如

恭和

聖躬裕觀王覽詩二章謹依陽青元韻

六德敦同氣巍巍雲漢章流芳傳 睿藻樂善惜賢王
桐葉飄踈翠棠華落晚香情深親灑翰雨泣涕成行
內殿思前事 皇心記幼齡步趨同問寢講誦舊傳經
視樂調金匕移鑾開絳屏親賢加典禮編簡萬年青

冬日襍詩十首

金絲轎屋久荒涼過客曾知渼道昌惆悵黃龍歸不得
少牢祠裏祀舒王 宋史
金月瓊花事事休胭脂痕斷井欄秋三百年中四十帝
青山如舊枕江流 金陵
吠泉泉出洞過水驛印如今最謬訛不比成皋爭點畫
十州鐵鑄作同戈 仙水驛本洞過同戈訛也
南食何當寄老饕誠齋趁船與吳饞天寒雨雪炊烟冷
誰是燕人左伯桃 寒食
非關偏聽與群聾黃落經時閱朔風近得楞嚴觀葉意
耳門圓照十方空 耳病思療

出網銀刀曉市門歸來午食已黃昏魚飧豈是貧家物
咬斷新叢舊菜根從人餉以銀魚戲之
九十六劫如俳諧學他璃瑁猶南齋碎文一食真難敵
敗謝君無一日佳近清齋百日
三千沙界了無蹤影事前塵破夢重我本無生元不滅
當時何苦護紗籠
春晝廊前兩樹梅看花人自故鄉來未開紅蕊開時白
道是先生手自栽
深紅淺白蓼芽新欲試春盤待曉春坐斷五辛三種菜
年來轉覺從郎貧
書睡謝客
日斜客影半蕪窗却有疏梅欲放春掩卷已沾名句味
攤牀未了睡眠因選圖枕畔華胥夢罷飲樽前見在身
為謝九衢車馬客黑甜何若換紅塵
范龍西素題車駕西巡龍遇詩二首
蹕狩仍千里堯文已六經山林無鶴問雲鶴想儀形漲
翰超飛白留題照汗青歸來翁事上猶指少微星
大隱非北斗斯人應客星行藏殊榛檄勳業為傳經有
道人師表中郎世典型衛來丹鳳字雲氣護山庭東所以賜
甲申正月十五日
上命撤所御宴　賜臣廷敬　諭臣子肚履恭傳
恩旨領送到臣恭紀四首

小　矜論徐訓侍相一室年光四十三上自撰詩下夜陵臣若　二十一
也今夕舍家沾　賜澤不同歸遺與今甘
蕭蕭華髮入青春惶恐　君恩說老臣最是九衢燈火
夜猶傳天使便寧親
發火銀花接禁庭天邊　王旨下青冥紫微垣裏翱偉
與敢道臣家有聚星
溫飽當年未敢論蓋臨相伴久承　恩寒夜那識金樂
味指點先嘗玉箸痕
久不得舍弟素心書聞去冬已歸自武安今忽得
春且深矣惘然有作
關河霜雪賦歸與又值風光二月初竟日不成春夢句
兩年空憶雁行書閉門柳色開荒徑流水桃花到舊廬
應識在家貧亦好信音迢遞動愁予
青鳥
不敢求桃核開花令繁春耶無青鳥使相慰白頭人西
日瑤池遠東風紫竹新普陀尖海路萬古不揚塵
賦得心清聞妙香
南華近在贊公房一水曹溪接混茫曲逕行隨花氣遠
高齋相對篆烟長曼陀雨漏諸天會兜率春深選佛場
解道香聞清淨地色空空色本無香
野亭望西山有懷
搖曳蠟屐鎮相從便欲登臨蒙頌節野逕春歸三宿樹

石門雲散午時鐘，金錫談詩青山晚。王斧尋真翠巘重
搦指十年禪榻畔，道人行腳恐無蹤

三月二日經筵紀事四首

牙籤一卷幾迴開，近日新編尒雅隔，斑詞林傳故事
內頭丹地講書來（經筵自書屋 命官進講及非內閣新命仍兼經筵講官）
尚書水部無雙選，宮尹承華絕異才。贏得頭銜渾似舊
押班春殿許排徊（是日華學士曹學士並以兼官進講）
石渠虎觀列經帷，同異諸儒奏對時。退自分明經度
國聖人書是聖人知（是講大學某章大學解是上所親也）
蘭珍別賜常餐外，榆火新温上也前。衰老蒙恩憐
一飯，歌簫正好在亮入（是日撤席賜食命講官同坐與宴侍臣皆大臣也）

宿野亭遲京江池州二公

子夜文書午漏聲，先驅驚馬出重城。花邊風蝶閑來往
柳外沙鷗醉送迎。綠水紅橋春似舊，青山黃閣事知誰
邯鄲一枕華胥夢，不必嗟嗟報五更

與李公凱兼呈徐思亭

蒲柳先秋露葉零，碧天落落見晨星。與君同甲鬢偏白
相對無言眼自青。淮海來今歸大海，午亭凡是一長亭
樽前我丈從君在，猶欲相呼一笑聽（small note）

閣中與曹學懷學士

未報深恩敢乞身，一年相對只□□通總猶來知老
館閣常遵舊鬢新，舊事□迷夜□家並有竹林人

柳吟花醉輸閒客，百日銅龍共曉春（昔與學士□□□□□□）

旅宿懷梅莊

旅宿天無際，平沙樹接低。夜深還過雁，野曠少鳴雞。風
雨人何處，雲山夢不迷。一條春草路，直到太行西

和趙秋谷觀海詩二首

來詩入海氣峥嵘，抑老波瀾見老成。香土踏殘才思遠
當時我亦一狂生
從洞騎鶴碧雲行，洞府仙宮太有情。只恐未忘人我相
海山畢竟藏無生

野亭懷內直諸公

剛廬野館共徘徊，細細尸疏窗面面開。過眼春隨飛絮去

悠閑人及落花來。閒林好鳥如相喚，出岫閒雲亦未迴
珠囊玉泉不漏水，此由三昧即銀臺

半飽居士詩有序

裔公子德與求京師，久客逆旅，予勸之歸。裔曰：吾無
以自活。予曰：□有先人之田廬在。吾居於此，嘗記
陸象山語及讀書，常半飽，此亦處貧之一法。公
子便以語侵予：天下豈有餓死宰相耶？予笑而不答。
一門人竊呼予半飽居士。子生方受性嗜酒，聞予之告
客者，因止酒不飲。恐傷其意，作半飽居士勸酒詩

大官珍食沙堤□，□□□進蔡黃戶早扃。我自長貧甘半飽
君因皆醉惟偏醒。莫把白粥收金谷，恰有青銅挂玉瓶

燕市黃公鑪在沽酒帘門外卽旗亭

甲申七夕二首

想多情少一身輕（想多情少出楞嚴經）我願無生恨有生此夕果然
牛女會生天也恐是多情

不見牽牛織女星銀河水長色冥冥憑君奏乞通明殿
灑作人間細雨零

書豫朋蛺南集

七年燕北別卅卷蛺南詩小吏才難盡萬天命不起謝
家真客子杜老好男兒却笑陶彭澤賢愚較薊谿

題孫湘南片石集

五字文章萬古情吳江龍首舊知名萬峰華岳黃河水
如子雄才是兩京

瀘水春生大渡河塞山飛起遠峨峨書生自有封侯相
留得征蠻塞上歌

括朱子句恭擬應制詩賦得霽月光風更別傳

五星東井事依然洄溯濂溪接後先一自圖書尋有緒
頓令風月浩無邊勳華在昔三千載關洛于今五百年
學統此時符　帝統斯文端是　聖人傳

衰老

太平好時節衰老意多違身世何飄泊人天有是非（去燕經不）
（作正又天而作）孤鴻還自去乳燕各分飛物理真難問吾生安所
歸

青藤館稍葺落成有懷芸夫

城裏一山家籬疎晚噪鴉水含林際月苔隱石間花人
與青藤老門留白版斜故人猶記否燈火十年賒

真箇似童兒埋盆作小池雖無沙鳥過已有樹禽知素
笑垂新頷紅桃長舊枝恐君相憶處不是昔游時

送徐果亭還崑山

憶關丹心皓首時抑頭無那故山期洞庭蝦菜催迴櫂
阿閣鶯凰返舊枝黃紙箱邊同啓事紫薇花下對吟詩
饒君獨占江湖勝滿雨菰烟惱夢思

答王生

故人之子王并州問我新詩錮舊遊淚迹仙人多愛酒
青蓮曾贈董糟丘

北墅和壁間韻

麥寒經雨綠葉老愛霜紅客舍青門裏離居又客中一

霜鐘疊韻

霜鐘來不近拔拂曙燈紅多少繁華夢銷沉向此中

再叠前韻二首

庭樹雞鳴早平沙夜火紅不須爭起舞吾已老衆中

蹤跡霜同白衰顏酒暫紅心灰兼耳冷猶在客塵中

檢放翁詩二首

青山黃閣眼迷離文字叢殘晚歲時拂面吟風霜滿鬢
何因檢到放翁詩

殘年飽飯細吟詩一笑生涯老自知不識鱸魚蓴菜好
多因連展與黎祁 放翁自註淮人謂參軻為連展蜀人呼豆腐為黎祁

御書春帖子恭紀

神書日貢通明殿春帖先題供奉班人喜王正逢 聖
藻兒驚 天筆燦 龍顏 臣子賜州將之樓州行 門前豈敢懸傾賀楹
際真同被兩間捧向芳堂常壯而今年拜頌祝南山

賜砥石硯恭紀

王氣留京英業隆五丁遺石白鴻濛削成寶硯 天開闢
製出文思 帝化工玉几依光加洗濯清班分 賜盃
磨礱承 恩真比北山重歲歲三呼 萬歲嵩

賜貂裘恭紀

金貂濫點侍朝元輕暖還教被 異恩就日未知仙珮
重因風偏覺 御香溫親承 綸語渾長短
盡著餘年付子孫忝竊一門再錫微才敢
向鳳池論 臣子被恩賜

賜人參恭紀

賜觀植本幾人存五葉三椏記細論
筋力已衰逢大藥生成難報是 皇恩未隨芝草和
金也先映樹花上玉樽 賜上 曾說紫團開父老新
傳媺事到山村 舊傳上黨有紫團參今不可獲得

賜玻璃器大小十四恭紀

春冰未泮玉敲堅 賜出玻璃世罕傳盛白貯來皆澹
象清微影得自三天如此佛國琉璃界不貴公家䀹藏
錢 歸路彩霞先滿舍盆瓶處處日華
圓

御書大福字恭紀

維 皇錫福徧烝民 天藻親題到老臣今歲獨知明
歲喜萬家先占一家春仰瞻紅日長如畫若比驪珠大
似輪傳載光華欣復且渾將壽域轉洪鈞

臣 詩意答
聖朝褒賞每聯 天語感激之下涕淚零落累日懷懷
恭紀以詩

衰鈍何堪德 至尊頻蒙數賞是 殊恩拋殘綺語文

馬用老罷丹心事可論一飯不忘如杜甫平生無憾勝
虔翻借開多恐遺青史留取新詩示子孫

六日祈穀前一夕雪

同雲近接癸雲過歆饗深知 睿意虔未轉條風先獻
歲 廿日立春 猶行臘雪兆豐年金甌卜曆過千門 是日月 玉琯吹
花到八埏庖 帝仙官多鸞駕騎來銀闕羽毛鮮

霓與從不得偶作

跳浪聲兒白鮫顛如山兩足步難前路長歎我太無力
回首沙堤亦枉然

正月十三夜同與可語梅莊山居之勝

雲裏山家咫尺間偶有尋來了試燈還百年吾是今春老

一歲人能幾日閒亦有三城深恐汝誰知身患重如山（老子云吾之所患爲吾有身）梅莊江畔桃坡路前後東風總一般

午亭文編卷十八

男班俊恭校

午亭文編卷十九

門人侯官林佶敬録

今體詩

賜船恭紀

舟航利涉是殊榮特賜還勞記主名（命以石家船賜臣）此去眞從天上出多時偏許御前行（命在御舟前行）春山春水年年好江草江花處處生不爲勤民叨法從烟波空有叩舷情

潞河洲吳西齋送別

白馬頻年老帝城臨流攀楫憶平生文章自寫衰遲意烟水新聞故舊情君向海山分位業我從塵土濯簪纓孤棹小別勞相念柳外花邊昨日行

舟發潞河簡同直諸公

解纜冰銷及好春碧琉璃淨鏡光新別來官舍隨漁舍禮罷山神見水神塞北幾時今已老江南有夢竟成眞連船攤楫相從處應是三生未了因

寫懷與同舟兼寄京師游好

杜陵野老一生詩抗跡遊衡早過時得失渾如前日事鼙鼓敢道十年遲天涯船舫爲書局官路鶯花付酒卮寄語京華聽背客水雲閒淡有人知

題石家船版上

放中清漏語頻宣水驛郵籤興緲然令德世稱含氏族佳名天錫石家船（船家姓石故名）帆花滿載晉波月楊柳全浮于座烟大地悠然騁盡見五湖一葉擢耿邊

舟行晏坐即事

畫舫烏檣宿靄晴鷁烟近接　御香清吉祥雲裏從容任安穩光中自在行水月似曾經夢寐山河今已判來明　君恩截得舟船重五日才為百里程

狼窩

旅窩名匪能脩狼義有取還將天山弓射殺白額虎

花朝寄阿亭

花朝往事夢魂遙院鎖重簾話寂寥十五年來頻聚散今朝烟水是花朝（辛未與阿亭別約買泉於南州水之濱今有詩十五取花朝明日良辰共惜風流劇劇）

關岸上梵聲

明滅斜陽洲景微梵聲何處出林扉浮雲不限身南北慧日常銷世是非塵劫遠尋靈鷲嶺江湖有夢到漁磯長河風利翻嫌駛處處茆菴可息機

同行諸子皆江南人即事有贈

輕寒薄靄汎通津一出青門事事新官舫但容搜句客別船還載著書人河橋煙柳堪相贈江縣紅梅好放春君是南歸我去北不知誰主與誰賓

憶午涯煙舫聽南來小舟四絶句

竹篙青幕漾輕嵐如葉隨風下釣潭秋水一艫艙一隻當時曾擬到江南

水墟天懸白頭人南舫來時物候新不破琉璃清淨眼揚州烟月冶城春

南船攜載五湖遊繡幔畫舫今[illegible]誰得似多情白太守歸來舊舫憶蘇州

也是雲天是水天春花如霧柳如煙怪他日夜東流水送盡南來北去船

舟行寄舍弟

乞得殘歡盡日留今朝晴暖趁春遊一生閱世如窮旅臨老逢人解泛舟別後無書憑來雁行來有約寄沙鷗憑君了却公家事山水漁樵儘自由

汶水

汶水南來處迤迤作意行帆檣連　帝里漕艘達神京直下還多讓居高最有情合流同到海對此寄平生

余觀天津北汶水潞河合流處心固已異之及東南行數日見汶水曲折流數百里而北一日遇潞河水折而東若無意然者於余心盖有感焉既為汶水詩又題長句以示壯觀

舟過東南十日程偏於汶水最含情為憐宛轉朝京去還見低細赴海行能以功成如未有却將身退等無名人生解識清流意何處人心不太平

早發滄州南三十里磚河驛懷湯西厓給諫

與君同處從先後是同舟春水生河驛閑花上戍樓山連大海五雲起星州千古冢平蕪因風寄櫂謳

汶河河岸小詩

涇涇兩岸即恒沙行客派光犂景斜天雨似曾施錦背
春風空自送楊花心遊三昧禅如夢身許雙峰却是家
煩惱不辭為宴坐碧雲無礙水無涯

入山東界寄阮亭

千里江湖夢三春雨雪送風帆出渤海星野入齊州九
點烟仍在長河日自流相思若汶水不斷繞行舟

德州南界懷田綸霞馮大木

夜過東陽界朝行衛水濱青春方浩浩肉髮任紛紛山
遠留殘照川長宿去雲閒心逐流水今日為思君

夜行遇淺寄秋崖京師

臨深方浩渺遇淺亦嵯峋月黑憑漁火天高訴水神千

觴雖共集四海若無鄰試問栖栖者何如京洛塵

曉行東光縣界

桐縠桃花飛易逑紅雲未動月輪西長年大是多情客
伴我黃昏伴曉雞

南皮二絶句

漳水瀟瀟霸業休鄴中文采自風流甘瓜朱李西園夜
回首南皮是舊遊
蘇華舜真在斯須金谷池臺徧綠蕪最是隊樓人未老
真珠終不負齊奴

棘津城

倚櫂臨前浦蒼茫弔古情遥思渭川叟一望棘津城水
帶春星動沙流岸月明祇應吾釣處漁父足平生

武城南界懷六藏鄭陽苟少桂陽

轆向燕齊闊路岐還於楚客寄相思一官萬里湖南北
兩地三年人別離芳草池塘江上夢綠波春浦卷中詩
不因霄漢來樓下爭見遠天水去遲

次臨清懷梅莊

江海平生意遠遊誰與同淌槽東上水半幅北來風初
已多含綠梅應早放紅山花開又落不擬在船中

河干逢前令祖使君撫今追往因有是贈

御史牀邊柏上烏龍門人在舊樞趨山長水遠詩難好
化美風移興不孤說尹野人終在口勸耕春鳥曉相呼

郎君已自施行馬最有清名滿帝都

過臨清計程阮亭相見不遠戲有此寄

長風駕浪去匆匆過訪何當似剡中元禮自為舍亭客
樂天豈是甖罌翁極知浩蕩如前浦聊得安閒出至公
蠶尾龍華紛在眼不應獨賞與相同

船艫見月

岸馬動如聲沙明曙色分樹迎前浦月人卧半船雲雁
影連朝盡漁歌徹夜聞篷窗開復掩春思忍紛紛

土橋待閘行五閘矣

五閘行來物候新日高浪捲岸無塵似無泥沼縈迴勢
始得烟雲浩蕩春難大村邊觀數史漁郎波上太平民

昨宵瞻見天顏喜盡州丁東玉漏頻

夜泊東昌城下

臨清昨夜春水生河上春燈曉送行今夜泊舟鈔關郡
黃昏煙火似臨清

東昌城下已泊夜移船欲過閘未得城東北隅有甲觀樓

一夜傳燒處千秋望嶽情水流聊擊檝雲斷外沖城樓
汶堤花動移檣開火明東樓不可上返過且南征

出陽穀界春秋齊宋江黃會于陽穀

少昊遺墟歷大東吾衰那敢夢周公孔子少昊之墟封伯禽絃歌魯國
春風裏盟土齊侯夕照中終古奎婁大象在至今禾黍
霸圖空斯文適遇興王會鳳鳥何時過故宮

湖雲二首

水上烟嵐迴不羣望中瀲灩杳難分層樓日脚連天起
知是湖雲是海雲
金臺玉殿侶仙羣雲白三山萬派分欲向此中遊蕭幽
仙人騎鶴亦騎雲

汶水道中題觀海集

風流文采幾人同芳草萋萋汶水東千里山川高枕外
百年身世一舟中風帆欲逐歸神燕烟櫂無聲近野鷗
我亦乘流觀海去知君詞賦問鴻濛

滕縣岸上人家

岸遠湖平雪浪堆煙簷飛處釣船迴淺涼歌舉學部經過

[illegible]東照水閘

水鳥

初飛似整亂還低白信塗鴉一抹齊水鳥也思排雁字
笑他野鶩數家雞

沛縣界珠梅閘過三十九閘矣

進之汴泗交流句今日長吟笑口開解道洛川三十九
不如春水一帆來

雨泊泇河二首

紅逕煙花逐幔浮浮一低朧麥映波流蘭旌桂櫂終難似
從此舟名喜雨舟
好風好雨送遙津同是敲冰嚼雪人酹取清波當桂醑

斂將斗酒賽龍神

社日晚泊寄韓韓山

娟娟雲月點空斜忽漫春陰閣物華舊隱相依同社日
孤帆疑豐在天涯難逢有味偷閒客易過無情伴老花
回首厭厭真一夢海濵處處是吾家

夢孟孫有序

孟孫小字學得余殤孫也以康辰除夜未生之夕余
夢孟子之孫來故名之曰孟孫生而聰慧絕人余特
愛之以癸未中秋日不病俄頃而亡

自恨心清老未慵來無所止去何從斷魂社事孤舟客
猶見當時夢裏逢

夢人贈筆

一字何曾轉法華肯泉石癖烟霞多君枉贈如椽筆
幸不生來筆上花

將渡河夢與朱守緑別

波流相送日清泠忽漫洪河望渺冥千里危行猶輦路
幾回話別是離亭花飛旅鬢逢人白草長天涯似舊青
不為嚌頭嗚咽水也因南浦惜飄零

渡河

畫舸中流一櫂過日邊雲際渡黃河靈槎已見仙源路
萬浪還為德水波禹鑿八年因地險帝升二惠得天
和吳檣越栁連江漢欲笑宣房瓠子歌

河上遇桐城先生二首

也紅亭子近如何歸路櫻桃應漸多不似黃柑三百顆
封題遠寄洞庭波（山紅先生亭名予為作記屢見集中）
連日春陰滿河河邊相遇日晴和卻看散步無
猶作烟籠水上多

河上白鳥雜飛路似北雁

一水連天雲四圍成行水鳥弄晴暉眼明不見春歸雁
昨日北河相背飛

泊淮安城下廣陵以春橋見贈

春華秋實總含情金谿和衣露染成珍重過淮為相寄
相逢今夜泊淮城

清江浦舟宿懷及門諸子

渾似都亭未別時紅船烏桕倍相思文章自是千秋責
衰晚誰堪一字師北去雲山人夢寐南來烟水路參差
回看蚪苑高歌地柰翰新編數首詩

二絶句

寧莫韓侯五世惜不逢亭長亦埋名橋邊書卷知何用
只好相尋向穀城
解道人生隙過塵仙家辟穀豈無因娥眉强食緣何事
試似摩登破戒人

平河橋南二首

芒鞵踏透利名關一葉輕舟祉是閒獨立斜陽心萬里
四天雲盡更無山

千枝萬枝岸邊栁三家五家川上部剪茅蓋屋荻編壁
縣吏來時輕打門

三湖二首

湖光杳無際河上柳煙行看水連天盡斜陽猶挂半雲
霞三百里烟火數市城河帆風帆驛郵籤促去程
三湖望不極夕艇進長河老屋偏臨水童兒解弄波星
明依釣火月影散漁蓑隊出烟濤意生涯泛泛歌

揚州二首

緑楊城郭古揚州多是三生夢裏遊今日到來雙鬢老
朱樓空捲玉簾鉤

煙月揚州處處花風流贏得俗人誇憑君更數淒涼句
終古垂楊有暮鴉

泊舟揚州城下午睡起作二首

竹西何處水悠悠鼓吹居然擁上游不信揚州作雅地
道人岑寂卧孤舟

破衲無如老一甌松風魚眼已颼颼更分一掬中泠水
盡洗江山萬古愁

江天寺 即金山

吳楚地分南北戒江山天闢畫圖中拍浮慧日中流住
湧現身雲彼岸空多寶已乘傳象老巨靈還戢六鼇雄
却看無實無虛義兀相居然逝水東

望恩臺被復蒙　賜金恭紀

香羅蛺蝶錦麒麟飽食　天廚盡上珍節儉　皇朝多
厚祿寒微家世不長貧一時更拜千金賜四海還同簇
戶春行向禹甸南北路躔相慶處樂堯民

虎丘五絕句

雲巖寺

雲根拔地玉琅玕鎖向松門浸碧瀾深掩青山遮綠水
只因多著畫闌干

生公講臺

一字何曾道著來拈花世界又飛開誰知一片千人石
日日生公坐講臺

短簿祠

短簿祠前春草深東亭桂蹟久成塵能令公喜令公怒
俯爾當時好事人

顏魯公刻石

魯公書翰自通神潑墨雲山跡尚新清遠仙人曾不死
應同處世歷周秦 石刻清遠道士詩有下我本長殷周遺籍歷秦漢

千頃雲 相傳東坡名義取東坡詩雲水麗千頃

繡出春畦映水文菜花黃盡綠陰分無邊不礙虛明相
鶴頂波光萬頃雲

雲間竹枝五首

城外海江天一涯城中烟火萬人家溝渠盡是通潮水

籬落都開向日花

江城流水遶門開水上殘紅映碧苔試問柳塘深幾許
兒童相報早潮來

山翁杳杳白雲中　一日能乘九萬風何事華亭不見鶴
鶴坡元只在城東

烟巒數仞立層巔下瞰清溪碧玉環行盡九峰休悵望
道人只住小機山

江東人物渺荒丘寂寞孫郎霸業休落日青龍江上水
故應千古向東流

寶雲寺寄儼齋尚書兼懷珂湖薛澱兩侍郎

宮橋鄉淨守川路接逕天潮送春畦水鋪流遶樹烟清

華江左映文字禁林傳萬事〻從消處觀心問八禪

泊舟松江城下寄廖樾荇林處

早潮相送晚潮迎帆落潮平暮靄生老去此山思舊隱
夢回南浦悵離情清泉曉映黃華路芳草春深白苧城
才子高名喧小邑可堪經術用西京

雲間弔董閣石

目為傷春極情因感舊長數行無老淚千古別離腸江
館荀鳴鶴亭林顧野王才名終寂寞憑弔向斜陽

次嘉興寄儼齋尚書二首

回合三江送碧流雲間東望水悠悠越山來到吳烟盡
脩竹叢桑入秀州

西去扁舟夕照時落帆亭下落帆遲五茸好景空回首
為報江南數首詩

過嘉興懷朱竹垞

一城屹立仞牆孤東並三江盡五湖渾似天津分水處
故人喚作小長蘆

舟次謾詠四首

京口至餘杭河渠八百里本為通舟船分作溉田水
栽桑如插秧溪上自成田始信麻姑語曾經是浪間
夜夜水上宿識得水上趣鷺鷥與鸕鷀原在無人處
三月吳興守千秋數首詩苕溪與霅水流比峴山碑

懷彭羨門少宰二首

相思極湖壖流水終古寒潮帶夕陽一到江天吟秀句
故人文采似文房（寒潮句彷彿劉隨州詩集已去無可擬視）
彷彿清詩劉隨州吳山越水路迢迢試吟海月江湖句
自古精靈應未消

雙溪橋寄廖衡素處微二首

前日三江口五湖復五茸今日雙溪橋疑向松江路
江路人已遠臨流獨浩歌思君若春水日夜向秋波

西湖同京江先生衍瑞璣司

碧峰削玉插雲浮明鏡湖光淨不流雲水到來如昔夢
波濤涉後見虛舟山人有約邀歸鶴野客忘機狎白鷗
一片閒心天付與煩公時屢廟堂謀

詔以臣廷敬昔未至湖上　命出觀一日臣玉書
臣校敘並同即事恭紀

海山恩渥到樵漁處處香花祝　帝閭若問浙西名勝
地觔光過後是西湖

杜鵑花江南處處有之皆紅色至武林乃有雜白

杜鵑花者歲歲諸公皆有作亦作一首

杜鵑花發杜鵑枝絕域經年到玉墀白有風光隨鶴駕
豈因霜雪老蛾眉月明影靜一更後香冷聲銷萬籟時
解語無言還獨笑啼紅空負錦城詩

玉泉寺

碧玉環流浸碧虛玉泉只可伴小仙時東坡詩

曾識湖研金鯽魚

西湖六首

不愁平展漣漪水最愛斜排斷續山誰識天公才思好
留將詩畫與人間
江東北固與西湖好景天然兩畫圖縮竹已非劉氏宅
湖山留得一林逋
一水孤山未覺遥夢中竹閣雨瀟瀟樂天院裏無人到
應恐清都誤早朝
漫將往事說錢鏐陌上花飛似汴州我向西湖湖裏住
不須更上望湖樓
白識為農氣味長伴他蝦舍與漁莊六橋花柳無閑地

猶看人家幾樹桑
欲盡江山未却回錢塘波浪雪成堆西泠橋外汀洲路
為看江湖昨日來
放鶴亭邊鶴未回水禽相對不嫌猜門前來往孤山下
三日飆鷄日日來
看盡江湖與海潮湖心小駐似金焦藍輿早趁扁舟道
回首閒情在斷橋

歸舟太倉道中懷王颍蕃司寇

書省從容吏散遲水天閒話寄相思孤舟來往婁東道
啼鳥疎鐘憶舊時

吳門迴舟走筆錄題湖州話旅五首

比句誰前抗疏行長思苦語齋平生淋漓一夜紅衫濕
不是人間離別情
兩度真齋往却還把時執別時間白雲回首姑蘇道
不覺歸帆過惠山
把君詩卷重論端聽我新篇道亦存絕妙好辭題亦白
乃知文字是名根
青天萬仞一身形飛去何因有翅翎今日黃粱雖已熟
盧生枕上不曾醒
腸斷孤舟春水聲雙魚遠寄百愁生無情頗記楞嚴語
度世何嘗不有情

句容道中寄彭蠡洲史曾司二首

二茅誰繼古仙蹤占斷金陵地肺重歸去海山猶未是
教人却憶小茅峰
二子清詞獨起予瑯嬛秘籍近何如然青檢遍仙人錄
應在隨黎舍七沖

聖駕展禮明太祖孝陵恭紀

皇情思祖代職典建前王封樹生春色山川貢寵光雲
霞扶　御華日月擁樂蒙展禮如禋祀敷詞每肅將臣
工紛感動士卒亦徬徨一念同天大千齡應運昌歷觀
前史稱孰與　聖思長紀載無雙筆謳歌自萬方恭陪
逢盛起伏謝在班行搃進封人祝還賡入保章

淮陰口號

南渡風流跡未除回看萬洛日西斜中原曾是煙塵暮
江左還留故舊家元武湖連桃葉水烏衣巷滿石城花
白門柳似隋隄柳終古蕭條有暮鴉

金陵留題逆旅主人壁兼詠懷古蹟十首

終古行人夢未醒勞勞亭外短長亭白門柳色依然在
一種離魂草更青
蔣帽山人去渺茫秦余贈遠意何長相思他日來相訪
王屋山前是小莊
晉苑吳宮夢裏遊登臨無暇去悠悠不須盡攬江山勝
二水三山也自愁
烟塵金粉並成空六代興亡過眼中留與悲歌渾閒事

祖堂山畔問南融
華屋山丘事可傷謝公遺跡一淒涼會稽自有東山好
却上城南石子岡
一角殘山夕照昏秦淮往事點銷魂留將三畝烏衣巷
江左清言屬謝鯤
伊蒲人白潔齋厨香飯多年喫野蔬何事誌公蓮舌底
居然吐出鱠殘魚
不老青山路不窮長江千古自流東紅塵白日紛紛去
舉世何人似蔣公
江總宅邊淮水流閒花野草自春秋衰顏若照青溪影
憐爾還家尚黑頭

悠悠西浦覲濃妝洛水明珠贈杜郎判斷三生緣已了
憑他神女杜蘭香

蔣山

蔣山行處是碧玉削芙蓉一別青溪曲雲嵐隔幾重風
林前浦當烟寺遶江鐘似有神靈語他年訪舊蹤

靈谷寺

靈谷鐘山寺並同孝陵不復有遺弓天留布帽傳千佛
人說金棺識大雄已隨鼎湖終寂寞常來牙象在虛空
神光湧現華嚴界塔影江聲閒誌公

歸次金山寺作

崔嵬千尺影巉巉除却浮槎渺莫攀獨立何曾緣兩岸

亘行終欲後三山天邊海角長漂泊日落江湖自往還
波浪若依鷲嶺軸孤根應不在人間

歸自金陵次金山寺懷孝慈先生二首

粉蛾烟往蹟迷蔣山戎鬱著江湖萬千氣象巉巖裏
為風流愛六朝
仰天淵道甚明興亡難問石頭城水心山骨留題處
見先生萬古情

郭景純墓

香火情多故國縈來有靈泉在江天後湖亦借公名重
多少好山是水仙 舊傳周墓人墓在江中一云在元武湖中

金山懷史燕飲知寄周桐埜二首

空明浮玉插青霄始射仙人近可招却望燕城詩思好
大江鐘送海門潮焦秋詩浮玉鐘殘兩到今又隨潮送海門秋余好愛和題之
青山猶是六朝非走馬金陵昨日歸萬古澄江淨如練
有人能憶謝玄暉始余訂交相甚以余故懷古詩

焦山二首

過眼繁華絕可憐漢家宮闕渺浮烟江東曾是孫郎地
却有名山屬孝然
焦公舊隱跡如新西向孤墳弔孝純千里江山不堪淚
遥憐二字是鄉人孝然亦晋人

瓜步道中

諸郎雖畫舫步綠入煙蘿水擊風眠柳江魚雨戲荷笛

聲浮翠落帆影拂雲過歸去淮南路青山隔岸多

次維揚賦答徐蘋邨侍郎見和西湖詩八首

燕城相望接相親鄭重瓊瑶袖裏珍二十四橋空在眼
只應回憶六橋春
公望公才在廟廊琅函典領水雲鄉西湖風月東華路
回首登臨憶侍郎
錦標奪得萬人中御覽詩陳造化功無太一篇入一一
笑弄將圖繪入幽風
槐庭往事十年時蠻鶴聲中晝漏遲携得蛟龍天上筆
扁舟吟過水仙祠
漕河遠上憶旗亭人散尊前幾度聽史參聖湖新樂府
一時傳唱與秦青
別去情懷白首中磨丹清畏有何功文章大手無須讓
又見風流小許公
羽林小駐碧灣間濫點蓬萊侍從班我是歐公堂上客
相隨不復到平山
何郎請郡爲花來得似孤山院裏梅自笑江淹才欲盡
筆花載得滿船回

邗江舟中別訪濂

此行此別欲淒涼忽灑臨岐淚數行夢裏不知關塞遠
歸時那惜道途長調飢碎穀思真訣多病安心試好方
江上青山猶送客連檣况復似連牀

先此不及弔汪鈍翁歸次廣陵聞蛟門墓在平山
堂側亦不得一往志感二首

滿身春風幾度青江東耆舊總飄零誰知此日孤舟客
并在山陽笛裏聽
煙月揚州夢裏緣故人精爽自依然回車何處平山路
腸斷當時語淚傳

揚子鎮

在昔扞瀛外金沙積未平江臨揚子鎮山近廣陵城地
自隋唐異情因今古生淒其陵谷意付與濁醪傾

召伯埭

出館東南節蕃雄廣陵此地昔時功只憑雙[illegible]

此地人知憶謝公（謝安宅有手植檜樹時猶在）

發廣陵夜行明日次寶應懷王方若

竹西歌吹羅灣口似殘春何處金釵潤相思玉局人五
湖猶在夢三畝可同鄰浩蕩烟波裏沙鷗已自馴

圯橋

自惜黃石老不共赤松遊五世韓陵土千秋博浪流功
名是伊呂人代異商周森森圯橋水斜陽去未休

淮上懷孫擇菴學士二首

斜日歸帆去未休淮陰城下水交流逢人欲問婆羅樹
碑版常懷李海州（擇菴書古詩十九首石刻藏於家）
年少相逢意氣豪送歸曾賦射陽湖松如葦老初登第
覽社老中得大珠

淮水

桐柏深源溢不收出山爭似在山幽能兼百里馳千里
故使清流淪濁流水面暗浮春色遠湖心高映月輪秋
時行故址關人事自古防川貴善謀

歸舟渡河卻寄王吳麓尚書三首

沐謝青山太白磯大江西望入清暉當年欲買金陵宅
今日孤舟逆浪歸
鳳凰臺迥夕陽邊挂𩯭雞籠望渺然此是江東一回到
人生蹤跡總堪憐
湖海逢人一笑還秣陵風景夢魂閒相思為報三山老

已見黃河北岸山

歸次天津寄舍弟

別後江南路歸來薊北門誰知潞河岸還見海潮痕船
舫城邊市漁商水上村結節何處好一一細堪論

題夢綠草堂種樹

六載艱難蜀道行秋來延遍在秦城無端種得西墻樹
日日斜陽送晚晴

和人燒香曲

不論年老與身忙萬劫浮生坐裏長何限娑婆閑世界
能消幾許六銖香

小山招同慶良西齋對酒作

小山文字飲臨眺盡秋城徑遂虛嵐上樽隨淨露迎人
閒從野興物外得歡情今夕清吟客誰聽別院聲（西齋居晉南院）

次韻西崖題河上作八首

行遍鄉幾水驛遲滄江今是鳳凰池相看青翰如青瑣
春到蘆城下上時
熏風欲和五絃琴雙鳥千秋會一尋誰作人間膠漆意
雲門天上奏亦音
海山歸路渺無邊曾與仙人撫八絃近日水雲空處住
不思依止向人天
桃花時節想君詩惠我東籬采菊時回首青鞋南畔路
陶家酒勝謝家書

誤認長松夢裏風儼異花散州山小不因歸騎促起去
問法求詩並向公湖靈隱山房塊在草堂永過
清詩相贈抵關韶我亦因風度翠微東野為雲從上下
南過天目北中條
不見黃門日易秋故人吴質近南樓时作衣以都眼中君子蹉
名在老我能堪第二流
西湖左掖從游地館閣年來物望多更把黔陽詩過日
雲山萬叠勢嵯峨時請君使黔身
九月十五日循西山下行過亂石村峯嶺奇秀
中讀使黔集及扇上詩有懷西崖二首
石奇那得亂村好自知名紅葉通西寺青山繞北平赤

窮關塞勝難盡古今情却羨黃門客能為萬里行
紈扇如明月清光袖裏偕涼風守不減白雪調難諧
以方朋念兼之山水懷行行纔昨日秋色滿秋衢
寒夜即事寄訪濂館大
霜風催我出前軒惆悵西窗宿火溫待漏府門深夜閉
校書閣插蟠龍門春歸江海傷離別歲晚關山役夢魂
遙想揚州人未去官梅詩興與誰論
苦寒出門懷前少
多少無衣陌上人乘車那惜出門曾白髮客路今年冷
誰見鄭原十月春風急不知黃葉盡覺明欲補白頭新
天公作意催吾老相別相逢只淚襟

野補荅廣良
殘夜城邊客斜陽幾度催暮雲依樹宿歸鳥逐人來春
入新詩句寒銷蜀酒杯北門應下鎖愁絕夢能回
夜行寄給孤僧
梅林霜月挂疎松倒影寒階落葉重庭樹鳥棲人去早
五更誰聽寺樓鐘
北墅夜寄訪濂
寄春色未匆匆惜別江鴻與塞鴻宿夢尸遲三月雨
杏花落五更風夢魂顛倒青山外文字叢殘白髮上
遠清冷江上水憑將一洗陌塵紅
陰雲連日風颯散之有作

綏靄過高城忽漫狂飈四野晴花藥總開紅滿少
新空飄綠烟輕雲師杜甫詠撼特風伯昌黎訟
秋九重勞旰食堂發深憂憫平生
北野歸偶書
風光裂帛隨岐峨泉石西山路裏過一路柳風蹊兩後
來身花影夕陽多行來沙際留鴻跡歸到門前有雀羅
老屋幽窗聊暫憩經春實竹共婆娑
鄭館夜聽牧仲家草
莫歎功名未老詩卅年心事故人知卻憐海內文游少
却訝天涯聚散遲芳草日心湖春去後落花高館夜深時
滿階齋是細細地風月今宵有夢思

者艱
落盡桃花柳絮飛粘風蝴蝶上羅衣春錢欲卜還拋却
怕誤行人且未歸

稱子觀顒咸受相聚於京師悃然欲別聊爾言懷

汝伯衰頹意自傷浮沉二子各飛翔春歸並省留紅藥
人到踈籬待晚香投宦已都成夢寐早年何用卜行藏
牙籤白首誰能觸萬卷携將代紫囊

三月二十八日夜與牧仲有邠館唱酬詩一時和
者甚衆五月三日夜獨宿疊前韻二首

漫叟遺風寫興詩關西清德畏人知竹林培事偏來早
蘭禊流觴不較遲秀句我應慙少後名揚公自擅當時
龍雲相逐還相見此載能禁一昔思

同詠清暉謝客詩暮天雲樹杜陵知二泉水繞波來遠
雲山有二泉名 新月山長影去遲麥穟鳩飛踈雨外柳眠人過
晚停時相逢為道頻相憶綴聯珠繫我思

贈蔣靜山

尺五城南一畝塵翛寥因見子雲賢杜陵草曲宜春外
芳草孤花夕照前臺迴黄金多士貴調高綠綺幾人傳
君王自賞相如賦不用吹噓送上天

前少遊喜為詩日以示予遂忘羈旅之愁即事寫
懷亦爲大有進乎是而得詩人之意也

眼前念念遊皆陳跡怯作楚纔歧斷殘句自吟蓋有味

好書多讀可忘貧墻頭青草全宜夏屋角紅花別似春
簾閣篆香清晝永此時相對即離塵

午亭文編卷十九

男壯履恭較

同里後學林佶輯錄

今體詩

題內閣楮樹二首

桐方蔡紙在人間樗櫟何曾似子頳紅粟嫩驕春蘂點
閣中舊有書寫集綠毛解惜鬢絲斑聽殘鈴索音聲樹去趁花磚供
奉班時來內直一種西牆連沃葉輸他柰者自闌闠北閣直房本
歇日籠烟鎖禁深萬年枝下亦森森絲綸自裏黃緗西
槐柳元多碧樹陰薄有流膏因湛露那無散木寄長林
莘櫓得就桑榆暖閑向山農說越吟

北墅懷魏無偽

柳花風定麥花開北墅西頭日幾迴夏雨欲看鋪簡上

香泉且喜入池來延英有夢懷遺直禁苑新綸寵異才
官是鳳毛常五色獨憐沙鷺立徘徊

為李東生中丞作

三年政地知吾老每見除書歎子賢名姓直從 天筆
定絲綸不假殿麻宣高鳥故白樞臺抒鳴鳳還須叶
帝綍舊日蔚州芳跡在龍門不遠雁門前

奉同安溪先生夜行赴 苑中應 召即事賦呈

自看蒲柳向秋零累斯功名一葉萍近日 詔麻推將
相有人綸閣重 朝廷貴勤三接稀宮漏夜久煩宣械
索鈴斷續火城沙路遠百城還擁讀書螢
夜行即送咸陂返故園
一燈無語對青熒誰道傳呼近火城玉勒馬嘶驚刺路
銅街人想報三更我歸北墅烟中去子望西山月下行
十里陰晴渾不定祇應浪迹過浮生

雨行二首

柳長紅橋低綠垂陰陰何處黃鸝留離山禽引雛雨中去
燕子到家人未知
鬢絲棚畔裊茶烟眼底松腮一覺眠雨黑不知時早晚
合昏花似夜摩天夜摩天以花開合為晝夜

西湖詩查德尹太史見和出入懷袖已逾一載歸
處之義情不能已疊韻奉詶八首

知君詩句一開煩夢裏烟波別後山近日心情還似昔

西湖風月軟紅間
二州連守為江湖一笑蘇公蓑笠圖若是玉堂天上客
也因雲水兼林逋
挑槳扁舟路轉遙濛濛烟雨水瀰瀰白公隄向蘇隄去
不看湖山趂早朝
過江南渡與錢鏐歷皇與鏐帝州君向洞霄亭
拄笏望湖樓是望京樓
雨葉烟枝楊柳長南屏西畔水雲莊不因桃李緣堤好
自愛門閑小畝桑
拄笏看山杖策迴湖光烈裂帛潮成堆憑君莫道西湖好
自有西山爽氣來

繞蹈金波春草迴荷衣爭遣野人猜花磚影影[illegible]
儻趁朱顏合早來
考槃石室對江湖仙去名山尚屬蘇記得與君離別地
段橋[illegible]作畫橋

[illegible]與牧仲郊館夜集二絕句

夢入新豐路未長依然題竹滿篘廊恰來詩與花枝好
人在宜春別苑傍
泉石蒼烟接近村夜深月照雨開門午亭歸路憑君問
山接青山是故園

雨不止示家人

日要逢門閉不開蕭蕭苔徑長蒿萊從教新雨無人過
曾見人誰舊雨來

次韻牧仲晚涼之作

蕭蕭花影動檐風催早秋梁栖雙燕老簾度一螢幽書
欲親黃奶大朝人山書名黃奶人誰共白頭聞君感紈扇幾置篋中不

閒情

流俗知誰是閒情覺未慵壚添沽酒券市揀買花傭風
逐高雲去烟和細雨重忘機隨物性遲暮適何從

史蕉飲都諫春泉洗藥圃

欲訪名山未有期柴門逸興謝家詩御溝流到春泉水
正是當階紅藥時

南行將發京邇兹訪漆芳山泉却寄仁甫

夢裏西憶可重尋瑤華相贈比南金春風送客花枝動
遲日維舟柳色深佳句百篇千里路尺書三載故人心
白頭萬事都拋却獨愛夫君吳會吟
九河水接五湖流直到君家下小舟歲月載添衰謝恨
江山一洗別離愁春來遠客今聊爾老去狂歌且未休
了卻南園重到意乞身車上便林丘

待舟瓶圻館舊詩

柳暗青門消花明白玉珂三春飛旆去萬里使車過漂
唱江南曲龍沙塞上歌平生遲暮意無那壯游何

安溪先生獻歲有詩即事留別

萬人傳唱和人驚筠渺朱絲殿閣聲家有文章繼政事
豈因官職重詩名相看綸藁詞先定獨對花枝句又成
踏盡後公真覺晚一春小別廿年情

張衡臣編修以庖從先歸覲省贈別

出紅亭遶柳絲絲我去君來春正酣試向亭前傳一語
櫻桃時節到江南

留別齋中花樹

柳葉似為青眼客桃花應笑白頭人早懵洛下三生債
老趁江南兩度春未到嶠然吟自苦還同旅雁夢相親
數枝寒竹紅冬綠留待歸時數轉新

夜坐別雪鴻

皎皎春初夜圖團月過明還為數座坐不似別家行處

壯山河晔琉璃迎界平明時珠有意那得竟無情

恩許先一日發京於水次待　駕

羽衛傳清蹕天行念老臣暫分仙仗路先及屬車塵雲
水臨前浦烟花接早春恩光隨處好普為萬方民

宿安平鎮

殘更待曉闌薄霧投遥林不覩溝塍處寧知耒耜心雲
山春色早簪組歲華深昨夜來燕市猶聞擊筑吟

潞河見月寫懷

明月生海上蒼茫東海東仙人亦悵望吾意偶然同信
宿萬里始離塵千歲空夜來摩尼色似巴淩清風

聞笛

楊柳青青沙雁還時清羌笛戍樓閑更誰吹出關山月
燕盡邊關與塞山

白河

白河通屬迢遞瞭玉泉峰山曉月光滄水明花影連遠
派歸海近空翠落潮濃淼淼江湖去仙源此處逢

武清道中

雉乳野雞鳴迢迢遠鳳城連天海色暗溮地一輪明百
里京華道千山故國情南來重回首春盡是歸程

武清南店贈楊生

野館官河路春風蕩柳絲輕烟直沽水斜日木蘭橈杏
帆來江國汀洲上溯潮齊進燕趙士還與酒帘招

天津

津門控上游銀漢接天流水合三叉口橋連萬里舟烟
花河兩岸城郭海西頭自是繁華地無忘羈旅憂

次楊柳青船上作二首

三日黄雲逐岸沙得船今日似歸家午亭烟舫春光暖
飛盡東風楊柳花

漁子風潮若個邊楊人相就宿寒烟　天家賜與舟船
好款乃聲中似往年

舟中寄金勇

青山原上百花洲浪逐桃紅出澗流夢裏京華千里外
不知今夜在扁舟

舟中留别京師親故

一棹烟波萬慮輕畫旂斜捲晚風晴好春臨水灣灣〻
明月隨人處處明海上蓬山違昔夢天涯書舫得浮生

楊柳青解維褉題兼寄彭訪濂六首

綠楊影醮桃花浪應是離人惜别情

秋日楊柳黄春日楊柳青千條與萬條長亭復短亭

河上江雁來飛飛塞北去江南有故人來時在何處

驛使經年到梅花寄隴頭一枝東閣晚應是在揚州

離京三百里爲客九迴腸平野天疑盡官河路轉長

思君以流水到海有終極與君相見時别後思不息

暝色起孤舟烟中夕鳥投水行舩定準幾日到吳州

武清道中寄話齋三首

惆悵別離㝡素心安所期海湖初到處江雁遠來時路入深春早舟行夕照遲烟波望燕際渺渺寄相思

思君如明月處處映清波舊隱江邊在新詩海內多舟航通水國燈火宿春河誰道天涯遠東風一棹過

靜海道中

往來成利涉烟景豈蹉跎夜舫覺潮響春燈聞棹歌百川東逝海千里北流河勝跡當年意吾生喜再過

舟泊靜海南四十里贈勵南湖

官家河水上數里惜王程海色連津樹春流遶縣城檣烏歸岸遠沙雁入雲平行漏迢迢夜非關契濶情

滄州道中懷勵文恪公

春風渤海郡人日草堂詩高適有人日寄杜詩故里淹行客芳洲惹夢思功名元特達文采重要其回首山陽笛孤舟淚欲零

河上逢子文

河冰東流雁北回青青柳色傷人來停舟借問江南客江上梅花開未開

桑園山東境南宿十五里曉發寄舍弟京師

桑園漁火接通津來比桃源遠世塵但有河流長送客祇因柳色解隨人雲山海國蒼烟晚風景幽州白日春昨夜池塘青草色夢回階覺別離頻

德州北曉發遇阮亭

春岸沉沉擬神舒長川踈柳帶高城寒燈夜雪依遲重清鏡衰顏恥水明每惜芳年嗟久別驚看遲暮若為情相思應到分流處汶水東西兩送行

河上有懷二絕句

水流東到海到海是歸期惟有思君意悠悠無盡時

思君比海水海水鎮常好不似與君離生年日易老

交河驛次韻京江先生雪中並騎回舟見遺之作

自覺衰顏組溢紆陽春雅調入踈燕門迎宋祖銷寒酒[illegible]筆掃袁安臥雪圖共喜雲霄千里瑞儘堪蓑笠一舟孤年來大手讓通儒何止山東百萬租

臨清侍閣懷湯西崖中州

前歲下滄州春雲接薊樓今宵泊東郡西月挂萬止清漳長見黃河自曲流與君塵外當能幾別離愁

臨清關逢劉生

昔別燕京道今逢衛水濱臨清即衛水柳條堪寄遠草色解隨人深酒燈前意丹砂物外親川途方浩蕩常恐白鷗嗔

祖德 有序

余家近京畿代有文學高伯祖容山公萬曆甲戌進士歷關陝副憲詩名尤重於世嘗有示未遂持麾意空隱軺軒心益未嘗至江海間也余小子昔奉使平海上令食從觀河有舟舫之眠珍食之飫迟湖社

德感歎而訛以詩丁亥二月初六日北河第一閘書
祠德斯文在家傳正始音歌謠依　帝日分野直辰參
北發三生客雲天萬里心持楚聲聲構佳句獨長吟一
第二閘蚤起宴坐寄李中孚先生二首
宴坐春船裏波濤靜不喧斯文如未喪名理與誰論雁
影窗中月雞聲岸上村浮生何所著有得見無言
落落身名晚茫茫歲月違春風吹夢月曉色攪行衣四
海幾人在百年萬事非祇應與夫子偃息向荊扉
舟中示兒子
忠信涉滄海晴明揖似宗無營心淡泊蚤起坐從容文
字元多累功名是偶逢行行鄒魯近於此適何從

第一閘過後簡同貢諸公在別舟
春氣漸氤氳爐香憶夕熏行看三尺日回見一川雲嶠
雁不可數遠鐘何處聞風帆猶未落客思正紛紛
清平縣有懷諸學士
水驛清平縣孤帆日暮來天低泰嶽觀雲淡魯連臺浦
寄人當見谿烟棹却廻邑名元自好誰爾濟時才
東昌河上絶句
袖中三載篋中書行向河闕千里餘流水無涯人易老
海山消息近何如
陽穀縣
江黃曾此會[illegible]棹向舟前停舟[illegible]陽穀汀花落濟州盟

寒蕪滿水春近嶽[illegible]日暮[illegible]伐秋
青川驛
青川望杳杳幽思與誰論倦客夢回枕午雞聲近村浦
舟隱北樹驛騎下東原魯酒一杯醉孤蓬自掩門
荊門驛
漢水不可涉荊門猶魯間客行半春路舟在九河灣飛
鳥目猶送孤雲心與閒悠然川上興假息想潺湲
張秋鎭
說壞連三縣（陽穀東阿壽張三縣東門西壽張）人烟接二東漁商河市上雞
犬檣船中半野遲斜照孤帆送遠風浮生信所適雲水
夕濛濛

寄桐城先生
泰嶽日邊出黃河天際流我行千里遠迢遞下南州望
隱龍眠處長隨雲去留相期明月夜同宿大江樓
汶上道中
舟泊水邊響潺潺夕棹閒清堪流石髮綠欲點苔斑言
沙江海道兒見東南山稍慚塵外賞沙鷗相對閒
舟中聞琴
何槳綠波細泠泠聞七絃微風松定後明月雁歸時誰
以黃金錯飾孤桐樹枝伊余方最解此理陶公知
二月廿二日曉發濟寧行
杜若[illegible]

店雞聲早官河人未遲斯文終未喪儒雅是吾師

漆園城

隱吏何人解息機漆園漠漠草菲菲只今夢裏三千載
惟見春來蝴蝶飛

魚臺舟次錢綱菴見訪

晨發濟北地暮抵湖陵城天晴候雁過烟暖春帆明執
手話野興款言生古情予方富才藻子老遡凱荆

月夜歸舟作

大船泊岸鳥棲枝小船迴棹歸人遲夜深却似南浦月
泚水東邊漸上時

舟中題畫

妙手匀吴設色工沙明水暖翠浮空扁舟便欲相從去
不道烟雲是畫中

滕縣道中

棹歌聲漸襍吴音滕縣花寒柳綠陰欲渡清淮春色晚
詑憐汶泗碧流深

彭城道中

落日彭城道凄凉戰伐功至今遺事下猶説霸王雄烟
草隨蕭子風雲感沛公虞兮不奈莫人在楚歌中

徐州道中寄荀少京師

扁舟一葉水連天歸雁成行落照邊今夜故樓春草夢
適思風雨對牀眠

下邳道中

高鳥長淮去孫范楚州人物入蒼凉誰知百尺樓中客
自許元龍卧大牀

鍾吾驛

古道鍾吾驛秦餘下相城黄河天外落海水日邊生九
點齊烟盡孤舟楚岸横東南風景異同是夕陽明

晚泊桃源縣

風帆憑水國驛路入桃源蝶夢時依枕雞聲漸近村春
生海西岸月出泰東門欲就漁人宿還期靜者言

賦得揚州郭裏暮湖生

郭裏滿海水迢迢直到揚州見暮湖聞道仙人在方丈

竹西最過夜楓橋

渡淮北岸曉行暮抵曹家廟同儼齋尚書

春水生桐柏迢迢下楚州花開猶古渡月映自清流寿
社思南國茶烟問故侯相從憑眺遠留艇寄閒鷗

清江浦寄秋崖

闊天無盡暮雲生淮水東邊月漸明同是離心江海上
思君無那夜猿聲

淮上

高鳥依依去閒雲故故斜蒼凉淮水上歷落楚人家楚
日英雄里殘陽野草花不辭胯下辱噲伍最堪嗟

寶應湖邊夜泊有懷午園花樹二首

柳映桃花湖水消夕陽一棹近船明不緣隔岸應攀折
爭惹行人惜別情
萬頃烟波一望孤長淮兩道夾蓮壺半篙新綠南谿水
曾泛扁舟似五湖
宿高郵城南憶闌塞舊遊
碣石遺西塞上綠吴江楚水夢魂邊秦郵岸畔多生客
又是孤舟一夜眠
邗溝題別淮水
長淮千里水悠悠送盡行人江岸頭寂是爽回東去盡
暮潮還及上揚州
過揚子江

危檣來已遠絕岸一孤舟大海三山近長江萬里流蘋
花迷極浦瑶草上春洲終古餘霞在能堪日暮愁
金山逢野老
江山閱萬古暮雨一登樓繫纜隨潮上飛花逐水流地
喧逢野老心遠寄閑鷗相見不相識聊因慰薄遊
金山寺樓題壁
乞食何妨靖節貧殘年一飽便欣然解嘲肯信坡公語
却訴江神為買田
金山寺留題
重向金山寺衹疑夢裏遊晚潮移岸艇明月動江樓
外吴江路門前建業舟茫茫后土意漂蕩得無愁

京口
京口千帆客吴洲萬艇深水天長浩渺霜葉久銷沉故
壘開鍾阜雙峰在鶴林白憐江海客猶復戀華簪
招隱寺
招隱山深白日斜山前猶說戴顒家顒詩人去無消息
零落春風玉蕊花
自金山夜泛江入京口懷徐蘋邨侍郎維揚
妙高峰下泊暝色久沿洄艇進中流去潮連夜雨來南
徐行斷遠北固首重迴芳草天涯路還思東閣梅
繫舟京口岸行赴金陵
征途渾忘故園情江上維舟杖策行一路青山連白下

却思今日是清明
次龍潭驛懷孝感先生金陵二首
人行江樹裏心在暮雲間草綠春洲長花濃野店閑饞
辭揚子渡已近秣陵山明日秦淮水相看映別顏
滚滚流年去匆匆會合疎長江爭道路斜日向林閭野
水雙鷄髻山花滿插輿因公一蕭散已覺似吾廬
發金陵登燕子磯
燕子飛時磯上過石頭牛首近如何六朝舊壘山千點
萬古長江海一波烽火幾曾燒野岸樓船終不礙漁歌
只今虎踞龍盤地北拱神京王氣多
夜行明舟即事

雙鬢孤燈眠千樹一澗通雲懸赤棧險曲似匝途窮天
吠穿林月人驚泊岸風無年那有累至此萬緣空

哭吴允朗

春水吴天路迢迢半爲君客行大東道老淚滿南雲濟
泊真由命窮通豈論文淒涼千古恨流慟大江濆

題松江尚書賜金園

天與園林泖水隈賜金早見出蓬萊聊逾漢帝營朱邸
恩比唐宗撤殿材曾轉行旌花外駐還隨步輦日邊來
六龍已協非熊夢却勝磻溪罷釣迴

發松江奉懷杜梅梁先生二首 有序

先生諱喬林字君遷萬曆丙辰進士由刑部主事爲

湖州知府咸惠大行捕太湖盜有功遷水利道歷福
建屯鹽道山西按察使入覲時流賊陷河曲莊烈帝
問城陷故先生對曰賊饑民亦饑城故不可守願恕
所以賑恤之而已時進言者多衆惜失指先生鯁對
詳明帝目屬焉進浙江右布政使分巡溫處道海賊
入寇募勇士殺賊三戰皆捷以病請歸先生名德著
於家國華亭人思慕之不衰予過先生故里悵然興
懷蓋低徊不能去云

旅館春臨水隨潮夜出城海風常欲冷江雨急無聲夢
與九峰別情將萬古生集仙門外路天上迥分明 集仙新門曰
身世誰相識孤舟晚自横野花隨岸泊帆影落湖行風

物猶今昔雖名最老風雨外栗樹在想見昔遊情

嘉禾道中三月晦日作三首

行盡吴洲望越峰竹枝桑葉曉烟重送春此處難人去
來歲春歸何處逢
江裏平蕪水碧灣嵯峨心在兩峰間故園此日春歸路
來去千山與萬山
客舍桑乾已白頭故鄉迢遞在并州吴山越水三千里
歸夢時時過薊樓

西湖重宿瑪瑙寺

放鶴亭邊處士家依然禪榻傍烟霞地幽山色臨窗逝
硯轉湖光入寺斜香閣遥飛三竺雨畫簾高捲六橋花

門前鷗鳥如曾識相伴寒雲宿暖沙

西湖月夜

湖上山新月窗流清波間漸明烟際寺半影憶中山遠
漠漭花落滿蕭林水閑雲陰入早夏却覺春光還

發萬嶺最高處

紅樓窗外碧峰頭高秋深滿野衲閑風雨三春江上路
烟波千里浙西山欲騎鶴背排雲去且聽漁歌弄月還
寄語仙翁勾漏令丹砂人在海門間

發武林寄桐城先生維揚

湖水盈盈照白頭謝公東閣在揚州誰期洛下三年別
重作江南兩地留風雨連宵如昔夢雲山今日是歸舟

相思不逐春光老明月長江萬古流

長水道中又題二絶句寄桐城先生

綠蘿烟草芰荷衣曾約青溪共白䄂卜築江南吾已老
桐山空望白雲歸

憶昨揚舲下楚州相邀明月宿江樓只今人在江南北
況復前期兩白頭

四月二十三日歸舟渡江題杜梅溪先生遺像

九峰望不極千里向河關吳楚江邊岸人天海上山達
津行漸遠往路夢偏還夫子清都客相思塵世間
勳業雲臺像風期天上人文昌高帝座香案儼儒臣忠
孝傳金籙精誠達紫宸南泠清絶水一酌薦江蘋

瓜洲渡江

天塹茫茫裏長風送小舟地連滄海市城壓大江流南
北分岐處關河第一洲雲山歸路遠芳草欲相留

維揚贈金陵送者

江上秦淮一葉舟多君相送到邗溝情知建業城邊水
解為行人西北流

嶧縣南見山有作

自別春山去夏雲深幾重黃河西北岸翠色兩三峰未
睹觀滄海還應上岱宗仙人相待久騎與二茅龍

滕縣

麥風如浪影參差滕縣溪光漲綠漪五月行人河北路
江南又近稻花時

流水

流水清如此征途去若何暮雲飛鳥盡孤渚宿鷗多鬢
色羞開鏡年華畏逝波三山儻可到心事敢蹉跎

泊太白酒樓下和人金山詩

浮玉滄江激浪奔高樓客夢幾消魂一峰底柱當吳會
萬里朝宗赴海門直下波濤驚地軸倒翻河漢動天根
君山剗却湘流好醉裏狂歌未可論太白詩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

夜泊汶上張老莊即事

綠陰遶識好林泉須梓還移近屋邊桑下曾容成兩宿
壺中自可度千年烟霞便是神仙宅香火曾為大士緣

不繫舟船心已住夜來明月滿前川

壽僧五十

桃花栢子舊禪枝五十風光迴白知比到趙州行脚日
青蓮再葉已多時

壽鴻臚以贊閣仙養雛成大鶴種子得高松詩意

書為岡壽牧仲太宰二首

九皐聲徹過庭遲丹頂元裳世羽儀家是鷹揚人未老
岐陽初見鳳鳴時

瞬日龍鱗幄逞形耕時曾惜子星星從今風度尤來後
看到年深長茯苓

題嚴如圃編修竹堂聽雪圖二首

銀管連宵映雪明六花催放筆花生玉堂曙色清如許
修到唐書第幾篇
扶荔雲邊繞屋梅寒香林裏竹扉開若爲驢背尋詩去
也是龍門賞雪來
九日獨遊棗林寺會牧仲太宰與諸名士分賦右
人九日詩句予亦效顰拈得樂天自從九月長
齋後不醉重陽十五年之句聊以發諸公一笑
粲耳
十年半侶老相催今日重陽笑口開伴食還逢香飯鉢
逃禪且盡菊花杯高雲細逐長天去四序平分一氣來
會得道人九不醉憑君三萬六千迴
上元前一夜宿北墅壯履肉直未歸即事作
華林渺渺接烟邨宿鳥寒枝似故園人道謝家生玉樹
汝儕韓祖識金根關山杜路頻迴首燈火良宵獨倚門
已辦乞身章再上歸田心事待重論
正月十八日　苑中奏摺子以老疾懇請致仕將
隨例具疏投進未蒙　恩允歸路口號
一紙三年篋裏書今朝得奏玉階除九霄　天語殷勤
荷萬事人生愧不如沙津野鷗行尚懶路迷老馬步□
疎殘燈落盡歸來晚又是春宵畫角初
向雲濤自曹州以牡丹見遺賦荅
春風料峭幾枝斜襆被紛紛露華牧佐曾爲蔡閣史

曹州今有洛陽花憑生銀管曾修史入帝天香抵坐衙
弟舍竹籬還稱否憑君相贈到烟霞
乞歸未得若晓山侍御見訊並簡鐵峰甥婿庶常
感君問訊賴交情同是鄉門隴畝民歸去來兮今已老
臣之少也不如人鄉園歲酒團圞晚帝里恩光浩蕩
春轉覺過從還絕少知予懶似舊時真
趙中丞生日詩
憑翊扶風寵異才一門兵柄戟扉開功名兩世凌烟閣
威望三公御史臺薊苑山河圍雁塞春農風雨接龍堆
封章驛奏　天顏喜新賜甘泉法醞來
季鵲東以鎌素書戲題
子敬還當遇右軍家雞野鶩不同羣吳綾半剪并刀冷
定須羊欣白練裙
王恒菴學士以新　賜御書兼爲王母稱壽索詩
因同赴南苑馬上口占爲贈
無邊流風閒氣生黃閣人物漢西京鳳城地闊開南苑
山海天高見北平禁道曉隨春樹轉殿爐新奏秘書成
多君　御瀚承恩日正是長筵進玉觥
出郭見山桃花早開二首
汶篁煉諫影離披惆悵江梅雪滿枝惟有山桃太狡獪
一春先放早春時
□者粉蠟□如山泊飛飛花點點□□□□□□□□□

折酒陡覺破愁顏

諸䢼雪後閑詠

雪飄蒼樹凍雲枝烟景銷沉歲閏時三月春寒歸燕少
今年人老見花遲已堪酒盡忘弓影那惜詩成撚鬢絲
自是黃楊阨節候天工一物不曾私

浙閩總督梁公誕生日其門下士為求詩

往事金陵憶請纓鯨波風捲陣雲橫頻年節鉞兼文武
一代勳名罷甲兵海嶠八閩今牢壁江天萬里舊長城
東南多是甘棠地已識台星正玉衡

張孝先中丞開府閩中

開府年來出至公玉鑾宣　詔大江東清如秋水滿瑤
海直比朱絲應化工百道樓船迴下瀨三呼笙鶴過蓬
壺衣雲正及夔龍會已奏卷阿豹尾中

詠懷簡西陂先生

一月不相見三春有所思殘花遮徑淺獨鳥託枝遲物
望如公在生涯敢自私祇應垂老意擬寫向西陂

和陽關曲三首

柳色年年似渭城客中相送客中行一杯酒盡君須去
故遣陽關三疊聲

銀瓶沽酒玉壺傾醉別多於醒別情與君莫作忽忽別
聽取陽關第四聲

酒醒人遠柳條閑芳草長沙塲接亂山遮斷玉門春不度
夕陽何處是陽關

閏月二十一日題野人壁

有意天工閏歲華春光偏在野人家差科未動閑時節
相見紛紛為看花

西陂歌八首送牧仲太宰致政還商丘

將歸不作送行詩說著青山入夢思纔渡黃河人未老
午亭沁水接西陂

正擬西陂隔翠微細魚刈麥弄晴暉明農却笑應楊惲
龍釣河邊不見歸

城郭人呼埋澤門歸來行馬舊猶存回思赫赫宗周業
又千秋有裔孫

鐵石心腸賦寂寥宋公池館早梅時郎家雖有瑤花日
看羅南枝見北枝

赤松黃石有前期人似留侯更莫疑錯比渭濱歸去路
年來未及釣璜時

細雨為霖知好春東阡南陌指平津亳丘遺老欣相語
公是商家夢裏人

文杏宮邊大樹枝綠陰春長草離離桐珪世及唐封遠
到日先看賈至碑

堂開五老杜祁公八十年時當老翁且待潞公九十外
載來共賀詡高嵩

寄弟梅莊

風動百花好鬢邊照眼明友于關至性兒女累虛名
手開家意千秋季子情題書心緒亂那得遣平生
五月初七日數　恩問臣病狀感而恭紀
眼洗黃連風點吹鶯傳好語淚垂祗應疾痛呼天訴
已見矜憐荷　聖知七日夢魂遊　帝所一程星漢隔
秋期歸來穩續陳情疏再奏　重瞳報典司
送子文之南安
玉珂萬里度黔陽新換銅符下豫章已有風謠聞按部
最多文采見為郎梅花南嶺春先放江水東流路自長
試暇從容過幕府要令詞賦續三王
再送牧翁

家近青山欲盡頭太行新月古懷州遙知一灑臨分淚
能使黃河水倒流
南來沁水北雙魚中有佳人錦字書歸去未歸君已去
西風搖落雁飛初
為子文書褚公檝本蘭亭有米海岳跋褚公書米
所自出也子文書寶本文呈冊無諸家精賞有
名於時因以為贈
貽陵典冊尚崢嶸米老誰當繼後塵更得文呈親激賞
秪疑登善是前身
薊北門送人
言從龍尾下繫馬此荒村海日渡西路天風薊北門塞

山水蒼遠沙野雁飛昏客亦茫茫客離心安可論
北墅二首
市朝兢僻處林野得遊行身為隨人懶名官一作因入道輕
墻花散欲遲老柳側還迎風景何遷次無心物自平
疎樹見茆屋孤雲來遠村野泉依澗水雞犬出閒門
漸收書帙懶仍命酒樽游風吹白月相對倒金盆
野宿御送別者
宿鳥猶在樹征夫已款門夜霜盈別袖山月照行軒
語人將遠離觴酒尚溢勞勞亭畔柳銷得幾回魂
十八日北墅晨起書
道心遠塵市野興憾郊扉酒添泛不淺燈花開未稀

懷人倦興殘月雁孤飛一夕西山外林泉夢覺非
簡王思顯侍御
仍是天涯客能忘世上情那將詩送老聊用酒為名
契雖難變丹砂竟可成長吟摩詰句辛苦學無生
冬日書懷
已看寒臘近不厭歲華遒岸柳催看放江梅作意新
應輕白髮我自惜青春暗與東風約驅車草似茵
自題褚帖詩後與吉人
褚客人又老相對謂殘逝覺無能好還思忍事難
褚書帙孕羨接酒杯覺賴有新題句漫若暖眼看
曉行西山下懷東心雅寄秋月賦中詣六简少卿

東

太行千萬疊人在太行西與汝爲兄弟多生合解攜野雲路遠霜鳥宿枝低更想遥天末如聞猿夜啼

廿月二十日夢中得句春苑多桃李孤松獨稱心云是白香山所貽覺而有異因續成詩

春苑多桃李孤松獨稱心夢中名句味天上紫虛音夫子云何在高風實所欽詩仙題佩蕊聲價重雞林最有文章貴還知道德深言辭嘗諫諍勳業不銷沉千里黃河曲三峰華岳臨華花開一見舊蕌與重尋騎換令公鶴綏添元亮琴唐家猶盛日精爽到如今

半日村

唐詩人郎士元酬江季友題半日村別業詩村映寒原日已斜烟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群岫半登東都照數家柔徑來北墅卒在夕陽時偶誦君胄之詩謂亦可以半日名茲村也

行盡高城望北原寒烟衰柳向黔門鳥鳴欲下斜陽村客到堪題半日村自古繁華成寂寞只今好景易黃昏紅爐煖炕推窓坐新月還當泛酒樽

壽樊秋試失解有作

昔陽宮柳躁寒鴉桂葉飄零烟月斜孺子已堪爲逐客老人那得不思家楓根待賜殘年夢栗葉看破臘花閒道森耕田絶少陽坡留與種秋瓜

十一月十七日半日村草堂獨宿壯嶺以事歸城中排悶作二首

曲巷茆堂轉樂閑新豊將作舊村看青山送老千年在紫陌尋幽半日歡懶慢從教書帙亂忙閑放任酒杯寬墻花階草饒春意況有園松耐歲寒

半日離家半日歡老人情緒亦無端自憐爲客衷頗冷那敢逢人白眼看坐久山村真寂寞夜來冬月尚團圓應知寂寞攤書處猶是寒窓映雪寒

半日村曉起即事

沙寒幽草覆清溪步野村邊獨杖藜千里雲山行客遠四圍煙樹接天低流泉近海還趨北落月臨關故向西昨夢分明在嶽谷數聲催斷五更雞

半日村即事述懷寄朱竹坨

西郊槐市遠北墅草堂偏紫陌韶華晚黃壁歲序遷偶來嘗半日小住或經年裂帛湖陰迴來青閣道懸飛雲文碧樹幽澗出紅泉覽結情難偏登臨興每牽絲牆環寺極列館應星躔郎第有禁謝逢節得靜便圖書客撇還北疑可沠連入直居人後投林在鳥先風穴堪送老景物似歸田洛下三生客江東八詠篇多時常繾綣即事益纏綿伊昔宮庭裏相隨供奉前公才真特達契分與周旋文史紛墳委言辭檢討研蛟龍騰彩筆鸞鳳上華箋自賞斗筌貴誰爲半額妍嗤看從古妬狗監薦人

黃沙蕩江湖外鼎儕杖履追[illegible]敝園病月空閒
花為春愁放風因急雨翻朱霞猶片片霜菊尚鮮鮮[illegible]
有殘年者歸與盡已焉對人同野鶴無語類寒蟬點綴
綠綸薄樓遲粥飯緣漏秫銀箭水日侵綺窓錢身世誠
由命行藏豈任天剖嘗兩廻上謝恩并乞歸請待一封專已
甞登山屐還尋載雪船故人知妳在隻爲名繩然天[illegible]
妻名德思君一勉旃

桐城先生輓詩四十韻 有序

桐城先生初以史官特擢長直 內廬閱數載乎始
由翰林學士掌院事被 宣召間日月一至至或更
歲時復出與公聯事最久公游歷院部及參大政入

侍帷幄出蹕臺閣予前後在宮未嘗與公不相從也
公既予告歸予實叅繼公後公和而不屈約而能通
口無言過動為行表擬望絜德予多愧焉典型猶在
哲人云亡終始之際得無愴懷銜恤致詞聊攄情志
同天遊復旦惟岳降生申出向百年老公為千載人合
陪璟斗極箕尾上鈎陳達命元通化登仙竟若神
龍眠騰赤道鵬運絕蒼旻時論歸前輩斯文起後塵
過門傷賜第為位哭震巾令德今長在流徽久不泯
微多嫵媚予壽更清醇雅坎平如水經冬暖似春共知
經術美直取性情真有犯心何校忘機物自馴履琴聲
新罔別鳳吹鳴帷賤與衰席日恭承 明聖辰追陪紛

威激遲暮易逡巡弱植依溫樹非材忝積薪淒涼飽韓
蔽瀟灑想吳尊餞宴稱無盛班察袒席句湖山孤沼榭
雨露濕松筠歎恨幽棲志高標獨立身寒更待漏院肅
馬子城闉蕭颯驚從衆乖離失所親冰兢趨閣道惶恐
接麻綸往事看調鼎餘波欲問津洒墟約犀首卜肆謝
敝道白擬形骸累窮由祿命屯且容行坦坦不覺走踆
踆掐口翻成錯推肩敢效顰褒回深殿路避逅大江濱
聚散逾三紀進迎再決旬先生憐故舊後死痛沉淪向
處青囊樂堪扶涸轍鱗還丹應有術沖舉豈無因溝壑
嗟填委雲霄訝屈伸葛公泉味冽共縣李實新廟所升
質詰 朝家念舊臣浮生投淨域上宰佐鴻鈞幽贊參

斯如神功邁渭莘精誠仍報國靈爽必殊倫明月清風
夜無雖入夢頻

園柳送南歸客

園柳淒迷穩落暉不成攀折送人歸曉風何處樓枝鳥
正是江南雁北飛

閣中見題名錄有懷張濟長下第

村花溪草共崇荊幾度春風在遠行松月照窓思伴直
杏烟點筆恨題名家山正是懷君處客路翻同下第情
那有斯人歸空谷皇天老眼自今明

杏花二首

昨朝紅蘂已離離今日花開逆不避未到曉鐘人別去

歸時應猶未開時

客舍紅芳又一時別時躊躇見時遲殘陰結子匆匆過
知汝明年可對誰

北寺坐久對花作

嬾慢時常飽送迎相逢且作看花行忘花坐久兼忘我
何况悠悠世上情

杏花半落又題二首

定時錦枝似別家飄零衰白向天涯春光未老多桃李
妬底心情為杏花

絳雪飄蕭落似銀年年有約趁芳春祇憐白髮終難變
想有丹砂信不真

去歲與牧仲同出西便門今春過此門感舊却寄

香書迢遞雁飛翻往事重堪與細論十里烟花隨輦路
五更燈火出譙門東都祖帳何人在北海賓朋舊日存
猶見渭城新柳色殘年銷得幾迴魂

夜讀四書有作

蕭然衣馬恥輕肥更覺閒門客到稀未盡百年誰竟是
已過七十早知非天迴鄒魯生人命地轉江河造化機
道在六經先四子焚膏還欲繼餘暉

獨坐與澤長示隨正

擱卷殘書坐誰堪繼夜紅花飛紅徑硯蝶舞綠陰窓曉
景春猶在歸心老却憐相悱去住意客夢各雙雙

春暮臥病志感

殘花細雨眼迷離乞取春光為鬢絲裁就綠章封未上
一年忘却送春詩

雨中簡曹生

無數垂楊館別離春風春雨又歸遲暮鴉棲斷黃昏樹
正是平沙落雁時

四月初七日病假杜門忽已半月偶遇南使寫懷

寄訪濂

蕭蕭白髮不勝冠拄笏西山日日看又落牆花知客久
未歸江雁覺春寒忘機書向忙中展好嬾琴從靜處彈
相見故人傳一語只今臥病在長安

臥疾寄壽樊

春歸何處鄉天涯門掩疎籬久客家雨過啼鳥還綠樹
風吹蝴蝶尚尋花綠陰漸覺東牆厚白日迴看西嶺斜
有約陽坡棲寂地來時未必及秋瓜

曹生過予彈琴

門如寒水近方壺三徑依然興不孤雖月有情稀客過
松風無價待琴諸音閒寂歷銷塵劫煙雨空濛入畫圖
萬事浮生難住著儘將閒處費工夫

與高鍊師

柳市誰知有隱淪五陵車馬逐流塵古祠燕趙悲歌士
我愛雲山歷落人雜樹風花長避客石壇烟樹若為鄰

雅琴自昔同相賞笙鶴從教分外觀

自題午亭山村圖往年有卜居江南之意擬今追

昔因兼寄懷訪濂侍講澄庵宫贊一百韻

元會中天盛勳華二典懸王畿千里内甸服四門前宫

室茅茨下羹墻日月邊瞻依從北極耕鑿向東偏宗祏

猗蘭大支條奕葉連我陳眞忝竊帝系本縣綿媯汭波

流遠胡公錫命專蒼茫經百世播蕩歷三遷嚴武因蒲

坂覩莊並潁川地開王霸迹野次鬭參躔華岳遥撑拄

黄河近折旋巍山客陟降雷澤許洄沿嶰谷叢巒峰

巒島翼翩太行故犄角清泊復淪漣終古虞風在於今

舜德延周家虞叔國原邑趙襄田往事皆如昨遺蹤卄

浩然關城紛接塞山水上連天自昔黄圖向高居白壤

駢距河臨兖雍都冀盡并燕以德承三統無私戒十筵

紛紛强役弱往往急相煎篡奪何知是誅夷或併肩王

風委蔓草宗國混戈鋋禮樂資師表詩書討研鳳兮

誠已矣麟也竟終焉茅土乖王命封疆競白便夏盟誰

竟主晋國適相顛遂有陪臣亂能操共主權九州方将

裂初命更爲蘭韓上三分借留侯五世賢嬴獨兵馬地

獨切虎狼緣七國爭鋒鏑孤羸擾幅幀職方經界壞王

制井田存餘烈窮穫殘灰積劫然狂吠篝火燼燧幽

大沙墳葬屋甚危栗葛生瘠怨悁三精埋魯壁九鼎隕

寰淵自古興亡跡何曾白手專人占芒碭氣天贈組卞

押職地無泰職消明有漢豐亭名留千辟表字問寸年

句讀摸川葉相同杜牧編標題殊未忝笑語往流傳盧

盤渾窮山海桑欽損水泉閑時供把翫佳處惜

尚甄遒其情相洽還因取白箋會心仍古蹟還勝得遺

篇白石欣相賞朱坡悔欲湔午亭鄉夢短故壠客心痛

廻首余生晚移家宣德先吾宗鐘子姓小子一夫廛

按郡生註幽尋沁水裕析城高掎映七澗倒便翊濩亭

東交派陽阿右洑漩浸山霞縹緲激石玉潺湲獨往亭

如練單行清且漣樊山迴峻嶺丙舍列長梃峽趄村完

聚風歲氣萋芊西流東澗水南陳北峰烟物外人稀到

區中事少牽桃花春十里桐葉歲三千舊是唐封地盡

爲世所古今同一慨俯仰各相憐遇際云何駛安居

即是禪生涯從薄夜貧樂悟眞詮猿鶴容疎放雲烟不

棄捐但攻章句學寧爲桀辭妍在昔龍門史能驅虎觀

員汾川宗浩浩涑水破濺濺天使斯民覺心歸至道堅

斗標聯氣色桑梓接埏筵敦憐同調因之願執鞭文

瀾寬似海義路直于弦源遠惟涓滴途長祗蹟顛龍鱗

攀更遠鵬翼附難騫想後思姑射聊將效偓佺幽憂餘

解免羈思遂拘攣只訝巡欄棟還悲飲露蟬自教身寄

實豈是遇迍邅捐潔思巢父孤高慕菩巷衡茆今未遠

仕隱古難全所胆分秦越菁華合削芟少言羞拙訥多

病愧娟嬛文無爲敝帚何用馬蹏金丹誰與煉白髮

纈鐲蝶粉頻飾落紛紛數裏纏阮髻幾攢低亍敬繒
青壇荏苒時將晚此身未破春華今已謝夏月又重
圓留舫思安道發興憶仲宣草池珠莊綴雲塢辟常聯
河北歸樵路江東釣船故人微晉閱南國被薰絲只
地觀理土堯封蔡不勝騰翔憑驥裏叟純訖瘦崛徵納
勤三祝謳歌壁入以采洲恐杜若卜築試蓬萊芷綸
荷屋疏蘭傷落櫂鱸與蒓糝那復異坤乾

墻邊隙地可種柳有感而止贈張大

夢到鄉園覺後驚天涯芳草傷愁生墻邊更不栽楊柳
恐惹征人去住情

病起夜詣苑中簡方若

一月閑居理去裝連宵又罷乞身章風廻烟草春如夢
月上溪花夜有香嘶馬漸隨雞唱速流泉還與漏聲長
恩君未了詩緣在擬向樽前醉幾場

方若見和復次韻

一世生涯在橐裝明珠照乘皆新章我如散木天容老
君比幽蘭國有香魚鑰曉催鋪漏盡馬蹄春綴玉鞭長
九衢三陌都陳迹且可相分翰墨場

野寺寄素心

伏枕春歸見夏雲眼中物態又紛紛林花飄落隨殘露
牆柳玲瓏映隙曛一枝游蜂渾幻影幾廻啼雀獨喜聞
俗緣易了情難遣詩思禪心並悄入

祝母節壽詩

表忠有喜到慈闈彩舞啣書下紫微天上尾箕明歲次
人間蘭玉茁春暉賓朋重整陶家讌綸綍新栽孟母機
賜得錦袍親看著開箱還擬侍中衣

湯西屋視學中州使還簡懷

別久思君首重搔音書斷絕夢魂勞中流濤水清長在
秋色嵩雲晚益高自有雄文歸諫苑信知廉吏出詞曹
相逢不覺衰顏冷喜共承平氣象豪

題西亭榆樹寄隊朋二首

白榆歷歷在秋河種向亭前映綠莎幾度西風見搖落
樹猶如此奈人何

紙上功名換鬢皤庭柳塞不爭多只今垂老漁陽客
望斷關榆與落河

八月十二日半日村侵曉夢獨行迷失道攀緣絕
磴上見土壤平豁枕山帶郭風氣鬱然有朱衣
夾路問之曰合肥李公墓也哭失聲而覺二首

夢魂枕上江南路覺後初當墮淚時宿草幾迴秋色老
傷心為欠哭君詩
雲車風馬像平生指點朱衣道我行回首黃扉十年事
荒原今日見交情

韓質良來自梅莊憶舊遊却寄舍弟

閒說山中宿山中十載衛步坡迷杜曲石橋白樊川看

竹裝殘帙題松聲短淺曝祖家似此新材服知遺戒壹
袍倒補鶯棄柳對懸陶琴冗未鼓妻被鉄迴眠苔滑地
坊假沙晴坐隊錦寺樓醵酒借鄰舍引泉穿行馬能踈
放騎驢往倒顛山歌遲截月牧笛上壠烟雞犬知人意
樵漁者世緣至今溪水上閑却夕陽船

題紫滄醉吟圖二首

閬道天街隔禁林黃昏燭坐紫薇深如今問取香山老
那有閑時得醉吟

長慶文章筆晋人十三行後點波新情知子敬風流在
故遣生綃畫洛神（朝圖中寫景）

周在清孝廉館王相長學士家數以學士意來諮

視余疾寓懷申謝之作十二韻

卅年如隔世相對意蒼茫藥裹人還少槐根夢許長物
華遮起忽遲暮彌淒涼語默思難遣逍迎性頗傷病妨
國道晚時為訪醫忙臣朔公車客留侯辟穀方藥求言
苦口事往戒迴腸肝膽雖顛錯心神頓激昂古人知國
士吾老惜文場伴直因松月棲巢得鳳皇雲天殊浩渺
鴻路合翱翔他日紆簪紱無須學楚狂

題衛會嘉竹閒圖二首

浮筠瀟碧野烟生天帚還應傍玉清不度岑華尋嶰谷
此中自有鳳皇鳴

瞻彼淇園衛叔賢風人載詠武公篇誰知千戶侯封日
竹溪依然在渭川

己丑八月予承祭　聖廟我裕以分獻同事越日
見示寫真冊子徵予近詩走筆題四首

夫子宮墻數仞尊發源源水接崑崙百官宗廟多時見
正是長身幾世孫

長恨瞻趨後魯堂三千弟子不同行也應高士軒中去
灑埽還賡一瓣香

曾聞五老降星精萬古宗祊在魯城不見闕天誕育日
芙蓉澡井白虹生（孔聖生有五老降庭[illegible]是日有白虹[illegible]）

珠囊金鏡赤書新冠劍何堪問後塵四海弦歌同此日
故應吟詠作詩人

王蓋臣將還故山見過取別

大隱還須謝散人偷然抹藥問歸津已將白髮安吾老
只為丹砂濟世貧午枕流連鄉夢遠閉門剝啄予來頻
故山亦有胡麻飯莫向天台訪王真

午亭文編卷二十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　　門人侯官林佶輯録

賦

午壁亭賦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流波漱石瀨淵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遂遊春吉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

緬關河以騁望遵海留夫遠行興向中之遲尚同宗納之幽情渺山川以延佇披鄉井之水紆惟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遐想於漢亭沁流兮清淺午壁兮洄潆鄰猿鶴兮丘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飛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漾澇澇之驪唱在上兮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聞樵叟之吟聲秋風兮嫋嫋春草兮青青散晨霞於極浦渝晚景於回汀撫四時之迅晷招徜徉而屏營考古蹟之遺封兮漢興栽之舊邑歷晉侯之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失羨丘兆之藹然兮幽林間之角立古今何嵺廓兮只尺其如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遞嗟予心之要眇兮像茲巒而若合繼吾思於千里兮羗不知其所出入山閒兮茅屋築上兮遠溯溪流紆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澗中之閒雲聊逍遙而

窅冥烟霧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可論

蓍卦賦

何余心之煩鬱兮孰昭昭與為徒睇九州而係羅兮寄余懷於隔書披皇古之典墳兮度修名之焉如寘吾車於吉不知其所之兮就靈蓍而問諸先聖詔我以法象兮前詔輔我以遵蹊稽大傳之遺文兮佩紫陽之揲守策五十而去一兮用四十而有九虛其一以示數不得用兮儼造化之樞紐不用而用以神兮非數而數乃可久此所謂無極而太極兮若必焉其誰與偶四十九策兮分之兩兮象天者右兮象地者右是生兩儀兮孰先孰後取一於右兮挂左小指之間分天數之奇兮將動直而靜專夫人並天地而為三兮胡獨謂予身以藐然先置右策兮以右手四四揲左焉又置左策兮以左揲右四四如前象四時之行兮生百物而無言揲奇而不足復揲兮斯用之所由神如曆家之布歲兮有殘日與零辰以之置閏兮五行五而四氣均何以歸之兮於扐以相從左奇若扐第三四指右奇者扐第二三指之中兩扐象閏兮數以法通易之為道兮參伍而錯綜前後閏兮相間三十不二月再閏在五歲之中兮於法無敢越掛為一兮揲右為二歸左奇於扐為三兮揲右為四歸右奇於扐兮為五者近是掛一一歲兮揲左二歲左扐三而一歸奇兮三歲則一閏罪歷四及五而再扐兮

蓋歲再閏斯乃備自扐至扐兮為一變之大義合再扐
之餘著再分再掛再揲兮為二變之所由枝傳言掛而
不言他兮掛以象人為天地參然人則無乂地兮故鄭
重乎其言之分掛揲扐為四營兮四營為一變視其掛
扐之策兮奇偶以見奇則五與四兮偶則九與八三變
皆奇合十三策兮則書口於扐過揲則三十有六策兮是
為老陽之質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兮則書一焉是書之為
少陰兮過揲則三十二策而無餘兩偶一奇合二十一
策兮過揲必二十八策是為少陽兮惟一以畫三偶合
二十五策兮是為老陰過揲必二十四策兮畫乂以尋
凡此陰陽老少兮重折單交所繇以陳是三變之大指

兮惟變所適斯成初爻兮內卦之前六變而為二兮中
爻斯著與四同功兮參中而多懼九變而為三兮下卦
之終與五同功而異位兮剛勝柔危而多凶如是每變
而成爻兮由三暨五於上十有八變而內外卦成兮
乃觀其卦變之所向六爻不變兮占本卦之彖辭內卦
占而外卦悔兮貞風悔山之類可知一爻變兮唯變爻
之致思二爻變兮本卦二變爻辭之是推上爻兮庶
求者之可語三爻變兮觀本卦之卦之彖辭以求卦
兼前十卦為貞兮之卦並後十卦為悔通計三爻之變
兮為卦二十變在前十卦兮而以卦象辭並觀而本卦是
急變在後十卦兮而象辭觀之卦以八為悔各分

三兮視其變之所及四爻變兮占之卦二不變爻主
爻兮不變者重其操五爻變兮占之卦不變之一六
爻變兮乾坤占二用斯利斯吉餘占之卦彖辭兮兼爭
於以卑參既準此明軌兮亦自為此詁訓也嗟夫節以
筵篿兮有時端策而問也曰大人之言兮有言不信何
汲汲也仰蒼天以為測兮披丹霞以寫心況九淵其猶
未悔兮從伊非予所能任迷不知往從兮敢進道而改
路歲冉冉其未我兮迫日月之運遷聽龜詩告余以吉兮
吾謂以自此用此思移若之淵於隨兮英靈之所為
邃也心紛紛而隕佪兮吾慨想夫皇羲舒徒傑於斯文
兮玩占觀變夫奚疑

河圖洛書賦

天垂象於神物兮選胚胎於鴻濛有物渾成兮不物而
物物天圍其中天無古而假以物兮將以原始而要終
仰觀俯察睽彼中區于河于洛龍圖龜書兩象於中
天兮揭萬古於須臾總括乎乾坤之未闢兮揮赫乎日
月之精驪服九宵而耀五緯兮羅八極而環四輿屬紀
所不能詰其數兮方圓所不能盡其規撰若乃龍喻
出墟龜呈河洛汾洋河漢淵漕伊瀍君宗四瀆經列三
川過逕兮金波之照銀漢決決兮綠玉之蘊珠淵于其
時也水伯兆祥兆如蟄剎不開必先而御其始千年清
而禁兆浮九日溫而青雲駛龍馬負圖以授昊兮神靈

背書以界縱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位如此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書之文若彼也伏羲因之而八卦以畫大禹叙之而九疇是以若大周文演爻公旦繼軌爰逮武王訪於箕子殷矣尼山歸與闕甲體易而稗八索九丘之文刪書而備二帝三王之史則不游河洛洛蓍龜莛居蓋圖書相為經緯卦疇相為表裏五十亦五而盡天地之宜四十有五而該事物之理而皆數列外而森然五居中而不改旣溥博而無方必淵淵而有寧此大易之所由以太極為尊尚書之所由以皇極為美也巍巍蕩蕩乎穆穆皇皇以五生數統五成

數同處其位而凝然者如衆星之拱北以五奇數統四耦數各居其所而藹然者象午日之當陽自天一至地十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為之體自一二五行至九五福積數皆由五而得五則虛中其若瘉故夫中之為道也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升恒與神之所以變化風霆之所以震驚山嶽之所以峙立江河之所以流行莫不由斯以為之大本得則昌而否則傾而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為萬物之靈者乎然終不可得而強名之曰中雖易與書有不能盡而仍歸之圖書之畫以盡天地萬物之情

伏羲以天策數本河圖中五解

卦始於畫畫始於數數何自始乎始於河圖而中五者河圖之數所由以始也蓋中五者太極也陰陽合而未分而已具陰陽之數矣何也陽數三陰數兩三兩五也而中五具焉故數雖有五而合於一所謂太極也聖人有以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數具於此矣故由一分二蓋取數之三者而分之為陽取數之兩者而分之為陰以凡陽之數皆三故合三數而畫之為⚊以凡陰之數皆兩故合兩數而畫之為⚋是凡⚊皆三數凡⚋皆兩數也既有二數之⚊兩

數之⚋是為一陰一陽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是五數分三兩也由是二分為四三兩之上各加三兩陽之上生一陽為⚌而謂之太陽生一陰為⚍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為⚎而謂之少陽生一陰為⚏而謂之太陰是為兩儀生四象也是五倍而十也就合五而言之故為十細分之則太陽為⚌而含六少陰為⚍而合五少陽為⚎而含五太陰為⚏而含四共得二十數焉則是⚌皆含六⚏皆含四矣四象既立由是四分為八太陽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少陰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少陽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太陰之上生一陽為☶生一陰為☷而乾兌離震巽

坎艮坤生焉是為四象生八卦也凡十倍而二十也就倍十而言之故為二十細分之則乾為☰而含九兌為☱而含八離為☲而含八震為☳而含七巽為☴而含八坎為☵而含七艮為☶而含七坤為☷而含六共得六十數焉則是☰皆含九☷皆含六也是為老陽老陰之數也體卦既立乃生用卦由是陽一變而用九凡⚊皆含九數陰一變而用六凡⚋皆含六數是以於八卦之上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八而得數七十有二為⚋者八而得數四十有八為四畫者共十有六而為數共百有二十矣由是陽再變而十八凡⚊皆含十八數陰再變而十二凡⚋皆含十二數是以於為四畫者之

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十六而得數二百八十有八為⚋者十六而得數一百九十有二為五畫者共三十有二而為數共四百八十矣由是陽三變而三十六凡⚊皆含三十六數陰三變而二十四凡⚋皆含二十四數是以於為五畫者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者三十有二而得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為⚋者三十有二而得數七百六十有八矣為六畫者共六十有四而為數共一千九百二十矣蓋至是而六十四卦成矣卦之爻凡三百八十有四陽爻用四九三十六策凡百九十二陽爻通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用四六二十四策凡百九十二陰爻通計四千六百八策合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以當萬物之數者謂此也而要皆本於三兩之數以為之本故曰卦始於畫畫始於數而數始於河圖之中五也

錫土姓論

古無無土無姓之人而自古錫土姓雖五服諸侯之事而不及凡有土有姓者非略之也舉其大而小者可知也故凡有土有姓其源流失得之故有可考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是三代無無土之人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大戴譏猶未遠於什一之法而在民無之曰非禮丘甲重賦已違什一之制至於田賦則實為

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其大遠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其多者得鬻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茲起矣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以田之多少為賦斂之厚薄及其後也乃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必備其繇役溢甚焉始皇三十一年始令民自實田以定賦蓋取大半之賦竭天下之民力以逞其欲二世承之海內叛亡當是時也天下無復有有土之民矣夫民之無土其始由於厚斂民既無土而[illegible]隨之使亦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古以[illegible]而不亡者也然至於秦有無土之人無無姓之人[illegible]曰因

以賜姓胙土以命氏史記計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
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亂別也
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呂祖謙曰姓者所以統其
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其子孫
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者也春秋纂例云姓則百代不
易推天子乃得特賜姓如舜賜爲姓曰媯伯夷曰姜武
王賜胡公姓曰媯是也又天子之子例以謚配字僖伯
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爲氏
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爲祖也由諸說考之別姓則爲
氏合氏則爲族則是氏與族爲一姓與氏爲二矣故羽
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爲一也風俗

通曰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
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以號唐虞
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生也以國曹鄭
宋衛也以官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
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
鹿青牛白馬也然凡賜氏族者子孫爲卿有大功德則
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之類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
族若無駭者是也夫無駭生不得賜氏又況生而自以
爲氏者乎若是乎氏族之重其君不賜而子孫自以其
祖父爲氏爲族者皆僭也亂也然氏亦謂之姓如舜生
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故

舜後姓媯爲氏曰陳今之以陳爲姓者不聞其別爲氏
則姓氏爲一也若其初若將以別之而其後乃復爲一
一之以百世不易之姓而不一之以數世一變之氏也
傳有之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及百世而此
姓不改所以統繫焉使不相別也故先王之所尤重者
姓焉而已矣夫惟天子乃得賜姓諸侯則否諸侯賜氏
則凡不得賜而自以爲氏謂爲僭此亂者所以防天下
之自別其子孫之所出者而因以自昧其始生之祖也
姓爾不重矣哉鄭夾漈氏族略謂凡言姓氏皆本左傳
而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官以邑五
者而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一曰以國

二曰以邑三曰以鄉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
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
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
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謚十八曰以爵氏十九曰以國
係二十曰以族係二十一曰以名氏二十二曰以國爵
二十三曰以邑係二十四曰以官名二十五曰以邑謚
二十六曰以謚氏二十七曰以爵謚二十八曰代北複
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三十一曰代
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所援引最詳而亦不
分孰爲姓孰爲氏要之猶未遠乎姓氏爲一之義也至
所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於

文女作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姚姒嬀姞妘婣婚姻媾之類夫先王以姓爲重今曰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則是反以氏爲重而以姓爲輕其亦不明乎禹貢之義者也禹貢言錫土姓使天下無無土之人亦無無姓之人也其時所錫者雖止及於五服之諸侯而諸侯之土田人民諸侯實自經理之雖不得賜之以姓而或若推天子之意賜氏焉以別其人苟非然者是使高山大川雖已奠之而畎澮之水任其橫流而不治也其尚可以爲國乎吾故以爲古者無無土無姓之人而非古由秦以來乃有無土之人至於其凡所以得姓之故尤致意焉使世之讀禹貢者不因文以害義以見先王之治天下使無土者有土無姓者有姓其爲萬世生民計者至深遠也

河圖中五生數解

河圖中五即無極而太極也而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理備矣其外五十數悉從中生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也蓋中五虛而不用焉惟虛也故能生天地之數惟不用故能成天下之大用焉先儒論河圖以生數爲上謂中之所以爲五者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今中五之外第二層所謂一者即其下一點也所謂二者即其上一點也所謂三者即其左一點也所謂四者即其右一點也然無所謂五者何也蓋五之數仍寓於中五之中是則尤有所謂虛而不用者存於其中其中五之中一點乎此其所以生天地之數而成天下之大用也尤可以見無極而太極之理矣其第三層所謂六者一合五而成六所謂七者二合五而成七所謂八者三合五而成八所謂九者四合五而成九而北南東西之位列焉要之不離乎中五之所生者蓋天地之生數至五而極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不必於五十之數既具之後然後知之而即此中五之中已渾然皆備矣至於所謂十者不惟五遇五而成之自中五所生之一二三四而十數已定至乎此而遂以成五十有五之數而爲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理所以能外也故曰中五者即無極而太極也

伏羲先天卦爻解

伏羲八卦次序圖所列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則六十四卦之下八卦也先儒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觀其說之至明者也至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所謂六十四卦者先儒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嘗試於八卦之上分爲十六十六之上分爲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分爲六十四如今易圖之所列者非則是矣然即陽奇陰偶之數以求合乎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之策則殊然莫得其所以合者焉此蓋可以論卦而不可以論策故策之數所由生終莫有依明之者也既不明策數所由生則聖人所以畫卦爻之理亦無因以見矣是以雖得其加一倍之說而有所蔽于畢之差也吾嘗於外卦求之而曉乎有得焉陽之一變而用九也陰之一變而用六也陽之數至此而合九而為下卦之乾陰之數至此而合六而為下卦之坤因以此老陽老陰之數推而加之於外卦而條理畢矣合焉於所謂六畫卦之四畫者凡陽之畫皆準九數凡陰之畫皆準六數於所謂六畫卦之五畫者凡陽之畫倍老陽之九數而為十八凡陰之畫倍老陰之六數而為十

二於所謂六畫卦之六畫者凡陽之畫倍十八數而為三十六凡陰之畫倍十二數而為二十四積而計之則二篇之策適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後歎伏羲之卦爻準乎天地不易之數此其所以神也先天之祕邵子知之而不明言其故其言曰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嗚呼邵子可謂知之者矣

孔氏穎達經傳辨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蓋古之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經傳皆自為一家所謂上下經者直卦爻之辭而已孔子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謂之十翼經之傳也孔穎達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謂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嵩山晁氏言以彖象文言襍入卦中者自費直始謂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至王弼始分爻之象辭各附各爻之下而遂大亂之也朱子言孔氏謂夫子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是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晁氏又廢劉牧石守道之說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云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六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蓋劉石之謬不足道也又嘗獨怪孔氏解經號專家既不知有

十二篇之易而顧以其臆說謂彖辭在六爻之後者其眡劉石所見豈有異邪

十翼說

古之為傳訓者皆別為書古三傳之文不與經連石經書公羊傳無經文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而夫子之十翼其初別行未與上下經參列也故呂氏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注連之者鄭氏之注也後來紛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融為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就經為注蓋猶是詁訓之體爾未便如今之經傳並列大書特書者也晁氏以為始變於費直既大亂於王弼不知費王以彖象文言錯互入經

時猶是詁訓之儔歟抑遂如今之與正經并行而書爲
者歟孔子嘗曰述而不作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夫子天縱至聖不敢居作者之名惟曰
而已詩云以引以翼是則十翼者爲羽翼之云爾後
遂自以爲經乎如揚雄之太元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作
爲經而醜類蒙恥不以爲怪妄此朱子所謂納於吳
楚僭王之誅者也得罪於聖人矣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　　男壯敏校

門人候官林佶校

雜著

胡氏安國夏時冠周月辨

胡氏傳曰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
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
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愚按胡氏引
左氏王周正月之說而論之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
冬十有一月是也是明以周正月之說爲是謂冬十一
月爲正月矣而又曰前乎周者書元祀十有二月則
知月不易也則是前乎周者未嘗改月至周始改其歲
首之月爲正月也夫殷不改月而周始改月考之經傳
未有明文胡氏之意亦殆不謂然也其意若以謂建子
爲歲首而未便以爲正月也故下文曰冬十有一月是
也然明引左氏王周正月之文矣而又斷以爲冬十有
一月者不知胡氏之意進退何所據乎又曰後乎周者
時不易胡氏之意非遂謂漢不易時而周獨易時也其
意不過謂周不易時取漢以爲證耳故下文曰建子非
春亦明矣是胡氏不主改時之說也其又曰乃以夏時
冠周月何哉云者是胡氏亦知周必改月月爲正月
矣特未便以爲春是周之十一月乃夏之十一月仍爲夏
正之冬也孔子作春秋取春之一字加於周正月之上

耳非胡氏之意也故下文又曰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
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其說行
事之驗於是而胡氏之誤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周之
月建子之月也建子非春胡氏自言之矣使周果不改
時而孔子作春秋以建子非春之月獨取春之一字加
於其上此乃天時所不受稍知讀書識道理者將逆折
其萌而不敢以為而牧兒豎嬰婦人女子之所聞而怪
笑者也曾謂孔子而為之乎行夏之時子有是言矣假
使周而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儼然冬也冬則正夏
之時也夏之時曰冬孔子書之曰春是周亦行夏之時
而孔子乃變夏之時矣行夏之時者果當若是乎假使

孔子之於春秋果寓行夏時之意而周果不改時也則
建子之月必將直書之曰冬使後之人猶得有所考而
正焉曰周之不改時如此也以子月為正月如此也其
不若夏寅月之為正月如此也此所謂非行夏之時也
後之人由此考正而行夏之時焉豈不亦甚明白矣乎
而顧冬而書春曰吾欲行夏之時寧有是理乎又其論
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
自專假使孔子果以夏時冠月則亦何難以周正紀事
時可自專月獨不可自專乎夫春夏秋冬之時自可至
十二之月以為可改則皆可改以為不可改則皆不可
改也今改夏之冬為春曰特以垂法後世不改周之子

月為十一月曰吾無其位不敢自專無其位而改冬為
春冬必不可為春也不可為春者而悍然命之為春無
其位者又敢自專如此乎且使後之人何所取法乎而
謂以此垂法後世者其果何法之垂也書云王省惟歲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占以歲月日之大小別王及卿士
師尹之尊卑也今謂夫子改時不改月是敢於其大而
不敢於其小也聖人豈有是乎至其謂夫子有聖德無
其位而改正朔夫正者正月朔者月朔也如胡氏說則
正月亦夫子所改矣吾不知胡氏所謂正朔者果何所
指也聖人之言語文章皆其光明正大之心其語顏子
則正告以為邦之事其作春秋則直書以魯史之文魯

史之文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亦何至如後儒支離刺
割之見巧為新意於其間哉或有如胡氏之見者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若魯史曰春王正月孔子書之曰春王
正月夫人皆能之何必孔子乎何以為天子之事乎余
應之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天子有命德討罪之權春秋
有褒善貶惡之旨織其事使善惡昭然微其文使褒貶
具在是所謂天子之事也是所謂春秋也事蹟之昭昭
者尚不得而飾其詞以變易是非況年時月日之一定
者哉若於年時月日巧為新說於其間以誣聖人其得
罪聖人大矣吾不可以無辨

春秋始隱公論

鄭自西周板蕩王轍東遷平王以來流離世故斯亦極
矣眷言豐鎬有故國舊京之感焉此國家之一大變局
也春秋托始於平王無可疑者陳氏傅良以春秋非始
於平王始於桓王也當平王之世魯隱之讓其弟軌宋
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碏
九宗五正嘉父宋孔父之流猶知尊君親上也鄭莊公
為卿士王貳於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如
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為卿士而有志於叛王此春
秋所以作也嘗試論之夫桓之於鄭孰與平之於申鄫
而鄭之叛志孰與齊楚秦晉之強僭四年而朝孰與周
鄭之交質繻葛自將之役孰與犬戎弑父之大變故謂

春秋託始於桓王者是亦齊東之見矣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二雅絕於幽王平王之
世詩下降於國風是所謂王者之迹熄也又何疑於春
秋之託始與然則曷不始於平王之初年也趙氏鵬飛
有言子嘗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矣興西周之
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
也又言平王之末政愈不綱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
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閔悼衰世而作春秋也趙氏說
雖善矣而未盡也余謂春秋之作始於隱公者隱公之
元年當平王之季世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簒弒之禍
其父子君臣之際有臣子所惟言者夫子乃與法於東

世明大戒於方來首記其事所徵文獻志焉或曰禍基
於惠而記始於隱者何也曰傳隱之賢而詠桓之簒也
或又曰隱攝也桓宜為君者也宜為君者而曰其簒何
也曰凡隱之立夫子許其為公不言其為攝攝經無明
文也非攝而觀邪說為其說簒也何疑乎是以劉氏敞
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
之者也於王法所不得為於王法所不得為則桓之弒
隱罪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絕之今以其深絕之知隱公
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而
穀梁子之論隱公也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
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

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甚哉穀梁之論過甚矣昔者周
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之
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刺責之追託其所
為曰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
既無以白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為盛德以簒奪為固
然將以生亂臣賊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亦
異乎君子成人之美矣且太王之欲傳位季歷亦可謂
為邪志而季歷及昌亦可謂為成先君之惡者耶雖隱
公之賢不及泰伯而恐亦未嘗春秋之作將以獎善戒
惡耳惡者猶欲進之於善況非惡之尤者求予選本者

而被之以戕父之惡之名聖人與人之意殆不出此故曰傷隱之賢誅桓之篡此夫子之微文顯志也或者謂春秋有書即位有不書即位隱不書即位者不成其為公也不成其為公是夫子不許之也曰是固然與凡即位之例啖氏助言之陸氏淳論說之余嘗求其義以知隱之不即位有非例所得盡者而啖氏未能究其義也啖氏之言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此例也）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莊閔僖三公是也）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云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

（竟弒為君故書其弒而行即位）左氏不違其意曲為其說而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云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言雖中與僖公出入之度）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閔有弟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按陸氏引啖子所稱繼正即位繼弒不即位之說當矣至其闢左氏所云莊閔僖之不即位辭尤辨而正也而獨於隱則猶因左氏公

穀之說者余故以為未究其義也左氏云不書即位攝也而公羊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穀梁以為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愚以謂左氏言攝既與經違而公穀以為成公之意志云云者是公既即位而孔子削其事矣審如是則是夫子欲成隱讓國之心而隱實未嘗行即位之事不得行即位之事而即位焉是在隱初非欲讓者也烏在其為成其意志乎是以由左氏公穀之論而知啖氏之言猶未究其義也宜乎隱公讓國之賢未大著明於後世而遂失聖人所以作經之心矣故吾斷以謂隱不書即位者隱自不行即

位之禮耳夫子不得而書故夫子亦不得而削也及觀趙氏汸之論而有合焉趙氏有謂策書之大體者曰行其禮則書不行其禮則不書此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蓋隱公之即位策書之大體也其書於策則存而不削不書於策雖聖人不得而益也趙氏之說有以得乎聖人光明正大之心而不同乎谿刻詭僻之見宜其合於吾心也明乎此而後知隱之於桓讓也非攝也讓而弒之大可見以傷其賢而誅其篡春秋之始紀隱公而善善惡惡之大義已並行而不悖焉此其為聖經也與且夫吾之於春秋也恒體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不敢有谿刻詭僻之見以冀無失聖人光明正大之

心是以於隱公之事不敢有過求焉爾因敘春秋之
以始為論其義而辨之若夫求其義而不得妄生穿鑿
如葉氏夢得所云天有十二月歲有十二次脈有十二
章春秋紀十二公之遂而推之至於隱公以成其數者是
皆小見破道邪說亂經學者尤當以為戒也

書錢氏春秋論後

紅丸之案孫慎行引春秋許世子事斥攻方從哲名之
為弒魏大中繼之而其辭加甚矣錢氏論為春秋論
自敘其後曰進藥之獄蒙有精思獨識決之於中間皆
不為藥主一也光宗寢疾彌留非以紅丸故奄棄萬國
二也舍崔文昇而問李可灼三也穀梁子曰於趙盾見

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習以
為精義執此以斷斯獄則過也斯亦可謂發明之論者
矣故其論曰引春秋之義斷後世之獄是猶禁奸盜以
結繩理文書以科斗欲以趙盾許世子止之獄辭傅本
朝之律令不已迂乎然於梃擊移宮之事則論曰春秋
書曰夫人孫於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
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
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何休曰刑人於市與
眾棄之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也
吾夫子魯之臣子也於魯之二夫人大書特書無所忌
諱耿育之所謂暴露私燕訪及山陵者吾夫子其戒首

也哉夫夫人姜氏通於齊侯致有公子彭生之禍所謂
罪大惡極凡為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吾夫子猶隱
其辭而不斥言其事鄭貴妃之於神宗李選侍之於光
宗可比姜氏之於桓公乎否也梃擊之於光宗移宮之
於熹宗罪狀未明深文周內取浮隱幽亂之事同誣並
識是以春秋之獄辭傅光熹之律令也光宗既於鄭氏
終其世未嘗出一惡語可謂孝子仁人矣熹宗沖人闇
弱始因臣下之煩言搆怨李氏至為手勅顯布外廷噫
吁薄矣而乃引耿育之言以為口實明之鄭李漢之趙
昭儀其本末亦不辨矣而欲以此附春秋之義又庸有
害乎蓋常易其心而求三案之是非君子小人互有得

失不有端禍借三案以殺人則君子之所謂得者未必
是小人之所謂失者未必非惟藉端殺人則借三案而
一時畏禍趨利之徒亦借三案以為緣於是乎君子小
人之目判然如白黑之不可混淆而鄭李之罪惟恐其
不明彰大著於天下是故成鄭李之罪者始於諸君子
而終於魏忠賢也忠賢之亂政亦鄭李之不幸也而自
諸君子發其端是可為痛惜也已余因覽錢氏之論而
聊述其義後之君子其不以余之言為非而不惑於當
時門戶黨朋者之說則千秋之是非得失必將聚其實
而無為徒狥其名矣

古今易說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燒書以卜筮獨得存最爲完書取
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爲淆亂視他經爲甚焉經既散
亡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爲後人所亂書傳之别序
屋壁詩賴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
繫於篇末或自合爲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
安國詩自毛公始别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之
合爲一編以置經外而後詩書之舊爲春秋一經三傳
初皆别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
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别出左氏
經文盖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
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

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盖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
經附於卦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
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别於經然十二篇之
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象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
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於經然直之
所既亂者獨又從而亂之若説卦等篇仍其舊焉曰繫
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
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説之考訂古今類爲八卷卦
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説卦六序卦七雜卦八
而吕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

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説卦十序
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
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説卦八序
卦九雜卦十東萊吕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上經
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
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説卦傳八序卦傳九
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
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
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吕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然
朱子之言專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

則從程傳於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
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
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書古經復
正之説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
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背馳之意亦判不明至今三百
餘年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
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令家傳
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而誦人
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
集諸儒之説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本獨然朱
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

蓋易之家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論同

皇極數說

理數一也岐而二之者非也言理不言數紕近世學者之通病然天下豈有理外之數哉故曰理數一也邵子於數精矣世之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解始曰易之為書理而已矣數非所尚也豈不悖哉皇極之數世失其傳嘗殫心研索積數年之勤以求之恍若鬼神之來告焉已復參之書冊遂無弗悉合者故於理數之際有可得而略言者焉大傳謂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大哉言乎皇極之數斯當之矣蓋河圖之數生於五而成以十此數之始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而後謂數之極易

逆數必極其萬而千千而百百而十十而零之數而後謂極其數也既能極其數矣而後天下之象定焉大易天下之賾者假諸形容象其物宜是之謂象象誠天下之賾者哉天下之賾極之至於萬千百十零而天下之象定之止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此十數者又止用其四焉是天下之象四象焉盡之矣故曰定也其法以數求卦上卦動以動因十以卦因零下卦動以卦因十以動因零再加卦數爻數而先天之數成矣通計萬千百十零之數去萬以千百十零為元會運世是為四象而五行生尅吉凶斷焉以乾卦言之六陽策數二百一十有六如五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十有六為本數五爻加五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是為以動因十乾位一加一原策數為數二百一十有六上下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五爻加五為數五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二百三十有九是為一二三九也如二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二百一十有六為本數乾位一加十原策數為數二千一百六十是為以卦因十二爻加兩原策數為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乾位各加一為數二二爻加二為數二是為以動因零通計二千八百一十有二是為二八一二也以坤卦言之六陰策數一百四十有四如六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

數八千六百四十是為以動因十坤位八加八原策數為數千有一百五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六上爻加六為數六是為以卦因零通計九千九百五十八是為九九五八也如五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四十有四為本數坤位八加八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以卦因十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四百三十有二上下坤位各加八為數十有六三爻加三為數三是為以動因零通計萬有一千一百一十有五是為一一一五也以坎卦言之二陽四陰策數百六十有八如四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一百六十有八為本數四爻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七百二十

坎位六加六原策數為數一千有八上下坎位名加六為數十有二四爻加四為數四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七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七九一二也如初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六十有八為本數坎位六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千是為以卦因十初爻加一原策數為數百六十有八上下坎位名加六為數十有二初爻加一為數一是為以動因零通計為數萬有四百二十有九是為〇四二九也以離卦言之二陰四陽策數百九十有二如上爻動是上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十有二為本數上爻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以動因十離位三加三原策數為數五百

七十有六上下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上爻加六為數六是為以卦因零通計為數一萬二千三百是為二三〇〇也如三爻動是下卦動也以原策數百九十有二為本數離位三加二十原策數為數五千七百六十是為以卦因十三爻加二原策數為數五百七十有六上下離位各加三為數六三爻加三為數一是為以動因零通計為數六千五百三十有七是為六五三七也如二陽三陰之策數百有八十為本數上爻動以動因十加六十原策數為數萬有八百以卦因零兌位二加兩原策數為數三百六十上兌位二加二下艮位七加七為數九上爻加六為數六通計為數萬有一千三百五

十有五是為一三五五也初爻動以卦因十艮位七加七十原策數為數萬有二千六百以動因零初爻加一原策數為數百有八十上兌位加二下艮位加七為數九初爻加一為數一通計為數萬有二千九百七十是為二九七〇也如五陰一陽之復策數百五十有六為本數四爻動以動因十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百四十以卦因零坤位八加八原策數為數千二百四十有八上坤位八加八下震位四加四為數十二四爻加四為數四通計為數七千六百六十是為七六六〇也三爻動以卦因十震位四加四十原策數為數六千二百四十以動因零三爻加三原策數為數四百六十有

八上坤位加八下震位加四為數十二三爻加三為數三通計為數六千八百七十有九是為六八七九也推之不於他卦悉準此法先天之數無遺蘊矣

三正說

漢書曰三正傳謂為天地人之正尚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孔穎達謂三正為三才按三正之說生於三律成於三統漢書律曆志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

春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名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故三正之說生於三律成於三統者謂此也孔氏以三正為三才未知所據易大傳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夫天下之事物義則可以兼通名不可以假借若非然者是周易可以言三正尚書可以言三才今既言三正矣而以三才釋之未見其可也

自是以來辭者紛然其未有定矣陳氏大猷書集傳載閩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使其果為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繼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也按蘇氏有言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必有以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服色是叛也王氏辨之謂以之授時以寅為正月舜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為歲首至周乃以十一月為歲首堯舜之前安有丑正子正乎按鄭康成謂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正月上日者未即位未改堯正也月正元日者即位之後乃改堯正也孔氏不取其說謂先儒正朔謬人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歲二月傳言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按傳言班瑞之明月並不言寅朔建丑謂以此為建寅之月是其臆說非傳意也若夫王氏之辨黃朔建之說吾無取焉又謂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然則建寅之月經內曾有此乎程氏大昌亦創建丑子惟商周耳自唐迄夏即皆建寅首皆統謂舜受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夫舜首歲以子堯首歲以亥雖不見於詩書而謂自唐迄夏即皆建寅者果詩書之明文歟詩書既無建寅之說而謂皆不與詩書合者果

何所指與此其說皆祖禰穎達與經背馳而尤其甚者王耕野氏謂書皆見六侯象三正以為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須朔三正並須於諸侯耶抑止須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哉者以為侮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絕之也按王氏此說較諸說為優似可以折吾之說者然但與前之王氏亦止須寅正則矣而經言三正者將以三正自命於天而行於人者也有扈氏不畏天不恤人故雖須寅正而兼言三正者正所以深責之也王氏亦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

制度仍得去怠棄矣王氏之說誠善矣然所謂怠棄者正以其不畏天不恤人兼三正之義以深著其罪故謂之怠棄云爾衆言淆亂若此則亦不觀朱子之言乎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又語錄云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當初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在子會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在丑會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在寅會邵子於寅上方注一開物字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皆可以為正蔡氏沈書傳此說故集傳謂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寅之建商夏

之前皆已有之蔡氏斯言可謂得之矣至有張氏以為殄天物輕忽不敬林氏之奇尚書全解云作[illegible]其廢[illegible]綱五常耳此蓋模稜之言宋人如此者非[illegible]皆不[illegible]與辨者以林氏於尚書最有名故及之[illegible]說[illegible]者無論已其為說之最著可以害[illegible]世者故取以致辨焉

方澤壇左右辨

王者南面以聽天下宮室廟[illegible]南鄉故以北郊位皆南鄉無北鄉配位皆西鄉宋政和間用以北為陰之義始改地壇位北鄉而以太祖配位東鄉[illegible]北鄉則西為位左方配位居西東鄉是左昭之義也[illegible]後復南鄉明嘉靖九年建方澤壇用宋政和制地祇北鄉祀典考曰配位居左既曰左則宜東鄉明矣王圻續文獻通考載嘉靖初年祀方澤儀注云配位西鄉當是時猶未用政和之禮也其西鄉也宜今壇制沿明舊而用儀注西鄉之文不察配位居左之義夫今之方澤非嘉靖初年之方澤是用政和禮改建之方澤也壇位既北鄉矣而仍以東為左以西為右則是尊昭也而顧使居於穆次穆也而顧使居於昭以昭居穆以穆居昭者是有司失考於左右之義矣蓋東與西為定位左與右為虛名配位之或東或西從壇位之南鄉北鄉也北鄉之東乃南鄉之左非北鄉之左也北鄉之西乃北鄉

之左也故方澤北鄉宜取左而居西鄉東不宜仍從南鄉取東而居右也今位西鄉是居南鄉之左非居北鄉之左矣按禮昭穆昭南面穆北面昔之所謂南北今之所謂東西也今之所謂左右昔之所謂昭穆也是左為昭右為穆也若宜東鄉而西鄉是宜居左而居右矣是以右為昭而左為穆矣由是位不得不東鄉則宜穆而乃昭矣昔時禮官忽左右之位執東西之名以有定之東西易無定之左右其於昭穆之義[illegible]皆合歟否歟於愚心竊有未安也當俟諸議禮之君子焉

春秋齊桓晉文說

古者建國親侯列爵惟五而統於一尊大小相維厥有

專制而強陵弱衆暴寡挾天子以令友邦率兵力以伯
諸國此三王之罪人萬世之所公惡也是以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而夫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其故
何哉或謂隱桓之世王室卑而齊伯興春秋之所由以
始定哀之世中國衰而晉伯廢春秋之所由以終若是
則春秋為獎伯之書焉其興而懼其廢也夫禮樂征
伐之權授諸侯以會盟之事名為尊王實以自雄開兼
并之漸兆禍亂之機聖人謹微防漸也必不如是其燄
也春秋撥亂而作桓文之事聖人之所大懼也是所由
以書也不然者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二百二十四國
之行事朝會盟聘圍伐滅入無有不書而獨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者豈真有慕於伯者之為哉或曰方伯得專
征伐是天子之所與也然不請於天子而主盟撫討執
其君殺其臣滅其土地無王之甚矣春秋豈與其無王
者乎其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嚴首惡也是春秋之旨
也

春秋明天道說

春秋以禮樂征伐之權歸於天子凡不出於天子而私
會盟私相朝私侵私伐顓殺者春秋皆罪之夫禮樂
征伐之權天子有之雖天子亦不得而自私之也天之
所命惡當以天事行之故春秋者天道也書曰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

予曷敢有越厥志又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是天之所命天子亦不得而私之也
而有一人之敢擅行敢作好惡作威福是謂逆天故凡
春秋之所誅天之所誅也故曰春秋天道也漢以來說
左氏者以為春秋從周公之凡周禮典禮者又因魯
史成文考其真偽正其典禮上以尊周公之制下以明
將來之法為公羊者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甚則
以為黜周王魯也為穀梁者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
下版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
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三家之說穀梁近

於理而未得聖人之心後世遂有以天命為不足畏者
是使聖人之心不明於天下也春秋之時王者徒擁虛
號於上勢不若一執國命之陪臣春秋於春正月既以
繫之於王其意以為天下習見王者之不足尊也又尊
其名曰天王天下敢不尊王有敢不尊天者乎是可以
見春秋之志也夫會盟朝聘侵伐刑殺之權攘竊之既
久馴至於弒逆究其始皆無王之一念為之而春秋曰
有天在焉天在斯王在也亂臣賊子之敢於擅刃於其
君父者以謂無天耳今曰天王是曰可無王亦可謂而
無也耶天卒不可得而無是王卒不可得而無也故曰
春秋之志也其他日食星變六鷁雨雹冰雪李梅凡關

天事者尤致謹焉傳曰聖人以天自處故聖人者一天
也春秋一天道也

春秋因事約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而已矣聖人之道法天地而已矣易傳
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見之於行事者謂之行
見之於口見之於書者謂之言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也然則春秋者聖人之
言云公卿大夫之行事而即聖人之行事所由寓焉者
也聖人之言行無有不本於易簡者況其制作之書乎
孔子生當文勝之時嘗自歎曰文勝質則史古者天子
有史官列國有國史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牘當其

盛也無飾行無支言彬彬然文有其質者杜預所謂舊
典禮經是也平王之世隱公以來官失其守史所記注
皆違舊章是孔子之所歎也是文勝其質者也孔子取
魯史記因事約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
言之間文簡而旨遠辭少而義詳要其意歸於易簡而
已矣傳春秋者左氏公穀鄒夾其後遞相師授爲論注
傳疏者百千人何休所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
解時加讓嘲者也其辭愈衆而聖人之意愈隱矣以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費辭至百萬之多而猶有所不解使
其上叙二千四百三十二年之迹其辭之費而不解者
又焉有窮乎夫天地無終始也二百四十二年其間

旦暮可由無終極以後以知無終極以前其辭之費
不知又當何如也然則春秋之作所以示萬世者
也豈直爲旦暮之間而然歟故後世[illegible]春秋之意不
可以爲史不知易簡之道不可以[illegible]春秋

春秋爲史法論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illegible]有史官之史
史[illegible]春秋是也有聖人之[illegible]筆削之春秋
是[illegible]古無此體乃夫子[illegible]心創爲義例
爲萬世[illegible]刊之史法也杜預曰周公之遺制又曰明
周公之志以爲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爲周公之制則
不可柳宗元言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

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illegible]乎可謂知言矣故
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illegible]聖人爲史法以詔萬
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illegible]之經者甚惡是
於尊聖人而後世遂異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爲聖人之
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illegible]特筆[illegible]例者
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illegible]特筆[illegible]如化工
之生物不必斷[illegible]而[illegible]已是史官
之例[illegible]日月而繪天也[illegible]聖人爲史法
以詔萬世後之爲史者以[illegible]不
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illegible]
何曰姑爲史官之史焉爲知[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古不修墓辨

孔子葬母於防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劉向曰蓋非之也又言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明爲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噫亦過矣凡向之言將借以戒世薄葬之說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夫以人子之葬其君親必令後世無丘隴之可尋恒人之情有不安於此者矣而謂弟子之修墓孔子非之則尤爲不知言而昧於聖人之所爲也儀禮筮宅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則又卜之曰考降無有近悔及葬實土三其慎如是孟子所謂盡於人心也古不修墓之語殆猶無有後艱無有近悔之義乎墳雨而崩蓋孔子傷之也非非之也向之言何其過歟康熙庚申閏八月晦日書於百鶴新阡丙舍

午亭文編卷二十一

午亭文編卷二十二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雜著

家氏鉉翁秉夏正辨

春秋自左氏言周正歷戰國秦及漢諸儒以專經名家至魏晉隋唐五代之季千七八百年並無異義焉中間惟穀梁解烝祭曰烝冬祭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爲建寅之月亦未顯言之陸淳氏祖述啖趙氏始往往習攻左氏務與爲異然亦未有夏正之說也逮宋儒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於是劉敞氏胡安國氏陳傅良氏諸人競爲新意翻信己見不顧聖經而夏正之說紛然至不可窮詰矣家氏鉉翁最爲夏正張皇其辭後之附會者若程端學氏俞皋氏衆矣然亦時相牴牾不能自守其說大抵家氏爲尤辨有春秋集傳詳說今摘採諸家說與左氏同者而裁以己意與辨之家氏曰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與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爲歲首而時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首冀三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在上正在下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萬世不刊之法也又曰周雖建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以此而始而所以授時授功者夏時

其行也彼謂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彼謂變
易四時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
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歲首者將以發號
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而正月不可改
也愚按歲首者歲之首一月也孔子謂行夏之時不謂
行夏之歲首春夏秋冬謂之時若商周以丑子月為
歲首而不以為春是本不改時也既不改時豈非仍夏
之時也孔子又何必曰行夏之時乎若不過以歲首發
號施令而已春夏秋冬十二月次一無改易則是所關
於政治得失之數天時人事後先緩急之宜太非其最
要者而孔子必曰行夏之時不太鄭重矣乎周禮正月

文編卷二十三　二

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
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如家氏之說則此正月是夏
之正月既以其時布治於邦國都鄙矣而所謂歲首發
號施令自此而始者其又所發者何號所施者何令乎
號令之大者無過於治象之法令既以夏正月布之於
邦國都鄙矣則是歲首更無號令之發施然都無所
事而周人始為此無用之虛名而亦無用之虛名周人
何所取焉孔子何必欲正焉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
屬而觀治象之法鄭康成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
時之正以出教令蓋周建子之月既布治於邦國都鄙
而於建寅之正歲小宰亦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是

正月者周正月正歲者夏正月也家氏豈知此義乎又
按張氏洽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
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
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
事之紀天施周正建子也地化商正建丑也人事之紀
夏正建寅之謂也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
經方尊周以一天下豈遽改其正朔哉又按曹魏明帝
景初元年有司言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
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
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
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

文編卷二十三　三

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齊王芳復用夏正以建寅之
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月於此益知魏
承漢後改時改月漢有定制傳之自古魏人知之最明
故踵而行之初不以為異也後人以史記漢冬十月為
不改時月之證若漢初不改時月魏有司何得請以
建丑之月為正而魏之君臣頗皆涉學篤古又何緣定
歷改年以三月為孟夏四月乎家氏不徵信於古而以
耳食之說逞其臆見則謂然而自用者矣家氏曰書伊
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
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
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猶以建丑為

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按趙氏汸云漢書律歴志據三統厤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本皆與偽孔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從本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歴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附會不合於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据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歴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

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厤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厤議亦謂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

茂卿有辨者三正皆可言春此亦厤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家氏曰臨卦之象辭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逆數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為反對云爾是時商人以丑為歲首而文王之象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按張氏以寧云本義之說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從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象曰七日來

復起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為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象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二陰長月為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象自復數起為七日文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曰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一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不可以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為是八月於時為周正之

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引否遯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只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文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illegible]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

臨於月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illegible]其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為萬世戒其意微矣愚恐聖人作大易開之必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類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愚極辨文王未改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蔡氏以周書泰誓[illegible]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illegible]一月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於孟津者夏之[illegible]建寅之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illegible]為歲首故避正之名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illegible]以一月為建子之月其意以為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illegible]改月歲首

春夏秋冬可得而議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移乎按漢書律歷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蓋志謂戊子者殷正亥十月之戊子而明言殷十一月後三日辛卯朔者殷正亥子十一月商正之十二月而明言周正月戊子至戊午三十一日明日己未冬至周正月之二十九日殷正之十一月也冬至以十一月周以冬至子月為正

月又何疑乎又按律歷志引周書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illegible]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志所引書類師古以為今

文尚書而孔穎達謂僞書然其日月與今泰誓武成同
而皆以一月為周之正月蔡氏未之詳考而直以謂夏
時孟春建寅之月其謬甚矣張氏以爲辨此最詳而又
引書所言與周正合者甚衆如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云云歲則大熟謂豳風夏正云八
月其穫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收聲雷電以
風為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為十
月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朱子集傳以為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
五穀而言也五穀皆熟為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
春秋並書麥禾也禾該五穀而言也五穀皆不熟為飢

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蓋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
為歲終會計歲事於十月以是知其為十月也此篇
春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假乎書月春秋書
冬不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假乎書月也然則
此篇之秋大熟亦周時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
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三日丁巳云云
越七日甲子云云謂此言周之三月為夏時建辰之正
月也則二月既望為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

吉同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於周非春也洛誥曰惟
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舊脫簡在康誥之首今為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
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
月謂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
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周十二月周十一月也周以十一月改正月
為歲首故曰烝祭也烝祭冬祭也冬祭曰烝此月烝祭者
趙述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篇首惟三月夏之正月也
不繫之時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多方篇惟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謂二篇皆周月也多方

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於周非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
魄王不懌甲子云云越翼日乙丑云云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云云謂金縢書時不言月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為正於夏正有
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間已久而正月止歲
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
臣民之耳目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書法也歟後紀
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書法
畢用周正朔也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謂漢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

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illegible]
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注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
畢命也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
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製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為
孔壁後出之書也[illegible]凡此皆家氏所未能及故備錄
焉至所謂春秋冬夏不可得而易十二月次不可得而
紊誠有是理矣然使春秋冬夏果不易十二月次果不
紊則夫子亦無為貴行夏之時矣按黃氏澤云商周本
是錯改時錯改月但學者不可為商周諱錯若肯為商
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家氏曰詩豳風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北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

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
侯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亦
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莫春則當治
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
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以指周之莫
春為夏之孟夏則四時為之易位甚[illegible]甚乎按豳
風之詩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illegible]后稷慶夏之
際封於邰及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今作詩追
述前烈而記以先代之時月豈得取以為周因夏時之
證乎況詩所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則又明言周正之一之日毛氏所謂十之

餘蓋十又一月建子之月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建丑之
月周之二月也三之日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四之日
建卯之月周之四月也若謂周不改月數何得有此一
二三四月之名乎既以建子為一月而又有二三四月
之名則不得仍以子為十一月丑為十二月寅為正月
卯為二月矣此乃事理之顯然無足深辯者而家氏不
察何與北代之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按張氏以寧云
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寇時也四月之詩四
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
發發按張氏以寧云周之四月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
朱子以為周改正月為春則此二月為夏矣周之六月

夏四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
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我征
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之辭今若
以徂暑為暑往則豳風夏正之七月大火始西流而暑
猶未退不可以為夏六月而暑已往也以為暑自此而
往則夏六月為季夏非暑自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
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朱子集傳曰淒淒涼風也卉草
腓病也禮記月令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書律歷
志曰陰氣夸當傷之物咸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淒
淒百卉具腓指夏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注曰
秋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注盲風疾風也朱

子葉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按張氏以寧云蔡氏書傳引此以爲年麥將熟其爲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卽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卽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措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

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晩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爲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未爲而預言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並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爲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藉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此詩乃告于祈穀上帝躬耕藉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乏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此詩之獨稱秋書

麥禾於冬以訣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穫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祈之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爲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愚謂張氏之說當矣然詩人之辭引物連類不同說事如豳風之詩兼用夏月周月而又或引其辭攝提貞於孟陬悲哉秋之爲氣以證夏正者亦何足辨哉家氏曰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陵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以夏正十二月令

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及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又官此月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此月布治者亦夏正月也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用夏正者也按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及出火納火皆事皆用夏正者周禮有正月正歲若此類皆所謂正歲者也禮記月令皆用夏正亦周禮正歲之義豈以其間有不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益此正可以證周正之實不可舉以爲夏正之驗也家氏曰雖說

孟獻子亦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為春為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為秋為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舛二分亦隨之而舛必將以夏正十二月中為春分六月中為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按家氏此論則是自攻其說矣獻子言正月日至不言十一月日至言七月日至不言五月日至家氏明知其說之非是而雜記之言不易拔也故移其咎於漢儒記禮者適足以彰其顛而已矣至於分至啓閉則周禮正歲之說禮記月令之

文可以得其義也而豈慮其或舛乎按趙氏汸云傳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愼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趙氏之說得其義矣家氏曰汲冢書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代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祈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為孟夏安有麥可嘗乎按汲冢書雖不可為據依然明言

周家作正以垂三統而家氏則以為周不改時月明言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時而家氏則以若此類輒據以為夏正之證何其說之自相矛盾耶至成王即位四年初祈宗廟事不見於經傳嘗麥之解不足深論也家氏又以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為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凜既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疑有非夏時而何按此乃一時問對之語記者筆之於書當時文章論議民俗語言風謠傳播猶多因夏正如今人稱官爵州郡猶承用古時名目者然未可執是以為確證也家氏曰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

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渡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渡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為證則非本旨按朱子集注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而家氏強為之辭其悖甚矣家氏曰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為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為春月周月則子為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為謀夫子於春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似於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惟書

共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為歲
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
冬為春以春為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章之說皆妣於二
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以正之今以為夫
子冠以夏時猶存正月豈不然與按趙氏汸云何氏注
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
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
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周不
當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
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
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家氏亦知夏時冠月之非

而特以其言出於程子之門不敢直斥之而欲為之委
曲回護其說益支離而難通矣家氏曰自左傳一失以
春王正月為周王正月杜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
元凱三失撰為長曆以從左傳之謬而附注不求易知
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曆務遷就以求合改易
閏餘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遷就之通附以此為誤也此
曆誤也按漢書律曆志援據三統曆春秋周曆殷曆而其
言冬至也在周正月丁巳朔且漢書豈皆遷就以求合
者乎今謂杜氏撰長曆以求附會左氏若三統曆春秋
曆殷曆亦漢人偽造以附會漢書者乎唐人大衍曆春
秋冬至亦在正月從唐人亦附會長曆者乎又況殷曆

歷買閏不合古術家氏亦未嘗知歷者則亦臆說而已
矣家氏曰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雜引周夏正
以捘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為說以通之隱三年左傳云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
春秋之言子其為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為周
之四月以此秋為周之夏按杜氏謂芟踐之或曰因圍
收用此理當然也家氏曰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
其在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
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
家以建子為正月卜偃何為以十二月為夏正之十月

乎按卜偃之說亦言天者以夏正之義也何足辯家
氏曰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
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為七十三歲老人蓋
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見襄公二十
九年夏正十二月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為歲七十
三籍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物精諳不
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為正而二年以夏正計老人
始生之歲必無是也按張氏以寧云嘗以年夏正正月
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又云
人習見夏時之久與人語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
見是月之為周正也家氏曰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
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
之禮故經以是為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乃夏
正之六月矣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說乃曰以長曆
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曆法
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
本意按長曆以為置閏失所此或當然若謂此借曆法
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夫曆法家氏所不知而世之知
之者多矣杜氏豈敢以此欺天下後世之人哉家氏曰
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左氏一以周正為斷宣八年十月
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者傳例

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時北方七星何
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為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
正而非周正亦明矣按城平陽書時者經皆不書月左
傳必當有考耳今以蒙上十月之文而責之非矣家氏
曰請即經之正文而槩論之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當
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
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
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
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為建子月其可
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得其時矣
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

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
而烝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為周正建子月謂
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若然則春秋夏
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
以書為哉按桓八年正月己卯烝陸氏淳云公羊曰譏
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
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
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
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孫氏覺云春秋之正月夏
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烝之時也得時而祭又書之者
為夏五月烝張本也不書正月之烝無以見又烝之失

故先書之以示其數程子云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
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又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書者
此以前烝為不備也瀆亂甚矣黃氏仲炎云烝用建亥
之月故傳曰閉蟄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時矣不及時
則為怠正月己卯烝是也無舉則為瀆夏五月丁丑烝
是也趙氏汸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
本月愚謂胡氏傳云穀梁以為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
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禮戾矣春秋非以不時
烝也為再烝見瀆書也胡氏此論亦明又合諸說觀之
家氏之非胡氏明矣家氏曰桓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
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者以御廩災甫二

日而嘗所以識爾御廩若粢盛之所藏今而若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秋是以識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尖春秋繼災書嘗示譏之意矣大烝之不時者以為時當之時者以為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按譏不時非獨孫氏胡氏說也孫氏覺云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而嘗亦不時也御廩災而嘗不時且不敬也葉氏夢得云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張氏洽云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閒遽舉嘗祭乎趙氏鵬飛云六月稼未登揚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為新非所謂嘗也故書之若不時而烝洗典也觀此知家氏謂此八月為夏正之八月者非矣家氏曰且以春秋所書類著災變而占於夏時大縣同誦其不可通若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為異按公羊云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云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雷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范氏曰劉向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孫氏復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未當大雨震雷既大雨震電又不當大雨

雪也哉八月之閒天變若此也孫氏覺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陽氣尚微雷未當出電未當見既已雷電則雪不當降大者非常之辭春秋常事不書大惟非常則加大以別之程子云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占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葉氏夢得云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雷又云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趙氏鵬飛云陽極而大雷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雷雪天變甚矣黃氏仲炎云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陽氣未力而震電若微陽之月當雨既動而雨雪若凝陰之時況大而非常則陰陽之錯繆甚矣汪氏克寬云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卯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寅之月則震雷未必書矣然則家氏以為震電非異謂夏正三月也震電而雪所以為異謂三月無雪也且家氏不聞二月雪乎獨可知矣家氏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說是冬寒氣大盛積雪之為災耳若以此冬為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乎按葉氏夢得云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非不時也趙氏鵬飛云周之冬夏之秋非大

時之恆而大雪常寒之謂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特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
極也黄氏仲炎云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
年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
以異書也俞氏皐云春秋之冬今之秋八月九月之十
月也此亦紀其非常故書家氏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
豈十月而猶可謂餘暑未艾乎亦不思之甚矣家氏曰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不殺草
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不
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謹而書為災乎俞氏詳經文十二
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
書一冬之異非專為此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
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錄
之誤春秋因之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為異春秋
何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
冬何疑按孔氏穎達云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在十二
月下杜以長曆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書十二
月為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為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
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為災也何氏云周之十二月夏
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隕霜而不
殺萬物至當隕霜之時無生之物復蘇不死斯陽假與
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隕霜而反不能殺也涼以覺云

苦秋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
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之法為災而及於死民物者
則書為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殺而不殺十
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可怪者
也趙氏鵬飛云詩曰九月肅霜既十月乎宜霜威之動
而無草不黄也今隕霜不殺草異之大者霜不殺草猶
姦宄之不誅暴亂之不戢天之垂戒微矣黄氏仲炎云
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
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
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夫杜氏以十
二月為今之九月家氏駁之矣其以為十月者則諸家
之說也十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豈得不為異乎以杜
氏之未可從而盡黜諸家之說家氏之說可為篤論與
家氏曰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
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
正月藏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
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
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冰政不舉書以
識之耳按和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何氏云周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
行之所致穀梁云無冰時燠也范氏云皆君不明去就
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

舒厥罰常燠孫氏覺云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無冰則為陽氣不閉而陰氣不凝也張氏洽云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冱寒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趙氏鵬飛云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凌人斬冰而藏之時而無冰焉則無以備暑矣非徒無以備暑而獻羔開冰何以薦寢廟外內饔何以供冰鑑賓客何以供饔餼夏無以頒秋無以刷其燕服禮大矣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為政逸豫則恒燠應之春秋之為勤于政者固無有也則無冰乃恒燠之應與俞氏臯云此亦見是周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汪氏克寬云此年正月書無冰成元年二月書無

冰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乎趙氏汸云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杜氏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孔氏云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彼春無冰則是竟無冰此亦應竟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何氏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孫氏復云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黃氏曰僭常暘若無冰常暘之應也

襄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張氏云時燠也胡氏安國云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俞氏臯云冬溫也李氏廉云此條注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諸家之說無冰彰彰如此而家氏但以冰政不舉四字斷之夫冰政何以不舉乎所不舉者何政乎家氏卒不能置一辭也其陋甚矣夫家氏亦知詩有一之日二之日使周不改月緣何有此名乎家氏曰書螽有在夏秋者為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亦以陽氣不斂蟄出為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竊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螽生焉其為異大矣左傳乃記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春秋為記異而

書豈為曆乎按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何氏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孫氏復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蘇氏轍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趙氏鵬飛云春秋書螽者十有一皆在夏秋之交固以為災矣然未若哀公之世書螽者二皆在於閉蟄之後閉蟄之後蟄既啓揚螽固不能為害然其異亦甚矣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蟲不藏季冬行夏令則冬不寒蟄蟲復出

復出此則常燠之證也燠而蟄振猶有然也燠而螽生
是謂災異兩興也亟入可不志之哉黃氏澤云蚯蚓在
地冬暖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杜氏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
言而不正曆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何
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
之庭於此口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
象是後宋魯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張氏
洽引許氏云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曆之過此歷不
詩示華之敝與愚嘗謂螟蝝之生雖今之冬亦有之杜
氏謂曆之失閏蓋本夫子答季孫之言而推之以知
曆之果失也亦非避冬無螽生之理而說閏以文左氏
之非也啖氏於此過求之以證其夏正之說且謂春秋
皆為歷乎云云者文義乖離通矣家氏曰莊七年秋大
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
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曰無
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
已發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
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言無
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蓋災變合於百則書也
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
體之合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公羊傳云無苗則曷

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何以書記異也杜氏云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
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孔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
而知麥苗別者公羊傳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如彼傳文知麥苗別也且此秋今
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
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孫氏復云水不潤下麥與禾黍
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麥苗劉氏敞云曷為先言麥而
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孫氏覺云春秋之秋
夏時之夏麥已大成而禾苗方盛大水之災而麥也苗
也皆無此災之甚者故書之二十八年麥苗之無經書
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此災之
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
一歲之終歲功向至於冬一國之內舉無收也蓋大無
焉不得但曰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
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
然者蘇氏轍云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
也葉氏夢得云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
稼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稼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趙氏鵬飛云周之秋夏之五月五月麥將實而大水焉
為水所歉而不實故特書大水繼書無麥苗以見災五
月麥未登場不可舉其實故曰麥苗說者以為苗為二

物麥且未艾安得徒有苗與蠶蛾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發揚圃矣胡明舉其實此則麥禾皆為水所盡耳何疑云莊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杜氏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家氏之說實本杜氏而與莊七年無麥苗並書欲以接證夏時其義亦不倫矣家氏所言春秋寒暑災變自以為合於夏時而又謂外是亦有一二之疑可以義例而通夫家氏之所不疑者學者之所疑而取信於先儒者也一二之疑者乃學者之無可疑而家氏之所終不能解者也宜乎以其披猖悠謬之言誣聖經而惑後世也吾不能不異之辯

午亭文編卷二十三

男壯猷校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雜著

困學緒言如干則 有敘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又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孔子以來世無孔子矣既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學者又不可無師則是雖不必孔子焉可也孔子之言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予生也其地則唐虞夏之故都而近聖人之居者也由漢唐及宋明名世代興賢人君子未易悉數其有能明孔子之道如龍門河汾涑水三數公者尤彰彰顯著焉河津薛子起而振理學之傳繼河汾之業庶幾乎可進於孔子者也予童稚之年即知讀慕今老矣言行之尤悔叢生動與時違心焉恧怍殆所謂困而不學者與竊不度其愚陋倣中說讀書錄之義記數則以寄其志之所存非敢以為學也然曰困學緒言者猶將引而伸之以畢其志焉惜乎其老也

微塵六合一息千古正謂微塵一息其有方寸利害之理

率性為道道不可離即此已見性善矣如使性而惡也有善有惡也則亦何為須臾不離此性而惡者及有善而又有所謂惡者哉故觀乎此而紛紛之說其為謬妄益信矣

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緒開

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可體
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脩之吉
脩者脩此而已
無極而太極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無方無體無極
也神也易也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與性善之旨同功賢哉周子弗可及已
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即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
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
兩字之功也
性善兩字體貼在心上大有功效
善乎二程子之遺書也吾誦之得吾心焉由是以求孔
子之道不遠矣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有害于仁所以不處貧與賤不
以其道得之無害于仁所以不去處不以其道得之之
富貴去不以其道得之之貧賤是去仁也君子去仁何
以謂之君子所以然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何有於
富貴貧賤哉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貪生怖死恒人常情人能盡其道而死者鮮矣故盡心
任化達人之情盡性至命聖人之學
揚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程子曰豈有通天地
而不通人如止六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為儒然
則儒之所貴可知矣豈天文地理之謂哉祉之惟務從

事於此者諒矣
誠無不動實理如此亦有不然者時之為也故泰之時
為君子易為小人難否之時為小人易為君子難
敬則可至於誠誠則無有不敬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感非有二也寂之時無感不足
以為天下之大本感之時無寂不足以為天下之達道
人心中有一物則滯於物而不能物物知志於道而不
能一者有物焉以二之也然真能志於道者尚不知道
之為道而又何有於物哉
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
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
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
於道矣

安定不擾求仁之方
薛子讀書錄曰其心之所得以備不思而遺忘非如今
之言道者竊道之似以成其說也
信非誠也而惟誠為能信愛非仁也而惟仁為能愛
身即誠也誠即身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
至誠而動者其常不動者其變要之不動猶是誠未至
也
云禮必求聖人之意

學貴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去孔子志學之年幾何年矣能不惕然懼耶

程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吾知其免矣

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

為學不得厭動喜靜酬酢萬變正以驗吾功力之淺深

程子曰孜孜而為善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善也此內外交養之道也

學居最尊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為能便辟儇巧為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則可死不聞道直是死不得也故不聞道而生罔之生也不聞道而死桎梏死者也

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過得其本心而已

王荊公與明道論新法公怒明道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箕踞大言集韓琦富弼之首則新法行矣出邵氏聞見錄雩雖愚疑其無此事是以君子惡下流也

王介甫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程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安石解經如此誤其敗人國事宜哉

理亂猶形影不相離惟有形而後有影未有有形而無影者也然無形則無影矣

凡事之難當盡其道處之不得有已有已則自私自私日用知愈覺其難矣故凡未盡其道者皆有已者也

凡事最忌急迫急迫皆有已之見存也

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

易言而受責其為益多矣思而改之可也逆而報之大不可也

小人者賢者恨之聖人憐之是聖與賢之別也

蓋胎養蔭之說雖不可謂其必無要非吾道之所貴也忘與助長其失則均正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觀天則知人矣觀天之理則知人之心矣聖人學天學聖人者學天而已矣

天動也人亦動也天無言人有言言以天而不以人由天之動也

喜怒在事物而不在吾心喜怒其事物者誠也喜怒其心者安也喜怒其事物者君子喜怒其心者小人

古者養老之理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蓋其誠意周至如此老者安之聖人之志也大夫七十致其事亦是此意

窒慾莫要於思

人心不能無思讀義理之書所以善其思而養其心也若陷溺於詞章之學其思既亂其心甚危有志於道者可勿戒諸

究養思慮涵泳義理真積力久自然有得發而為言辭自當中理而無鄙倍之處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學未至而汲汲於為文正如小兒學語雖道得一兩句亦不得通貫曉暢也

心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勿正曰必有事則此段大重

今且須知必有事是何物事然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有下手用功處是以學問思辨居其四篤行居其一則豈獨行之為難哉

此道正如人之於飲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事最常其理最切要今人只作一件奇特高遠事看了莫肯

尋向上去偶見學者從事於此即自恥其不能指目為立異可歎也

凡心之所思四肢百骸之所職視聽言動之所以然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其為天非人之所能為者則何可不敬以守之愛之護之珍之惜之以無失其正耶

明道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心之於道猶腹之於飲食飲食之至於腹不假安排亦置而自能疏暢流通道之體於心亦豈待造作矯揉而後能神明變化耶

古人讀書真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又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習為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為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

子弟輕俊古人之所憂而今人之所喜可以觀世矣

毋意必固我天心也聖人之心與天心合一惟孔子絕此四者顏子三月不違餘子日月而至學豈易言哉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自子思孟子以來無人見及此惟程子云天人本無間斷語義約而

能盡此皆學者切要入德功夫極其至雖聖人莫能外焉

西銘天地之塞塞字尤難下與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別孟子言直養之氣橫渠言天地之氣故此塞字尤是奇妙學者明得此一字其於入德之功亦思過半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西銘從此義得來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橫渠此語正接引學者苦心且如吾人今日亦各有病源知之亦各明了直是無好方藥治療好方藥亦不難得只畏苦口

不肯喫却兩謂吾求如之何也已矣者是也
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
傷講之所以求為君子不為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
而身冒小人之行不媿于己必愧于人愧夫人之以小
人目之也既媿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
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耳猶講之必
至于媿媿其不為君子則必不至於為小人矣使天下
靡然愧為小人慕為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
氣一也而有直養之氣有助長之氣與天地相似所謂
直養也毫髮不與天地相似則助長而已矣故西銘天
地之塞吾其體此義宜當熟玩

直養便自得助長則索然非徒索然所謂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者也
食指動則嘗異味吾嘗驗之矣可見飲啄皆前定況其
大者乎蓋人之吉凶禍福往往動乎四體雖事物之至
微亦莫不有其感召之理是以君子日兢兢於修避之
道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風雷有聲然雷在天風行
地則是在天者止有雷一物有聲而已陰陽持慴其為
聲也有時而然其餘則默然都無聲臭之可言矣人能
靜觀此理久而不息便與天地同體
人見天之為靜而不見天之為動也日月動者也人知
天之為動而不知天之為靜也無聲無臭靜者也
一草木之理皆可體會於吾身況天地之大乎人生於
天地而不能與天地相似是自絕其所生也
作聖之功莫如簡求簡之道莫如思
程子說經平易盡理而止學者沉潛反復自能義味融
洽有悅心之益今人雖鈎深索遠牽引附合於聖人之
經毫髮無補蓋程子解經是以心之所得者筆之於書
故與聖人之心若合符節令人直是生硬強解先已失
其本心更何能使人讀之而自得其心乎
程子解經筆筆有生意且如文章雖非學者切緊事亦
有有生意者韓退之之文是也其餘作者則不能及矣

洽於程子之解經亦不敢不云爾也
向來痾痛只是言語不慎以言乎存養難矣可勿戒諸
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而止勇之端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是徹上
徹下工夫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人心常要活此即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
多言多悔而凶吝隨之至於吉一而已往往生於不得
已而有言故凡可已而不已皆多言也是以君子常貴
簡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同是
義學者於愼獨求之當自得矣
學者變化氣質最難固是要讀書養氣也須更歷事務
且如孟子云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可見不易其言
者須從有責後始知悔改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喩
也
羣居見人擾擾己心能不動此處正驗學力未能至此
切須加勉強之功
一日之間於言語應接不失其道而中心浩然有所得
者學之驗也
合己從人惟無我者能之有我起於自私伊川曰人有

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聖人之於事物非無喜怒也可
喜可怒在事物故心無喜怒也
伊川曰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又曰科
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
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
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
自輕由二先生之言觀之科舉與爲學截然二事今人
直以科舉爲學豈不大錯
役役於富貴利欲者蓋惟此之爲樂而不復知有義理
之可樂也誠知有義理之可樂而實樂於此焉則必有朝

聞夕死之意有不暇於富貴利欲者矣彼役役於富貴
利欲之中而忽焉以死者恥孰甚焉
無聲無臭而個個無字緊對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個有字非二無無以爲天下
之大本非五有無以爲天下之達道
心易動者理不明也亦氣不足也故窮理至焉養氣次
焉
天以仁愛爲心其生斯人也非故欲其煩苦艱難也蓋
必有易簡可樂之道焉人則不能而自陷於煩苦艱難
之域乃尊誣天曰天實爲之其亦大悖矣乎
韓非任法其言悖理害道者多矣至有曰嚴刑重罰者

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
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又曰仁義惠愛不足用嚴刑
重罰可以治國尤悖妄之甚
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
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
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其
惑之甚而已矣
讀書有欲速之心便已生病更讀其書也朱子曰看書
先須刷洗淨那心有味哉又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其
說可通乎讀書之法
焦循易林吉凶與聖經絶相悖爲術數之學謬妄非

辦之尤可鄙者沙隨程氏偶有驗乃神奇其書以為與
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横庚庚予
為天王之語相類今考其言多俚諺如程氏所稱亦未
之能及也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
四字此即萬物一體之意學者當常存此心不特居官
臨民宜然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人以料事為明其闇塞可知矣
南豐曾氏思政堂記有曰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

人故謂之政朱子註為政以德正與此合
好辯固不得已然學者須有近理着己工夫若一向闘
緇黃斥異學雖其論議明快俊爽而不問其實踐力行
自得乎己者何在則亦徒託之空言而已矣人見其空
言也並其說之可信者而亦有疑焉此其於吾道不惟
無益而反滋害也
孔子生七十三年耳做得千萬年事業
知妨賢病國之罪大則知薦賢為國之功鉅矣
氣質未變雖說得天花亂墜只是利口是以曾子告孟
敬子以動容貌為第一件事
立言以明道而顓務責人終是涵養處少其害於心者

已大矣又何能感動得人也
先儒語錄如文清讀書錄之類多是言其心中所得故
其自叙云以備不思而還忘蓋其為己之學絶不見責
人處也其氣象自能動人所以有功於世
當戰國時闢楊墨亦不止孟子觀孟子言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云云則可見矣然而後世獨知有孟子
者不惟以其闢楊墨以其有所以為孟子者在也其諸
言楊墨辯者以其專務闢之而不知所以自治所謂能
言而不能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也是亦楊墨
之徒而已烏足道哉
何稱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
先以孝今殺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
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
禮也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
侯懼有慚色愚謂侏儒雖賤一民物也不教而誅雖不
孝者聖人猶且不忍況侏儒有所受之彼無知者何罪
焉故斬侏儒之事愚嘗疑其無也或曰方是時齊有司
請奏四方之樂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子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公合好而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於是齊侯心竹麗而通之齊將刼公斬一侏儒以懼齊而全公奚不可也雖然上兵之正也而君合好而斬其俳優恐不足服齊之心而實以速公之刼聖人不爲是險道也教一不幸得天下且弗爲又况險道乎故侏儒之事義傳之者過也聖人仁至義盡其行事之傳於萬世者務得其實是尤學者之所宜盡心焉爾

僖子將死語其大夫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其後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嗚呼僖子之賢視列國君臣遠矣考其時魯昭公七年孔子年十有七歲子雖嘗自言我非生知信而好古然而天縱之聖學爲人師自少之時已然不得以年歲限也後之鄙

生小儒已學未成遑遑於樹立壇站號名生徒輙以師道自居者亦聖人之罪人矣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子嘗以此釋一以貫之文淸已有此言

君子以身言小人以舌言故欲知其人觀其行而已言未可信也

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食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

猶欲最苦術理最樂捨樂就苦是誠何心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每體認此理立言無和平感人之意即明快俊爽於己德所損已不少筆之於書亦然

君子以身言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小人以舌言所謂的然而日亡也

懲忿窒慾是大關鍵

薛敬軒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二子之言既可信不誣學者

宜知所決擇矣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第一乎立志

先儒謂孔顏自有其樂不因疏食曲肱簞瓢陋巷而後樂此論最是的當愚以謂大聖賢處富貴貧賤一以視之若常人處富貴而淫處貧賤而憂者固不足道矣然常見膏粱華寵之人所憂有甚於蓬茅藜藿之士是則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固亦自有樂在爾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直是大舜好問好察之心

傳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皆不謂之好學好學獨稱顏子然則六藝不足以盡學而學自有其重且要者捨其重且要而沾沾焉從事於其末者謂之不學可也

吾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天地之量

曾子敝衣耕於野魯公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按曾子此言即孔子疏食飲水顏子簞瓢陋巷之意

齊欲聘曾子為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凡為人子者不可不思此言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以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是與人之法

曾子一狐裘三十年可想其風標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後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辭不就是處貧賤去富貴之法也

曾子易簀只是求心所安

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可見聖賢生平只是求箇正而已矣啓手啓足之時曾子亦自謂今而後吾知免夫及乎易簀之未易則曾子之意猶以為未得乎正也可見聖賢生平自少至老自始至終無時不以寡過為事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易簀一事想見生平全副力量

子思有言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今之富貴反是

子思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與賢辭與之義如此

天命謂性上天之載兩天字首尾呼應程子所謂中庸首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此也

程子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子言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此本體功夫合一之至論

文清謂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總明孟子之不動心即孔子所謂仁者不憂

孔子不尤公伯寮孟子不尤臧倉伊川不尤邢恕其意皆同

周子太極其本主於靜而喫緊處全在修吉悖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君子而不吉者有矣未有小人

不以者也
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物既盈而游散理之自然無可疑者況敢從而戕伐之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統論此理講明性道教三個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為異端所惑以致走差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脈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其於是矣

曹月川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無極而太極可謂言近指遠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此數言括盡太極圖之妙矣了所謂學者能深體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本皆不外乎此心者是也

明道先生薦賢數十人而以横渠伊川為首不以父表弟與弟之嫌所謂內舉不避親也

處富貴貧賤則不憚竭心力以趨避之至於死生之際則委之曰有命焉蓋不盡其道而死者衆矣豈富貴貧賤獨無命而可以人力營之死生則不盡其道而可以委之於命乎故能盡處富貴貧賤之道斯能盡生死之道矣

伊川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以孔文仲誣毀差管勾西京國子監丁大中公憂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再辭差遣言然命輒蹤政授管勾崇福宮以疾辭哲宗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尋送涪州編管徽宗即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後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尋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已而言者論其本以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討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後復宣義郎致仕而終伊川生平出處進退如此彼孔文仲輩逆之徒無足論矣而當其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宋之為宋究何如也後世可以鑒矣

伊川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從反覆紬繹然後著論著書不得已也今人纔學執筆為文便思著述其書之不足信者無論矣果有可信者亦未必其躬行心得發而為言者也天下後世之人不可欺則亦終歸於不足信而已矣至於不足信而害吾道也滋甚蓋將並其當信者而疑之甚矣多言之害道也

伊川言心即理也晦菴謂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愚按伊川橫渠皆是指道心而言橫渠言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愚謂此即神無方而易無體也

程子拈出敬之一字示人即中庸戒慎恐懼四字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括盡古今聖學大源頭入德之門體道之極功悉在是矣

敬即戒慎恐懼而戒慎恐懼四字更痛切

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蓋有戒慎恐懼工夫故有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學相傳正脉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即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

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

戒慎恐懼只是率性

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率性有樂天知命意在

戒慎恐懼所以樂天知命也

薛敬軒以復性為宗復性二字亦是統論話頭未若子思言率性較真切

敬軒能率性者故修己教人以復性為說

世多論白沙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致虛所以立本謂為禪學夫白沙之禪學初不自諱也其詩曰無奈華胥留不得起憑香几讀楞嚴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蓋其不自諱如此初何嘗似王陽明支吾閃爍欲蓋而彌彰耶然陽明猶知釋子之所謂道必不容於吾儒之道故文其說而陰用其實若白沙者則並不知釋之不可容於儒故其沾沾自喜者正在此也

無所為而為大人之學也美哉言乎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伊川涪州之行答門人云族子至愚不足較故人情厚不敢疑常誦斯言省却多少怨尤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

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何堪數悔故

問思曰不貳過

陰陽五行非太極無以為化生之本道家之說只是在陰陽五行上用功所以愈勞愈遠周子創無極而太極之論直是使人窮陰陽五行之根柢學者誠於此而盡心焉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只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益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以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往而不浩浩哉

處常人得意時無得意之為故能處英雄失意時無失

意之態

富貴貧賤視之如一

讀書養氣不得分為二事

天積氣地積塊就其已成者而言也氣塊既成之後若不積則不能恒久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列子之言有巧而不傷理奇而能正者賢者有取焉其言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而過其術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教之不瞬歸而偃臥其妻之機下目承牽挺二年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飛衛曰未也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昌懸虱於牖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三年如車輪焉乃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衛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飛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嘗閱知其寓言也曰用心專一不知有他要當如此所見方精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夫曲伎異端之學其精專有如此者而吾儒之學反文具視之欲其有所至也不亦難乎

黄文獻公跋程敬叔進學工程有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後生小子猶廢而弗事者觀公此論則後生小子記誦辭章間亦不可廢也今未嘗不以德業相勉其進修者果何如邪而所謂記誦辭章又果能用其力否耶夫學以孔子為歸孔子之德業窮天地亘古今一人而已而猶曰好古敏求脩辭立誠若後生小子借口進修一擧束書不觀則是詩書不必刪定韋編不必三絕矣蓋詩書之刪定韋編之三絕正所謂進德修業也後生小子尚勉之哉予老矣何足以知此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

男壯猷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五

經解一 易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 乾下乾上

解經以孔子為歸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焉而已卦無特乾六爻哉孔子於乾獨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乾六爻非聖人不能用也蓋時之用備乎易易之理統乎乾乾之道全乎聖人是以於此首發明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孔子之得於易如此所以為聖之時者也

初九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九二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九三九四曰君子進德修業九五曰乃位乎天德上九獨不言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德歟德者何也曰誠也閑邪存其誠修辭立其誠乾六爻未有不貴誠者偶於二三爻發之而已

議者謂乾五爻皆以龍言三以人道獨不稱龍然四亦人道也曰躍曰在淵猶之稱龍之辭何也曰聖人不直指之曰龍也曰躍曰在淵而已其所以不直指之曰龍者以其嫌於近五也人道也亦臣道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說曰以為聖人有生養之德萬物有生養之情是以相感應也惟仁故能生養故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

晉太史蔡墨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在乾之同人曰見龍在田當引伸其義初變坤為巽巽德為入故曰潛龍故曰陽在下故曰陽氣潛藏又變巽為姤姤勿用取女故初九潛龍勿用也二變坤為離離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日為火故曰見龍故曰德施普故曰天下文明又變離為同人同人于野亨故九二利見大人也三變坤為兌兌為巫為口舌尚口乃窮君子慎言而敏行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又曰反復道也又曰行事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變兌為履履虎尾是以乾乾惕若不咥人亨故厲无咎也九四變巽為小畜密雲不雨躍而或止之象也九五變離為大有火在天上無所不照飛龍在天之象也上九變兌為夬夬有厲不利即戎亢龍有悔之象也

☷☷ 坤下坤上

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故坤利牝馬之貞也先非牝也故曰迷後則牝也故曰得主曰利陽為陰主得主故利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唯朋喪而後主得也然臣以喪朋得君亦猶有邪正之辨善乎橫渠之言東北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故曰安貞吉若朝以喪朋為務而邪正之辨不復致審於其間則亦未得為正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伏震爲足履象也言陰進履也履趾
句霜堅氷連讀益一陰始生姤五月之卦也安得有霜
觀其所履而知霜堅冰之至也
坤二直内方外即乾二閑邪存誠所謂厚德者此也所
謂不息者亦此也乾坤之德豈有異哉
四臣位而曰賢人隱言隱者以別乎仕之稱也明此文
不得以位言也懼爲食祿在位緘默苟容者藉口故言
隱以別之也
乾之初九十一月之復也由陽初生而言者喜之也上
九陰將生而言進退存亡陽之所以善其終者易爲君
子謀至矣坤之初六宜以姤爲言而曰履霜堅氷不使

人知陰之可畏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言震之將生也震
陽也亦喜之也消息盈虛陰陽之數也喜陽而惡陰喜
君子而惡小人喜治而惡亂聖人情見乎辭矣
震爲龍爲元黃戰猶眾也弱而胚胎也坤爲野是以龍
戰于野其血元黃爲震始生之象文言曰陰疑于陽必
戰疑讀如儗儗將也陰儗於陽陰將生陽也必戰者陽
弱而戰也是時非无陽而嫌於无陽故稱龍焉嫌近也
元黃者天地之雜天元而地黃陽生陰中之象也或曰
陰陽皆傷也夫豈言以明教也陰可傷也陽可傷乎

䷂ 震下 坎上

天下大勢決於民而已矣初九能大得民天下可爲往以
此爲成卦之主宜也凡言得者以有失之者也九五是
也九五有膏而屯也民既散矣膏豈能常享哉是財於
大小之分者也出内之吝謂之有司是小以屯爲正則
吉也隋有洛口之倉唐有瓊林大盈之庫隋唐之君不
能施於民而徒爲寇資是大以屯爲貞則凶也夫五失
其民而初得之四初之應也初求四往此不必論若夫
二者五之正應義不忘五然亦何所濟哉當屯之時英
雄乘時而起者多矣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者也三
即鹿无虞陷於林中身繫而舍雖可善後上六與三非
應近於五而附五而不知五之不足恃也故曰泣血漣
如何可長也合而論之屯之濟與不濟在民之得與不

得民之得與不得在於膏之屯與不屯自古以來屯難
之世國之興亡未有不如此者也

䷃ 坎下 艮上

六五下求於二故童蒙吉六四遠於二而不知求故困
蒙吝象曰剛柔接也獨遠實也然則陰之於陽果宜何
如哉初近於二故爲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所謂禁
於未發之謂豫也伊川爲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
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无故摧折上
不悅或謂此伊川之以往吝也然伊川豈可輕議哉六
三取女者也非女也取不有躬之女六三之不愼也故
上九擊之擊之者爲三禦寇也此上之愼也益女而不

有躬為寇也大不可不禦也甚學聖人者必先遠害善
教人者必先禦寇呂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
賢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 乾下坎上

需者聖人將以盡化天下之險而使歸於和也剛健而
不險者乾也雖不陷猶有險也有孚光亨貞吉坎之德
也至此則无險可言矣乾與坎不可以賓主論而五於
三陽獨以飲食客之三陽亦飲之食之以五為主而不
疑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不獨五也四亦能孚於血出
自穴矣血者其始而出穴者失其險之象也順聽者順
以聽陽不復宥為難也上六居坎之終故為入於穴然

亦能於不速之客來而敬之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是
時也需於郊於沙於泥之象何有乎世路蕩乎彼此一
家飲食宴樂何其盛也夫五何以能若此坎之一陽坤
得於乾若也是故五於乾同體而不相害也雖然亦危
矣初之利用恒二之衍在中三之敬慎未可一日忘也
是卦也聖人致望於无險也切矣變乾憂乾之心亦云
至矣

☰☵ 坎下乾上

訟之九五天下之訟皆歸焉然人君不言聽訟聽訟而
當是人君不過一大有司耳繫爻者但言元吉而不言
訟是无訟也无訟而後為元吉以是為吉之至也孔子
釋其故曰以中正中正者人心本乎天之正理中正矣
則心險險則訟聖人以其中正化天下之不中正以其
无險化天下之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此之
謂也此卦諸爻皆以无訟勸人者也初之不永所事二
之不克訟三之食舊德四之不克訟是也三之貞四之
復即命渝安貞皆以天命人心之正理言是知中正之
心人皆有之聖人使民无訟亦以其皆有此心故也上
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訟雖勝而心不安之象
猶所謂其心媿耻若撻於市者是也充是心也未嘗不
可復即命渝安貞也

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以為自

下訟上自是解者謂二訟五為以臣訟君竊以謂臣無
訟君之理象言自下訟上亦未便以為自下訟君也爻
辭曰不克訟假令克訟君顧可訟乎既曰不克訟則是
有訟之心矣人臣无將罪孰甚焉乃更以无眚許之聖
人假易象以明人道非所以為萬世防也然則所訟之
上果孰指乎曰二五正應上謂九五无疑然自二言之
謂為在上之人則可謂為君則不可易不可為典要惟
變所適安在五之必為君位乎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易有象
數此何以不言二百戶而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王
弼謂得齋忌象伊川又謂假象今象數不可考只得從

理上說故勉强解作小邑漢上朱氏曰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變則二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為户二在大夫位户為邑自三至五歷三爻也又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舉全數也盖漢上之說其象數可考者如此

䷆ 坎下坤上

師以一陽在下為將師之象故重九二然九二爻辭曰王三錫命象以承天寵懷萬邦釋之非尤重六五也九二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長子師師五所使也弟子輿尸亦五所使也唐九節度鄴城之潰非肅宗之咎而何使之當不當關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豈可忽哉不止用師之時宜慎所使至論功行賞尤嚴小人勿用之戒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君之事也非上六之事也但以上居師之終故發此義耳

師出以律人所知也左次之義何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上貪功下懼罪宜退而不敢退以覆其軍者多矣可不戒哉

田有禽利執言儒者常譏秦皇漢武黷武好兵謂之田有禽不可自凡以求人主賢而喜用兵者莫過唐之太宗其征高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太牢復立所製碑盖太宗征高麗以莫離支弒逆為言夫高麗豈唐之禽哉太宗之悔而思徵此其所以為賢也故凡為无名之師者不可不深玩此爻之義

䷇ 坤下坎上

比卦九五一陽在上為成卦之主初六有孚比之吉比五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比五也六四外比之貞吉比五也惟六三比之匪人上六比之无首是不比五者也比五則吉不比五則凶君子可不慎所比哉夫九五以位正中盡比之道顯明其以有舍逆取順邑人不誡之象六三上六自取其凶何損於五哉

䷈ 乾下巽上

以巽之小畜乾之大巽者順也小人之順君子將以斷制君子而使之不得有為君子不悟也從而與之至小人勢成而君子坐困矣六四巽之主也有孚者非孚於君子而孚於小人也故曰上合志也血去惕出者以其巽順故雖不見傷目前无咎也然其釀禍為最深也夫九五陽也何為與四合志乎又何為富以其鄰乎盖五有陽之形而其志實陰與上同居巽體故富以其鄰無足怪也四與五上三爻有孚合力畜乾欲不成既雨既

處之象也得乎小人之巧也君子之跡也小人之佞也君子之直也苟非君子尚陰德而使之滿當不若此然小人而責君子君子亦无所辭其責也易爲君子謀使如初九之復自道上也如九二與初九牽連而復亦次也至於九三其於疑也近交益深而不可復矣脫輻而與之處矣陰陽不相能也而夫妻反目事已晚矣下此陽自下上行爲陰所得相持而雨澤下焉六四陰畜陽宜雨矣故爲密雲之象然三陽上行四雖畜之而五上二陽在其上四方得位上下應之巽性善入兌體善說以善入之性務以說陽又居位得時不遑畜不止故四所欲畜尤在於五五君位也既志在畜君陰性佞邪諂之不以其道專務得君凡高卑天下之事利於民而拂於君者則不欲以爲故又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密雲不雨尚往也言意在畜君也兌正西也故爲西郊之象成卦之義在四故曰我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諸家解復字不過謂陽本在上雖而上行爲復獨漢上朱氏以爲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以履小畜二卦反覆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則受畜而不得其復也漢上以對卦解初二之復則從守便有根據

☰☱ 兌下乾上

履之九五帥位正當故夬履惟夬履故雖貞亦厲貞且厲況不貞乎若能自視所履考其將求之祥兆周旋盡善不敢夬決則不止于吉且大善而吉矣孔子釋之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此豈人臣所敢當乎且九五上九合爲一人也二爻而爲一人有之于曰有之大有之九五上九是其例也君一也失則爲夬履得則爲視履旋之爲虎也乾之履尚位而不疚也无異也君子之於履无所苟而已矣六三爲兌之主兌者說也所謂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也何以又曰履虎尾咥人凶也言之不足又曰武人爲于大君以剛武之人有所爲於大君之側不得大讒者幾希矣悅極則爲巫爲折爲毀折此亦兌之象也此亦一爻而具兩義者也儒者曰履文王之卦也文王居羑里而演易所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則貞厲矣驕戒之文焉有熊氏之九駟未得入焉咥人不咥人未可知也當是時也欲爲初九素履之往欲爲九二幽人之坦坦皆不可得也武人之讒又周公所繫也豈以文王爲武人也哉非也蓋居東之時周公亦有戒心也夫

於三言履虎尾咥人凶於四言履虎尾愬愬終吉言終吉則不咥可知也以愬愬易說者何也說有正不正非人臣之正也

履之九五象傳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

而爻之辭曰夫履貞厲垂戒之意深焉雲峰胡氏之言曰其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于履切繫之貞吉喜之也于夬復繫之貞厲戒之也傳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夬履之謂與

䷊ 乾下坤上

人知泰為可樂而不知其艱人知艱在九三六四陰陽往來之間而不知初九九二未嘗不艱也物各有類此進彼退將使退者終退則進者敢不正其類邪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二之中行合衆類而治之得其道者也是初九九二亦有艱也特未明

言之耳

九三曰勿恤其孚蓋三之所勿恤者即六四之所不戒者也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自古小人用事非其始遂有敢與君子為難之心為君子者利害之念怵于中隱忍遷就以養成其勢於是小人无所忌憚之心翩然發露而亦不復可以自止君子於此思所以制之亦已晚矣故曰勿恤見徒憂之不可以有為也曰于食有福見有以為之未必其果可憂也其為君子計慮以防制小人者至矣

翩翩不富以其鄰翩翩翩翩不守備小人猶能為君子不可徒憂小人之復小人實深幸君子之憂三陽初往三陰翩翩然下之且懼且喜同翔而後集漢上朱氏曰譬如葉墜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氣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猶有顧忌君子盡去然後飛揚矣是則君子之憂小人之幸君子亦何貴徒憂乎哉

三已有平陂往復之說外卦六五之辭與四上二爻殊不類者何也此繫易聖人之微意也假泰之道雖在君子守之者君也由泰而否常在承平之世故以帝乙為言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歸妹為人君順從君子之家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非君而誰望哉初曰吉二曰光大三曰有福五

獨曰以祉元吉世之常治而不亂君子之常進而不退福與吉未有過於此者也

䷋ 坤下乾上

聖人喜治而惡亂其繫否也合君子小人而謀之使皆受泰之福而不見否之禍此聖人之意也初曰貞曰吉曰亨曰志在君二曰小人吉三言位不當不言凶咎於小人猶有望焉使小人不至於一發而无所忌然非世道之幸乎泰曰翩翩曰復隍於否反不盡其辭非獨可以无見亦良有以也六二包承吉即以大人否亨告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即以其亡其亡告之亦猶泰之言艱貞也夫泰六五之祉祉由于君否九四之祉祉由于命

夫受天之命者君也四之有命由其有君也畏命違命
皆君之事也是以泰否二卦其致望于五尤重焉
否不利君子貞者之匪人也同人利君子貞者于野也
于野者无私比也之匪人者比於匪人也此之字即大
學之其所親愛之之象傳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也之匪人无一而可聖人特于否卦發
之言此實所以為否也
否之初否之機已兆否之勢未成聖人惟幸其有變而
之泰之理否之初貞則為君子不貞則為小人聖人惟
許其有可為君子之道故其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
亨益略不異於泰初之辭但勉以貞而已且許以亨焉

固未嘗明言其為君子亦未嘗斥言之為小人其意以
為果能貞焉不但不為小人之並亦可以為君子之亨
矣故象之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勉其不以己私害
國家也若居否之初其勢尚可有為而或者專以便安
為事一付之天運之所適然其如君何哉志在君者蓋
許其有可為君子之道亦其有變而之泰之理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之五君位也二與五相應何以同人于宗而吝也
其不能與五遠遇辟如女子有家未能于歸而尚在本
宗此吝道也二之吝則以三四故也夫三四雖剛暴豈
能奪君之配哉但以其剛暴之性憑勢為惡既敢上陵

于二何有此所以先號咷也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中非五所不足然是時中非所用君道貴剛當以大師
克之五之剛既奮三之伏戎終不敢發四之乘墉亦困
而反則大師設而不用可也三四至剛暴也且化而為
同二五之後笑不亦宜乎剛亦乾所本有不能用則號
咷能用則笑也此卦大而難者无若二五三四之間初
之于門上之于郊皆小者也

䷍ 乾下離上

六五一爻為大有之主虛中在上以一人之信而發天
下臣民之志故曰厥孚交如其曰威如吉何也象曰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非嫌其易而進以威也蘇氏曰以

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
則威削可謂善言易者也同人一柔在下故五貴用剛
大有一柔在五故五貴用孚君道用剛用孚各有其宜
也孚則交交則威至于威如而柔不足以盡之矣是兼
剛而有者也故聖人於上九又繫之曰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爻辭與象但言其自天
祐吉无不利不言其所以然其義當在六五一爻也自
天祐之人臣不敢當也非六五而何且故六五上九為
一人也大有一卦此為最吉以下四爻皆其所有而各
有戒辭亦大有之時所宜也六五厥孚交如初何得言
无交交之害在於處有而不思其艱故戒之曰但无交

害有匪咎也類别无咎此亦諸爻通例於初發之耳九
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積中不敗反言之非大
車則必敗矣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是小人不
能无交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明辯晳也言有其
彭則大不智也其戒深矣
坤為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何也乾變坤也故易
之取象多以變言

䷎ 艮下坤上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君為天地神人之主謙而得福尤必
然之理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此謙之

效也凡言以者能左右之謂也五於其鄰能左右之於
不服者能征伐之既不驕縱又不姑息可謂盡君道之
宜者矣九三為成卦之主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
功而能謙故曰勞謙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
吉既美之且戒之也五不驕縱三能有終三亦可謂人
臣之善居功者矣
剝四變而成謙謙象皆以剝四變者明之上九下三謙
也六三上上亨也故象傳者下濟上來下也卑而上行
三上往也變而為全吉之卦謙之時義大矣哉

䷏ 坤下震上

豫卦六爻初三四上皆言豫二與五不言豫言貞吉中
五豫時之令主也二豫時之賢臣也九四一爻為豫之
所由亦有功之臣也功成勢滿羣小附和皆溺于豫身
有不溺于豫者或反以為異己而疑之疑朋可言也疑
君不可言也故四有勿疑朋盍簪之戒也四與二相友
而相成者也四不疑二自不疑五五可安枕而卧矣四
未必能也此五之所以乘四之上常若不豫而為疾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理也五不死於安樂故為恒不
死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固无可議然彼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未必能周旋患難使五恃以无恐此五之所以
終未免於疾也一時初之鳴豫三之盱豫上之冥豫皆
无足道四雖大有得實未嘗得一朋也志大行者似快

之之辭也亦危之之辭也
乾九四曰或躍或之者疑之也豫九四曰勿疑一則許
之以疑之一則戒之以勿疑何也蓋九四伏巽為不果
不果者疑也乾九四疑其所當疑故許之豫九四不當
疑而疑故戒之也

䷐ 震下兌上

九五剛陽中正而下應六二中正真嘉耦也故曰孚于
嘉吉然二之辭曰係小子失丈夫二果係初何以得為
中正何以得為五之佳耦哉此益二以弗乘其權之故
與五而不與初也君臣之間其未合也兩相擇也其既
合也兩相信也君與臣其兩无失乎

四下不應初而上承于五與五同德隨而有獲不可謂之不貞貞之中有凶義焉非有孚在道以明之君子不能免也近君之地盛滿得志之場求善其終亦難矣哉大有九四象曰明辨晳也隨九四象曰明功也大有之四離體隨之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故孔子皆以明稱之四迫五多懼其彭其獲懼孰甚焉惟匪彭故无咎惟有獲故貞凶自非明以處之其能免於凶咎乎

䷑ 巽下艮上

下巽巽而上苟止蠱所由來也幹蠱者必有事焉所以矯其巽巽苟止之習也然君與臣不同君則繼世之君値法度弛亂之後者也六五居君之位幹父之蠱當用一時令譽之臣此天下交口賢之者也用之彼必能以德承上有德者興蠱可以立治矣臣而謂父母之蠱者君臣猶父子也初與二三皆以幹蠱稱或厲或不可貞或小有悔事不避難各盡其道期於終之吉无咎而已皆蠱時必不可少之臣也惟六四不能幹而裕裕則蠱將日深何足取哉若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功成身退者所為蠱時人臣不忍言也

按王制云甲者創制之令疏云甲為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為在後諸令之首故謂之甲宣令前後三日殷勤詔之使曉知新令也又謂諸儒並同鄭義以甲為日不為令云先三日辛也後三日丁也此是安作異端蓋以甲

為令舊矣易傳謂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漢上易傳本程子之意而明終始之說曰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以日言之春分日出於甲秋分暮入於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震納庚十五成乾乾納甲三十日成坤滅藏於癸復為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又曰蠱一變大畜乾納甲再變賁離為日乾三爻在先先甲三日也三變頤四變噬嗑離為日五變无妄乾納甲乾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蓋先甲後甲之說不一如此而漢上之說可以發明程子之意故悉舉之

䷒ 兌下坤上

當臨之時陽雖漸長消亦不久進君子退小人使邪正分明羣賢布滿以塞小人登進之路此要務也上則貽於君下則責于一時諸賢皆不可忽也六五曰知臨曰大君之宜曰行中知者能辨邪正也大君之宜者君以知人為急也行中猶行正也非調停君子小人之說也初九九二皆曰咸臨非咸於小人也亦非初與二左提右挈遂可去是也廣搜人材協力並進如此而後可以咸也正初與二之事也初有貞吉之戒戒其誤引小人也二有未順命之戒言小人猶未順命不可不防也嗚呼君能知臨臣能咸臨時守貞吉未順命之戒八月有

出茲遂近而不可移哉

觀 坤下巽上

九五居人君之位而欲自觀我生惟有觀民一法蓋天下之大億兆之多其俗之美惡由乎我者也民之俗果美邪是我之能為君子也民之俗果未美邪是我之未能為君子也九五之意謂于我為君子未有不能為天子君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化行俗美比屋可封其斯以為國之光乎觀國之光賢人尚賓既以民而致賢復用賢而治民大觀在上五不媿之矣

九五曰觀我生六三亦曰觀我生者何也君子之道本身徵民我生者天下理亂安危之所繫焉可不務觀乎哉至於仕者之出處比於人君之自治益其中有如此也故亦以觀我生進退云上九不在位退而不進者故但曰其生未子所謂小有主賓之異也

午亭文編卷二十五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六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二 易

噬嗑 震下離上

嘗讀噬嗑而歎聖人繫易之仁也讀先王以明罰勑法而知後世用例不用律之非矣讀六四之利艱貞六五之貞厲而知後世快意用刑之非矣艱貞貞厲之辭惟四五有之他爻所无也以五居尊位四為大臣故也五四能貞厲艱貞下皆化之矣雷電兼取威明之義然雷先雷後以明為主治獄之道不患不威是以君德貴剛而治獄則尚柔中也柔中故虛而明也

賁 離下艮上

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文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釐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此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天子之文也推仰承天道俯順民彝天子能修其身而後可以化成天下由是日月五星无朓朒薄蝕彗孛飛流之變而各順其運行之常天下文章孰大乎是堯之文思安安舜之濬哲文明皆是道也旅之象山上有火許之以明慎用刑賁之象山下有火戒之以无敢折獄蓋明之所及有近遠故力之所任有大小聖人特以刑獄一事著其義則凡明之不足而欲任大者鮮矣是以君子貴致知之學而无取乎察察之

小智也

䷖ 坤下艮上

剝五爻皆言剝六五獨不言剝者何變文也五君位也五不可言剝也變而言貫魚以宮人寵者何貫魚下四陰之象也以宮人之寵寵四陰者五也宮人宮中之賤者也以此寵陰猶能制陰者也故無不利也雖變而不失君之義者尊君也伊川於上九引匪風下泉易通於詩矣愚謂六五一爻易通於春秋矣

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剝君子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是自剝其廬也小人亦何利哉初六六二六四皆言凶剝之无咎者獨六三耳何去何從小人亦當決擇之矣

䷗ 震下坤上

復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仁是也六二休復以下仁也是知凡言復者皆復於仁也初之修身二之下仁四之從道一也未有道而不仁不仁而可修身者也五居尊位故欲敦復仁之厚者宜居尊者也前後左右從而戕者多矣尤宜敦也敦之如何如初之修身二之下仁四之從道而已是能自治又能以人治者也敦復則不頻復又何至於迷復之凶哉

䷘ 震下乾上

无妄之卦聖人爲戒乎君臣而言也見時也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時也豈可妄有所往使萬物紛騷不安其生哉六五居君之位故告之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又丁寧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六二應五者也故告之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无妄之疾敵國外患也无妄之災邊防之事小有得失不足爲大患者也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君與臣但能修吾內治而外侮不得乘焉只矣藥必不可妄試功必不可妄貪先王舊章必不可妄改天幸必不可妄徼總之无妄之世必當以无妄處之君與臣必不可不知妄有所妄之害六四君側之臣也故以可貞无咎告之初九在下郡縣之臣以无妄之往爲得

志無關于朝廷大事也最惡者上也上九亦非有妄者也時不可行而行遂至于有眚遂至于无攸利故亦不可行而行也亦自謂前人之法窮則當變至于不可行者終不可行而猶執其所行終不肯變甘處其窮象曰窮之災也言其窮而不變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正謂上九也

䷙ 乾下艮上

畜卦之義蘇氏說之已盡其言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曰大畜之畜乾也厲而止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畜人以德小人之畜人以姑息見德而悟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忌無已也至于

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詐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四也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蹄易道以至沾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童牛初九也牿角械也童牛無所用牿然且不敢廢者自其尚而牿之迨其壯雖不牿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豶豕[illegible]豕也九二之謂也有牙而不驁也豶豕也不執則可治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者也而遂牿之故至于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牿之其漸可

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牿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躁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衢若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有以奪人而莫敢受苟無其德雖吾不與而彼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無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衢之有而不治進也大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

小畜以懿文德蘇傳曰大畜已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有為獨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蘇傳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學其學常推其意而論之懿文德者不得志而著書之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積學待用之謂也

䷚ 震下艮上

頤之六爻初九為靈龜龜食氣而壽不求食於人者也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此設為六四告初之辭以戒之耳非真以初為凶也故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世豈有觀朶頤之靈龜哉卦惟上下二陽凡能養人者皆陽也初九又以德為養者也四求初養是顛頤也四在

艮下須賜之虎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虎之常也然吾道也今以初九之德養為養眈眈逐逐之咎吾知免矣欲與施反四無欲斯能施矣故象曰上施光也二與五相應者也今二五皆陰不相應也故二擇養於初上之間皆非二之類也故曰行失類也然初則顛頤而拂經上則于丘頤而征凶與其征凶寧拂經也六三與上九相應三求養于上正也而顧繫以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又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易之示人語緣而不發義正而辭嚴此其至也若是者何也陰柔不正好動之人與居高乘時之權臣相合其禍何所不至是聖人之所懼也五居君位而頤由于上亦拂經也居貞則

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貞則彼無可指順則我不傷激貞者爻所本有順者補爻所未盡也上為頤之所由求養之人孰不歸之故利涉大川然聖人必先之曰厲吉不厲則凶厲則吉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不厲則大有害厲則大有慶也五曰貞曰順上曰厲五上之間君臣終始國家安危生民禍福其機最微而其事最鉅故聖人言之懼而慮之周也

䷛ 巽下兌上

大過彖傳棟橈本末弱也本末者初上也九三九四皆棟橈者也爻分而言之則九四棟隆九三獨為棟橈若是者何哉九四不過乎剛與初為應能専而無他初雖在下之象譬之茅然為物雖薄以之為藉未嘗不收其用此四所以為棟隆也四與九二為同類二以陽居陰而下乘初以初自助故有枯楊生稊之象稊者穉而從蘖反其始也又有老夫女妻之象老夫女妻則夫不陵妻而生育之功可成矣四曰棟隆吉象以不橈乎下明之二曰无不利象以過以相與明之是四與二皆取其剛而不過也九三剛而太過與上為應而三剛愎不可以輔過涉滅頂之凶上自无咎也三亦何所益哉三與五為類五以陽居陽侈泰已甚六乘之而力不能正故有枯楊生華之象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又有老婦士夫之象老婦士夫則夫猒其妻無過以相與之事矣

三曰棟橈凶象以不可輔明之五曰无咎无譽象曰何可久也亦可醜也无咎无譽者所以教上也與為滅頂之无咎不如明哲保身之无咎也非為五言也是三與五皆恃其剛而過也嗚呼棟橈吾將壓焉相之於國棟也匪剛不可過剛亦未見其可剛柔相濟使身名俱全而國家無事賢者不當如是耶

䷜ 坎下坎上

人未有可孤立而無助者也況在艱難之時乎習坎之卦九二九五各為一卦之主相應而不能相能者也二曰坎有險求小得險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險臨五五亦以險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可得者六三而已二所以能得之者非謂德足以懷之徒以二者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來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來則得主往則得敵遇險于外而休息于內也故曰險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無功故退入坎以附九二相與為固而已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簋貳用缶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無與為主五非四無與為獻饋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九五坎不盈祗既平五在坎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既平五之志

也以不平為未大來大而不肯自安故受四而不辭也夫五之與二勢有上下德有大小五有為之主而二懽自保者也要其終五必併二習坎之所以為險者以二五之不相下也五併二而天下無險可言矣二與三未保其終而暫時相依亦各知孤立之難也若夫初上處內外之極最遠于敵而不被其禍以為是以自用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習險將以出險也習險而入險為寇而已此初之失道也徽纆以係之叢棘以困之上六之所恃者險爾險窮則亡此上六之失道也道在依人尤在擇其所依險可易言也哉

☲☲ 離下離上

離之六五柔居尊位者也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當危懼之勢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所謂剛強者四與上也然上與四不同五能用上則可以成嘉美之功威震而刑不濫可以正邪矣若四則犯上之臣也自不容于天地之間何足憐哉此卦上九樂悔之臣也九三年至而退不貪榮祿之臣也六二中順之臣也初九新進慎事之臣也惟九四為犯上之臣旋發旋平不足為大患而可藉以為宴安之戒者也然離為火為日苟非君德之至明亦豈易致此哉

☱☶ 艮下兌上

交感之謂咸無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非無心也無不正之心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也大槩以一虛守盡之虛者九四之所謂貞也故吉且悔亡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貞矣故象曰未光大也九四大義繫辭傳發揮詳盡宜合而觀之惜乎九四亦有所未能也此卦六爻皆應皆求感而不能感初六志在外者四也九四朋從朋者初也志之從之皆不得無心之義也二故為凶吉兩義腓躁動惟躁故凶反躁為居則吉也九五咸其脢脢在喉之下心之上已發於心而隱忍於喉苟求无悔而已其志不已未乎感不可以私亦不可

強求苟默使上下之情不通也上志在隨人以妄隨為感自宜往吝上騰口說感不以心而以口感之道其衰矣乎合而觀之皆有心於感而不能無所不感者也卦以人身取象四當心位故感之道於四獨有望焉

☳☴ 巽下震上

恒以久為義九三不恒其德貞吝剛且餘五爻惟二以久中无悔初則浚恒貞凶无攸利四則久非其位而无禽五則恒其德貞夫子凶上則振恒凶是不恒不可恒亦未必可也恒豈易言哉善乎大象之言曰雷風恒雷風者天地之至不恒者也至不恒之中而有至恒者存此立不易方也方即貞即天地之道聖人所以久于道

而化成也聖人者天而已矣易諸卦發揮此義而此卦之辭尤為顯著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何也天之道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何疑於聖人之化成哉

䷠ 艮下乾上

遯不可以退避為訓人皆以退避為藏拙免禍之計日為則得矣如朝廷何故善遯者非必在山林也雖身處朝廷未嘗嚴絕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此遠小人不惡而嚴之謂也此卦初二兩爻定指小人初在遯為尾尾猶微末也以其往而有災故尚不敢肆而爭附於四四雖不示絕于外而內不昵好跡與小人似好小人㒺不

能干是謂好遯宜其享君子之吉也君子既吉小人自然否矣六二以中順上同君志自古小人巧用此術使人君誤信假之以權久而跋扈難制者何可勝道然二雖同志五能正志五之志正則二之志亦正二之中順且為應五之德而不出於邪矣二柔而中順五剛而中正君臣始終相保釁隙不生何嘉如之嘉出於正正與嚴相成嘉與醜相反此九五之遯也或曰遯不可以遯言不知臣之遯非必山林君之遯非必深宮君者天也天下有山天不必遠山山自不能及天君下有臣君不必遠臣臣自不能及君使天舍山而居於無山之處始為天遯育是理乎遯有以形用者山林之士或可當之

遯有以神用者非明哲以神用是主未易言也不可不辨若九三與初二同體訓□以遯係而遯疾憊固其宜也苟得其道其於初二且臣妾畜之并不得其道乎於行險除大事有亡安危未可知也不吉則凶可不慎哉可不戒哉上九與乾同體異於九三故謂之肥遯肥之者不止初二不能係之與三同德而不相應三亦不能係之矣是為龍德是為神遯以上居遯之終故特以此許之其實四之好遯五之嘉遯皆同此道也焦竑曰肥字古作蜚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為肥字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賦亦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皆可取

以證

䷡ 乾下震上

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又云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是知壯不可恃正不可捨捨正恃壯雖大何利之有卦惟九四當剛動之交故動而貞吉動而悔亡藩決於前輿壯其輹尚往何疑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夫趾雖壯不如輿輹而欲與四競往必不能也但信壯之可進信之過而壯不行是其信之窮也九二以中而貞吉六五位不當而无悔亦善用大壯者也五善處大壯者也上六小人用壯者也九三君子用罔者也羝羊觸藩兩爻同象羸非角即不能退不能

遯辭有詳略意相發明也无攸利艱則吉亦無爲兩爻言也使兩爻能詳於始不敢輕發自湜當不至兩敗俱傷禍亂蔓延而無已矣嗚呼三爲剛躁上爲貪躁三本欲用壯於小人反使小人用壯至小人用壯君子必無以理罔者蔑視天下蕩若無人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此爲君子歎息也然則詳與艱聖人爲望君子其尤切歟

䷢ 坤下離上

晉卦之辭所謂康侯者二也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五也五之爻辭曰悔亡者五爲晉之主悔在餘五爻有失有得悔亡在五之失得勿恤其故何也一時得者失

者畢在離照之下五雖勿恤而不肯不敢大逞罔與賢不肖溷而不辨者異矣夫得者進失者亦進此五所以往吉无不利也此五所以往有慶也利豈獨在康侯之二哉大畧卦以晉名而諸爻皆不喜輕進初六晉如摧如非人摧初初自摧也君子始進貴正初獨行正似有摧之者然自安於摧不失其正何吉如之使急於求售急於受命豈能裕无咎乎六二晉如愁如義亦同此以中正柔順之德而上遇六五之君宜無不合二不敢喜而不嫌故爲愁如此二之中正也所以受玆介福於其王母也六三衆允悔亡者三之晉一無所私故衆皆信之其悔得亡也卦獨四上兩陽似爲躁進然四如鼫鼠以比庸臣庸臣而在上位所以爲位不當也貞吝者雖庸而不失正雖庸而不敢肆然無忌也使其爲碩鼠之貪何貞吝之有雖失得勿恤之君亦難容而不逐矣上九居高而失和平之度難爲其下故爲晉其角維用伐邑之象然與始大喜功爲國生事者迥不侔矣所以雖厲而吉无咎也貞吝者道未光之謂也世之求大光而反致凶咎者多矣未若貞吝者安其未光爲猶愈也合諸爻觀之位有高下品有優劣行事未必盡得然皆進而不輕進者也上下接而下不輕進晉之主不易遇也晉之臣亦可法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六爻皆以商周之際明之初九君子于行伯夷太公之避也六二夷于左股股所以行也夷則行不利故用馬壯以拯之而後其行也勝用股矣此文王羑里演易之時也以學易爲馬壯是羑里之事文王亦自救有所未盡也夫此所以爲內文明也九三之文王得太公之象也南狩者卜田而遇非熊非羆之臣也卒載太公望以歸得其大首也嗣是而伐崇墉嗣是而遏徂旅文王蓋嘗有此心乎不可疾貞也六四于出門庭我不欲行避微子自靖之義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則爻辭已明言矣上六失則之明與六二順以則之明當合看又當與箕子明不可息之明合看明不可息箕子所以傳洪範

也六二順以則文王所以有六十四卦之象辭也紂惟㓜則故不明而晦後入於地無由可免也是故商周之際興亡之故備於明夷一卦或以為文王之卦是也豈非文王一人之卦也六二正所謂內文明者以此為文王與彖傳合但謂文王以學易為焉拘羑里之事文王亦曰悔有所未盡似非周公可以言文王者然假使周公以此言文王不可謂非深知文王者也此聖賢憂患之學文王周公孔子其揆一也

䷤ 離下巽上

萃言王假有廟渙言王假有廟家人言王假有家明乎在宮在廟王者皆以精神相感通故能使鬼神享而家

人化也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既交相愛矣又何憂乎九五為王者六二宜為王后然六二爻無異辭焉歸妹曰帝乙歸妹曰其君曰其娣此異辭也家人六二曰在中饋无攸遂則適乎臣庶之辭也家人以長女中女成卦故卦辭曰利女貞彖傳亦先稱女正位乎內在中饋无攸遂者正位乎內之事也六二既適乎臣庶其餘無不可通初九閑有家諺曰教婦初來其斯之謂與六四長姒也長乎家督長姒代姑家之盛衰繫焉又曰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也則乎長姒之重非女婦可比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嗃嗃嚴厲之家也婦子嘻嘻終吝嘻嘻歎辭也九三重剛過嚴家人不堪而歎故象於嗃嗃許其未失于嘻嘻譏其失家節以是知治家不可不嚴亦不可過嚴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誠與威相濟而得終吉異乎九三之終吝矣家人至上九家道已成象又揭反身二字以示人身修而後家齊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反身無他法大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盡之矣

唐李勣對高宗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其後德宗舒王之議亦祖此說李泌之對則謂臣當無所不知夫天子家事誠為大事臣庶家事豈為細事乎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秦之所以亡也賈誼言之

矣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晉之所以亡也干寶言之矣後世所以教導整齊臣庶之家者非無法令然徒文具而無其實也誼又有言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所關誠重矣哉

䷥ 兌下離上

天下同異之辨不可勝窮天地睽男女睽萬物睽是其異也其事同其志通其事類是其同也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大同而異異而同一也其異也正其所以同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大以此也睽非美事而天地男女萬事皆不得不睽睽然後同何嫌於睽乎若大始同終異始

異終同同異皆出於私而者判不相合與其終而異未若其終而同也睽之六爻初與四不相應也四如逸馬逐而愈逸不逐則自復又如惡人惡與左傳惡而婉之惡同貌雖惡而中未必惡也初不嫌四而見之四且以初為元善之夫彼此相孚矣初之悔亡无咎四之睽孤厲无咎以始睽終同也二之遇主于巷五之厥宗噬膚三之无初有終上之先張後說皆終同也自匹夫相與無不以睽為憂以不睽為貴况奪家君臣之際乎總之有宜睽者象傳大象之義也有不宜睽者六爻之義也如此則見睽之利不見睽之害歸于大同而受其福也睽之時用固非一端學易者可不盡心乎

䷦ 艮下坎上

九五大位也當蹇難之時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責天下之蹇皆其蹇寔莫有大焉者也大蹇也夫九五所謂利西南往得中者也當位貞吉以正邦國之大人也見之則利往則有功者也世未有真主在上而忠臣義士不樂為之用命者朋來之助豈非五之所自致乎人知九三往蹇來反為道窮而反不知蹇卦四陰與五同德者惟三之一陽耳其反也見險而能止也知也反而與初二同往尤其知也初之宜待者待三也四之來連者沛三也上以來碩者以三為碩人也上以三而利見九五之大人初二四誰非以三而利見者哉然則三貞五之朋也有三之朋而初二四上無非五之朋也不止王臣蹇蹇一人也朋來如是雖大蹇無難平矣雖然非下推上輓三何能獨進乎上與三應與之合力決天下之險難開一時之蕩平上之功豈小補哉

䷧ 坎下震上

解之小人六三也本非元惡大憝附九四之足下隨四而動不過四之一拇耳然已居下之上其位高矣故曰負且乘言其以負販之夫乘君子之器也或曰負者上仗四也乘者下陵二也負販之夫一旦得志未有不負上而乘下者也合觀之而小人之態見矣在九二以三狐日之工於媚悅則為狐也又依城之狐也假城之狐

也在上六以隼目之捷于傷人則為隼也三一小人耳而其勢闌涉上下則亦非尋常小人可並論矣九二以矢射之獲之於田上六助二與之獲之於高墉九四亦不敢庇之而自解其拇自三觀之以二與上為寇其實二與上興兵戎以伐罪人也是役也主之者二也上為犄角四者小人所在之地也能小人之退與不退權尤在君二與六五為正應二所以能成功也利西南往得衆此之謂也无所往既解之時也有攸往未解之時也无所往則來復赦過宥罪不欲禍延也有攸往則夙其事已定人猶未知也不苛不縱先後得宜豈非九三之貞吉中道哉嗚呼三與上不宜應而不相應使三之禍

已成必將陷上而奪其位三之禍未成而敢上非射而獲之恐未免以嫌疑而禍及其身也三為四拇勢將累四初與四應剛柔之際勢將及初今三一解而衆禍悉解郎顗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害蟲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解之時真大矣哉

䷨ 兌下艮上

損卦本無剝民奉君之說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損下卦乾之九三益上卦坤之六三損下益上即損剛益柔損非徒損所以益上故曰其道上行損下益上義本如是損亦非惡事也何嘗指為損民益君哉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又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其道上行損中即有孚義元吉以下皆有孚之占二簋用享則時以為有孚者也此卦下三爻益上者也上三爻受益者也上下交孚下積其誠而上受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之說也主之享賓必用其誠簋非虛器中必有實二簋者象下之兩陽也享禮八簋為上四簋為中二簋皆簡今以兩陽之實取象二簋不論享禮之常亦猶享賓有時而用二簋惟其誠不惟其物故曰二簋應有時也易大例扶陽抑陰剛不可損獨此卦以損剛益柔為義損剛則剛虛益柔則柔盈故又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損益二卦皆損剛益柔但益卦所損之剛在上損卦

所損之剛在下耳或執益彖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之文謂以損之損下為損民亦無不可不知損君益民可言也損民益君不可言也損君益民而民說固其宜也損民益君而有孚未之有也必不可元吉必不可无咎必不可貞必不可利有攸往任其曲說終不可通且小人以是藉口流禍無窮矣故不可不辯以文義細言之初九輟其私事遄往益四遄之為言疾也四所謂損其疾者指初九也損其疾亦猶咸其拇咸其腓晉其角之類易之句法也非以疾為四之病疾而四往損之也以下事上不宜緩慢故疾而无咎酌損之者戒其過於疾耳非以疾為不可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者言初九之

往本遄四又能使之遄不以損其疾為嫌反其疾為喜也如此而遄往者愈勸矣何咎之有初九曰尚合志四曰有喜兩爻各得无咎此初與四之有孚无咎也九二利貞者中以為志以中為貞也中即二之二簋益一之享上之誠也征凶者二非徼功沽名之臣以征為凶故安靜無為不敢輕動耳此二之以為弗損也而五以實受其益矣五受二益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上天祐五使得賢臣非元吉而何合而觀之二五以中相孚而得吉者也若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成卦之義實在於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三與上九不相疑矣豈非孚乎上九居卦之上受益

極矣故反而益下然於上實無所損故爲非損益之可以无咎可以貞吉可以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者是臣民俱受其益天子以天下爲家也損之道至此無以加矣故曰大得志也總之此卦大意在上下有孚爲臣子出身事君之事世既誤解損下益上又誤解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爲凶年飢歲上下俱耗之時夫上下俱耗猶可損民與嗚呼此漢唐所以多聚斂之臣也

☴☳ 震下巽上

益彖傳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益下爲益民此則得其解矣損卦自爲臣益君之事益卦自爲君益民之事何必皆以下爲民哉自利有攸往至

與時偕行皆備言所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之故亦非有二意也凡自上益下之事皆天子之事此卦六爻皆應而尤重九五雖成卦之義在於初四亦不敢與五比也益莫大於惠惠者順也九五之心有孚而順天下自然勿問而知其元吉其時天下之心亦皆有孚而順九五之德九五之志於是大得不亦宜哉二五中正相應所謂有孚惠我德者於二尤爲易見凡國有大事必君從卿士從庶民從龜從筮從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豈非龜筮協從之謂乎上下協從天人交應王用享于帝之吉占實非二所敢當也是以爻有永貞之戒象亦曰自外來明非二意中所敢有也六四中行此言四以

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也告公從者言其告於公朝而公朝從之也利用爲依遷國者言即遷國大事亦無不從而所遷之國其民心實是爲朝廷所憑依也初九居下親民之臣當益之時民皆順君之民自宜利用爲大作大作即遷國之役也元吉无咎者雖益之時無事不可興然下不厚事初九特爲之者也无咎可當也元吉本九五之占初不敢當也六三益之用凶事受凶荒之任者也益之最親切者無如凶荒古之王者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圭致王命焉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其復命之事乎宣君之德救民之命自然感天之心受天之福雖己身亦有大益非僅无咎而已故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言凶事之中益所固有其辭與自外來不同所以勸之也嗚呼天災流行凶荒時有當是時无咎有咎有益無益孰非自取之哉合此五爻觀之可正相應者二五也三四之中行皆以五之中爲行者也三之有孚五之孚也四之益志五之志也初九者乃四之應也五之孚惠心而其餘皆有孚惠我德天下大益其本在於君之一心是知舍心而言政未有能爲政者也獨上九處益之極又巽極躁動故曰立心勿恒無恒心之人反覆變幻纖悉誅求君子惟恐利不及人小人惟恐利不歸己人非鬼責孰能禦之莫益之或擊之自外來之辭與初二同而吉凶若天淵矣所謂美惡不嫌

午亭文編卷二十六

男壯履恭斂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三 易

䷪ 乾下兌上

夬卦五陽一陰陰至寡也以九五之尊決去上六一陰如以利器芟除小草何至夬而又夬乎夬夬者不能一夬而遂夬也[illegible]亦中行无咎中(有賁)未光矣若九三無九五之勢又在諸陽之中獨與上應使遽相應之嫌壯於色以一擊為快反足致凶故夬夬未妨也雖其始獨行遇雨若濡有慍而其後終得无咎故猶有取焉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此決而輕發者也九四則不能決者也誠能隨衆君子之後如牽羊之在後則藉力衆進次且之悔可亡矣牽羊與次且有辨次且而不能牽羊自古無亡之小人反多剛愎自用不能隨順君子爻所以又有聞言不信之戒也惟九二剛而能中雖屬乾體然健而說決而和實備全卦之德揚號者象之孚號有厲也暮夜有戎勿恤象之告自邑不利即戎也雖不即戎然猶是道也終至舉朝君子而小人絕跡所謂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九二惕號上六自然无號君子剛長乃終小人終不可長之理之勢未可謂必無之事也大略夬以得中為貴九五終未光則以上六暱在君側五居尊位當以毅然一決為中而非諸爻可比也夫天下之勢日變者也朝多消[illegible]易得之時也使九五不

能勸雖君子揚小人之惡于王庭必無濟矣中而光聖
人所深望者其尤在五哉

䷫乾下巽上

姤之小人初六一陰也為女壯為羸豕為魚為民為瓜
皆初六之象也初六一陰敢與五陽遇故為女壯在下
故為羸豕雖為羸豕而可豫信其蹢躅陰柔則易牽故
欲其繫繫則貞吉有攸往則見凶有九二之金柅初往
然无攸往之凶矣

初欲往而二柅之初為魚而二包之皆以其近也二之
能包魚能制魚者也其為主固矣然魚為嘉味何以不
利賓蓋味之美者其毒亦多小人之柔而可喜似之故

二包有魚以義揜之不肯及於賓也

姤五月之卦五月瓜生初象也杞高木二象也能左右
之曰以五能以二之杞包初之瓜杞包瓜而瓜不得曼
引是謂物識章之時二能使初之含章也二之為杞猶
之其為金柅也然孰非五以之之力與陽者國家之命
陰長而命隨去今以杞包瓜陰不得長是命自天而降
不復去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者以行未牽于初也不遇未必
有寡助之厲私遇則有牽於小人之大咎與其為大咎
寧為厲矣

上九與初最遠角又甚觸無與初相遇之理吝而不咎
亦吝不足罪也

諸陽惟九四與初為正應然初陰甘善牽與二相近遇
四相遠初繫二而不他往即得貞吉不必定歸四也二
包有魚四自然包無魚夫陽之於陰猶君之於民四之
包无魚是君遠其民而君無民也豈非起凶乎

此卦一陰始生由是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是姤卦
為謹微之卦不可不講也五居尊位而應之者二二五
兩爻之義尤不可不講也

䷬坤下兌上

萃于一之謂萃有二非萃矣象所言利見大人是也是
故五為萃主他不敢當也五萃有位位者天人共與歷

數攸存未有逆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崛起在此位者
也以是當天下臣民之聚無不孚矣無不光矣何咎何
悔哉以九五之志則常若匪孚故反躬自省元永貞之
德惟恐不能盡焉志若匪孚所以無不孚志若有悔所
以悔亡志若未光位乃光大象所謂利見大人亨聚以
正也非九五元永貞之謂乎此卦四五兩陽各得其應
疑於不一然九四位不當居多凶之地有不正之嫌必
大吉始可无咎大吉者近五之側以身萃五自不敢當
天下之萃故大吉也初六本與四應改而萃五是為有
孚不終乃亂乃萃也前為二引若二號之也與二相得
附二萃五一握為笑也勿恤往往於五也初之萃四似

正而非正改而附二萃五似亂而非亂其亂也乃其所以正也夫何咎若二者居中應五又引衆萃五中德不二但知引而不知他一孚之外無餘事也象言大壯交言用禴者萃之時天子之享親宜豊如子之享上宜誠各有攸當也六三欲萃上六既萃如又嗟如者蓋上六方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苦欲萃五而三又萃上六必无利矣惟往萃於五庶无咎耳小吝者戒其往五而不果也五巽為進退上萃五欲其果於退三萃五欲其果於進也總之上下五爻不論有應無應皆萃於五是謂萃於一是謂萃之正萃豈非天下最盛之事哉雖然萃可喜也亦可憂也蘇氏曰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皆外交爭之地哉大象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聖人之慮深矣

䷭ 巽下坤上

地至實者也亦至虛者也使地不至虛木之生將礙遏而不得長豈能拔出地上干霄扶雲哉惟君亦然使君不能下士則君門如天草茅賤士無由上達矣升卦六五居坤之中以順為德順故能虛此五之貞也五以貞為階天下皆由階而升用見大人勿恤者用此也六五所以為大人也五位西南巽之至坤必歷南而後至故曰南征吉志行也天下之志行五之志乃大得所謂有慶者不獨二之有喜若初之上合志三之無所疑四之順事上之冥升皆有慶也象傳雖舉九二剛中而應為釋其實非九二一爻可專有也初六允升初為巽主巽與坤順合志其升自可信也九二孚乃利用禴一有中實之德孚信于五雖外飾之靡文去而不用可也木孚九三漸入坤體虛而無礙故謂之升虛邑六四上由之以下達下由之以上通是為五汲引在下之賢人登於天子之廷者也賢人進而治功成王用此亨于岐山矣故曰順事也上六居卦之上木之升至此而極凡木之升在春夏人易見之至於冬則不見其升而實升而不息故謂之冥升謂之不息之貞消不富者以冬而言也使賢人之升至於不見而升升而不息豈非天下國家之大慶哉

䷮ 坎下兌上

困卦彖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剛中之剛九四不預焉二五之剛為初與三上所揜又為九四所揜故曰剛揜而不曰柔揜剛使二五止為初三上所揜九四不預焉何以不曰柔揜剛而但曰剛揜哉能辨九四亦為揜剛之人而困卦之義明矣九四來徐徐凡自外而內者謂之來四之來以就初也徐徐者隔于九二而不得速也故曰困于金車然四之志豈須臾忘初者哉初揜二者也今四之志在下不止欲助初揜二且欲引初揜五今

而謂四非捨剛之人哉然四與二皆陽二又承五故又
曰雖不當位有與也然則吝有終者此豈四自斷之辭
也四五五三有巽木象初與四隔故有臀困于株木象
四至二互離初在下有入于幽谷象自初至四隔三爻
有三歲不覿象此卦獨初與四應凡卦以有應為吉今
四反累於初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三與上不相應按
位本相應而柔又相應今隔於五五剛如石三不能轉
下又承二據二之蒺藜三為其宮上為其妻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何如之三之不見妻雖以隔於五故亦以
上之悔故上為三所牽附困于葛藟也在卦之上勢窮
而危于臲卼也處勢如此一動足輙危故曰動悔動悔

者不可征也若能悔悟則可以征而吉矣此又望上自
新之辭也此四爻者二五之剛所由捨也豈知二五本
剛中非此四爻所能捨乎不能困剛徒以自困小人何
樂而為小人哉若夫二與五真可謂之大人真可謂之
君子故能在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所者何貞也貞也
者剛中之中也此二五之安身立命處也可以感人可
以格鬼神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又何不亨之有乎是故
人以九二為困不知酒食之慶在中朱紱方來之慶在
中利用享祀之慶在中雖征行非其時故凶而以九二
處之自无咎矣九五者居尊位者也其時捨五者劓刖
國外患不過左右小人非天子於小人怒則去之小人

既去羣才效用此劓刖之象也困于赤紱之象也朝廷
之上以刑法為驅除志之未得在此然事平而朝廷寧
然亦在此矣乃徐有說也利用享祀意與九二同皆以
剛中之誠心孚於鬼神故也夫二與五在險能說困而
不失其所是說其所自有何至以口舌求說來尚口乃
窮之謂乎聖人喫君子故用丁寧於不必丁寧之地也
此卦兼為小人謀為小人亦所以為君子也所以為天
下也聖人之為天下慮也盍詳象傳因而不失其所為
句或連下亨字讀非
大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致命遂志之人
何人哉平日非志不在溫飽非犯顏敢諫非以忠孝節

義自期待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能致命遂志未之有也
無致命遂志之臣則亦必無實心為國之臣必無有土
為國守土之臣國家何利於此故培養節義是為急務
也

䷯ 巽下坎上

井以養人猶君子之德能養人也初六之井泥九二之
井谷二者皆無足取其惟九三乎三之井渫即九五之
井冽寒泉蓋九五能使寒泉之見食于人非九五自為
寒泉也當其不食則行人徒惻一遇王明則並受其福
九五之中正非明王乎甚矣九五之重也六四之井甃
此作人薦賢之臣也上六之井收勿幕此用賢之臣不

救賢之臣也四比无咎上且元吉者益至上而寒泉之
食無人不被井道於是大成矣是六四不可無上六尤
不可無也雖然薦賢者賞蔽賢者戮有王明之九五何
患無六四上六之臣哉王明並受其福者天下並受其
福也生於其時者何其幸耶

䷰ 離下兌上

國家一切改革無不有天人在焉非獨革命大事也天
運日變于上人事日變于下而天理人情必不可變能
以天理人情為念此革而當其悔乃亡之本也是故革
者不得已而為之革也不可革則不革初九之鞏用黃
牛也既革不可再革上六之征凶居貞吉也不可不革

不可妄革其難其慎則九五主革之君二三四奉行之
臣也人知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之利也抑知順以從
君由於未占有孚為九五虎變之大人者實未易與合
二三四爻象觀之其辭兼勸與戒無一非體未占有孚
之義而為辭者也即無一敢出於順天應人之外者也
世之因循規避而不敢革與輕躁執拗而妄革皆得罪
革卦之君臣者也

䷱ 巽下離上

鼎卦六爻初六與九四相應初在下為鼎趾即四之所
謂足也當未烹之時鼎顛其趾出其否惡未為悖理蓋
以小人畜小人亦小人所以无咎也九四不察慢授之
以重任遂至鼎折足覆公餗九四之形容亦沾渥難辭
矣至此人不責初之不勝任也而直責九四之不勝任
平時過信初六今所信果如何哉九二與六五相應九
二鼎有實貞六五之趨就恐後也反使二咨嗟於下曰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何故豈非柔靡因循之過與四亦
非太柔不可輔者故有鼎黃耳之象但為上九金鉉之
臣為相而二五相應之常可以不失矣此五所以利貞
而二所以得吉也九三與上九本宜相應以兩皆剛故
不相應三之有實與九二不殊以上不汲引不得升於
五前故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使上九變其
金鉉為玉鉉則剛柔相節而三庶乎鼎耳不革其行不

塞雉膏見食矣此又三之所以方雨虧悔終吉也夫鼎
之烹也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二與三是也人欲勿用天
其奈諸今二三之實皆由上九見食於六五是上九以
薦賢上當天心也大吉无不利何疑之有此卦之義在
於大臣遠闒茸而舉賢人輔六五金鉉之義則用大臣
以用天下之賢人尤不可不加意也
九二雖有終无尤之喜猶未免有慎所之之戒何也賢
人君子不見用於時或為權門牢籠因而失節故丁寧
戒之宋楊時為蔡京所薦前朝吳與弼為石亨所薦至
今猶有遺憾況其他乎

䷲ 震下震上

洊雷亦不必拘非時之雷如冬雷及無雲而雷之類自二月發聲之後八月收聲之前凡雷皆雷也人亦無間雷霆而不懼者當雷之時妄念盡空天良陡發惕乎雷過之後妄念又滋耳若能時時恐懼時時修省所謂日天格天孰加於此乎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文王用之繫卦周公用之繫爻恐致福也後有則也孔子用之釋彖旣又用之釋象此四語該震卦可也該全易亦可也

☶ 艮下艮上

彖辭艮其背孔子釋之作艮其止艮其背卽艮其止之象艮其止卽艮其背之實義止其所又艮其止之的訓

也背也止也所也切實言之一理而已艮其止者止於理也凡人不過一身其與身接者皆人也不見理但見人與身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失矣不見身與人但見理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得矣故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止也此止非專屬止非專屬靜行亦有止止亦有止行卽是動止卽是靜行止動靜無不有理止其所而時出之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雖心無爲息緣住靜虛寂之學必非艮止之學明矣

☴ 艮下巽上

彖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數語明指九五或曰天子不可以漸進言夫由儲君而爲天子非漸而何天子尙進以正進以漸天下何待待進躁進者使天下不待進不躁進天子正邦之功莫大於此乎卦辭取象于女歸六爻皆取象于鴻又取象于夫婦鴻不再配婦不二醮君臣之義也始進不正其後未有能正者也九五六二相應君臣之正也五漸于陵婦三歲不孕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五言其始也二言其終也雖終莫能勝而其始亦難矣則以九三六四故也三無應離初二而比四之邪配是謂夫征不復以私而孕不敢擧焉是謂婦孕不育私而得位盜私

奪之故結四相保是謂利用禦寇四亦無應故三漸陸四漸木皆非鴻之本性也四雖漸木或得其桷猶可苟安四之順異於三之剛躁故三不免凶四猶无咎與惟三四橫據于朝故五漸于高陵未能遽逮下接六二之願然五剛中得位去此何難此五所以終得其願而二不素飽之臣終得見用也初六鴻漸于干漸進小臣未遠禍上履危機讒誠所不免故曰小子厲有言无咎上九爵位不能縶之如鴻之高飛雲路清風峻節足以勵一時而師萬世故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此二爻亦無應者也比之三四則賢不賢相去遠矣去倖進以淸仕途拔孤寒以開賢路獎山林以養廉恥孰非九

五之事哉

兌下震上

歸妹一卦自卦辭論無復吉理自六爻論人有貴賤有賢否其遇亦有幸不幸妾媵之事略具矣六五妾媵之主也帝乙歸妹是其貴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其能逮下也又能不尚飾也月幾望是其德之盛也又謙冲不敢盈也然則六五以其中德之貴而行不專恃其位矣娣得此以為女君何其幸哉初九之為娣固也九二何以云眇則以跛眇相似也跛故不敢正履眇故不敢正視初征吉二利幽人之貞質性固有小異而以下承上之常兩皆不失矣惜古今女君不皆六五而

娣不皆初九六二也六三為成卦之主始亦欲待年而嫁獲其良配後則反歸以娣豈非女德不正人賤之故與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亦女子有志者也聞古之盛世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然則女之愆期必有任其責者矣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非約婚而不終者也愆期之女鰥曠之士不能具禮簡略相從者也或曰此卦自六爻而外通于公卿士庶且妾媵小事耳聖人何為娓娓不置是未讀歸妹之象者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而可以為小乎

離下震上

天下之事倚伏无常者也豐本以明以動故豐既豐又以晦蔀日之故於是豐之名雖是也而豐之實改為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矣豐至是殆无亨理然本以明以動故豐若循其本仍以明以動救其弊何難於亨哉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所以救豐之後也豐大也日中之日徧照天下此之謂大也天下無常中之日而君心有常中之日日之象雖屬於五而五之明實取於離日不至於昃君不厭其臣天下所以常豐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與鬼神乎此言豐之不可恃也或恃豐為可常或謂一豐之後不可再振者皆非也

五求章二有孚發若則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自可免矣四在五下故豐其蔀日中見斗與二不殊而其遇主不同一心以佐五而五之來章已得二又得初與四雷不蔽日豐蔀盡撤下明上動頓還舊觀豈非快事哉惟上六陰柔在上此連五之暗者也三不幸與之應所謂豐其沛日中見沬暗不在五而在上矣有臣如此而望與之竭力悟主行莫大之事哉惟以權自歷折其右肱而已上位窮而富溢豐大其屋翔于天際然闚其戶闃其无人蓋九三既折肱則上門雖如市謂之无人可也豐其屋適所以自蔽古來為臣如此誰能幸

䷷ 艮下離上

旅者外往而違其家者也士庶賈賤之常而尊貴者之變也如晉重耳備四爻之義焉呂郤之難豈非射雉一矢亡乎明年襄王入於王城王饗醴命之宥又二年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豈非終以譽命乎處狄十二年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有孫稍諸臣從之豈非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乎處齊公子安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然公子遂行矣豈非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乎其過衛也衛文公不禮之乞食于埜人埜人與之塊

似乎旅瑣瑣夫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黎臣所以歎也而不可論晉公子乎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旅雖窮而其君若臣之志不窮志不窮旅之窮何足爲災乎此卦最惡者上九而九三次之三過剛故有焚次喪僕之事大約旅之時瑣瑣因難過剛則人不附人去則瑣瑣益甚矣至于上九焚巢之害視焚次又甚矣旅非笑時也而先笑號咷在其後矣牛既喪矣終莫之聞矣是爲最凶者也可不戒哉

䷸ 巽下巽上

風者天之號令巽爲風故爲命令兩巽相隨故爲申命法教百端令行爲上故曰行事此九五大人之事也五居其中以中行命命无不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命既正矣則吉由之悔亡由之上下无不利由之矣无初有終初未得不令而從終則无令而不從也庚者十甲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更事故申命也或曰甲主仁庚主義甲寬令也庚嚴令也然巽者入也重巽所以入人非可以嚴厲言也

小者初與四兩柔也柔皆順乎剛剛則單指九五也五居尊位故柔皆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雖九二之剛亦不過下引初六使上順九五耳不敢當大人也

初以順五爲貞進退多疑則失貞故利武人之貞武人者果決無疑者也四決志順五无進退之悔可以稱武

夫矣倡初順五故曰田獲三品初巽下爲品與四隔三爻爲三品也田而獲亦武夫之事也四不止有功於初豈非五之功臣哉

二與四皆五所口五之申命行事必藉二四四稱武夫二稱史巫亦五辭也蓋所以使初无疑而事五者亦辭命之力也巽在牀下所以事五也用史巫紛若所以申五之命也然則二之有功同于四也

九三居下巽之終頻巽猶初之進退也始而志疑終而志窮吝何能免哉

上九居上巽之終過于巽而不能斷是爲喪斧不得以武夫之貞自齊矣又曰喪資何居此世而患失是恭無

恥者也憲保富貴富貴未必能保故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也或作兩句讀是也言
爾以為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也巽在牀下與
九二同亦所謂吉凶不嫌同辭

☱☱ 兌下兌上

兌說也順天應人使民忘勞忘死皆由於說說豈有不
亨者哉然亦有不可亨者說之失正故又利於貞正
何以為貞剛中而柔外是也剛中則不暱柔外則不暴
不暱不暴說之正也亨之道也九五以剛居中所謂當
位之大君也剛應云孚於兌嫌同于二變文曰孚于剝
此聖人特筆也蓋說我者剝我者也既剝矣何以又孚

益知我之志本無他也然孚于剝則自有厲怵然有
厲而厲自然無失此五之貞五之所以說也初之和兌
者我無爾虐爾無我疑也二之孚兌者我無爾詐爾無
我虞也四下乘六三與上六同體若商略所以說乎兩
柔者則徬徨不寧無為也惟介然疾之使兩柔皆不
能浼入則可以有喜矣此三爻者其道不同亦皆說之
能利貞者也至于六三上六一來一引正兌之小人以
妄說為性而君子不可妄說之者也六三言凶上六不
言凶者上之凶可例三而知也大約說卦以利貞為主
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苟不能說民而小人足說一旦有

子雖為我勞[illegible]我死小人且神闢避矣戒之哉

☵☴ 坎下巽上

此卦五為主渙之君二四為治渙之臣剛來而不窮二
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四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五爻
所謂王居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五乘四木以濟坎水
也利貞者王以居為貞也所謂正位也有五之君有二
四之臣而初六六三上九无不附于二四協志佐五一
時君臣如此渙之所以亨也夫渙非幸事也普天之下
誰非臣子初六之柔藉二互震之壯馬以拯王室之難
豈非順哉四為木為机初用二馬二奔四机得四而二
子渙之願得矣六三渙其躬者以有渙在不敢不散其

私也志在外者志在四也夫初二三皆歸於四四不敢
有以歸於五可謂渙其羣矣大臣而无朋黨之私可謂
光大矣人惡渙故意羣四渙其羣功乃在五所謂渙有
丘也此非常人心思所及也蓋渙之時丘為衆之所止
五當互艮之山故象丘也九五渙汗其大號巽之申命
行事也渙王居者王居而不動所以守宗廟社稷也渙
汗其大號渙王居皆渙字一讀言渙時宜汗其大號渙
時王宜居守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或以王居為王之居
稍連渙字為句以散財釋之誤矣此卦以汗大號渙王
居為渙之實事與餘象不同若夫上九之渙其血者上
與三應三渙其躬上安得不渙其血故上亦渙之功臣

也去而遠出者何蓋功成身退知幾之士也故爻以无咎許之象以遠害明之

史言唐德宗時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聞之莫不感激又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又李晟上行在露布曰臣已肅淸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二者爲渙之實事此可以見矣

䷻ 兌下坎上

節卦彖以節財言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反而言之不節以制度則傷財害民矣節豈小事哉此卦分坤之一策居下卦之上爲兌六三也分乾之一剛居上卦之中爲坎九五也兌爲說坎爲險說以行險者六三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九五也若節不可貞則上九也以六爻細言之初九在下知通財之權在五塞財之權在二不敢前侵二事爲不出戶庭戶奇九二之象也二坐視三之不節而不能塞爲不出門庭門偶六三之象也夫節財者當於有財之時失其時何嗟及矣二之凶宜也若六三不節若則嗟若又三之自取也咎將歸誰多費以快意而不知窮在其中說以行險非六三而何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而通故不窮不窮故往有尙甘節之吉所以在五也六四孚安節之亨亦以承五之道故也六三不節專延於上然凶而猶謂之貞猶得悔亡者罪不在上也嗚呼財者天下之

事也九二大臣也不知錢穀訖責非其職過矣至于制度數議德行國家之大政所係於財者至重也明職掌林修用制度數以卑侍分議德行以勸儉約天下未有不家給人足者也有中正以通之德其行此㘣易易也

䷼ 兌下巽上

卦名中孚中者二五剛得中也若三四則柔在內何得以內爲中哉舊有中虛中實之說中實是也中虛非也二五成卦之主凡卦之義皆可取用五君二臣二臣陞說君巽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信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凡有血氣无不可感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巽爲木爲風互震之動風行木動舟象也三四兩陰舟虛象也君臣交孚何事不可行風順舟駛無以逾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三索得女而成兌一索得女而成巽溯其本則乾也乾爲天剛健中正莫過乎天二五有爲孚之所以爲孚者此也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至六爻之義亦惟二五爲中孚與卦義同其餘不中則不孚矣

九五爲君之孚臣其辭易知九二取象于鶴者鶴水鳥又秋禽九二兌澤故象之又君主日陽也臣主夜陰也鶴在陰亦二之象也又夜半陽生鶴知夜半陰應陽之象也鳴和兌口之象也曰我曰爾即其鳴和之辭也爵祿曰爵爵爲爵曰爵爲皇亦曰爵爲鳴節節足足故飮器

象亦曰爵然則爵之稱亦多矣我有好爵其指偶乎
鳳生東方君子之國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九五居
巽巽乘震象之宜也曰我有曰吾與爾靡皆據二言之此
臣樂得君彼此告語之辭也或以子和指五非也以子
目五失尊卑大小之序於理爲悖且鶴屬兌體子又屬
巽體一物而兩取象其義紊矣
又以繫辭傳參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邇者乎遠邇相關如此邇可包與母子室中之至邇者
也鶴鳴子和邇先應也此又欲推君先信友之說也
初九虞吉者虞度六四之有它其心不敢安也虞於志

未變之先故吉志既變而後悔之晚矣六四捨初附五
絶類而上附五不失臣道月幾望之象絶類不繫私交
馬匹亡之象此捨私徇公善補過者也然反覆背友之
譏亦難免矣其鄉寄之漲與三與上應而不應故辭曰
得敵或鼓或罷先信而後疑也或泣或歌既疑而又信
也總之疑而不定者也上九翰音登於天音无實而飛
故曰翰音登于天者在卦之上居巽之極言猶飄風不
可捉執然上既不信矣其誰信之故曰何可長也
獲君信友於九五九二見之友之不相信於初四三上
見之古今未有上下相疑而可有爲者中孚一卦於君
臣朋友之際言之備矣

䷽ 震上

大爲陽小爲陰卦有四陰二五又居中得位小者既過
大者何以亨哉小者過而大者亨亦必有道矣則貞是
也處小過之時行小過之事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此又爲君子小人之互辭案得
中是以小事吉則大事必不吉剛失位而不中既不可
大事則但可小事矣此卦本教君子之行小事辟如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上則大事也下則
小事也君子知此則自然无違時而行之禍故曰大吉
大吉者君子之大者吉也繫辭之聖人意爲君子然所
以示小人者亦在其中矣

九三弗過防之弗過一句防之一句時既不能過小人
而外示防小人之形從或戕之之凶其能免乎此憂九
三過剛危之之辭也九四弗過遇之弗過一句遇之一
句時既不能過小人而能善遇小人此九四之利貞也
故即于其无咎然遇小人辟如養虎故戒之以往厲必
戒過亦一時之權常以是爲貞反至失身而不貞故又
教之以勿用永貞此三四兩爻之下而不上可小事不
可大事所以亨所以大吉也
六二陰過於陽故爲過其祖過其君以陰居陰故爲遇
其妣遇其臣此又六二之能下也然二本過其君聖人
曰不及其君何哉臣不可過象釋之明矣天王狩于河

陽公孫于鄆其書法同新謂易中无弃秋裁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又曰公弋取彼在穴皆有陰不敢行陽事之象此六五之下也然其德則六其位則五與二少殊雖不雨雲已上升故象曰已上也五君位也不曰王曰公亦書法也

初六飛鳥以凶此初之不下而上也惟其為飛鳥所以致凶也不可如何自作孽不可活之謂為初歎息而言之也上六弗遇過之亦作兩句讀言上六不肯以禮遇陽而務欲以力勝之也此上六之上而不下也飛鳥雖之上與初為飛鳥同故罹禍亦與初同也曰凶曰是謂災眚辭繇而不殺聖人為上歎息亦同於初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之世侈大之志易生能收斂而不至侈大則既濟可以常保故卦辭曰既濟亨小而釋之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剛柔正而位當似緊指六爻而意在九五九五為既濟之主其禴祭也非薦於鬼神也此九五之能小也後世有數十年不親郊祀者反之則東封西祀以明得意以祈福祐馴至民窮財匱何如以時禴祭者實受其福哉舉祭祀一端他可推矣先天離東坎西九五位居坎中故為西鄰所云東鄰西鄰殺牛禴祭者一奢一儉相形之辭而非以六二為東鄰也六二柔得中卦辭所謂初吉者喪其茀而不行俟其得而不逐貞與民休息

安靜无事太平之良臣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畏輕舉而致禍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能預備而戒懼也若初與四亦皆能小之賢臣也天下已安小人生事多開邊釁以徼功名故聖人繫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丁寧之曰小人勿用其意深矣夫以高宗之賢當全盛之世其伐鬼方猶以三年師老民困其憊可知可不戒哉上六與九三相應小人彼此附和喜於生事者也冒險而進卒止于險而不得出濡首之厲實自取之亦小人所當戒也雖然既濟有九五之君有六二之臣自然无九三上六之小人矣

䷿ 坎下離上

既濟之世不可用兵未濟之世兵不得不用然亦不得輕用也上有聖主下有賢將相而後可今觀六五以文明居上以有孚應下九二能持重於內九四能臨事而懼震用伐鬼方於外五非嗜殺之主二非貪功之相四非輕敵之將宜其皆得貞吉也是知未濟之兵出於不得已者也未濟之亨不以是哉不獨此三爻也聖人於初與三上皆有戒辭焉初六濡其尾吝象曰亦不知極也與彖傳所云未出中者其意相合未濟之時特嫌其濟而不知極非謂其不宜濟也六三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意亦同初六一戒之一勸之亦以未濟之時不可不求濟也上九有孚于飲酒剛而能和以和孚衆

所以无咎然鮅居卦終猶在未濟和而不節過親小人恐禍有出於意外者濡其首有孚失是聖人所以又申戒於上也總之不論既濟未濟聖人皆以用兵爲不得已之事皆以小心敬愼爲訓天運固有倚伏亦人事得失所致也合二卦爲一卦讀之常存思患豫防之心則天下其常濟乎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八　門人候官林佶輯録

經解 書詩禮

堯典

唐虞之際盛矣嘗竊以謂此天人之介君子小人消長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所由分也當堯之時四凶五臣並列而驩兜舉共工比周爲黨五臣雖各率其職未聞有能明其爲凶而放殛之者則天人消長治亂之關其故豈其微哉蓋堯知有舜久矣以爲非舜則四凶不能誅而五臣不能盡其才堯若曰與其誅四凶不若登用舜嗚呼此堯之所以爲君之大也當其時驩兜居中而三苗負固於外鯀方以洪水白重以姤天下雖以堯之聖而不能不遲廻審顧於其間者蓋待凶人若斯之難也堯若以謂及吾之身而制之使猶不得逞也然庶幾其有悔心乎既不得逞而有悔心吾與斯人亦相忘於大化之中而已矣即非然者有舜在焉舜之心猶吾之心也至是而終無悔心之萌矣舉而誅之不見其有震驚之迹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是以孔子賛堯之大而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舜有爲而曰無爲聖人之心如天天之心無爲聖人之心亦無爲當堯之時四凶可以不必誅當舜之時四凶不得不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舜之無爲猶堯之無得而名也舜登用而四凶誅五臣各得盡其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下極

治而無亂者本堯用舜以誅四凶之故也非然者則天人消長之關可勝言哉觀堯之所以待四凶與所以用舜者然後知堯之為君之大也

舜典

虞書者舜史臣所記首堯典者尊堯也舜典而尊堯故次堯典而舜典繫焉故曰尊堯也尊堯而不別之以為唐書者何也曰尊之也親之也舜之於堯義則君臣恩則父子君臣主義父子主恩尊堯而曰虞書者若將引為一體聯為一家合而同焉不欲離而異焉懼以君臣之義掩父子之恩也不然者雖以舜之史臣獨不可知堯之行事特為一書如後世修勝國之史者乎故不別為書者尊之至也親之至也是以觀舜典而尊尊親親之道備焉

禹貢

予於禹貢而見聖人憂天下之深且遠也當是時山川既治水土既平九州攸同矣於是任土作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然自漆絲鹽絺以至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璆琨篠簜之屬無不備貢焉何其繁也則若於田賦之外又有所謂貢者雖二猶不足如之何其謂之什一也且自土階茅茨以求虛其身之道凡所謂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璆琨篠簜諸異物既不見於經則知其未嘗有也而禹於是時始制為法令綜核嚴密如此況又在什一之外乎而孰知其非然也蓋聖人憂天下之心如此也其心以為吾之取於民者什一而已而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璆琨篠簜諸異物罔不畢具則凡宮府之所需賓師之所資其可以充吾用者皆已足於此後之人雖欲專用意於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璆琨篠簜諸異物亦不得求多於民蓋取之什一之中而皆已足矣則凡吾所定為制者使後世無以加也則聖人憂天下之心可不謂深且遠耶若什一之外諸異物更取於民此豈知治理者所不忍為而謂禹忍而為之乎嗚呼自渾沕之風漸遠服食器用已不能如往者草衣木食汙樽抔飲之風矣此聖人之所深憂也而懼其甚焉故定之為經曰雖好異物不得過焉聖人憂天下之心何其遠與

皋陶作士

舜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禹及身以有天下稷契伯益其後世子孫亦皆有天下獨皋陶以刑官不有天下與天道與非與後世于公治獄令高大其門曰當吾後必有興者于公之興以天道決之耶皋陶之不有天下亦天道與皋陶作士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舜念其功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惟禹亦云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反復念之不忘如此今考皋陶謨所

載其在當時德果不在禹稷下可知也然而既不有天下而楚人滅六蓼臯陶既不得比禹稷契伯益亦將不得以於于公與何天於臯陶則嚴而於于公則恕也將所謂天道終不可得而知與蓋天雖好生其在於人有能使民不陷於罪不致於刑者表而安全之斯則可以為德矣上古之民犯法者少亦不能無陷於罪而致於刑者天若曰實其罪而已耳亦何德之有焉後世變故滋多民犯法者衆士師者能得其情鮮矣天若曰苟能當其罪矣斯亦可以謂為德矣于公之所以大其門也臯陶之德大矣而天若有靳焉者蓋以彼其德可以使民不陷於罪而致於刑也致於刑非天之心也楚人之

禍舍天道吾無以決之也孟子有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蓋唐虞之世有天下以德以德故苟有以異乎德之為者天所惟也則不得不致其嚴於臯陶是也漢之世有天下以力以力故苟有小異乎力之為者天所善也則不得不行其恕於于公是也

費誓

孔子存書存魯費誓何也曰為東周也維魯也弱也魯宗國維魯之弱所以為東周也費誓載魯侯師師征徐戎之事伯禽秉周公之教傳稱周禮在魯制度典章宜其見於簡冊者多矣而孔子獨於此有取焉者何也當時

周道衰平王遷洛晉鄭焉依而魯宗國寖以式微其後三桓秉政陪臣執命數攻昭公而出之而征伐之權上不由天子下不出方伯齊田常弑其君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孔子恭傷不復得如曩者盛時承王命率諸侯以討不臣而伐僭亂也故於魯伐徐戎之事有取焉爾今誦其辭曰無敢不弔無敢不善曰汝則有常刑者三曰汝則有大刑者再嚴威整暇猶有三代之遺風焉其所以取其辭存之以繼於帝王之後也意者魯之孫子有能明王道強君德攬賞罰之權紹乃祖烈者乎吾庶幾其遇之昔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魯之亡於

弱周公既知之矣孔子不忍宗國之弱以亡其亦猶周公之歎也夫

秦誓

書存二誓而終於秦者何陳子曰存魯所以維其弱而終秦所以抑其強蓋聖人之志在魯天下之勢在秦勢在秦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聖人重言天命而必推極於人事之所當為昔者秦伐鄭晉敗秦師於殽穆公誓告羣臣孔子錄之書之終篇傳者謂穆公悔過孔子有取焉孔子曷取乎爾蓋天下之勢在秦孔子所知也而聖人曰有人事焉貴德賤力守其疆服毋敢稱兵構禍獲罪於先王此人事也以秦前日之所為雖得天

下不可久長以為生民主命乎其惻心之萌矣毋敢報兵構禍矣安知周之弱不可以厭秦之強也哉又安知彼即有天下不可以久長為生民主也哉故於穆公有取云爾不能彭衙濟河之師何有乎悔過而聖人許之耶其後秦滅詩書尚首功併呑諸國終有天下不二世而亡孰謂聖人之憂為過計耶或曰秦始孝公富國強兵穆公僻處西陲未得為會盟之主當其時天下之勢烏知其在秦也雖然後世識緯符命之事聖人所不道然天下之勢微聖人烏足以知之

周南召南

二南之作也當文王受命之時耶周之德及於民者至矣詩有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宜其名詩不得獨取二南也顧其時西則昆夷北則玁狁東則紂封昆夷玁狁未之如何矣而文王之化自周召而南漸被於江漢之人此二南之所以獨為名也夫昆夷玁狁紂自外於聖人之化無足責矣而當時之人生其封域之中者亦何其不幸耶

周召有詩無詩

甘棠專美召公而麟之趾乘稱公子無美周公者周公勳德豈出召公下哉易之辭曰二多譽遠也召公之謂也四多懼近也周公之謂也觀周召有詩無詩而譽與懼之義益明

魯頌

頌者下頌其上之辭其猶之國風美刺非有典法禁侯國不得作也然則行父乃為請於周蓋當時周衰上下陵替魯僭用禮雖頌亦請之非謂魯於法不得作頌如詩隧之類必待天子之命而後行也魯人既不忘其先君之賢而不以王命為尊何以風天下矣魯無風而有頌聖人存之思深哉

商頌

或問詩周書而存商頌何也曰歐陽子有言大商祖之德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余嘗論之夫謂大商祖之德者商周本以征誅有天下周之於紂猶商之於桀明其德以見有商祖之德則實有可以得天下之理如無其德則是雖有天下且不可以敢行放伐之事予故謂大商祖之德者是也謂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義尚有未盡者武之革命順天應人聖人者天人之至公者也亦安計紂之憾與不憾而武王周公之心亦何待譁譁焉明於天下後世哉故謂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者非也然則商頌之存果何義與曰明紂也周得統於商明統所以尊周也魯親周後明統而尊尊親親之義備焉夫是以周書而存商頌也

新宮有聲無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篇者鄉飲酒燕禮

之笙詩也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詩自漢已來謂遭戰國及秦之亂而亡之朱子曰非亡也蓋有聲而無辭者也鄭氏謂燕禮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愚按笙詩在笙中吹之則下管之詩亦在管中吹之其有聲無詞與六篇同也或曰笙詩篇目見於經而傳者為之作序六月之序亦連及之而新宮皆無焉故鄭氏箋以為辭義皆亡而孔氏疏以為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則新宮非六篇之比是亡詩也非眞有聲無辭者也夫篇目之見於毛氏之所傳者非經之所本有也

毛氏說儀禮而補入其名耳然則毛氏妥為闕新宮而不補曰溺也衛宏因之不為作序又何足怪乎若謂六篇之目果見於經孔子不應獨刪新宮之目若謂六篇果有其辭遭亂而亡又不應皆僅存其目其為毛氏之所補入無疑也左氏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之詩或別有其辭非下管所吹之聲也孔子刪之耳是以朱子又疑以為斯干之詩而未敢必也孔氏又謂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時三十餘年而新宮逸亡夫新宮之詩儀禮所用之詩非他詩比也儀禮周公所以製禮樂定太平之大政也禮樂之人具者莫備於魯魯豈有遺詩耶假令魯詩間有逸者此儀禮所用之詩

其行於天下者久且遠豈有求而不得者耶多聞博學如孔子豈有不求得者耶且三十年未久也而謂行於天下者昔猶在人口而今遂亡之其可信也耶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唐人詩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本此如序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迂佘與此詩無涉也亦豈復有意味之可尋乎

野有死麕

詩言以茅包麕而誘懷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辭姑徐徐其來無感我帨無使尨吠有幽婉之情無嚴峻之意安見其惡無禮也而繫之召南之中不可解矣豈其出秦

火之餘而簡編有錯亂者耶

擊鼓

經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役與兵皆國之重事也州吁虐用其民土功戎事一時並興至使其民呼號刺怨其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者豈其民之猶樂為力役哉蓋其時之民習見夫軍用其力以土功力役之事不足為勞苦耳是其情尤足悲也豈知夫先王之制五十而罷役比之六十而還兵者猶藐藐焉不敢過用其力也彼州吁殘民以逞烏足以語此

雄雉二則

二章曰自貽伊阻卒章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詩之

旨有合於中備不怨不尤正巳無求無入不自得之意而出于行役之婦人其亦猶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乎不可謂非卷耳之遺風也以是知先王德教之及人遠矣

汝墳草蟲思其君子不過閔年歲之改易感時物之變遷或慰勞其王事之勤或自道其思念之意而止耳而雄雉之詩反身自責憂深慮遠或恐其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其所以勉其君子者無不至焉世變之可觀益如此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詩七言之權輿也胡為乎中露詩五言之胚胎也何必柏梁蘇李哉一章之中而古今之詩體備焉然其嗟嘆永歌之情蔵其中而成於文者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黎侯失國而寄於人有媿乎其臣矣

簡兮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是古者樂官掌教事任至重也簡兮之賢者實有教國子諸子學舞之責其在職之事有可為者非如後世伶官之比也亦何為而輕世肆志如此哉蓋先王教士之法至此時而寖壞雖存其文而誠意不至無復有禮賢敎士之實不過以伶官待之而下亦遂以伶官自待矣賢者處此宜其不得志於時而其言之玩世不恭有如此也

北門

先儒謂北門之忠臣至於寠貧而莫知其艱窮而呼天無怨尤之辭而又以為有臣如此不能忠信重祿以勸士國之所以亡也嘗試論之其君既失勸士之道而為之臣者其所以自處亦未得為盡善也君子之仕於人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至於窶貧甚室人無以自安不思所以自處之宜乃惟呼天而訴之亦何益哉然或者其時為之苟以容其身未可知也夫有道之國士君子得盡其所學就使不得志亦不使失其所守為國而使人既不得志又失其守至苟以容其身如衛者欲不亡得乎

君子偕老

風人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莫著於君子偕老之詩此詩惟稱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以感動其天良激發其愧恥而終不斥言其淫亂之事所謂辭益婉而意益深是風詩之最善者也

載馳

禮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不得歸寧使大夫寧於兄弟載馳之詩首章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許大夫之弔於衛者也故其卒章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大夫即許衛之大夫也夫人言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而爾大夫自以為能任而非衛事也雖百爾大夫之所思慮不如我之親往也申言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之義也

載馳之詩許夫人傷宗國之亡欲歸唁於衛其二章以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是夫人終以禮自制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夫宗社覆滅非常之變又豈依違然坐視而已也故其卒章曰我行其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將控告於大邦未知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也則是夫人雖不果於行而其閔亡救亂之心至矣夫人可不謂賢哉夫以宣公宣姜之惡而有女之賢如此世類果足以限人哉又何疑乎文公之能幹蠱而興家也

大車

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案冕績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而或者欲去其節文蕩然即於簡陋過矣

叔于田二篇

吾觀于田二篇之詩而歎其上驕下諂國無道之甚也三代之衰也善惡賞罰不明乎上而是非毀譽之在下者恒得而別白之蓋猶直道在人心而公議在人口也若叔段者不義而得衆而國人之美之者以其弋獵馳騁畢大暴虎飲酒服馬之事競為諛悅而無復三代之遺風叔雖欲不為亂豈可得哉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蓋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辯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未必皆挈壺氏之罪味序義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是宜夙而莫宜莫而夙至使挈壺氏亦不能操其漏刻以舉其職明其一出於一時獨然之意而行之使人無所遵守也此東方未明之詩所為作與

敝笱

詩以敝笱為喻而首章曰其從如雲次章曰其從如雨

卒章曰其從如水至於如水而流蕩忘反不可復制詩人語有淺深次第之不同亦可謂警切著明矣善乎胡氏之言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是以至此其極取以證敝笱之詩尤脗合云

唐風

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集傳曰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蓋吾讀詩考集傳所稱二南而後於唐風有取焉然自漢以來解者多所淆亂如蟋蟀山有樞綢繆杕杜葛生采苓諸篇序概指為譏刺時君之詩得朱子

射說而聖經之本指以明於是焉歟大賢與人爲善其是非取捨一準乎義理之公不惑於穿鑿傅會之說而後晉風之厚民俗之淳益粲然明著於後世則信乎可以排列國之風而獨出矣雖然則豈獨可以見民俗之淳厚而已哉蓋以知前聖遺風之遠也

車鄰

車馬侍御詩人美之則秦之所以爲秦者如此而已耳並坐鼓瑟亦豈眞能有禮樂之好哉蓋自三代以來未有以力得天下者至於秦而世運民風忽焉一變理人有以見夫得天下不必皆以德也故魏唐次以秦以見晉亡而秦興也秦風首車鄰以見以力得天下將始於

廢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豈不然歟

小戎

小戎猛烈壯厲非婦人所能作其曰言念君子詩人託興之辭耳輔氏所謂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夫汝墳草蟲不免於憂悲而謂小戎之婦人爲能知義耶蓋詩人之代爲辭不如婦人之自爲言爲能盡其情也小戎言而不盡其情故又以知非婦人之作也

黃鳥

三良之事益穆公之惡而康公成之彼三子者宜亦有過焉黃鳥不能高飛遠引擇木而栖止于棘與桑與楚則詩人之意見矣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序謂親迎而女不至親迎不見於詩特以昏以爲期一句斷之耳而尤可異者鄭氏之說詩也鄭氏箋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考於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外婦至壻揖婦以入此士親迎之禮也父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衿鞶此父母命戒之辭也以親迎之禮成儀節文如彼以父母命戒之辭重愼如此士不親迎則已既曰親迎矣當時雖世教衰微而古禮之遺猶當存什一於千百不至蕩然盡廢也而曰女於是時留他色不肯時行豈不可異哉或以謂親皆沒昏姻失時無父母之命或父母存而不能以禮制其女雖然儷皮束帛請納徵矣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矣雖留他色欲何爲哉甚矣序之說而鄭氏之謬也

豳風

豳何以終風大周公之功而以明臣道也周之王業成于周公聖人著國風之正變以明王業之熾衰故凡公

之自為詩與詩為公而作者皆得繫於公風皆以國名魯公國也不繫之魯者何或曰伯禽封魯公實不之國故不繫魯然而非也公功在天下魯一國耳假令公之魯庸得以魯盡公耶故凡繫於公之詩不得曰魯也周之王業成於公而不繫以周弗敢專也豳者夏之列國先公之所居也繫以豳公之志也而以終乎風者易曰无成有終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常棣

常棣朱子云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愚按常棣周公為管蔡而作諸儒論之無異辭矣富辰謂召穆公作此詩殆猶春秋傳所謂賦詩云爾傳凡言賦詩有二義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凡此是自為詩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凡此是誦古詩也召穆公之作常棣是誦古詩也杜預以為作樂而奏此詩與賦詩之義自別宜朱子不取其說也

三禮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

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為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為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二戴禮並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並取二家今大戴禮不領於學宮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為諸儒雜記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為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則是禮記者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間嘗論之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亂蓋古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

猶謂其行於今者蓋事沿襲不同後之無由是二經者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爲一家之記述欲知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駁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以爲秦漢之書而以爲商周之禮不以爲傳注而以爲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illegible]定之又皆告戒聖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肯容爲治平爲禮宗訂犯名義者乎不以人廢言信哉

作庵文編卷二十八　男壯猷校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講筵奏對錄 有序

臣廷敬伏惟
聖主以天縱生知好學不倦臣叨侍 講筵多歷年所仰聆 大誥闡明經義契往聖之心傳實前王所未有盛德日新光輝宣著是以措天下於隆平開萬年之景運文謨武烈史不勝書巍哉蕩哉至矣盡矣臣自愧愚昧莫贊 高深每當 玉音下詢獲申奏對因而講義之外薄有敷陳爰謹輯錄數條仰紀
聖學之宗私備忘微臣之遭遇名曰講筵奏對錄臣不勝慶幸忭懽之至

一戊午九月五日臣廷敬進講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一節惟暨乃僚一節嗚呼欽予時命一節
上曰朕觀高宗命傅說諄諄以納誨輔德爲言可見自古君臣一德一心至誠孚感爲上者貴心聽納以收明目達聰之益爲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忠然後主德進於光大化理躋於隆平後世君臣之間徒爲虛文中鮮寔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廷敬奏言有高宗之爲君所以有傅說之爲臣
皇上此言誠社稷萬年之大慶也

一壬戌　月　日進講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一奏對言人臣盡忠事主豈得以希榮干寵爲心人君

以禮使臣固必有報德酬功之典
日講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象曰
受玆介福以中正也奏對言守正不阿君子立身之
大防依違干進小人求容之私計以六二之賢而有
愁如之象盡賢者事君以得時行道爲念非爲一己
之榮辱進退而然也故爻曰貞吉象曰中正於此而
察人才之邪正審心術之公私俾爲臣有喜趣之風
而無愁如之意此實治道汚隆之所繫也又云受玆
介福此盡論其理耳亦有懷才抱德而沉於下位亦
有才微德薄而竊據高位此理之所不必然而事之
所常有者故六二之介福聖人所以深慶之也

日講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
恤往有慶也奏對云昔者帝堯之時擊壤之歌曰帝
力何有於我哉康衢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
孟子論王道亦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皆帝
王天覆地載之量無一毫計功謀利之私六五失得
勿恤深合此意所以吉无不利往而有慶也
五月初九日講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
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奏對言傳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古之人所以
嚴於去就之義者非愛其身正愛其道耳故此君子
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有匡王定國之勲此明夷

之君子所以守不食之義也又奏對言薛方王莽時
人莽以安車迎方方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巢由之節莽悅其言遂
不強致故曰薛方保身而自全揚雄爲莽大夫莽惡
劉棻等符命之說置於法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治
獄使者欲收雄時校書天祿閣恐不免乃從閣上自
投下故曰揚雄投閣而不免也士君子觀薛方揚雄
之事可以得處明夷之道矣
初十日講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
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奏對言此一爻商之微子當
之其在書曰吾家耄遜于荒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顚

隮其後微子抱祭器歸周以存商祀正得此爻之意
十一日講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奏對言殷有三仁微子之去利而不貞比干貞
而不利惟箕子之所爲利也貞也故象傳曰箕子以
之爻辭曰箕子之明夷所以表忠良之隱忍臣子之
心而聖人繫易之旨深矣
十七日講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有恒奏對言帝王以天下爲家一言之微有前後左
右之竊聽一行之細爲子孫臣庶之隱憂是以聖帝
明王必愼乎此
十八日講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

人嗚嗚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奏對言齊家治
世莫善於禮禮本天下之至嚴用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故齊家者與其過於和寧過於嚴與其過於嚴寧
準於禮準乎禮則無過嚴之失而有至和之美矣
二十二日講睽小事吉奏對言睽之時可小事而不
可大事矣至於世道休明之日人心睽合之時正當
大有為之際必有紀綱弘遠之規模為社稷靈長之
大計億萬年毋狃於旦夕成大事毋忽於小利此又
憂盛危明防於未睽之道也
二十四日講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
失道也奏對言人臣當進以禮退以義乎居有難進

易退之節則臨事有尊主庇民之功蓋士人一身之
進退為禮義廉恥之所關即為世道人心之所繫故
必合於道而後可然此在乎日以禮義廉恥養之然
後人以禮義廉恥自處格人心而正風俗此尤為要
務也
二十六日講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
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奏對
言无初有終聖人亦論其理當如此蓋論其理邪固
不能勝正而歷觀古來邪正之際正實往往不能勝
邪惟
聖人在上能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斯可以決其理也

不敢耳
二十八日講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
亡也論君臣道合奏對言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皐陶
稷契之臣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後世如
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亦必魏徵房杜之為
其臣故能成貞觀極盛之治此可謂君臣道合一德
交孚也
二十九日講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奏
對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言濟蹇之道貴得地利也昔
漢昭烈有撥亂之志諸葛亮有王佐之才然而困於

西蜀一隅者以不得地利也利見大人言濟蹇之道
貴得其人也昔張子房之從漢高馬援之歸光武可
謂得其人矣貞吉言濟蹇之道貴得其正也三代以
後有濟世安民之功如唐之太宗宋之藝祖亦可謂
得貞吉之意者矣
八月十八日講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奏對言此一爻專主臣道言蓋以柔在下則有小心
恭順之誠而上應乎剛則有担當任事之力此皆无
咎之道然解卦諸爻皆以解小人為義大抵易之一
書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意為多不獨解卦諸
爻為然此所以有資於治道也

十九日講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
中道也奏對言解小人所以杜蔽上殘民之禍者也
從來上之德意不能下究民之疾苦不能上聞者皆
小人為之壅蔽於其間也故貴解而去之小人之害
有不可勝言者蓋小人未得志之時必工為諂媚之
術既得志之後則肆其險毒之奸是以斷然必解而
去之也
二十三日講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
有解小人退也
上問君子小人奏對言小人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其貪
位固寵之術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聖人特著善

之曰君子維有解蓋言斷然解去之不使其為國家
之患也又講義有郭之所以危句奏對言昔齊桓公
至於郭國問郭之父老曰郭何以危父老對曰郭公
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是賢君也郭何以
危父老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
以危也觀於此可不戒與
二十六日講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
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奏對言隼以象其凶惡
高墉以象其權勢小人而乘權藉勢乃刑法之所必
加也故不曰解而直曰射此所以嚴小人之誅也上
爻在大臣之位大臣以天下為心無一己之私所私

惡然後有天下之公是公非是非明而後國是定國
是定而後人心正治道成
九月初七日講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奏對言人心本然之善原與太虛同體太虛中無一
物吾心中亦無一物所以聖賢格物之功正以求復
其無物之體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乃見此心本然
之善而其所最當損者莫過於忿欲兩端懲之窒之
則凡類於忿欲者可以不勞而克治之矣
十九日講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論朋黨奏對言君子以同道
為朋小人以同利為黨苟不辨其邪正而惟以其同
則指為朋黨不免有黨同伐異之患歐陽脩朋黨論

正是此意
二十一日講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
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論楚人以二臣之賢勝於白
珩齊王以四子之功美於照乘奏對言昔楚之王孫
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王孫圉對
曰楚未嘗以此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
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朝夕獻
善敗於寡君此楚不以白珩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也
昔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以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誇於威王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賓者與王興君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有朌子者使守高唐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有種首者使備盜賊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此齊以四子之功勝於照乘之珠也

二十三日講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奏對言損上益下之主以至誠惻怛之心為愛養斯民之政初不計民之為我用也而當此之時動罔不臧故彖辭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可見損上者正所以益上也孔子嘗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言與其有聚

歛之臣寧有盜臣如裴延齡桑弘羊輩皆以言利固寵一時貽譏後世此又可以為龜鑑也

日講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奏對言舉天下之大事在於得天下之民心而所以得民心之道惟在聖君賢臣朝夕講求以實心行實政非一切權宜之計所可幾也如漢文帝之止輦受言唐太宗之虛懷納諫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正此爻之義也

十八日講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奏對言聖人最惡言利之臣至比之為盜臣之不如昔周厲王以榮夷公為卿士榮夷公言利之臣也芮良夫諫之以為不可用其後厲王卒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自是不享則芮良夫之言驗矣又講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奏對言君子光明磊落即有過失人所易見小人巧佞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貪位固寵者無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矜己之長能使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專權而肆其惡昔唐德宗謂李泌曰盧杞清忠强介人言其奸邪朕初不覺泌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使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之所言正有合於知人其難之義

十一月十四日講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

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奏對言大抵易言君子小人之際未嘗不委曲詳盡而於君子所以決去小人之道又未嘗不反覆丁寧雖以五陽之盛決一陰之微而諄諄告戒如此可見小人之難去而君子往往不能勝之也

十六日講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奏對言小人讒害君子不在於大庭廣衆之際而在於燕閒私語之時使人主聽受其言而不覺故聖人比之為莫夜之戎惟

聖明之主嚴絶其端則可以無此患矣故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二十七日講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
長也
上顧廷敬曰君子得志尚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不能
容君子對曰誠如
聖言此古今同慨惟
聖明在上有以察之
經筵講章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
此皐陶陳安民之謨以告帝舜也謂天五倫在人自其

經常不易者謂典蓋原於上帝付予之初固天叙之也
然天能叙之不能保其後也所以立之教化勅正我五
典使倫叙益厚者則在人君矣五典在人自其節文不
過者謂禮蓋天理之品節固天秩之也然天能秩之不
能保其終也所以立之制度用我五禮使品秩有常者
則在人君矣是典禮出於天而爲君道之所係如此臣
固是而繹思之盡倫本乎天道要惟惇厚以成宜制理
順乎人情尤貴庸常而可久是知大典大禮之宗必備
作君作師之任矣仰惟
皇上敎先親遜化昔温文建極陳常立愛立敬以訓世
經猷節性中規中矩以宜民固已寬悟彝倫斟酌百代
矣臣愚更願建中垂裕創制顯庸彝紀懋修益奏協和
之化經綸盡善彌勤勸懲之衷斯率土共識尊親而緝
熙咸知禮讓矣臣愚不勝顒望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一節書是史臣紀帝堯放勳之實也謂夫德性之中
萬善悉備合天地民物爲一體統親疎遐邇於同孫德
本自大也惟其有物欲之私所以鮮昭融之量而人己
之間多扞格矣惟帝堯天理渾然能明其大德存諸心
者此德之全體具足見諸身者此德之妙用流行推此
德以親九族則倫紀以修恩義以篤九族已親而睦矣

推此德以平章百姓則舊染之俗咸與維新畿內之民
皆昭然自明其德矣推此德以協和萬邦則萬邦黎民
莫不變惡爲善已於是而雍和矣是勳放於家國天下
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執中開危微精一之傳爲千
古人君之極則明德立修齊治平之準實萬世聖學之
淵源故知開天首出之一人必有過化存神之偉烈仰
惟
皇上睿哲無遺生知敏求稽古弘經闡傳心之要察倫
明物大保治之規固已建巍巍之成功宣聖聖之令聞
矣臣愚更願性道彌崇 皇風益暢天行不息時壁於
聰明睿智之心日進無疆尤懋夫聖神文武之治則丕

振先業之緒續而永垂佑啓之謨圖矣臣愚不勝顒望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一節書是孔子申言乾德之具於人心也謂夫乾天道也亦人道也人得天之氣以生渾然與天同體故元亨利貞四者在天為春夏秋冬造物無心而成化在人即為仁義禮智𥁞德不言而同然顧夫元之為仁者衆祥一念統百行而開先乃衆善之長矣亨之為禮者經緯萬端合情文而並粹乃嘉美之會矣利之為義者物得其裁制則分定而情安義之所由以和矣貞之為智者識進於堅凝則見明而守固事之所依為幹矣天德

之本然具於吾性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人生為萬物之靈固備仁義禮智之全德維皇建庶民之極尤兼聖神文武之弘圖故能體道於當躬自可繼天而作則

仰惟

皇上性稟中和學勤遜敏彝倫攸敘立萬國之儀刑精一常存紹百王之心法固已亶聰明而作乂勵夙夜而觀成矣臣愚更願廣運無疆升恒有永勿懷而修來日積慥敬而堅域彌優則道與協於四氣之和而福長臻於億年之久矣臣愚不勝顒望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兼體四德之全功也文言曰元亨利貞之德在人皆有其同然而盡性合天之功惟君子乃為克備君子與仁合一而存發皆仁故足以大仁民愛物之施而長人矣美其所會而動罔不臧故足以協天秩天敘之常而合禮矣於分之所宜因物而各足之則使生於分定和生於能均而足以和義矣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定見不疑定守不撓而足以幹事矣君子兼體四德之全功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命不已元亨利貞之所以流行也聖功無息仁義禮智之所以體備也默契天人性道之大本端望乘乾首出之一人

仰惟

皇上法天廣運如日正中式廓鴻[illegible]敷實朝南之驩律新駿命惠懷無遐邇之殊固已[illegible]中昭和揆文奮武矣臣愚更願大猷允塞至德彌[illegible]清明在躬凜惟幾於康之吉夙夜基命宥秉安未治之心則天德與王道同功修己與治人兼至將美化洽於四海而福祚永於兩儀矣臣愚不勝顒望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此言虞帝勉其臣以保治之道也當舜之時天下既已乂安而舜之心猶兢兢業業用作歌相儆先述其意曰天命難諶至為可畏欲保治於無窮必當心於[illegible]

惟一時之暫非一事之微與弘戒勅祗天命可永保也乃歌曰為臣者樂於趨事而股肱喜哉則治化攸興而元首起哉庶績修舉而百工熙哉蓋舜以保治之道望其臣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體雖高而動靜云為無時非旦明之所寓天道雖遠而與徹命討無事非陟降之所臨惟主臣交致其憂勤斯化理乎臻於降治仰惟
皇上乾行剛健謙德尊光 睿學精深單淵衷於夙夜衣韋炳烜昭泰象於星雲固已紹二帝之心傳肇萬年之基緒矣臣愚更願治益求治安愈圖安日進無疆默契自恒之運 皇建有極弘敷彝訓之休則府事茂成於修和而功德彌徹於巍煥矣臣愚不勝顒望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以君子立誌已處衆之坊也孔子意謂人之品詣貴於嚴毅自持然或過於立異勢必涉於乖戾之為君子則莊以飭躬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貴於樂易可親然或一於從俗勢必入於阿比之私君子則和以應世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狥人何黨之有君子於人己之際各得其宜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立品者無論為介為通可以驗學術之邪正觀人者即其為同為異可以別人品之偽真允惟明作惇大之朝克有正直和平之化仰惟
皇上思睿作聖體仁長人是訓是行廣敷言於率土惟和惟一開泰運於中天固已立極臣鄰協衷堂陛矣臣愚更願道降位育功茂裁成政教遐宣三德之剛柔並乂風聲不樹四方之綱紀常新則至化作人賡雅歌於棫樸舜工亮采接盛際於唐虞矣臣愚不勝顒望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一節書見聖人體道之極功也孔子繫易傳曰人心與天地本同一原而聖人之極功符乎天地蓋此易知簡能之理天地之所以立心即聖人之所以合撰人能以一心會易簡之原則天下萬殊之理無所不貫洵足以範圍曲成而不遺矣夫法乾之易而天下之險阻皆平法坤之簡而天下之紛紜自靜將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成位乎其中體道之極功寧外易簡以致之哉臣因是而繹思之帝王本天地之德以居心即協天地之化以為政天施地生覆載之神功也府修事和裁成之大用也而惟此易簡之理貫決其間寧之者不勞斯出之也自裕聖人參贊高深為萬世人道之準端在此矣仰惟
皇上得一以貞兼三出治主敬存誠而立極明作惇大以有功固已庶運被於兩間彌綸周於無外矣臣愚更願升恒不息悠久無疆富有日新備[illegible]之妙甄

陶鼓劉昫流行化育之機則四時成序於不言萬國同
風而遵道矣臣愚不勝顒望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此言舜命夔以樂教之道也虞書紀舜之命夔曰汝以樂教胄子在涵養其德性使直遂者濟以溫寬綽者濟以莊栗剛勁者無至刻虐簡略者無至傲慢焉若夫作樂之道則心發於言而為詩是詩以言志也有詩則有節奏可歌是歌以永言也有節奏則有高下清濁之聲是聲依永而出也有聲則有十二律以調和之是律

以和此聲也由是播之八音皆能諧和不失倫序而薦之郊廟奏之朝廷神人無不和矣蓋舜之命夔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善教必先翕德在涵其性而節其情聖學具有全功惟興於詩而成於樂故繼世有廣大清明之象而熙朝多溫文恭敬之風欽惟
皇上精一執中光華復旦止慈止孝聿徽大順之休作君作師式表元良之範固已道隆劍述慶衍靈長矣臣愚更願德合乾符祥凝泰運升中以迓鳳儀之瑞壽裕以開燕翼之謀則基緒萬年而本支百世矣臣愚不勝顒望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

此言君子尊道之極功也言德性本自廣大惟致之以極其全盡又問學而精察於幾微則至夫窮神達化之實德性本自高明惟極之以復其本體又問學而體驗於日用求當乎民彝物則之恒德性之已知者故必溫之而涵泳於不已又問學以充拓理義使知其日新焉德性之已能者厚也敦之而培養於不息又問學以謹乎節文務底於日崇焉蓋君子尊道之功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德性即心而具存心乃養性之功問學以知為先致知實進學之要故雖生知安行之聖猶勤遜志時敏之修仰惟

皇上健協天行靜符人極道彌綸於六合應運難名德宥密於一心精純罔間固已誕登文物覃被堯光矣臣愚更願上理彌隆大猷永秩執契以寧清寧之化垂裳以引熙皞之風則九服承休而萬年詒燕矣臣愚不勝顒望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發明心性之學見知性之為要也孟子言人之一心具衆理應萬事有全體大用焉而欲極其本然之量則必由於知性盡性為心所具之理人能於吾之心體一無所待者必其於吾之性分一無所蔽者也顧性蘊於心而原於天在人為性在天即為命非有二也既能知

性則性之所從出者亦洞徹無間知天固不待他求矣
孟子兖言心性之學如此臣因是而紬思之盡心由於
知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也知性即似知天居敬
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天德王道豈非一以貫之者哉
仰惟
皇上建極綏猷執中宰化體文武聖神之德勳華上媲
唐虞立天人性命之宗道法同符洙泗固已範圍六合
甄與羣生矣臣愚更願位育茂隆清寧永奠登道岸而
仁風丕應握治原而協氣彌流則百福凝休而萬年無
疆矣臣愚不勝顒望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言天地功用之盛一如至誠之所徵也子思謂大天
地之道惟其不貳故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自地道言之
說含弘而無外又靜深而無間博也厚也自天道言之
說神功之峻極又光明之下濟高也明也合天地之道
言之既運行而有漸又始終之不渝悠也久也蓋天地
之誠初與至誠無異故天地之徵亦與至誠相符者如
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道得一以常清地道得一以常
寧極覆載生成之功不外至誠無妄之理聖人參贊化
育於此可見矣仰惟
皇上聰明時憲聖敬日躋惇大明作而早泰昇平久道
化成而猶勤宵旰固已功符首出德合無疆矣臣愚更

緝熙聽同風獨綸闈肖生之族涵濡於樂利之天於
鶴斯年沐浴乎隆平之化則太和普洽而至治益光矣
臣愚不勝顒望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體道之實也孔子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道之實理備於人誠以天命人以性人率性
而為道故能格物致知以充其本明善誠身以復其初
推而極之齊治均平參贊位育以擴其量莫非道也莫
非人之能有以弘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豈能弘
人也哉人之不可以自諉也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道
在於人治本乎道故有內聖外王之學斯成可久可大

之功仰惟
皇上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宥密本乎一心執中宰物獨
輪邁於六合感運成功固已會千古道統之歸立萬世
人倫之則矣臣愚更願鴻猷允塞大化彌彰御郅隆之
圖協淳風於有永撫久安之運綿寶曆於無疆則道法
並治法常昭而皇極與人極丕著矣臣愚不勝顒望

講筵在日講外每歲春二月秋八月進講先是臣
前後為日講官兼經筵講官者八年及遷職院部
去日講前後為經筵講官又十年自癸未直內閣
仍兼經筵於今又七易年所矣蓋經筵
命講者獨為多今存講義數首以識大略雖局促無所

亦明存之以見

聖主典學之勤如此也康熙己丑十二月臣廷敬恭跋

午亭文編卷二十九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奏疏

歲終彙進講義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竊惟積日月而成歲歲不已雖天合經史以為功其勤者聖益典學行政道本相資溫故知新事須交盡我

皇上亶聰亶明之資實由天授好學好問之篤度越前王出臨正朝則躬理萬幾深居大內則潛心羣典隆寒欽暑不廢丹鉛綴衣虎賁皆通章句邇於講幄尤切

聖情每當敷奏允從 天語發揮凡有咨詢迴出諸臣意表兼之虛懷若谷溫語如春講畢有賜拜之儀特蒙賜免期年有便蕃之錫曳荷重頒此皆自古所未聞而今茲所始覩者也臣等叨竊顧問之榮班愧乏涓埃之微助歲華欲滿彝例宜循其四書講義已於康熙十四年閏五月遵 旨先期彙進今將講過通鑑講義繕寫裝潢題明進呈伏願 聖心折衷於誦讀之餘發揮於施行之際文武之道備在一人堯舜之治永傳萬代矣

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進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題臣

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已經講完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
歷法從日侍經幃伏覩
皇上聖躬親講與學彌殷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凡在
六經諸史靡不極意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帝王之
道比年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日月以成編
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講外每
終窶是書在　御前時繹　宥照逈者思垂永久　親
降綸音爰命校刊宣布中外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真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曷克仰
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星日而歸儒之參稽

互訂者在簡編皆恭宋臣以半部佐君說明敬信節嗜
顧學朱子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即致斯世於治
平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為堯舜敬宗貞維
隆善之思仰惟宵旰之勤勞不輟宮聞之誦讀永光典
訓示則臣民臣等謬效編摩復加刪潤校讎成帙裝潢
進呈惟我
皇上當垂乙夜之覩有諸几席允協千聖之道如勝天
播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引萬世光華之治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謹具題恭進以聞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兼陳愚悃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題竊惟體乾德之
運行學惟時敏成聖功於歲月理本日新蓋百王之治
雖殊道實同於師古而六經之文具在用之足以宜民
必積累之崇深乃化裁於久大欽惟
皇上聖自生知才惟天授以虞舜之濬哲有大禹之寸
勤機務至多聽斷每煩於日昃圖書在御講論常至於
夜分既已循習前編守二帝三王之大法抑又研精傳
注窮盤周誥之全經　帝備作歌敕命凛惟幾惟康
之旨　皇建有極敷言叶無偏無陂之音隻句片詞炳
若日星之訓含光落然煥乎雲漢之章宣天地之中和
咸求雅頌躋臣民於文治功並典謨臣等久歷金華又

彌寒暑親承　玉色得侍燕閒曾莫効其微勞實難酬
於恩遇伏查歲終講義例應彙冊進呈但尚書講義現
在發刊而逐日進講已留　御覽曾經請　旨俾進講
衍義例題明伏願道協時行化同天運仰於穆之不已
知日進於無疆則緝將純嘏之方來膺保永圖於孔固
矣臣等無任誠切之至

歷問崇恩疏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臣草茅賤儒曾
愚學殖恭逢殊眷累荷珩班無裨　聖學之高深苟稱
君恩於萬一今臣母誥封淑人張氏不幸奄逝仰蒙

宸衷念遣使慰問於本月初十日內閣學士臣屯泰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喇沙里到臣私寓傳奉 詔旨賜臣茶酒恩禮有加顧臣何人叨茲曠典臣呼天搶地誓報捐糜即臣母九原之下均戴 皇仁於無盡矣臣謹奉恩賜茶酒告奠臣母廟前望 闕叩頭並乞天使轉奏託竊念一介之寒微敢勞曲軫況當萬幾之勤瘁猶存洪慈 恩重難酬感深莫罄伏祝緝熙典學既進德於光明更冀淵穆居心稍節勞於宵旰臣端本予舍從切望雲之悲回睇神京彌懷向日之戀臣不勝哀感激切之至為此具本謹奏謝以聞

諭祭謝恩疏

康熙十八年七月初一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臣以母憂於本年正月內回籍守制銜恩就道星夜遄奔抵舍以來泣哀苫塊於六月內得閱邸抄禮部一本為恭請恩䘏事奉旨陳廷敬侍從勤勞其母准照學士品級賜䘏欽此臣不勝悲慟不勝感激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臣自遭哀疚深荷矜憐 天使之光臨沐恩頒於綱疊皇慈無盡曲施母子存歿之間禮數逾涯直在古今見聞之外復奉特 旨憫臣微勞糜骨難酬撫膺知感伏念臣濫塵史局者廿載備員經幄者七年文章虛負時名講論略無裨補時餘尚方之膳兼分內帑之金緣

聖上推至心以待人俾微臣資厚祿以將母未免聽實之望粗紓愛日之勤不意臣命數奇窮致煩皇上睿懷軫念終天永訣徒遺慟於生前 新命游加實增光於身後茲逢優異備極哀榮徑從學士之階不拘奔事之考者故事所未有鮮勳舊何以加臣自惟三錫恤仍獨推班行之忝竊即臣母九原可作應篤品秩之驟遷何能如斯未報涓埃於職世捐軀何日敢懷哀痛之餘生仰惟 聖文神武之光昭爛於中外臣民之愛幸萬方送喜知咫尺之 龍顏身抱憂違聰依於咫闕顧臣子有難仰承之殊遇惟 聖明亦不世見之殊恩回思我之勞有懷罔極風樹事 君之義莫効微忠苟滿經之遂損永佩深仁而入地或蓋帷之未棄長[illegible]京輦以齊天臣不勝匍匐頂戴之至謹具本遣臣男國子監生陳謙吉捧赴通政司投進為此奏謝以聞

遵例自陳疏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奏伏見吏部題准康熙十八年京察例應自陳官員丁憂在籍服闋到京即行自陳臣丁母憂於今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京例當備開履歷事蹟仰祈 睿鑒竊臣原籍山西澤州人中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十八年充會試同考試官本年授內秘書院檢討康熙元年以[illegible]請假[illegible]四年

初補檢討六年考察一等稱職八年陞國子監司業九
年陞内秘書院侍讀十年改翰林院侍講本年轉侍讀
陞侍講學士十一年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加一級食俸本年充日講起居
注官十二年考察一等稱職本年轉侍讀學士充武會
試副主考又充武殿試讀卷官十四年陞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五年以冊立 東宮奉使祭告
北鎮本年陞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六
年轉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充日
講起居注官本年充
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官十七年充纂修皇輿表總

裁官本年十一月聞母訃回籍守制今服闋到京伏念
臣遭逢華職士質鄙學疏叨沐 殊恩累擢近列備員講席
深嚴之地玷禁旅侍從之班曲荷知遇初無報稱徒竊
寵渥時切愛慙臣前者遘罹母喪蒼黃去職存問卹賻
天使與齊俱自尚方治喪請卹更出 特恩撫卹優之
徽勞命從二錫降如天之恩數澤及九原竊念臣母子
之所遭皆自古君臣之希遘益思降則責宜重乃材薄
而眷有加即糜隕百身莫塞尸素之咎而栖遲三載已
寬幽默之期知有衣報之 鴻慈永懷高厚良無可副
之後效恐負 聖明伏祈
皇上立賜處分以爲不職者戒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歲終講義循例題明疏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
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陳廷敬恭惟寵稱惟成湯自新
惟又日以常新大禹克勤必寸陰之是惜蓋君道法天
行之健而聖功懋時敏之修故積日月而歲序以成於
穆不已亦凜兢將而德行斯顯悠久無疆欽惟
皇上表正建中經文緯武造四海昇平之治儕二儀覆
載之功觀前者小醜之陸梁屢勤靈報 九重之旰食
機宵旰未嘗息焉投戈 文命誕敷不輟窮經論道
勵精遜志固已卓越百王故 神謨英謀自爾前無千
古運天下於掌上信内順而外威神萬里爲日前望風

行而化洽遂成格苗戢黎之績允惟稽古右文之時敏
邁夫六藝之精出話經而吐辭雅亦推行於諸史之
贊承烈武而顯謨文謨大易載闡物成務之微言而兩
漢其鑑古知今之軌事纖細進 御常勤内夜之觀惟
帳數陳時備宵衣之問臣等玩飛龍之大義雖勵學昭
蒸之對君親司馬之今書未能如一呆之真識勉承舊
學勉道歲籥之更新惟負殊恩每進 大猷之有益陳
流光之易逝知典學之彌殷日居月諸曾炎燠初寒之
間間歲序若失翔勝明風雨之具勤伏值年終謹循舊
例應將講義遂一題明易經日講解義現存校刊按日
經筵講章進留者顯至於年終彙進前經 奉旨諭停

非謂少損夫鉛槧之餘蘊因已盡該凡庸之上簡編浩瀚義蘊弘多伏願體六位以成能象三辰而立極一道德而同風俗弘闡先聖之傳經興禮樂而垂章程高掛千秋之遺史將見光天之治再見於中天而累世之功永垂於奕世矣臣等不任諄切之至

制錢銷燬滋弊疏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經筵講官吏部右侍郎管侍郎事仍兼翰林院學士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之爲惟銅鉛之微物製爲錢貨之重寶愚民牟利法久弊滋而貴因時制宜務在便民裕國自古鑄錢時輕時重治平之世未有數十年而不改易者臣奉　命清理錢法期於國寶流通公私交便以副我皇上簡任至意前所請核減耗銅節省工料等項業經奉　旨會議允行臣更有請者今日民間所不便者莫過於錢價甚貴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今則每銀一兩僅得錢八九百文其故由於制錢之少夫國家歲歲制錢宜乎錢日多而賤今乃日少而貴者蓋因姦宄不法毀錢作銅以牟厚利之所致耶夫銷燬制錢皆有犯令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止者厚利之所在故也今銅價每觔值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觔有零而燬錢一千得銅八觔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燬之爲銅可得七觔七八兩尚

浮於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毀銅更有多觔乎銅價既貴奸人爭毀制錢以爲射利之捷徑鼓鑄之數有限銷燬之途無窮錢安得不日少而日貴乎苟不因時變通其弊將無所底止矣如欲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鼓鑄稍輕之錢查康熙十九年錢價甚貴以致民間苦累皇上特諭令一文重一錢九卿議以爲順治錢重一錢因順治十年舊錢壅滯改鑄新錢重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因錢價賤又改鑄新錢重一錢四分前有廢輕而改爲重者未有舍重而從輕者如錢輕少則有私鑄以此未經施行臣竊思國家之法本以便民苟有利於民即於國無利猶當行之況行之利於國而亦利於民乎大向之改輕爲重爲便民也今民既不便矣自應改重爲輕今若改鑄重一錢之錢毀錢爲銅既無厚利則毀錢之弊將不禁而自絕矣錢不毀而日多則錢價平而有利於民矣約計寶泉寶源二局每年所關動支稅銀二十九萬三千兩辦解銅三百八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七觔十一兩內除耗銅三十五萬三百零七觔十一兩淨銅三百五十四萬二千觔現行例鼓鑄錢四十萬零四千八百串直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兩今若改重一錢仍每串作銀一兩計每年多鼓鑄錢一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串直銀一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兩臣所謂

利於民而亦利於國者也再察前經户部等衙門議覆錢法侍郎田六善條奏令天下産銅鉛地方聽民開採行令直省督撫於産銅鉛處令道官總理府佐官分管州縣官專責税其二分分別紀錄加級至今開採寥寥皆因地方官征收其税滋爲弊端以致徒爲收税之名而無開採之實此後應一切停罷聽民自便或有開採則銅日多而錢價亦因可以得平也

勸廉祛弊請勅詳議定制疏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竊惟國家久安長治之基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繫乎人心正人心厚風

俗之機存乎教化故品節度數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向道尤教化之急務也洪惟

皇上克仁舜哲禹儉湯勤總攬天下之大權先教化而後刑罰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而弘奬官方廉爲尤重臣愚謂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當先使儉然而不能遽致者則積習使之然也臣伏見我

皇上盛德淵純躬先節儉御服無奇褻之觀尚膳鮮兼珍之味蚤朝晏罷謹小愼微與中外臣民共登淳古之風一時公卿大夫是則是傚宜蒸蒸有丕變之機矣臣竊謂風俗未能盡儉者蓋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賤役之禮秩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別因而奢僭之習未盡化也百金中人之産一裘之費奚啻百金綺紈之服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日異舊者稱新新者已舊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即新而無敝轉相慕倣積以成風外官之任者或擁僕從數十百人衣輕策肥車馬闐咽裘鞍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貪饕之行易成由是則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妄冀苟免卒不罹於法則以爲嘗詐譎閭里愚民無知見其如此游末趨利多靡費財棄其本業賈誼所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織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其卒至於天下饑寒饑寒切於其身姦宄因之而起此所以刑罰未能衰止也然則風俗何以厚之亦曰正人心而已夫好尚嗜慾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也是教化之所宜先務矣伏祈　勅下廷臣博考舊章詳議定制　御賜之衣物許其服用及近御之人照常不戢外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甚酌損益務令於中其淺近易行如猞猁猻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靡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至若外任官輿馬僕從不得過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

節儉之風可以漸致工者不必矜能於無用商者不必通貨於難得奇技淫巧棄本趨末之民將轉而緣南畝田疇闢則民無饑寒民無饑寒然後可以興於禮義廉恥而國之四維以張太平無疆之業治端在於此又豈惟勸廉吏而已臣管闚蠡測無補高深緣係條奏意須明悉字稍逾格統祈　睿鑒施行

請嚴考試親民之官以收吏治實効疏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恭惟
皇上宵衣旰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洞知閭閻之疾苦歷觀稼穡之艱難擢用循良振興吏治將使官有

其職民樂其生永臻太平郅隆之風竊謂與國家共理此民者外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督撫司道雖俱表率府州縣以理民者也而與民最親者無踰於知府知州知縣者矣臣愚謂親民之官其職至重在於文移簿書期會訟獄之事皆身自經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得緣為奸其事又甚難也自捐納以來有未經考試之人輒授正印親民之官者夫古者以經術為吏治必以古然後可以入官今即不能盡然而亦須略曉文義之人或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一項初捐既以白丁有司嘗求一試而吏部輒與選補則其文義通閑何由得知此項人若一槩東之高閣則既已嘗許其得官若盡數錄用則自古未有不曉文義之人可以為民父母者也臣察兵部有考試武職之例凡副將參將游擊等官單雙月選補先期考試弓箭不合式者不准選補下月復考必待其合式而後用之武職重之如此何況親民之吏乎臣又察吏部有考試招民知縣之例招民之與捐貲貢監相類又不宜彼重而此輕也臣愚謂知府知州知縣凡俊秀捐納有已經考職後捐納者依例選除有未經考職遂行捐納者於選除之時仍行考試文義略通者即與錄用否則且令肄業聽其再試凡考試之時若繩以八股經義既非其所素習亦難以猝然而能合無試以時務策一道判一條但須嚴加防察毋得令其代倩傳遞徒應虛名如此則既不絕其功名仕進之路亦使之有鄭重名器之思庶可以責吏治之實效也伏祈
睿鑒敕議施行

午亭文編卷三十

男壯履恭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録

奏疏

請嚴督撫之責成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今天下之事繫於督撫督撫之職在察吏安民若民犯法者多刑辟不止惡在其能安民也察吏之意欲令民安若民犯法者多刑辟不止惡在其能察吏也臣見直省各督撫所上刑獄章奏錄多夫督撫之職在安民者非謂民既犯法而明於聽斷之為能盡其職也謂民未犯法而嚴禁令謹科條使民遷善遠罪至於刑清政簡之為能盡其職也故督撫之能與不能視其所治之民而已矣民之安與不安視其刑之清與不清政之簡與不簡而已矣直省之刑清而 朝廷之刑清矣直省之政簡而 朝廷之政簡矣政簡刑清王道之大端也或曰民自犯法耳於督撫何尤焉孔子有言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欲使民不犯法而刑辟衰止莫先於行上之教欲行上之教繫惟督撫是問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廉能毋敢有加派毋敢有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夫富民然後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人茍稍稍知詩書識道理一行作吏誰忍自棄而今或不能者非盡吏之欲私肥其家

益迫於上官耳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為貪上官不廉則吏雖欲為廉而不可得吏既不得廉則凡所為加派火耗黷貨朘削之事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有於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使吏勉強行之而民習見吏之所為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我誰其從之是教之不行刑之不止吏為之也吏之為之有督撫使之然也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為督撫者既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既不復以曲事上官為心然後能加意於民向之所為加派火耗黷貨朘削之事舉皆無之夫然後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也至於教民之法三代盛矣古今異宜所貴得其意而神明之而其大要莫重於讀法之令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歷代以來有講讀律令之法皆周禮之遺意為教民之要務也夫欲教民以遵必先信上之令以寶致乎民管子曰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賈山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思見德化之成是以人臣敬君之命令尊之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人君之所以為國鼓舞羣下者恃其命令而已臣伏讀

皇上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彼時雖一經張挂曉諭而鄉邨山谷之民至今尚有未知者臣近日惟見山東巡

撫張鵬有
上諭十六則講義及臣鄉山西寧鄉縣知縣邢應霖講
約書其實心奉行與否當俟之事久論定之時至於一
經曉諭而旋視為具文者比比皆然臣所謂信上之令
以實致乎民者責在有司而督撫為要矣臣欲祈
皇上特降嚴綸通飭督撫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洗
滌舊染專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為事其督
撫保薦府州縣官也須要第一條實填一本官無加派
無火耗無賄貨詞訟無朘削富民十九字第二條實填
一本官實心奉行
上諭每月吉聚衆講解鄉邨鄉約講解二十二字如保

薦不實者請 勅部將保薦之督撫具揭之司道並所
保薦之官嚴議處分定例不得仍用常例處分餘條仍
照舊例開具實蹟凡若此者所資督撫知功令之重在
此碩名思義觸目警心以導率吏也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
為稱職否者罷黜治罪
聖主在上坐照如神自有洞鑒臣之愚心惟祈 朝廷
切責督撫以弊刑清政簡之風故敢獻其芻言助成王
道之治竊虞辭難達意故字多逾格殘冀 鑒宥施行

請議水旱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管理錢法臣陳廷敬奏臣伏惟
皇上盛德湛恩蟠際天壤閔念黎元甚於赤子發倉廩
蠲租賦馳山海之禁謹儲積之防重恤農事勤求民瘼
所以便利安全兆姓之道甚備茲者仰賴
皇上德恩歲穀既登惟一二水災偶聞 睿慮夫水旱
凶荒堯湯之世不能盡無惟其備及於豫而賑當其急
故民恃以無恐臣於報免災荒敢因
聖慈之所垂念者少獻其末議焉臣前見山東巡撫徐
旭齡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題報濟寧海豐霑化水災
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官踏勘於十一月該撫題濟寧
等三州縣成災分數並應蠲免錢糧冊結該部題覆行

令分晰地畝高下於二十四年四月巡撫張鵬題濟寧
等三州縣並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錢糧該
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
此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數
三題稱無捏報此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
踏勘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於三也然
後覆免是則自報至免巡撫具題者三戶部具覆者三
疊疏奏聞上勞聽覽以故德音下逮近者已逾半年遠
省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意如彼其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如此其
遲迴者非故為是鄭重也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

災之分數即見地畝高下之間而地畝之高下即宜分晰於分數多寡之內蓋再題而該部可具覆矣不必駁察至再而具題至三也如此則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斷不得使猾吏奸胥緣為弊竇況該部既行令委官踏勘分數於初又行令分晰地畝高下於再其分數高下從來惟以巡撫之具題為據不見有所增損其間則若行亦是虛文再駁愈覺可已臣請於巡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可據該部即宜具覆豁免更不再駁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使汲黯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所賑者水旱黯不以非其職自鮮武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急也昔人謂救荒如拯焚溺若稽遲歲月始沛德音
皇上如天怙冒之心必不若此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所及故敢進其愚說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撫臣虧餉負國據實糾參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管理京省錢法臣陳廷敬奏竊惟雲南捐納事例乃
皇上斟酌時宜所以恤民而裕餉顆粒皆係國儲絲毫悉關軍食為撫臣者宜如何撙節清釐以無負封疆之重寄乃臣於雲南巡撫某有異焉臣閱邸抄據該撫某

疏稱大兵還京尚餘捐納米五十一萬四千六百餘石草一千一百六十一萬五千餘束彼時即應支放乃留米不發反動支庫銀二萬五六千兩買米一萬石每石用銀二兩二錢至二兩八錢不等又留草不給動支庫銀四十四五萬兩折給草一千七百五萬一千七百六十四束每束用銀三分以現在之米草不以支給大兵而濫用公帑另行採買此何說也及至大兵凱旋始巧行題請將前項所存米草動給官吏等項驛遞馬匹米一石止扣銀一兩二錢草一束止扣銀一分以今扣算之數較前採買之價相去不啻霄壤此又何說也臣竊其當大兵還京之日使果有現存米草斷不另買必是先將報捐之米草多行折銀入己無從支給故為此掩飾一時之計且其侵沒之弊顯然可見者也至於凱旋之後若於開銷無策乃朦朧請給本省官俸驛遞蓋以大兵之供應甚急而本省之支銷可緩大兵之供應分毫不可假借而本省之支銷任意可以通融也獨不思其當日所收之米草即照採買之價計之米五十一萬四千餘石為銀一百二十九萬兩有餘草一千一百六十餘萬束為銀三十萬兩有餘而今請扣之銀止共為七十餘萬兩是一挪移之間而其侵沒餉銀已九十餘萬兩矣即使無侵沒入己之弊而身為封疆大吏當軍興之際不思裕國省餉虧損國課幾至百萬之多溺職

不忠之罪其誰可辭何以自解乎伏乞
皇上勅部檢察前後數部交冊奏銷價值難逃 睿照
迅賜處分庶錢糧不致侵漁而官邪知所儆惕矣臣職
司風紀不避怨嫌謹據實糾參伏祈 睿鑒施行

俯瀝愚誠祈恩回籍以安愚分疏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經筵講官吏部尚書管理
修書總裁事務臣陳廷敬奏臣薄劣孤生迂拙自守荷
蒙
皇上天地養育之恩生成造就寵祿逾涯臣自念無他
材能報塞萬一惟早夜兢兢思自淬厲不狥朋黨不阿
友朋上恐孤

聖主之殊恩下欲全微臣之小節乃至積有疑謗飛語
中傷如前楚撫一案者汧雖臣叙涇渭自分嫌疑之際
尤臣所慎彼既敗事遂疑及臣積疑成恨語涉連染今
幸我
皇上日月中天無幽不燭既勢逃
聖主睿鑒之明復一付盈廷至公之論雖臣之心跡即
此可白而臣之自處須適所宜惟當引退田閒永銜恩
於高厚詎可抱咎夙夜猶厠跡於班行即
聖度之寬容曲加憐恤而臣心之跼蹐倍切彷徨且臣
年力早衰兩目昏暗自被誣以來神志摧沮事多健忘
奏對之頃失其常度蒙

皇上不加譴責而臣之心實難自安也若復貪冒榮寵
罔識進退曠官尸位過誤滋多又臣父年八十有一倚
閭懸望昔蒙恩而未去今因事以陳情伏乞
聖心憫憐准與回籍則詠歌舜日常沐浴於洪恩耕鑿
堯天得自安其愚分臣無任感激涕泗戰栗屏營之至

請陳言官建白疏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臣陳廷敬奏臣賦質迂疏受恩深重茲膺 新命再
領臺班氷蘗自持涓埃未答伏念風紀重任臣若不正
己率屬益加砥礪則有負
皇上簡畀之隆亦非生平惓惓報

主之心視事以來每進臺臣而告誡之退食私居嚴杜
請謁凡有建白不許預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囑托
之弊其有陋習未除必仰冀 天語申飭者敬為
皇上陳之臣思科道之設所以廣耳目而申獻納於人
才之邪正吏治之貪廉事關生民利害者也正言無隱
而後克副斯職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因革事宜
果有紀綱關係者則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
責不若省事而擇其大者專欲以塞責了事則不免毛舉
細故則摘成例則至於刻薄繁碎不急之務而無裨於
聖朝寬大經久之規如近日兵部議處武官以疎防為
譴謫革職多員蒙

皇上神明洞照令其改正此類非情部臣何以不言必
待言官言之而言官所言者又不能清如此雖當有爲
之事見以或失於苛細不急之務而徒爲此紛擾也臣
故曰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也方今　朝
廷清明紀綱具在所不能保其必無者猾法不肖之人
耳國家耳目之官專因此輩而設若能省事而擇言則
必持重而養銳言不輕發發而必當使不肖之徒有所
警戒顧忌而不敢恣意爲非此言官之職掌即紀綱之
攸存臣所謂省事而擇言非欲其避事以自便伏乞
皇上特加申飭嚴禁塞責則庶乎不至以無補之繁言
瀆　聖聽也臣又念進言之體貴乎簡明近見條奏

一事冗長之詞多論事之言反少我
皇上聖學聖治豐功懿德日盛月新史官書之儒臣紀
之而且萬方臣庶共矢謳歌海外風行亦深頌禱頌傑一
時而垂美億禩者既已至矣亦何待言官於條奏之白
之時綴述數端既不足以揚盛美之萬一而於言事之
體有不當然者此
皇上一日萬幾旰食不遑而章疏拉雜閒文冗辭繁蕪
致煩　乙覽兼恐辭尚體要之義謂哉
皇上必已厭薄之特　聖度優容不加詰責耳伏祈
勅科道官不得踵習前弊多引頌詞如有不遵量加處
分庶幾息便辟之風作謇諤之氣哉

慰問謝恩疏
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
級臣陳廷敬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愚蒙
聖恩教養三十餘年不次拔擢歷遷要職備極殊榮仰
戴高深莫報萬一臣辜負
聖恩命奇福薄寔遭父故仰蒙
聖心矜憫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戴通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臣王尹方至臣私寓恩賜茶酒臣聞　命
自天撫躬無地殊恩異數寵被非常臣不勝悲痛不勝
感激伏念臣父昌期蒙　恩累封資政大夫吏部尚書
再蒙　恩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生晉崇階殁邀曠典
此實古今來最難得之恩遇允惟臣父子不世出之遭
逢也　君恩莫大乎榮親而臣力長慚於報　主臣今
回籍守制自此遠去　闕廷無由瞻望　天顔臣不任
銜感涕零之至

請祭謝恩疏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加二
級臣陳廷敬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以父喪蒙
聖心軫念臣銜恩謝道銜泣抵家父老見臣遠歸閭來
稱嗟臣荒迷之際但聞皆稱
聖君在上蠲租賜衆吾儕小民得以樂生已又見深山
窮谷感頌

皇仁至於利澤野婦亦不啻然而自卷私求雨雲頻仍
豐年可卜臣治喪稍暇閉門辭屢恩蒙 天恩賜與
諭祭到臣廬次臣謹望 闕謝恩感激悲傷不能自已
伏念臣遭憂之日蒙 遣使恩賜茶酒臣隨具奏恭謝
仰荷 聖旨批答又獲 天寵下頒光生閭里臣感
恩戴德彌切氷兢謹瀝陳微悃恭遣義男陳忠賫奏通
政司封進仰祈
聖鑒臣不任悚惕瞻依之至

午亭文編卷三十一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二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表　論

雲南蕩平賀

皇上表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武光昭奮聲靈之
赫濯　神功巍煥疇天地於平成區宇廓清臣黎忻慶
欽惟
皇帝陛下亶聰作后夫勇安民屬滇孽之竊興致神人
之交憤春秋之義大一統惟亂臣賊子之必誅　帝王
之師動萬全斯七德九功之並奏兵戎永息邊徼咸寧
臣等恭際昌辰欣逢大捷伏覩　皇風時洽永卜年
世之鴻圖　睿治日新揚丕顯丕承之大烈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踴躍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雲南蕩平賀

太皇太后表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懿範昭宣撫重熙之
景運　徽音光被佑肇造之鴻勳海寓清寧宮庭豫泰
恭惟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符　列祖功擬　神孫集萬國之共
球尊養承歡於　重慶錫兩階之干羽怡愉增喜於
慈顏臣等恭際隆平忻沾厚澤伏願調延年之玉食選

[illegible]壽於無疆鞏卜世之金甌益介純禧於有永

進鑑古輯覽表

上言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記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號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奸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又奉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者伏以鑒百代之人材仰承聖斷雖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粗完篇帙庶勤夙夜未苟 恩私竊惟堯舜之治先務知人詩書所傳厥惟述古蓋觀人所由立政而考古於以知今周禮太平之書設官分職之是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文具載賢奸之迹博綜軼事散在羣言至如瑰瑋俊傑之儔檮杌窮奇之伍方策所載臧否易明若傳聞之異詞或是非之失實苟非旁搜遠引曷以顯微闡幽討論爲艱研極匪易況夫辭嚴義括纖然信史之褒譏類別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衷於至當乃垂訓於方來臣等材質凡庸見聞穿瑣略知章句謬與編摩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足以鑒衡人物徒幸遭逢之盛得參論次之榮非歐陽之專書僅攻官而始就豈溫公之通鑑嘗携局以自隨實資 睿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旰宵思治寤寐求賢每尚論夫古人寧倍才

於兆代不軼天下之士適隆 聖作之功東壁西清自衍圖文之奧深宮燕寢萬幾冊府之藏謂古今治忽之機關貞邪消長之故 宸衷獨見欲昭示於臣民 手勅親裁爰丁寧於綸綍遐稽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爲師常切高山之望前車可鑒敢忘覆轍之心戴 天地之崇深寧論裨補瞻海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無任戰慄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伏以 德並乾行純嘏允符函蓋光齊日照遐齡永配璣輪欣逢景運之昌慶洽承平之域陽春發育喜萬彙之蒙庥化域和恒咏九如而獻祝臣陳廷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洪惟我

皇上珍符誕擁寶籙弘膺居正體元備聖人之全德履仁蹈義躋天下於成寧有生民未有之奇道隆三古兼前代未兼之業功益百王文命敷而風教式於九圍武烈昭而聲靈振乎八極既高蕩蕩巍巍之績復溥穹穹厚厚之恩怙闓澤於神人徧謳歌於中外益以濬天極而修人紀用是開 皇綱而煥 帝紘昔當初臨寶祚之時正是孝事

慈寧之日

粵聞聞以爲君何敢我

皇考曰國治發民富情　聖訓於徵引言為經而辭高
辭果見太平於今日治已定而功已成猶恐由後以相
今每念謹終其如始廓明德新民之量廣錫類不匱之
恩存心養性以達天主敬立誠而體道　宮侍清穆肅
雍禋昭事之虔齋祓潔嚴享祀盡明神之實名微精一
接統緒於勳華濂洛關閩會淵源於鄒魯籤分甲乙抑
冊府之藏卷歷丹黃發圖畫之祕研川東璧古今絕企
夫　天章二典三謨前後允推大　御製並虞廷之什
義兼風雅之長超唐人之篇理取宋儒之正冠六文而
首出邁八體以遐標玩程顏即見建學之言契神化於
形聲之內愛公權心正筆正之語運經綸於文字之中

宮漏未移已布千言於紙上封章纔罷早呵硯象於毫
端貫乎百家而我學不厭游於六藝而惟　聖多能　王
尺儀天溥博如天之大主主假日昭明如日之新春並
夏苗適修軍國之禮校戈講藝不忘弧矢之威凡此弱
行心得之精微具見　帝德夜修之實大哉　東朝之
鼎養允矣孝德標北斗之璣衡皇哉符瑞襯儀端光
華朗映　前星王葉瑤枝芳馥長發勤求儉建
昭代之儀型是訓是行彰　皇家之法守體節用之指
約省百倍於前朝弘益下之規德澤頻施於萬姓惜金
錢於太府無非寬閭左征徭減王食於尚方正以裕民
間積貯時頒渙汗綢遁歲至再三屢沛絲綸　賜免勳

逾于節省裝書之費發必惻怛於　宸衷祥風轉草色
於園扉協氣應星光於貫索大自端居燕寢無時不以
黎庶為心至於問俗觀民隨在必以補助為事　鑾輿
駕而需雲布霈翠旗指而解澤旁敷河淮為國計攸關
疏瀹悉　聖謨所示山川永奠春回禹貢之區漕輓咸
宜人樂我　朝之制良由無遠弗燭視萬里如目前以
故靡舉不神運天下於掌上　在昔逆藩蠢動致勞　天
討遐施一怒而安四海之民一舉而靖三方之亂彼有
允之餘裔曾負固於窮荒奮我武之維揚七旬弗侯殄
眾朝之不逞彌月而平海不揚波郡縣盡瀛濤之地野
無斥堠享王來域外之人迨喀爾喀歸依幬冒之中迺

噶爾丹自棄生成之外　神謨獨斷　廟算無遺朔漠
三臨銘勳大山之表羽林大捷靡清瀚海而遙慕義爾
風日出悉冠裳之會同文合軌月支皆贐貝之邦惟
聖主過化而存神故　王師有征而無戰所以行焉斯
效動罔不臧總明目達聰之休弘集思廣益之美自執
河魁之柄　睿照遐周高拔天鏡之光物情畢燭規模
弘遠令甲定昭轉輸通遼海之舟航水利興西北之農
畝積倉平糴以逮窮簷發粟截漕以蘇澤國郵傳用恤
而一恩深與徙雖稅是輕而　惠流商賈頻宣權水奉
嚴勸以欣禁魚服豹韜懲提醒而鼓勵仕術資格而立
賢無方才許薦揚而用人惟己時施仁於後世每致惻

其嗣人念臣子末路之艱見覆載兼容之大又沾雨露恩竭涓埃共荷帡幪罔酬高厚今者幸呼遇於率土忭舞極夫含生雲爛星輝轉洪鈞於一氣麟遊鳳集開壽域於遐荒八千歲為春秋籌增太乙億萬年齊甲子世躋華胥昔天保頌岡陵推誠受祿及豳風陳忠愛歸嚮稱觥臣廷敬忝列侍從之班幸際雍熙之代伏覩

聖德廣運同歡

萬壽無疆謹獻詩十二首管窺蠡測而莫罄歌謳擊壤以難名臣不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隨表

恭進以聞

好名論

殿中發問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時奉對大指如之退而貫為論云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誼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皆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成乎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用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矯激脫粟之僞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主苟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採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言好名之不可為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不以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丌未嘗學軍旅之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

乎經者後之人臣能者尠矣故以孔子之對爲事君之
法

好名論下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爲善而喜名爲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爲喜惡不足以爲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其爲惡也與爲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

榮之爵祿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閭以旌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國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爲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斬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爲本

鄕愿論

鄕愿最惡者狂猥有問於鄕愿者曰是人也可殺與曰可可舉而用之與曰可問於狂猥狂猥不然可可否否無所隱避於是鄕愿好其與己同惡其與己異故曰鄕愿最惡者狂猥也夫人至於可殺恨之至也至於可舉而用之愛之至也使其不顧人之可殺與否因其恨而殺之則所殺者或爲君子不顧其人之可舉用與否因其好而舉而用之則所舉用者或爲小人鄕愿之心陰私險巧惟知趨利避害不究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闇然自媚於世佯爲無所甚好無所甚惡而陰以行其所好所惡之心故天下之好惡莫有甚於鄕愿者也孔子以爲德之賊不信然與夫使天下無狂猥則是君子可殺而小人可舉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猥者乃不幸而爲鄕

愿之所惡則是鄕愿之禍不至盡殺天下之君子不盡舉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於一人之好惡而流毒於天下國家自古以還天下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鄕愿者十常八九鄕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禍自惡狂猥始有天下國家者當亟誅鄕愿鄕愿誅則狂猥興矣狂猥興則天下之爲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然則何以辨之書不云乎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求諸道者所以辨狂猥也求諸非道者所以辨鄕愿也昔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

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齒之中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觀楚文王之御一臣者是又雜鄉愿狂狷之大端也斯亦則鄉愿之好惡也寧毒天下哉

經學家法論

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

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以注疏為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是則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以注疏為主是又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沈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周禮儀禮廢已

久益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為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為何物者矣即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別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論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秘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略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輯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錄詩則劉瑾通釋春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澔集說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經

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為題目者以其意鋪叙為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最甚者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牽合妄託聖經移彼就此名為合題豈惟不合經意按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顛錯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割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者也蓋經學之弊叢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為體不執一說引據經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吻脣亂兒小生僭聖言而代為之詞勢不得不單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惡爛不適時歷歲改頭

揆面以趨新巧使學者窮年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考其實稍然無所得也又何有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朱子論經義欲令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已意反復辨晰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蓋今之時義又與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類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

後多者二三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為弊則一也故欲正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弊時文之弊革然後學者可以旁通諸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秦論

余覽秦事而歎其先世之無道所從來久矣惟天生民弗能自理建后王君公以為民上俾獲遂其生養以全安其性命而已或不得已有刑誅兵革之事猶非天心之所忍故先王尤以不忍之意行之秦起西垂習用故俗法最慘刻然至取無罪之人而迫之以從其死此眾

何理也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象人而用之孔子以為無後至於用生人當如何耶武公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黃鳥之詩所為作也按武繆所為於法寧止無後而其子孫乃至於有天下何也孟子謂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他日又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蓋自有天地以來至於孔子孟子之時未有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商周之興其先皆積累仁厚數十世今秦所為若此所謂若彼豈得謂孟子之言不足深信抑亦天道至是有所變耶孟子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為得天下至大一不辜至微然而不為者以非天之所忍故不忍為之耳夫天不忍於一不辜而忍於六十六人百七十七人其他嚴法繁刑僇戮無辜尤難悉數倫所謂天道固若此耶至於始皇之葬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於是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則其殘殺不辜愈益甚矣然以始皇之強鷙及二世而絕孰謂非天道耶故自三代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守天下者未之有也

漢高帝得天下之正論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者率皆當世之諸侯增修其德至

於其子孫以有天下故崛起而為天子者卽其身非賢聖亦必其皆賢聖之苗裔也至於以田埜之小夫徒步而爭天下不階尺土而有之而其始甚微然又非卓然賢聖有必可以得天下之理此豈非古今之大變哉昔者亡秦殘滅六國而漢高帝奮於眇然一黔首也一旦起草澤之中毆其亡命五年之間南面而據高位開闢以來豈有此也而世之儒者徒見魏晉隋唐之季或受重爵或承託孤之命以大臣而篡奪人國謂漢起自匹夫得天下為最正予竊謂不然也尊卑貴賤者天地古今之大防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自三代之衰以迄春秋戰國之際生人之理幾於滅息矣然猶未有以農

畝之賤徵起而與君上之至尊相抗衡而胡奪者大使天下後世之人擾擾勦援白挺修然遂有稱帝稱王之心者其誰為之倡也創古今之未有壞天地之大防詎斯民犯上作亂之心吾必曰高祖爲之其得天下之正也然則秦廢封建矣以其臣則有篡奪之嫌以其民則有犯上之辠必何如而後可以與於得天下之正哉亦曰惟其人而已矣人臣而可以放伐其君湯武是也匹夫而有得天下之理孔子是也[?][?]有天下而凡為匹夫者無必可以得天下之理[?]二而得之漢以得之最正是使天下後世之凡為匹夫者日生其心而有犯上作亂之事也是烏乎可哉雖然撫則后虐則仇如

秦者其亦自反其所為也哉

漢高帝知呂氏之禍亂論

大論古人成敗往往惟其意之所之以自成其一家之說有可議者焉明允之以漢高帝以太尉屬勃也謂其知有呂氏之禍也其言曰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無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且夫古今之禍取多矣未聞有以婦人而能戡亂救亡者且呂氏之不死其禍豈小於唐之武氏哉呂祿呂產之王武三思武承嗣之將立也趙王如意趙王友趙王恢之死唐宗室諸王之殘滅也孝惠之病廢廬陵之在

房州也方呂后之未死較武后之末年其勢已成而未及為者改號革命耳幸其早死陳平劫酈商得以行其旦夕苟且之計使呂后而尚在漢之存亡未可知也謂高帝既知有呂氏之禍而又不去呂后以為惠帝計者此可議者也夫高帝豈能逆計呂后之必早死而不至於改號革命哉誠知有改號革命之禍又安在其能為惠帝計哉高帝嘗愛戚姬如意呂后最所[?]者亦戚姬如意呂后能為禍旣及此母子耳[?][?]高帝知之而使為之耶明允又言高帝之視呂后猶[?][?]之視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矣夫呂后烏也非堇也今有虎且噬其子曰姑養虎以備外盜是豈人情哉故捐

高帝知有呂氏之禍者非也呂后之能為禍高帝不知
也而張良知之知之而不以言甚矣處人骨肉之難也

狄仁傑舉子論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
比之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
君為質事絶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為太子仁
傑每從容進諫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
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
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夢釋以二子猶此舉子之事亦
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皆舒祺仁傑之舉光嗣
其跡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為質於

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繇嘗觀李
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錦州
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
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
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
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陳子昂仕武后論

昔揚雄仕莽君子恥之唐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柄
屠滅宗子賊殺忠正之士姦謀篡命蕩覆唐室比古今
之異變視莽為何如也當此時其小人醜類事之無論
矣其賢者則謂之何哉嘗觀陳子昂氏以言事武后數
召見令考其言辭論治飭有兩漢之風而為圭璧於房
闥以脂澤汙漫之賢者之所以自處者其果謂之何也
曾鞏論揚雄謂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仕莽而就之合
於箕子之明夷至論雄美新之文謂非其可已而不已
比之箕子之囚奴辱之旨雖未得為至論然以觀子昂
之事而歎賢者之所遭其志亦有可悲者何其與雄相
似也武后稱皇帝改國號子昂上受命頌其亦美新之
類乎夫以武后之淫虐陰賊多猜忌濫殺一時才望
之臣罕有得脫其禍者以郝處俊之賢猶不能忘情於
身歿子昂之所為豈得已者哉或謂士不幸遭亂朝即
不必死猶可潔身而去也而鞏謂雄有所不得去子昂

亦昏雄輩者何哉然考子昂後以父老解官歸父喪廬
冢次哀毀聞者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之家人
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竟死於獄子昂豈
得已者哉或曰士君子不得志於朝則安其身於野明
哲之謂何而顧令以身殉也嗟乎子昂不辱其身則捐
其生而已不仕於朝則死於令而已矣是以知人者必
論其世而亦不得過為刻覈之論也

褚魏優劣論

唐初以諫諍顯者魏徵褚遂良然兩人有幸有不幸焉
凡進諫於人主者有順有逆有易有難徵遭遇太宗諫
合謀行其進說也順而易遂良後事高宗嬖內遠賢書

後得禍其進說也逆而難順而易雖中人可作其敢言之氣逆而難即賢者有不得行其志焉此所謂幸不幸也兩人豈有優劣哉雖然蓋徵嘗事隱太子矣及廢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驕奢不法徵於此時既無事不言而天下之事又莫有當言於此者而徵未顯言其失何也遂良極論宜塞嫌疑之漸陳禍亂之源徵不過從容請魏王泰勿徙居武德殿而已固知武后之事徵而尚在不必其言之也此又徵之所謂幸也昔太宗謂徵嫵媚徵再拜言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何敢數批逆鱗高宗武后之逆鱗徵之不數批明矣是以君子論遂良諫高宗立武后之事而惜其所處之不幸也

李善感諫封禪論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言事緊關之君若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責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理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幸而見從則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繞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況其一枝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爲未盡也當高宗惑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況儀處俊所建白光皎皎在人觀記者乎而善感顧獨蒙美名世之舉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後世者豈真有幸有不幸耶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 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就東宮應講

臣聞惟天盡物惟聖盡民能盡物謂之昊天能盡民謂之聖人昊天聖人一而已矣然昊天能盡物而不能盡民聖人能盡民而亦能盡物故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故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昊天聖人其道詎有二哉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臣嘗求其義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謂之昊天之四府也易爲生物之府書爲長物之府詩爲收物之府春秋爲藏物之府謂之聖人之四府也昊天以時生長收藏乎萬物故雖盡

萬物聖人以經生長收藏乎萬民故能盡萬民是昊天之時聖人之經其道一也是以又曰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若邵子可謂善言天人之際者矣天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而不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聖人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而亦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臣故曰天能盡物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若是者聖人豈有加於天哉聖人者天之所生也天生聖人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聖人而天不與故春而生也夏而長也秋而收也冬而藏也人見其盡物焉而已聖人法天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經而聖人不與故易以生之書以長之詩以收之春秋以藏之人見其盡民焉而已然臣何以謂聖人

能盡民亦能盡物也天不言而聖人言之易書詩春秋是也春無言而易存夏無言而書存秋無言而詩存冬無言而春秋存易之言如春書之言如夏詩之言如秋春秋之言如冬春夏秋冬天之所以盡物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春夏秋冬也聖人之所以盡物也故曰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聖人者一天而已矣且夫昊天與聖人既皆有四府矣臣謂昊天有大府聖人亦有大府何言乎大府也蓋天有四德元亨利貞聖人有四端曰仁義禮智元之德見乎春亨之德見乎夏利之德見乎秋貞之德見乎冬仁之端見乎易義之端見乎書禮之端見乎詩智之端見乎春秋亨利貞之德統乎元義禮智

之端統乎仁元亨利貞之德統乎乾仁義禮智之端統乎性元亨利貞之德不可見而見之於春夏秋冬故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府也仁義禮智之端不可見而見之於易書詩春秋故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元亨利貞見於春夏秋冬不能無所統而統於乾是乾者春夏秋冬之大府也仁義禮智見於易書詩春秋不能無所統而統於性是性者易書詩春秋之大府也臣故曰以天與聖人皆有大府也惟聖人法天之乾盡人之性雖與昊天各有一大府實與昊天同有一大府也臣前所云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至於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謂此與我

皇上盡性達天仁民育物作君作師參兩天地臣等蒙
清燕之餘俯賜延問臣學識荒陋不能仰副　聖意不
勝惶恐臣謹對

午亭文編卷三十二

[illegible]校

史評 漢書　　　　門人候官林佶謹錄

蕭何

人臣履雄猜之朝以正自守猶恐不得免焉况可以詭道遇其君乎蕭何事高帝僅而獲免者盖皆以其用客之言客之言可用者一不可用者一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計帝大說陳豨反帝自將聞關中已誅韓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召平謂何曰益封置衛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此召平之言可用者也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相國初入關中得百姓心百姓皆附君數使使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何從其計帝乃大說客之言不可用者也其後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得田帝大怒謂何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何廷尉械繫之帝問衛何以此自媚於民而乃謂多受賈人金者夫孰謂非何向者賤買民田宅有以啟之乎史稱何恭謹又言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則是買田自汙非其本心託以免禍更得械繫後之人臣以詭道遇其君而失其所以者益可知所戒矣

曹參

自古亡國敗家臣當國輒變易祖宗法度後能善其終者少矣當孝惠時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日夜飲酒不事事有欲言者飲以醇酒至醉而後去帝使參子窋諫之輒笞之二百何若是甚也蓋參之意既以守職勿失為事而猶恐賓客子弟或當緣假借故益張其事使天下曉然知吾循成法無變更以塞其覬覦之私而不得有所疑似懷之於其間也何者高帝慮其難參事惠帝慮其易何以信讒獲免於高帝之世而淮陰黥布等皆已誅滅參於此時亦何敢為其所易者而輕有變動以貽身世之憂哉其慶流苗裔宜矣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參所為亦非直以自全蓋繼世秉國鈞者之法則也

張良

留侯有計招四皓以輔翼太子前人論者衆矣吾斷以為高帝本無意易太子之心也高帝起布衣與呂后更嘗困患惠帝雖仁弱亦未失愛於帝徒以戚姬昵第之眷謂欲易太子而立其子趙王如意老彼戚姬夙畏呂后獨在帝春秋高一旦棄天下太子立而呂后為政禍寧能旋踵與計必日夜泣請於帝帝陽許之耳帝既知太子不可易而戚姬少子之變又不能以禮義自制始

而陽許之既以付之無可如何而已亦終無必易太子之心也所以終無必易太子之心者呂后彊廢易太子呂后後必為亂欲易太子先除呂后呂后既不可除則太子終不可易也留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度此事帝必嘗與留侯言其委曲留侯度其事之難處不可以口舌爭也故不得已因呂澤之請畫招致四皓之策以堅帝不易太子之心且以帝見四皓謂戚姬以我欲易之云云者所以謝戚姬也使帝果真有易太子之心豈四人之所能奪哉以帝之重子房而子房不能為言四人者豈真賢於子房者哉故知不易太子者帝之本心也至如楊維楨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以

致良因高帝所素重使人偽飾以謝帝蓋皆疑其事而求為之說者不近事理甚矣

王陵

王陵賢人也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太后不說問陳平周勃勃曰王呂氏無所不可太后喜罷王陵所以為賢者如呂后遷陵為帝太傅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自絕陵大節如此陵既免呂后使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寄於呂后其人不足比數若平其奸人之尤者哉平為丞相呂嬃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讒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益呂后幸審食其平以戲婦人同其惡故呂后私喜之此平所以為姦人之尤者也平以奇計稱而秘不傳度平為人必無甚奇計當時人猶稱其故曰傳以肆其欺誕鄙俚之術術甚陋亦戲婦人等比耳史附平事王陵傳中以見陵之忠爾如彼而平之諂諛如此陵坐諫王呂氏廢而平以此愈顯此史家深意正所以媿平而見陵之賢也故又載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則史家之意可見矣

周亞夫

景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帝由此疏之及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按亞夫此言與王陵之對同過其父絳侯遠矣其後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因謝病免相久之帝下廷尉責殺人臣守正如王陵周亞夫或廢或至見殺如平勃順人主意卒得以功名終此將何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乎夫呂后不殺王陵景帝乃殺亞夫景帝曾呂后之不若矣

陸賈

孔子惡利口史稱陸賈使南越降尉佗勸高帝事詩書秦十二篇新語又能說陳平交驩太尉亦誅諸呂功偉矣然賈名有口辯平原君朱建亦辯有口而義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后欲知建建不肯見辟陽侯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賈乃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後人告辟陽侯惠帝帝怒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欲遂誅辟陽侯卒賴建說孝惠幸臣閎籍孺以故辟陽侯得不誅食其幸呂后天下大惡也人人欲誅之而賈獨為計畫有口者變易是非如此賈誠有功而於此吾獨斥其非者以其有口而不專用於正而平原君亦以辯有口失其身孔子稱木訥近仁而惡夫佞又曰巧言鮮仁陸賈朱建之才賢猶且犯聖人之戒則信乎利口之不足為貴也

鼂錯

吳楚反景帝以袁盎言斬鼂錯盎故與錯有怨然非帝有欲殺錯之心即盎數語豈能斬錯也錯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智囊在文帝時數言事文帝寬容所言多見施行然錯言宜削諸侯文帝不聽及景帝時聽錯言削諸侯支郡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不能得夫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陀自王爾書開陛以崇之之寬仁盡下推恩藩國錯百議錯為依召亂景帝之為人消矣微鼂錯爲得不反反寧能悉任其過乎及七國改以誅錯爲名袁盎因竇嬰見帝屏左右及錯具言吳楚反獨以錯故請誰斬錯發使赦吳楚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則帝之心可見矣錯久侍太子多陰謀帝必有不自得於中者得盎言益堅斬錯之心然帝於錯略無舊恩薄矣哉

路溫舒

自賈生以來鼂錯嚴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采數進諫說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劘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邪無道免於刑戮者矣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溫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余觀數子溫舒之學幾於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白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為世家禍福之於人豈信無天道哉

董仲舒

仲舒之學歷戰國秦漢未有其匹敵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使仲舒在商周之世其僅為伊呂不可知然決非管晏伯者之佐所可及也向子歆叛其父之說乃謂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惟此一人為

能當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歆之言出於正耶其父之說猶不當極斥之以自明其是而歆之言果不得為正論也叛父之罪不可逃矣子曰子為父隱至明攻其父之說而極斥之隱乎不隱乎君子以為向所說非攘羊比也歆遽證之何耶歆好左氏春秋嘗以難其父穀梁歆為人子專攻其父當仁不讓豈是之謂與

嚴助

史稱巫蠱之禍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

致延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死滅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豈獨一嬖臣哉雖然武帝好亂喜兵出自天性糜爛生民毒流宮禁亦其時之臣有以佐成之不得歸咎天時謂非人力所致也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不足以煩中國自秦時棄不屬嚴助乃詰蚡秦舉咸陽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上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上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不聽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帝自以為兵功令嚴助風指於南越南越遣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意淮南當此時武帝之心益驕而兵端不可戢矣故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自是以來日無寧息生靈戕於鋒刃蓄禍發於骨肉方武帝少時志銳未定利害未更不有嚴助或師出無功抑其雄心未流之害當不至此烈也故曰其時之臣實佐成之而謂巫蠱之禍由於兵兵之興天時非人力豈不過與其後助以交私淮南論誅昔人有言毋為禍首助之

謂夫

霍光

宣帝始立謁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史載其事余以為非也鏑從驂乘霍氏之禍庸得免乎光秉政二十年權侔天子錡之以約持之以謙猶懼不得免而况霍氏之宜及於禍者其事固已多耶最甚者有如殺許后光既不能自制其妻又使其子姪婿擁當連戚根據於朝廷雖微毒殺許后人臣若此有不及於禍者耶光會冒權寵

而不知止昭帝年二十而光不知歸政宣帝即位年十八矣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事闇主且不可而況治宣帝之察察者乎光此性貪昌而不知止是以不能制斷致有淳于衍之事而其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以取覆及於禍也

王吉貢禹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言得失意有所規切然亦未敢斥言大抵欲興禮制流德化尚儉正俗最甚不過曰諫選左右審擇所使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而已宣帝不納吉謝病歸貢禹在元帝時言有加於吉自乘輿後宮無

所不言帝納善其忠至其卒帝猶追思其言吉禹有不得盡言有盡言一言輒令罷去盡言無所拂設猶思之賢兩人之遇士之為道而仕幸不幸豈不繫乎時哉然元帝之受言過乎宣帝矣

趙廣漢韓延壽王章

漢所誅京兆尹趙廣漢韓延壽王章廣漢治穎川患俗朋黨構會吏民令相怨咎告訐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雖散落姦黨盜賊不發發又輒得然作小智而詭道變易風俗而俗益大壞其所失不啻姦黨盜賊而已也為京兆尹雖善為鉤距以得事情然其所為大負刻覈至死其客窮治男子蘇賢失封又妄殺吾子榮畜事發下丞相遂與丞相夫人敵甚而蹋及下受辭皆文甚為且近于屬史掎摭明非矣其自取殺身宜哉延壽治穎川變廣漢所為教民以禮讓從東以黃霸居穎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禮聘其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延東郡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民化其行為蕭望之所死宜矣王章果敢有為雖為大將軍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會日蝕奏對帝召見言鳳不可任用遂為鳳所陷而史言章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如史言人臣當量輕重以全身避禍耶

孔光

世多議張禹孔光同譏然光未相及未深時不希指苟合其議中山定陶誰宜為嗣光引尚書兄終弟及中山宜嗣議獨正問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心欲傅太后則暴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議宜改築宮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傾邪既免歸以傅太后故復留光與師丹奏論之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唯光與丹持不可光自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由是策免光觀光所為既然自立如此復相之後時當逆莽波靡靡沫不能自止此所以貽譏於世與光不肖相當得不為完人也哉然光待董賢一事則

真張禹之為矣

翟方進

漢災異輒殺宰相以應變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賜册
丞相翟方進即日自殺而顧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
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異於他
相故事若殺宰其死者蓋漢視宰相重其責曰災異之
應不於相則君而已矣懼而委之於相惟獨恐其不得
當焉故殺宰其死則不惟禮儀恩勤之至此如若以人
本無罪而吾用之以代吾身矣可不謂惑之尤甚者與

何武

何武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本讀其傳雖微此

兩言而武之不以赫赫為名去後使人見思者隱然在
簡冊之間此亦足以見文章之妙也其口功名略比薛
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則武優於宣明矣至
武不阿王莽豈宣所得比哉

王嘉

元帝容受盡言過於宣帝成帝雖多內譏如谷永輩專
以上身後宮率常納其言漢無道之君未有如哀帝之
殺賢相王嘉者也嘉以封還益董賢戶事見殺實
於哀帝之哀允矣

韓嬰

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武帝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
舒不能難也有口之人吾所畏亦理之所存嬰雖賢者
而仲舒人賢既受此人之陋而又困於其後乃出舒不
有理人怨大依表直道而行者吾之所謂畏不敢於謂
武

張湯杜周

以湯杜周不列酷吏史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夫然
總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三代之大法萬世
之至公也而以子孫貴盛故別傳班史之為說謬矣

郭解

郭解每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
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

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後此人怪之問得其故迺肉袒謝
罪此與王彥方輩亦復何異然解正欲以此立名聲此
可謂以德報怨者有公私之別故君子弗取焉然當其
以行事亦有過人者獨懷護始附五侯王莽時以款呂
寬取封罰之賞此誠無賴小人耳凜游俠諸人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三

男升領恭校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史評（後漢書　三國志）

光武

世祖起金革創痛之餘以昆陽一旅□□□□□復□物可謂賢已今觀其本紀所載戰陣攻伐之績多而□□大溫吉之意少雖制度禮文間復興舉而所以養人□者亦寥寥無聞焉此其器量規模□不得比隆高帝下不能追蹤孝文然而成中興之業者亦適會其時之可爲遭逢獨易耳使其遭際承平可以爲守成之令□帝而因勢奏功終不得謂開創之雄才也

明帝　章帝

漢之明章可謂仁君矣哉蓋人主治理之美載在□□使後之人感發興起於千百載之下況當時被德而□□欽親務隆平之盛者乎明帝在位十八年詔□□□□意感人雖孝文之盛無以加焉而或者猶病其察察□也章帝天性仁明政事寬厚詔令溫文惻惻篤以□□凡所宜建詳於化原數布赦恩與民更始二帝略同□嘗竊謂堯舜之盛眚災肆赦當此時論獄理民庶無不當其罪而中於法者肆赦猶且不廢焉後之論獄□民者果能如堯舜之世矣則肆赦猶不可廢也而或□□嗣以刻□之意吳漢臨死之言諸葛氏之治亂因可無數赦則是非出乎堯舜之上矣豈堯舜之治猶有□□

不足以法而韓非吳漢之言諸葛氏之行事反出堯舜之上□□□□之述赦雖自爲一家言君子以爲非古者用兵無刑之衆矣吾是以自孝文以來於明章之政獨有取焉世稱文景而略明章過矣

西漢后妃

漢自呂氏流風霍王多故外家之禍蔓衍西京而武元以來孤□禮防縱恣色樓蓋其家法緣乖豐生推關人道之正女德之賢無可述者降及東漢中葉在位天嗣統系數斷女主乘權貪戀童幼患起閨門亂成椒黨致使姦臣得志國以淪亡然則宮壺之教聘納之方所關豈細故哉漢法嘗以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其爲法何其褊也傳云治家□□□成生後世絕統於邪非此之由與以光武之明嘗□仕宦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其後陰□□謀已薄矣明帝仁賢作配明德斯實后嬪之□□□□之芳規也然明帝享祚不永壽□十三耳章帝以下后德陵替鮮有可稱章帝年四十八和帝年二十七殤帝年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獻帝年五十四按東漢諸帝年歲之促如此且絕其嗣□□□歲數無論已餘□□□□□□□之中以

天絕其天年者且獻帝播遷於權姦與閹竪廢生於憂
患故年猶加長焉嗚呼魏色之於人也矣哉可畏也夫

劉伯升

以余觀伯升志遠過光武遠矣諸將立更始伯升争之
建論以爲若赤眉有所立則内自樹敵若赤眉所立賢
相率而往從之無兩立破赤眉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
此公天下之心也獨奈何輕身於危亂之中不能自保
此天下英雄之成敗非盡由人事焉昔項羽致高祖於鴻
門從增舉玦示羽將張良項伯爲祖得間道脫歸更始
大會諸將申屠建亦獻玦而樊宏以爲言當是時更始
雖忌伯升兄弟威名非有急於鴻門之事也且更始之
劣豈能遂殺伯升者及劉稷怒更始以謂本起兵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後以稷爲抗威將
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誅之而李軼朱鮪因勸更始
并執伯升夫項羽王高祖關中漢王怨焉蕭何勸而許
曰王關中之惡孰與死乎今劉稷以[illegible]之忿禍及伯
升而無張良項伯蕭何之助而稷之忍又適以速伯升
之死豈伯升之命哉可爲歎恨者也

來歙

甚矣來歙之智也歙從更始入關數以事不用則以病
去後從光武數使隗囂往來游說西川人主皆中歙益
其信義亦有足稱者焉及伐隗囂[illegible]歙未殊歙以

召蓋延銚期以後事自書表進投筆抽刃而絕又何其赫
赫烈丈夫也伯升知更始之不可事乃從而不去遂及
於難其智不及歙與亦會有天數與不然光武何能也
然寵命位而不疚也

鄧禹馮異

鄧禹馮異之徒非皆有子房諸葛之才也徒以遭會世
變書名竹帛流慶子孫豈非其幸哉使其不遇時世則
亦沒世無聞矣夫何以殊焉哉設使鄧禹之才如禹
異之徒而不遇時者可勝數哉然其當時爲術稱度不
以功伐羅禍患則比之昔時興謀造端之人事成而身
戮家滅者誠不得並日談已蕭漢之初興非有王侯將
相權貽可憑之勢奮曲收功徵由以群持角力而有
之無君臣上下綱紀之節上以是疑其下下以是疑其
上猜嫌積生誅醢迭用皆由其人事之不臧亦時會所
激而然也至於傳歷西京分義明判然自亟變屯前之
民亦皆知王命不可力觀大位不可闚姦故一時所臧
豐藏驥而來者功臣事主俛首降心以變前卑之轍
而爲之君者亦且信悌流豪舊策安之不起無所疑忌
故以君臣得保終始然則時會之當然所繫故非繫與
世謂光武全功臣論於高帝而諸人能一節勝於韓彭
者皆未嘗深其本末所由舊以之故也雖然待功臣當
以光武爲法功臣自待當以禹異諸人爲法上下相疑

而能免於亂亡者鮮矣

第五倫

耿恭屯金蒲城圍急食盡煮鎧弩食其筋革士卒死亡略盡關寵上書求救第五倫以為不宜救輒鮑昱之議其後救至恭得歸國史士發疏勒時二十六人耳逮玉門者十三人其艱危如此昔李陵提孤軍轉戰數千里深入敵中力坐無救以降貽羞漢家今恭即無二節以孤城當數萬之衆與死不救議者之心果何心哉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後將何以使人此鮑昱所為廷爭也假如不幸而有李陵之事其為國辱莫大焉第五倫之議以之為恭則不仁以之為國則不忠不仁不忠私孰甚於此者而猶以不受千里馬心不能忘及一夜十起之事詭言以惑或者之聽而自命為無私亦可耻矣

王梁孫咸

史言高帝斬蛇老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言已忽不見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此陳勝魚腹帛書篝火狐鳴之故智也豈真有是事哉故光武之興專事符讖其為符讖之事比於斬蛇魚帛狐鳴其飾詐也甚而為害也深尤悖妄不可信及以之定天下命官用人挾此是以為徵據其陋甚矣光武既即位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梁從平河北拜野王令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又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而衆皆不服既用吳漢是讖文之誤有不得行於其輩下者矣考其時以妖讖之說謀為盜賊者不可勝數涿郡太守張豐以道士言豐當為天子用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從人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為主揚病瘦欲以惑其衆與綿曼賊交通後耿純收斬之凡用讖妄之言幸而興者為高祖光武不幸而喪戮為張豐劉揚乎天下略定用以命官若梁咸之徒者尤可笑矣

卓茂

史載卓茂之事錄之使賢者勸焉其初為丞相府史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其一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

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官力強請求耶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乎亦何乃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蓋茂所為大抵類此其名蹟留天壤人至今稱之而史獨舉此一事豈人所甚難行者哉病不為耳其故至於使蝗獨不入密縣界蝗於蟲最為寂以頑然知識之物而茂以是化之信及豚魚良然哉及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方之比干商容之賢封褒德侯茂當莽中獨素服歸隱夫茂非有殊能顯功而世祖重之如此或曰茂當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不仕更始政亂又以年老乞骸骨歸世祖之重之者以此然本傳載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于莽時惟武初劉宣獨存世祖以宣襲封安衆侯其所褒寵不僅及茂觀當時所以重茂與茂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人苟欲自立其所觀察取法可以為勸矣

魯恭

魯恭事蹟多於卓茂官至司徒較顯矣然其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言之拔其行事大抵與卓茂相類初恭在中牟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然則恭之所為豈嘗以功名為念者哉化人而人不化至欲解印綬去此非飾智驚愚蓋出於中心之誠使人果不能化則棄官職如鴻毛耳而其所志專務本天之所以與人之理全而歸之於民視後世矯揉拂戾取必於威力勢權失天之所以生養斯人之意者其相去豈特千里之遠哉是以古今語循良之治者動稱卓魯不盡也

鄭康成

鄭康成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命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

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將命表隱表為侍中以
父喪不行黃巾逾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救以師
友之禮袁紹與兵冀州舉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
自乞還家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
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蓋康成始終出處之大節如此或謂紹之致康成使隨
以攻不篤必從紹康成出處未可定也然康成不應何
進之辟其不從紹明矣嘗謂漢以來儒者如康成之卓
然行修終始不渝非揚雄劉向之徒所得並論況其博
研經籍殫精聖道雖仲舒之賢猶當避其淹洽焉又豈

馬融何休諸人所能髣髴者哉

范升

范升論左氏不當立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
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其說是已
非廢無足深論善乎陳元之議也曰升等所言[illegible]
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其言最正矣獨是升之論以為先帝不以左氏為經
故不置博士後主宜所因[illegible]其[illegible]當道之尤甚者
也而元猶未敢訟言之昔武帝好公羊詔太子受公羊
不得受穀梁宣帝在民間聞衛太子好穀梁及即位徵

穀梁與公羊並存元所徵引是已然引所指先帝而謂武
宣也武帝雖為五經置博士益從黜所謂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非真能好經者也宣帝任刑名法術去六藝之
道遠矣其所立果皆可以為百世法乎升以是為說亦
[illegible]更可恥矣且當時公穀之存亦以其傳經耳
非遂以為經也而曰不以左氏為經以公穀為經耳
升之論問其謬妄與及升為出妻[illegible]得出經
[illegible]而元之論稍稍得行乃左氏立而後[illegible]謂後之
[illegible]左氏為[illegible]者謂之淺末其淺末也正苦其難讀耳
不學耳食之人焉可與多談哉

班固

余讀班固漢書論有如范史所論不激詭不抑抗[illegible]而
不[illegible]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至矣哉良史之
可也乃觀其自所論述則又甚謬不[illegible]何哉史稱其所
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抑西賓淫侈之論
以[illegible]褒今抑昔以苟一時之[illegible]
存之[illegible]者也且夫人之大患莫甚乎[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所論其辭繁[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至有曰[illegible]
[illegible]孝[illegible]所不能[illegible]則序言其祖宗之不及後人
[illegible]以家人[illegible]帝之[illegible]其子孫亦不敢有[illegible]
則人之[illegible]況帝王之尊[illegible]而不以為非[illegible]
天理民彝亦已泯然熄矣乃若[illegible]

天馬白麟神爵五鳳之怪詭而繫之以詩欲以陵夸往昔嗚呼陋矣

宋均

宋均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明帝聞其言而追悲之余始讀之未嘗不歎明帝之能有悔心而竊怪均之說有所未盡善也然考均之始末弘毅任重多長者之行化流人物不尚名法雖古昔之賢無踰焉然後知其言之可貴而所以貓未流之失為有功也當其為九江太守也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以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豹在山黿鼉在水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又以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此與夫虎之所放何殊哉猛虎踞檻穽而不避羅張捕無不一旦在郡不有掩羅驅逐之勞然使自不犯境此可見以頑無知之物猶能以德化之況於人為物靈而能去刻薄令可以革其心而從吾意之所為而不至於災亡之避散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乎事有[illegible]以小而可以見大者均之於虎與蝗是已推乎[illegible]而推

其言之可貴者亦以此也

爰延

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是延可謂盡言帝可謂受諫矣夫人莫不欲行抽其所知之質而亦有時不加意於不情之名若蔡其所知而適得其實與之以名而適會其情是謂抉隱摘微動中其忌鮮有不深疾恨之而加以顯戮被以隱禍者若之實所短而不當其實假之以名而適其情猶可曰是與我不相似也不相似則於言之有可以拒而不受以謂無可受之實也無可受之實而因以疑其人則於其人既無以[illegible]之不解而我遂成大度之名今言和帝可與為善可與為非謂為中主是暴其所短而不得其實與之以名而適會其情者也帝能不疾恨之而且以為受之於檻可不謂能受諫乎若周昌比高帝為桀紂所謂無可受之實而因以成大度之名者也至於謂和靈之世不聞此言者亦未考延之所論者矣

馬融

馬融不外戚豪家為深[illegible]以人少閑之所[illegible]成於融亦未而謂融曰李公即[illegible]天下之人則哉

祐之言與然使融既名義惟清流導肯黨所以姦其宮
正士得然其行以陷於惡雖開議言豈足動其追悔之
良心哉以延篤盧植之賢不幸而為執經則梟之高第
弟子亦斯文之阨會矣卓哉趙岐雖數融兒女常鄙融
之為人不與相見可謂入汙泥而不染於操者也

曹武

曹武母初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
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
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益物理之不可解者自古喪身亡家者皆有如蛇之祥
者耶而蛇之能為怪異如此君子不語怪史既載其事

亦將闕其疑焉

曹操

自古篡竊之臣非其始遂有逆節間奸之萌也曹孟德
以驍雄之姿其不得志亦將伏櫪老死豈真有與人爭
天下之心哉初操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坐從免官後
復徵拜議郎及黃巾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還濟南相
國久之徵還以為東郡太守辭稱疾不就輒歸鄉里
當是時漢既失政權倖專朝搢多得家當以自免禍全
身家妻子為念亦豈真能高尚其志者耶至於京城之亂
徵為典軍校尉董卓發其表為驍騎校尉又輒逃歸此
非能不立惡人之朝者以卑以敗目隨及已也然亦豈

有天下之志者哉卓既僭逆操遂散家財合義兵於是
始有抵漢梁開之心矣未幾之起操傾動削弱其迎天
子於長安還都許而借為之勢成矣初操將討張繡於
宛也入覲天子用舊制交戟叉頸而前及敗而還遂自
此不復朝見而操之篡竊之勢成又迫以不得不然
之勢雖欲自已得乎操下令自叙其生平雖多姦飾然
其實亦有不得自掩者其曰欲孫便爾委棄所典兵眾
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誠恐己離兵為人
所禍然則操之始亦不過欲全腰領保妻孥子孫而
已會其時之可乘而未敢遂以有天下為心也至於其
已成不得自止遂為自昔已來姦權竊國之雄而莽
卓之倫不得並焉嗚呼不有桓靈之君彼安能至此哉

又

世嘗謂魏武皆適達而賤節行以其時方用才隨其所
長使用官之授名因其品者謂此也故當下令求若
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又謂有行之士
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於操之所為無廉
恥行而收其同於己者耳其所謂通達者也所謂同
惡相濟也

曹丕

昔孫盛謂魏文處兄弟之衰設嫌疑之禁居貽厥之始闡
王化之基顧組二女處其子嗣欲不脩行纂逆論

喪忘天性之愛隳至痛之心歸其所為無可言者而彧之著論徵援漢文之事謂其變易古制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嗟乎不幸得追漢文之制者其被不生於中平四年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操死嗣位為丞相魏王夫丕之生固士人之家也今一旦論為神器遂其私而死其父以為遂可以儼然用天子之禮凡一切苟簡於禮叛於先王之制以成後世邪說悖禮之習者轍嗣顧設心公然行之而不辭此其尤可恨者也帝曰吾本諸生家傳禮求久何至一日便易此情於兩天使不而有知得不愧於斯言乎

孫權

建安二十四年操晉爵魏王四年矣然漢朝臣未有以丕立之事獨言於衆者孫權越在江介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乃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操雖飾言然權之可恥操且惡之自是相恨夏侯惇之徒因從勸進權實始之也吳蜀相存歷欲啓齒不必皆若此知之權既上書以討荊州自效明年權破斬羽傳其首權其以尺也哉

荀彧

荀彧事操操比之子房觀其言議謀畫所陳足多者操定天下之功彧誠有與助焉然時謂議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酬彧彧謂本興義兵以匡王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恨之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是操殺彧明甚史諱言之然曰以憂薨是終不能諱也彧事操久操之為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也曾謂彧之智而昧於此乎九錫之對蓋天理之萌有不得自欺其心者亦樂幸操於我乎我而沮其議而操遂行之使世以彧固不與其事也將以逃其責而盜其名文奸飾智之所為耳孰知操恨之至於殺其身哉沮其議而不能也其彧智不及此也彧為得謂智乎雖然司馬勸漢昌不

亦六國後而彧能以沮九錫而見殺人之所處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之是非亦幸以決於所處之有幸不幸者士君子擇人而事可不致慎與

管寧

每見魏時人推崇幼安書及其時以禮書相勸進者未嘗不為幼安危之何者乎願濯其彧有以奪其高節使天下後世不得見賢人志士不幸而處濁世避亂朝者之坊表矩矱也最後見陶丘一諸葛誕所稱道甚盛其時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以聘而寧已以正終年八十四矣吾覽史至此夫然後始快然於心貞所謂賢人志士可以為天下後世之坊表而質者矣若以疇邴原之

徒尚有愧焉況小節哉然其同時遭亂退處者則有若
王烈彥方亦有幼安之風焉卒年七十八鄭康成亦于
時潁川胡昭孔明亦能不辱其身卒年八十五歲此三
八十九四子者皆以道潔身義不受辱故得盡其天年
若世之反是敗苟活者雖生百年猶蟪蛄之春秋蜉蝣
之旦暮耳況利欲熏其心斧鉞加其外而死於斧鉞刀
鋸而戕伐於天刑者衆矣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漢昭烈皇帝

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篡位漢統既絕海內無君先主
以漢室之胄繼統嗣位正名號於天下何嫌何疑而陽
示侯劉豹等稱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孝經
鉤命決錄諸讖緯不經之言謾誕剛興擬議衆以為定
命之符而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亦稱述符瑞
徵引圖讖以黃龍見武陽赤水出漢水傅會經傳之文
誕妄紛紛勸進輕舉是以為名夫劉氏為漢正統不足
深責明陽者亦惑其說使人君正始之初敷紙
同於紀讖若將假以欺其巴蜀僻陋之人者其以光
識見非前國之遠謀而不可以示至公大居正也

又

昭烈遺詔勅後主有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
不為此雖典誥之言何以加諸又曰可讀漢書禮記諸
子及六韜商公書益人意智

書一道已畢未送道亡云云竊謂為所以貽謀厥後之
未善也六經而外諸子之書庸有可觀者若商君韓非
之作之書專刑法而滅仁義三代以來學術不正人心
溺於利欲事功混於權霸至於秦漢之世大抵滅絕人心
設亡不知忠孝禮義為何物其所謂事功皆利欲而已
矣是故以嚴刑峻法劫持天下鄙棄仁義崇尚詐術於
諸公作非之書不惡其不相謀也今復導之以法術而
一見之謂君子於此不能無譏焉以昭烈之仁賢亂
世之寡為猶不能自拔於戰國亡秦餘殃烈禍之中微
何所復望哉是以假荊州而不還由既在巴失東吳唇
齒之助卒劉璋之闇弱奪人之有絕天下豈義之心二
世而亡非天道歟

又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
可自取鎔範論之曰量君之才而一其節何以譏
服郡畫括四海備之命意微妙甚為世或有謂備
固欲付之人因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奇忠賢則不須為
斯言海如其非人不宜啓篡逆之漸此古之顧命必貽話
古諸侯以託孤之謂持據此論何謂不知昭烈亦
不知孔明者也當觀古者身歿之後賢以公天下為心
以昭烈之量豈以安國家為念所以不同不可謂
昭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夫昭烈之於孔明其君臣相

惡即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收
旦也惟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昭烈之於臣可以
同類而觀焉昭烈之任諸葛非智不能成湯諸葛之於
昭烈其忠可比伊尹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篡
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不足以
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偽者哉如誠之論可謂不
得古人之用心者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

男壯徵恭校

午亭文編卷三十五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序

御製文集擬後序

蓋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與
河洛呈其精蘊范符闡其秘則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
離該物序而窮民彝演為圖疇以敘弟世則人文化成
之消耗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典興首宋弱
文教以表建於上而胎廟於修辭之訓炎華發於和順
為實著為輝光然後三物以博四術以備六經詩書之
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間者即山陬海澨靡
不沐濡涵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引掖太平
之駿烈也哉欽惟
聖上遜志典學勵精勤政欽崇之隆治功之盛赫赫濊
穆不可殫述自海甸迄今適將於廓劉越
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修明典度文經武緯禮樂
如日中以體群下之情忠懷以洽黎庶之瘼欽命而
四海永清武功丕震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啓處地利
之險易兵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風俗之情偽吏治之
貪廉黃了忠跡　皆照然約　皇衷故几細無遺之見
於語號命令之中出語可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王之言

誦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 聖謨天範形諸篇翰
時而浩徽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易己
小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則戶牖杖履之銘也時而四方
覽景光阜財解慍之奏也蓋惟
皇上猶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
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撝爲化工源流
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象炳煌焜燿至於此極臣叨摩
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王言推解經傳與古發前聖未
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
通曲暢而 深宮清燕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
聖藻洋洋焉六藝而昭諸天壤者淵有所源本而然也

雖義蘊高深同體沖漠神明於筆言之表非臣庶所能
仰窺萬一而即而求之引伸而紬繹之則仰觀俯察之
機時行物生之妙可以想見端倪沐浴鼓舞於不自已
矣然而 至德謙光富有若虛久藏細帙近因廷臣敦
請再三始命彙次編爲四十卷將見流布寰區昭垂典
則庶得瞻日月之末光挹河海之餘潤彬彬乎有所感
發興起以永成大道一風同之治於無疆哉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九月天下貢材武士於京中擢臣請舉會試本
命拔騎步射及格者七十有奇
上曰爾其敬其副卿巡撫性河北武闈昨其有以詔臣
副執政大臣共會試者蓋與觀也臣謹識聞 命戰栗
黽勉祇役既取數如額師當獻臣俯綴言末簡臣惟國
家取士文武殊科然準前代武學師太公之頤學統六
儒師資於孔子文不廢騎射武兼策論何也此非難
武士也誠重之也夫武而不文其人將卒伍而不足任
偏裨偏裨而不足任大將者也兵家者六韜三略
及孫吳司馬尉繚諸書今武士合而治之闡中發策則
借宋諸名將已然之迹與夫天下塞醉耕屯保伍諸事
句及莫適又明示以七書之外之書無不當講乃其士
也皆能明習得其要領發爲文辭具有倫貫異日干城
虎之選取諸此不已裕歟且夫應武科者武士之

習也一變其習使人不得以赳桓目之而庶幾於古之
雅歌投壺羽扇綸巾者非沐浴書冊漸磨師儒不爲功
若以皆非宜論策宜更之明驗乎蓋自古承平既久勢
漸輕武不惟文士鄙武武亦自厭其武馴至盡隳武備
而不可振今重武兼重文正所以常重武而不至於輕
也草茅鄙生妄謂先之騎射武士所事也重之也至於
論策則已略矣若蘊蓄其胸襟經緯無不及格盡收之
奚不可而乃決去留於操觚亦不可以已乎臣於武闈
中從臣洵後拔闈諸生所作發其所若蓄咸可仰佐得
人以蹶張任使至乎後者則況諭天下觀感起諸士使皆
知國家之武經術而此仰佐而不敢有略文

之心昔周之盛也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
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材及其淠彼涇
舟烝徒楫之皆將帥之選臣知自今以始人材蔚起而
文克武雖成周之盛無多讓矣

辛未會試錄序

洪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勤儉寬仁道隆化洽德溥恩流是以庶
修事和績熙功叙典章文物粲然光昭煌煌乎舊三古
邁百王洵 聖作之崇閎 帝載之顯謨也茲在辛未
協洽當試士於南宮禮臣請與廷事者
上命臣王書臣廷敬偕臣光地臣士正以往臣廷敬聞

命惶恐自惟駑材下質忝竊遭逢迂疎暗傳無所裨助
涓埃莫報感悚徒深伏覩我
皇上天縱至聖好古敏求經史百家兼綜並貫 手撰
御集盈溢縹緗 聖諧精微 天章炳蔚朗乎如日月
之照臨淵乎如江海之回瀾自載籍所稱未嘗有也至
若評較古今文字 睿鑒超然片言論定如出尋常
一益得乎學者至矣臣廷諸臣復國所日仰高深而非
能窺贊者也我
皇上功德文章之盛巍煥若此如臣之愚僻其聞見所
文鉅務以克勉稱 聖心最在戊之後出本部伏今
復荷茲任敢不益矢精白毋負初心臣伏思易于觀之

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書曰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自古帝王濟化出
治試進以休盛本賢材之盛轍成叢臻之隆也則甚今
者
聖主雅化作人振興文運敦勵士風其意良規甚甚甚
備而 睿文藻翰動金石而光龍門者照畫於太學之
庭鄒魯之邦白鹿鵝湖之祠黌宇表章廟州郡亦休頒
之以講義蔵閭里之修葺維新廣賴宮之樓羅設八道
科日人材輩出仕進遂寶蓋
聖天子在上而名山大川之鍾秀特產精粹之甄陶伏
處而謳歌悠悠於實附爾奠之鄉欲幼一科出一長以

佐王事而策勳名其懷抱有素固非可掣者善擇識之
從不久公慎以集事將何以上酬 皇命下不媿於多
士乎矧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早夜乾惕兢兢
以自持者殆食無寧晷而寐不安席也臣輔入闈遂與
同事諸臣誓告同盟並營 主知於萬一風簷月案於
是縱觀大抵士習不同文體各別搞文披華旋求外飾
若才之勝也抱樸含真情文內蘊者養醞具也若夫才
以學斂養與識優探六藝之秘微衣被之泛淫漢流沉
淵郁光輝發越而準以先民之矩度可為繼往之津梁
前以後今不可多見蘇伯盛化之漸摩休風之光被亦
庶幾乎其遇之仙如得其人敢求文辭其辭錄者皆擇而

弗敢以錄蓋仰體我
皇上崇實學黜虛聲之至意焉夫一歲之收會試之
之徵闕民事時所係若所錄之不當又何以爲天下矣
臣又謂多士自昔文行一致蓋道德文章出於一而士
諸事功不得岐而視之也多士於縱覽淵剏之餘孳思
豁慮聚寒窗之攻苦以進於校士者皆所以闡明聖賢
之緒言備國家異時之實用皆其出身事君而忠之
夕上自今以往其益居敬窮理推誠致行盡心於幽獨
以身於家邦宣力於猷爲竭忠於君父以副
聖天子數奏明試之盛心則今日者無負明命之諄諄
無愧於多士之濟濟且無慚於天下之大矣多士勉焉
臣方與多士交勉焉

癸未會試錄序

欽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治定功成於今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
春二月當大比天下士禮臣請典試事者臣自陳等請
既列狀上奏
一覽允命臣廷敬偕臣賜履臣端臣汝霖典試事臣廷
聞命仿徨震悚移日伏念臣備官經帷侍從內
殿恐滋闕越常懷兢兢當校士之前皆設誓夙夜之
初心且多士來自四海山陬海澨皆知
聖人在上道濟群生文明之化光昭下上人思淬

礪俗翻陶甄臣又何敢不益自砥策以上思答夫
聖恩下不愧於多士乎今館閣畢事錄文以劂例得獻
[illegible]
爲蓋臣今奉命而論者文也夫文以載道道統於天
傳於人知天之所以命知人之所以傳夫然後道尊而
[illegible]
者也臣謹識焉惟天陰騭下民篤生聖神作之君作之
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
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道統之傳常在上而不在下也
若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
實故自孔子以來道統之傳常在於下揆之天降生民

之意豈適如此哉且夫天道貞觀無往不復故知今日
君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矣在下者傳之師儒
僅寄於語言文字而在上者則見諸行事之實我
皇上以聖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人安故知道統
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昔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名世其傳亦大率以五百年爲斷以今考之在上者
亦不皆然而在下者則或不盡然也然而其始也自上
以及下其後也由下以歸上者亦莫不皆然也孟子謂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所謂在上者莫不

皆然也又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此所謂始之自上以及下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自是以降或千有餘歲或百餘歲或不必百餘歲若周子若二程子若朱子此所謂在下者或不甚然也若是者何也天之鄭重夫在上者之傳故以五百年為斷其次必五百年者蓋僅寄之語言文字以紆然道於絕續之交特在下者之事耳惟是師儒之統轉而爲之帝王則五百年之期斷然其不爽者將復合焉此所謂後之由下以歸於上者莫不皆然也蓋自周子二程子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年矣我

皇上論世知人崇朱子之學頌其詩讀其書有諸德行見於文章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常在上而不在下故道統之傳由下以歸於上者此正其時也此乃天之所以降生下民之意也臣嘗伏而思之天下之士涵濡於雅化鼓舞於 皇風者亦已久矣而聖人之道傳之在我

皇上者天下之人將皆知之而其所以朝斯夕斯晉用其方者天下之人或未能窺其詳也臣曰侍 內廷因得臚舉焉

皇上總攬八紘日有萬幾舉凡大綱陳紀制治經邦諸大政事發於

聖躬行於天下者既莫不與古先聖王之道異世而同符矣而勤思至道博極羣書燕閒之頃寄情六籍虔繹

青宮訓諭 皇子詩書講誦殿陛之地儼若鄒魯之鄉作為文章巍巍乎與典誥同風至於帖括之文百家之藝盡在

聖明之鑒豈非道統所歸自有本末兼該源流共貫者與今日者親得

聖人而為君師雖不敢與於大道之傳而亦幸在見知之列將見由文王以來濟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復生於王國以上佐

壽考作人之雅化而時雍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駢至於矢謨賡歌亮采惠疇之風以幾乎唐虞郅治之盛則道之在上而下被其政教者將永永焉傳之千萬歲而無窮又豈五百年之可以數計者哉謹以告多士者為

黼扆獻焉

御定全唐詩後序

大庭軒轅邈哉遐矣唐虞之稱詩也帝舜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而申以喜起之義曰百工熙哉以勉其臣大禹則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申以董戒之義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以訓其民凡詩之所以訓勉其臣民而通於政教者具於虞夏之書可考而知也周之興也武王既定天下巡狩述職陳列國之詩以行其慶讓黜

觀達述巡狩之禮於王制曰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二南之詩得於巡狩此周初政教之美所由傳也當平以還王覽迭奏邶鄘而下失得互陳微獨當時采風知列國之政教而考古論世者亦可以稽其升降汙隆之故焉漢魏去古未遠六朝以來餘波綺靡洎夫有唐太宗起而振之本國風雅頌之遺有古歌今律諸體上倡其鴻藻下衍其清音彬彬盛哉以及中晚之際與周詩正變約略相倣故觀全唐之詩僉有以知政教之所關而尤重焉我
皇上接唐虞之統闡文武之傳躬致升平協和萬國士詠於室農謳於田蒸蒸然有詩書禮樂之風而 九重深念詩省兆民黃髮歡衢乘鴞擊壤何其盛與蓋天下之漸濡於
德澤之中者於今久矣雖我
皇上以道德之純粹發為事功以性情之中和浮於民物彝凡彰施於政令誥告之間皆原本六經度越前代而天下之觀感而化詠歌贈辨於不自知者則有近乎韶韶之興傳曰王者之風必本聖人之化夫惟功德之隆有以致此也至若
御製詩文經緯天地陶鑄萬彙炳炳琅琅[illegible]
祕金匱者猶未盡登琬琰昭布域中而[illegible]
百家有用之書是以[illegible]以訓

盈於民俗乎文教之美莫與京矣命翰林侍讀徐倬進全唐詩錄
皇上覽而嘉焉遂俾禮部侍郎以風厲天下
爰以內府之金校刊於其家既
御製宸章冠之簡首復
命臣等為後序臣廷敬自以爝火螢光在 日月之下彤管累息煙沙歲時伏念我
皇上功德之巍巍既如彼文教之煌煌又如此此即大舜之勑時幾熙百工大禹之勸九歌俾勿壞之至治也即詩教之所感孚遂可因全唐之詩錄遡成周之二南而永媲美於中天之盛也矣

刻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序

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義各以其長教令以行之下士為比長中士為閭胥上士為族師下大夫為黨正中大夫為州長命卿為鄉大夫比五家耳遞累而至於鄉蓋萬有二千五百家焉比閭族黨州鄉為地六而鄉最大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長六而鄉大夫最尊又司徒所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鄉之鄉焉蓋鄉者民之聚也故後世言民之聚者必曰某鄉 鄉六然古之鄉比於後世之郡邑今所謂鄉不過古之比閭族黨而已

黨於州者亦[illegible]矣考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而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則屬民而讀邦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

受之登之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嗚呼先王之制何其善哉鄉老鄉大夫下逮其民而上達於天子故其時之政即其教其時之吏即其師下至比閭族黨州莫不皆然此所謂善也今之鄉下得爲於古之州獨不可以爲於比閭族黨乎亦猶有同於古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其吏其師者乎亦何怪乎其政無其法其教無其道也今之學官猶秦漢以來之博士官文學掾耳政與教殊途吏與師異趣矣然而能舉其教與師之職者十百而不一見也政與吏之不古若又何足怪焉然賢人君子之所以大懼而思有以補其法之所不及也余讀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有外王政教之遺意者可稍見鄉老鄉大夫興賢興能之盛矣而始於比閭族黨之人樂而服從焉非敢自以謂能之也聊竊附於賢人君子之所大懼云爾

經義考序

朱竹垞先生歸隱小長蘆中以纂著書自娛遠屏聲迹獨于里寓書於余曰彝尊所輯經義考三百卷今已就九經之外旁及緯候唐宋以來碑版傳註其數以多公其惠賜前語弁以序言廷敬發書喟然曰經義之存佚聖道之因以顯晦而君子之所以盡心者也凡經之存佚不於其書於其人而於其時有佚而若存者有存而若佚者秦焚書坑儒經佚矣漢興於殘煙斷燼之

餘掇拾其什一二其時專門名家引經制事雖守殘拾斷斷乎有近古之風焉其後以經選士設科與策乃有通義之目經義之有其處於此矣其初所謂經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是以石渠之論稱制臨決者曰五經同異當時修習講故事亦曰論五經於白虎觀唐貞觀中乃分列九經而唐之經義不勝於漢若是乎佚者若存而有名若佚也夫經以致用致用之實莫大乎教人取士之法則由唐宋以來其得失之故可觀矣唐初沿隋制設六科其後科目雖繁大要以明經進士為重明經試經義進士試策詩賦雖文采貼經故老以是科為重後雖稍浮濫然當之日卒未有以易之也宋初制先

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後所重者詩賦論三場熙寧元祐之間詩賦經義罷復錯互而王安石呂惠卿創始之經義迄於今流毒無窮焉詩賦雖詞章之學而精其業非通經學古者則不克以爲今之經義名雖曰而實則乖自王氏之經學行而經亡識甚矣安石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嗚呼豈知乖學究而失之乎今古經具在而學術如此則經之存佚皆不可得而問矣今竹垞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多其或存或佚詳載於編余以爲經竹垞之考究存者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綜其穿鑿附會之一端則經義之存又莫有識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能爲之

聖天子典學右文石渠白虎集議方殷諸儒必將以竹垞爲大師而正經學以埘人才有學者爲余序竹垞經義之書而及唐宋以來所以教人取士之法蓋深有感於聖道昌晦之故而重有幸於今茲也

合刻呂氏二編序

康熙二十年夏六月予承乏刑官[illegible]長見諸犯法者[illegible]世吏多有不幸出於無心而凡民之陷者其所自取法其始或皆以微故罹於刑辟至有以三尺[illegible]殺人而[illegible]者雖其氣質之惡亦必未嘗深知人不可殺[illegible]貿焉即於死而莫能悟也是豈非其人之[illegible]

國家修明法度中外懍然[illegible]大夫幾幾有懷刑之風而鄙野之民[illegible]猶未止夫　聖天子之加意教化至矣而民不悟意有司者文法森深罕所譬曉無以發其天[illegible]使漸漬深濡馴至於刑措之盛與余觀寧陵呂新吾先生增述其先公漁隱閒翁小兒語及所自爲宗約歌自閨閫[illegible]閭閻婦人牧夫佔人野叟老語約以精理諧於[illegible]是以無[illegible]深之艱而有譬曉之易者也夫殺人者抵民未有不知乃猶貿貿焉犯而莫之顧者非其不知人不可殺而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則民之知之者蓋鮮矣此二編者雖非獨爲此而作然童而聞之熟於口耳而悅於心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將深知其意是爲[illegible]焉誥而避之民之犯於刑者亦鮮矣則以是仰佐

聖明教化之指豈謂無補哉初汝上岳鎮九峰爲刻此二編以教其家人鎮九去京師久刻本不可多得予翻然以廣其流播乃取是二編合而刻之予不敢[illegible]鎮九之美告亦竊附於君子與人爲善之義云爾是年七月朔日澤州陳廷敬書

日下舊聞序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而其所最者乃在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其所重尤在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然後以十二教治五物爲人以掌非教之官而其

廷且通者稱乃在於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惟五地之物生既辨而後乃以施教焉則五地之物生
所繫之廷可坐而知也而其六官之篇必先曰惟王建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若是乎先
王建邦設都凡以順天道察地理宜壤土之所生以求
盡夫人物之性而施吾教焉亦豈猶後世恃險阻域封
疆角雄立於天下如秦漢以來所謂攻守形勢設險
漢高帝以力取不可以德守諸為說之陋者哉古者封
國之始見於書曰陶唐有此冀方殺夏謂冀者天下之
中州自唐虞夏殷皆都焉虞夏之時分天下為九州冀
州地最廣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舜分冀為幽并營幽

并亦皆冀地也由此言之則今之帝京正當冀之域
獨蕭唐虞夏殷之所都而天子之常居也
地最雄要北倚山嶽南壓區夏若坐堂陛俯視庭宇然
王者建邦不務險阻之恃封疆之域而燕之形勝自古
都會之雄卒莫有過焉者其不盛矣哉易大傳曰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惟燕當之矣詩云天命多辟
設都于禹之績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其據寰中
之上儀也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既不可
以不辨而又將以為教所以[illegible]重如此也
州夫廣覽博觀精識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察地理[illegible]及
壤土之所生人物之所宜推原[illegible]以建邦設都之意和

諸州[illegible]以施教者非[illegible]不偉與朱
君[illegible]強力[illegible]學者[illegible]紀一卷形勝一卷宮室[illegible]
[illegible]城市九卷[illegible]治[illegible]
戶版風俗物産一卷雜綴一卷終以石鼓者三卷總
名[illegible]日下舊聞而采輯[illegible]至千二百餘種之多
可謂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者矣以余觀其意不獨
務言險阻封疆之勝始之[illegible]世紀而終之以石鼓之
文以[illegible]與秦漢以來儒者形勢之論以及本春君之所
[illegible]不偉矣擇而取焉吾望夫因物以施教者

朱子論定文鈔序

眾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遂正不有其人排斥

而決擇之以衷諸孔子則天下假似為如瞽者之無相
[illegible]之無燭不致於顛踣陷溺無所底也當戰國時主
[illegible]楊墨告子之徒各倡異說塞仁義之[illegible]
孟子闢而闢之廓如也洎秦以來縱横捭闔傾動
世主其人皆詐謀詭論欲苟一時之得不復顧[illegible]世之
害暴[illegible]王所以成教化而致風俗者毀裂殆盡[illegible]
[illegible]經既久中於人心由是百家紛出[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聖之書矣兩漢雖表章六經而微言既湮
其[illegible]曲學阿世逆其後[illegible]禍亂相尋
[illegible]唐泊五季[illegible]中[illegible]如韓
歐諸君子出而力與[illegible]聖人之道賴以綿綿延延不墜

於地然亦莫有能集諸子之言而滙歸於一是者也故
即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過而猶行於世遠及南宋紫陽
崛興於千載之下匯百家而集大成迨於今世之學者
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然
自孟子驟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降及後世曲學之患甚
於異端昌黎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然則朱子之
為功亦不在孟子下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
願學孔子者也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
孟子辨之而天下後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時千
有餘歲群言之紛綸莫可紀極朱子從而別白是正焉
而天下之言理者始歸於一是朱子之知言繼孟子而

興起者也其言散見於韓書及其本集中者石門吳子
青壇距戶十年餘潛心蒐輯薈萃成編名曰朱子論定
文鈔昔人謂仲尼賢說者朱子賢孔子之說者也今得
賢朱子之說可謂金口而木舌者矣
聖天子典學重道紹接洙泗彼異說新思之說不得至於
講席之前知言獨至矣是書也上佐　乙夜之觀益益
文明之化又豈僅為學士大夫誦說服習之書而已也
哉然學士大夫果皆能誦說而服習之以求至乎成教
化而美風俗則簡冊之所傳即以較之所仰也知言之
功不甚偉與青壇以書問序於余余以樂為之序

四書字畫約序

四書之書髫歲誦習白首茫然能得其意者鮮矣顧其
立言文從字順非有聱牙詰曲棘喉滯吻之音也之學
者動稱古文奇字過矣其為書數萬言約而取之凡二
千三百二十五字耳而天地古今洪纖高下事物之理
修己治人之道不出此二千三百二十五字之中而固
不備焉雖古之善立言者無以過之若是則聖賢之所
貴古文奇字者乎或古文奇字亦有加於四子之書之
所云者或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吉人之辭寡蓋亦能
則辭自寡四子之書辭之寡者也而古文奇字不與焉
後世立言者將何所取法與陽城王君端木約取其字
參伍研極能審知其點畫之所以然孟子所謂博學而

詳說之此非其一端與閒嘗謂小學之為功於經書甚
鉅如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刊繆正俗張參五經文字亦
度九經字樣賈昌朝羣經音辨毛居正六經正誤皆是
也四子之書為其字而詳說之則自王君始王君曰老
當熟說者為此以語後學亦小學之功也而余則進以
王君之說者以世所當治之書更無急於四子而其所
字如此其少其為用之大舉天下所當治之書莫之能
以急於此則凡立言之道不在彼而在此可知也王君
好學深思亦嘗為古文奇字故為是說以告之

傳經堂集序

吾修勝國史至所謂靖難時忠臣義士益攬其軼事而

悲之夫以燕之雄及其一時孳孳附翼之人皆已灰沒
煙滅散漫於燕魚瀆澗之中況其竄回邪佞苟富貴而
嫉忠良此人皆澤已斬矣僅而存者亦黯黯而無聞也
而忠臣義士世皆知重其苗裔吾嘗訪而求之問其家
譜之所藏耆長老之所傳聞苟遇其人樂與之游焉前
年得一人華亭廖子繼仟今年得一人仁和卓子次厚
兩人者之先余既採其行事編之史傳於廖氏又別為
小傳以記其家世之賢兩人既世為通家又相好也而
繼仟從吾游且久於是次厚屬繼仟別求和文序其所
謂傳經堂集者蓋卓氏自忠正公而後聞人輩出而入
躋進白蕊淵三先生尤以文章經術為世所宗蕊淵之

子大傳賢而有文建祠祀三先生樓而藏其遺書於廟
歲時奉以出以教其子孫於是傳經堂之名所由著也
四海內文章之士慕其流風咏歌頌說其遺烈大作編
為大集而次厚繼其先人之志收羅益多三先生之賢
凡名能為文章者亦既揭於而紀載之矣而吾獨悲忠
臣義士實人國家不幸而遭變故仗節死義抑其芬名
盛美足以傳之於無窮然求其後世子孫有能念爾祖
而勿替厥休者亦寥寥其難焉今吾於廖氏既有遇也
又得卓子及聞其先世之流風遺烈而得說之以竊附
於海內文章之士亦可謂幸已然吾聞金川門失守時
忠正之子孫變易姓名乃潛跡於坊而而廖氏竄流

之金山其後子孫稍稍復出浦之南其艱危如此今卓
氏雖微矣亦尚能收合之哉

消水齋文鈔序

陽城之西壤地相接僅三四十里許在行山溪谷之間
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其多至於□以南數
邑於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考其碑數其尤著
於天下所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
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孝
節此五君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洙泗之四科可謂
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殊甚有文而略擬陽長於
論者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

而其人苟不無遽於表襮好名以求自異雖同時之人
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塵湮滅而
共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推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鄉
山張公有概焉向所謂文學之州公其人也始吾所居
一四十里溪谷之間有常師事備及吾祖曲使客山公
諸皆最傑詩而莫為之繼嶽山先生為然獨興於數世
之後其所與交游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
之文人皆已知推許之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渭以其所
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
晚出先生極稱之自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鄉碩
人能文之士彬彬稍稍出則先生推揄之功也吾子夏

教授於曲河言偃游起於東吳洲風遺韻振租而導
於今孰謂先生之功為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槩
節之昭明不媿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門
以謂文學舉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鉉為人有別
趣詩亦有別調懷貞志節敦友誼久稱國家罹亡流散
不得當一體由今思之可為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
又豈獨以其文哉兵劫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衍搜括
其遺文伯衍令子戊生鋟版行世而先生裔孫太僕君
泰交式先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亦有
文也容山公詩吾輩維時及見其秋末後略若説悉索
敝簏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

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是以歎太僕君之賢能不墜其
先人也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頤學齋文集序

黃忍菴先生自定其所為頤學齋文集一百十卷以其
目錄視余屬為序曰吾求於世可序吾文者得四人焉
子其一也又曰始吾為學因文以見道于之求道也而
故可以似吾文余愧其言然亦不得辭而亦將以發明
道離合異同之故質之忍菴而亦因以求所以文焉易
書詩禮春秋皆非有意於文也自孔子殁後之儒言之
士其傳於世者大抵皆有意於為文而其能不離異於
聖人之道者斯為至矣由漢以來卿人蓋遠者益
明其傳於世而號為能言之士如司馬遷班固劉向
揚雄之徒其所為文雖皆不離異乎聖人之道而語其
至不能無大醇而小疵也近代有八家之目其説始於
茅氏鹿門而傳其書於天下後世此數子者果天下後
世之所未易幾及者也而以言乎聖人之道此數子者
其馬班劉揚之流亞與嘗讀晦菴朱子之文矣蓋顯以
明聖人之道於危微絶續之關而其言語之妙又有兼
數子之長者然而不在數子之列鹿門之意將以謂數
子者特以其文焉而已耳非果謂其果不離異乎聖人
之道也若是乎文與道離而不合異而不同而忍菴曰
吾以文見道又以為余之求道勤而可語於斯文也豈

無其故哉朱子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譏焉而獨稱南豐
先生之文故朱子之文出於南豐今忍菴集曰頤學者
不知其謂誰何而以吾觀忍菴之文則皆仲晦子固之
文也由是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則忍菴之所見必將超
然有得於此矣所謂因文以見道者其謂是與忍菴將
歸與其徒講道於江湖之上以求進其所未至而如余
者既無所自見於世將益斷以然忍菴亦何取於余
言哉使務為言亦朱子所謂已試不驗之説者其果何
所取哉忍菴謂所云四人者余與[illegible]然生其一
也然生也屬學為文忍菴試質之其以余言為何如耶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門人侯官林佶編

序

贈靜明子序

余行天下見磊落權奇之士其人皆翹然高舉不能與世近顧余獨慕好其人其人亦倘然翩然引而不近也比居里中與時俗相俯仰有客過予而笑問之向者天子捷儇而游不肯就偷儒習輭熟見蠕營蠖穢者思超騰脫去故所求與游大半皆權奇高舉之士今則為蟣人猶夫之行雉媒之鬻以求龍友宜歷落從適非常之人去夫子而不顧也余嗒然無以應久之詭辭游於世中靜明子居環堵之室鍵戶觀物蓋與世絕不通者幾

而且老矣今年已八十遺日以高守日以固益落落不與世通余欲越阡度陌契闊相存追憶向者班荊道故之語為雞豚田社之游而邈然不可遂得回念客之言是也甚矣哉余之慎也夫居無何靜明之子從余游致其父之言曰老人非好為固也辱夫子之知今老矣不可以俯仰於時以辱夫子夫子有意於老人其贈之以言乎雖然余何以贈之嘗記靜明子少時英姿勃儼然奇男子也影塵紛瑣身事盛短歛其輪囷與離之才潛援載籍儒墨道德陰陽名法六家之指抉摘鉤稽刊於心而適於用也若數甲乙而倆度能小而尤精於律然之學立術數探儀度疇璣衡之運曾云元之行推前於

推協律正紀授民時而成歲功與新法甚合而考辨曆元鮮校分度其說尤為精審蓋其能摭七曜探索三垣重黎羲和者流而甘石二家所取衷也豈猶夫兔園村夫子唯唯一卷書以自號為儒哉靜明子自閉關以來掃除所習故學而獨好黃老之書箋注道德經其大指如太史公所云六家之要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故刺務先定其神而獨以道家為宗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閒以老子曰知止不殆經言能慮能得而本之以靜靜明子其有道大人也與哉夫道則吾不知余知靜明子深於律曆者也曆家測圭景察經宿聯視躔度晦朔朓朒盈以定其符驗皆可得而見者孟子以為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夫何以半二十一度去極至遠矣日在焉而冬至而群物於是乎生焉則其可見而不可見者存夫黃鍾萬事之根而律首焉冬至萬物之初而曆始焉則其不可見而天下之可見者莫大乎是推之至於月光建于時平夜半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靜明子於天地人之道必有以窺其微矣他日余將毀關撤垣造膝而問焉毋徒使客謂余不能得天下奇士漠然相視而笑也

送闕同年序

同年生江陵闕君以華漢壯繆侯苗裔也按侯傳先主收江南諸郡以侯為襄陽太守及西定益州拜侯董督

荆州事迹侯生平在荆襄時為多後侯攻曹仁於樊曹
操勸孫權躡侯後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得侯家侯以
此終則侯家在江陵者當孫曹交構擾亂離之際僅
有存者雖其譜系不可深考而自漢以來宗老相傳則
君為侯之苗裔無疑也由漢至今江陵之間無顯者
以
國朝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為寶坻令
有廉能名居三年坐失察逃人奪其官寶坻民叩
天子闕白君愛民狀
主上閔然為民許留君再為寶坻令又三年會薊州缺
知州君權其州事又以失察逃人奪其官歸江陵君於
是不復求仕矣今年秋贏糧杖策走千里謁余於荒野

蓬蓽之中謬謂余士不用於世則亦已矣而終不忍不
白其所志貽家世者聞于以古人之道自任所為文章
以述是非別同異將當時而傳後世也若以華之賢不
守之出處進退將求折衷於夫子焉余語君子袖既亡
胄而小國之光也漢至今數千百年而江陵之族姓無
有聞於世者及子之身而實當國家之盛時乃三仕而
三已焉夫以壯繆之靈爽不昧昭然在上而不能庇其
孫子使數千百年之間淹厄而無聞彼之不私其親固
如是耶抑子之命定於天而侯以其忠順天守之性不
肯逆天而行其私臆耶抑又人世之榮辱得喪與鬼神
之見各殊已者定得未必不如什者之失耶三者之叙

乎如有以自信焉知其若此而何尤乎為壯繆之苗裔
也與君留信宿而去書其語為贈別之序

送汪悔齋使琉球序

國家受命宅中統壹方夏威棱所逮覃及無垠至於海
外罔不震懾悲身奔庭其有阻疆自雄悖慢違逆則不
憚取亂侮亡奮雷霆百萬之師臨其疆域立就殄滅於
是
天子曰嗚呼予一人受天顯命盡天所覆以畀予有家
惟天眷在德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迪簡任仁義禮
樂教化以保惠黔首懷柔遠人沃求自　先朝奉職貢
為外臣不懈固　康熙二十年冬中山世子尚貞遣陪

臣其長奏其先王貞已嗣封爵禮臣議琉球越在海外
道遠宜以冊命頒給陪臣不遣使使於是陪臣某具狀
陳乞欲得天使為小邦榮寵其時
天子御門聽政臣廷敬實侍起居
上曰海邦嚮化宜遣使宣布朝廷德意如陪臣請且宜
得通經術善辭命可使遠方絕域者下公卿臺諫推舉
臣廷敬退而謹書其事於冊公卿臺諫廷推翰林檢討
臣汪楫為正使中書舍人臣林麟焻為副使
上曰可二臣銜　命行有日矣薦紳大夫之能為詩歌
者皆賦詩以壯其行汪君不以余不能文也而屬予為
贈別之序余舉一觴謂汪君曰曩者廷敬侍起居親見

上亦嘗遣通使臣也夫余與君皆以堂升清禁從容侍從之班見
主上聖文以開太平神武以遏亂略載之左右史者多矣而大要於仁義禮樂教化之大以保惠懷柔夫外者尤孳孳焉汲汲焉宵衣而待旦日中不暇食遠人之來其亦聞風慕義而至乎傳曰於遠人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傳又有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上之鄭重遣使臣之意其必有所甚合於此與且吾聞古稱流求驍健善鬪攻剌其俗多與中國殊絶今或者又謂好禮義悅詩書安知今之俗不異於昔耶然則宣達國家以仁義禮樂教化懷柔之至意使之服教畏神禀禀　聖化暨環洲島而處者永為冠帶之邦不專嚮於鴻之此行與使成而旋必有以此稱塞　上旨者廷敬又將執簡而書其後

送翁寶林尚書予假還葬序

士當窮阨離鄉親遠丘封攜書游四方不憚道途之勤羈旅之艱者凡以求顯名美仕也及所覽昔人行事則其纖韓名號祿利有名如鮑跌倀倀焉而不思止者則以歸或有有才無遇遇而輒困苦若不容其身者又亦嘗不太息想慕歎惜其為賢故士之仕也守難進易退之節或長往而暫歸者亦凡為仕所宜焉耳矣豈必有道之士能乎哉而與俗時之論有異焉曰士大夫則退之身當於寵盛志得之時斯可以為榮矣若寵渝志失欲退而不能或能退而祇以為辱也余之說不然士君子進退於時度可不可耳豈計榮辱哉是說也有道之士能之古之人有欲退而退者胸菴之於朝是也立朝四十日而退而胸菴不以為辱有欲退而不免於辱者伊川涪州之行是也而伊川不以為辱有欲退而不得退者司馬君實之居洛是也居洛下十五年而當時且以為榮是何也三子者古所稱有道之士然得而加焉者也故或退或不得退或退而辱在天下未嘗以為辱而後世之榮亦莫有得而加焉者此吾之所以異乎流俗之論也寶林為大司空數閱月乞還葬以去

在廷與俗時士論然同辭曰寵盛志得之時也而引去如此此乃可以為榮矣而余謂不然者寶林有道之士也有道之士志意不出三子下三子者之進退榮辱渾不以加諸其心寶林豈以一退為榮者哉士守難進易退之節或長往而暫歸凡仕宜然也不必有道之士後能之寶林以三子為師決其所見宜有超然於流俗之外者也此亦豈退以榮吾寶林哉雖然士之振華纓曳長裾超遐騁馳而不能休回念羈離之艱密親遠丘封而道途而艱羈旅者凡以為有今日耳今幾何時而忽焉以去故有利巷如鮑跌倀倀焉而不思者以為吾之所甚榮在此誠不能一旦捨而歸也則凡為仕者欲其

守鄭北易避之節將諸能之本寶林之歸世以為榮亦可以為勸也已寶林之有道吾所取正焉者非以余言為然與否與

送張公篛漢侍郎歸展先壠序

今天子神明獨運於上萬幾旁午環顧三公九卿歎咨太息曰惟得人大條之位主爵啓事上請恭肅詳諦御其人若既可者歲經歲月不輕下欲得端碩點思傑特之賢以興事赴功蓋其難如此而士大夫之官中朝者恐懼惟謹求稱

上意之所存奔走率職不敢自寧若漢張公篛武中樞望實隆茂發言建策動中機宜朝守倚以為重所謂端

明魁異傑特之賢也一旦請假展其先壠

上憫公意予假以往且度其道里往來程日之早暮計日以還朝於是搢紳之士相與言於朝曰公吾屬之所倚以為重也奈何其去其鷹揚虎賁建牙開閫之士幾在魚服撫劍控弦投石超距之士咸瞻顧咨嗟曰公不當去而居居息影處士者流曰公之去誠有以矣寶且

聖朝之取人用賢也惟其大不惟其細惟其全不惟其偏今夫恐懼惟謹奔走營營不少休之士　聖明所燭也然以為奉令一官效能一職猶夏[illegible]之將置之玉衡大斗之間論道經邦之地以興起事功可不於其大者全者取而用之乎夫公既抱其大且全者而

天子又知之所謂其人之可者也且用公而公求去然則公之所為大且全者又豈尋常意量之所能闚哉夫將存三之義篤臣子之恩所以勵至教廣隆理也公以先壠之故歸誠　君父　朝廷不惜其去以勸天下之孝於其先而公之孝於其先者實可以風示天下之人推其所為大且全者何如哉余屏居息影之人也於公之歸既不同乎朝士之意而又與冠纓服魚撫劍控弦之倫異其轍故有是說焉以導公之行

崑山徐相國賀序

自風后力牧已來唐虞三代迄於後禩相道之隆替禩乎君道之盛衰視乎相堯之相舜舜之相禹禹之相

皋陶伯益湯之相伊尹此夫人而知之也堯嘗咨相於放齊當人既聞其言而吁之使當其時一或不慎舉而用之以咨相而舜亦不相禹禹湯亦不相皋陶伯益伊尹以其所任以相者皆如堯之所為吁者而舜禹湯[illegible]然以一聖人而立於其上若是則欲以名唐虞三代之盛使天下後世之人羣然而稱堯舜禹湯曰此為治之至者而其相則泯然無聞焉此豈理之所有者哉故曰相道之降替視乎君君道之盛衰視乎相自昔賢後不知其世視其君不知其君視其相視其君而其相可知也視其相而其君蓋可知也然相之繫乎君其重蓋如此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立齋徐公以戶部

尚書入參大政於是朝之卿大夫百司執事在官之賢
者咸卷之者叟重紀定卒皆曰吾
將亦贊之君也必如公然後可以為吾
君相蓋天下望公之相久矣公天質篤異班辭藝林
世廟在御對制策親擢公第一人時已有公輔之目
今天子當陽益器重公累遷禁近密勿論思之職地處
清要公嚴潔以持身虛公以宰物朝夕以所學獻可替
否啓心沃心益勸學佐治之績茂焉及其居臺憲也塞
荐謗謗不狃於貴戚誅薄建諍之說一時諸為奸利不
便於身者皆側目裂眥矣其後公既罷而閒居益相舉
織行讀書纘古以昌明正學為己任居數年而

天子思其言復拜公御史大夫公不以前罷故少自抑
損由是
天子益重公而思大用之矣余又嘗論人臣進言之有
難易也言之而用身安而道行者此其言之易者也言
之而不即用身退而道尊者此其言之難者也既言之
而身退矣至於久而思其言重其人者吾道之所由以
益尊而不易副其難者也然公既以其言結
主上之知令且以昔所言者起而見諸行事惟
聖天子有以答天下之望吾知其無有難焉者矣昔舜之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元首股肱一體之詞也而伊尹亦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一德云者即舜皋陶所歌之義也他日又
言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則伊尹之實有是德
可知矣今者堯舜之君在上公適為相由舜皋陶所歌
之義以徵伊尹之言則三代以下後視之君臣不足為
公道也公其思所以為堯舜之相乎哉余弗能為佐以
賀公之相而終望公以堯舜之相之道相吾
君是乃可以為賀也公之同歲生官中朝者將有賀於
公聞吾之言以徵予言公其念之矣雖然公之樂聞有
是言也請書之以為公賀

祀學錄序

禮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釋奠者必有合

有國故則否鄭康成謂先聖周公若孔子也禮又曰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康成引周禮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
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可以為之也今天下學祀孔子稱至聖先師則
是直以先聖先師為一人矣考之禮意多未合孔子之
下亦先賢有先儒若高堂生毛公之徒並稱先儒此皆
古之所師者也禮所云釋奠於其先師者專謂此也今
則不能盡以孔子為先師則不得不以高堂生毛公之
徒為先儒又以別於鄒魯之賢亦其勢使然也又其下
曰鄉賢盡鄉先生之祀於學者康成解國故謂即其國

之先聖先師言爾故有此人也今鄉之賢者猶國之故
有此人耳夫高堂生毛公之徒不得稱先師而謂爾故
又可稱先聖先師者其誰敢與先聖先師之名必不敢
然則當務通其義於禮而不失先王制作之意而已矣
以禮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終之古者天子視學養老
同車並舉而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世之老故吾謂今
之鄉賢可比於古者釋奠其先老之義雖不盡合於禮
意而以世變推之猶為可受庶幾行之久而不至廢然
也蓋古者釋奠先老之禮亦已重矣凡養老適饌者醴
具珍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養老之禮其重如此則
其於先世之老曰釋奠云者視先聖先師或既同而禮

之重可知也養老之禮親袒割執醬執爵則其釋奠於
先世之老其禮之重於養老又可知也郡縣之學使其
長吏行事雖其節文儀則有異而其於天子敬學養老
之意貴於無失其義則一也故吾遂謂今之鄉賢猶古
者釋奠其先老之意云爾或曰先老祀世之曹為三老
五更者今鄉賢之祀皆取其德行不能必其皆老而設
也韓子不云乎聞道無先後今使顏淵子奇雖得壽當
不僅在先老之列孔光和榮之流雖為老更終有愧焉
故其祀於鄉者亦惟其賢焉而已耳惟其賢則未有不
賢而可祀以先老者且古者釋奠先老又不惟以謂養
老而已學者所習之業既以取法於先聖先師而先民

之可則傚者亦科科而有焉故釋奠先老同於視學使
學者有所興感也後世聖師之名既不可居而先賢先
儒之科進祀於久下學者必請於朝久之議定而後行
焉蓋亦難矣吾恐責名起議而使先民之可以則傚者
不得與列於祀且久之而廢是禮也故原先王視學養
老之義而為之說焉蓋有感於我鄉貞翁蔣公之為賢
也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公其人也公歿而宇本已
拱矣其流風遺緻之傳於後者故老猶之後進思之搢
紳先生交頌如一遂聞之郡邑聞之大吏僉曰允宜撤
學官從祀如常儀後生小子有所興感則傚由是鄉賢
因公而益重然後益知先王釋奠之意其示學者所習

之業有所取法其義至深遠也輒推本禮經遺意而剏
通其說為祀學錄序

從祀錄序

郡縣學廟之廡皆有所謂鄉賢者其果有益於教術治
理乎哉先王設學教士重師儒之職其有道德之所歸
而民之興行可視以為法者歿而祭於瞽宗以為樂祖
蓋自舜之命夔也有胄子之教其法在乎絃歌蹈舞誦
諷辨說以節文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浹
洽乎親義別序信之實故周之盛既以大司徒掌鄉三
物之教而又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蓋不獨以教其國
子而邦國之教亦莫法焉士生其間其有為道德之所

歸而民視以爲法者凡以有鄉宗之祀記曰鄉賢必有合凡以助合域域均之法所以使民觀感奮興以爲之所取法者且得列於臣邊凡蹉秋祀之中上之不極乎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如此其至也故相勉於學而爲之以鄉俗則凡溢陂邪譎診行驕師之習不接於民之中化以忍而流風善俗是以詠歌興起於無窮夫是以教術之美治理隆也今之所謂鄉賢古之所謂特祀之祀也豈果無其益哉自俗之偷也舉先王立教法士然後振興之方皆以爲榮身完名之階鏞奴市販之子無趣里閭苟可以騁其力不難使先聖之廊廡同於土瓊呼醴勺冪之品物等於麥飯紙錢於是乎鄉賢之設

甚不足以爲教術治理之益矣而華州之風獨猶有先王之遺焉蓋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所開基也故其治乎有禮樂文物之習其小人有稼穡農桑之業而衣之行不齒於其鄉而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乃得從祀於孔子之廟庭其民之欲之也則然非其家之所能強而致也中允陳先生官兵馬指揮以子貴封文林郎林縣知縣先生以理學爲關中正傳民之所稱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也自四方之賢人君子過必式其廬士上其事民論其行僉曰特宗之祀惟先生允宜其家不得辭從上民之望也夫師儒之於古重矣關中之人獨能原本先王之意以求益於教術治理之隆豈非有志於斯世者所樂道而稱述之者哉余因序其所謂從祀之緣者如此以華州之風可以風世不獨爲陳氏一家之榮已也

祀鄉賢名宦序

古者君覲見鄉長而問焉曰子之鄉有賢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厥罪蔽賢其於公卿大夫進賢者賞蔽賢則殺鄉長公卿大夫勢邈然絕矣責之皆重如此而周官王制興賢能論秀士則尤專責於其鄉然則鄉者重於公卿大夫與蓋先王養士教士之法惟鄉備焉故士之賢不賢其進其蔽責尤重於公卿大夫也後世教養之法無於鄉鄉既不可以進賢而公卿大夫亦未聞有蔽賢

之誅於是公卿大夫亦不數數以進賢爲事則其比於鄉所爭輕重之數幾何也然鄉雖不足以與於進賢蔽賢之事而至於今有二事焉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而重於公卿大夫之所爲者一曰鄉賢一曰名宦斯二者鄉以告其令守令守以告其有司有司又以告封域之大吏而後得祀於郡縣之學者也祀者賢則士吏有所勸祀者不賢則士吏無所戒勸戒者先王所以教士養士之大法也而於斯二者備之余故曰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者此也今鄉祀以賢仕之鄉祀以名宦二鄉之人其祀之也果爲賢也果可以爲勸也吾信之矣夫以公卿大夫不能薦之於朝而

鄉之人猶能祀於學而使天下之凡為士吏者有所勸而不至於無所戒是公卿大夫之所不能為而鄉獨為之鄉之重不猶有古者之遺義歟背義荊以於治民號稱良吏其始坐為豪猾所援使其鄉人稅之陵乃矣邑亦云桐鄉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已之在鄉里誠未可知然觀其言若有不自得者今為鄉人所仕而為吏所欲使之不相謀而鄉之人皆祀之則其為人所愛慕皆於古之人遠矣吾於張公嘉其賢而又重以侍御楊君之請也故為茲言以序之侍御為吏於臨湘今且為公卿大夫將能為其所不能者吾是以樂得斯事而書之亦又因以致望於楊君焉

朱太僕畫像序

予觀朱太僕畫像蓋肖哉有道之容也太僕曰得予之言以為重夫予非能言之言者太僕奚取於予言也哉使徒以其容之可稱者而已則世之有目與有口者之所共觀而能言者也奚必予言之為重也無已即與之論畫可乎畫者之欲貌人之容也使之久居而熟視焉略其聲音察其笑言洞然有得於其人之心矣然後求之於其形焉故不善畫者畫形善畫者畫心而以各肖其人之心大然後形各肖其人之形也今吾與太僕論畫也而可以論心矣故目欲其無不明也而必有所勿視耳欲其無不聰也而必有所勿聽口欲其無擇言也而必有所勿言身欲其無擇行也而必有所勿動然則心欲其無不通也而必有所勿思蓋耳目口體必有所不視聽言動而後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心必有所不思而後思之不出其位今夫畫目瞭然其無視也耳聳然其無聽也口默然其無言也身寂然其無動也心淵然其無思也自有此畫今幾時矣今欲使太僕終日視而瞭然無視也終日聽而凝然無聽也終日言而默然無言也終日動而寂然無動也終日思而淵然無思也有如此畫焉能乎不能乎夫瞭然者其無不明者也聳然者其無不聰者也默然者其無擇言也寂然者其無擇行也淵然者其無不通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吾故知太僕有所能有所不能也今之進諛於人者非周公孔子則不可以為稱而又以為非聖人不能者蓋不敢以是進諛於太僕而不敢不以是厚望於太僕也太僕知予非習諛者也故示吾以其像也而吾與之論心

八刺史圖序

八刺史圖者江君在杭州時采掇舊傳為刺史者人各一事書之屏風已今善畫者圖於簡冊備其形與事余在京師得觀焉江君曰為我題其緣起庶以傳於後使是事也會余遭憂還園兩君所君是時補官適得河中壤境相接居一年石渠之間將於此余乃喟然歎

田遊乎刺史之賢可傳於後並可畫以為圖使後之[illegible]者流連愛慕慨然於心而反覆不能自已者上下千年際有幾人哉由漢以來可記為圖者才得八人八人不能數事若是乎刺史之賢可傳者盡於八人八人之賢可傳者盡於一二事為刺史者盡其難矣雖然以事繫人事可傳者尚衆以人繫事則八人者吾歎其難能焉廿行德才而不遇遇而適不為刺史與為刺史而不皆有等之必可畫為圖則八人者不可謂之少也由唐以來至於今蓋千餘年又得江君始余知君好古通經為文章能致諷述於衆及為吏以經術緣其政及去而人傳道之思之不忘余由是以得其為人蓋與古之八人者

伴焉八人者或以文章或以經術或以風節或以政事要之不違於道皆所以成其為人也夫古之人不可以見今見吾江君如見古之人焉後數千百年或不必千百年安知不又有如江君者畫繪為圖並八人者而為九刺史也與哉八人者或不終為刺史矣而世之稱之必以其刺史則刺史之重可知已君尚思其重勉其難以蓋得夫八人者之所以為人觸於目警於心奮發於行事是為此圖之意也夫八刺史者張豫州敞賈交州琮陶江州士行元道州次山韓袁州退之顏饒州清臣韋房州景駿段處州成式總八人者則吾江解州在六也

椿萱圖序

蜀中劉君可南為選人京師日夜念其父母令善畫者徐生畫椿樹萱花君則置琴書其傍將趨而進瞻乎有遠游者而京師之能為詩者見皆詠歌嘉歎其所志其後為沁水丞挈其畫以來以示余曰請公為我序之余時未能有以應也於是圖留余所且幾年矣當徐生畫時劍門阻險隴雲棧樹在烽煙烽火間羈旅游子思其親而不得見不得已託興於草木琴書以自寫其意亦可悲矣及　王師定劉道始通君之父太公間關萬里走京師就養官舍父子始相見嗚呼兵戈阻寒回首蒿魂撫覽昔之畫以追數其聚散離合之端其悲喜當何

如哉余竊觀自兌逆稽誅士大夫知忠孝名節之大者往往而有而至於特君親甘屈辱以苟旦夕之命皆身名滅裂而無存者亦不知焉乎以君父子之所遇有可感而忘者故卒為之序而歸之

李晉陽詩畫冊序

歆嘗過魏少司農環溪先生家見公子無偽婉靜秀好所出未仕輿冠然已通詩書儼然鴻生鉅儒真名卿之胄也次見其館甥李東陽温雅翩翩籍浮淡華湛道德才識其公子益為與之他日司農公謂余曰吾子婿之凡李君晉陽洪川西族名家子惇行孝弟父翁柳居士既歿提抱其弱弟及子孫教所行詩古文作柳林記以悲

親思慕其先人天下大夫士多感其言皆咏歌嗟歎之又妬歲弃古今人書遺遺刪有名公卿題其上者屬士一言志之始吾見東陽心異其非常人乃今後知晉陽君之家學有本哉孔子惡夫沒世而名不稱者又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謂士以君之賢知名天下公卿大夫士往往詠歌歎息想慕其為人其亦可風也已然吾聞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吾於東陽之於司農公不能無厚望焉矣

大司寇魏環溪先生七十壽序

蔚州先生致政歸之明年春秋七十矣客有過余曰先生以道學自任廉清於物無所嗜好顧獨嗜吾文曷

請吾子為文以壽先生又曰先生謂子近道而有文焉先生非子文不可子不得辭余謂曰諾已而念生辰[illegible]壽之辭余既不習以為而先生喜文章其非以世俗之言明甚則吾所以稱先生亦以先生之所以自任者為幾可乎粤自詩書所紀唐虞三代其時君相皆聖人無道學之名夫聖者道學之標準也堯舜禹湯文武以道學而為君皐陶伊尹周公以道學而為相上下二千年入乎此則君明臣忠而天下以治出乎此則君闇臣邪而亂亡隨之陵夷至於春秋道學之統不在君相而在師是以孔子為道學之大宗也而孔子不得位無所繫於天下之治亂而萬世之治所恃孔子道學之興廢以

為歸火於秦而禁以亡[illegible]道老以沙矣而漢之儒者抱遺經守師說雖官服[illegible]依據經義並[illegible]什一於千百而世治[illegible]何三國晉六朝而學[illegible]大夫深續文字為無用之[illegible]道發於[illegible]自是以來吳晉相尋[illegible]天下明不行而禍之於如此之烈也唐之太宗[illegible]日趨微微而行[illegible]而微之學本於王通通雖不得聖人之精微而其源風節猶足以有為於一時而世莫能用況其有能行聖人之道者乎五季紛紛無足言者有宋興而道學之名遂以大著濂洛相繼於前考亭集成於後亦皆不得行道之位甚至有偽禁於其時然宋之文治視漢唐加

遠焉元許魯齋明薛敬軒皆嘗為相矣皆以不能久於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於天下然而接宋儒之傳者二子也接二子之傳者吾未之往代驗之方今舍先生吾誰與歸與由孔子以來斯道之傳或微或無其人而時君世主方獨用儒者或有其人而不獲見用見用矣或詘於時不能盡其道此後世之治所以不能幾於唐虞三代之隆也

今天子以聖人而為君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將必有如皐陶伊尹周公其人者以為之相舍先生其誰與安見夫唐虞三代之隆不再見於後世之治也與客曰好之言可以壽先生矣

孫止瀾學士壽序

以吾所知及與游江淮閒賢人君子若抱道德而隱居不出以仕者於鹽城則宋射陵先生若出而仕矣猶隱居然則吾友孫止瀾先生益吾之知射陵以與吾止瀾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射陵高節偉行宜其著聞於天下而吾必待止瀾而後知之者蓋非止瀾之與游無以知射陵之深而兩人者非相與游之深而吾亦無以知其言之可信也若是則同心之言烏可少乎哉今年射陵年七十而止瀾亦七十矣射陵之賢子辟蒼以試高等貢在京師將歸而拜其父而淮上之賢士大夫謀所以爲射陵止瀾壽者

辟蒼之言曰吾父之執以得陳先生文爲快吾父更不可以煩先生余聞而賢其言也今夫文以爲壽古有是乎哉吾欲一文以爲兩先生壽今有是乎哉夫古無而今有安知古之無者不始有於今也哉或者謂兩先生之行出處進退不侔矣射陵以耆舊之遺委形抗志荷衣草履自放於山陵川澤之閒而止瀾當少壯時拔迹牛哭華塗翱翔承明著作之庭及其倦而暫休也海內望之冀其旦夕枋用今年甫周乎甲子知也進乎古人使其駕亨衢而康民物吾道之與行方自茲未艾也而乎比而同之過矣雖然止瀾年未命爵益屢進而屢退歸今又十年所蕭然環堵糲飯藜羹不異後門寒素而道進德脩詞講經誦味歌先王之道風將樂而終身焉回視斗升以求人世之升沉顯晦得失利害順逆之故或朝而華榮暮而戮辱者亦復何限而止瀾神明澹定歷寒暑晦冥而不渝也此其與隱居之君子何以殊焉故吾欲以壽射陵者壽止瀾益兩先生之道同而其所以自處者亦無不同也且吾有味乎止瀾之欲得吾文也方今稱壽之言必貴姓赫巨力之人謂可以張其名而耀其事不然則取世之自以其能文叫呶呼號於衆與人爭一旦之名者冀取文之足以附不朽哉彼亦聊以自託於知文者之流姑以陵奇恣矜而已耳余雖挂名朝籍而顛頓枯槁閉關囿錮無以別於偶木石而友

麋鹿者去知赫巨力之人遠矣闊矣又自以其不能文故不呼號求名於世是二者凡所謂今之稱壽之言知何爲設者也而止瀾之有取於吾文者得非將以達夫知赫巨力之人而與顛頓枯槁者以引類而寄情而文不必過不必深論耶苟如是則以吾之顛頓枯槁之言於荷衣草履自放於山林川澤者祈其壽而[illegible]未見其不可以壽止瀾者壽射陵乎然吾雖不達夫知赫巨力之人猶且挂名朝籍是抱道德而隱居者之所望而猶欲遠焉者也吾之文終不可以壽射陵而姑書之以爲止瀾壽

宋射陵先生壽序

聖天子御極恩德洋溢四海下至深山窮谷靡幽不燭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郡縣為勸駕時有以病辭徵者淮南則宋射陵先生後復詔舉博學鴻儒大臣又以先生應詔而先生堅謝益力當是時識與不識皆仰先生之高風希一望見丰采而不可得余也纔往於先生先生不以余之不肖而嘗有願見之思也何其幸歟余嘗與學士孫公止瀾游孫公淮南人也為余道先生平生出處甚悉乃知先生固非隱者也上世自明弘治己酉發解甲第歷世迄今不絕先生以世家子束髮讀書下筆數萬言不休抗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㮣㮣可驗之設施當時聞先生之名者有梓樹風之目顧乃深自

韜抑放志於衡泌桑者之間無與於天下事人無不為先生惜者而先生益發四庫之藏疏鄙胥之微言衍濂洛之興旨茹蔬飲水充然有餘陶然自樂或賦以出處仕止之經則隱几不應或坐對長嘯而已世未有識其所以然者而先生亦以為世之知者寡也嘗嘗曰止瀾曾為我言陳公則陳公其知我者乎乃令其長公孝廉移余游歲之庚午止瀾年六十先生登七十余鄙文為兩家壽今又十年所矣孝廉介書來乞言余復之曰十者盈數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易於下向止瀾與先生共銜觴最夕論文者已為異物如余擬嘗為兩家獻純嘏詞者亦復颯然援筆戲贈又況八十年來故家舊族興廢亦幾更矣而先生巋然獨數百年故址夫人非伯將於志偕隱詩書之澤詒於後昆諸郎培風展翮扶傾於承翊而先生視履特明孫曾繞膝含飴摘果極人世之樂事則天之報施先生為不爽而先生之賢則不起復何慨於人世哉揚子曰樂齊楚趙非不富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豈其卿豈其卿余謂君子而足以成德名稱若此終老可也即使復天衢立朝廷終無損乎其高也何必不卿則夫先生之出處豈有膠固之見於其胸中哉固未可為流俗人道也書此為一觴之侑

田司農壽序

國朝有名諫臣陽城田公蕤三當

世祖龍興重制科羅致天下豪英公用首科中進士為一縣令有賢能聲擢曹郎久之　朝廷益知其賢拔置西臺御史

今上御所重諫官深知公賢內陞京卿是時京朝官遠不得補　詔以京外品秩俱補利於貧公更歷諸也諸生有宗司翔練淨奏辯之事以為有年歲前後章奏制度於冰汝利和用人行政與夫禮樂措置歷興諸大計無所不言言必被俞旨報可今宮府典制釐然並載方冊及令下郡國所未行大抵皆公為給事中御史時所建言者也公既精誠通敏　人主而古論者

求岳時風行士大夫倚以為重由是踐清卿陟憲府晉秩為少司農皆用不次登顯天下之人聞其風聲無論識與不識僉謂 天子方嚮用經術政事之臣旦夕擢用以弼亮化機者必曰田公田公云然公之意不自以為得雖在朝廷其神明寄託常在山林栖遲之間於交游觀樂時喻其意聞者蓋歎異其賢歲辛酉年甫及耆時逍初服脂車之日都人士卧轍塞道留公車馬不得行公間道疾驅去昔人謂二疏去時觀者歎息知[illegible]賢今以視公為何如也昔漢李固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中並一宿儒大人誠可歎息是日有詔徵用厚等求張忠臣

公謂寇萊公用太早仕太速甚以為蒼生無福夫以寇萊公之賢忠亮猶有是語而李固一歎厚等乃復徵用然則老成碩彥國家所宜愛重而蒙任使近寵光尤當致慎於少售意事之人矣今俊乂盈庭百寮師濟上追唐虞喜起之風豈漢以來叔季之事所得比擬而稱數之者行將召公起之田間畀以機政畀公為諫官時所欲言而未盡者起而悉見諸行事公雖欲長往山林之樂豈可得哉公歸之時值公初度之辰邑之諸生謀為公祝嘏之辭以屬余余惟巫史紛若之說不可以為公而稱述 聖朝所以養賢立政之大者以頌公然不使為公頌焉而已也

徐健菴尚書壽序

孟子論王者興必有名世賢哲之生與興王配豈非重其人又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明王道雖闕而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也豈非尤重者歟蓋自三代以[illegible]時政事禮樂出於一治同道世同風而士同學也及其既衰政事禮樂出於二歐陽子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者是也若夫治出於二而道德風俗之不同士生其時欲其耳目之所以思之一踐行之篤以從事於先王之學蓋已難矣況以百家之說紛然雜出於其間而莫之能同至於士不同學而害愈及於治天於其時篤生賢哲所以承王道

之闕而補救其弊也不謂之豪傑之士其何以謂之哉然王道之闕其弊亦以時而殊故孟子生於周衰戰國之時王道之弊在楊墨韓而闢之廓如也自孟子後一百餘歲其弊在非聖之書廣川董子興焉六藝之道孔子之文燦然大著於世又數百年而至李唐之代其弊[illegible]佛老韓子起而闢之歷五季之亂乎於斯以而理學淪子後先奮興於其際斯文之獄於斯今矣然亦時[illegible]其闕而補救之益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由宋至於今其弊常患在興學與學之弊同於非聖之書而甚於楊墨佛老其論性無善無惡其論學親師取友為學力行謂為好事論聖人之書六經皆糟粕大為佛老者必有

師又其書皆具其黠者亦嘗從事焉而為異學者既襲
其說以論性乃欲棄師友離書冊毋力行其所學果何
學耶其弊不甚於佛老耶夫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豈謂
無人其卑者溺於辭章末技之習而高者又惑於異焉
壞人材亂民俗浸淫於政事甚者為禍流於宋而泛濫
於明自百餘年來未有已也如今日者所謂王者之興
文王之世也而名世豪傑之士實生乎其時如吾徐先
生者此吾之所尤厚望焉者也先生以道德文章負海
內大名及其列侍從歷公卿事之可傳道於世者衆矣
而吾皆不以為先生之所難而先生之大者在以其少
同之學發之於至一之治而已歲之十一月先生初度

之辰其及門受業之士問言於余余故稱引孟子以興
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者而引以致美於先生而
然彼皆所謂豪傑之士不得有為於時而獨幸以其
捄萬世之弊今
聖人在御辨學術之是非審人才之邪正王道之興如
由闕也而先生以名世之業適與會其時將使儒者之
效大白於當世此吾所以不致私幸於先生也

藎臣王翁七十壽序

昔人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實之不至焉
乎賓吾將為實乎無能為矣私竊自以為無其實而
不有其名可免過情之恥矣襄陵王翁曰否否君子病

沒世而名不稱王翁省嘗游於蔚州魏先生之門者也
學而有名乎聞其言而愧之會翁年七十侍御王君與
顯安予以稱觴之文因得仍舉名實之說質之侍御君
雖然當於長筵介壽之詞而舉觴引滿庶幾聽然相視
而一笑也乎家既中落居恒自念吾君子立身行志固
不能中然自見於世甘貧守約其定分耳固亦無足言
者乃或者曰此其家不貧故為此硜硜也翁則為予白
於人人或知吾貧又曰其素所誓志然矣若是者名之
可受者也予略涉書史為文以自娛浸淫二十餘年不
之供人之指斥一日致柳州先生集翁讀而歎曰公之
論議不及傳待今人而篤厚於古人如此此豈僅關於

一國一世之人而已哉公有其實而逃其名攘之君子
其求可逐也乎因謂翁慎言之將使予有能文名有不
好名名若此者非予之所敢受者也退而念之凡翁之
勉予以其名者豈徒然哉將使立身行志因名以責實
篤學而情啟者如斯也夫語云無言不報述翁之行而
實名亦其實也翁以聰明將達之才少為諸生以孝
友入翁勇尺布斗粟無所私施於一家及於族黨朋友
諸之比閭化之名實茂焉初衛文清公嘗語魏果敏公
曰吾鄉有佳士王子藎臣寧識之乎魏先生由是雅重
翁翁因學於魏先生代北之賢豪皆班翁以為上客故
今侍郎李君東生宮諭魏君無偶稱世講焉翁貢入國

壽新城王公既壽為延譽於公鄉翁之名由是益著許君壯其初與翁同入學為諸生孤介剛嚴及為吏部以歿翁為經紀而襄其葬老母孤兒朔夕給饋翁以耕上諭益賢之翁精於易以人之生年配八卦為東西宅以居人人居之輒利善察地形牛眠龍耳不與尺度福皆響應較若神明而遠遊海邦山國得神仙之術夫神仙之術儒者詘焉翁之言曰不聞子程子之言乎吾憑夫物欲而忘身者乎嘗讀朱子參同契說思之弗得也朱子言大要在坎離二字於此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翁其得魏君之所不言者乎吾見其肌理瑩潔神采朗發控馭奔馬凌觸炎熇犯冒霜露日馳數十百里不倦談讌傲物什佶少年翁故儒者而人見之則以為神仙中人也雖翁亦自負問嘗語予金房玉堂之間非公莫與居此中歲月方長不僅如人世之所謂百歲千年公得無意乎蓋將引予為梁真之游而適遂吾逃名之願者也予雖不能竟學然壯其言而樂之即用言以為壽侍御君曰善夫可以為翁壽矣

塗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吾讀詩至四牡之章而有感矣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然後歎昔周之盛時其君閔勞臣之公義而順人子之私同此觀察塗君比在京師以太夫人春秋高欲求歸省當是時天下號無事海隅向風天子日開明堂侍與協樂有燕勞群臣之風而勞臣歸上亦得因以恤其內顧之憂於是觀察君得從容省其母於相州今年康熙乙卯觀察君使使走千里貽余書曰吾母年八十矣將為中州名公卿乞侑詩歌者一言以侑觴子以好古文微子言不足以介眉壽而視純嘏也予考太夫人行事秉修飭行明大義人之儒者臨事察其如偉丈夫嘗以是相太公矣太公少時交游多賢豪太夫人脫簪珥供具勸之讀書久之太公怏怏不得志因棄去從戎太夫人壯其行解嫁時裝為治裝會兵亂不知太公在所後二十年

世祖定鼎太公從龍入關為潤州守始聚合遷相州公延道命以身殉於難太夫人生二子太公從戎時觀察君才十許歲與戎君南海君皆尚幼太夫人皆教諸子務業既席以後太公之歸觀察君由守歷令官所至以有名聲蹟則太夫人於太公為賢妻於觀察君為慈母而觀察君於太夫人為孝子此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今太夫人正健也著國家方以武功戡亂時詔求外服賢能臣選以為觀察君宜出而仕矣且夫服勤之義何如哉方其勞使臣之來也雖頌燕游以告從事則閔其將母之私而飭其常服戴笑而不違軫其

寔歟今茲獨流且坏以齊[illegible]知如此者有以致
以自解太夫人明大義能臨事察機者也以忠孝教之
家有也其爲能安此吾故曰宜出而仕也使觀察君起
而趨嚴程奉簡書增修其職旦夕建牙擁麾經營四方
以佐天保采薇之治太夫人必且大喜志適神王永引
於壽祺
天子將錫之寵命被之詠歌嘉四牡之以臣不佞又爲
君賦詩繼美吉甫以自託於六月詩人之義使書之彤
管傳之國史詩耀於無窮如是以爲太夫人壽不亦善
與使還觀察君稱觴上壽以不佞之言進太夫人必怡
然色喜趣命觴觴觀察君曰陳子之言善于其行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六　男用儼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七　門人侍官林佶較錄

序引跋

存誠堂集序

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羅擢在密勿論思之地晝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謀同列不聞伏蒲之語外廷不知推賢與能復流斯著橫經講筵澤及生民稱厚焉乎延登受策於斯時也當大有爲之日則不世見之功休休乎濟濟乎駿聲鴻烈與五臣之陶嘉先映彖可也豈猶與大庭坤郎潛備官散秩以及窮巷布衣韋帶之士覺秀攝華角一字句之勝負競其名於蟲書蠹簡之中也哉雖然學術之不明久矣古之儒者窮經研義文

禮詩樂治性理物罔可闕如況輔翊化成經緯彝倫而潤色大雅其謂之何此一代偉人神明寄託高標霞舉流輝成文有不期其然而然者非大人之可仰而測其涯涘者也予於相國桐城先生得斯義焉先生沈深經學敦德不渝非道不處解巾釋褐仕爲史官其時已有設爲心曾榮林建直隆學進賢自是以來先生早夜仕焉然二十年餘而於用所以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論思延登濟濟休休者公皆有焉而不以自居神明寄託顧嘗在丑中田間野望泳泉登覽聯之地既揚筆內廬暨鈞衡台端以經術潤色廟謨豐功運用以其意發爲詠歌高文清思孤行獨賞田家漁父

然大收蛮則韓公之鉤高調逸趣遠情深也在泉成珠
於我則輞川之秀詞雅韻淸淑精也以至香山
之挺出於長慶蘇陸之名擅於南北蹤其流風會其神
辭皆超然於自得之餘此豈有意焉掇秀揭華角一字
句之榮名者哉蓋先生之所蓄積者然也窮達不異其
旅約樂不改其度故其得於心而溢於辭者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先生之詩必傳於後宜擇可傳之人而序以
傳之余忝從先生後時在貞慮先生每以茲事剎屬余
蹉跎不遑於今十餘年所矣而先生猶之不輟余以先
生之文鋪陳鴻業鼓吹斯文數爲典誥仲爲雅頌者然
亨之士必將誦說而傳之而獨取其義於斯者是亦先
生之志也夫

山行雜記詩序

康熙十六年冬十一月將卜
仁孝皇后山陵所宜地於遵化五龍山 詔諸重臣率
所司往相視於是高陽公被 命行既還奏下公卿集
議僉曰可
天子惻然念 陵垣所入民廬田冢墓多吾不忍其徙
旃
其陵遂可因以續維用紓吾民大哉 王言予是以歎
吾
君吾相之用其心於天下也何也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出不使人知者此吾相大臣之職則然若夫忠臣愛君
其幽憂惻怛思深慮遠又往往見於編簡寫□嘆詠嗟
歎之間蓋其中心之誠終有不可得掩者未幾高陽公
以山行雜記詩一帙見示廷敬受以讀作而言曰吾所
爲歎吾
君吾相之用心者其在斯乎我公文學爲海內宗師爲
是詩天下作爲歌詩有專集行世今詩十五章耳山川
疆土風民物所宜設險阻而振遐邇者悉發之登臨
覽觀排細憑弔之深情夫瘵匆迫勝之語予小臣所不
敢知而所可知者廑然於是詩遇之於是益知我公
之用其心於天下爲尤厚也廷敬備員講席兼直起居
上而 乘輿出入典制詔令下及諸司百執事之敷陳
獻替例得備書然日侍
上御宮門伊邇望見宰臣上奏事則斂身引避如不及
終得循故事操尺簡濡筆直書其後於以揚
公之美而傳之無窮顧不爲一代盛事哉而惜乎公
之用其心於天下者僅於是詩焉遇之也

合肥李相國詩序

昔吳季子觀樂於魯工爲歌詩其於十三國風俗之美
惡及文武以降政治之得失季子皆能辨之若身際其
世目擊其事者而當時詩人偶然於中形諸諷詠或不
自覺其所以然也說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乎與氏謂論

詩讀書必先論世國風之有正變二雅之有盛衰當作
者哀樂之情有所偏則於其閒或亦時為之也明治之
十有五年歲在戊戌今相國李公與余同發解君承恩
榜及秘書之選二人者又相同也歷仕
今上御極前後四十餘年
聖天子武烈有不職之功文教有從欲之化當是時萬
形成寧百職就理儒臣載筆出入禁廷如公與余者類
見德化之成常承顧問之寵或休沐少暇則置酒論文
賦詩見志以鳴愉快今相國之詩其雅且和思謝賜
者什之二三其與余贈貽唱和者亦什居二三自古作
者多矣有唐以來獨推李杜然其困躓流離已甚其詩

多窮苦愁思之詞以例三百篇列之變風變雅可也今
李公以雍容燮理沐浴於治之光華發為詩歌鼓吹兩朝
之和聲猶古之於樂叩鐘撃玉能乾雅頌諸什陳衛之禍
發哀思閭巷之折楊皇荂雖欲干其律呂而不可得則
夫豈不或極盛之時而兼李杜二公之手筆者非公其
誰歟昔公詩經為經史子為緯而組織之以性情四言
典雅溫秀深造古甫之清風彭澤之逸韻也五七言古
以以陵排宕之才運昌黎摩詰之筆五七近體格律精
嚴神韻灑落在王杜伯仲閒絕句綿麗綺靡似竹枝一
唱三歎似樂府則固名蹤其雅者若其取材之法博則
如觀滄海入珠宮珠貝時離飛而眩目其筆力之沉著
如巨靈擘山獅子搏象其變化渾象則山水烟雲花鳥
變態盡入鑪錘如大冶賦形渾然天成而無刻畫之迹
若此者淵源尋源直追騷雅出入漢魏陶謝宋唐諸集
百家之大成允為一代之宗匠矣故有知有如李杜者
我朝主臣一德之風及公生平光明俊偉之抱皆將於
詩乎識之天下後世不必讀書尚論者定以余言為不
誣也

萊蕪張先生遺詩序

歲乙亥余甫就傅為詩又五年應童子試於潞州光祿公
為諸生父子皆試於學使者學使者萊蕪張公閱余
詩時猶不能詩試五經義文就口吾以子為諸童子先

張公在高等食廩餼而伯氏亦以公是年以經魁於鄉
門文字並受知於公而公遇之皆有恩意故余兄弟
追於今老矣每念公遇我厚輒稱道公之賢以為世之
爲師弟子者雖然敬豈敢阿其所好哉公為學使者
而公能知人為當時第一也為公所知者皆至大官公
者數十年及公殁之有感思註下者益公之清不名
一錢名豈得為學使者豈不亦為史者且誠然而
奇况不足以為公難而余稱之者以習俗之所難也而
且不怵於上官不有於高貴其公也尤人之所難也其
知人也則失於余而猶顧類不為大官其勝者哉以
功名成以道德而講學為世名而書其衆將必有傳

於後余不忍廣濫詆以負公故悉略而非道焉公既以
直道遠時不用且受謗於上官故曰習俗之所嫉也公
去官之日布袍蕭然策騎而返過吾邑吾追送公於野
見之傷公怡然無幾微不豫之色第曰子勉之矣千秋
事業一日榮名失得在人取舍在己子擇而為之余泣
以拜受命今依依逆旅贈處之言余猶有媿於公也戚
後往薦入仕公一就視於京師別去數年而聞公為鄉
先生貧老嗜學以化其鄉人間為詩自娛公以正學之
外治洪湖之勝河津餘姚之徵嚴考亭象山之辨晚年
之詩尤深與鄉人處游雩浴沂吟風弄月鄉之人莫不
深器也公所學者大而難舉況以余之不學負公之知

人而欲彌類以為之辭其不可也明甚自念始以詩聞
於公無寧取公之詩而諷誦之以畢余之思乎因謝其
裔孫萬求公詩萬曰公不樂以詩名詩成皆緣手棄去
固求之得如干篇伏而讀之皆非公之至者因復自恨
余家陋淺寒皓首無成既不能推明公學使有聞於斯
世尚欲因公文章之一體敘而傳之使後之有志於斯
文者知余以詩受知公而不以詩負公則余之終始於
公者不惟以詩而即詩猶可考而知也乃公之詩必有
存者幸而存之又非其至者然則天之有意於斯文其
然耶其不然耶因又謂萬天果未喪斯文也可以求而
得之矣己巳江陽月受業門人陳廷敬拜手敬書

張子潛詩序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
長德獎掖後進研鑽文學余摳衣摘手侍公相見從遊
公每稱吾郡邑之賢以相評騭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
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阨窮旦爲於市中
無書籍筆札從鄉人借得書流覽捃撦不更尋誦若夙
生所記手書心通精神魂會當其得意芳杳孤燈熒熒
駒磨踽踽行吟甕牖蓬樞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
怪笑已而又言老人受其門前芸草廢留田六句故別
字之曰廢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
之舶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始以其所為

業推類而喻之如玉禾之露而滴者圓潔也如蘭者珍
頹浙和華錯而氣聲色腴崑山之脯元圃之葩讓其濡
潤豐美也迨求其人而過乎遠乎不可即也後二十年
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携書負笈見余於樊川之上而詩
然益工益不以余之疏鄙世故思襟風塵而猶謂其可
以於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浹旬月袖其新詩盈
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晷
膝席絮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遠中有加曩昔至所云
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往者曹郎
鄭君見黃公梨洲而悅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黃尊自序
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州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

子見其小時年三十有一遂以身世自名其集黃公遺老宿儒唱道於浙東與利子之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潛亦華顛窮老方負其焦辭麗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黃公其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志不以為魏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石隱山房詩序

汪子鈍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所稱賢豪之士爭莫與之游而鈍翁意所不可不肯苟隨其所可者必其人之果賢者也居堯峰十年絕跡州府四方大夫士多就之者幸而被其容接聆其言論而歸莫不爽然若有所失

充然若有所得焉及其審所與游去為達官貴人雖欲一望其音塵而渺然不可得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鈍翁則孔子所謂狷者矣堯峰之旁曰石隱王子戢中築室讀書其間與鈍翁所居為鄰觀相與登臨晏息乎鷗中席文石酌芳泉攬山川之勝相許贈荅之雅懷柴門村徑晨往而夕歸於是鈍翁既為石隱山房記又數賦詩以歌詠之歲中合其前後所得若干篇書於冊且以博徵海內之能為詩者而以日鳴獨得與鈍翁游有如此也則其人之果為賢者不然可見與或曰鈍翁之於人也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似過而不引矣夫狷者有所不為則必有取焉苟不察其人之賢否隨世俗為毀譽而又因以私於其人則是以聖人之言為不足信而使鄉愿之說足以惑天下也歲中曰善請書以為石隱山房詩序

轉蓮集序

夫人有取於物苟可以寓其耳目淺其心思服習之不厭樂其中而有以自得焉雖世之可慕好而宜以為樂者不以加於其心其所見若此而止耳夫苟以寓耳目淺心思以為樂而忘其宜可慕好者非樂之至也然而不能強其所不見者姑以是為樂焉而已今夫塵羹土飯木戴童子取之以為戲當其戲也樂之不厭長者以謂塵羹土飯木戴也語之曰此不足戲童子其肯信之

當或與之齊以蘭梅調以滑甘始生切脯滋芬然則以是為適然而不足以戲何者其所見若彼故所樂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吾少而樂乎詩大抵所樂固其所見者而不能強其所不見者後得馬君玉坡與之論詩然後知向者塵羹土飯木戴之類果不足以戲而不可以為樂也別玉坡數年玉坡詩益工而余於詩屢且不為向之所謂者所見在吾之詩童子之塵羹土飯木戴也所而所見在玉坡之詩故又以為向者蘭梅之齊滑甘之調生脯而滋芬也過而乎所見矣今者所見不惟在昔之詩與玉坡之詩無者太羹之淵天下之至味存焉益將求其宜慕好而可以為今所者焉雖然今之所見

所興於昔安知後之所見不又有異於今者耶顧與王坡深思而擬論之而始記其說以為轉運集序

歲與昭序

余性不能多接物比年閒居頗復喜賓客去年起召屯晚嚴裝與家人別獨與客數輩偕以來既至數日而歲除為治具延客上坐燒燈瀝酒以為客歡酒數行客皆低佪感慨羈旅別離之思見於顏色余亦因以不樂久之酒歲數日江都啟予以其所為詩歲暮時五通方不讀未已編曰異哉夫人之才之詩也然召諸客使更番讀之每一客讀未終篇諸客倚皆昂首撫掌大叫嘯詠稱善皆曰異哉不圖詩之至此極也讀既已合

而觴客且歎之曰客亦知遇不遇之有道乎夫啟予居於外五年余以其雄才藻思奇逸陵轢於詞場意得神之無羈旅別離之感若忘其身之為客者而且雖靈蹤轡其深景為感時節之易邁慨然存之復求於是始窮幽情殫微緒發作於清言綴句之間以視客之辭官也月更一歲除輒有無聊之感者意度不侔矣且夫啟予天下士也將光揚聲如以寶珍陳於五都之市公卿大夫過焉猶且忽而不察而況乎幽遐之質蘊璞之玉所從與游如僕者又碌碌不足比數之人欲早自⋯⋯窮巷廓門之中一不遇則廢然思返何其遇也雖然以啟予之才且賢彼固必有遇也客姑學啟予之學以如

啟予且亦無憾乎不遇也矣於是客皆喜而酌盡醉大樂而後罷明日具按其語於簡會啟予介君友左司農王先生問序於余王先生且聯且登用將有進賢用士之責者為書其與客游處之言以告之且塞啟予之請焉

海寧查布衣詩序

海寧布衣查君諱容字韜荒一字漸江有文名聞於世以友于余始得誦其詩余嘗論士也有貢力縣之卓犖不羈之行其心之所存語言之所發能不苟同於流俗而後之讀其書者雖千百世之遠猶邈然想見其為人此文之所以可傳也其不縣於其人者若君者於君

心有所感焉君少時嘗查子試於有司輒止君擲然大恚曰朝廷以取天下之賢士而有司以不肖待之遂棄衣經去不試以布衣終其生有異果讀書日夥不屑於舉業無所不讀所讀書皆能識說之論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制度因革地形險易明晳如指諸掌如懸河瀉溯滾滾不窮也顧獨喜飲酒世嘗譏其使酒罵坐然遇人無貴賤皆盡其歡其心所不欲雖貴人不以屑其意以故貴人咸嚴憚之而卒不敢有所加於君嗚呼此豈可易及者與而人或謂其抒志輕世以明高過矣又其甚者或苟得婾合以希一日之虛聲咸指目君為異物而其時安貧樂義之士嘖詩書纍林數不為得失利害

勤其心者皆感興於緒論被服於流風君之力亦不少
不多也君吾既不得見今讀君之詩邈然如見其人焉
此君之文所以可傳也聾山君宗也曰命不肖是語以
為君詩之序余曰諾為點定其詩而書之篇首云

吳允朗詩集序

於乎此吾允朗之遺詩也允朗以蔚諸孫承先人之緒
修其家學詩名藉於一時而戊辰對策為言甚然獨與
[illegible]所讀其文廷中曰此必吾允朗也當魁天下已而竟
第得後予在戶曹允朗為郎官以其暇日得與論詩予
嘗謂允朗古人有言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
如詩夫文以載道詩獨不然乎自昔來初學者祧少陵

而宗義山雖以歐陽公之賢猶捨杜而學韓歐陽公其
不達文固無可論然亦豈非以韓詩之為尤近於道與
近世詩人多學白香山香山之詩視義山為優然常[illegible]
之人已有議之者而杜牧之為特甚則其弊幾乎[illegible]者
不勝蔚所重而傳之後世得無流弊也不其難與二[illegible]
予之鄉人也予不敢諱言之昔有吳中巨公自負攬文
章之柄一日謂予人不學杜詩斯可矣予心識其言之
非而未有以應也今吾子生長吳中才俊之區能不狃
於鄉人之見取其近於道者去其不近於道者此予之
詩所以見重於時也允朗以予言之不謬故時時與予
論詩今允朗已矣此予之所為惆悵過時而不能自已

也先是予在內閣允朗以曹郎考選翰道官
上猶問及散此數人中有素知者否廷敬奏曰吳璟有
文詩名最甚是日試奏議允朗果第一授給事中遷都
給事中已何以宴會細故落職
上惜其才命修書於殿廷及分書得書上諸予在內廷
又復得與勘其文同時被 命者侍郎孫君樹峯中丞
宋君堅齋學士王君蘋臺給諫王君拜貌皆雅重允朗
雖以諸公薦難編諷之勸而允朗才書者夕稽難賴繼
悉殫精積瘁為書百卷將呈進而遭太夫人大故以歸
歸而卒以孝死嗚呼使假之以年其進於道而有為於
世當必有大過於今者蓋天之生材亦難矣松棣栝梓

不得百年而斤斧尋焉或出樵當戶鋤而去之天之意
固若此與抑亦其人之為之與此予所以細悼歎而不
能解者也允朗卒之明年友人徐君云將輯其遺詩
而問序於予是以追念與允朗平昔論文之言叙其仕
進退處之大略如此若允朗之詩之卓然名世而必傳
於後昔劉人[illegible]有公論也故不復詳著云

[illegible]飲過江詩集序

此在直廬
上遺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
可與有成者為誰悉以聞維時以 綸音優異惶恐戰
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為

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游絕少以今所
僅而知者則翰林史薛周恭其人也恭嗣桂之詩其始
用於韓恭廣宗伯而蕉飲則忠然貺我以篇章者也予
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
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惠然貺我以篇章則固
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劘切討論以自策勵
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為物發乎情止乎
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
唯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難矣乎而終以窮
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舉天下之賢豪間出者也桐
埜久在翰林而蕉飲政官給事中掌制事常患將歸

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為詩洋洋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
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動乎情也何以字句求
而不可以字句盡也
一嘗有是言矣
瑪江饒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
也然盛世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亦何足以當之
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
其詩名雖賢士大夫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閭巷之
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音節被之管絃蓋
詩之為教弘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其
皆不在乎賢考槃間也蕉飲歸而涉迹林樸淵谷與野

人逸民咏吟謳歌以遂其樂而予且歸老於田間茅簷
竹巢以自節日引觴點筆遣懷和用以忘老至之憂
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
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
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

讀書紀數略序

極天下之至賾者莫如名物紀天下之至賾者莫如數
自一名一物以至千百千萬之名物有時而盡自一數
以至十百千萬之數用之至於不可勝窮夫一名一物
各有本根至於數豈無所自始與蓋數之始至微渺矣
而於之縷縷而不盡其參合之渾渾而莫窺其端倪而

日用飲食之末遠而家國天下之大原其始而要其終
莫不自至理存焉知之者照而無疑守之服膺而弗失
適歸乎性命道德之極致焉數之時義大矣哉夫數
者莫如易皆者聖人之作易也能知數之所自始而後
能用數以作易易之數始於河圖自漢魏以來迨有宋
儒者莫不推原之而卦爻之數始於河圖之中五蔑有
能明其之者是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加倍推之
之法又往往支離而弗合言易數者既不知其數所自
始則將無以驗之事物體之身心或僅漫視為卜筮之
書余滋懼焉往因退居多暇玩索積年於此恍然自覺
有得歲時流邁衰暮悲危欲就正世之有道君子而決

以識從也有味我宮中丞公之讀書以數紀書也予覽之躍躍然有感於吾心焉謂其以數之為可貴也則必能求其數之所自始者矣公味道含經述作不倦上自金版玉匱之書旁及海外名山之藏訪諏搜輯其豐於數者紀之於冊其數之所不紫者罔不窮究搜摘見側出於其間如編貝聯珠璣璣瑯璫盡人心目矣公用數也如此予是以因讀公之書姑以向所得於公言數者引其端以質於公若其精微之指則非親聆公之緒言固不能縷悉其萬一也方公之為是書也

上視河駐蹕淮上公以所撰初卷求侍例恭進

上覽而嘉焉命以例編輯夫以學士大夫歸田野處道

幽閑而說篇翰與

人主相上下可否此亦不世見之遭逢儒林之美譚不朽之盛事不惟公一己之為榮而已也書成既進

御門奏狀予子髮且老而益喜學易乃以其茫茫然惟若有所得者質於公自忘其嬉嘛之明不足語於白日之昭昭也不禁其適然顧影而自笑矣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義序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葬久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失路則使人贍畢先生則身自耕於田要所使人留止其家取之坐而食以食畢先生然後指其所食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食且予飼其牛日晡時去畢先生家則護擁渊門徑牛欄雞塒皆置堂下堂中則處其所自飼蠶篇客入其東一室沉深淑嶽畢先生撤封繼篇揖客以坐坐定視畢先生蓋渢然農家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乘炙轂過于吾雖未見其人聞其語意者即畢先生其人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農民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而家獨多藏書勝國君臣事跡典故文字關史家者尤多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論磅礴澹漫汪洋恣肆宏肆曲折揺搐貫動出於書口道如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天光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不開張而波騰雷動也如駟騄驥騕褭駕車臨康莊衡策騁轡不終日而馳千

里而鶯馬顧望嘶鳴踊躍追乎其後也予所信為其人其言者皆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亦數息不能遽去畢先生飲我以醴果酌我以流霞因留相與深語而移別居無何為書數千言以所輯錄明以來制科之文數百論抵予皆手自抄寫詮注細書如蠶絲牛毛每一人則叙其聞學治行若述求大用以系之國籍屬之史乘皆所謂世不常見者近時纂輯鮮寫其能有此乎不出也畢先生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之志也予實概非其人而悲畢先生之志惜其將老而無傳也為存大訂交之所始而因以昭著其用於畢先生之萬一者如此

張氏合刻家藁序

古之文近於古之制科之文故工之易今之文遠於今之制科之文故工之難此今之文所由以大遠於古之文與雖然文者載道之器道無古今文無古今也以今之制科之文論之所重者厥惟經義經者聖人之文而聖人之道載之之器也今夫人自少而長亦既服習其器矣其擬諸其心而出諸其言也猶未遠於聖人之道故古今取士之法由宋迄今更數百年其法不可變而經義卒不可廢夫古之將相公卿名當世而傳後祺者由一代漢唐以來何可勝數而自有經義其間將相公卿果皆可以名當世而傳後祺者耶雖不能盡然果猶及於古否耶若猶未及於古則無乃夫子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或明知之而故叛之者耶誠若是是豈文之咎哉使由今之文以求古之道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居晉之鄙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猶有存者故其人多君子長者而精學敦文之士亦往往而有而尤加意制科之文若故少司寇東山張公以名進士起家所履官有聲望世所稱君子長者也其諸昆季攻制科之文合刻家藁而問序於予予非能為制科之文者烏足以序之因謂古今制科之文之得失之故又以為士君子所以立志行身當求古人之所以為人以載於道而不當汲汲為收今人之所以為文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儒者之學以求誠也而誠貫乎學之終始傳曰不誠無物况學之大乎六籍皆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書學者服習其文至於老死雖有明於心而行於身者則亦不誠之故而已矣夫天之與人一誠之所爲也故曾念而天臨焉出言而天聽焉行事而天視焉禍福之報各以類應亦惟其誠而已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夫善惡積之而至於極則誠矣誠安有不感感安有不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即感應之謂也古今言感應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予觀太上篇中既列善惡之目而於終篇則喚之以語視行三者夫一日之間三者皆備可謂誠矣而人積之至於三年則誠之至矣禍福之應豈自外至乎夫無妄之福無妄之禍君子無所容心焉若夫致此之者正當取之以考其善與不善誠與不誠如是則禍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辭言之者竊以爲過矣一曰有內有見左溪述官居于一編專視而貌肅若神明與俱者誠而視之則感應篇集註不書撰人名氏其說擇則並證明之而後以事實史列他說以明之其文約而不繁詳而不雜切近而顯明用之警世動俗可

以勉進於正而懲創其邪僻與六籍所載勸善禁惡趨
吉避凶之指無異焉而邇遠好之如此其誠由是道也
時雀屋漏出王游衍皆若受天鬼神之降臨其有神於
吾儒立誠之學者豈淺尠哉余異其書之可以警世動
俗也遂出貲以付剞劂落遠屬予標其大指於簡端云

葯廊二筆小引

予也而失學欲繼燒燭之勤而靈源閉塞明昧如夢
竊自笑吞紙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飽蠹世即有之吾弗
能已然以結習驅使不能自休輒欲效濟南宗人君夕
陳五經拜之冀以略識字於萬一者而勿勿摩挲中亦
不暇以為以是之故凡以文字見過者多壘累帙少至

尺幅寸箋謹拜而受之雖不能次[illegible]心編敬受藏往焉
救仲先生見示葯廊二筆本天熙麻氏奏朝章國是前
言往行具焉余獨能讀之然竊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
學術為吏治兩開府於東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益
邃精古學著書滿家葯廊筆其一也今趨晉家鄉縣百
官從大事緣而誦詩讀書為文章益不衰此余之所以
既愛敬而嚮往焉者也先生方以
四五春遇之隆出其胸中萬卷書盡發底蘊以贊襄大
中無疆之大業而余且優游於[illegible]於山巔水涯之[illegible]
所為葯廊之三筆及四五筆而前已者坐臥讀之撫年
枕之書飽殘年之飯樂而忘身不知其老之至也則予
所得於先生者不其多哉

施鴻臚對菊思親圖引

日居燕市家家如無人莊生所謂逃空谷而喜聞人足
音者余竊有焉燕市四達九逵日畏朝夕之聚十萬家
自公卿百僚下至傭販皁隸狗屠者流喧闐叫譟塞於
道雖相接有相聲也而日寥寥與人曰空谷不太過矣
哉禍余所謂無人非真無人也無至余門之人也有一
空谷為過予余有幽憂之疾性又好聞人藥物之方
界時獨求醫於市中厭樂遇其人焉故與君游者醫之
外無人焉耳矣醫又輒難其人既而得鴻臚施君培菊
與之遊稍久吾之所謂其人者其施君與吾私怪施君

何以字培菊曰先人好菊吾親之所好謹識不忘云爾
而欲畫者為寫其形曰對菊思親圖培菊以一物之微
不忘其親之所好將擴慕之終身焉此其所志為何如
也培菊又言始吾里中陳生雲容善畫人貌與吾父遊
吾父之存也貌不及畫歿時雲容游滇南使吾書不[illegible]
以不肖心悵之其後客有詩畫吾像者輒辭謝去曰吾
父像未有畫吾何以吾像為久之雲容歸自謂能追書
吾父蓋昔雲容與吾父以文游甚習也吾是雲容閉一
室靜坐日以其神求之既寫對真者居七日夜每夜深乃
開戶相接話盡平生不成寐謂雲容欺我乎明日從壁空
中私覷之抑上有像焉驚失聲曰是吾父矣其時老僕

先入户見之拜伏地及吾趨入歸輒之無不肖也大哭
淚湧血出殷紅漬袢紙且哭且拜又轉而拜雲容蓋自
是吾又始有畫像矣夫然後敢請畫吾像及菊語已泣
謂余得夫子一言可以永吾思矣夫畫像細故耳培菊
既鄭重之眞其不忘其親之所好也況其有大於畫像
者哉況其有大於所好之菊者哉吾故樂觀此圖而識
其事以見吾之所取於人與人之至於吾門者以寸約
然淸也培菊名庭銓常州無錫人自其先世有以岐黃禮
樂之習而兼爲醫至培菊十四世矣而有科目者七世
世之爲科舉之學者多矣或數世而無其遇焉培菊之
世爲醫者之多如此則其爲醫之道亦可知也夫

乾明寺修葺募疏

遷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潤谷幽窅流泉出焉其間有寺
曰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創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
楝折榱崩風日穿漏圖像顛墜僧徒散去余過而慨焉
吉郡人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隸澤潞城盼
遷興鄉砂城里七幹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華居士二
十餘年兵安即其處興造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
十年所則僖昭之際也戈鋌蕩滿禍亂叢生宦者稱亂
牖夕肆虐昭義一軍孤懸城外而羣營紛紛夾河爭戰
及其後也汴人來寨之營馬牢之戰烽煙所指遺骸蔽
地近在耕壠寡家婦子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

史者亦聊爾其言而已可不知當時餘錢餘糧朝梁暮
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此餘則出其物資以事營
建與造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
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蕃蘇興耕
食鑿飲樂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念其先祖櫛草
萊庇風雨恂懼掉戰於兵革禍亂之間者豈不亦以爲
極樂淨土而彼爲風國灰場以爲瑞日祥雲和風甘澍
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鎔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野蕭
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湧閣幻現於空
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
以時補治補葺修葺使廢墜舊觀馮落將復爲

荒榛衰草帝山頹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恧也夫余里
居之始僧來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慮數十村落長
者考父有德之士率其子弟好善竹禮發願重修思得
居士一言以爲之勸其時此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
遽爲詞以請也茲年歲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
不言將沮衆余不復能辭因略叙其興造之時代而
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
乎則不必以余言爲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
沮也諸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滯前模毋飾後觀量
力稱心毋拂毋怠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尚善圖之哉

海會寺石堰募疏

余每歲冬春之交煮粥於海會之東偏玉鵲菴者三月以食原野道途之人時至其處身自經紀其事白玉鵲迤邐而西平沙曠土度可百畝杖藜獨步繞陟寺門流泉澌澌適出百畝之上若疏瀹而挹注之資其潤溉皆可為沮澤沃壤也而乃皆在荒沙叢草斷溝亂石中詰其所以若此者蓋傍皆臨河方冬水涸見為空野夏秋水至故為河道失決激急沙草漂流滂洋漫溢其勢[illegible]以齊百畝而吞之是以耕者避焉且夫將以廣田地須培土一難也田成河衝與無田同二難也不有隄防其曷克田三難也以此三難是以鬱為平沙闃為曠土發置於溪流石磧之間者今且將千年矣余惟佃闢望

浩然而歎於時寺僧言昔者故冢宰[illegible]山張公嘗有意於斯矣輟而弗興今公既以輸金錢鼓舞群衆曷不捐貲築堰堰成而田然後破山通道畚鍤引渠水作耕會蔚為水耨歲以所羸粟為粥資其德不更多與余曰唯唯獨善不若與人請與衆共之蓋此邦之民亦既苦矣環邑數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今數百里之高山有數百畝平陸不可謂非幸矣而將累土引水築防以其三少構此三難余何力之與有與衆共之亦其勢也且吾見今留心民事者往往言西北水利近吾邑者惟沁水水既洿下地皆磽埆仰高無所得水利莊寺之流泉如建瓴竊瓴決然出地上而未能為地用則豈盡無水與水下之弗求水利之興莫於魏史起引漳水溉鄴田起之言曰漳水在鄴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乃吾聞昔者張公所見與今同則前之人盡知之不及也或者其力有待於衆與沿門持鉢雖然可以集則然而將興事以濟人則余曷忍辭焉昔起又以漳水不溉鄴田二百畝當行田百畝謂之惡田今攢因衆之力以為善田聖朝方以養民興荒為政田以苦而賦以資供民牧人長舉斯義以行之為益溥哉

公西文編卷三十七

男壯頒恭校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門人候官林佶編録

記

體仁書院記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元簿為晉城令晉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天壤至其所以為晉城者當五季迭亂金革糺殘之餘禮樂詩書絃誦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illegible]之民羣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為正句讀[illegible]使知入德之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與[illegible]中士之儁者連收科目而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篤道敦行而文者往往介出其門迄於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先生鄉校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昉也今則平蕪遺墟荒跡泯然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張公祠右其後鹺使湯君更其名體仁書院徽州守徐君祠先生於中以伊川張邵朱呂諸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為先生設也未及百年墻屋圮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康熙甲申之冬藜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舊昔既訖工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王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

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為重事盖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而祀典適于其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為聖或以為師皆其所祀於學者今不可考以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謂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故鄭氏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也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是以知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成均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為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過魯祀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以獨尊孔子之義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焉房玄齡建議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貞觀之末夫子為先聖以衆儒為先師由是以來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從祀得古者祀先聖先師

之意矣余聞嘗竊有議焉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則是先聖先師並為一人於之禮經未盡其義也雖以顏曾思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凡如高堂生劉氏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謂之師矣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而欲進濂洛關閩諸子者而謂為師勢必有所不能然則禮經之義鄭氏之說將遂不明於天下矣子濂洛關閩數子者繼四子之後以明孔子之道者也孔子之或為先聖或為先師歷千百年而始有此論然則後或千百年或千百年安知諸子之賢不得與四子者並而列於廟堂之上也哉苟使數子者並四子而列於廟堂之上將無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師之意與亦庶幾其祭於瞽宗之禮也今夫儒學猶古之學也文廟猶古之祀也體仁書院為先生而立祠先生其中並有合於先王之教有學有祀之義可不謂盛事與而余謂先生之祀當列於廟堂之上援據孔子或為聖或為師雖千百年而始定之說以見聖賢之道久而益尊如此今當且以其特祠為有合於禮而又致望於後之知道學先生之道者為是說以於此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以啟諸生之學者不敢以知有先生言語行事者其能其不速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諸生之學業也夫

也

紅亭記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二十一日予與侍讀王君貽上被召入直 乾清宮之南殿宮中所謂南書房者侍讀學士張君敦復長夕侍上之直房也予與貽上入直二十有八日而與敦復獨襃章之魏煥仰 天藻之昭回見聖天子萬幾燕閒從容於文章翰學之娛而侍從之臣蒙恩寵而被清光有歌頌所不能形容而言語所不能紀載者遭逢如此嗚呼盛已至於宴賚之便蕃尚方珍食日賜者三而湯名果餌將出上命者日一至焉方是時含桃始熟大官初進御 命徹御前盤以賜之自是則日以為常風露醲郁色味兼美諸臣日得饜飫焉蓋自予與貽上入以及出含桃之賜相終始云出之前二日敦復語予曰他日歸江南置蘭地為圃構亭其中名其圃為學圃之園名其亭為紅紅亭子為我記此亭也杜子美之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亭名之取義以此也夫以子美之不遇時猶仰今所懷悒悒懷以自傷其意於詠歎嗟嘆之間今敦復之日何取於斯耶吾見敦復起史官天子特拔擢從之論思之列去年冬與稽經術文學之臣以朝夕左右而敦復長直 內庭者遇至隆一日之中恒在上前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疾趨宮門漏下十許

刻炮歸日夜無暇畧為之計斂復立湖之日多家食之日少卿有亭又烏能居也然吾觀古之君子功成名立而身不居如子房之慕赤松子泌之歸衡山流風遺韻輝映史冊焉斂復出其初學壯行之志以諸事業功成身退優游江湖之上而縈思廊廟至於一物之微一食之頃不忘君父如子美之詩之所云其亦將有取焉若與且吾聞江南多名山水江山之樂風物之美余夙願遊焉而且有卜居之志也異日買田歸耕之傍吳齊溪之上扁舟往來泛大江涉南湖以時得從斂復遊斂復館我于亭中相與流連吟嘯以

天子念斂復舊勞時遣使存賜其家余於其側復得

大官珍味與斂復唱予和汝以歌詠 聖澤於無窮則又非子美之詩所可同日而語者已

老姥掌游記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污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三山高出地上皆直下萬仞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嶕嶢而為峰竅窕而為巖崎嶇而為嶝崚嶒而為嶂嶻嶭而為巑岏巉嶮而為巒嶙峋而為岫嶔崟而為巘其又南則砥柱析城若壁重複峭蹝如樓堞嶻嶭如墉隍如玦如環絡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斷若連如海波紋而島嶼出如江湖平而洲渚出則凡幽深曲折偏與殿盖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溪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潮以注溪南北相峙不失秒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為狀也如仙鄉飛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鬣如鳳舒翼婆娑而下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豁然信其指爪上捫大清下插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謂峰焉而嶕嶢巖焉而窈窕嶝焉而崎嶇嶂焉而崚嶒巘焉而巑岏巒焉而嶻嶭以烏而嶙峋岫焉而嶔崟鄰數十里之內聯嵐亘嶂俯可博觀而羅諸峯者以掌名肖其形矣信與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翛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而不忍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巒環繞之美已如此況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游焉而已坐挹河山

之勝他日雖不能盡遊其處亦何以加於此樂也哉

陟屺樓記

嘗讀詩至陟屺而潸然以泣也余弱冠通籍官京師五年將告歸省親吾母聞謂余曰吾念汝當風雨晦冥燕薊道路兀然尤欲斷腸嗚呼母之言何其悲也陟屺之詩亦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詩人之意不過惜其去而望其來歸也余每讀之而泣者以詩人之旨不悲於吾母之言而母言尤為可悲也方其時母年尚盛余去母游五年耳而言之尤可悲已如此其後三年迫父命復出出踰十年不歸遠迎至於大故遂抱終天之恨嗚呼此十餘年以來母年漸就衰矣計其

年月首尾三四千日其間天時之歷渴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幾千百朔望也以就衰之年加之以風雨茫茫兀然腸斷積朝昕如此之久則其心之悲而不得一言言之而尤有可悲於最時者又何如耶由陟屺之詩是古之孝子仁人雖善言其母思子之情不若母之自言其情爲可悲由吾母之言則是雖古之慈母自言其情終不若吾母之言之爲尤可悲也吾居母墓左去數武有三楹之樓投則栖於此每當朧風蕭瑟山雨淒迷退念吾母易簀時之言而欷歔人之所不及所以愴然而泣者寧有終窮耶然而名其樓曰陟屺者聊以志吾之悲焉耳

百鶴阡記

廷敬爲先太夫人卜兆於樊山上開阡北麓迴接洞陽岳神二山主景適中背聯如契蓋自洞陽至阡三山皆拔地千仞迴出萬峰之上昔人謂之洞天其佳處者也阡去山巔不能百步然自洞陽遠絶而至岡猶聯綿豐原僧叟紆徐開舒若鳳翔鸞舉行游長空而悠然憩息於此也陟阡之南而下視之百里之內底林析城王屋皆在焉卓立挺聳聳望北山若拱若向若奔若騰其靈境矣哉已未秋中書來并樗初吉之午有鶴來萃不可殫數翔於雲際自西而東盤旋容與羽儀繽紛若霞若雲鳴唳寥亮如奏笙琴久乃後去於時見者聞者莫不跂跂駐睢驚嘉詫異或謂山故靈境鶴斯集焉然異時不聞有鶴來止者也且余生長於晉亦不見晉之有鶴北之燕南之宋衛之墟亦不見鶴於今忽有之且如此其多而盤旋鳴唳於新阡之上久而後去則誠非偶然者矣夫鶴仙禽也道家謂之仙人之騏驥是鶴之來有乘之而來者耶史稱陶侃居母憂於墓下二客來弔化雙鶴飛去說者謂陶母與侃皆非塵世中人故母截髮剉薦冀其子以顯而士行卒爲晉名臣今廷敬薄汎仕宦進不能樹勳伐於朝廷又不獲乞身以退避賢者之路其於士行無能爲役且吾母葬後廷敬廬於冢下者且二年亦不見鶴之來唁則昔者之鶴其非爲吾來明

甚夫荒忽遊遨之中誠不可究詰矣而百鶴之盤旋鳴唳於新阡之上又久而後去則衆所見聞其爲吾母而來不可誣也夫陶母既葬致二鶴之弔吾母之兆方啓而致鶴如此之多吾母之賢於陶母其斷斷信而有徵者矣若廷敬者既於士行尚無能爲役況敢望夫大賢君子之門牆者此余之所以自恨而深悲也名阡曰百鶴益所以志吾之自恨而思吾母之賢因以寫其深悲焉爾

陽城白巷里免城役記

前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菴王公國光爲戶部尚書時朝廷命有司即其所居之里爲治第以寵之公謝不

敢當既而曰君命也不敢辭願免以其治第之金代浚
城縣城城故不覺陽城之城至今覺自公始也當公之
時天下承平無事後數十年流賊起秦豫蔓天下殘皆
昔郡縣固不破壞者攻陽城城卒賴覺以完賊無所得
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不被兵覺之功為多焉去
年秋霖雨城之覆于隍者尋甚縣令延津郗君史恭之
一縣皆受役白巷者公所居里也里人技公前事言於
郗曰公覺縣城城數得不被兵公功誠多宜惠及其子
孫請免役郗君咨於縣之人縣之人曰吾儕安朝夕而
脫兵燹誰之使然乎公覺黃城城厥惟公功宜惠及其
子孫雖免役於是白巷之免城役悉以公之功於不能相

嘗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為其臣出帑治居第高甍巨
桷形勝雕煥者今或為公廨爲廟宇居高住亭臺
多營良田美宅連阡陌而溢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
為頹垣敗壁荒榛蔓草矣而公嘗所辟之城賴以存
於世所賜之宅子孫家業而安焉較其得失為何如耶
余聞當萬曆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特立而
不阿其事蹟載所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
邑之故云乎哉而其及於鄉邑者鄉邑從兼之子孫享
保之則其及於天下者可知矣彼夫全軀命而賴人之
封疆保妻子而假人之家國不旋踵而身家破滅邑里
羞以為鄉人好孫羞以為祖父者深可鄙也嗚呼何世
而下觀乎此者亦可以感興也哉

存誠堂記

學士張公敦復以
上賜御書存誠名其堂命廷敬為記記曰經言誠始於
伊尹其告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而言存誠則
昉於孔子其釋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乾六位五與二
其所釋義尤合焉於二始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既則
曰君德也而其大要根柢於存誠所謂善世而不伐者
誠然後善所謂德博而化者誠然後謂之德也存誠之
義大矣哉五之辭曰飛龍而二亦曰龍德五之位君也
二之位臣也而二亦曰君德譽之至也孔子豈不知君

德之不可輒儗諸其臣哉若以為古之人蓋亦嘗有是
言也云爾始言誠者伊尹也伊尹他日又言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一德即嚮所謂誠也克享即嚮
所言享于克誠也伊尹既自言與其君咸有一德矣以
孰謂君之德不可以輒儗諸其臣而臣不當以君之德
為德也哉且其見於書者豈惟湯與伊尹為然乎堯舜
之臣皋夔稷契也文武之臣周公召公也高宗之臣傅
說也使皋夔稷契周召傅說有不與其君同德者則不
可以為堯舜文武高宗之臣也明矣今
聖皇好古游藝窮極至道揭存誠之訓灑　宸翰以賜
近臣而錫之以誠恭所以期待之者大矣順親信友獲

上治民非誠無由也而其至也可以享鬼神而格天心臣之事君君之事天胥於是乎在公遂以名其堂朝夕觀省庸自儆懼以庶幾於古君臣一德之義將見天下傾之海內傳之簡冊書之曰惟吾　君暨臣張公咸有一德則阿衡不專美於昔而熹起復見於今矣則豈獨公一身之寵榮哉吾故以望之公者而爲之記

三晉會館記

尚書賈公治第京師崇文門外第之東偏作客舍以迓以勞惠於往來以館曲沃之人一日臨其居第之門曰喬山書院喬山者古曲沃地也予過入而異焉問之公公曰喬山吾父母之邦也吾欲使鄉之子弟挾書冊者

怨閒業游藝於斯焉以是剏宅以此爲書院也一日又過公公從容語予曰吾欲使鄉之大夫士從宦於京師者歲時伏臘以時會聚敦枌榆之義飲酒獻酬而容接遊宴處游息之有所也剏宅以南以館三晉之人予以爲何如予高公之義作而言曰天下之物苟之我所有有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然金谷之池臺平泉之水石旦暮而失之矣京師

天子之都貴人富家修土木之費極楠雕飾飛[illegible]行路指曰一再過焉而不勝盛衰興壞之感彼其子孫者何如耶而公舉所以遺子孫者共之鄉人如脫敝屣然蓋其所見者遠矣夫天下之物有何倚於宮室者矣苟處之得其道與宮室亦無以異也而渾又何足爲公挑哉或曰公之於三晉之人也於都市有燕勞之館於慈仁寺有餞別之亭皆出己財以經畫之今又有兹舉不亦易於與而傷於惠乎且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功德在當時宜子孫世世守其業者也今以予鄉人將傳舍視之安必鄉人之能善守之者予曰不然公

朝廷重臣雖天下大器尚能不動聲色而置諸泰況一居第乎公之爲此益必有其道矣公之所以遺子孫亦必有其道矣盍相與成公之美乎公曰善子之言甚請書之石

賜游西苑記

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九日

上御西苑召左都御史臣廷敬侍郎臣乾學學士臣英侍講學士臣士奇編修臣杜訥　賜饌於苑中近侍導臣廷敬臣乾學入自勤政殿左門殿門皆北嚮闢以順時宣令

二觀題額[illegible]御以聽政事非獨夫避暑之宮追涼之所也蓋雖　駐蹕在所未嘗一日不與羣臣相接見矣學入而方食曙星在而求衣惟勤惟專由輔翊暨百司亦不以屬予宵旰被清光亦無一日不得至於斯殿也自此西循南陟橫廊穆小軒以而

上論藝論思游息深邃之地稀有得至者軒裁廣二楹

翔曰知稼山知稼軒疎籬草花被徑周阿蕭然有間井求野之思逸西歡武秋禾方敞望之如雲閒有亭曰秋雲英小奇杜詩云臣者先在焉階而升觀之以眺於北之院曰豐澤維西之軒曰嘉穎自知稼至嘉穎蓋皆取諸農事為義或采椽仟題不斵不析或白屋版扉不施黝丹無綺寮重廡文繡纑櫨之飾盛矣哉堯之土階文王之枯柱大禹之菲薄衛文之節儉也后稷公劉之所為然而興逸豳風之所書載也臣願諸臣而言曰於戲

上聖德至矣吾屬慶遭逢辱恩禮其何力之能報諸臣皆相與讚歎皇恐稽首即亭中秩坐時久而新晴激越映空動植遂暢魚鳥欣悅頃之芳筵畢列而臣等陵兢震越既乜着如不勝溢懼素餐食已中使就賜 御書及內製法鄉塗余香爐筋合各一玉軸寶題雲章爛然鑪烟尚溫合有香寶顧惟恩出非常心愧無情中使既復 命臣等九叩首以謝既退竊自念曰古者人主燕食加遵或寵以翰製或錫以御飾器物所以勸勞能待賢考也臣田野窮賤才質瑣微擢歷臺司日侍禁闥飫賜便蕃歲時霑被未有寸尺裨補而

上意疊至如此此臣所捐糜難報之恩也已又念賢聖之君必恭儉勤民恭儉故親賢禮士勤民故重本興化而養賢及民雖古志之臣嘗誦詩而通其義焉解詩者言由庚人君調陰陽育品彙使萬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也詩之更相互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天下無事澤及四海故次以蓼蕭湛露而燕賜之盛興焉以見夫得賢之效至此為極而為天下之所歡樂矣故又終以菁菁者莪也此非賢聖之君其孰能盡斯者

上恭儉勤民聖德之盛巍巍無極不以臣等之非賢而渦禮遇之如此則夫岩穴道德之士孰不思效用於王廷故思竭智以策功名而顯當世以此又臣之所深慶者也故竊附詩人之義既為詩五章以咏歌盛事又謹記之如此云

鶴湖境記

江陵湖水在其東曰長湖以其東又名東湖東更三十里又匯而為湖曰三湖湖有三也又名之曰鶴湖鶴湖之義不知所緣起或者曰謂其有鶴夫鶴之有無識不可知然更數十百年亦未見有以鶴止故顯然著稱於時治故其因義以立名莫能知焉自長湖至於鶴湖堤岸渚花蘇蕪長蒲交疎藏樹於煙汀沙渚之間水聞禽起土壤蕃然則少司馬張公著漢之所居也曰鶴湖境楚人謂園圃墟落之屬曰境請為記名翁聞然著漢之所居有閑亭坻壩之觀焉乃因其俗名之曰境而湖之以鶴名者蓋至於著漢而始大着其義焉先是著漢官

京師而歸也與鶴集其洲以之上自樹草蘆為巢巢高丈尺圍大倍之歲孕兩雛其中積餘以十數客至則擊柝為符信召鶴鶴輒率其所孕雛翔舞從中客去然後已自是以為常鶴不去湖者十年餘著漢亦家居十年餘此鶴湖之名所由以大著也及後著漢來京師鶴遂去不復來今年著漢請急歸上章曰臣先墓在長湖旁湖波浸嚙不治且壞臣不可以不歸省於是

天子使使問長湖在所著漢指畫以對

天子嘉其誠孝予假遣還著漢即日駕載道過予取別且為予言鶴湖坑之故予曰異哉昔孔稚圭之作北山移文也曰蕙帳空兮夜鶴怨托借為辭非真有鶴怨之

人之不歸也而鶴湖之鶴以著漢之出處為去來何其依戀之深與夫鶴之為物孤潔閑遠其高標清韻迥出於毛羽之羣猿公之行宜其有近於斯者乎故公出而鶴去公歸而鶴亦將歸也方今

聖天子坐攬寰輿之勝江山萬里如在軸廣玉几之前嘗圖畫其山河湖江朝夕省覽欲備知原隰川澤險易之所宜以扶育民物與為張弛而化調之江陵長湖之間為日者熟矣而因公之言復舉是湖之為問則

上之眷念公者何如公雖欲優游久處於鶴湖之上其可得乎雖然公之行類於隱者也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言君子德譽之升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明良一德之相悅也公以九皋之鳴起而為在陰之和其高標清韻不以出處而有異也嚴鄭敏署端不可為公歌招鶴之詩乎

射虎記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得人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所東五里外農家有牛農出著歸歸則恐汗且即農察其狀有與虎尾牛之野見虎求與之鬬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刃牛角而縱之虎中牛角刃立死農剝其張虎皮於石明日牛視之以為虎也復與鬬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驅人屋明日人究其所驅處虎夜復來則

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鉤引虎蹄而縋以巨石乘屋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伴斃也遂復乘屋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攜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被虎囓人見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舉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逆道上山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聞如此虎亦不勝人蓋徒以其氣力爪牙異於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鮑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為無知也哉然鮮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二虎

郭先生遺事記

郭先生文雄字鳴山文水人居太原為諸生以高選貢於國學奇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則與俗伍喜交游四方賢儁名流時以其意寄之於酒東鄉有王生好高論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獨喜與之游王生擲載數千金種秫歲釀酒數百石兩人閉門高飲間醉則吟誦書詩以自娛樂與世人絕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六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棘屋則編葦遂以居余適居葦中與郭先生交陳然以異其人既散明日郭先生攜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猶見王生主其家郭先生為選人於京師萬至見王生貲且盡初郭先生貴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王生王生傾囊供億

以奉郭先生歡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窮雖親昆弟以錢徵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釁甚深入者不可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貲無吝郭先生受而安之是皆古人所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為令於崑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為令清令王生義不得也以千金為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為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死我也義當與君絕王生拂衣去游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為吏自若無何死於官無害于崑山人惜之葬之際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闐咽街衢至葬所不絕報家之祠其傷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為小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

腰升馬間負湍去不顧郭先生生而親家家獨以其生平所自得施於吏民其仰卿所謂桐鄉民愛我詎不信與郭先生然其平即使招其祠公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天既生才矣而困苦折辱之使之無以為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遂假塞以死不得至於為吏既為吏矣且死無以為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而歌思之若果以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才奇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言於余觀其皆能有所成立王生雖貧以老而不斷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之人有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觀其為吏何以彊為善也

已吏部侍郎徐公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書之王生清源人名鼎若郭先生之善政詳載在崑山者崑山人述之今不備書也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贛大戟乙皆從于京師乙病景與以歸及家而死景哀景時節哭於所虎銜豕來就覗景景哭極哀不見虎與人遇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景數語景嫁不從朝夕悲號且泣年人或為其田當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實不識外人事吾母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訴愈自行琛伺指人之暴

乘夜齊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傷虎卧如故景
號呼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
諸生數而籍之後令行棄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義之
愈藥瘧愈悟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命以死時告主家遇
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六
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凡五閱月而
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湍激方盛深及要將
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
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諭
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
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

此此豈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
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詎多
哉曰景習於主家蓋道頤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藉
於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魯僕婢至義
之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
者豈以其微賤異哉故傳其事備以告天下之為人君
子者

午亭文編卷三十八

男川候校

午亭文編卷三十九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書

與畢滉四書

自某少時聞吾里內有賢人畢先生力耕養親及仕則
以廉能聞於天下所著書悉以文章寄私心竊一識其
人而足下既從仕四方某亦羈旅於京師無因緣相見
日以不竊文字之緣感足下之行義居常私念不得以
事業功名自表見然猶不敢不以廉隅節行自砥飭以
恐負先生不比數之也在京師時守官奉職退輒閉門
不顧妄從流俗交游朝士中多不識其面其有賢於人
行能學藝與者則未嘗不求與之友與足下生同鄉

而以一相見為難其為歎慕何如耶前年冬足下應博
學宏儒科至京師其時某直禁中晨入而夜歸也又不
獲一相見今年夏始識足下於山中乃以慰吾殷勤之
悃焉伏見足下歸耕於野躬於帝手足胼胝而自安以
自非苦顏頓不自聊亦色吾人以悲足下之志也昔樊
遲請學稼訓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及稱古之人伊
尹之於有莘諸葛亮之在南陽皆以躬耕顯名於天下
為後世稱述夫豈不以聖賢所志出處進退豈於士勞
有不同而推其所以之所為然與孔子稱顏淵在陋巷簞
食瓢飲不改其樂又自言所食飲水樂在其中然則是
下之所為有可樂而無可悲者也向所謂求與此友者

奇足下其誰與揆度教所選制利之文幸因便示及某
再拜

與劉杜學書

某昔者備員國學宰雍同事學執事相推重之雅謬自
弘嶽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自是諸生頗知有論道講
學之事而終始不渝者不敢忘執事切劇之勤其後執
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僕性寡諧而伏治
從嶽嶽自重其自待以待不肖者出尋常交際之外。。
此愈益思仰容儀蹤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昔由
餘生竊幸國家為多士得人而執近學校之勸風可以
矯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

中學使措施不易得聞見須知已難河東特有數邑之
役敢布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試時州試者
可二千人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
試童子可千餘人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
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悉號為最盛今澤州府童子試
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十五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
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材之藪則人材者國
家之楨榦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且今天下之士
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既已離去詩書又無恆產窮者不
免為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為頑梗難化
之輩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者何緣其

教化之原且又其相謬違者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
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賄賂之公行今進學額數人
州而貲富有力之家輒攘之以去單寒之士淹抑坐歎
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為工賈苟且自活罔顧禮義兩
閑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
哉尤可悲者天下在學生徒寥寥過減昔十之七八矣
司文者既不以教養為心又從而摧辱之利而之其謂
之保等者取其只保其不出三等者也又最甚者其始
故置劣等揚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為之通關說賄而
後置之三等謂之撥等前此諸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
獲公正為為無此事誠慮有意外請託或指名招搖者

若不慎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為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
方學校兩失之也其於昔者破行之名之意豈不大相
懸殊也哉伏望馭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
加掃除至於矢公矢慎務拔真才則執事自有際別似
以謝諸生清聽爾自念行能無似自棄於鄉人某事應居
境外而家事亦皆屏絕不問但懼有背名教不敢以一
行而身所私禮鄉不語之戒而獨念此一事在閒延不
得已今五中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與世所嫉而貪
昧之風究未戢止身且濯觸相尋要恐不一為告語於
下執事是以詭詭然忘其言之愚拙以至於此伏惟
執事大破情面力革陋規不勝祈禱之至不悉自

取每特實不敢苟避惟與照察不宣

與守令學官紳士書

再敬頓首言考試一事請託公行其來已久熙輸積習人微言輕不足取重當事今茲不揣為學使者特致一函伏計大賢君子必有同心今以書稟牌呈請覽以白區區鄙懷惟願郡邑賢侯及我紳士或以書達或以面言共致此情主持公道不勝瞻望又聞提調書札過付財賄大半出於學官學官者朝廷教養士子之官非為學道作牙儈而設也今之君子必不為此倘有詢聞公牘難概為此冒昧謹白

與里中鄉紳書

廷敬謬惟學使者試士一事朝廷洞悉弊源為法禁布之令甲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不惟言之亦皆心知其非而或身自蹈之知其非而遂為之貨賄關行請託無忌學校之地公然為貿易之場此乃國典所不有而有志之士所悄含怨之日久矣此窮則變之時也廷敬自知力薄言易然輒不避怨尤為學使者專具一函已使使致之矣竊念鄉邑鄉達高賢同心者衆擬以傳帖白其事以為吾儕先自示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以責人亦欲請鄉先生人人共達其情以當事大而後可以取信決其從違俾知非廷敬一人之臆說而遠處山陬不及遍致謹以賤書非傳帖呈覽倘令人人致為幸甚

甚

答徐宮贊書

足下聞太夫人之喪也其親承賢昆季容色毀瘠每一晤對感動銜泣及奔赴出國門觀者哀歎自別以來輒往往欲失聲而哭也居幾何時頓罹先淑人大故自惟天降割罰尊白已作悔往追憾莫由自解既歸抵舍疾至大困翻云不勝喪不孝尊可勝言哉憶與足下昆季同抱終天之恨其為荼苦當無異此特少勞使者遠涉特文倚廬北望稽顙以謝伏審還闕以來白侯康豫德履集修

聖天子方倚此文學之臣草土視息之餘不能無厚望

於大賢也其自去歲冬稠處荒原依極丘壠實不忍一旦捨去而歸去家數十許武居人兩三家在山峰遼阻之間雖牧兒樵叟罕見蹤跡潤下有虎穴虎穿自其中出為飼虎文具特特告之謂母墓在此虎宜避去其後虎果不來未知其後果能遠去否也險遠可悲如此又奔以人饑盜者習為推埋之事疊訴所在官司不勝捕誅每夜深宿家刻採挺刃與盜為敵其可怖畏又如此亦何忍一旦捨而歸也幸所在流徙能有人心竊聞其説曰陳子母墓也戒勿犯得恃以無恐荷教愛之深恐欲聞知臨書不勝哽塞

與江鈍菴書

大歲居荒雕之側得健菴徐君書已知足下將假歸矣中後得手書甚悉是時雖居雕側已釋服故得為歐詩作五載句奉懷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官心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嘗杜門斷客不知者以孤介或去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而居三年數承足下手書相問存輒不即奉答益不得以草土姓名時達京闕後足下既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適燕無由寄假借前訊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闊此直以懶故耳姚生公卓來辱翰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即答書嫌益甚不足復責茲託健菴寄假梓後學為古文近百篇今錄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錄奉覽思仰不宣

答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何真雖非群雄起事之人特以據有嶺表又非他將歸附者比可槩入之功臣傳中是以不得已列之群雄之後今即欲改入他傳無其類者惟有康茂才似可相次然康茂才初起事蹟差小又與真不類不若仍舊卷似為得也今以二傳呈鑒定或別有見祈示之不悉

又答立齋總憲書

昨偶不克赴局殊負良約頃辱枉存又不獲奉教具人且悚息悤悤過日不能以時會晤深用惘然承諭何真入康茂才後亦可為類即望移置其改删論贊以思誠入明玉珍諸人後已撥得一葉或恐未盡又其未歸命時事已載元史自略之則無原委書之則不免複見專望裁之也又事略中據俞本紀事錄以斷群事為宜得實而太祖御製祭文謂其善終似不應聽襍者以故不取尊意以為何如徐壽輝別立一傳於義當爾即具命草並奉去陳友諒傳一卷其論贊又須改易也謹復不具

答友人書

古之立言者多矣其可傳者必其知道者也若其道之弗知言不足以傳當矣雖世降學衰罔知抉擇傳於今有他有難幸而有知道者不絕於世其不至為所揜抑求置若蓋寡與其於此處然實無所見其敢語於言述之事哉而先生盡知道者乃亦為是言亦當教學相長之意哉然其所以掖引扶誘以冀至夫知道之境者則大賢與人為善之心不能不感且用自勉也

與徐少宗伯論一統志書

一統志係定一府盡全志之權興百六十府之律度繩矩創始者難為功徹吾健菴莫任此事也健敬才力薄此弗學且今衰鈍曾何足以語製述之事而左右於集一自以與健菴同被命為此書既恐心汗顏不以讓於健左右吾健菴者今被命日久而以荒陋無所能自解則尸素之愆知不免矣然以健菴素心力勤考核頭凡起例規模大定之書而必欲逞其私意以求自解

免於妄貴妄加吹索則天下庸有是理也哉諺云泰
山資物不辭丘垤細流而成其高深愚者之慮千有一
得宜而白頭之家野人之芹皆吾健菴之所先得乎心
者顧翻翻然謂吾能左右於萬一亦何異蚍蜉之撼大
樹而腐草之螢求爭光於星日也其為愚僭謬戾亦不
甚哉惟吾健菴有以容之而已謹按今志之作合天下
輿地人物而備載一書不患事少但慮文多顧文既多
矣而猶未免乎挂漏之虞是知事貴博而文取約也蓋
不博不足以備事不約則不足以載博如所編建置沿
革博以全史而約之行墨之間此昔之所無而今之
禮者也山川則錄其雄峻關隘則有繫於利害此其

所無者而一切詠歌之辭風人之什可以備採聽而皆
興觀者悉置弗錄則昔之所有而失之濫今之所無
稍其太略者也戶口田賦昔之所略今詳焉而戍兵所
前代或斷自　國初以來以新編賦役全書為準以名
宦人物則三不朽之業卓卓可考者以其事得稱儀
以其事其書而得名孝弟文學若都無事實而但以政
聲卓然曰清書樂道非所以褒前勸後也名宦斷有美
政可紀雖其人為賢者或以他故不得有所祀故亦不
必載蓋既錄之曰名宦而事蹟不著則名與實戾矣且
賢者何患不傳而予之以無實之名耶又志與史略相
似而與史有異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國其附見

者也推此而論志與史各有詳略之可言矣宗工鉅卿
史所詳者志不必更詳片長軼事史不及載者志不可
不載其法與史相經緯又不與史相雷同乃為得耳事
取博矣文取約矣而所貴者書法則宜古而不宜今宜
雅而不宜俗如志選擢則曰閣千首選則曰解元曰
會元曰狀元曰及第宜悉改易而易人物不書字從古
書或書或不書館西也舊志人物一府各載於人名
下分注曰某邑人今志則逐縣分註不待閱志而始知
可以不仍前例也前此志得之分繫之例名宦雖蓋
古之郡國非今之郡國如豫章一郡殆盡江西之地漢
時豫章太守自當繫於江西布政司之後不當專入南

昌府然此猶易定者也他如一郡而跨兩省〔小注〕一
省而雜數郡〔小注〕一郡而合終數府〔小注〕數郡而并歸
一郡〔小注〕則兩漢牧守不知將何編置始得尤慎此當
熟論者也今之督撫當臬鹽驛學政驛傳糧儲提督總
鎮自當列於各布政司之後一省而有兩巡撫兩布政
雖分地而治亦當與統轄全省者同例雖別府江如
〔小注〕而不得即繫於所駐之府重轄統也惟分
巡守道及總鎮轄一二府者則隨其所駐之地而繫之
北直巡撫不繫於順天而繫於保定者所以讓尊也他
省初不得以為例至於直隸州亦當繫於保定也又志
前朝事與志當代事自別志當代則其辭嚴重故明人

嵩山沛曰非陵其廟書上書報可曰特蒙施行者人
曰璉瑾璉瑚訛體注省爾今志中或一二仍其文而諸
葉尤所宜共易者此其大較也諸所欲商榷者已識浮
簽於上而江西省未經論定者亦并開具如左以俟財
擇焉謹啓不宣

保定府在京師正南
擬在京師西南今云在正南誤
按唐志析木津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當今保定府之南
境據此則凡保定府東北之境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
城容城雄縣易水涞水皆古燕地當析木之次爲箕尾
分野其保定府西南之境唐博野蠡縣完縣祁州深澤

安州高陽新安皆古趙地當大梁之次爲昴畢分野
既據唐志則南境屬尾箕而此又云東北屬尾箕
西南屬昴畢舛酌之

隋名宦張尤濟青州北海人爲高陽郡丞
按高陽自隋文開皇初已廢後並未嘗置安得有此
官尤濟在唐循吏傳中其爲郡丞必在唐初舊一統
志入唐名宦中宜從之又按清苑縣唐武德初入高
陽郡必唐初復建高陽郡而史失記也尤濟之爲郡
丞在唐初無疑矣

宋名宦何承矩
何承矩只載官爵而無事實按承矩開操屯田招邏

御敵甚有功績則補入也
北齊仲舟河北人皆非鄭康成馬融解經失旨因作註
半[illegible]同之召補秘書太尉
秘書太尉疑古無此官

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屬中山國後魏屬中山郡孝昌中
改屬北平郡東魏興和中置永樂縣於其地高齊省北
平郡移北平縣之名於故郡地後周以故北平爲永樂
縣隋仍之屬易州上谷郡唐天寶元年改爲滿城縣屬
涿州
按唐志滿城屬易州上谷郡非涿郡也

遂城縣晉屬高陽郡
按晉不稱郡郡應改國

三賊
則此書名似涉理賊可易

畿瑞
畿瑞書中人魏忠賢亦衍

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唐縣屬北陵郡唐初屬高陽郡天
寶元年更名定州博陵郡
更名定州博陵郡應作更高陽爲定州博陵郡縣仍
屬

博野縣漢蠡吾縣地屬涿郡桓帝改博陵縣爲高陽郡
治晉改縣曰博陸仍爲高陽國治北魏改爲博野縣屬

高陽郡所屬瀛州唐武德五年置蠡吾州於此
按唐書武德五年以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
八年州廢縣還故屬九年復以博野清苑置貞觀元
年州廢以博野清苑隸瀛州永泰中以博野來屬元
和十年復隸瀛州後又來屬則改置應改從置蠡武
德五年已置蠡州至八年而廢九年又置又當云復
置不得云改置也
博野縣宋雍熙四年置寧邊軍景德初改永定軍天聖
七年又改永寧軍
按宋史景德元年即改永寧軍而不言天聖復改也
考

明張琪歷遷貴州按察使以忤劉瑾謫官參議
以按察而為參議未是謫官但可云左遷
南臺御史
南臺御史不如改南京御史蓋恐誤謂明[illegible]實在此
官號耳
祁州漢安國縣地隋改置義豐縣唐中宗神功元年契
丹改之不下改名立節
按狗忠[illegible]立節二錄以相契丹同時揚名謂狗忠曰
萬歲通天二年今立節曰神功元年不無互異以唐
史考之或當在元年而契丹攻之則在通天二年從
唐志俱屬之萬歲通天二年例加

景德二年
景德二年據宋志乃元年
深澤縣元祐元年復置今仍屬祁州蒲陰郡
按蒲陰郡入金已廢應止云祁州
安州
按如意元年析河間地置武興縣後改唐興見輿地理志此
安州建置之始似不可略
隋名官李衍以功拜安州總管
按金始為安州隋無此名今云拜安州總管恐誤
明人物邵錫
凡書歷代官爵悉用其時官號為雅如明無中丞今

云既拜中丞出撫成一易之
高陽縣後魏為高陽郡治隋開皇元年廢郡以縣屬河
間郡十六年於縣置蒲州大業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
蒲州貞觀初又廢縣仍屬瀛州天寶元年屬河間郡
按唐史瀛州郡河間郡蓋一郡而二名耳今既云仍
屬瀛州不必更言屬河間郡又且考唐志止云自貽
初屬瀛州無天寶年更屬河間之文
情忠臣
忠臣刑於市非死獄中
江西省宋書云領郡八
按宋書領郡十非八也遺建安晉安二郡

開元二十一年分為江南西道採訪使

按江南西道初屬採訪使至乾元二年設洪吉觀察使領洪吉五州後添領信江二州建中間陞節度府旋廢咸通中復為鎮南軍亦廢置不常是江西一道設觀察之時久而設採訪節度使之時少宜於採訪使下補舊觀察之廢置

元和郡縣志云領郡八

按此正江西觀察所領若採訪使所領則有十八郡非止八也唐藩鎮志江西觀察領七州而無饒州然郡縣志所載如此而韓昌黎滕王閣記亦云江西[illegible]察領八州豈唐史未及詳記耶

饒南九江道贛南道

按此分守巡道也不如保史志列於駐劄之府為妥

桓冲撫國龍亢人江州刺史後監江荊諸軍事在江州凡十三年

撫國撫應作謀冲下不書事考晉史張駿殺督護趙毗北叛冲遣將討獲之不敢專決生殺請上疏須報皆為江州事也可補入又按晉史桓冲始為江州刺史後監江荊軍事至桓溫卒遂以冲都督揚江豫三州今但書刺史監軍而不書都督似非河且晉史所謂在江州十三年者以桓溫未卒時而言若以溫死後冲為都督通計之則不止十三年矣

蘇考遜洪州都督

按隋時諸州有總管而無都督又史考遜傳亦言為洪州總管而不云為都督也

魏少游

魏少游為觀察使略不載其政績則似不必載諸[illegible]事可紀者做此例

元明善江西左丞

按平劉貴時明善為江西行省掾董士選為左丞非明善也且明善終其官未嘗為江西左丞應改正

解敏

一無事蹟但云政聲著聞則此類似可去

鄱岳

淺濠應改宏濠

州為府武帝太康元年置江州

按晉史江州之置在惠帝元康元年此應改正

縣江南西道

注云領縣六增武寧豫寧也按唐史武寧即豫寧蓋本名武寧景雲間改名豫寧後復原名未嘗析為縣也考唐志洪州屬縣尚有新吳則所增二縣乃新吳豫寧非武寧豫寧也

乾元二年置南昌軍六年廢

按南昌軍廢於元和六年六年上添元和字

太平興國八年割建昌縣

割建昌據史乃太平興國七年又太平興國六年置新建縣宜補入

豫章太守

兩漢之豫章太守猶六朝之江州刺史唐之江西觀察也似宜與江州觀察同編布政司之後至改洪州後則凡為守者皆可入此

殷羨

羨若不屑為人致書郵卻而不受既受之矣而投之於水輕薄不已甚乎此事正足為戒安可入名宦宜削之

據前志如張育英趙鼎皆有宦蹟宜補入

名宦

按前志所載明之名宦如張子明胡本惠張本張孝祖翰汪頴吳嘉聰熊孟龍陳炳儒汪佐王天性丁應辟十餘人皆有政績可書而張子明之忠烈胡本惠之廉仁前志以為明之賢守第一何郡不載耶且自萬曆而後前志所未及記俱應酌取補入

大業二年改豫章為南昌縣

按隋史止有豫章縣而無南昌縣唐書武德五年始析置南昌若隋時已改南昌唐初又何必析置乎此處宜刪考

羅從彥

仲素以春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授李愿中愿中傳其學於朱子此其大者不可不書

宋太平興國元年置新建縣於洪州

太平興國元年宋史作六年

元嬰都督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為滕王因以名閣

按史貞觀十三年封弟元嬰為滕王至元嬰為洪州都督則在高宗時受封已久且以理言亦不應以已之國號名樓此乃仍一統志所記非事實也應云唐高祖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人因以名閣又謂明時以其舊址重構額曰西江第一樓按一統志滕王閣外自有西江第一樓今合而一之未審是否

尚一夔

一夔乃廷對第一似不應僅云及第且及第字亦未雅又按前志人物如宋之游興嗣趙眾明胡汝賢元之湯霖明之虞淵陳安魏默丁鍊鄒昇丁以忠似尚可採入

鄧以讃

會元及第似未雅按宋史會試第一人曰禮部試第一殿試前列者曰廷對第[illegible]似可從

隋文帝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豐城入廣豐屬撫州後屬洪州仁壽二年改廣豐曰豐城

按附史豐城縣以開皇九年廢至十二年復置曰廣
豐今云併豐城入廣豐則豐城雖省而廣豐固在十
二年安得復置廣豐也豈廣豐在十二年之前亦嘗
省廢乎再當考定

朱全忠以父名城改豐城曰吳皐
按五代史全忠父名誠

王季友
按季友事見於朱長孺注杜子美贈詩後幅引據賡
璠評則謂其白首祖祿據洪浮詩話則季友為江西
觀察李勉幕僚是時勉兼御史中丞季友則兼監察
御史據于邵送季友序則季友以幕僚兼司議何無

第進士及為中丞語也且子美之詩作於大曆三四
年間已呼為貧窮老叟若至貞元則又歷二三十年
安得復為進士乎為進士且不能安得復官中丞乎
此前志之誤也

豐城人物
前志所載如宋之范士衡王衡仲充之熊復明之游
袁李裕范兆祥劉濂甫熊卓陸時通朱概尤表表者
今皆略去似宜酌增

揭傒斯
奚當作傒按傒斯累官翰林侍講學士不應作書編
修初授之官又傒斯以詩文名世及修宋遼金三史

紀應勳入

舒芬
廷對第一不應僅書及第按嘉靖初芬為修撰諫路
聖太后誕日傳止命婦朝賀詔而用人再事[illegible]
偕王元正等以爭大禮不聽撼奉天門大哭景時芬
已卯謫閩不與此且哭於門非哭於廟也

宋書有豫章侯相劉豫章太守無豫章內史宋湛封江
寧首為豫章縣侯于僧綽襲封豫章縣侯人謂晉朝豫
章宋為豫寧
按武寧縣在晉隋皆稱豫章惟宋為豫寧而王
僧傳亦止封豫寧侯然自王僧綽襲封時已稱豫

寧縣在宋初豈改豫寧而後仍名豫章耶再考

與汪鈍翁書
與足下別久矣昔別時也今髮蒼齒搖矣以吾僉
足下知足下亦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遒逝諸
無不進修名不立藏祿於朝欲如足下托跡北闕不受
當時之責焉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
重每誦斯言頭面赬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
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尊而
任可謂重耶位不尊則受任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
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
而但已耶此其所以既慨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

毓列不能者止念　國家厚恩尚欲因事紏忠報酬於
萬一未使敢決然為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輒數擧
賢以自代朝廷視擧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
其所擧蓋亦因是可以察其擧者之賢否而知其所擧
者之才益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
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
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為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
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
道變其所說而易其所守今朝廷清明
聖天子在上而責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
為辭者吾誠不知其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

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
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
敢於山林泉石傲然俯仰與世遂絶也今足下所為乃
異於孔子孟子矣且
主上竊㩲足下於儕流豈有恩禮視衆人為獨厚哉夫
宜如此而遂已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聞因
風略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

答龍無偽書

考君來得足下書意甚勤厚以慨以慰足下名賢子服
聆休光耳目濡染得於心被服於身者將遂致其用於
世以大其施僕樸樕固陋學無師法少日好為辭章無

用之虛言又以才質所限不究於成遂復廢罷雖棨繫
蓊組自度材力無經世之用常有山林之思欲得一意
靜樂纔補小學一段工夫乃今問於僕所以立身行己
者豈非執訂者而問之途在僕誠不可愧也耶顧所以
為慰者以足下名賢子耳目所見聞得之心行於身以
致用於世者非僕所敢望而猶欷然不自滿假雖以僕
無所知識無所成就猶勤勤懇懇下問如此其進益
寧可意量至使不肖如僕者亦得蒙被光采以自託於
一日游處之雅使忘其譾劣成亦奮勵其不肖之才以
得附進於道此其所以為慰也雖然承足下之問而僕
無一言以答之則甚非愛助之意亦望足下養益深學

益進益廣大受之地至於擇善之精固執之一足下所
親承於父師者非僕所能窺其妙在足下勉之而已矣
僕近來殊無意於為詩雖偶為之亦不能工足下年正
少詩已工如此後之日益工者寧節止於此耶以工於
詩者求進於道又豈僕之所可望者耶詩参廖昭小遲
附內　肖翁老先生未敢專啓望致區區之誠惟以時保
攝以慰思念不宣

與王薛瀫書

歲之除夜讀足下見僕二錢詩格調既悟悉所為詩二
首且吟且思至於終夜竟不能寐歲之元日朝退暫憩
署中意益感奮因自猥於萬念錢之用為慷慨為患介在

取與又為一錢說一篇以廣其意夫以足下之才雄於述作詩則清越秀美中於法度而其意趣之所存主於勸導規誠與人為善僕之所為誠不足以當歌詠之萬一而竊自喜者謂為知僕之心也僕麤昧頑鈍無以自立於世雖欲竭其愚不肖之力自度無有可合於時住是冰蘖自持所不敢變壞者區區之心而已孔子曰不患人不己知老子亦言知希我貴而僕謂足下知僕之心為可喜者豈有所私足哉以足下與人為善勸勵然動僕感奮之意而堅其為善之心也使僕不聞足下之言不有以動其感奮之意堅其從事於善之心則足僕之可憂者莫大乎此今幸而知感奮矣所其心矣謂

之可喜亦豈不然乎昔穆公問於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為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為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僕之意亦猶子思之意也雖然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孔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亦曰足下有以勸攻吾之闕而已自足下而外不知吾者多矣不知則必毀吾亦豈能避之哉能勿悶焉蓋不敢不以聖人之道自勉也

與韓伕園書

分袂以來七易年所時有人至便問興居極知伕勝前

從子言記存情文備至鄭札之上有加於昔伏讀數過十年外遂如覿面可勝歎慰出門知交落落如吾兄者能復有幾興時林山泉不接光餘閒關門學道性命之友含吾兄其又誰與此往日之素心倦遊思歸繫念鑑切往宦之味今已飽嘗迂怪成僻比昔更復可笑雖亦覺瘦鄙此心如坐深山野自守者不敢取公家一錢已得慣自然人亦不以為異不以為同如世間無此人也豈自昔家世所遺薄有治生之業節身儉用足供朝夕以此鄙無求於世而二十年來落然皆盡矣然守其困約不敢變者亦實不能也蓋其平生性質不能以其隨不能增損之使能與吾兄三十年負腹煙火時所深

知而篤信者也亦何足道哉然每念吾兄家居澹泊亦自安莫能助故人知我但區區飾懷不無自愧亦此故人愛我是以具道其所以然者不覺瑣瑣耳去安路回自使人索然又恐吾兄徒有跋涉之勞斷可勿謝此種非相知之深不敢東率及此附寄薄物惟哂存之不具

與楊都諫書

向承見過語次及玉指動易節事親孝一事使所撰玉皆中講義專以講學標括其生平故於琉易之前略見一二矣竊以自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數大聖人皆孝子也伏羲神農黃帝堯不以孝名而所以口大孝者以其處人倫之變也舜時變徵象之事聖人直以安常處順為

心天下萬世見其所遭人倫之變如彼而所處之善如此故以大孝名之然而非舜之志也孔子孟子特以此教天下萬世之為人子者曰不幸而有父母兄弟之則當如舜之所為大孝者耳非謂伏羲神農黃帝堯之孝皆不如舜而舜之孝獨出於數聖人之上是以數聖人之孝有不必皆稱者也嘗見朱子解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謂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淸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

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又自注云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由是言之有明道之學術不難為溫公之事功至如趙無愧徐仲車之所為則固已慨乎裕如矣王堦之學將以求進乎至德以為道本而所謂敏德孝德以為行本以知逆惡者盍將真知而力行焉故撮其生平所以講學為說有無俟乎兼陳而備舉者焉而王堦之得乎己而傳於後世者已具於吾說之中蓋亦自以為川戒者古人立言之體當如是也傳誠愚陋無所知識與王堦同學久且以其孤之請而亦有所不能自已於中者故不辭而為之銘未知有當焉否也銘則有以效之拳拳[illegible]不宣

止亭文稿卷三十九

男壯履[illegible]校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頌　箴　銘　贊

幸闕里頌 有序 此頌以是韻命臣撰錄

皇帝康熙之二十有三年是歲甲子東巡狩謁孔子林
廟先事
皇帝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汝廷敬實惟予考講臣其與
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詔曰俞及恭視儀既
臣不勝懽忭震躍仰惟
皇上聖神首出化洽萬邦尊師之誠千載一時乃稱屈
已求賢詢興訪道廣覆細旃之上冊書討研勤諭儒素
遐矚東魯慨想宣尼希代曠古前未有也其時三事大

夫臧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迎維襄讙之紀時山之
會皆徵冠耀簡編無於方來今茲萬國既同識首當若
屈教展義魯邦下塞衆望
皇上從睿思延延聞久之廼曰朕慕聖道歷久益敬
因省方請先師宅里其毋重煩吾民供億於是剋期
衆謁祖已責邦敷禮澤於天下乃歷吉日協儀衣禮
啓路宮正設蹕玉輿馳引仗戟夕御前驅珠旗翩旆日
羽以臨于岱宗是時未幾大閱黑水遐涉江淮撫民設
教月窮黃鍾旋軫南陸車來聖居覽觀山川雲物之
圖書之盛嚴恭將事禮行樂奏聖欽如恭臣廷敬備位
偕扈從官之列緬懷宮牆述將嘗故太史特祝辭自凡

東懷戎祼將拔及東漸親覿世朝會之儀開元錫文宣
之號器物之賜溢於常順陪位之班詔始稱從至和加
衍聖之封爭安世曲阜之令凡為崇儒重道只以異代
同符若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也六經
表章之業則與日月並其光輝也留冠益於戟門車服
禮器所未備也頒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齋
廚皇皇蔑與京矣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惟聖繼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龍飛于天周覽八極嘉瑞
德兮聖作物覩求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嶽于墉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西南朔來殷薦兮鑾車戾止鏘鏘穆穆金
鉦鏞兮駐蹕古亭雲霞委翳清泉凝兮上公稽首邁廷
拜起昭世守兮暨四姓後博士壹首恩渥厚兮賜所過
租獄騰丁蓬恵我人兮惟
帝福我我神其安哉　大君兮莘莘學士百爾濟濟頌
聲美兮於赫
帝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聖一神武至德頌 并序

惟我
皇上聖文神武躬御大寶君臨萬邦於今二十載矣維
時九垓軌道四海波澄至德所敷際天蟠地化行靡吟

澤被無涯寰宇共底時和黎庶咸登仁壽罔已功加五
帝符合三皇矣而我
皇上猶復治益求治宵旰之集勞宮庭之治做無息不
以生民為念此與書傳所稱大禹克勤無成湯之寬仁
文王之不遑暇食若出一轍蓋先聖後聖同不同以也
夫是以蠲租減賦省斂省耕凡山陬海徼窮荒僻陋之
鄉扶杖婦進瞻 天表聆 玉音識朗廷之德音被盛
世之恩膏咸感激忭息如雷霆之鼓萬物罔不欣悅歌
咸又如雨露之沐羣生靡不沾濡其溥蓋治寧濟乎其
夏裔侈有由然也至如外藩之地遼遠山川其屬四十
有八部與地大藥牙間生而自我

皇上建極以來治化光被四十八部之長皆讋而震懾
以為上有 聖人德洋恩普靡不得其所此真吾君吾
所天也以故頓顙請命奔走稱臣盡今天下太平數十
年
聖天子功德隆盛浸灌洽入於人心無遠無近所
首而承順者皆動於不自知而感於不及覺非威力之
所加非詔檄之所迫蓋邊徼之外其願為
聖天子之民而以不得親附
聖天子赫濯之聲靈為悵悵者正不止四十八部矣乃
喀爾喀叢在蒙古則雄長一方擁其部族人民十餘萬
累然頁使絡繹而未嘗躬修臣節本者哉 大成而惇
聖德向化輸誠傾心臣服
皇上又念其僻處遐陬罔知禮教 宸衷裁決撫安激
勸必 車駕親臨於是乃馭馴駿之駟乘雕玉之車明
月珠旗千將雄戟糾紛文錯綺靡扶輿駐中乎以族靡
示遠人以文德 駕至之日諸部咸集蓋莫不覩車於
甲從而喀然自失也仰文物聲名而忻然歎羨也慕羨
跡而得沐恩光親笑語而懽忭相慶也
天子嘉之隆以宴賚罰秩有差什五有制於時庭實既
陳 皇獻是式獻萬壽而喜氣隸集酔百壺而軍聲謹
騰於以靖障塞於萬年震威靈於奕葉洵超古軼今之
偉略哉臣忝竊濫得侍廷陛不能翁歌荷受昧晉韓

畛躍馬以從 駕旋之時拜賀於車塵馬足之前親侍
衛之雍容見師陣之整肅用以舞蹈抑用以自愧也而
聞從扈從諸臣得志諸部落免冑趨風革心效順之盛
事踴躍之至無以頌揚謹賦韻語紀載神功垂諸來世
使知我
皇上之所以治逾百王功高千聖者蓋誠如天之無不
覆如地之無不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非徒以區宇
蕩平中夏寧謐為盛治也頌曰
上聖御統纘緒丕承仁育義正怙冒萬方時雍風動赫
啓繁康衢歌謠同過遐荒懷情兇鄰響應日月
出沒至烈河漢罔不聿修哦頌我理 皇猷式敷揚

天威肅景承訛匪俊焉歸鴻澤以濡塹我
帝命咸來享之遂若厥性環翼我徼邊氓永蒙恩覃訖
祀歷久逾深
帝念外服悉天所臨萬物得所乎惟宅心古者天子有
適諸侯曰巡所守行慶賜休兵車百萬烈烈其旂清風
卷舒交龍熊虎平沙際天電迅雲馳桓桓糾糾羅列衛
營耳耳前騶雍雍吉行士若衛牧騶壯不驚啟殿雷霆
川谷以震既奉　帝車亦象天陳恃力者殘挾德者順
弓橐不挂旄委羽鉞一農之飢餉以峙粃一夫之寒燠
以襲裳扶老提稚近天子光四十八部增一曰九匪惟
卌九來者殿後五十餘屬厥角稽首蹌于古昔王會其
圖百辟內向要荒外俱罔盟重譯萬狀睢盱一我冠帶
同我車書
帝曰汝衆朕不專有天下萬家四海為守爵賞衣糸
絲特命灌燒吹溫登之韓熙如雨載霖如日初晞蹁躚
謳歌舒愉以嬉惟
帝錫嘏如山如淡降百斯祥延萬斯禧醇醴萬爵嘉樂
韶鈞既莊以和秩秩斯筵有間鏘鍠　王音朗然吁約
則豐克已乃贊瞿瞿兢兢若臨深淵如淵如礪如石其
磐凡茲藩長
帝訓是式毋怠毋虞毋敢失職
帝之歸來如離鵡嘯舉遐袞衣遠越閭伍

帝其何時更歷下土細若連靡上鑾巫還北朔歸矣不
有三苗三代之域其甲亦飾動如我
皇之神武聖謨伐旣張干羽大定擴清疆圉惠安黎元
治成禮備功昭德宣永永着壽昌熾萬年

吉箴

凡其為萬言也寧畏滿躬毋爾躬人所同也易爾言獨
吉所出也而私不愚而京也水溺火焚情相攻也
啜其哉以身終也故不忍於俄頃而禍及生平也

動箴

天下之動凶悔吝何多也吉而動凶悔吝如我何動
以吉其後有他我其如凶悔吝何吉不易為靜以勝之
天下不能有靜而無動也動之其象宜易稱楚云
微知彰其神惟君子吾與歸

濟川亭銘

我游於人人觸而怒怒不在人觸以我故我與世游載
沉載浮游焉洄焉泛泛中流適彼萬里一葉輕蘋隨所
遇遭無有怖嗔或干翠霞或栖丹壑志士寡心默往自
計自託伊何體物無方大莫之閑無何之鄉方舟濟河
虛船洋洋船來觸舟淵然無人有人然浮然人詩云不
見其人不護其身虛舟名亭汝視汝照

信芳齋銘

芰荷製衣芙蓉集裳畦均蕙紉繁菲菲流光佩蘭賢退懿

懼綠波鵜鴂之聲百草不香余獨何為頻此信芳相被
蕭艾亦離于灃維菊蘼蕪江離杜蘅孰嫩孰嫺孰妖孰
以有芳我室竹竊芳堂扶疏荷屋窈窕菊房余獨樂於
好修為常春蘭秋菊年歲永康

尊聞堂銘

古人於道有見而知有聞而知有傳聞而知自孔子歿七十子散所見所聞寥寥千載其雜其見於書者所傳聞也詳博觀而求約取而思餟私淑之在茲吾不幸不生齊魯及孔子之時游夏之賢孰敢等蹟我思其廷恭張敬皮俯仰百世我友我師既不可得見聞若傳聞者是亦曰聞是故尊之

慈泉銘 并序

樊山之陽高千仞未至巔百步有泉在山趾泓然開決其清澈味甘冽異他水盈不涸居人兩三家汲以飲覺不見多食千人不見少百鶴所在其東坐人人之所藏也故得名慈泉而銘之

茲山巖巖下視王屋我民錯居賴此川瀆巍巍茲山民居其巔載耕載獲以稀以穫承液生雲泓流谷澗利澤之施豈適寸影月流天漪風漪然相我所睢於千億年

米海岳硯銘 并序

聞吾州有米海岳所製舊矣莫知在所余心嚮於民間求樹之以道下刻文曰形池藏霧魚龍起碧落五星共月水中窪而缺兩隅穀邊而不敗筆涵可實也銘曰

劉有腹劉有隅隅不削腹能涵以媲德與我俱米家書世莫如石為兄是吾徒弟得此故遺余

義冢碑銘

吾所居館曰郭谷者地四五村居人通千家皆在迴峰斷嶺長谿荒谷之間地最磽陿耕牧無所其土方數畝者絕少其狹者不可以畫溝塍廣者不可以經洫澮或燕石或泥沙沮洳田既少而皆歸於有力者其子孫或自以其先人之產而重轉鬻諸人其人好力作貧賤皆出僑寓四方來居者人日益衆而田日益不足生既不

豫以田為事死則無所於歸即一旦不幸叩強有力有田者之門丐尺寸之土而葬焉與時或斬斲耕治之求若蒼若馬鬣皆可得古之人所謂不封不樹者豈遂若此耶余捐金置義冢得田若干畝公之貧無地以葬者公惟曰吾并天下之田人有分地自秦以兼并廢井天之制始開阡陌而天下於是有甚貧甚富之民至使斯人生無以養而死無以葬者暴秦之罪於今為烈也夫今井均田之法其大者不能行矣若能令書傳之一家精知品節制度使天下其窮之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歸無餓身暴骨之患是亦有天下及祿食者之所宜三致思也故吾為書義冢之故而系以銘曰

記月令　帝御於道郊掩骼埋胔茲惟無苗不宮戒逐

諸乎人冢　帝祭治之仁曁傾毬窟驂騮服時闔興嗟

征骨露野戰血染沙時乎之極孰許乎懷記　帝言動

臣所職我翊惟　國家怙冒下土眷言我民惸焉以歎

溝壑填委道路棄捐封孤夜嘯鬼嘷發凡我人狀孰

幹欽麟樊山之原樊川之浦天寒雨淒魂游如語解合

下幽鬼方宅女耘叟耕夫買或女偷山廻我峨川派湯

湯𤇾燕茲墳我心惟傷我力則殫哀此衆民爰作銘詩

以倡後人

宛平王公像贊

階平星聚奎運肇啓二五儲精誕生夫子神都挺拔

石日超受知

世祖間啓沃綸扉視草籌政決疑謂宜大任果襲是

貽我

是惟　門衰卒憲司數奏封事正議忠規三疏不猜悔衆

仍　九伐張皇中樞運策機檢訊指宗社磐石邊陲台

衛旦暮接跡稽典定法教洽治宣黼黻衣被榆於九疑

退朝宴坐泰宇翛然誰其侍側玉樹風前鄰岳既相仙

骨在躬精神淵著不視體膚謖謖清峩滋溢標格巍閼

凌烟此為之模

六公贊并序

吾鄉國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為世所稱者則有若曲

沃衛文清公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胤謙蔚州魏

敏果公象樞泰寧于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椿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此六公者生同時皆在鄉國

數百里之內然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儕後之游大

君子然友天下之善士乎我吾之得游於六公者直以

鄉人之故耳六公之賢宜余知之尤得其實也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是作六

公贊云

曲沃衛文清公周祚

公標以和不嬰於物如秋之霜如冬之日清廟明堂本

攸其肅香鈞大鏞朱絃疏越

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胤謙

公起詞林無慚赫聲清忠端亮式和且平有文有質是

明是程政蔚州公理學宗則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

間倫以忠公惟以文精名責實公清嚴關絡宗聖學道

其闈洲潤詩讀書白日彌尊

泰寧于清端公成龍

我懷斯人流風悠邈巍巍我宵節自厲芳幽蘭其

卿純璞湘稷人民即此見學

陽城故巡撫張公椿

巍巍英挺身標勝湖壁瑯若晦居舒不尤聲速未墜民

今思謳嶠望衡守景役前修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

公文奇守公行奇節擬玉挺金飲冰茹蘗拂衣耕桑
而不輟高風誰嗣生世明時

任君八十壽讚

我見頑石來臨峨峨山一翁無髯息駕旋柯黥我鬚古稀
福孔多不辭而去容有相過手青松障一老翁酡滴霞
與會紫芝煙蘿亦何助此黃石同科

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謚清端于公
傳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弘治
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煥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鄙里
中兵燹侵于公先世傷殘家者言僅成不利于民公笑曰
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求免害少而利多僕當為公保
成之無害公生而有智絕人攻場屋舉之文中崇禎
己卯副榜入國朝任為羅城令羅城春桂林地故多
獞獠又雜猺獞頑黠不可治仕者白羅去公喟然曰吾宦

行吾民其由國家所使人生仕宦當擇險易哉且羅城
可為無官邸罩獎徑竹叢城無城郭蘊室居人數家公
辟在叢荒深箐間披草木入得徑插籬棘為門牖虎
豹狼鄉白晝行庭中陽陽若壞壁去公即庭中累土為
几案其傍置甓一釜一盂炊烟僅日召吏民未前往語
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由令行事吏民以為言咿
嚶異六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皆易民久皆欣
然挾細民去明據案凌扑以賜錢買燕酒獨酌醉則隱
几而臥或竟日不厭疏越數月民爭公坦懷益樂就
當是時西粵數數厥騷民皆竄山谷而猺獞與大姓
相仇殺民既失業則相聚為盜仇公成飭戚規刺民益

趑趄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捐徭殘賦誠意惻怛感
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
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簿酒亦不買耶公感
其意為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
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强民盜皆飲
跡先是鄰强盜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為常至是鼓勵
鄉勇將進搗其巢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
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公
兩從肩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
知公來皆牽姊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
如家人嘉其勤而惰者愧其惰者荒蕪者畏大勸悔歎

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修廢學招民入居新
業家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
不為下其人皆跳梁我使伺常指揮長吏從為民患公
曰此曹向皆倚恃强悍盜賊為之爪牙一旦以則之
致亂變是故他令多隱忍恐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
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仇子公衙致
之公訊當與杖枷之已杖矣因然謂爾既歸之官則
有國法在何得先自擅刑戮官無法乎此一縣特杖
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公問所以得免公乃為陳
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部

往者皆羈縻門戶承乃編為保甲蹤跡稽於公庭之上者
矣三年政成臬使者勅郡中悉以羅城為法公乃牒上
賞征徭蹤跡引諸利弊所宜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
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
死羅人憐公每朝夕視起居問飢寒饋金錢進不知所
耶苦我皆供此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
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快快持
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走旗中告同類者
以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去
六十里羅人攜送為累耳遂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
終不受甫今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敝如鐵一

參政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僕從姣好公衣敝如篛笠
諸吏人皆相目揶揄之大吏聞公名指衣敝如古然
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貽於是大吏委公
以武事使專治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縱論時事所當
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撫膺抵掌詞氣激昂語
有條理大吏甚器重之文章與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
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為公行之去羅城羅人
遮道呼號公令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
聊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羅下度公囊中貲不能
及千里民挾此可資以行也公感其義因不遣之竟於
兩鬢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僅遺黎皆

餘く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繇重不支官有驛徒之費公
盡除習弊者一歲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日無公以民
脂膏竭矣無情而問者撤乃欲漁者魚吾安所得魚乎
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謂為戇卒
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創歸戶便即力役
而墾田既熟士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請為帖
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賦集者知田
業可恃為已有而復無征發事之處遠近悅赴向月
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僻鹽所窟穴時急流寇
宦文法煩解長吏至諱忌不欲關鹽盜及對長吏所忌

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
皆巨盜彼恃捕役上餘則賄制官吏長短往往縱去公
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為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殺
汝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公命銀鐺鎖肯縱小賊即
諸父老前為坑坑之盜自是斂跡當事以來驅微行村
壁以問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偽貫大盜責以捕盜自
贖捕都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
問之為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壞蔡
蔡吾士矣播漢陽南安通城事皆先為大抵飭行中浙
至瀕者與瑞操守益自危苦惡衣惡食以關民之急巡
撫張朝瑞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流賊亂行檄捕武昌

事聞舉亂之張公對以安人心民安身傳檄求前朝功尊
聞欲矣公容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
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照步馬
依楚旅閣敢擅開公立置之法自大將軍中路俾合甲
士十餘萬挪公參謀公不為動調燮理解神色抗厲知
公不可奪皆徐徐去武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捕者
為從為證斛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婦以來武
昌諸生家多盡室避兵良可湖中家人藏兵城以備他
縱之若遂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才
智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珍秀改武昌時逆賊
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郭珍檄公往造軍所

見公戰鋒迫近蒲圻人潰燒城郭為墟公入城嚴斥堠
緩遣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戰師長之經旬日成
嶺小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太戚會東山亂作朝珍謂
公曰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重公知
渴夜深設辭艱乎但黃州東連麻城外接光固據三省
之勝如此七十二寨其人剽悍萬鑄阻險跳梁難以檄
蕩若公見委獨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報
公曰君背任事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
曰賊衆我寡兵多適資敵以賊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
遂襲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
寶劍來往興寧山中蠱惑愚民選黨麻判君字家君

狡黠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作僞獲諸賊以令多
其能任然而用之公頗岐明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道
進僞然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張
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洩遂
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諸小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
福寺縣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果約日進攻君孚夜
遣亡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
諸盜所在蠭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㨿及以眾求
合犯縣持兩端遂𢹂程枓白果抵賊十里止宿㨿不發
從者白首兇羅諸路指即赴訴過二日以從賊論於是
投誠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

公上任聞公名皆莫有鬬志欲即降恐見誅相擁眾白
聞公文諸浮若符及其衆未有可亂撫若自日當今則
潛聞兵遂命白果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
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蒼頭一僕
人往趨賊寨未至一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
賊酋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還後山令數百鳥
銃手夾道伏以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不顧自
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其門門開公入台下黥即從中出
衆賊環列其黠者率衆羅拜公問老奴安在是奴君孚
也以舊居麾下故易賂之衆云斬出賊可杀矣又如何
問令歲山中雨暘不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傳戮耶

時困無若又何妻子居何所得無甚乎衆皆泣公曰熱
息猶少然今賊為勝時水飲或安撫揮俑飾四圍墻
下公熟聽舒聲如嘶賊驚異不知何為修時寢又讓罵
君孚老奴何為久不出望有客至不敢酣眠者君孚初
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
遽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為開陳利害禍逆詐以招
撫狗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
明年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illegible]
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五區保結其[illegible]不省力
者大樂兵械者為烟民以慈者長之曰經整而集踪跡
凝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

時為賊首者皆[illegible]烟民樂為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
昌而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illegible]因之
[illegible]撫湖賊鄉君申[illegible]公次[illegible]移[illegible]而[illegible]長得
一千人[illegible]門[illegible]諸生數人請兵往討駐望花山君申初
謂公[illegible]勿[illegible]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知
折以[illegible]食少[illegible]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用之乃
[illegible]面使賊走必從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
伏兵黃州[illegible]果挈[illegible]夜走馬鞍山遇伏盡擒
公中山[illegible]受[illegible]以妖術過公手劍叱之術
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illegible]露布示眾萬口一人
謂我不應用醉漢今竟何如公酒無量嘗為藩臣與大

史抵寓論事時觴公公飲鄉數十戶館露積指袖酡頰
贖日而語吏人皆識矣公酒酣及得東小戎以為言故
劉珍云然也既聞皆敘八月詔守道[illegible]時方[illegible]兵事急
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寧[illegible]月江西賊犯湖口
夯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湞逆竄通城[illegible]湖北[illegible]
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及陽邏何小紫[illegible]水寧[illegible]
趙業及石破周鐵爪絶世僞及白水畈各糾衆數千人
號稱十萬逆連湖口寧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
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晝閉裡里
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illegible]州餘吏民才
數百人至不能備闔郡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
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荊岳者數十萬水陸轉
運取道於此且湖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寧[illegible]後
壁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荊岳有雍
御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
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倚僅以
困存賊勢雖衆皆取士紫進止若先破士紫餘可不戰
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小隘令逃民不得入合
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擒其父于陽邏平十一
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十夫長百夫
長李茂昇羅登雲吳士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率公檄
皆感憤灑泣願鄉勇以同仇之義斬決輻輳得二千人

於是近行伍林頰鐵號令明肅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
報士紫已據黃土坳公進登雲偕茂昇張尚聖以偏師
往偵自率大隊進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
卻公疾馳抵尚聖營衆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
用言語慰藉循慰勞衆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
賊衆五千人屯范家嶺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紫賊
鼓譟自收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
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illegible]門立見東
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
攻右士蘭攻左公衝其中賊軍備合之衝中餘賊聯
益急礮火如爆[illegible]處皆穿左右勸公益少避公叱之
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鬭死又被傷其
衆少卻而賊餘衆後以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噪讙譁
紬出小紅旗招摩公見勢益急鞭馬復前迎從茂昇
口我死可歸報衆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貫其大旗
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仆茂昇步射殺二人[illegible]湖[illegible]四
聚仇門以進知其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
出賊後我軍急擊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紫手[illegible]長予殿
後存者猶力戰陷泥中遂被擒登雲帥[illegible]賊東面追奔
以下四[illegible]從此車[illegible]數十山谷填溢決水[illegible]赤[illegible]道
器械無算擒送士紫於劉珍公問姓名籍貫之衆心
以按乘勝進[illegible]其城[illegible]謂[illegible]少息公曰白水畈

諸賊永以上犇為盟主李士榮既命諸賊膺諸擔甲疾
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是測賊
據險致死矣時諸營以午次公命盡覆其巢以逆探鋒
巢散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會於市
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追究者即從賊艇不追問身無抗
傳甲號裝戰兵役即良民亦誅死於是巢賊門士榮命
邪以侮懼及得投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
至白水賊鐵爪世俊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了山
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賊身走君子十一日至心
手遂得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
民吏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勸石黃市旗兵開獄師

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
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推鋒陷堅而奏膚
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荊門岳湖遂火相望對壘
連營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乃固公之功在天下而
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伐轉輸
亘然夫力而行聞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摘發刻不容緩
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皆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備邑
禁殘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暇拓致文學之士
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戰大饑發廩賑䘏廣蘇
輸積歲冬月需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歉
膝詭古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修興橋鋪船修

治亦從亭湖日與文武僚吏歡詠飲與其間士民相與
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禮引名諸婦細撫其兒
賞治黠猾良會以緝捕奇夫人憂去士民數萬人伏撫軍
轅門號哭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從疏
起湖南十六年制撫以靳州上接荊武下臨吳南通
大冶與同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改江防以公
為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
師訓命官源治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
民請留不得朝廷回公去失吾所恃公倏俸宦十餘年
囊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靳黃及湖郡人沿岸跪
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

十八年春抵閩時賊耕忠亂新定海氛狎漳泉四郡連
數歲用兵徵役相望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案牘
羅而付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惻然如
命所關寧以獄既成而可不慎乎時以郭王兵事諮
閩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鞫公詳閱海數案所當引坐
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
狀偽倘內析不為屈指旋下婦人攜子曰川皆何辜
乃認若須其大有上人命至重吾豈不能織阿從事王
久聞公名今見公辨察子公於訊讞決時允
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自食不依賄者皆給以糧
抽滯為之一空巡撫時多投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

没為奴僕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籍公設法勸募贖之
歸轄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
歲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另環繞膝下
爭索果餌喧譁以為笑樂初占籍[illegible]衆至是皆銜化
多自遣還者矣為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
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illegible]民力甚夫凡計數萬公
以王事人夠牧本有常役今民困[illegible]忍相派悲素
出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為公曰設兵以衛[illegible]
無民設兵何為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率是
公言向所科並夫數萬一日[illegible]皆罷去民[illegible]樂公[illegible]
而凡軍中所需乃並轉事恐後八郡已供役江浙協餉

不下數百萬皆同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
項外不增銖黍即令庫館官役[illegible]計項交[illegible]略無稍累[illegible]
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換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
凱使皆有時來過經入卧內或攤著閣行曲房阿閣無
不歷覽凡案間蛛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弁[illegible]炊[illegible]
文奩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歎曰于公何苦天
子[illegible]一此外[illegible]貢所或有所獻公悉屏弗受[illegible]一一
[illegible]北還矣貢使皆[illegible]特[illegible]使[illegible]洪福
我們當來見此清官也[illegible]爭論[illegible]卑與十
九年春開府[illegible]內[illegible]如[illegible]去[illegible]時[illegible]節上行郡
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曾早出積時[illegible]大沛不

麥重收[illegible]穗民號曰司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編劇盜[illegible]
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　山陵遇賜謁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諸有勤勞而穗公最極又嘗特薦公春
陽時其冬是開公入見命侍衛持扶於午門[illegible]傳　諭
進撫年老不[illegible]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賜
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　御書房賜[illegible]
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
過關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隨禮異恩不可殫紀[illegible]推
[illegible]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illegible]
爵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illegible]城時
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設　命即已廉得[illegible]數十宗
[illegible]至則揭之通衢數[illegible]除[illegible]吏大猾[illegible]枉[illegible]神明福
[illegible]如[illegible]目[illegible]少日數十[illegible]出[illegible]內騎偉[illegible]皮者輒
[illegible]為公從行公亦數微行以賓之繳郡邑[illegible]便
[illegible]郡邑[illegible]不[illegible]俗[illegible]
[illegible]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事[illegible]而[illegible]賭
賞而戒綺穀文繡公知人以漸即於舊遣專用德化論
導之凡文[illegible]愛[illegible]皆手自扎[illegible]甲[illegible]以[illegible]自

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為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煩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効耶所以為此者蓋其見聞知覺驗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既遺都絕饋今日遣視察吏無敢以羔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擔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嘉錯商旅輻輳闤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語之壽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發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

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户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察吏來至寢室皆哭失聲叙官中惜歸者一囊靴帶二事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於家至是皆奉以來撫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叙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廷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為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為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遇殊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自著者皆知景做公則豈獨公之為幸也與公剛介沉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益其識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為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

而賞進之會黃金龍就擒公取典衣分俾得百金賞之衆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擒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為然又見君孚累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賣金龍其黨各猜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讋然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為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為吾盡心搜捕吾皆罪於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果偵得其與其黨大飲肆中出橐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覩聽之明日召魁識賜之酒食遂益懺恃然所思復大醉放意為

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酋不肯出
按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
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旗壞耶乃悍
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倖金一兩倂寄
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
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
以命償之故多微步獨行或策蹇跨驢雜田夫紮人中
偵聽野蘿郵店樵牧童叟之語以見疑情細事無不如
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感竊爲
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欷歔甚公曰吾知汝已改
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吾必知之賞誅胎之矣賜

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
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
若輩彈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倚鄰軍兩其弟爲
竊子也久客歸而見夜盡失其飼遂執弟賭之官弟不
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
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
公曰無贓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
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祕其事不發越一日引衆囚
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何
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患公曰因被刑已極若
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觀須得眞盜

劉此爲何所用之巡撫問眞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
校曰盜某家也縛以付公公以衆盜數日可盡致也時
數日果皆就縛贓亦於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
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測湖關因數十人
當斬公密知其枉白于上下其事獄詞六七讞不決公
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繫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
凡因臨刑給食脫械衆因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隨傳
語寃已白令盡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吐叩頭出血時
河復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
衰當事聞因已盡肆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
人所著行徵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

得來告白公嘗聞繫一有夾熟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
賊信其蹤跡畢具探籍中名勾捕無不得時府時幾已
耳之猶請去之公曰此籍昔時爲今以贖罪來可
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此人
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以求耳公每論事鞫獄口上爲
公臨戎曰天鑒在茲焉神社譽爾神明通故其鞫獄
訊事亦若神有相之者公既悉得好端至每聽訴時民
有衣食之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備嘗饑得倖多其
畏而與不忍已欺矣惟一騾公所出入時騎之得十
金施一剜而盡公日飲粗糲并飢更甚與家人食粥以少
米爲之糜以養妙糠令嫩供膳之粥粥熟入糠屑其中

宦至亦由此殤觀今依州縣以救親行飲畜以濟飢
者家皆不能堪為公獨食之有𪊲肯課子不下咽公割之
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事今民不能糠粃而汝思□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瞅飢矣時人謠曰要
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
及行署中有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
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一觔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
太夫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錢酒價何
屢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為準楚酒半壺價五錢故
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顏降準美鬚髯精神炯炯四映乎
而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諧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

羣議會衆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為少貶性椒聊易
而御物整嚴肅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甘口嬉嬉不
倦或當欲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拒謝諸吏眾公庶若貫
霜雪及論說籌諮輙齊頻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帡
嘩然盡親樂之其喜經家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
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為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
無窮身後流綺曾不能有何可戀凡公所言文字單詞
斷然皆可以感人以勸習尚不忠載載其與友人對書
疇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陬土司
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瘴烟瘧癘內外人居此生還者
什不一二土民有獞獠猺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鬬殺

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
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為親故者不
以為故行李蕭條決消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恍
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風知成龍家食尚
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
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為也俯首不
答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
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翩身升河資瀨行族屬老稚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人兒廷翼為端生
已久猶諄朴如處子以田産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
我為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

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有可吞猿獞
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洽水灘卧病爾連扶掖舟行至
桂林謁上官見瘦臞伶仃蠱帳牀畏皆勸以善調治勿
遽赴羅城蓋疾之人至是臨為科日豪氣不知消磨何
所矣病幾危苦書夫士不速死及柳州稍痊尚不知羅
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以群連界行至沙甲淵鄉遠
細詢之乃知對山即羅境登山一望萬草滿目無人
行行經山坳似營壘帥場痺叢除淡苦霧瘴上□城向
十步之忠告□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茅室洪壽亭侯
例文林周柏侯背後求收不成驚明日到縣廷無門垣
以屋三間東斷為實館西斷為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

屋三間內廁支鋪穿漏四無牆壁僕從中來病不自持
一卧月餘後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
顧無如吾尊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妄意
修葺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釐整理自以分死一官而
已命不獨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
從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村一官落魄復何
累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知仗
我人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
鄉即生亦何為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道詳違荒久反之
如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
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見續覓四僕來而

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叫如風魔欲逃之
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吾身更苦無奈其思歸
日切遂聽其逃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
夜枕刀卧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為民興利除害豈
無一物損雞雞損無可取之數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
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為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
成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捕隱賊情
真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隨所部野漸次人心
信服地方寧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拜疏解
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適行羅城鎮安兩地與柳城西鄉
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為賊申明當事擬以治案然

賊目之鼠閭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為民父母而可使子
弟罹此答吾約集鄉民練兵劄諭勸撫椎牛盟誓合力
攻剿鎮牌修路剋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擅
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仰奮不顧身為民而死勝於痺
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
仍約每年十月攜帶牛酒數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矣
種人不畏教惟以剝皮為號令而鄰近漸息于是上官
采訪吏議以撫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治不休為多事
亦嫌傷官民觀時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
子亦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閒三年
必一反此及三年甚處之盡人既和謠不驗矣又云三

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此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嬌
發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
白數年來本非為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餐
或日一餐讀書澄心坐睡雖上毛兩赤腳無復官長體
夜酒一壺只錢四文無所酒物亦不用菁快讀唐詩寫
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回思同僚
諸人死亡無一得既與言及此能不寒心也罰之日益
勸消搖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
為田一嘆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
其於治之操與施之節始終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
於此故余獨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與公同當公巡

撫流飄泊張深衣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嘉靖壬二
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淮從余游謁余
傳略及軼事請文學撰而為此傳
陟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指
指名者也予為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之
婦往來侍御家聞嘗竊語云其不受錢者楊繼宗耶相
公去婦時三百二十年餘矣而婦能稱說之蓋當時名
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况為
士大夫可不獨慕乎哉予感婦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之
言山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游數
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
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為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
所謂賊矣乃今又得一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
十百年下必有如老婦之稱楊公者何待以余之言也
獨惜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亦次出於其鄉而又嘗
臨壯以官親見陽公之行事發名隆之烈亦將焉生之
論各安理焉故次叙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獨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亦共採行以對以
為取斯也

傳二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封中憲大夫布政吳公傳

吳公諱道默字希聲汾州人父諱其躬耕讀書能
有學問行義父諱其孝友忠信能化其鄉人為吳氏祖
世有隱德云公生而質直重厚不喜遊戲稍長謹繩墨
蹈規矩老師宿儒歎以為不及與其昆季以文學相切
劘家貧不能致師聖賢精理皆苦志研索必自得之甲
申後而請業者數十百人勸誘訓戒各因其材使之以
成就諸子皆自教以學為世賢人公初補博士弟子員
數應省試不合於有司退而益以明道授徒為己任其
後以子璵貴累封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公自
少至老以孝悌仁義修其身以教其家與鄉黨鄉之知
有師自公始也昔余過銅鞮夜見公於逆旅髯鬚軒偉
布衣敝冠與余語意往往合日日往謁謝見所居陋巷
蓬門環約寬素意泊如也蓋公之操義風槩如此子三
人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執一朝廷名臣蓋所謂世之
賢人也璜璣皆有名膠庠中公之孫璵屬珏敬為公傳

贊曰

余過銅鞮時聞吳公家在徐村村有唐徐勣廟故名考
勣家曹州離狐客衛南不聞於在銅鞮也或曰勣嘗從
數出雲中戰有功德在民民祠之其東有次中寸何以

道嘗讀書於泚泚人之崇義不忘如此哉若公者非所謂古之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與況修其身以教家及鄉鄉之有師自公始則尸祝而俎豆公者雖比於吳公文中子不為失倫矣

張太公傳

張太公鈐字字奇別字見虛先世陽城人宋末遷泚水之賓莊賓莊者在檀山下泚水環焉以所居人得名然張氏由明以來為士林華族貴冠冕南他族姓鮮可為比父五典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宮保公子六人曰銓以巡按御史死逆事謚忠烈墓道祠廟焉若袖那曰鈐舉人曰鈐進士曰鈐舉人曰鑰貢士時方重種曰有

鈐以下皆矯厲自奮而太公宮保公第三子俯躬下就恂恂束飾嘗曰古之君子讀書遊藝皆以為禮不獲我羅舉於有司輒不利以子道選官翰林編修封太公如其官於是宮保公之子六人皆通貴盖大顯其家當宮保公時太公為博士弟子員文名蔚起時方有兵燹變之日宮保公曰吾家故貧自吾為吏產盖落汝輩少又累皆不治家人生事家人食指多又羅兵燹難以之可以倚百口者無若鈐賢太公聞之曰吾知退吾父命而已游太學謝管幹家事內外整肅不如宮保公意宮保公色喜曰我固知鈐賢能果矣吾宮仲甲但遺孫子殤宮保公既命忠烈公子道濟為之後使其婦

劉時道濟已長成人太公憐無以慰寡嫂心撫其幼子道洲於織保中鞠劉且十五年不許太公長子卒劉遣道洲歸曰兒無母我太公不得已命之曰兒無背劉道洲始終事劉如母太公之命也初宮保公謝賓客時忠烈公已仗節殉難鈐年十六鈐檜生才五六歲三人者太公與母弟也太公推食飲解衣服以養以教垂三十年皆有所樹立有聞於時於是太公謂吾事乃今畢矣其識者友弟出乎天性若此明末舉賢良方正科有司將薦太公太公聞之即日騎蹇驢遁去下太行渡河涉江歷跡武林湖山之間後既以子貴益退損如常人嘗衣布袍過市門一人負重力不勝贍視太公謂丈人助

我一臂力太公急呼家舍人助之力家舍人曰此非丈公也負者懼謝罪太公笑而遣之始余至太公家顏盎藹然孔嘉既衆時余方少然已知太公修身閑家必爲嘉其為人其後又二十年太公行義嵗然為海內者莊嘉夫婦倚老即其家嘗有能正若鄉里稱張太公長者能據行仁義而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行日當實錄史遷以次所傳諸明人雖事多無傳矣之何嘉之行雖流傳稱士為庸德者衆人亦而未也以余所稱張太公行事何其樹得封禪退讓君子與席結宗寵何難取富貴以耕功名顧蕭然自外獨行其志非有德者孰能之其賢矣哉

廖氏傳

嘗槪達文剌遺事未嘗不掩卷欷歔至成祖敍方孝孺
連引九族則又不禁瞋目豎髮憤恨其所爲今三百年
一時忠臣烈士事多湮滅無傳余在史局捜羅放失初
無得之則喜以悲而況得見其子孫苗裔耶廖永忠與
縣人楚國公永安弟有功太祖時封德慶侯子升孫封
孫銘鏞從學孝孺孝孺被禍禁勿得收其屍銘鏞及弟
獨往慟哭收葬之成祖怒戮之並山余聞載其事後其
廖生鳳徵文奇其人請與居二年矣不知其爲德慶子孫
也生之言曰金山距松江百里瀕海子孫世貲稱擁千
財則之末年鳳徵之祖其知天下將亂[illegible]山東民兵[illegible]

且有變移家之松江　清兵南伐衛堅守不下稍有與
城堞守兵乃躍上城伯祖其於城堞上手格數人與其
敵子其皆自刎死次子其無歸諸散其家人自焚親舊
[illegible]口還刎父屍側以死鳳徵之祖以郡居弗及於
難籍屋由浦之南教子孫以農賈爲業　國初鳳徵令[illegible]
[illegible]予爲[illegible]撰[illegible]總戒勿往今雲間廖無二姓皆集縣
背此令吾乃知生烈士之子孫而益歎其先有當稱
述者戒以節死戒以見幾去其致命遂志者爲忠義[illegible]
潔身遠害以教其子孫可謂賢人君子矣吾獨惜其名
字皆失而不可求也故爲記其略如此

旭白韓君傳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因子孫
酒曰永寄始還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
皆屈首受詩書才精岐黃之學能以業其家洪洞人大
多功蓋與古之良相者稱洪洞之人曰真韓王裔孫也
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illegible]戶部尚書曰文有子磬
嚴後抗章參劉瑾罷武宗朝起爲不食理矯旨奪尚書
官下詔獄理誅後尚書嘉靖初數薦不起進太子太保
瑞諡襄僖卒贈太傅諡忠定忠定公子士聰爲唐知州
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理故奪官於是韓氏始大顯名於
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爲
書儉不省計嘗施至靡財單帑洪洞人謂韓氏世有其

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敦樸誠愨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
殖然時以其留餘稍稍用鹽筴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
汴門在濟南既不樂仕宦辭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
於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墓廬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
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歔欷爲
歸葬會流寇東兵君母亢留孔濟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
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
[illegible]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甚富讓亢之來
[illegible]也曾其奩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吾亢之自出也奩必
歸吾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皆賢嘉然伯氏訟伯氏
欺其孤君曰我固以讓吾兄也且訟者大乖君事兄如

嚴父待先之以如己以人高其行化漸於鄉邦君嘗為
傳小史以員嶄嶄有名嬰姑嫂者姑其能將遺書脩學
使者使黜君然非人陽與君相交歸儲奴數數來奴從
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嘿然語奴非從我也奴
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如者猶恐
之大漸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竟從行事多此
類封文林郎娶亢氏封孺人子象起次事象起初為福
山令有異政

陳子曰今人為其父母傳者直以為誌表之餘事耳豈
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奇德卓行故傳者
允往往難之象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

衣以揭其外然而不皆可行世致遠也於傳乎是重敢
以煩公余見今戶部尚書福山王公嘗數稱福山之政
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中有異徵乃退而考其家世奇
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叙者於篇嗚呼韓君之賢知
文字之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令之名能文而
何為乎先人傳者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為文則福
山之為政其待於鄉邑賢大夫也有由然矣

二烈婦傳

裴氏陽城龍莊里民張琦妻琦賈人常游河南北間客
死鄧州裴聞而號泣曰天乎夫死無子我義不再我
昔嘗笑人何至令人笑我耶絕食五日不死其舅來祭

琦裴止之曰婦待我而家人防視愈益嚴強之食復食
於是[illegible]之自縊死矣及含斂貌如生諸
[illegible]大以婦人稍識大義凜凜有古
[illegible]以愧世之為丈夫偷生苟免者矣時[illegible]
已[illegible]其後陽城以夫死自經從葬者復有一
人其一在陽城之[illegible]里曰李氏
李氏[illegible]家貧好學至不能饑膳而誦
[illegible]年二十七不得列邑庠鬱鬱以死有
一子[illegible]男才二歲基永死之明日男亦死基永以貧
後九日始克棺斂李取基永手鈔詩文傳詞各數帙
門於中是夕獨沐自經櫺傍

[illegible]氏陽城白巷里人曾大父榮政公徵役死崇
[illegible]難者也大父父皆儒生仕大父中丞公父民
[illegible]兩家俱高門王年十六歸任才數月任為學官弟
[illegible]數日病卒王絕飲食居樓中矢必死家人環守之
[illegible]給其家人挾使下取食有小女奴在傍陽怒之女
[illegible]縊出遂自縊死衣衿間綴以夫故腰組項下經痕
[illegible]受以白繰數寸許衣上下縫紉綷周不可易未死前
一日嫁時衣履巾帨諸飾用物從王氏來及大家者各
[illegible]置不亂室中羅列甚就完整不以倉卒改常度其姑
容暇豫如此死時年十有七康熙庚申八月朔也
陳子曰自吾居里中二年三月烈婦事近相繼鄉陽之

教烈婦之事謂非出於性生者則始張琦處張李等超
邑令以聞於大吏請表之已而格不行余嘗觀古烈女
非猶未至於三婦人所為者然得史傳著之以勸天下
後世如三人者使聞於　朝而旌異之以助　風化其
不亦偉哉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適諸春秋傳及穿書嫁為田大夫
妥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縣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
其中簿藉勾稽驗覆召管庫雜視賦役所入口代者至
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無謹備之後代者至果
以為言恭人謂太守請自臨發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

恭人身自主堂下見太守親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
閱所入出無一辭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櫬行當
此時恭人攜其孫歸數困於豪孫要予友也為予言
曰要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閒午夜篝燈紡績聲轉
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泣涕然不自止其後要需
先後成進士要操撫三吳移撫黔需在翰林需亦以文
行選入太學皆恭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進封以卒
恭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孫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詩之教也孫弗敢違然猶傳其始恭時三十首
詠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為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復慮
取其蘽墦之本著其存者一篇蓋恭人年七十時思蘽

為恭人壽恭人以戒其孫之辭辭曰示要郭女昨來言
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老子父老謀欲醵錢賓宴筵合
諸名家文詞張屏幃如前歲壽前太夫人事將以壽吾
者此親串誠心洽比雅事吾焉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
可者今得詳為女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
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為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綸
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
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
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因進百金為
聶母壽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皆禮意如此耶
君自女父之歿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

十年餘閉戶杜絕以禮自守幸女曹皆得成立養我餘
年然淵中尚有隱痛每歲時伏臘祀女淵前青衣慎笑
觸悼傷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戒中坐數息或輟著
拊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為未亡人稱慶未亡
人為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
日忽獨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為
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稱太夫人比也鵠
以大人年踰八十於古謂之上壽皆封君即世不過十
餘年為白首夫婦女父之亡吾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
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稱太夫人且其子侍讀
君居里已十七年德望為羣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

而廢及其母宜也女曹中外諸宮侶歸里閈無善召人
而亦倔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為
情哉者求買荊湧邑井藉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分錢
市羹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卑於是熙矣女
曹宦於朝宜晚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娛老人之心為我
先事而婉辭之惟勿然也其還事引經傳以喻夫大道
類如此此皆其可為傳者也贊曰初廷敬官私怪雲在
京師時獨久從余游日以其所為詩若文來廷敬居西
街雲亦從西街居既乃知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姜以
文伯之友降指卻行奉劍正履召而數之以其所與遊
皆諂事己者文伯謝而擇友引誼據禮翻諂事之甚矣

吾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乎於友無能為益然亦自
以然婿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待為其子友與若子與氏
祖豆揖讓之事而悅之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乎不
敢援是以為比也恭人之賢豈遠遠於孟母也哉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男壯履校字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阡表

伯衡阡表

我陳氏實舜後世稱侯邦瀆於三代子孫散處列國為
代著姓顧聽蒲坂與古籍義則吾陳氏尤近在封域者
也陳氏世德仁厚播於山右誕我先公孫廷敬庸敢即
先公之德業顯著於家邦者詮次而綦以辭先公諱昌
期字大來晚而號魚山老人初為廩膳生再聲黌序咸
治中詔郡縣用文試各舉高第一人先公文冠一州
名上吏禮部志在養母不樂仕為學以窮經為並深於
易禮經尤好程子易傳嘗言曲禮上下篇當做學庸列

四子書中自少壯而老吐辭制行務合經義以故見於
家邦者可為世表儀明先公生明萬曆中親見國家之
所以興廢君子小人之所以消長人心風俗之所以隆
替盛衰故修身教家敦行厲世本於學術不移於物情
不奪於利勢不憂不懼特立獨行惟準乎聖人之道而
盡心焉流賊起西秦先公知事謀保聚築樓河山間樓
將竣工而賊數萬果遽集樓下圍攻之數重先世父侍
御公時為孝廉在樓中我先公偕侍御公賊勢眾矣即
圍守圍久不解樓中食盡人饑終不可保何計何道告
於州牧州人救援我尚可圖存侍御公曰此非所奈何
我先公曰苟得當活樓上下千人且不使賊驚吾母為

益大矣若巡邏於州外詰之得也假然閉諸行中夜自
樓縋縋而下縋絕先公陟地久不聞背聲賊火照山上
下明如晝治攻具益急樓中人人日相慴無敢下樓救
者傑李忠奮前曰死生命也捨生義也義存而死命之
正也忠願下樓忠下樓縋先公而上未幾州明宣然
無恙若神有相若一時樓中人咸與焉賊圍樓攻之三
晝夜謂樓中渴且降先公汲樓井中水揚樓四邊賊驚
相視謂不可以渴降也徐驅去長老曰吾聞活千人者
其後必大陳氏其興乎當是時中外猶興州鄉久不被
兵流賊漫衍而東騰華踝河景霍之城汾澮之湖如𢒰
房隨如跨淵渡所過壞裂糜沸而野處無居無墻堞垣

墉之限屠毒尤慘先公創茲樓也里富人竊笑之曰我
將謂陳氏為園囿觀遊之娛也無故築為樓過矣賊至
見縛富人拷掠金帛扶樓下以撃衆及賊去而富人亦
效為樓樓亦至今在焉蓋先公之識德姓謀先事而備
類若此廷敬每念樓事視平原之抗賊睢雲之乞師
艱危有甚焉以一書生欲守賊衝身冒鋒刃跳行如十四
以達於州此萬不可必得之勢故縋之縋我公之不往
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賊退有羽客過而言此樓詰
千人其名當與河山並永題曰河山為固其旁又若應
前富人園囿為娛之說者長老至今呼河山樓云樓之
未流賊驟突走北京別遣賊劫掠澤潞我公奮然曰勿

待彼來當先往以折其鋒驅騎一晝夜行達賊壘賊率
衆帳中叩頭稽首鉤鏑披瀝我公從容曉譬天道人事
順逆禍福之故謂民實無辜尊毋自作左右趨前欲逼
賊率曰此狂生縱之去且令與一箭為信戒其黨勿犯
我里恃以安當明之季急黨朋亂正邪歸空言略實效
而封疆之事不可問矣我公不出而任人家國事以立
樓禦拒數萬之賊以立談摧挫猙兇之氣行其義於一
鄉者如此此可以論世而知人矣
人清蕩除醜類盡四海叛帥姜瓖據雲中煽惑晉以
南郡縣澤州則賊渠張斗光據州治迫脅士夫獨貞言
招先公先公怒裂牒罵賊賊奴死在旦夕敢辱我耶拉

裂寸寸斷賊愈恚已丑十月率賊數千人直抵吾家
宅故於樓南據為堡賊圍攻如流賊廷敬是時年十二
從矣竊記賊於簷牙射書保下先公得書手裂之登陴
抗慨謂衆曰受恩
本朝為臣子誓不陷身於賊賊叛羅偶亂此特待命須
則耳吾已度外置妻子若汝曹不協力堅守一旦為賊
所污　王師至無噍類矣衆皆聽命賊度不可攻則索
金帛先公曰金帛以勞守者賊怒攻三日堡且陷賊忽
開一角去已而盡去及後乃知賊聞天兵自北下也賴
國家之恩以有今日使遲三日不至我盡室委命矣先
公治家勤儉以其餘賙給鄉人戊辰捐穀助卷鄉人感

德諸撫軍請旌奏先公判之遽追抑其事數日大盡歲
奮厲而輟農叟上狀郡縣求請旌建祠郡上之方伯方
伯上之撫軍皆交口嗟咨竟通牒禮部先公聞之大驚
自草狀辭辭極懇苦乞速寢其事遣使上書夜渡京師
廷敬上狀禮部大人感歎久之曰成長者志檄撫軍
由體至情仰成謙德自行寢旌以養邦好其時鄰人士
競為文若詩以鋪述詠歌而鄉人之懷思頌威刻石以
戴其詞者至三十餘所卒不能禁焉易簀之月當出謁
中讀易米數斛以賜鄰里當捐貲時諸子或無以為食
而先公怡然不以屑意蓋積仁累義樂善不倦出於至
誠如此侍諸子嚴教兒子庶常君如諸子世父侍御公

宦遊久庶常君自六歲就家塾至弱冠以經明其鄉皆
先公躬自訓督之也嘗曰學者攻應舉文字恒視諸書
立品為二事吾所以教汝曹者以讀聖賢書當實行諸
心而見之行事凡讀書令徐徐涵泳其中身體力行以
變化氣質為先庶常君及諸子言動略有過差訶責終
日尤戒多言謂多言多尤汝不聞乎兩接人有言行之
越於理雖近理而佞或喋喋者則不憚規其人退必戒
示諸子以為戒侍御公既捐館舍庶常君始舉進士庶
常君嘗曰公吾父也先公燕居無惰容危色起居食息
有常度中夜或踰時而寢雞鳴必興盥洗詣治太夫人
榻下終身無間日太夫人見背廢問安之禮而興也常

在牀與前湖冬不具火盛暑不解衣所居室圖書滿前
淡漠收斂四壁多張古人前言往行如曲禮所載生平
無私語無戲謔未嘗以細故鞭扑僮奴食飲非惡常衣
敝衣食取充口物雖精好略嘗而止不恣食飲酒亦無
算不亂夜就枕輒酣寢嘗猴賊圍攻時堡中人皇皇
不保旦每伺攻稍隙先公就睡如無事時人皆異焉侍
御公假而歸一日兩與飲於山園路滑失足傷臂侍御
公大驚問日坐中侍御公方輾轉不安席先公鼾聲震
殷然侍御公曰吾不及汝父也蓋事無巨細應之則已
無幾微毅滯於中臨事斷決無遲回卻顧自圖便私意
與人言不隱情惜已無沮色恒辭上自達官貴人下至

卑至微賤無炎涼高下常面折人人無不服無城府崖
岸纖毫矜己自私之意望之如泰山喬嶽即之如滄海
澄江坦平寬大益覺和易如春風披人時雨潤物於人
無宿怨藏然是是非非準乎理道而務適其宜不為煦
煦之行以要浮名卒之盛德感人化而為善人者歌頌
而續視焉蓋先公性稟天成學術醇正純乎天理以義
勝物得易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得禮之毋不敬儼若
思安定辭居家尤力行家禮故由家而達於鄉國其彰
彰在人耳目者此其大較也蓋其詩書仁義之澤源遠
流長所鍾所而挺生者有由然也陳氏自明宣德初七
世祖諱林還陽城中道[illegible]樂其山嶽水泉之勝居焉六

世祖時秀有詩名以人材爲西鄉尉清操勁節業已之
是時士大夫修名行潔去就雖小官亦卓然自立西鄉
公尤爲上官重禮爲尉數年斂然自持民戴之若慈母
攝固城令居久之不得代一旦竟挂冠聽事辭去西鄉
公子琢爲滑尉贈户部主事户部公子天祐明嘉靖四十
年舉科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廉正不阿以詩聞於時則伯
公於先公爲曾伯祖曾祖諱修隱居耕稼以餘粟惠鄉
人鄉人以公利人濟物稱之曰歲星祖諱三傑抗概
有節概克修父業初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累贈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考諱經濟諸生初贈文
林郎浙江道御史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祖妣妣皆累贈一品太夫人先公以廷敬官翰林
歷院部遷
聖上登極恩勅封翰林院庶吉士徵仕郎以
覲政恩勅封檢討文林郎又以
慈和皇太后祔　廟恩誥封奉政大夫内弘文院侍讀
學士以加上
兩宮徽號恩誥封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淮南蕩平恩誥封翰林院掌
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議大夫以東巡恩誥封資政大
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
文皇后祔　廟恩誥封資政大夫吏部尚書以克襄公

揚恩詔封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當時自是士
公歎不孝孤矣後二十年廷敬以非才入閣辦事
主上推恩誥贈先公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先公之自號魚山老人也當西鄉公時有石魚飛出
山巖大石中及兵燹後石魚不知所歸先公建一閣石
魚所出處閣前繪成飛魚形故自號魚山也吾母先太
夫人初封孺人再封孺人晉封宜人淑人而吾太夫人
棄不孝孤矣又贈淑人晉贈夫人再贈夫人皆贈一品
夫人先公贈階銜先夫人贈一品太夫人前母亦夫人
贈並同廷敬追敘先公軼事甚所爲者事雖而論著功
伯而澤溥方之古獨行之傳無多讓焉後之君子擇而

葬之先於冊書孤之志也先公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七月二十五日終於中道莊之里第享年八十有五
遠近號奔於明年癸酉十二月四日陪太夫人百鶴阡
之兆而合葬焉太夫人之棄諸孤也先先公十五年康
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其時廷
敬方官於京師舉充翰林掌院事學士在講筵
上聞而矜惻特遣内閣學士也泰翰林院掌院學士喇
沙里臨問諭以節哀自愛賜茶酒四瓶廷敬捧而跽酹
以則閣家故事勳舊大臣遣使者方蒙此典詞臣前此
所未有也及廷敬請假歸葬予告部議廷敬母以詹事任
封例不得與祭葬

上曰廷敬侍從勤勞其母準以學士品級賜卹嗚呼敬
吾母之賢曷以及此逮先公之訃
上軫惻勞問遣重臣賜茶酒諸典禮如太夫人爲太夫
人姓張氏家世沁水名族皆以文學科目顯高祖鐙以
文高爲歲貢生起家瑞金王府教授曾祖知本贈禮部
員外郎祖之屏萬曆甲戌科進士累官陝西□□道左
參政父諱洪翼字萬滋萬曆癸卯科舉人署□□教諭
廣平府威縣知縣母王孺人吏部尚書諱國光公孫女
萬滋公年壯無子既得太夫人少而穎慧特異與王孺
人皆奇愛之萬滋公在朝邑手授太夫人四子通鑑及
列女傳諸書無不背誦通曉大義能文工書道如經生

然王孺人既以宗冑顯甚克修禮範太夫人祇順母儀
合於國史爾雅雖王孺人固欲擇良配久之聞我先
公節操行義州里矜式上林推高乃歸我先公歸而□
仁恭儉德專行淵冠於九族范太夫人賢之而□□時
先王父贈侍御公已殁先王父有三子長曰吉世稱道
莊公崇□甲戌科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次我先
公又次大廣公爲州學生侍御公暨劉安人善病大
廣公夫婦又皆早夭獨太夫人侍范太夫人側爲家內
上世已來雖崇儒然本農家衣食仰給而侍御公自
爲諸生令有聲名性嚴峭不能與時俯仰有一介不取
與之風囊無私積俸入之餘以公同爨嘗曰吾不以爲

家累也況賤秋掠料上至我先公賦課謂與雖御史弟
吾聞御史清官遂釋之則不以爲家累者世父與我先
公蓋已辦之矣當太夫人之主饋也家益清貧凡烹
飪縫紉諸瑣事皆躬親之范太夫人老而長齋自奉清
非太夫人餚食則不甘太夫人多子女累又苦力作每
兒身三日卽操事范太夫人諸米鹽瑣屑什器不絕太夫
人每覽籍冊以辦給間與先公往復論說者悉習前古
忠孝義烈之行當姜瓖之亂也賊攻莊堡先公既手斃
賊首賊然攻堡堡中人人震恐太夫人初育第三妹尤
孱中廚供口此非安卧時遂起具炊爨給酒食佐先公
犒飾堡中人一堡得完諸婦頌先公者無不感頌太夫

人也太夫人於家政稍暇卽出書籍遇凡雅頌非可意
不踏處紛生奶學者亦無以加也廷敬尚未就外傅凡
四子書毛詩皆太夫人口授以讀及官京師每先公有
書至太夫人亦必附手書以教誡廷敬所以兢兢自守
至今日者因皆
主上非常之恩蓋亦兩大人之教使然也太夫人有子
八人廷敬其長也廷□廷藎廷慄廷康廷統廷獨廷翰
女五人凡孫曾及諸內外孫及其諸孫中者不備書兼
太略焉廷敬□□太夫人初卜吉於樊山白鶴裴村故名
百鶴所含濟中兩大人孰事爲所鶴所表竊取歐陽子
瀧阡之義云廷敬謹洎仕路以先人遺教更歷世故積

從事於性命道德之學兼無忝所生不墜名節
主上聖明下鑒棣鄂以康熙四十二年命入閣辦事今
六年矣蒙
聖恩賜誥錫封褒崇先世庇蔭後昆乃列其世系又載
我先公先太夫人之懿行遺烈所以詒謀積慶俾余小
子克承先緒者具刻於碑以昭眎於無窮康熙四十又
七年　月　朔男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廷敬表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男壯履恭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誌銘一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謚敏果魏公墓誌銘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清節直聲讜議勞烈聞天
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閻委巷
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
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
公之受知於　朝廷
君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
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
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
已此亦公之志也公起家
先朝爲名諫議其始擢擧封[illegible]大吏中外擢之由刑科
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愼起居崇講沃責備時宰人爲公
危
上曰給事中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致語多忤權
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
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謏由是衆皆側目矣還
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條反覆時賂日夜宿省中邸
爲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共一事
上尤嘉納謂言官糾拾例當復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科拾及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
與聽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歲功
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二十餘上其大要崇
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謀
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
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
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鐫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為詹事
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
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殁喪葬悉
準古禮當是時
令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
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與
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擢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從
而嘉曰
聖主在上以弘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
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
君也乃言教化為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廉
感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
宜責成五科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
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

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宜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
恩言朝儀祀事宜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
勸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
御史是時方急漁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緘
削其稿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攝兵
食察鉤處公經營籌畫為多蓋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
學政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恒易有所豎立者
鄉試以逮分盡職為賢而已其可傳於世者實少公則
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鹽
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恪確識以開公在
今漕帑久弊結羨若左都御史職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
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保國以屬官之貪
貪為一己之奇貨那臣願諸臣為　國家培元氣為
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命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豢慮
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賞罰平意舉清廉知縣
陳龍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
者一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
置諸法其時為吏者肅然知警動矣尋右都御史九月
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言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
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爲郎故事得拾遺補闕斷斷
命而就是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
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也
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於
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秘不傳公既於[illegible]所
不蘊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
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
表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

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illegible]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illegible]總意施轉以求其
生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疾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　降旨嘉其實心任事令以
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
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
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如此不然公抱其學修於身施
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
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
公之事而推本於

聖臣遭遇之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
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
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
相率宿禮闈如鎖闈校士竭日夜力總[illegible]品
黜落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
巡察畿輔則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
公兩人同心諮訪誅剪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
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數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賜
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御賜大字各一幅廷臣聞賜貂
朝衣於公則　諭以今年暫着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
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器人參
二觔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
則
上之於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汝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
所食饌何再入則賜茶三入則賜　御筆題寶松堂額
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餞國
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爲君臣相遇近古未
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illegible]藏書
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此書門
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

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
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蓋此皆公事
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鉶余亦不得記焉公諱
象樞字環溪別號庸齋以賜額故號衎和寒松老人蔚
州人也其先江南潁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渡河以武
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徵指揮有澧
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宣有德行隱居不仕王考諱
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閭為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
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精於孝弟
忠信出於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北入試

不偶至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兩宮以宮闕淪人上
公奉母居山洞中賊累公名大索不得我朝丙戌首
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名經
瑾女封夫人男二人學誠壬戌進士內閣誥敕中書
舍人學謙學論俱庠生幼某嗣公兄某為後女三人一
適大城參將劉君三汲子鄴平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
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恒彬一適陝
西平涼府通判姚君承康子之櫻孫一人吉祥公將以
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於知公為門下
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
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

者為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
昔孔子歿淵源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於西
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皆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得
公真乎而後斯道猶未絕也予得無意於斯乎余嫭
公言而異之能學也余又為乎銘公既不得辭則謝墓
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
燗其書於代有光豈適鄒閩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
兼祥庶我顯蒙開其機往為天下宗相彼洛閩韓言辯
家下祿則已吐棄如選公謂然云豈謂是耶其辭今錢
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遠微老而彌肆公

有令聞深於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銘鐫銘公宜此永歲
幽宮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
年其學者為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
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知余子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
苕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隱治中
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魏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
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禛吏
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
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朋字亦以詩受知襄公曰與

語乃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賞已翕然推古文則獨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移勁毀鋒踔堅騰躍爲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爲文先生答語人曰我固以爲異人也龔公既殁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上禁中閒令能爲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卧病堯峯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峯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 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名以所爲詩來既進見返留其閩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復奉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喪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 詔試
上親擬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章爲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甚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日撰史藁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貧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徧不忘順治十一年舉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選改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歸絶今文厲聲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泝洄求之以上屆韓柳宋歐蘇造明之衰憾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爲追宗正派而郤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而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郎改刑部河南司還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遷權江寧西新倉還而歸卧堯峯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爲金石銘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爲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

邵氏殺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宜下御史覆訊爲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援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爲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闖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子自經死闖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闖學所取士也以上鞠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闖學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卧踞廳事中官出視事峙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衆人厲聲言曲在民當

其法若曲在旗敢稱民乎平直民而總旗人斷壯繆弱道上弟子為人所殺然未名禱於神神告以夢翦一鼓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哲索之逮正歐車道路死暴尸者朝為收瘞苦治行民之以假命嚇人者懲豪家奴以勢凌奪人者當任滿自去空北城民姓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宮所殿至者祇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宦於此往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也及再入戶部郎設左右諭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弘祚以郎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

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勾校過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直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解其逍遙撮為兵餉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為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殺藩之勢洞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關及東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漢餘

金如干一皆洗手籍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為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循衆人往往不悅其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史職歸也曰老矣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與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游請業者日益衆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慨然以得快然以餘如赤風雨而出世有知先生所採訪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陰郡之際者於世賢

豪之上不無缺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詔 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蹄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殁始終之際先生捲捲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先生諱□徵字人明初業還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諱萬化以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諱鳴陽崇政公弟三子有文名父傳大啓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贈恭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為世大儒聞矣子男五人長鈐諸生次衛瑠次是穎監生次穀諸附縣學生次景衛瑠次四人皆嫁士人

其學者觀君希諸贒爲狀贒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襲靡顯且頓仕以樂行吾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

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贒斗杓所建四氣旋

漢濟海梁迴狂瀾霧掣披抉光晶穿求沉俗與相貫丑

取青媲白子所擣遺經獨抱老益專迴如一手障百川

生徒蜿蜒相後先宗鱗集鬣風氣還天地極亢奇殘

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覚薄者敦光我銘不亦不泯

汾州府推官竇公雲明墓誌銘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翕然從欲於是始

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簡外則皆

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剛於其

間貪惏之風猶未衰止也嗚呼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

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詘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

退而泯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

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

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

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捜剪大奸劈僻重獄偘偘自持

有不可犯之色雖貴有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悅易推赤

心待吏民所至同僚歡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竇佛

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衣袂潛置牀下公察知

夜深召守求檢還守守大慚謝公亦不使人知曰長太

知我清也汾寢以大治也上官忠益不悅汾有富豪人

殺同產欲以事致其將名欲止以法公曰此人無罪

豈誣所從至十六七年格不行巡按御史某也素聞好

嫂當人擒泉以卜動道諂任獨知重公最後公爲守言

于秋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

可遂以此被劾去臨車之日攀擋號哭無長物典衣求

裝被襆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麾而卻之

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夾道而號呼號之

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

時隨淚云嘗

世廟時立威不測職吏觸法纆纏禁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屛斂矣

然人猶因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塞不獲自盡

其才如此余是以觀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

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間飲水食蔬率諸子種

藝以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

人[illegible]甚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爲

難者或身爲僇人爲世所指目或聲跡泯滅而無聞焉

果孰爲得失哉公爲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虔君

某講學論文結嶽社丹林之曲至是虔君已歿兩蕭君

亦皆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詩酒道故公

曰此與我道吾寧樂而忘憂焉嵩居天下之中於五嶽

為尊上生其間多忠信剛毅之人取義於獄所謂是與
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時當官臨事欲獄懷方匆隨時
俗為波靡古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為淅
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慷歷十世生春漈春漈生三經公
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過群兒戲則斂衲袖手為
生剪稍長衣冠偉若撚而後言翔而後翥磊砢自異
益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
讀道好修務為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
對守禮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
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尚孺人繼賀孺人
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賀孺人出旭暁趙孺人出焜

女子子二人一適福建福清知縣申錫子念慈賀孺人
出一許聘常德府知府高明子璜趙孺人出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旭暁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
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概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詘
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詘或既詘復
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讌謝丹林嶽社間得
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
聖主而不見用況於下吏詘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為
太息矣
故奉政大夫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蘇山衛君墓

誌銘

君故為盧龍吏君昔之盧龍見其俗雜漢雜虜多逋逃
盜賊難治自君為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會
詔下郡國察吏之賢當行取為給事中御史者君在選
中既上京除曹爵官及余承乏户部郎署中老吏每稱
君猶憚懾其無私不為利誘威怵吾又以是益知君賢
當君之為曹爵官數年吾上下胥勅之君每謂其同儕
吾殆將老矣不樂與少年治吏事會遷秩福建福州府
知府引見 朝廷憫其年至以原官致仕君喜曰吾初
志也茲旋遂[illegible]為君故為宿儒縉學學使者每臨試則取
以往諸生[illegible]其文以示學者使為楷模君故為邑中師

於是歸益以倡道論學為事邑中學者尊禮之居數年
卒卒時屬其子應举曰吾生平慕陳先生為人先生一
文能傳道當世名跡以永於後汝曹必往求銘吾君既
殁應奉命徒跣走京師匍伏階下泣以請時余出入
禁中職作文字固辭應請益堅越明年乃克為之公之
在盧龍也當兩京孔道驛使者冠蓋相望不絕差役旁
午送往迎來晝夜不遑息諸所供張糗糧什器之需取
給於人緡錢不以累民稍以其間履田畝勸農桑務使
菑畬之盡辟數歲米一千八百石草萬六千束以足[illegible]
抄以下無器可指率用升合逐至相借穀草撤銀而仍
易草於民官輒減其直民用重困君令户合納其米統

歸之餅十吏以是不得輕重上下其手苛徵求色餉而無所困民皆大喜悅盧龍士不務學君興行教化獎拔文士王鑾其俗士由是取科名者甚衆君廉清無欲故精彊敏幹事無巨細迎刃劈解裕如也于清端公撫畿輔謂之曰廉吏固多能也後

駕幸霸州于公來謁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君隴其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巡察畿內之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吏以告公公為引經準律紲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衰矜勿喜魏公嘉納之格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抑淵詢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令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廉吏陸君次之疏上而格公殁人有言格公于公天下所稱清忠鯁亮真能薦引人才者非如託名忠直而陰以植積善類者比也向使格公不死于公不還公所被薦者而獲知遇者當不僅於此然夫人患不自立耳誠能自立如居官之大小何論焉不然則世之緣巧工媚登顯於時以歟買而得大官者何限是亦足重耶假令君肯如世人之所為而得大官今日竣予文以為銘予能不顧執筆而為之以自欺其心而媿於其辭耶則可以知其輕重長短之所在已按狀君生三年而孤斷育於王父王父為學官於晉陽被則令抱其足以臥口授經義一過能誦詩輒王父大奇之成之言曰自成記事以來見先府君每嚴時家祭未嘗不涕泣也君諱立鼎字慎之蘇山其別字也潞州陽城縣道澗里三甲人其先遷自平陽代有甲乙科始祖仲賢仲賢生允凱允凱至正辛酉科進士允亡不仕允凱生敏中敏中生如詒讀書有名節旭生戊以明經試第一戊生珊珊生然然生永安永安生乘乳皆世世有隱德致為鄉飲賓乘乳生吾良君王父也十應鄉舉弟子執經侍者嘗數十餘輩以歲貢生為太原府訓導稍遷潞澤王府教授學者稱完真先生吾良生明珊君父也為諸生以君贈文林郎直隸永

平府盧龍縣知縣再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王氏前贈奉政大夫山東萊州府教授王公某女再家皆尚儒術故深曉女誡大指有桓孟之風贈孺人再贈安人娶田氏庠生田公允成女贈孺人再贈安人繼以田氏庠生田公衍祚女生男一曰泰早卒女一再繼以田氏宜城司訓贈奉直大夫忠節公女生男一曰戊己卯科副榜候選學正教諭又再繼以田氏處士田公見祥女又再繼以吳氏處士吳公臨泉女生男二曰恭歲貢生候選訓導曰嚴少殤女一適名家吳大人守芝川子而君殁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六日也距生之年前明天啟三年十一月三日蓋年七十有六云以某年月

日葬於其山之原君所著有約齋詩文集若干卷偶吟浸
堂和詩如干卷始余知君以盧龍故叙盧龍之事必
詳盡爲吏於外專制百里之命操舍由己故得以自表
見於時及入而爲曹郎官則否人衆而事權不一也故
其表見爲難夫人能自潔其身不隨其素守則亦可謂
賢矣嗟乎人衆而事權不一雖以自表見於時者豈獨
曹郎官爲然哉使君得一郡卧而理之其治績當不減
於盧龍時也而君願老矣君之老也雖於君爲得計而
豈非福州一郡之不幸也哉君雖不大用於時而進乎
學行政事可以坊表士林儀範俗吏有裨於世道人心
非渺尠也其所行皆應銘法余是以不辭而銘銘曰

我昔奉使之關東長亭短堠經盧龍江湖遠涉無我思
海日照眼波濤舞蕭蕭兩岸春風灤河三日留征轡
寒流斷岸夷齊宮李廣射石埋荒叢崇花舊所村樹濃
豈知年未載新封公具衆美書不窮我獨記此情何
廉吏身往風益崇公乎精爽憑此中銘以歌詩情未終
魂兮歸來悲哉公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余聞寶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
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
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擧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謁曰廷敬班次又數日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罪
事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
敢以廷敬使言自代此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
六卿有言他守令廉能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爲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
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爲御
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狀其事求誌
於君行實問銘於余故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
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
學術爲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狀于所爲狀
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昔明焉君雖仕爲蘇之嘉

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奢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居
深清自勵守約持儉至其莅官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
憚之境內謐然寧輯科時令能遺上官動以下白君嚴
將一概居誦書問而已吏之宿猾肆弊之時隱揭其闕
者皆絶迹伴息狡黠民無敢復鬪訟不逾歲而化理清
平户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
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横行里中人患苦之
爲其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及是知君不可動則
求君故人爲之游說君賜故人氣色諄和諄諄歎察
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或不得畢其說會甲僕奪
鄉鄰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甲趣駕將白

往甲里遠出僕賣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下民父子亦泣下號呼請罪披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為也杖數之曰為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盜少聚黨毆鬥君責其長者枝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興德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皆我無所賴而易為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傍不忍去者然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決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里老決之又有自追解則兩造要而求

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令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喪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糴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為奸利君為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蓋輸將惟恐後為令之明年東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纔一官稍無益於國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出輸不逾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稚塡

塞縣道路詣祠中燭然列堂上燭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前例一識令君曰自我為民不知錢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為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嚴禁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塵材非[illegible]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鐫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拘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為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令吏固宜有罪民賊之空邑詣督撫為辨冤七月邑

既知不可留則祭餞結綵戶設香案人持簪香號泣以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售所獲收者咸謂有甬遺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月不散君自詣嘉定實不滿一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此嗟乎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敘述之識有感於凡為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為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饑稱之及魏公為都御史招連言其不宜罷又既舉奏吏十人以君為首得擢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

民困省陰公費以養民財飭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
尚反覆曉譬化關狠輕生之習其為民學生正德若誘
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
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究盜賊之源也
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務歸無牽連推諉
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親為講解孝弟
睦婣之訓使之教於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
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
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審
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豐稔登場今正月開徵
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等論司農不至若畜可通融

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
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從之敘輔推及天
下興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
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illegible]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
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是
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
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
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
無事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
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
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

不思徇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
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襍特立保舉
法以防之近亦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矣保
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
納而得也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
捐納之員有迨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
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即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
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
上不徒貽患小民亦且上干天和竊以為不但保舉之
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也勅部議
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

俾吏治可清選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
之例君興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
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害己之人
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　旨同科會議又
議言捐納一途推情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
停次年三月停止此項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大
興高無稍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
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
係白丁捐納得官蹈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與休致
在家儼然縉紳者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
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乃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

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
請捐納例以給軍需欲並以遇缺之律擬革職奉天安
插 聖恩寬宥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
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修戒
上每覽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 聖明有
鑒其誠悃而嫉之者衆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內薦賢
召視學政江南
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覩
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
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
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答 主知而裨
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
厲也哉君既屏居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
為己任而天不慭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
日終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正五年十月十一日得
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一
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
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孝養完粹寬
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
安詳而不放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
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
為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

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illegible]講義讀書
其得於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也[illegible]
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有以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
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
文獻為吳越間族至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
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孚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
京奏對仁宗稱旨留欽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
以佐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
中賜詔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
石江滿仰天號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
腹溺旋止及旦視其舟有三魚裹水荇塞之人咸以為
神異識之子東蔡堂湖口額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
之名者志世德也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
傳而至君大父諱濬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其
鄉生母婁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
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
從父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為必可師法
不為科舉俗學授徒非義不取介然自立年二十
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
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為言官一
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
謂德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孰化川河清浊與知我剛我柔峙聚則畏鋒
路阻修苟正其轍而亡險陂若適來而我馬不驚周行
載馳循迹乃至偉哉英賢斯後斯前敦守與之如山不
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碑
敢為我私曾吐為口忍緘厥詞

男壯履恭較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誌銘

翰林院侍讀吳默巖墓誌銘

孫君吾為進士其第三人君也君吳氏諱國對字玉
隨又字默巖初母夫人有身夢二龍相蟠已而同孕生
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對其季曰龍當
世祖特用諸流以懲南北闈試之弊其明年禮闈校士
上親定題目夜半遣親臣齎送鎖院其防察如此既策
之於廷
上曰吾就以法從除積弊宜可得天下真才以是歲
所取士恩意尤有加焉連數日引見宮門授其為應考

上者三十二人與君暨等三人讀書翰林中
上幸景山瀛臺南苑輒召以從賜坐延問如家人有
所獻成詩者皆問君君偶品以對
上盡爲指制初教習方　國書漢書人習一書至是
上謂以諸真才漢書其所嘗習命人兼二書每問一月
御試之殿由親第其高下由是翰林之選益重焉[illegible]海
內名宿皆在上第長於諷詠指物引類對坐客運翰
如飛燄然出奇吉趣感人頌是時雖　遂奇而上之不
能詳　國書者則斥以去君既專精[illegible]文年歲益
風采言議睥伏一世若無足以為於　國
書不能竟學乃以然欲口以乃天之所以限我求也月

年則以病去居六年補編修典試福建遷國子司業侍
讀又乞還雖去居八年補侍讀提督順天學政事竣又
以病去蓋公於仕進未嘗久居其官如此後數年
天子進用臣僚不次登擢或名一藝懷一長者不必累
日淺月輒至大官以君之才使用於時其所得為必有
異乎人者君既皆不久於其官而仕方扶持乎遊其名
跡止於是者固知士有遇有不遇焉矣然論詠以文章
論思為職及其為國子師提倡端學皆當時之柴亦可
為不過而君之文學為世所宗所至克舉其職為學政
稍久故聲積尤著亦未可謂不用於時而世以為如君
之才其施設有未盡者豈不獨為君致惜也君兄弟三

人伯國鼎叔國縉君其季最季國龍皆進士惟仲國器
為布衣好老子術蓋余從君後　召見時君所上闕於
世廟者其家世與其系譜並如此最季者後為給諫同
朝兩人風貌言笑相似甚雖以余之久與居每驟見初
不能辨識見給諫以為君也及與之語乃知其為給諫
每大笑而引君性篤孝時時語其先人輒嗚咽下泣好
舉古昔穎先進世或笑其迂亦不以為嫌也蓋其誠明
坦易人亦多愛悅之者而尤重友誼給諫死君之子旦
賢而有文亦死余與君相見於京師君鬢髮颯然皆白
其音氣亦衰矣謂余曰旦之死人呼為吏吾弟之亡不以為
不能委順焉吾亦無意於斯世矣余聞其言而悲之

錄衰其才識有過人者用之皆足以有為而不盡其用
此吾之所以終悲君之不遇也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
工於騷賦之作效顰甚多其詩其愁憂憔悴離合諷諭
豈戒之者恒發之於詩名曰詩集數十卷藏於家君之
先世居東甌遷六合後遷全椒今為全椒人曾祖諱鳳
祖諱謙父諱沛道德文學為東南學者宗師稱海若先
生後以君贈翰林院編修儒林郎以給諫贈修林郎禮
科掌印給事中母盛氏累贈太安人君初娶吳氏贈安
人繼娶汪氏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
知先卒次昴國學生俱陳安人出次昇戊午舉人女子
一人嫡適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孫男五人長嶽起旦出

次崙出次崙為次寶遠俱昴出次嶽進昇出孫女六人
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於揚州寓舍年六十有五以
某年月日葬於其原蓋君之學行於法宜銘銘曰
一初門學君雄其文吐辭落簡燦如霞雲點竄不浪
世人士初賤書我張我揮斷紙零墨世寶其芬
聲然於敏行衛門鼓鐘聲聞於廷誕惟厥考人師經
師者來以政章雄邪邪君之兄弟式穀在茲以道為文
以學為吏君在詞垣仕凜風義羅材於隱俊文在佔視
學於畿士喜不嘪君之在官先後幾年進少退多其志
如何人亦官久於君何有進者已而其退孔嘉君節皎
然銘此幽遐歆祠志石允興厥家

封朝議大夫內弘文院侍讀孫公暨配顏恭人墓
誌銘
余同年友鹽城孫君惟一其為人澹泊自外於進取聲
利蓋歸然成德君子也故同年生在翰林也余獨重之
之將閒居無事讀書誦詩相與商榷古今人物又往往
皆自道其先世之賢居無何余與惟一前後請急歸比
余再至京師惟一亦再至又未幾而請急歸次再至而
余與惟一前後皆以母憂去余再至京師惟一家居不
後出而有父朝議公之喪介以宋生恭貽書數千里求
諸銘孫氏家世之賢皆熟於耳今宋生能言孫氏軼事
思惟一之為人而徵以生之說不謬也生之言曰朝議
公諱助字爵我其先蘇州人明初遷鹽城西南十五里
以耕讀傳其家自其上世蓋隱居者流鄉里高其行誼
至公之父諱其字時遇德益卹鄰閭益著生四子公其
季也娶王田顏公女公少而醇謹模茂力田事父母終
身以孝稱事其兄如事父族黨里閈化之於是孫氏有
友姻睦之風聞四方四方之學士大夫過孫氏之廬者
必式公有丈夫子四人自以貧故棄其書而田教其仲
得肆力於書季子一鯨攻文學為學官弟子入為國子
生而仲子一致以廷對第一人官翰林有名於時即吾
友惟一也以惟一貴公初封文林郎內國史院編修再
封朝議大夫內弘文院侍讀加一級顏太君初封孺人

再封恭人公謂恭人吾家故隱者流顧於時若此吾聞
古之君子不以隱顯易其行且吾子雖貴非漠然於世
無所能俯仰顧當獨喜書自吾苦貧不得卒業於書而
吾子幼知如此此吾志也於是惟一聞公言兩以疏乞
歸養閉門益讀書以承公志而公與恭人莊嚴亦終
安田家之樂四方之學士大夫向知敬慕公者皆愧厲
感發而歎謂孫氏之能世其家者如此能教其子以有
成而隱終不易其行者如此洵可以風世而勸俗也生
之言大較如是余猶記惟一之言曰吾父之賢存於吾
知吾祖為人嚴正誠慤言動不肯茍諸子侍側或容
止不飭輒譙呵及之里人歲時燕飲或儁華中攻詰人
經刺人陰私事則蹴蹐不自寧起而歸必痛戒諸子毋
以虛言斲元氣毋以非分萌心術耕者宜護豐其必穫
或不獲讀者宜遇觀其必遇或不遇尊理敬命以俟之
天而已觀時遇公之教其家知朝議公之所以教其子
有由也惟一自釋褐而仕仕輒不久於其官其澹泊能
自外於進取聲利蓋奉其祖父父母之教者深矣故名
其子為然成德之君子無疑也惟一又為余言方有事
時恭人操井臼治午炊挾大器挹水注釜用力甄甗動
眾日皺危而卒無恙宋生又言惟一之再赴京師也祖
餞者塞集郭門外惟一舉恭人衣呱呱泣嬰兒聲達於
旌所想季君出郭門辭諸祖餞者皆罷去公恭人追其

行日賜乃行別數月得恭人凶問惟一以不得卒養恭
人恨慟潰於兆觀恭人之育子與惟一之思恭恭人其
隨納艱難通塞之際其可悲為何如也當此之時余亦
有母之喪回憶曩昔又悲不能自勝也公以康熙辛酉
九月卒年八十恭人以己未四月卒年七十七子
中次一致戊戌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次一鵬次一鯤
太學生孫八人汝龔汝為汝聽汝瑞一中出汝璐太學
生汝霖汝梅一致出汝楠一鯤出孫女八人一中出者
二一致出者四一鵬一鯤出者各一曾孫三人一汝龔
出一汝為出曾孫女四人一汝龔出二汝為出一汝璐
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城南之新阡銘曰

以余所觀古今文章之士能卓然成一代之名者必其
先世多積古好學之人必濡目染知為學之方而後醴
然於所擬而造乎其至豈有特立崛興無所因而然者
盡十無一二焉若吾友孫君惟一者然自超於耕苦擁
[illegible]如間可不謂豪傑之士哉及君觀太公生平以學勉
其子者至矣又以知吾向之所信古今文章之士必本
其先世之賢者不誣也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墓誌銘

國家總壹海內分隸民士於有司故將令最重該宰諫
以通下情防壅蔽臺諫撮用令今知常諫故又相倚
為重為賢令入則為名臺諫者君其人已君諱必振字

[illegible]初為懷慶推官三年推治最才補陵川知縣六年
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差按兩浙鹺政還掌山東陝西
兩道事凡為御史七年以歸君之在懷慶也以正風俗
興教化為先舉孝弟於鄉表節行於閭講士於庠講約
讀法身自臨聽輙知其吏民賢否直曲是非之實感流
令行鄉以大治武陟富民無人利其財陷於獄三年君
察知其冤亟出之者重法修武令鮮節以能幹之
縣俶借黃金君呼其人詰之曰何敢以污我行縣至溫
溫令自恃貴顯呵之令皆震懾潰米至小斛鎮鐵盤爵
金二千兩君惡卻不受曰此吾民膏血勒石以絕來者
是歲以廉進秩一級總督三省朱公題君名召吉以劇

附事無大小悉以委君三省之事以治及為令陵川陝
川在山中土瘠難理然自其長老傳記士為鼎田
者亡人後出以衰微殆四十年不見科目君至則易置
孔子廟立義學創書院教士其中親為勸課士果連舉
於鄉民餉黃絲繭絹糧料等赤其累歲所省悉歸民民
用大豐俗故好訟豪猾連蠹役為奸每句甚出縣庭即
問驗然君兩懲之今訟者自以其人來既至剖決無滯
留民以其德訟事稀簡去之日民遮道留數百里既去
為君立祠君為御史前後疏五十餘上皆言政之要其
最著者請三叛連衡奔散兵相接潼關新設兵馬請速
撤以安人心又請分別偽命者役以靖方剿選人以急

兵也多鋭注而科日最海避請跡清選法收用貞才者
為雖美蝻然洗手自浒盐以潔清閉盆君為推官以至
為令或所已行所未行及前言官勤發其所蘊蓄故其
稗益為多至今指數以覽令為名臺諫者君輒在其間
君丙戌舉人戊戌中試南宮已亥賜進士出身今其君
為同歲生陵川吾鄉邑故知君之事特詳君于以康
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其孫以狀來乞銘
按狀君諸城人曾大夫諱隆大父諱桂考諱獻赤贈御
史母贈孺人御史鄭公某女君初娶鄭氏再娶李氏皆
封孺人子男八人長濰源庠生次雖[illegible]增生次[illegible]源俱
授知縣次濰源候選州同知次雖淵候選行人司正次

雖清拔貢生次雖滙候選州同知次雖浛幼女七人孫
一[illegible]人初母孺人教家嚴午夜篝燈督君誦書與[illegible]
相亂母孺人卒時道負券數十君約諸負者焚之曰此
孺人志也遭亂家致贈君不知在所招魂營葬鄭孺人
以不屈於賊卒君與六歲女相依為命破壁頹土結茅
以栖[illegible]修農業夜攤書冊流離困阨之中其所成就如
此可不謂賢哉銘曰
士或困窮而為艱勤曰維華臙以娛其身孟伉張天君
攻承錫牲鼎[illegible]傷茶枯若夢名德令聞時山淨淵[illegible]彼
貴富凄如浮[illegible]懷抱皎日[illegible][illegible]未晏委順歸休守道不
變我銘斯[illegible]發潛表幽而[illegible][illegible]繇[illegible]君子居

故中憲大夫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塗公墓
誌銘

順治六年歲在己丑寇犯上黨河南兵備副使分巡河
北道吞守塗公死於其職
天子加恩卹贈光祿卿諭賜祭葬於郡廕其一子[illegible]庭
泰入監讀書初出知江南徐德州用薦擢知福建汀州
府遷長蘆都轉運使歷湖廣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湖南
道陝西按察使司廣西右布政使以罣吏去任起補江
西按察使司卑小法免公為人質直坦易而勇於有為
起家州郡歷階兩司所在有能[illegible]其大要在弭盜息民
折衷於剛柔緩急之間雖不為鉤距摘發之行而豪右

桀[illegible]究竊發輒捕鞫無所容其有不便於民者如疾
痛[illegible]之在身必求[illegible]除而後已即汀稱咸例[illegible]上
[illegible]不倒也知汀州時汀氣方熾山[illegible]聚開劫掠公率健
兵四出討賊巨寇[illegible]脅欲跡不敢入境一郡晏然秦中
鎮兵[illegible]悍難制諸人肆虐尤甚公至按其驕橫者置於
法[illegible]將亦俯首聽命莫敢犯[illegible]湖南寶慶衡永三郡舊
[illegible]用鹽相距[illegible]遠價貴民多食淡者公為力請[illegible]
改淮鹽著為令夫人[illegible]才如水也刃如[illegible]之水不[illegible]
運[illegible]危之刃不能中肯綮公所守多劇郡又乘兵
燹騷擾之餘於關中總攝巡[illegible]司[illegible]諸事[illegible]
九江又兼潛驛傳鹽法諸司[illegible]時獄訟[illegible]

發明會歸分明集排者皆以補予懷傷而公從焦竑游處之若無事如利器之發新硎江湖之負大舩蕩蕩乎其無津涯也欣欣乎其有餘地也非大內重外而神定天全而才餘於事者其能勝任而始志耶公有三守天文世居遼東鐵嶺衛祖諱必遠天啟甲子舉人陝西宜君縣令父光祿字公諱郁皆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如公官祖母孫氏母王氏暨公原配完氏俱封淑人繼配金氏雒氏汪氏昆弟三人曰國泰貞謙撫標右營參將曰永泰廣東南海縣令曰弘泰早世子二中山邑庠生入直 御書房辦事中拾太學 候選縣丞女二長適庠生朱中山次適候選縣丞□□孫三錦□

奎孫女一公自江西羅歸既老不仕僦居都城與余以今時或載酒過從因得悉其生平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初十日春秋七十有二越二載卜兆於都城東便門外高北店之南原孫中柤以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公光明俊偉之器磊落英毅之才治行卓然可方兩漢諸良吏皆不容無傳也乃為之銘銘曰

佳城鬱鬱瀚水之滸忠魂來遊騎龍□州巷哭留餘酸山河氣壯隨朝充有乎鵬騫降人間來錫五馬飛朱轓□□諸郡縣多凋殘自公蒞之□□□□□□□□脛悟弓張身據鞍福我人民□□□□乃斂退才未殫太行北走紛巑巒如雲□閉□□□撰公遺嘯銘□□

藏之知學永不刊

西園先生墓誌銘

西園先生諱多學字覺初其先世沁水人後徙陽城郭之郭峪曰從儀至先生八世矣七世祖廣六世祖皆隱晨野不顯高祖珩初用季子好爵貴贈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再用長子好古貴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兄弟皆中甲科歷官並有名而僉事公初令元城□□有不法公抗論置於理直聲大著遷刑曹司讞決而大京陽城溫額之賦事具邑乘通志是為先生曾祖僉事公子植修先公農業行義於里中生子王父也先生父以華禮部儒官儒官公伯兄鶴盤為癸酉科舉

人歷仕泉州知州儒官公蔭續高門行身儉讓里中稱曰長者長者云先生方垂髫直不苟言笑齡然儒行理德為學者師蓋以其學施於倫物散見於事為自少而老敦行無斁是以於親則孝於兄弟則友推於朋友則信於人所接之人則無不聯是從而遇之以誠故其交也學者悲焉曰天不慭遺吾師儒官公長子多學為郡學員儒官公愛之先生事之如父未年三十有冉耕之疾艱難械席間至不可觸踊先自躬為扶侍臥起湯藥嘗而後進比卒慟不自勝過時而思儒官公以愛子故未年竟忽忽而病先生日夕持□將敬肅容□志□□時督隨事順體躬自潔飲食進多少為憂喜□□□少遲

閭儒官公以安徧從昆弟同臥處視儒官公既殁先生
孤立或開於牆堂橫溢搖不可搘拄先生曰無庸乎心
和顏摩肌煦肉平以格其非心起其沛氣學者日日誦
之子棠棣之弟先生有焉余所謂尊親友於兄弟者
如此幼與我家宰公我先世父侍御公同學於我家
宰公嘗曰吾曾兄弟也但各姓耳稍長所以嗣情好
逾日決句我先世父侍御公性嚴毅老而歸也閩門
與人接獨敬先生時時坐先生後披襟接對舉酒歎燕
先生穆然其間神明湛定與者融其心神靜其視聽默
焉而退若皆有得也學者曰隱不違親正不絕俗先生
有焉余所謂信於朋友者如此乎岳嶄然自持孤介峭

潔若不可人意與人語溫溫焉侃侃焉執其書而通其
旨毅容接膝聲欬者薰蒸冰炭氣沮意消理窒急難
恃以濟卒無矜伐意學者曰伐木乾餱之義先生有焉
余所謂凡所接之人無不過之以誠者如此先生少負
時約有以自樂而於身甚嚴余少壯里居侍我家宰公
游樊山之巔先生几杖在焉中席酬酢引進后交人倚
樓濟白語笑縱橫脫略細檢中夜不寐先生明日而書
余曰節飲養身君其念之自後每見必以相規余至今
思其言未嘗不惕然泣也先生教學甚勤老不間
書於冊浸清丹墨迄日除夜猶潤然之聲沖沖淵淵逢
作為制義之文其書滿家凝斝鈍鑿篇斷輪柔過而

從先生為文嘗聞蠶繭探淑其字句至今惡焉先生加
意詩古我家宰公約文社於樊川之上邑之後人勝
流咸集其中閱五日最踏永睹森柏文陰叢薜蘿路步
俳徊徙倚河渚而來與我家宰公山程水澗逢坐
竟日以待諸君為文口吟手書賞其佳句或有不嘆嗟
然而歎移時不樂余與先兄庶常公生今子實蒙
其盛而其時學者擁衣執經侍兩公側者歡段多有成
立蹟先生行事舉十之一二以見其生平學力之寄致
用之大者益先儒有言人生惟是感應之理從先生殁
者殁而益思之即余之不肖每念先生總結六合則不
禁潸然泣者是知先生之感人者深矣論先生之行

事而歸本於學而序次之以為之銘焉先生一子于廷
順治己亥與予先兄庶常同舉進士者也為永從令先
任以敢封文林郎先生生以前明萬曆二十四年五月
二十九日卒以　大清康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年
八十有二葬以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卜兆於
南坡之阡二孺人劉氏嘉系先先歿已十六年所矣
婦翁孺人王氏繼孺人于氏再繼于氏女三一適貢監
生李易其二皆為士人妻孫男一之麒康熙庚午科舉
人銘曰
長者傳聞東山東始有嫋者張雨公東山魚飛鯨摩空
我家宰公人中龍祖父易剩出熊熊雨家川嶽靈所鍾

先生鄉肯承流風膦傷㑹追居何從典型淪亡天晦蒙
風木痛劇春再終祥琴欲鼓聲難工松柏已長宿草豐
先生馬鬣猶未封歲周星紀加四冬撫律以銘辭載攻
緒言啟皎悲塡膺人非有情與之窮劖文堅石藏幽宮
千秋不泐情與同海不有涸石無窮

鄉賢張公墓誌銘

昔故唐[illegible]邑克都在焉昔季札觀周樂至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語者謂民性既敦厚而又有先聖之流風遺澤故習俗異於他國余讀之不禁[illegible]山[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其後焉至宋時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令惟我州以

義節儉爲教誨故其民至今皆力耕務作織紝衣食其土亦卻婦誦習不驚於聲利有古隱君子之風如我[illegible]鄰[illegible][illegible]公其人也公家沁水爲甲族諱之屏公[illegible][illegible]甲進士官陝西商洛道右參政爲公之祖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公者舉於鄉令直隸威縣則公之考而余之外祖也外祖母王氏明吏部尚書王公[illegible]長孫女生三女長歸先考尚書公建敬母此外祖任威縣數日而歿祖母攜公扶柩歸里歸而流寇擾[illegible]沁城失守公隨祖母避兵於外家城[illegible]返沁則家業蕩落[illegible]餘河[illegible]數百畝公繼弱齡以隻身持門戶里胥縣役日夜踏門叫呼公應之有方時有偽官斂偏於沁不能應則拘公於獄備累

月邑中耆老[illegible]感[illegible]曰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孫成其偽官别白偽官亦感悟[illegible]之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亂外祖母避陽城艱於奔[illegible]公[illegible]還陽[illegible]間[illegible]難[illegible][illegible]不恤勤瘁未幾外祖母卒公身自拜櫬歸於百里外含殮祭葬皆不失禮及生母陳卒亦如之外祖有兄二人皆無嗣殁而葬於地所公每撫然以課時誰爲酹一卮酒者因皆遷葬於祖塋之側公於家人生死恩義大抵類此公雖好經籍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銳[illegible]進取顧爲家計累弗克竟[illegible]常言其諸子曰吾少遭多難未能肆力於經史汝曹多暇宜盡心治之公既不[illegible]於世常慨然謂吾不能續學成名則當勤其四體以自養若安享衣食無所事事世之大蠹也

日當[illegible]色而起往田間督課視其樹殖耘耔芟柞收穫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器以教耕作者曰我身爲老農矣治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違[illegible][illegible]下不[illegible]鄰里家[illegible][illegible]畦[illegible]莫不井井中法[illegible]作[illegible]令節[illegible]故舊[illegible]甲十數人會飲不立崖岸[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尤不[illegible]然不及世務談說者桑麻[illegible]麥而時[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歸居城市終身未嘗謁見官府縣[illegible]鄉飲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弗出曰非我所樂也公體幹豐碩精神充裕今官京師四十載公自家視余邸舍先後十二至無[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筋力[illegible]固能然也年[illegible]八十[illegible][illegible]健步[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鳴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斯耶公生某年九月初十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illegible]月二十二日享年

七十有八元配馬氏陽城庠生馬君釗女繼配尚氏處
士尚君允祚女皆柔靜有德子男五長開士庠生次衡
士太學生馬氏出次恂士本邑生次傚士庠生次碩士
業儒尚氏出女四三長適拔貢生張續中次適庠生馮
三畏次適庠生李膺功尚氏出但先卒孫男七人克儼
太學生克智業儒開士出克恭衡士出克恭傚士出克
顓克寬恂士出克豐碩士出孫女五長適開士出者二長
適庠生賈可允次適庠生張茂功衡士出者一恂士出
未字傚士出者一俱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合祔於
先塋之側其甥廷敬爲之誌系以銘曰
人之生有戚婣所自出爲最親我母之弟存者一人其

敦倫也以厚其理生也以勤我視其貌抑抑恂恂我視
其家禰廟閭閻懷才蓄志屈而弗伸藏仁俗德用淑厥
身有山巖巖有水漣淪鬱眠滔藏考秋復春孰究其年
數之所繇

故永從令張君行谷墓誌銘

故永從令張君諱于廷字殿卿其家在太行山谷間之
郭峪故一字行谷太行西來數萬里至陽城迤南白巴
嶄然而盡如化城蜃樓列峙北向郭峪在其中蹲之鉅
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巖壑爲離落相保聚戎開自出
戎數十步林木交枝炊烟相接自前明至今官侍郎巡
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當相續不絕於時爲近一行

年仍矣自郭氏令樂開而張氏起其先獨歸然以科目顯
曰竹溪尚嘉靖某科進士户部主事曰竹屯嘉靖癸未科
進士四川按察司僉事推折撫嘗自斎著聞以以斷薫
曰賢癸卯科舉人涼州知州僉事公君之高祖也考西隅
公諱多學邑庠生皆年長德立行教于鄉黨宗焉君順
治辛卯科舉人己亥科進士性直亮剛厲學問長于才
識于世事之平居侃侃自矜重每謂君之才如此又
名家子當有所樹立筮仕爲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
南荒瘴厲之區日以益闢此天地之運使然亦必始於
有賢人君子能變其舊俗與之維新維新然後果
觀焉君子故君之所以施於永從及永從之人所以報

君者不遇區區百里之間而其效可垂之百世風勵六
下不可沒也黎平以永樂十一年始置府永從以正統
十四年始置縣縣逼湖廣四川雲南之介山谷崄巇苗
人分族而居俗悍獷不知禮義飲食言語與中土不相通
耕沙種以自食輸賦布爲和唐宋以前羈縻而已
明時則屬隸山洞開設爲諭治　朝廷設官化民之至
意於是始以中土之法治之延師儒立黌序求樂而緩
諭之播響應而綱分常平倉粥未設也於是則苗民宿
棄去賦既不辦而縣課役皆按催他郡邑乃滇蜀人君
設義倉講積貯遂年穀數千石仿義倉之法時其斂散
於是縣以歲苗民恃以不饑苗俗財婚相世傳鬼鬼岀

月比附君觸罵置官娛聽帶有獨民使繼之乃言謂法
詩復感人爭者煩息久則讐殺鬭狠之氣以銷民俗
變而縣以大治粤雖安謐如治永從去雖安民性縣
忘焉去嗚呼若此者可以觀民情矣彼負懟殘忍者
自生之地日取其人而刃鉏之纏其境在中上視我書
所漸摩風俗素稱朴厚而使其人怨讟並興嗷呼不違
而曾不之悔謂民實負我不可化誨夫民果負我哉又
謂其不可化誨者也抑治其民不稱君治耳使君得一
郡若一州或不在蠻獠邊徼之地其所施立當又何如
哉君之治行見於為令者僅若此為可惜已滇中之亂
會大府遣害永從孤城不可守君携縣印跳行匿山峒

間旬日不得食苗民跡君所在銅鼓笛進稱喪食君亡
得君家人悲以送君所大窗劍油流離之際而苗民之
不忘其恩如此彼中土之民平居無事而嗷嗷作不祥
其於蒸之漸摩風俗之朴厚其性習反有異於蠻獠遠
徼之人乎是尤可為太息者也未幾叛者平君竟無以
携印詣軍門陳情又年老觸歸事比歸家人無一失者
當是時西圃公已老而尚健人曰天之所以報君父子
也君初為諸生我先公以元日謁西圃公問君讀書時
歸謂廷敬曰張氏子元日猶讀書耶乎聞而自儆焉西
圃公教君嚴至不令苟一步趨安一語言西圃公生君
一子君生亦一子曰之麟康年科舉人君殁之麟走二

千里丐銘於余余不得辭且以子田家自子祖父及子
皆好學明力行仁義其後必昌予兆者可銘也君生於
前明崇禎元年十月二十日終於　大清康熙四十五
年四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九君母于孺人君娶王孺
人生之麟女五人一適江西建昌府知府王君嘉韶一
適甲戌科進士內閣中書田君況餘皆嫁為士人妻需
人生於天啟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終於康熙四十四年
八月二十九日年八十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君需
人於某山之原之麟女七人以前死之子國楫為子之
麟既別去予為君銘未發感從河上濟寧道中聞之麟
舉子名曰某予謂後其必昌者以理斷其必然而事固

已可驗已銘曰
猗嗟嗣上為吏可哀天之生嘉穀而萬莠摧較其本根
設大哉我友行谷君今若此往事猶增傷來者止命不
可君才時有以銅鼓之深若君所蠻蕉益荔子丹雜有
流君遠游歸來盻然乎太行之谷人兆風古飲水清
流斜陽齊去前然指君魂與君語公侯必復始昔有云君
之孫兒賢且學文千秋及百世繩繩繼我華其銘者信
勿替

王君旣沈六子配陳孺人墓誌銘

崇正末流賊犯陽城山東右參政寧甫王公諱徵俊
死之公有子曰龍御府君有婦曰陳氏孺人賊將執衆

政公君謂孺人父必不屈賊徒從必父子俱死無益乃
變姓名陰左右公公果不為賊所執然不偽縣令使職
縶公君夜忽悲啼不自禁賊黨知公子益怒使賊呐勒
君歸立取對求蓋賊痛惡士大夫自將執至府官求
奎皆以品高下為率公為人剛而碩然所得否而僞令
聞公名推重公陰縱公還公謂君與孺人汪氏垂暫為人
政當國家難以身濟之事已不濟有死無二君與孺人疾
泣請從公曰我人臣義不辱身汝曹無自苦今所得公
死難時大書二十二字有曰身不任義義無自免云云
若君與孺人實親承其命六公既還難然孺人號痛而
喪事衰毀幾傷生顧念父之孤忠恐身殞無酬他日汪

當請褒卹之者於是猶自節縮忍死葬公公所自經縊
雲溪君孺人終不忍再履其處其後每遇公殉難及殉
難前後十餘日齋戒哭泣積數十年以為常初公所
二十二字君從令與俱及公死難時始末詳書之牘既
行走京師所當事當事相視闕默孝無首為公辯白之
者君每與人言未嘗不泣下也君素愛嫻儒而尊且学
飭母茂孺人教家嚴君多讀書美言議為學官弟子顧
心不欲學使者試士觀告於公願隨國子考書公府新
遠王母張太孺人喪君率孺人拜哭就孫位人曰知禮
事母孝母喪盡禮如公喪張太孺人然公府則為學使
者以君明經上其名於禮部凡一再至京師終不就國

可試曰若父之大節猶未褒顯也君翁外若憂擧而其
中有鬱鬱不自得者凡以參政公之故也順治丙申夏
疾革不能言明日卒年四月某日也年四十歲其年月
日葬於參政公墓左始祖可考者曰四四生十十生探
英懷英生得馴得馴生聰聰生學文以家寶國光公曾
贈尚書學文國光曾祖也學文生君所贈尚書君國光
公也君生繳因蓋自是參政公與家寶公始分支參用
生潛光潛光生如春歲貢生當陽教諭以參政公貴贈
歙城知縣是為君祖陳孺人廷敬之從姑也初三歲而
尚書父經卫悅槪有大節孺人有女德歸於君方以而
為擇宜子者待之生子及女君歿後廿孝盡攻益藝教

居其六十二年閨門之內具有法度儀則有於磨膺于
政以周年六十有一觀孺人助其夫子以周旋於參政
公之側以至公臨難從容而死生無媿抑亦可以為忠
臣孝子賢婦矣子男一人復繪國子監生女一人適秦
太保府學訓導廷宸側室李出孫男一人吉瓊孫
女四人廷敬有母之喪禮不得以文辭自見復繪泣以
請曰始吾相待　國家之恩綸而渴葬也未有銘幸吾
父因未敢有銘今吾母不幸又殁將以某年月日葬吾
父合窆焉吾聞諸吾母當吾父殁之年吾尚少人知吾
重子銘吾父母其如之宜余固辭不獲也且余懼夫吾
公之大節久而無傳焉因閱其事書之雖然孺人孔歉

諸母行也假非吉以告哀亦吾母之意云爾銘曰
呼彼鄙夫貪生避死有愧此婦有獨其旭此臣之後克
享厥家住兒佳婦以淑以貞亦爽亦忠魂在其孫子歆于
銘詩告於惇史

韓君佚園墓誌銘

君韓氏諱紫樑字佚園同治中余年十六七始與君一
見以為異人杯酒結交而去其後請命於先公要君為
弟子業家塾中予居山谷間與先君常兒門閉閉□書
好讀舒許輒曰吾志古之道耳何居居則偕乎為而已
見妓微理是時先侍御公初謝賓客鄉之同人乎不佞
予家者君至則謂余兄弟讀書以道今致用家之不治

屬以書為余兄弟始新飾自克厲於是鄉之長者既愛
護善相其器少亦稍稍解去君高才能文章善開導學
者余觀於君有得而其於行身保家處世之道尤得於
君者為多迨今五十餘年蓋無一念不忘也予自通籍守
官自誓清白以貽子孫未嘗不有感於良友規戒之言
君之終也無以為賻乃鬻山田一歲之入為君從子其
雖家人以口分不給告不恤也君又精於醫樂養生之
事晚而深明理學書與雖復喜詩酒登山臨水有春風
沂雩之興人亦莫得而窺其淺深也君不以溫人射瀨
落不羈而游以與默嘗山中宿夜相對於時月暗清明
肅風蕭颯忽語及生死大事兩人掀髯大哭哭已相笑

如醉如醒如夢如覺由今思之猶復可笑可哭也往年
君舉前語以為諸余余應之曰孔子答仲由曰未知生
焉知死知生之道必學以明德其功始於致知中庸
言至誠其功始於明善明誠之理乃生死之大關未有
誠而不明亦未有明而不誠者由誠以入明為聖為故
易傳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
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與鬼神不能違何有於生死乎是以
子思之贊仲尼也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此之易傳之義亦即
明誠之義也朝夫子不告以知生之道則夫子之所以

教諸弟子者果何事乎學者但當由夫子平日之言以
求進乎致知明善之實生死之際不求知而自知矣至
後於君者如此予是以於循性於命始終之際思君之
所以相勉而交警之者不能已於心也君好學老而不
衰能為古文尤工於詩予懷君詩前後至數十首有云
世間起滅中生語除却君知世不聞亦泪濺皆時涼夜
中宵心予與君杯將罷散之樓頭亦大略可覩已君終
之日寄予詩高朗超越寄然生死之際則君之有所自
得於中者益可信其決然也已寄人天下求多矣如君
者能有幾人哉非予為之銘當誰屬焉其孫時中輩以
狀來求銘按狀敘曰韓氏系出南陽今為沁水人自五

代宋兆以來兵革之餘譜牒放失傳之長老先世有爲
王者故邸曰韓王邸自巷在焉君又字曰韓山因邸名
也其世系之可考者則自祖能始能四子[illegible]
九世祖次曰聰三世生侍御曰恩次曰慶五世[illegible]
守曰肫仁六世生松源令曰張𢇁誠白瑛純二子長曰
聰忠生銳銳三子長曰贈文林郎[illegible]次曰江府興縣尉
次曰王[illegible]蹤難不屈贈承[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爲縣令累封中憲大夫通政
使司右通政使子晨生范君之曾祖也其科進士累官
通政使司右通政祖仰升初爲邑學生從[illegible]
行名重士林是爲少宰先生父尊令[illegible]

君其長也君邑學增廣生凡應[illegible]試不利於有司幼
警敏人五歲失母馬孺人自解去衣不茹葷血擗踊
哭泣如成人鄉里傳以爲奇聞賊初州邑設僞官專以
拷掠士大夫初取金帛爲事比至江水大宗通政公家
時君身[illegible]諸父往抗辯縣庭不屈賊官相顧[illegible]
錯愕[illegible]不[illegible]而賊圍所居[illegible]君登樓[illegible]
汝[illegible]多得金帛耳若中金帛患以委汝[illegible]
[illegible]而賊敗約攻若破若中人四散[illegible]君父已[illegible]
去若不知也以不得父在所出入里門外尋父邊[illegible]
道所得賊杖以一錢一包置君窟下君以他事[illegible]
身走陽城白巷[illegible]家[illegible]則君父先在焉其時[illegible]

暗不知道會白犬引路以見得先達人謂天之相君父
子也君初遇賊時身已被創求父迫竟忘其痛父子相
聚始有血汕泥始知爲創也蓋君之誠孝如此事繼母
當孺人得其歡心與季弟友愛分財辭衣至老不倦[illegible]
族不能自養者君戒其子我與汝曾不食飲則已不語
則易忍使骨肉失所生平輕財利類任俠者如以教授
供入口所餘則動施予又以其餘買書貰酒蒔花木書
籥魚於[illegible]中獨詠自得有奇書必借鈔手自抄
[illegible]故所爲書尤多好飲酒飲則[illegible]令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則舞樂也君坦懷任運[illegible]其適皆得於天性其行
於家而及於友朋與閒然者有感於予心也君卒以康

熙四十又九年八月初八日距生之年月得年八十有
[illegible]成進士其官[illegible]公度女[illegible]繼室
以[illegible]孺人生二子時中[illegible]中[illegible]南康府推官實[illegible]
[illegible]孫[illegible]選知縣[illegible]孫男四人然盡點風
[illegible]女一人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某山之原銘曰
[illegible]文[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天不[illegible]予懷幽憂如
[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諸亂將[illegible]去聖
[illegible]遠簡[illegible]明[illegible]如明[illegible]時措
宜惟君知我謂我不欺炯炯其有朗月朝曦君其不朽
[illegible]古如斯

門人侯官林佶繕錄

誌銘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紉齋李公墓誌銘

始余從蔚州魏先生游得交李公父子其後公之子如井今給諫君以文字及吾門因益愈知公平生甚悉後久不見時時從給諫君問安否無何以訃至給諫君為狀謁銘於予按狀李氏十世祖自淳[illegible]遷蔚累世以宗功顯然多厚重隱德至父太公敦行仁義好善樂施有稱長者遂大積於厥躬以逮其家公生而早慧為博士弟子員食餼上庠數踏省門試不利於有司以選拔貢太學旹其父歸里中魏先生方講官家居以古儒者學行自任倡導其鄉公既天質沉摯折道開鑑先生論說益淬礪於問學家禮譜牒近世所弗急者公皆服習而修舉之選中書舍人內閣地深嚴閎燠密公恪勤盡其職毋怠毋洩遷戶部雲南司主事會用兵於滇賦畀未夜郎郭甫定封疆之吏以人未就業請免夏稅以蘇民急言土馬供億必資近境議不可免公爭於庭中卒如公議宣府順懷安蔚衛頻年苦水災沖衍民屯田有司請豁其賦議不決公篤言無諱卒獲其請得理不異與平金奸人窟穴其中發不可究詰前後弊訟纍纍彌歷年歲人惟其役公則情以[illegible]知艱大猾伏辜遷廣東司員外郎擢四川司事務有成績歲滿日斷[illegible]者

令增賦口急公曰養殘黎如養創疾尚多培其元氣疾亦劑行而重以斂補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責之吏於務[illegible]日開賦增加俟重省於是議寢遷刑部山西司郎中榆次民段某奸黠誣御縣范某謀不軌公得其情黜皆服上刑而無辜皆釋會命西序清刑獄公於多書可矜者司得八十六人雲中飢多掠賣人子女公察其他亦為斯選者甚眾公所歷官其事蹟皆此類公純孝友其行於家施於族黨比閭皆足為世表儀施人之急成人之名樂人之樂復人之難終身汲汲如營己私衛中衛何在出倉粟賑飢未及上請而病以踐法當坐後[illegible]得免論[illegible]

歲兇公急遣使持其券焚而寬之儉歲盡出所積粟散稀遠邇以為常乎若建社學設義塚築堤伴諸鄉大夫之所得為者無不為事不可殫述公雖謙厚樸直而天懷和逸寄託高邁自為郎出守黔中以抗裁不赴林居[illegible]伴泉石詩酒以自陶寫嘗過龍門觀太華適吳越其[illegible]以有深然出塵之思卒之日猶驅款段尋舊所[illegible]歸而與家人論文談藝日夕不倦至夜分而形神[illegible]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八[illegible]開[illegible]公無疾化去其騎箕尾[illegible]而亦與天遊乎公之子[illegible]人胎辰行人司司副知州[illegible]戶刑給事中

典素有文字之知者也佛吉貢生宿寧甲戌科進士林
林院庶吉士耿翰光祿寺典簿曙鐵康生女一適太學
生劉無孫十四人嗚呼公之所得於天全於人者如此
此公可以無憾而世或謂天之報施善人或有不盡然
者然觀於公亦庶幾可以明於天人之故矣公諱鐵
字天寵號約齋初配史恭人繼配沈恭人銘曰
蘭州宿學不可捫寒松晚節今猶尊孤風可挹淵乎莫
名宗清切連高門韋相傳經遺後昆范公纂千錫瑞璐
少翁堯夫堪等倫矯矯介後何騰拔勝西世業世重擒
諱桑仙李深蟠根仲也耿耿登星垣□九關館初高峯
英爵鸞角宥軒軒咸池迭奏如□□公想不樂歸精魂

江罔淮妝無敢喧

湖府君墓誌銘

謝君名燕昌字異之其先家平江上世祖曰宇以宋吏
部中進士為定海令殁而民葬之後世依以不去遂為
定海人元至正間為高安令者曰嗣謙史五世為僉事
者曰璪僉事以明正統己未進士初仕為上饒令政有
異民祠祀之弗衰僉事弟瑛生廷輿君之五世祖也高
大父曰維寧曾大父曰綸兩世皆贈參政大父曰渭明
萬曆庚戌進士累官四川按察使平水西有功民為立
祠自其先世至按察仕者皆有功德於民按察生子六
人仲曰彝錄君考也贈文林郎君為人孝友紹有聲

譽國初時海寇帥以數千人入據縣君倉卒奉母避
身雨中匍匐叢莽險阻間觀而復出連晝夜不息以免
於難已而王師渡江餘賊匿島中州志聚來襲君率家
人敎守禦謹偵候以兵法約勒之備未成賊至君白諸
公以避兵矣盍避之公曰第以若母行母更慶戚賊入縣
公舟中公不為屈反覆數以大義且曰吾自度韓魚
手賊怒公及於難當此時君呼號走海上尚拾血淋漓
遺丈夫在所岸上人遙望見之無不泣下後□益困窮
竄求事母兄弟三人常易衣以出愉愉如也每值科試
至輒掩卷而起已又篝鐙夜咿唔聲相答和君講藝論
經執能暗記所習誦丹鉛杖無數於經籍綜縷靡不究

學子嘗三十餘人以君為師會母病君旦夕侍臥起三
年嬋巫盡衣帶不可捫中夜籲天祈代母卒備哀如
禮宗憐公衣冠杖屨葬焉以博士弟子員游國學試舉
不第坐其依派詞吏部試經義判又高等授州同知歸
而歎曰自吾父抱道不仕且仗節以死吾其敢違吾父
之訓於是耕海之旬泊然將老矣嘗於邪人有大利者
則身其力之能為無所惜小浹滯長山橋橫貽縣東南
嘗孔道毀於寇君治之橋完如初定海南東尚傍而控
敵東錢湖其中有渠歲閒碶廢引湖溉渠溉田嘗數十
萬頃之分有上中下自下上鄞為首奉化次之定海又
次之歲旱則湖水淺不盈不能達渠雖開上堰而於此

海田未有利君謂錢湖利三縣田不賦且賴灌溉海田無利歲輒賦也請易置版於鄞鄞宜而定海實當世之列縣令上其書巡撫如君指既得請湖流通溉田世無讓此歲大稔民歌舞以樂之盤縣為窮巖與臨頹蘇錯於諸鄉然環溪而入淫潦不時水高數丈或經月斷人行君取嚾者削之窒者培之水深以斜者積以短梁填以巨石而險道以夷縣負海夏秋多颶風壞官署數歲傾君董其役鼓勸工不勞而成君雖不仕視今之仕者其所建設措施為何如哉假令君出而仕或拘於文法掣於上官其所能為豈盡得如其所志哉君既強長者一夕盜賊百餘去為之主神師既覺將捕以法君曰舍

之使其人悔改又當亂時人乘間竊橐中貲君知其人弗問後人曰悔恐願以田償君君立謝取焚其券令其子孫每食必祝曰願世世毋忘君之德然則君之行身與人不亦古之所謂賢豪間者耶君娶李孺人李先世以軍功襲指揮使孺人則既棄紈綺溫恭儉勤相其夫子以致孝養於其親教其子歌備問義君弟妹之子若女孺人撫之如已子女使各有所成立君可謂有賢配已君性疏曠有精力嘗自營葬地曰白峰為堂清溪為閣吾魂魄樂而安之卒年五十有五適月孺人亦卒年五十有八君卒以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孺人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明年某月某甲子合葬盤溪下樂縣山之麓即君所自營地也子男二人長紹彥次紹宗女三人皆嫁士人紹彥十成進士余既識其文君之弟監察御史兆昌聞君之喪將歸過取別以諸彥所為狀示余屬之銘既讀狀歎曰是惟賢也烏不余

銘曰

進與仕者民亦說難有介于石被褐以完惟定邑乘記君為鄉氏聞人載張旗鼓衛請罪賊氣沮其往往施同行規以自豪惟仁成身式惠厥後亦繼其志惟德之可以為師之鄉社祠之或娶彝組多為世班世所傳詩男絕之為所不為亦稱以私人舜思之洋洋海潮海如有淮功此藁碑

戶部河南司郎中在只王公墓誌銘

封光祿大夫王公之葬也其孫山東運使廷掄使來請銘余與公同州里昔我先公為仲孫豫朋擇婦於里中得公長女賢孝聞於鄉邦蓋公之行已教家以施諸世皆卓然有可稱述者鹽運使君初筮仕為青州通判始視事公來官舍提攜囊篋以家貲辦公務屏去藩邑餉遺不取民一物民頌惠和聲滿青齊聞公夫人李卒還使君奉公歸方是時晉郡縣大旱蝗蝻遍野公歸則出錢數十萬緡募人捕瘞蝗蝻公分口食食餓者公亦捐穀周給州人以故不流離嗚呼周禮相賙相卹之法行則天不為災而民不困於饑後世人各自私其

比謁州黨亦無然亦相視如秦越人莫之省顧一遇年以叢則必仰於官之蠲賑幸遇長吏賢不壅於上聞又幸有仁主在上除租賦出金錢發粟誑賑惟恐不及而吏之奉行之者猶有能有不能民之待澤者猶有及有不及則朝廷大恩其得被於窮簷部屋嗷嗷就斃之民者亦已鮮矣安得鄉有君子好行其德如公之自賑其鄉者哉猶有周禮之遺法乎太行古稱奇險實當孔道數縣居焉不絕於途盖其嚴害顛墜烈於深淵行者憚焉公出私錢修治之險者夷陿者拓戴馳驅行旅歡謳比乎再經忘嚮者之艱而思公之德能於無窮而太息之永有已也公所施設其利於人甚衆為紀其大者

如此漕使君入官戶部公時一至焉以觀其所為及其出守汀州汝予廷揚亦入官戶部公戒之不責公府絲粒一如漕使之在青汀也後漕使君再治山東公曰此汝昔所歷地罔益勉諸由是漕使君承公教惟謹以公訃而歸也山東人攀留之至不忍別去然則漕使之奉教而就於民者可知已盖公之修己教家既卓然可觀宜其設施於外有過人者是以君子之觀人必本諸內行也公諱璘字在只居澤州之南曰掀木崖者自太行而北有山澗澗水北流可數十里公所居在澗之西上田高敞草木修茂上有流泉可溉花竹公之初諱國寶父諱自振卜築而安焉以民俗導其居人隱而未耀公

與弟均小皆韶鼎溺樂而尚之曰此兩兒殆興吾門乎公入州學為高才生均以武舉生舉於鄉成進士公以貢入國學名在吏部為選人當當次縣令而遂引還退居為然自訓教二子皆有所成至此其於世之角逐於聲利之場者所得孰為多少也家居盖敦古誼睦親族仰給者以自給喪者婚者徭賦之不備者緩急恃以無憂晚築小堂名曰永寧聚族黨勸子姪講孝友婣睦任卹之道不倦而公亦且老矣漕使君以卓異薦入京師

賜蟒服既又封公光祿大夫贈公祖若父官皆如之

遣使趙迎賀南寺　賜公古稀人瑞御書四大字可謂不數已今年八月遘以疾逝二十一日也距其生當

正德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得年七十公初娶贈一品夫人如氏有婦德生廷揄繼娶以一品夫人李氏生廷揚進士君無後以廷揚為後女適甲戌進士翠[illegible]府撫民同知陳璣明余之仲子即前所謂擇婿而得公女者也又二女一適呂衣一適陳修元孫釗由庠生貢國學孫女五人先是李夫人葬某山之原至是以公葬之明歲康熙四十又六年某月某甲子將啓其封而合葬焉銘曰

有嫭自家而頌崇於朝也不斷其身則惟其子之襲也昔人所稱成歆其休也德之云遐若山峙而泉流也世繩繩永光則此也

贈詹事府少詹事田公暨孫太恭人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學士田公以母喪去位予與學士生同鄉同官翰林在殿廷日相見而未嘗一過其廬至是往弔於喪次學士齋然風日漏穿皆土不飾學士顧與無容嬰嬰泣孺子聲弔者感動咲息以為賢今世若學士者之喪重惟浮飾[illegible]多致貴人陶書求[illegible]嗜衣棘以白旌耀學士無一有焉哭拜且已又[illegible]曰吾母之銘敢以煩執事且先大夫誌行久矣[illegible]當世之能文者幸執事毋辭余余卒不得辭誌而出余謂學士之賢而能不累於俗自力於孝如此其有由也夫公諱大稔字是海馬邑人王父諱世芳以明經為絳州訓稍遷太谷教諭嚴正直方律身以禮士皆推尊

篤於學者諱嘉種者宿長德為諸生祭酒鄉黨化其行謚康三男子伯以諸生不屈流賊李自成慷慨駡賊以死公其季也生而夙慧一日數行下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純孝友恭篤踐實行與人無貴賤少長接以誠意於韓族為姻[illegible]和[illegible]賓客時[illegible]命觴盡客歡口不[illegible]人遇人有[illegible]者輒不答或亂以他語飲於[illegible]客妄謂公悅已怒與俱歸[illegible]於途吾洲方酬何[illegible]若[illegible]後從手適我公不辭比至客家客怒解竟歡如初夜有竊盜者僮物色得其人公謂僮吾家[illegible]有[illegible]耶[illegible]謝其人人大悔改行公居心克己皆此類公卒以康熙壬申四月年五十有三以學士贈中憲大夫[illegible]官起

居[illegible]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封太恭人梁氏山陰人父諱某以明經為學者師太恭人歸於公也溫淑靜好善治內事公事親孝太恭人晨昏左右脩恭周急公好客太恭人常脫佩環治酒醴有檢以盡公意公晚而不視生產太恭人[illegible]時雨時措椎髻秋斂種有法則凡公之為皆太恭人相之也太恭人卒以康熙辛未正月年七十有九男子子五人長即學士[illegible]辛丑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次[illegible]舉人早逝次嘉[illegible]歲貢生汾陽訓導次嘉[illegible]南豐[illegible]後[illegible]女子子一人適李維基孫男十二人[illegible]又[illegible]先大夫[illegible]不[illegible]孫闕十餘矣所不[illegible]

我公[illegible]者繄惟吾母之教翰太恭人之行[illegible]於公[illegible]賢[illegible]觀公之行於世為賢人則學士之賢其有由也夫余[illegible]以所銘焉銘曰古者[illegible]我親於鄉[illegible]有美其居[illegible]門[illegible]觀於家[illegible]賢母吾莫逐[illegible]亦莫予侮[illegible]子[illegible]士林[illegible]如式[illegible]余有而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山[illegible]刻文

[illegible]陝西學政[illegible]誌銘

始余[illegible]生[illegible]文[illegible]為中書舍人相聚於京師[illegible]文其[illegible]一[illegible]知其人賢者也居數年君由禮部[illegible]官[illegible]以[illegible]門謝交遊

雖以君之賢盡於今絶不通聞者十年餘矣今年冬君之孤以君卒之月日及所給事承宣所為狀以來請銘曰君治命也予不得辭君歙人諱琮字谷一又字瑞玉上世有顯仕唐則黜陟使曰某宋則少師曰某明則尚書謚恭靖曰某恭靖有從子諱某以孝聞君之高大父也曾大父太學生諱某大父贈承德郎諱某父贈朝議大夫諱某以學行祀於鄉君弱冠以尚書領鄉薦國初為崇明教諭舉順治九年進士除陝西平涼府推官承重丁祖母徐太安人憂服闋補廣東韶州府推官歷遷行人司行人刑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提督陝西學政[illegible]母許太恭人以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

於家年六十有五初君之生十有一年能一日為經義七篇驚其長老由是江之南北號曰神童顧朝議公弗深喜曰古之學者道積而有言今子學未成而言之多若是吾懼子之外飾也盍道務是求於是君自為童子已志於正學矣故其自蒞事教士治民罔弗本於其學果粤新附建兩藩王邑令府掾皆所易置憑依城社距磨牙虓眈伺人君至則曰此濂溪先生提刑舊地也南下車大書洗冤澤物四字揭之中堂為政精密微然一以周子為師法成令修舉黠猾詞稱梗稽化上下安悅折獄迎刃渙然而解訟者皆頌之君所鄰郡縣有滯獄皆就君治部使者行郡縣必與君條析疑亡聞土田逋賦遷民稍稍出水火而衽席矣當是時兵猶未戢征調頻繁諸郡縣皆供億弗繼則吏挑其咎曲江始興保昌三縣令不相戀自裁君條上幫貼夫船比行之議詳共擬供應標給領規而外若馬匹折乾之必咸定而有詔傳銀則宜請動支解運腳費則宜請例給盡易則宜籌協濟大吏從其議雄韶諸郡吏民有更生之樂尉石頌君功德嘗於桂之界烏春山有妖民郭元興者而亂時議以兵誅之君曰無庸兵密召郭男諭以大義郭子尚為亡命逋逃數君遣數騎乘夜執其黨魁水道諭之順逆禍福即日到散虜賊王秀等已就降至翦[illegible]後楫渡江大掠約賊黨內應君用間諜使殺賊自効而

皆殲焉興寧翁源賊餘黨四十人曲江獄劫殺人君覈驗往捕得其獨殺者七人抵法餘不問全活數十人於是聲名徹於使者交章薦君於朝君在刑部歷代之議釋義疑法出書考證斷疑使法必當情吏不得緣為奸律官私採藏物贓收用官私字誤官司廬而寄鄰民坐採藏物誤罹法者衆君取舊律文為辨爭得白吏蕭為令君之蒞事治民其人者如此初君之既授崇明也敦尚實行風厲學者因有勸利祿而文學之士彬彬興起及在秦中慨然念曰國家所命督學者此外獨文也必學正而文興於是所以正士之法悉準於古事東關中書院祀其鄉先儒横渠張子延學者中朝講學

其中揭其條目為學之序修身接物之要與白鹿之
古相發明蓋關中理學之傳自明季馮少墟益推闡而
光大之君則為之刊其論著布之學宮以涵多士而
求之有餘師也君之教士名如此以君之言其見之者
者未能盡究其用而踐其所以振敬指授之意志不失
其為學之指君於聖人之道可謂勤矣元配王氏贈恭
人繼室方氏封恭人以某年月日葬於其里某原以元
配王恭人祔恭人婉嫕有內德前君二十九年卒子男
五人呆行東流縣學教諭覺行歲貢生周行候選州同
知雲行太學生時行切女八人皆適世家有名行孫男
十一人述序生達遇遠遒遽還邁遲迴逖適俱切琅友君

琅為人謹飭有文藝書法爭之知君以琅友琅友之致
余不及銘而銘君可概也銘曰
古學繹遠誰箋絲如執集其成執究其初相厥宅里大
賢所居高原鬱鬱碑石峨峨近嬡墓者紫陽之徽閒

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剛然衛公暨配賈太宜人
墓誌銘

康熙三十有四年里有賢媼壽佰可微里中大夫士以
其事以俗風謠國朝屏風長筵勸酒以余濫爵掛名其中
以賀奉諱蒲伏哭蹶蹙堂雅國之人而發消沮
見其靈輿何媼卒春秋九十有七余時付中於寢門曾
拜户部之命為裝以行其家孫懇年有其宗求太守為

作狀請銘於余曰將啓奉政公之櫬而窆焉乞為合葬
之銘奉政公者媼衛氏諱瑀守閒然稱奉政贈公也年
二十一歲而殁媼封太宜人則誥大夫賈公某女今去
奉政之殁蓋七十有餘年矣按狀奉政公生而異姿敏
聞蹈繩矩舉能禮不與俗伍考德政君於梓勤事父
母有曾閔之行至今涵說孝子孝子云殁之日雙親垂
白幼孤三齡而同懷弟妹九人咸在太宜人自歲盥始
事中饋令儀夜燭晨紡夜月機杼內勤事育外詳
門戶甫三齡兒稍長服能赦之教後為御史有名
世稱衢奉政之贈太宜人之封皆以侍御故先太宜人
以殁於是時太宜人年八十矣維時才九齡兩弟在襁

褓初侍御君性剛毅嘗嘆嗟人遇人畏忌者多及是則
與偕行抗撫嶇崎嶇艱難之中而興衛氏故余以謂賢
也哉可以奉政公之篤於孝與於才而嗇於命天啟太
宜人之兩世之孫紀登百年之壽彼蒼蒼者豈無意
於其人哉是以余銘奉政公之合葬而尤興起於太宜
人之賢為可觀也侍御君令內城還大衛指挽闢及
以曹官代理府於江南山間其太宜人之教令以行為
城河洪冲踝解其縣人為橋以濟利涉尚城之
人名之曰衛母橋其心行率類皆此類也考終之日鄉
里為歸奉政公之不祿相弔於泉門亦可怡然無憾
也已矣奉政公生以龍川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卒以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太宜人生以前明萬曆三
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 皇清康熙三十三年九月
十五日男子正元更名正丙戌進士歷官御史內陞府
詡之齡兒也孫男四維皇庠生次維斗監生候補理問
既知事維本增廣生維正增廣生孫女一適曾孫男二
肖楊廷椅曾孫女三衛氏先世為河東人遷陽城以四
乙科顯者甚衆參政公高祖世清曾祖九堯皆有隱德
祖天爾雄俊人也考遵訓邑諸生有聲儒林余非敢時
太守公送之樊川之上謂余衛氏世行非子銘不朽余
諾而行在道濡筆以銘不敢負太守君之囑太守君亦
鼎所謂維斗之字老者也銘曰

河東猗源其際清洪蔚彼喬岳與杞梓不愆哲人光
流英駛天豈頎然有異並起作儷州誕造我堂構靈柯
謝春穠華擢秀蓓蕾弗施象服是宜百齡未多千秋且
晝里館曉開泉庭宵明蕪芒鬱望表乾岱聲維北汾流
維南沂城高山長川悠悠我情

兵部督捕主事麗君墓誌銘

麗君名太檝字錦里其先即墨人上世祖某縣隅初為
高平縣去官人吏卧轍攀轅借令君撫我既不得請則
曰為鄉先生以矜式我父老子弟於是因留家焉子孫
世居唐安里數遭兵劫譜牒散亡可考而知者遠祖有
子三人伯冰仲佑明紆洗和陽縣丞叔清何清以下遷

其名君之祖道興父志德贈奉直大夫兵部主事母何
氏贈恭人君弱不好弄獨時騎竹馬群兒嚮導從以
嬉奉直君見而奇之曰吾田家兒後豈能有此乎及長
侍奉直君避游滑縣居益貧君間關南北竭力奉養奉
直君獨人相繼殁負土起冢治塋多過時而哀明里高其
行事君守貧益堅當此時鹽法大壞巡鹽使者歲下司
農鹺引目於郡縣長吏按戶口徵斂盈縮不平公私交
病於是巨豪大賈名有分地受鹽轉輸四出萬一其直
以州縣利然官引目亦由是通行歲而上課如額官吏
安之矣君獨謂以吾意行法法無不善北從下衛周於
客壽昌欲以行其意人既知君長者就問之君曰毋病

民民不病法行斯善矣皆曰敬如君意以行鹽使者韙
其力自嫂重君因安黃氏之分地也鹽壅不行滴食貧
積以觴人人固敢麾者君曰是獨不可行吾意乎否則
掊人納吾以急公家之務耳矣不以私羸病吾人行之
不及春人以和解官私辦給凡君於鹽筴擘畫如昔日亦
不自矜伐有村籌算頗異雜書冊葉學行有發於博學
之風宦慨然曰使吾當官以吾法行之官事必理時論
以四方行賄餽寄急朝廷終不以帝食困民下令能助
佐治者以官賞相激勸君由是入貲以州判用例以部
督捕兩第三司主事正刑書徵周行陳一以公與歐法
之史紱手卻立莫敢仰視君則以法果不可以行吾意

才居六年推崇明海關稅有例陋規以自隨曰吾故不欲以財自污敢不洗濯奉職治其跡次維揚歸舍而卒卒之日故時橐皆已盡緣海關一物一錢嗚呼君之志尚如此良可尚也已君考友行義孤貧自力奮身郎署迴翔歲時初贈考承德郎妣安人再贈考如其官妣恭人始騎竹馬時贈君憐之而以不謂為然也本君所成立有異其亦非偶然者與君娶阮氏無子賢而不妬忌為君納兩姬亦皆無子女一人阮恭人出適里中阮恭人前君三年卒君卒以康熙己巳八月距生之年丙寅得年六十有四以弟嗣煊為後繼嗣子以嗣煜嗣煜嗣後以姪孫雍為嗣煊後皆君所自擇而立者君於內外行修為如此宜皆可銘銘曰

材賢之用諤直一科橫鱗集翼隨吉斯多此乎之豐霽城嶷峙洋洋國風暢彼條葉逮及氏之始盡山且長敬我句實成此甘棠流風變矣後其孫子君奮拯遠綰祖趾餘分門氣應生駿雄光其所蔭旣日翔風白楊蕭蕭青竹山在學簡篆詞投筆一嘅

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季張君墓誌銘

陽城古堯都東鄙地其人能世其道德風化之美以余所聞於長老士之以文學節義事功著名於時近代則黎襄敏公揚正肅公張太守公其尤卓卓在人耳目者

公曾太守公婦孫也公曾其守詩本以仿山谷甲其地在沁水傍沁水一曰泊水故又字泊谷上世祁可知者門海曰純曰曉曉以子昇貴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以曾孫慎言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昇明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以孫慎言貴贈如其官慎言萬曆庚戌進士累任至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稱太守公者其官號也曾王父天與增廣生王父慎思貢生父履祥諸生皆以恭文貴贈如恭文官公曾之始生震雷繞舍有龍起壁中其明日隕焉少入泮嶷然見公曾生而秀頎有異質齠齡即知慕學父遊學憹閒久不歸迨不知在所思慕號誦孝經至翻覩揚名句嗚咽不自勝年十二試於縣令令奇其才用冠大父殁家益貧落欲棄書稍為人師數矣會社中張君甫令邑中試邑中諸童子見公曾才奇之初公曾業經至是張君授以春秋胡氏傳遂治春秋康熙年丙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學士領貢舉同考命副相國前吏部尚書錢塘黃公工部尚書大興朱公相國前戶部侍郎合肥李公皆兼然者宿謂余以文字為職業屬予勘定至春秋卷得公曾文字曰此可以觀其經矣諸公曰中有森森兩字未知所出予曰有之謹公於是與予略有記同年及識公曾之文未嘗不歎其果可以觀其經也然凡予所論詩及易及見公曾

通春秋傳因命從公學學者秋蓋公學之於春秋可以
為人師矣公學雖為進士凜凜自修飭取可謂舍館甚
徒上之選其門者彬彬如也居數年家益貧任為太和
令滇南去京師萬里予親為治裝祖道別去居五年太
和大治行取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御史
例歲二八月內陞外轉各一人在差則否公學以[illegible]
旨內陞選太僕寺少卿提督江南學政未一年[illegible]
寺卿數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遷刑部不待[illegible]
案巡撫浙江自太僕至巡撫累遷皆從學政奏請
上之知人善任如此公學之於太和也治大理附郭民
苦供億多竄匕兵占民居且十九而叛卒驕横以縣廷

為營房令莫敢問前令僦民屋以居至則吏請就民屋
公學謂縣令命官宜有體何用民屋為遂馳入縣廷方
視事延中營兵兵校則公學謂縣令臨民地非兵校所
所語不遜鞭撻之於是諸營戢伏永昌道轄上府大理
轄八州縣而太和獨困煩役提學道臨試及提督道府
公廨修葺諸所需物皆累太和民公學曰民窮以堪耶
請以府歸五州縣道署歸八州縣提學道歸十二學使
供具費授銀則自葺其廨莫有違者兵部山府佐給公
學曰有司責也縣收府放往如錢例如縣收縣放之
為使大吏避其請更中民夫苦輕役力除之雖上官旨
出眾募不復輕役一夫營兵混民居男女雜者為擇地

立屋由是兵民異處矣流緇當戶例行以紅千金之
備公學請於城隍之神而華之至學宮城垣義倉義田
諸廢具興不勞民力則太和之所以大治也公學之
于不多見今讀其去太和詩默著石在無船載洱海
有岸登此非名句耶其流風可想見矣其為御史也
有疏通選法慎天鄉試冒籍山左饑民請[illegible]一日朝退
也旗人索債毆職官限其所償數已逾倍毀其券鞭其
有等挾勢要脅觀也審訊三者已然也以私怨殺
人誣山東人致之斷獄成矣[illegible]為一日過
予云刑部吏持文卷來獨選其[illegible]刑曹肆然以為
例無有大銷吏非例獨不愈於關究者況乎予時因

舉語直公學肆者乃已其在長[illegible]中條約[illegible]規人
惜服焉其視江南學也絲文避卻私函雖家書必開封
使人察之無他語始取視焉而待士惟寬士皆樂之
上由是益知公學矣其巡撫浙江嚴交際禁奔競捕
奸[illegible]節餉[illegible]江塘以捍水患民[illegible]
以安　駕視河士民請渡江幸武林
上召對行宮溫語延問予時扈從在武林亦未及相遇
[illegible]其後邂逅於吳門執手為別明年公學竟遘疾以殁
[illegible]聞時對閣臣言張泰交居官甚傷如是者[illegible]
上知公學者甚深而公學之所以報
上者雖不能究其成功而亦力亦已殫矣嗚呼戢上章

謝歸里
上遣內閣中書嚐爾泰馳驛往視章未下而公卒矣
革前一日語奈讀備耳盼口授及急便不成語實明
逝時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距生之年順治八年四
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六
上聞而悼惜賜卹遣官等予祭諭陽城人有陶唐氏遺
風雖其人頗能自立以有成然更歷二帝一王迄今四
千餘年之久其漸被而陶染之者德化之所及猶有存
焉況親逢 聖人之教者哉觀
上之所以終始於公乎者可以感發而興起矣陽城人
及予所接多偉人奇士不具列而稱原楊二公者以長

文編卷四十六 廿二

老之所傳聞世後而論定也若予所接則姻婭友朋矣
之言既不足取信來者而又恐因是以累公乎也若公
乎一而為既能承太宰公之家學而或亦可以無慚於
原楊二公也矣後世必有知而論定之者公乎既幼失
怙公自稚長每一念乎哀痛感人友愛弱弟弟亦恭謹
甚
上嘗賜額推誠遇人夫知人則哲是之謂與娶商氏
曹氏贈一品夫人母范夫人之歿公乎毀幾殆既而
以哀毀至為巡撫日嘗不能良視
上見每問焉初娶潘氏贈一品夫人夫人嘗同奉姑
命孝備極歡養之宜嘗卒太夫人悼惜甚以累其壽繼

楊氏繼配氏封一品夫人夫人其宜其女婦貴而賢容
以德充儀以敬立不禍而災又繼孫氏贊主崇帷脯醢
之事我稱職焉以卹於細民初暢夫人有二子長皆未
及中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窆於某原之阡女子
子四人潘夫人出者一適前翰林張公道湜子廉貞生
德源先卒為夫人出者一未許字其二人側室某氏某
氏出一許字戶部左侍郎田公六善孫曙一未許字以
從兄泰來子汝欽為子今走千數百里以狀來請銘於
予者汝欽也汝欽敬習有家風克繼前緒用光於後公
乎為有子矣銘曰
生士鄉同里門恐景難接兮緬思古人不我見居是邪

文編卷四十六 廿三

宗若彥天是登知際時君才當四十倍其百年路浩壇曼
吁嗟乎盤遇斗銘哉報於示歎

承直大夫達州知州亦軒林公墓誌銘

余獲交海內賢士大夫垂五十年而最篤契者惟長洲汪
編修鈍翁新城王尚書阮亭二公而已二公有入室弟
子曰候官林佶者以二公故遊吾門余亦以二公之學
業期之每來謁視其色輒愀然若有憂者予詢之則
知其父母老矣以拔貢來京師欲請升斗之養而不遂
也無何佶歸覲因舉於鄉而父歿矣喪甫上春官不第
乃以獻賦被
特留直 武英殿修書而母又歿佶哀號痛毀不逮親而

終天抱恨也衰絰踵余門出其喪歸葬日揀兆期同來
訃濡血篡狀以求銘先人之墓余何忍辭按狀林先家
莆其遷福州自元進士興器始也而傳至明知江寧縣
貞而林之家聲益大又再傳而林之子姓始衍凡十二
傳而至於公諱遴字敏予玉鄉其別字也幼刻苦力學
為文辭厲風發貫穿古今奇而法也久困場屋不售
國初以歲貢授校官旋中甲午鄉試嗣格例特簡始擇
為吏也令三原七年以清節自砥不名一錢治之遺愛
也推守閬州未幾年遭父喪去職服補達州呢釋與殘
兮遺用康施政理人績未竟也以不能婿事上官投紱
歸隱返初服也平生未嘗一日廢學復不安學明體達

用根據經史有大醇而無小疵也教子弟務循謹守禮
法不汲汲於名湖陵為石之風也二子皆通經學古不
溺流俗灼然可致纖揚也自少至老擷抄群書幾等身
耄而勤尤世所希聞知婦也配陳宜人福清諸生陳公
自程之女也雍名家多嫻行歸公後早經辛苦井臼親
操中饋朱常荆布不改勤且儉也其大者則孝尊章知
婦如孝二子皆有學行撫二女兩以節孝著也他如處
親族鄰里以恩禮待臧獲以仁凡尋常閫門之所有者
不足為宜人道也嗚呼公為州縣長所至而民安之去
而民思之居鄉而人敬之無不稱為善人長者公之得
於人而非斬於人者也洪兵亂不能便遠避歲乃徙用

恬適險贓鎮守玄虎自若且與宜人俱享上壽令德考
終公雖詘於天而卒未嘗不信者也贈承德郎一驚封
安人陳公之王父母也封奉直大夫鼎春贈宜人施公
之考妣也署教諭侗已卯科舉人　武英殿侍書信公
之二子也淳舜未行以此孝廢曰孟端嫁署教諭陳國
琦曰廷端嫁廖超奉　古旌表曰璋端者公女也監生
林繇在華廩生玉青監生在衡在崴在峒公之孫也適
莊宗者曰淵嘉適莊雁琳者曰淵平適陳朝爵者曰淵
和適陳聖恩者曰淵禧公之孫女也曾孫男十二人曾
孫女十人尚幼也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未時崇
禎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丑時公與宜人生之年月

日也康熙四十年九月初六日午時四十七年九月十
七日未時公與宜人卒之年月日也公當以康熙壬午
卜葬於非所之長林莊林氏先世聚葬之原也今卜以
某年月日奉宜人之喪合諸墓從先志也凡狀之所詳
公擬其大今之其未詳者有子若孫能傳而述之也嗚
呼世族大家止此也然遡四五百年名德相承以至
蝶[illegible]如林氏者有幾耶惟德與
不可傳致[illegible]為儒師且夫婦皆八九十歲
公者又自幾耶信所悲者以不能取一第慰其親又以
不及祀母之命殞為傷痛然人子之所以不朽其親者
固自有在估憾雖無窮而示以且為撼耶況待賢樂

治棺衾有其長兄六仙之家其亦可稍紓已乎余於汪
王二公皆嘗有一日薦剡之雅獨於信未汲引不能不
附求於懷篤然信已自受知　九東大儒其才以養其
器異日所以顯揚其親者又烏知所窮耶是公與宜人
亦可含笑地下矣是宜銘銘曰
閩越無諸為始封山川鬱積含敦龐上不遊宦道自典
自唐及宋迺漸通儒先蔚起相揖亦長林得姓林所生
遙遙華胄莆田分十二傳逮泰直公讀書汲古深磨礱
一行作史揚清風卷懷引去直如繩年高德卻聲彌弘
夫妻白首相敬恭生子倜儻才過翁者又微獻仿其[illegible]
是穮是蓘維年豐有鬱北阡峙[illegible]從崇谷藏其排幽宮

左昭右穆環重東松楸夾植[illegible]登臥安既同神所馮
福流子孫垂無窮

[illegible]齋母程孺人合祔墓誌銘

翰林侍讀德州蕭君[illegible]輔學政公廉進士歷閩於
朝廷事已報　命輒用親老乞歸養[illegible]母孺人年八
十有八以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終於里第明年
九月十五日合祔於封君府君之阡先事侍讀君以
書狀徵銘於不佞啟曰惟豫之侍吾母側也時時為嬰
兒戲而吾母亦以嬰兒視之惟豫亦子吾母六年而吾
母亦忘乎惟豫之將老也今則已矣為嬰兒戲不可得
矣吾聞其言而悲之侍讀君以終賈之年號英俊開[illegible]

其弁俊命同文教風氣蒸蒸不為俗撓海內士林有識
之流聞聲相思[illegible]鄉望宜其旦夕柄用當此時侍讀
將年未及壯棄其官歸養母至二十五年之久孺人期
頤康強考終無憾而侍讀君追憶之言猶自悲如此余
於侍讀君為齊年嘗偕伍浮沉一世進不能有所建明
於時退不能安其親一日之養如吾鄉者母夫人之大
故[illegible]大[illegible]相無極此吾之所以為悲者也余既悲
侍讀君之言又竊自悲孺人之所以教誡其子者[illegible]於
吾母者何翅一二指數焉方侍讀君在館時[illegible]孺人
奉饌不必食晨餐夕膳數進如儀孺人則喜曰為翰林
一如為諸生吾安享其養也是時余亦迎養吾母夫人於

[illegible]歸之日解組鼓數衣持以去曰識之願兒無忘本
衣時也侍讀君告而歸杜門深居泊然無營孺人為[illegible]
[illegible]一姊曰吾甚幸猶能為爾娶一婦矣嫁一女曰
吾息幸稍能為爾嫁一女矣則又喜曰為鄉紳一如為
諸生吾不負爾食也余以母夫人病請急而歸也母夫
人亦既已[illegible]吾為爾娶婦嫁女治裝具
[illegible]資斧焉[illegible]侍讀君督學驛[illegible]南余
過而謁[illegible]三十年出處離合
之際多有可悲者孺人[illegible]以終而先夫人[illegible]
已棄矣[illegible]孺人姓程氏[illegible]
尚[illegible]女生有[illegible]姿端[illegible]仁[illegible]歸於封[illegible]府君[illegible]

君家後不霧遺家中落孺人佐之勤儉家以復振撫異
母男惟乾不知其非孺人出也孺人生二男子惟習丁
酉武舉人爲翔守備惟豫即侍讀君戊戌進士與余同
讀中秘書者也女三人皆適士人孫男九人孫女八人
曾孫六人曾孫女七人元孫男一女九凡內外孫數十
人每遇良時節集堂前覺者抱者卧者牽衣跳踊
者以次前孺人頷而樂之驕矜之色怨懟之意生平無
發微見於容止會地大震侍讀君急趨援以起孺人徐
容言何蒼黃乃爾徐整衣出户庭其儀度閒飭類如此
所居竹竿巷與田中丞雯母居比鄰二母以賢德相尚
好田母之殁中丞以書幣走千里使敬爲傳記母軼事

令以侍讀君之請而銘孺人惟日有傳列女如劉中壘
其人乎並吾母而爲二良可無愧詞矣於宜銘也銘曰
世有女師教始帷庭微顯畢達萬口指稱常存宜政以
翼以行我初受書先母誦傳發於其事老而不懈沒無
遺烈傳示頌賀母論良嗣謹小至大我斯其描獵貌后
蘇君以母教十祀其尸古來忠臣于孝子門白首孺嘗
以貞　大君奉檄未晚大與斯文清水之陽行雲如睇
幽壹萬年芳儀儼在我作銘詩不亦多愧所聽書所朝
等通慨

張母成太孺人墓誌銘

故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陽城張公諱璐以名御史受

知
世廟推擇關鹽政化大行清名盛德流芬海內而以封
通議公諱某所君爲之父居戶部主事茂生爲之子而
成太孺人者中丞之母通議公之妻戶部之大母也
公宦於朝聞太孺人歿以家孫請承重端歸手疏其大
母內行聞銘於余余方有母之喪且耕矣觀太孺人之
事狀而益有慟乎吾母也太孺人生七十年而歿而吾
母之年不能過一甲子太孺人素健無疾而吾母多善
善病天與以劬勞有限之年而復奪於憂病相尋之日
固太孺人之康寧壽考而康歆之殊焉悠悠蒼天其謂
之何而能不重余之悲也太孺人姓成氏父諱朝軒母

毛氏有家範通議公元配趙太淑人既沒繼配太孺人
當此時中丞公年十二歲矣而通議公賈於黎陽衛原
之間而尊人俱在堂晨昏孝養惟太孺人是依尤日夜
課督中丞公曰張氏世有隱德而兒器宇異凡兒他日
必有以光大吾門而中丞公果崇天性孝謹用能得太孺
人之歡太孺人相其夫以孝其公姑教其子爲世名
臣而太孺人以壽考獲有榮顯宜其如吾母之淑德懿行積
累而以終身而曾未能收其一日之養無湯藥之嘗
飲食之視而爲其子者獨供備焦勞人世殆不如中丞
公之生順而沒寧則又余之所以悲也太孺人生以
前明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卒以　大清康熙十

九年三月六日子四人琇癸未進士即中丞公璞官出
俟選州同知俱廷太湖人出瑺廩膳生員班國子監生
候選州同知女一人太孺人出孫男三人茂生廕生元
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桂生樹生俱幼孫女三人庚申十
一月某日祔葬於通議公下佛之阡銘曰
猗嗟張母教以成其子母兮鞠我我則昧罔恥滯猶奴
棲跡陳闕史忠令詰母有子如此師彼賢書以然吾哲
之志而已矣

馮母楊夫人墓誌銘

余少時伏里中聞代郡馮秋水先生學本經術以精經
世其家起而為吏所歷有聲名余雖不及見公心儀其

賢及後登朝吾鄉國子師公之子雲驤實分教諸生館
下賴君力以廉江佐佑余余得不愧於諸生余用是知
長君之賢余為翰林學士與廉常諸君相周旋公之子
雲驤從授經者數年又以知次君之賢次君之子望少
年取科第時過從於邸中余於是益知馮氏三世皆有
文而賢何其盛耶余去京師兩馮君皆將母家居康熙
甲戌余被召來京師見欒問夫人無恙夫人者秋水先
生方伯公之配而大馮君以棨議解其官小馮君以翰
林編修請於朝朝夕侍養所云將母來論者比趙明年
乙亥夫人卒兩馮君為狀介修撰胡君孟行以銘來請
余與馮氏游舊矣況重以孟行其曷可辭余乃以知馮

氏之三世有文而賢者皆以夫人也夫人生有貴徵通
詩書明大義初歸於馮也姑太夫人以苦節孀姊時卧
病夫人侍病不解日睫不交累日窮年侍益以勤至勝
錢珥以究世業者侍御服用以佐夫子所不逮由是方
伯公入則承歡出則問學益得肆其力於翰籍鉛槧之
場與當世賢人大夫交游意雍容自得也追舉賢良方
正自為潮州守以至大官夫人未嘗不從以奉其姑以
佐其夫子當經沛滯濯之衣辟績不少休人謂夫人貴
矣何苦復爾夫人謝淡泊吾所安亦令兒曹體吾意耳
其時大馮君已成進士而夫人戒懼其詞由是方伯公
歷夫人廉砥節礪操乾乾不懈始終為世聞人先是順

治初公備兵南寧賊數萬騎薄城下夫人與公約必死
當是時編修君始生夫人置乳媼口城破在旦夕我夫
婦為一門計必死於難此兒生不幸不能復相顧矣在
圍城中四十日而始解蕩之百端公不為動夫人實贊
之由是方伯公堅忠之節皆擐城之功世莫不賢之
夫人晚年[illegible]歲時皆口授以孝經論語私
示[illegible]而[illegible]君及子姊皆為名第名於時其所
造詣[illegible]才易通余故曰馮氏之三世有文而賢者以
夫人之故也自方伯公之移疾而歸也而殁也夫人[illegible]
夜勤[illegible]勤勉以推廣遠物[illegible]獨無告以百人為
畢月人給米一斛病醫藥冬寒衣時其緩急令行之三

十年而矣余謂馮氏之興未可量者事殆有徵也故非
夫人之澤不及此夫人姓楊氏明戊辰進士兵科都給
事中恂女孫太學生可植女年十八繼室於方伯公公
貴封夫人初公娶傅夫人生參議君四歲而傅夫人歿
遂養於王太夫人夫人歸馮而請於太夫人曰新婦當
日夜奉太夫人歡奈何以孺子憂太夫人太夫人與自
勞苦新婦自能子孺子王太夫人喜夫人撫視周勤備
至參議君迄今狀夫人而號泣天乎竟奪吾母蓋不
知夫人之非己出也嗚呼夫人信賢母已哉公先生諱
如京秋水其字官至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男二傅
夫人出者雲驥乙未進士福建督糧道布政使司參議

夫人出者雲驤丙辰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
俱男六曦乙卯舉人雍戊辰進士廣西梧州府同知杰
邑庠生鼎堅幼孫女六人介夫人之狀以請余銘者
修君與試所得士初編修君之奉命典江南試也夫人
戒之曰江南人文大邦汝先君之舊游地也其無辱
先子之功汝往慎之哉編修君頓首受命所取士後則
策果以狀元及第則今之介夫人狀者胡君也夫人言
行皆應銘法銘曰
世無少君若孟光神明亦逢從陰陽[illegible]連梓鄉
才德殊選匹配良斯[illegible]所生如楊
禮宗母師代所[illegible]

布施福德能忍量儲門淡薄家風長像末陵[illegible]昌
懸鼓之水皆微波[illegible]花難用涉考終往生理則當
為此[illegible]銘[illegible]行心洋洋金石可泐詞無愧

乳母趙嫗銘

乳母趙乳陳氏兒廷敬時歲饑兒生月有十日乃以乳
入陳氏門者已逾十許輩兒見輒啼趙來兒就其乳食
則不啼趙一乳室以一乳乳兒母夫人憂之更易他乳
又輒啼不食於是趙乳兒五年出陳氏門年七十二以
[illegible]存及見所乳兒官御史大夫至是母夫人見背
已九年矣當夫人在時及見其敬為翰林學士於時方
優游文墨之場責輕而寵深有餘樂而無他憂也比者

游歷公卿出入禁闥兢兢手懼不克終吾少而病老而
憂憂之時吾母夫人不及見而趙見之今已矣惟其憂
吾之憂者趙卒以某年月日某年月日葬於玉溪之西
保銘曰
玉溪之泉其流濺濺玉溪之峰高凜游空既固既崇安
保母之銘

午亭文編卷四十六　　男壯履恭校

　　門人錢官林佶輯錄

神道碑　墓碑　墓表　祭文

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張公神道碑銘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吏部左侍郎鵬言於朝曰臣講幄
問出父母相繼早亡父之亡葬不克備禮臣幼受學祖
父祖父白首窮經年逾大耋卒卒時家貧無以葬淹氣
者五上迫臣家祖父母父母三喪倉猝皆權厝土風雨漂
要有同暴露竟三十年臣有祖父母父母以歲月日祖
父祖父母有臣無以安骸骨今臣年已衰暮門祚單薄
終鮮兄弟晚無嗣息不幸一旦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
下昧死請歸假以襚　朝廷憐其志報曰俞始鵬在翰

林史臺謂其同官陳廷敬曰吾父渴葬家中未有銘念日
夜不敢忘得當世有文而行誼高言可信者即外碑
顯為銘以章吾父之令德庶幾可無憾將以待子奈湖
非其人不能鵬以節鎮撫山東及行再請奉乖辭後又
相聚於京師及為吏部又同官請益勤奉其行狀泣謂
余曰吾嘗數句於子也子毋辭鵬言公白晳修髯眉目
如畫巍然孿協之表意闊如也而門內修謹孝於二親
母子淅人喪號泣如嬰兒事繼母潘淅人孝尤達於里
閭嘗生子士材公夜與如同母生弟是時王父年七十
矣丁怍攻業制舉公曉而請曰大人膝下有少子幼稚
可指誨大人輟學忘亦以或者將大厥後顯無自苦

王父於此始嚴訓誡生徒以教子孫讀書佛寺中公親
定省晨夕不以風雨寒暑偶輟不至時物新果王父或
未嘗公不忍食歲時伏臘召會見新果物必奉以歸人
知公篤於孝也運然諾輕財好急人緩急行委巷閭以
吟哭泣聲必側然久之潛聽審知其疾病饑寒死喪之
狀則使人遺之錢米或他物傾囊篋弗顧受遺者驚問
所自終不令使人通姓名村眾猶其應里役廚賦米石
餘石歲饑無所得食饑民僵呼急眠擇攜其妻投於河
俯一人見救之夫婦得不死其人謂眾曰我聞城中張
右好義急難我則若飢相見張君有可活汝眠以
其妻謂其人與俱來公曰吾為汝所願勿憂然實無米

則日假於他所得米定如眾所斷數眠以是得活明年
公道遇疏於作務年眠家當此時鵬與弟鵑應童子試
於潞江王父卒以得此歸鵬不得視含斂公卒以癸未
夏五月二十六日年若干權厝城南薛家園明年甲申
遭亂鵬奉王父母湖人避東潭不得歸五月　王師渡
江國人以兵故寇公於其園後山其後依山為壙樹松
門闕神道以表墟墓今又揭以為趺螭頭之石蓋公
實葬於斯矣余既徵其言信公之德又念交其子之時
也乃次敘銘焉公諱江丹徒人諱士楠字調鼎號滄洲
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曾大父諱其大父諱其與公同
贈官諱其者則其父也母王氏贈淑人公配韓氏贈淑

丈有孝行與公齊德後公若干年卒別葬不祔子男二
人長即鵬進士官吏侍以請於朝者次鶚諸生銘曰
于田播菑于堂搆基惟父邁種德于似之公父斯賢家
不外師克肖惟孝百行以治如埴既陶盍埴其卒如稷
多稼如梁如茨不罔其窮是燕是詒嗣樹蔚蔚清江瀰
瀰有華菌冑視此銘詩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齋崔
公墓碑

公諱蔚林學者稱定齋先生其上世山東興州人明初徙
保定之新安曾祖諱起堂祖諱璟父名九圍順治辛卯
舉人以東明教諭薦為白水知縣累封通議大夫起居

注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詹事
府詹事母杜氏贈淑人通議公精強嗜學修行高潔有
子三人公其仲也公順治十四年薦於鄉十五年舉進
士中其科於余為同年生同館閣最久初見公英爽不
羈慨然有志當世之務慕劉公因楊公繼盛之為人曰
此吾鄉先生好稱數其遺事後相聞熊公在翰林倡明
理學公既與游遂研索諸儒之書於後論議浩然有得
曰道其在是矣蓋公自庶吉士一年授翰林院檢討又
三年遷內弘文院侍讀二年遷侍讀學士於是公年始
踰三十矣公曰吾歸事吾學耳通議公歸自白水卜居
長垣公遂乞省視以歸居長垣益發舊書讀之尤潛於

易嘗論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此際猶少渺生漸長之義乃自為圖說後身體
驗來易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引而為圖焚之其所著
而不近名如此訪孫公奇逢於蘇門山留十許日偶書
於其同學曰比登蘇臺歷鄧尉觀梅弄竹想見春風沂
學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丁繼母劉淑
人憂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充起居日講轉侍讀學
士居三年又假以歸家居三年復補侍讀學士兼職如
故一日侍起居
上顧問在官幾何年業何文守其錄以進公奏言蒙恩
二十餘年而以假歸家居前後十年曾究心經書傳注

略有愚昧識解容臣繕錄呈進明日齋沐書致知格物
說以進
上命講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陸之說非與公言臣不敢以朱陸為非顧
臣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是年加詹事府詹事仍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加詹事如故久之祭告長白山歸詣
行在
上稱勞曰長途良苦公自再侍起居又四年得疾以告
假歸家居五年而卒公為學專務自得不狥世見以為
苟同然其與人學詣有合雖輩欽事之嘗見上蔡張
仲誠沐於京師語人曰自我見張仲誠頓覺鄙劉俗情

之事何也可作張[illegible]刊錄聰之也矣初為學[illegible]學
消二關義利[illegible]死生晚而所得[illegible]深曰其[illegible]義利二
字盡之矣戒君書太日不輕立言所著有四書講義解
易各數卷公病革猶謂公曰汝歸年不[illegible][illegible]漢源二
先生生同心死相從可以無憾矣蓋荊州雕州相繼為
欽公哭之慟雕州使還公遣子漢源往弔而公疾漸劇
不及見也卒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春秋五
十三公初娶梁氏贈淑人再娶張氏封淑人子男[illegible]人
長漢源拔貢生有文學次渭源女四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甫於長垣東郭鄧岡之原吏科都給事中楊君渭湖以
漢源狀來乞其墓道之銘楊君公同學不以盛衰死生

易其心者余既與公以學相知且楊君之言曰銘公公
志也遂[illegible]其文曰
[illegible]學之道行知尊聞有華其末而忘其根有[illegible]其[illegible]而
[illegible]因聖道既遠能私者人唯公之學貴為自得[illegible]
古陳有誠其默取左右之源深以特如公之材[illegible]
官[illegible]祝[illegible]軌擠於淵且暮焉已易世萬年[illegible]名鄉
久而彌大斯文以河伏彼礪帶先生之藏彌後保艾

明處士李康山暨配王氏孺人之墓碑

處士泌水土沃里人諱曰光[illegible]山其號學
者稱之處士早患好學家[illegible]
所過劫殺人[illegible]州周村

餘居焉遭疫以歿葬於村之南鄧孺人王氏撫其孤返
其故處日夜紡而教其孤孤少而老矣孫為諸生明經
貢於廷有子二人皆[illegible]當處士歿時年二十有六
孺人年二十有二而孤六歲耳此雖孺人之志操則然
亦可見處士之刑於家者有足多也孺人卒年八十有
二孫廷棟康熙甲子歲貢生孤之子曹功庠生[illegible]功業
[illegible]曹功吾[illegible]氏之子婿而與吾弟[illegible]心以文字交游者
也處士之葬卜地曰寸茂城曹功介吾弟為吾題其墓
道之碑夫處士之為人孺人之有孤孤之子能不忘其
[illegible]世之美是皆有可記者云

清故前兵部尚書張公墓碑銘

前明兵部尚書張公諱縉心字晦臣累官兩廣總督歡
拜[illegible]加尚書總督薊遼不受事家居二年
[illegible]國朝順治十二年某月甲子春秋六十七
[illegible]二十二年公之孫[illegible]以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
[illegible]銘今十有二年乃[illegible]
二十五年所矣公與宗天啓[illegible]年進士為蕭縣令當世
[illegible]聞[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海內數百人[illegible]
[illegible]數十年又[illegible]
[illegible]公元[illegible]

治行殊異擢禮科給事中時國論紛呶疆埸潰決公所
言皆戰守大計流賊大蹂河北公言宜令路將角拄壞
濟塞輝林抳靈陝而靈陝一路近河道關中地尤重武
陟則委客帥左良玉益增兵而置監軍皆用公言朝廷
方尚操切以法繩群下皆重足結舌莫敢出氣公獨言
求治毋太急御下毋蓄疑公好惡慎遠怒布誠信去詞
察韓忠俊惜人才省刑誅行蠲恤嚴保舉抑躁競簡練
京軍責任樞撫言切劘時病宜興以其深論上旨陽道
書公此十漸疏也公報曰畿東失守過在將領而連逮
中樞遂謂卿貳廉司患可罪大獄起人爭言事縮頸緩
急孰敢倚主上嚴則輔臣濟以寬求聞以火濟火宜與

亭文編卷四十二　二

待言不悅又因天變陳春秋六義必有臣下擅權以干
天怒者宜興滋不悅公以吏科都給事中典大計爲所
欲有所釋憾授意公公笑吾豈能爲執政報私怨哉詳
太常少卿遷大理少卿乞終養不許轉南光祿卿居二
年以公總督兩廣粵楫日潤山猺獞猺至紛不可治又
中土新被兵相響應謀和爲亂公示陽生陰殺文教武
威漸治數十郡接日本占城暹羅諸島國公相視要害
地三宿重兵港口施椿閘賊舟不得前以毀設三艖船
置火器甲卒三千其中凡爲應徼者備具山海關說公
爲母敢爲亂楚城張公既請流爰粵合師以勦則堅
壁塑屯險陋明立賞格多出金募材勇士兵氣既奮乃

令驍將深入賊境搏戰兩晝夜斬千餘級賊大挫公遂
督諸將乘勝搗高猺紫猺二源一源者賊所窟巢諸將
有難色公諭之曰池魚附獸可一舉盡也若令繼窟走
境力難攻矣非寇即粵流何以觀望爲令一師從合水
而趨上源尚而別遣偏師右烏逍觀得尚尚在源上兵
皆乘高下擊賊賊不支破高猺賊盡奔紫猺紫猺火萊
山林水勢進攻而紫猺遂破盡禽劇平王郭子奴諸
賊自嘉靖百年逋盜皆盡是役也沈公主兵虜粵以宏
兵從粵功最楚人當國右沈後諫官訟於朝公亦爭以
爲高也安南黎莫構兵廣西巡撫請討黃閣熱公力言
其失計輯駁交記二十卷以進盤古尚在萬山中盜從

亭文編卷四十一　八一

誘爲粵患公亦用威信降其人而還公在粵凡五年戢
其劇寇講兵精粟通鹺修築諸城堡生黎內附乃立學
宮師以小學孝經教其人公故廉萬船岸珠之賄以爲
所當者公皆罷之疏推吏部尚書尚書用已而權兵部右
侍郎既至命代劉詳總督加尚書後所代者至公以
老請待辭歸賊急功訐公邸家上疏請河抵故績從
勿罷詳識明已浮游江湖閒自號雲居士大臣累薦
不起公爲人氣度悅慨不爲崖異所至游覽公景之女
公德璟黃公道周劉公理順及前所去御公尤瑤其人
也澒公下詔獄觀知屏跡畏禍及公獨使人左右黃公
頓饋金三百遺其子漬六即獄中爲詩報謝吾不及見

公知公所從與游皆天下所指名故其事業出處不苟
如此楷端賢而世其家高公之行而待子以其學道之
文予安可辭公元配秦淑人繼配李淑人皆有賢德男
子六沅官生湖歲貢生潛壬辰進士內翰林秘文院庶
吉士贈編修衍庠生沖副榜貢生澥貢監生女子一適
貢監生李轎孫男十二棍韓庠生榆雍樵徐榕端雨辰
進士翰林院編修椰景橋恒楠蘧樟岷檝康楷梓栩書
梅潤柚雲皆庠生公卒之歲八月既葬槐樹村之原以
淑人祔康熙十八年子沖等改葬南城村北原之次公
所著有孝友堂集如干卷藏於家銘曰
明喪西隴盜流於郊高冠大佩顧視逍遙揭揭張公宜

在師中建牙于南百蠻是監公奮其劍張皇指揮羅浮
馮錞庾嶺則鍔波海不揚清湘泮泮粵無燧烽自西徂
東公何不還特此一方公還履霞楮柱摩及公功在兵
公事在牒惇史其誰考于斯詩

吳梅村先生墓表

蘇州郡治西南三十里西山之麓有塚纍如者詩人吳
梅村先生之墓也先生官爵矣行事亦卓卓於官而以
詩人表其墓者從先生志也先生以作詩著駿公號自
號梅村五世祖凱前明永樂間舉孝廉官禮部主事年
三十以養親乞歸遂不出祖桐以孝弟生高祖愈成化
進士官河南參政並見吳中先賢傳祖父琨以曾祖南
以文章授徒臨祖議始遷太倉父琨用以文章訓子父皆受
學於其鄉中憲大夫先生少穎敏年十四能屬文里中
張西銘先生以文章提唱後學四方走其門必投文為
贄不當意即謝弗內有嘉定富人子竊先生貯中稿數
十篇投西銘西銘讀之大驚後知為先生作因延至家
同社數百人皆出先生下尋冠舉於鄉為崇禎辛未科
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二十三耳制辭
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當時中朝士大夫皆以為不媿云崇禎中黨事起織東
南諸君子總東林之學者號曰復社虞山以東林之宗
皆為復社先而先生西銘高弟也西銘既為復社主盟

先生又與西銘同年舉進士故立朝之始遂已大為世
指名當是時淄川張至發爲程黨比總爲程而相剛愎
溫烏程先生始進即首劾淄川奏雖寢不行其黨皆側
目頃之還南京國子監司業時黃道周以事下獄先生
遣監中生涂某賫表疏救之伏闕上疏申理道周黨人
嘗側者以為先生指使箸深文其獄以中先生會其人
死乃已旋擢陞河南封道丙子典試湖廣當時號得士
尋遷中允諭德丁嗣父艱服除會南中立君登朝一月
歸　本朝初授詔天下文章推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
共力薦先生以祕書院侍講轉國子監祭酒尋丁嗣母
憂歸於家時年四十五先生既無意功名年力尚強閉

户者數十百言而尤以詩自嗚態歌感激有不得於中者悲寓於詩時東澗在虞山先生居婁東皆以詩名海內海內宗之稱吳中二老余生稍晚不及見兩先生讀兩先生詩如受教焉虞山之後無聞焉而先生令子給事中暻以詩世其家甲申余為薦於朝從余門與論詩相得也丙戌冬丁其生母朱安人艱將合葬汪而來請曰先人治命云吾詩雖不足以傳遠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後世讀吾詩而能知吾心則吾不死矣吾邪母以厚德令性愛山水葬吾於靈巖鄧尉間俾日與人吳梅村之墓近矣不者且不孝暻不忍違必志歉請一言以表之按先生生前明萬曆己酉以康熙辛亥卒年六十

三元配鄒氏先卒子三暻瞻晅皆朱安人出女子六人朱安人以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七月二十六日卒與鄒夫人皆祔葬於先生之墓是為表

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喬公墓表

寶應喬公聖任有子曰萊官翰林編修以其先君狀請及與家所為立傳示廷敬請表於其墓夫史之行有日矣公名在列傳傳信將來復何取夫余言也且吾言焉足以重公敢以是辭編修君又介翰林學士張公敦復書以來曰史以行世而表以揭諸其墓也且編修君必以可言為重乎不可以辭則採史氏所記者以編修君之言而略為詮次之按公諱可聘字君徵又字聖任世

居寶應之柘溝因又自號柘口遺農父贈侍御公諱份母贈太安人沈氏初贈侍御公嘗為里胥長拾遺金還其人又嘗焚折券與以行義種德沈太安人待公晚欲不嗣夢神人此子乃舉公生而穎敏絕人好學能文章中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奄人魏忠賢亂國柄公辭以終養告歸崇正改元補前官主山西鄉試久之考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以都御史陳乾陽諫遷應天府知事歷大理寺寺副轉寺正皆不就福王南渡仍起公御史掌河南道印　王師下江南公棄官歸康熙十四年閏五月七日卒於家距生之年萬曆己丑享年八十有七公之始為中書舍人也朝著濁亂羣小附奄

戕害賢士大夫利章鉤黨海內紛然正人君子思羅刑網公於是時請急歸殆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矣及崇正初奄既被誅公復為中書舍人也當是時黃公石齋劉公念臺倪公鴻寶馬公君常陳公幾亭外數君子者皆世稱曰所謂東林黨人也公與之游日夜相切劘講學術貞邪砥治術以人才邪正斷然欲以天下為己任東林左侍郎張慎言力薦呂純如為本部尚書當純如名隸逆案有旨不許純如以此得其援薦捷為之公上疏言逆案者當時所定不可又無君之案百世不可改易者也而小人與舍而謀欲援持聲氣間以翻此案各挾己私如樹之拔根枝撼此和相倚為奸

若不早折其萌則凡在逆案中者必稱冤相賀賄賂通
延而來大禍自此始矣疏上公望益著及語外轉公居
官潔清衛約風操屹然有關樂山者以偽為璽書事發
刑部鞫訊具供此弊沿百餘年相與中書倚法不覺
贓故事發耳天子聞而嘉歎焉其庚午主考山西北號
得人最盛後多為理學名臣余伯父侍御公實出其門
又奉使還朝數言時政得失時相溫體仁憚公正人遣
所親㵟諷之顧一到門臺省可立得公笑謝以不能竟
不往凡在中書十年始得河揆魏察御史其為御史專
公守言責疏甚切至天子覽疏中所欲見之施行者與
御筆以硃圈之多至六十四圈宣付史館前後諸臣所

上意未有此也其巡按浙江浙官吏凜凜相戒勿犯蘇
御史權貴殺擷公無敢以私干者當出巡金華舟阻水
激當御夫不得知縣城王某持手板立雨中大聲曰村
民方爭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公笑肯與胥而去人謂
王者可得罪公為於朝其公忠無已類如此當公外
則內和不尚刻激之行以釣取聲譽雖與東林諸人相
交游其是是非非不肯苟同同附和也在錦侍郎蔡奕
琛故與溫體仁同里交最善為東林諸人所惡會有以
奕琛私書上聞者下公劾按公平心以決或勸深文
奕琛罪公拒曰其本以法不可故縱獨可周內耶然
是東林黨魁亦有不悅公者矣而都御史陳乾陽以私

人劾公公不勝憤乾陽始遂坐公他事所官觀公之為
御史如此其所以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者惟公有焉其
仍批為御史也數上疏言國家大事其大略載史傳中
而其詳有人之所難言者夫言人之所難言而傳者則
有所不得盡言則其關於當時之利害得失可以驗於
後者可知也時外轉御史黃耳鼎擧馬士英阮大鋮風
旨疏訐都御史劉公宗周所薦引甚衆公言宗周社稷
臣耳鼎狀外轉謀國甚衆欲以傾動朝士非人臣體請
以耳鼎所外轉瑞南道換臣為是於是劉公等卒無恙
而公則轉以全則公之於東林諸正人其終始之義為
何如哉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公可謂兼之矣遂公之去其官而歸也有合於易
所云高尚其事之義蓋公之經術之深見於治行出處
之大者如此又言公嘗自謂始讀王文成公書奉教
於魏念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學已又與魏叢亭陳子
游知有名敎義理之學最後讀宋諸儒語錄知有四通
八之理一分殊之學晚節益以朱子為歸始知有存養
性情之一無滲之學焉盱公之致力於為學其甘苦淺
深如故可得而自言者鑿鑿如此其所以以經術為
治行也與編修君質而有文依大其家學故掇取史氏
之意而以為學之義終焉庶以塞編修君之請而荅吾
敢後也公所著有詩稿制可若干藏於家皆所謂為

學而自□其所行於鄉行者公封以編修君前官初娶王氏繼娶諸氏皆前公歿皆贈太孺人子男五人編修君第三子也丁未進士用舉者試博學弘辭授今官其他子女詳誌狀者不具載

故北直隸任縣知縣盧府君墓表

巢川在陽羨萬山谿谷之間余家焉其源出里許極烟樹後林木交映邑之所謂谿谷鍾於此其人多忠信愨樸飭修自好七十年明以來出而仕者未嘗之人又皆篤淳欲自表見思可傳於後然其仕以進士起者多故士之薦鄉書者率數數就春官試即不第不肯輕出以仕盧君姓也舉於鄉嘉靖乙卯曰守經壬子曰光開萬

曆戊子曰道昌皆不仕崇正時破資格用人八年秋下詔書曰守令尤爲親民其令兩京文武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外則撫按司道知附於舉貢歲吏各舉堪任州縣者一人御史中丞兩兹張公茂齋君時升印付君也府君守南和別守□安舉天啓甲子鄉試自其出世不肯以舉人任君當然以國家養材務適用非以濟源縣知縣一年調任縣以勤於職於官在濟源時流賊出沒河以南勢甚張君請設防堵賊不敢渡河歲大疫民聚而為盜數千人君勒兵陳其罪誅盜渠餘悉釋散又大獄□延繫者百餘一日了之慕所以申常法任故大縣新被兵主者曰非盧君不可調君君不得辭扶傷

印邪格衆治已以人治已又陶甓其城修戰守之具甚備賊勢件繁其事盧君有古將內撫而外當明之中末朝廷以資格重士亦以資格自重迨其末年邊事急思得救時之材始破資格之論然終無補於其敗亡者夫豈盡資格之故哉即以君之才使而置之州縣之列即百盧君為州縣天下猶不治也其時之政柄國事而司化機者伊何人與而當是時方急守令其猶未之論也余以是竊歎想慕君之為人而惜其非僅守令之才而又嘆其不究其用也君卒之四十年君之孫若戊請書其隧道之碣君之家世及其親郎守官之次具於兩齋張公之誌者不具載余聞君之生平而因以

論其世如此

承德郎兵馬司指揮陳公墓表

海寧陳氏世家聞天下公獨以文學師其宗不專科舉之取晚得一官以老有賢子給諫君給諫君請急言先臣歿十年未葬臣母年七十臣獨子西恩養　朝廷嘉其孝而歸歸而以書走京師屬班數曰葬吾父有日請子表其墓使者在門道遠不可往復辭許按狀陳氏亦以宋太尉高公瓊為裔也從臨安贅於海寧陳氏於其姓既歷世久不可以復遂今中姓陳氏由陳氏始四世至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某公之曾祖也尚書公生四子為進士者二人曰與郊太常寺少卿曰與相貴州參

政恭政公生五子亦二人為進士曰元暐湖廣參政封
祖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順天巡撫贈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其季曰元成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公貴州公之
孫承德公之子也承德公生三子公其仲公以封奉直
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伯兄其之子為子
是謂賛子給諫君公故世家恂恂退讓如寒門小生力
學有聲為諸生科試之文傳寫海內咸指目為通儒大
人遊國學益有名而公於失得榮辱一不以屑意退而
奉母白首青衫有愉愉之色能以其學行仁義於家衣
以為師焉以族睦鄉好施樂義所在輸賦以千百計嘗
以書貽其子給諫君吾所望小汝朝廷耳目之官苟亦

所利必在天下汝惟勉哉故給諫君所言必以利天下
為心未幾乞養母歸士論嘖嘖之以吾之所以謂為時出
公諱之陽字仲升以例授承德郎兵馬司指揮贈如其人
沈氏公卒以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春秋六十五某年月
甲子葬秦駱原之原子說壬子舉人吏科給事中孫六
人世儒世儀世仁世倌世傑世某公有文與德而不試
其後必有能世其家而給諫君之所為必能有大於今
者凡公之行銘者宜詳焉不書而書其概如此

祭少師衛公文

嗚呼公乎聞之古人志乎功名者富貴不能奪其守志
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情惟公蒔癘磨礪以自勉者

及乎蒔癘任劇上之所以既擢政地而翊籌翻矣而飭身
居處如後門寒素陋巷小生蓋自公之貴屋不加一椽
田不加一畝敝廬瀟然不謀瓶罍則其所守者貧富之
所不能動寵辱之所能撓其在朝廷也隨處輒為鎮靜
天下仰其和平無皎皎之行赫赫之聲所謂功不必
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歷觀古今瓌奇之士往往樹立
拍攘名譽其後至於分別門戶角立黨朋惟公沖然和
平不矜不爭公之心獨存乎德之而道明公之後起而
承也

天子特詔謂公純誠端入中書以重樞衡逮公之解政
而歸也

天子特召謂公廉清端介重為世法程而世之仕宦
以清約自勵而為時所鄙棄擯辱以至窮老以終者多
矣而又何取乎謹遵與營營則天下之富貴未有如公
之身者也居田守約自刻苦以厲矯天下天下之大
方風俗波靡而屹然孤鶩迴狂瀾於既倒視衆所而獨
醒使朝野之人知禮義廉恥之猶存者其誰之能也則
天下之功名未有如公之榮者也亮節高風　而朝之
縉紳咸相思慨而徹之儀型則天下之清德亦未有如
公之完者也天不慭遺一老以惠斯世使小人自悔慨
而君子有所深憂時嘅俗推頹難勝皆吾黨之故獨
喪多而涕零也

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文

嗚呼哀哉三年之喪而弔禮經不謂其宜然顧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銜哀寫慟誠不禁涕淚之滂沱吾愛知於司馬先生也當

世祖章皇帝臨朝之末歲暨

今天子踐祚之初年我公父子以覲[illegible]德致名位之蟬聯敬在公門下二十有一載親覲　兩聖崇寶之盛際公父子濟美於後先門下士沐恩波而霑榮寵傷今懷往嘗無忡痛於存亡聚散之間惟公一代耆碩茂州消時出處進退合乎古賢良以其器識之高遠學術之深淵其生也當世有聲其歿也後世有傳獨念敬孫輕

躁藐因緣出入於公門德不修而加進行欲踰而擁節歲之十有一月公以訃告赴哭如奔歸而天降毋喪凶禮是闕慘割荼毒生離死分曾不得比先生之視湯藥問飲食乎公側者可以無憾而悔悔哀疚竟抱恨於終天今當匍匐遠出酸詞几筵豈其言之而不語庶孝情生之無文

祭故汾州府推官竇雲明先生文

順治丁酉之歲拜先生於太保張公座於今二十有四年過先生墓下具牲酒為文以哭之曰士所稱感恩則易而知己則難雖古之人猶莫不以為歎息稱遞為貴望於當世之時賢士當窮時有能引手挈提使感恩者幾人而言以閼於心曰知己知己云爾者與然乎其無聞何先生之探直惟賤子其不忘顧我躡而公顛遺放逐其遲遲雖文章之小技拔節鈍乎泥中嗟余性之多慙愧譏術之易工每疾世而觸忤輙多渠而少同學先生之遺念曰惟吾子以心降嗚呼先生可不謂知我者今悼慕其馬窮空碩人之既逝緬吾道其何之馬首歸以北路悵碩躊而涕洟

祭吏部左侍郎張公南溪文

維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十二月丁丑朔以吏部為吾管理修書總裁事務陳廷敬謹以清酌之奠告祭於故吏部左侍郎南溪張公之靈吾聞之憂能傷人樂且

無害亦人壽之所常曾何與乎欣戚當戊辰之孟夏將詢其於司敗既積憂之攢心身危機與駭械惟　天王之聖明曰予知之無逮繫對簿於重關指山陵其言遺言與子乎同胥行儔聯而驕對嶽羽衛之森森從千官於仗外午憩息大木陰雙蹲踞而交背憶風饕而咽曉恨野宿而溯昧君豪氣其不除向余聲之多嘐謂嘐兮以好修爭楙蘭其奚怪雖謠諑亦何為白日照夫幽蔀假君言以破蔀掐設魄於酬噭余吐言而撫驚君告余以無悔余多憂而寡懽君數勉以為戒我慕君之坦夸散窮愁於磊塊儲往來於長路並向日以相物消余事之既明賓神傷於聲態名蹄駮而解官君亦返乎江介

謬推獎予余文惻燭嗜而則轅並乘馬以在門使三秦而辭非何歐縣無幾時遽吹簫而撤琴奄忽去矣不留念疊纓之何在人處世如大夢夢樂則覺孰與撫往事之酸辛悅夫君之遺詔行委順其焉求非詢謝以卒歲謂過負乎丘壇終余痛如絮醉懷蕭艾之蕪穢紉馨香以為佩報明德於知言慷年光之飄逝諒英爽其長存鑒余魂兮來會

祭會稽唐公文

嗚呼天倪宜默孰賢而尊孰位不階有附斯文神悅與宜稽山嬋媛鏡湖曲流窈眇潺湲誕奇涵異棣輝無前發英揚光世所觀聞賤乎昔也冠而童頑歷千溯卯連

戩皆奔惟歲丁酉旌旗飄翻公銜命來至于太原古城晉陽汾河在門豫讓之橋河水汩汩其聲嗚咽有淵其濟國士奮磁苦語如新茫茫千載夢想斯人微公我誰與提於淵微公我訊孰踦於巔匪公罔顧我文公縻羅致名後人罔不歡綢亦步厝細誤林焉於是役也射石飲劍左降散帶載浮汎還選公發明而以羅總風塵伎翔壯六皖然雲中以守鼓缺收芸芸紛其家謂戴其天觀儀悉公流風孔昭持衡湯鄉如鑒以懸一變至道誠有澗吾鄉亭宛在南以猶存絲竹而談笑語溫溫我儀其儀公見於軒立而倚杖臨風乘雲御神八極何春何秋惟公之德可被九垠惟公之惠不偏一身莫勝我悲

[illegible]尚饗

祭劉石菴文

昔我世父祖父於南登芳煦寒皎皎其心後之仕者蔚焉有人公之垂髫見我世父余尚未亂事詞記數稱弟子負不遺貧賤並加後來高世是語飄飄二紀余髮年勞公以考終齋志名揚公文之雄世父所藏不後上聞知以遺公于英妙余識其文兩世名詞出於其間公以無緘緒言欣欣言情論往廡以衎神尚饗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嗚呼婦貽而教樹績於尼有國豎家塋基是依況乎斯又天所未畏不擇邦媛為生則安故惟熊公龍西白出

賢哉有母身度聲律是生公賢探微理窮惟道之熟王而匹大魯鄒既湮異端雖盱荀雄大擬而謂醇與疑釋無相論法聖道韓拒老佛辭欲闡見漸濂洛關閩匯集至清顏猶湖雜錯滋多象山濫觴姚江決波儒與老佛斯然一家將混而同代操彼戈爰歎何津餘千泰和接新安傳公則挪非公之賢不衛斯道非母之賢公誨是保何以賢公以衛道功何以賢母王氏金友展也汝君亦歸公步為母伊何其儀孔嘉出靜淑惠嚴整且多日惟孝祖當父所志由臺之禮形乎道器夜誦旦思以勖其嗣自騁公日以學文肆哉所騁公秀表江漢賊流楚郡奮與之戰以身殉忠母欲殉義引刃就頸之死雖

二而孤奈何誰與立者人遽止之刃不得下乎捉而挑
栖於故墟霜燈機絲聲詩與書亦以正學為宗儒古
亦有言此乎生母醴長源深蔭茂根厚忽摧發頌天妻
以寒冰雍節苦白門烏咽叙哀表德淚以洗瀾尚饗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於戲予以獨立而擇交之良也得夫人賢子中丞公之
直方予生顛危中丞是近晚而氣增光昭周行曰母曰
父詩聞而望　命璽燕綰將父母不違予留公往冀甄
陸邦征曲陳望特鎮武昌荊山峨峨江水湯湯欽哉達
祝氏悅以康樞臺峻秋柏府清霜吏士畏之惟廉能剛
予聞而樂惟母儀之克光母也誠賢出我太北銘柳賦

莉女儀中修泊乎降祚一秉徽柔孝敬善承家邦典以
和丸佐讀彤管芬流魚軒翟茀榮綸疊錫德俾層占宜
甲天休我雖大變尊白已求赫赫中丞亦母是憂麻衣
遙逐抱痛松楸天乎可問蒼蒼寥寥予不勝哀聞訃而
唉函劍中路同此悲哀峴山之陽留聲總美母可無憾
豐而有子況後孫枝瑞除錦砌伊予穎然常攝其趨芳
乎之遊戎戟之駐恨不棕筆載之國史嗚呼尚饗

祭孫烈婦王氏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孫烈婦王氏大嫂
子之靈夫使吾居今之世由今之俗亦何為乎讀書而
稱詩奈唯不忍於此曰小紋選賢乎哲人哲婦之所搖

古之教者女有師氏猶之男有塾師詞男女之多賢而
見家家以說今然知古者之不可作惟搞卷而渺然夫
以男子之賢得一人焉將心焉教之而況夫閨閫之英
可以起衰而振儒概若人之所志能習俗其何能移故
凜凜為典如霜雪而皎皎焉炳若秋曦然者生人所共
有如烈婦者將垂芳於天壤歷終古而如斯

午亭文編卷四十七

男[illegible]恭較

題跋

御書千字文跋

臣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昔者史臣將紀一代之至德至道大經大法必先首稱曰文文其至矣而伏觀我書神明[illegible]書道[illegible]自三皇已崇書道書[illegible]尊矣哉

皇上兼帝王之治統聖神之心傳天文聖敎　御書昭貴絕踰皇古轢美唐虞盛哉弗可及已臣嘗見萬幾餘暇手不釋書煒煌　聖製昭回斯文良由天縱生知加以時敏典學故盛德日新大業丕顯如斯其至也若

夫宸翰御筆摹寫月兩書數踰萬幅祕府之藏充而備煥時叢　賜賚臣工鴻寶流傳光被天壤矣　御書千文真行草書已有數種各極其妙而獨示臨米芾千文仙毫結字合臻聯穠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而高莫能窮如嶽瀆海瀆之奠於地而深莫可極焉臣等前所謂體勢則經天緯地風采則出聖入神也辟合珠連龍翔鳳翥八文六義於千古心傳闓闢之樞機用文章之組織高旅東省臣叢臣等前所謂無美不臻無法不備也神完氣足鼓動天隨儼然太乙下凡[illegible]有百寶[illegible]衛臣等前所謂千古未臨之則揮成自始至終無一懈筆也遂以[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

以當姚之前治為德過之隆臣等[illegible]　聖者絲政殷[illegible]敢而悉悃臣延敬不勝瞻仰榮幸之至

御書後跋

臣伏觀我

皇上聖神御極勤政典學文治光昭聲教遐訖粵稽往古載籍所稱名斯之盛者其在唐虞之際乎尚書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明曰文紀其盛德之彰著者也曰欽曰恭紀其盛德之根於內而立其本者也故凡推而行之大經大法舉而措之一事一物罔不由是哉

皇上總執中之統闡精一之傳見於政治而發為文章

者向已極二帝之鴻烈而百王而皆出矣至若燕閒之頃親書冊溯淵源聖凝神穆清天行日晶下飭萬物規模什昔稱蹕　宸衷則依然聖學之心傳也昔人謂書者心書也昔公權告唐宗曰心正則筆正而程子有言作字須敬即此是學自昔賢臣大儒莫不以書道為心法所關故其大要亦惟以敬為本是則敬者政學之本原而事之根柢也臣在　內直一日以　手敕示諭臣曰人非敬則百事無成雖百工技藝之末非敬亦無以自立況君身行己之大乎大哉　聖言此堯之欽明舜之溫恭允塞也自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執中者敬也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申堯之說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者敬也厥後成湯想昭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皆敬也而仲虺之告
湯以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illegible]欽也皆
敬也周公之[illegible]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武王之書載曰
惟文王之敬忌又曰敬勝怠者吉則是二帝三王無不
以敬為相傳之心法者彰彰其如是也今皇[illegible]之
下[illegible]於海隅 聖文 聖書[illegible]被萬邦[illegible]
御製命曰 聖人在上煥乎文章[illegible]知有[illegible]而[illegible]
賜臣崔奉 恩賜 聖書恭摹勒石因推言其敬之義
紀於鐫木蓋臣所曾見於 黼扆之前者用以傳示子
孫無之永久臣不任榮幸之至

敬[illegible]注[illegible]後跋

伏覩
皇上仁愛生民勤勞庶政彌歷年歲罔有間息至誠感
乎天人協應以故頃年以來驅除禍亂奠乂烝黎所向
奏功今年十月遂[illegible]拔[illegible]滇南大定封疆萬里[illegible]
烽指天下於衽席之安數[illegible]貢於中書之命[illegible]大所獲
爰享[illegible]臣武功輝赫超[illegible]千古此雖將[illegible]衆[illegible]成域
外[illegible]協乘成命集此大勳而[illegible]其所以制勝之由[illegible]
皆本於
皇上憂勤惕厲仁民愛物之一心故克[illegible]之日[illegible]成[illegible]
而[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

為[illegible]討[illegible]之臣[illegible]有光[illegible]至若[illegible]作[illegible]今[illegible]
朝[illegible]事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以興士
氣[illegible]好問好[illegible]所[illegible]無虛日[illegible]時[illegible]
所者臣有文飾而臣猶謂征伐之功由於仁民勤政之
所致者[illegible]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書曰皇天無親[illegible]
惻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在唐虞君臣相戒以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illegible]大保治亂其道[illegible]此[illegible]武功者
莫非仁民勤政所由致[illegible]自今
皇上[illegible]以[illegible]德之[illegible]下民所以[illegible]
今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慎而加之以兢兢使[illegible]

曾[illegible]日新[illegible]典[illegible]無窮至於萬世永為
法則其不永[illegible]

書吳太伯世家後

[illegible]之墟[illegible]伯[illegible]叔齊祠下留數日
以不[illegible]太伯世家[illegible]其事有合焉太伯之奔
荊[illegible]而[illegible]孔子謂其民無得而
稱何[illegible]無能名其稱太伯也[illegible]於堯
矣[illegible]日[illegible]而稱伯[illegible]夷叔齊民到於今
[illegible]公而[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公之得[illegible]以
[illegible]以[illegible]弟之交相讓且[illegible]
稱其德也太伯[illegible]而[illegible]民無得而稱[illegible]之

之所以為大太伯之德所以為至也自太伯以來千九
百[illegible]年[illegible]有子四人諸樊餘祭餘眛季札季札
賢[illegible]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立諸樊諸樊既除喪[illegible]位
季札季札引子臧之義[illegible]欲立之季札[illegible]
[illegible]耕諸樊卒傳餘祭必欲以次致國季札自諸樊[illegible]
餘祭餘眛皆兄終弟及餘眛之卒皆欲授季札季札於
延逃去嗚呼太伯之賢比於伯夷季子之節可謂不媿
[illegible]伯矣當仲如史遷所[illegible]博物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俗好義而有文其[illegible]而興[illegible]
吾恨不能一至其處弔延陵之[illegible]如過[illegible]
而徒[illegible]然興懷也

書[illegible]阿二世行[illegible]後

[illegible]觀先秦[illegible]道者[illegible]多大[illegible]斯[illegible]
誤後人以申韓為聖人以刑罰為至道以[illegible]
以仁義為邪說夫醯雞跛鱉曾何足與較天地之廣江
海之大哉斯不足惡吾惡其文以夫世之好之者易也
不然鄭聲之與雅樂釐然絕異矣尚有[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道之以謂所惡者在此[illegible]何故耶吾因惡其文[illegible]
[illegible]也

書河東先生集後

[illegible]論八司馬皆天下奇材也為[illegible]文所誘至今士
大夫欲為君子者[illegible]

矣[illegible]所用於世[illegible]能自強列於後世而所謂欲為君
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illegible]以自別
於[illegible]人者少耳[illegible]以[illegible]與七人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君
子攻之[illegible]好攻人吾不知其何如而敢者[illegible]
[illegible]人不復[illegible]人之
論也[illegible]文自[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似[illegible]長雄深[illegible]不[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劉夢得雄於文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其餘人乎然則隳之於七人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人矣自昔叙子厚之文者[illegible]
[illegible]自其人者也惟嚴[illegible]有[illegible]序柳文引范文正公之

[illegible]叔文[illegible]治道[illegible]在東宮[illegible]
及踐阼方欲有[illegible]文珍[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一時不[illegible]謫竄遂而八司馬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不復審[illegible]其是非以一時[illegible]人攻[illegible]
[illegible]可謂大不幸矣[illegible]
正范公[illegible]推明之[illegible]劉禹錫柳宗元呂溫[illegible]
[illegible]不用[illegible]數君子[illegible]如
文[illegible]必不交叔文以藝進[illegible]
[illegible]好論[illegible]太[illegible]引[illegible]
[illegible]事林[illegible]中人[illegible]
[illegible]秋請欲斬之劉[illegible]宗[illegible]

非若太子違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紹位之誅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皆被是靈唐書雜駁問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謂夫子復起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觀嚴氏此言可謂知柳子者矣余是以備錄焉不復別作裁製庶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益以文正之賢天下萬世之所謂君子者也及其者專務成人之惡若然昧於知識無怪乎並其文之可以經緯天地照燿日月後使萬類自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一皆以蔽之曰此黨人也嗚呼甚矣哉且夫叔文愚騃姦佞器小易盈非償有雄姦斷割之才不幸而居可為之地即使其

竊自柳摘求合乎中當時朝列之衆好議論少成事之位嗜進之徒其亦誰肯直之而況叔文之愚騃姦佞也乎居下流而天下之惡歸焉此所謂不可解免者也柳子哉文正公之仁恕忠厚也原其心而寬其誅夫文正豈不知叔文之無可解免也哉其意若曰吾欲白柳君子之枉不得不譸叔文之誅君子哉文正公此方叔文用事時自知其不為士大夫所容也亟欲進天下之才謂君子者以正其名而善其用不可謂非一得之也而為君子者超然遠引自逃於聲利之外豈不甚善而無如其遭逢之不偶持守之不堅至於如斯也悲哉河東先生之大為不幸也雖然使叔文以愚騃[illegible]有

識者皆知避去況柳子之賢乎哉自其稍知治致天下之安而託焉有濟國家之政理是以柳子不辭而就之耳當是時權炎熱幾苟得者今皆不為天下後世之所指名其人皆叔文之所擯斥而弗錄者也而柳子獨蒙不白之識此吾之所以痛恨於叔文也昔者佛肸召子欲往子見南子聖人之往行且在曾謂柳子之賢而昧於聖人之道耶叔文雖妄作必不至叛如佛肸其愚陋而未得比南子佛肸南子聖人猶且見焉欲往焉況柳子之學聖人之道者耶吾恐後之君子觀其言察其人於乎柳子之賢可得而知矣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若柳子者人固可廢耶柳子之政且在方冊使其得志於

時為天下猶為一州也而固可少乎哉觀柳子之言雖古之善言為天下者亦無以過也宜乎柳州之政之足以令人思之而不置也夫古之人所以不可得而輕毀者其言在其人猶在也其行存其人不亡也子厚在時與其部將魏忠飲酒於驛亭酒闌謂曰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長慶三年降於州之後堂其夕夢歐陽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而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扶出廟門即死韓子羅池之碑云其詳與由是以來柳有水旱疾疫之災公私祈禱應如響者至宋元祐二百年矣[illegible]封爵或廟額勅賜靈文之廟崇寧三年封文惠侯紹興詔有司生而貽

者後世不亡然則柳子之至今存而不亡者尤可信也
使夫人之死而果無所知則君子猶且不敢慢易之而
況柳子之昭昭然至今存而不亡者哉故夫祖之而[illegible]
古之人者以介甫之言爲戒以文正公爲師推其說以通
之天下古今之人平其心而無易其言於忠[illegible]
過半矣因論柳先生之文而并列昔人之所以[illegible]其人
者以俟後之君子推明其義焉

朱文恪誥命書後

右明故相國謚文恪朱公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illegible]
[illegible]閣大學士誥命二道其曾孫今翰林先生[illegible]以示
余余方纂史事既即史官所爲公傳鐵文考信[illegible]搜遺

剬於讒見[illegible]出之中加簡拔焉事難[illegible]且[illegible]公所
爲功甚大而其所自持者獨正也公[illegible]
啟功大矣而吾所爲公功[illegible]當人[illegible]門[illegible]
獨立不懼而陰以拄[illegible]下之[illegible]爲功大而可傳也
當公之時[illegible]不能闢禍滋興上下大[illegible]名[illegible]
以[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敗而不悟[illegible]自喜[illegible]
[illegible]矣彼小人者不樂君子有其名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禍敗必盡快其意而後止由是君子日[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苟以取一日之名不於[illegible]人家國而[illegible]
[illegible]於東林之君子有慨焉公當時議[illegible]
獨中[illegible]不倚出乎流俗之表不變容改度終始一[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之君子[illegible]公彼小人者[illegible]
以[illegible]君子不[illegible]而功不
[illegible]人者[illegible]所[illegible]者
[illegible]公因以清操聞於世其子孫科[illegible]仕宦而[illegible]
獨以文學傳其家吾友竹垞尤顯名天下且[illegible]公
俟必復於吾竹垞然有望焉此卷留余所且[illegible]旦
竹垞來告別而余[illegible]然題其後以歸之

書李[illegible]壽詩後

東君[illegible]自[illegible]以其舅氏顧[illegible]君[illegible]同年
官[illegible]於朝爲[illegible]母[illegible]太淑人壽[illegible]者
供以[illegible]君[illegible]請[illegible]題其後余既[illegible]序[illegible]淑人詩書

尚[illegible]教節義[illegible]之行而[illegible]觀察君移[illegible]爲忠[illegible]古
[illegible]以告之矣余[illegible]東君[illegible]而美[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
[illegible]則仍與之稱詩以爲壽[illegible]
[illegible]南陔之詩曰[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相戒以養而[illegible]
[illegible]孝者[illegible]曰孔子言孝始
於[illegible]中[illegible]於身[illegible]與氏[illegible]以養志爲
[illegible]南陔之詩所謂養口體者[illegible]而來
[illegible]孝口[illegible]此事君[illegible]官[illegible]朋友信
[illegible]師[illegible]東氏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余

曰不系史刻願做博夢多聞性沉退不慕榮利為王戎張華輩所辟用歷仕尚書郎趙王倫為相請為記室府傲以疾辭歸所謂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庶幾之謂也若[illegible]之白華潔身之義矣故其南陔之作深以養脩潔白為孤所以錫增爾度以介之祉終其業為篇于古詩之讀書貴論其世今 朝廷清明武功赫濯吾君子奉其青白之身出而公忠滋官則庶幾蓋[illegible]之大者[illegible]斯泉氏[illegible]所願焉而弗顧者也東哲[illegible]蓋古能神明[illegible]而不媿其先世故余以此意告之使告鄰[illegible]

跋錢公浩川遺墨

[illegible]風散矣友朋道衰甚者視親戚為仇讐其有[illegible]猶[illegible]於此而潔清白好將以別嫌疑然實[illegible]不茍交遊介然特立於時而議論[illegible]之及[illegible]而宜其士風之一日即於塗地蓋其人既不能知先聞[illegible][illegible]世不幸而見辱[illegible]相[illegible]之或曰是其[illegible]之者以自[illegible]也然則欲求世風之[illegible]閔世務俗之[illegible]流矣何乎聖人所[illegible]仲[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行業文字之間如此也歟予又嘗謂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正有四友以衛傳聖人不絕交友而乃有云上古之世[illegible]於不相往來何其過也故觀於公而閔世疾俗[illegible]交絕遊之士可以廢然返矣公之所繇同時官於京師者[illegible]從與游得觀公遺墨公之身行官治[illegible]者甚悉及余請之而後有以知公之偶然之筆札能使人珍惜而寶惜之久而可貴者厥有由也是以有感而識之

跋王大令保母志

大令保母志[illegible]山大司寇[illegible]徐公以三百金購得其墓碑始揭初世俗[illegible]大令真有[illegible]別知雄嚴聲風[illegible]之集[illegible]梁公家嗟夫[illegible]能[illegible]又[illegible]公[illegible]日公請歸皆著將行矣余嘗多借公藏書今[illegible]檢前後所借書及此卷將內之公而於此有疑焉葢後跋者十三人以姓氏跋者十五人以[illegible]八人自[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七人皆[illegible]一手[illegible]文[illegible]一跋以草書[illegible]跋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可疑者也而[illegible]可取以證[illegible]跋古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王[illegible]得保母志于小硯於稽山[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四[illegible]其三為錢文[illegible]已斷為四[illegible]為石[illegible]一行字行[illegible]一字不可知[illegible]一字[illegible]可[illegible]

豈非會稽山陰之故關硯背刻稧敍之字上近右軍有
永和字乃劉成甚淺瘦永字亡其和字亡其口硯石
絡[illegible]靈辟又似鳳咮甚細而宜畢[illegible]其中字銘字缺
者俱與敍合又古摹蘭亭同者二十四字之一[illegible]在各
二文咸老趣與崇丑日然以曲水於洪夫後者[illegible]
他帖同者十八字行務[illegible]書[illegible]七十三[illegible]以無小
肖貞而而[illegible]見於[illegible]今[illegible]帖者二字獻[illegible]而見於
蘭亭敍右[illegible]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則人鄉[illegible]五
字其可以[illegible]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illegible]
泰[illegible]辭交滿墓志等字尤精妙絶倫[illegible]似
蘭亭旋後人集蘭亭字爲之此又[illegible]大令字[illegible]

同者何以保母志而已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數
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想癒一帖同者九字十二月
二十[illegible]日一帖同者十一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發[illegible]
興一帖同者八字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
令既是父子可無疑其書蹟之同凡[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又
言或謂東坡金蟬簟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
蘇子之保母[illegible]勿毀也此言[illegible]似之爲可疑蓋東坡意
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通
則似[illegible]東坡矣[illegible]此志而偶然以合者然耶大令
集保母志其文其右凡爲文古人不嫌[illegible]坡公既於
書無所不見豈獨不見大令此集字遂[illegible]其偶然以

合者[illegible]大令集而[illegible]意古人陋矣蘭亭之敍可
用[illegible]如[illegible]讀[illegible]知[illegible]之爲虛誕顧宗之
爲妄作[illegible]亦[illegible]文其合也亦出於偶然
[illegible]邪[illegible]於保母帖[illegible]其爲大令[illegible]無[illegible]而所[illegible]
者乃[illegible]在諸人之跋[illegible]公博學多識而嚴於古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公相[illegible]公如[illegible]
閩[illegible]

跋[illegible]彩畫

[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宗元以[illegible]
志[illegible]爲[illegible]非難[illegible]代作爲此者
多[illegible]稼文[illegible]之談令觀項

此[illegible]山始[illegible]如此然君闕項氏多收
古名畫故其所得如此事不師古以自敎可鄙者多矣
獨貴然耶

祈禱陰騭文跋

[illegible]上帝仁慈隱惻加惠下
[illegible]也昔[illegible]以爵神土正黎司地
以[illegible]是神人不雜矣然世之言神者爲以謂其
茫[illegible]不可知不可知則亦不可信於是乎恃神而
馳非理[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之禍非夫人
之知有神而際然不畏[illegible]神爲不可知始
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神而爲[illegible]然[illegible]絶不

則而莫之敢犯於是小而一櫚一菇閱焉令神之鑒則正直而慈愛多行德善能化導一切者啟之以飛鸞度世之事以助成然古之化而顯其神以示人於是而神可知矣可知故信信故不敢恃而驗為無理義以自取災害之絕不測之禍而自為善得福如影隨聲響則若梓潼此文是已梓潼之文蓋出於飛鸞見感動之心也可不敬諸可不敬諸

二錢說

余今年四月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督理京省錢法既至寶泉局則偕其同官給事中監督御史監督戶官而謂之曰此天下錢之所由出也吾自今不受一錢隨後諸公同之初旬日以為暫居數月監督役鑄司中依舊例一文余選其一文曰半兩為者錢也臨行以言為受以之身者請公紙之余許諾又數月余遷左都御史　日御史奏有公事不得至局局人以錢二為余經歷所錢於匠亂抵於席有與局人以席下取其二錢又置樣最按理寶泉局以有觸曰吾將不受一錢留為以二錢二其何以自明乃命呼寶泉吏諭之意而還之吏既具持以去是日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十有一月二十七日也書其事以自戒名曰二錢說云

一錢說

吾字為二錢說蓋取寶泉之二錢而還之揭然以自表

背也乃今又為一錢說云一錢者何始余每出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或日見數人焉或日不見一人焉夫一錢至微也人與一錢至少也且或一人焉無之其為此又至易也世之人莫有肯為而余為之不衰者蓋天下貧者多矣若貧而丐者則少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至於不可勝窮假令天下之人皆日見貧而丐者人與之一錢則於天下無窮之人無所損而貧者得錢亦將至於不可勝窮則是天下之人不復有貧且丐者其為益豈不甚大矣哉或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今子自謂不取二錢而顧沾沾焉一錢之與得無可以已與余應之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二錢之謂也如其義也如其道也雖千駟萬鍾與人可也況一介乎一錢之謂也且夫施捨錢為無告之人聖人之所憫惜也昔者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孔子謂必也聖人能之而乃以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為仁夫孔子豈以博施濟眾謂非仁者之事哉謂其難能故曰聖也今吾一錢之與不可謂博人與一錢不可謂施而至使天下無甚貧之人亦庶幾所謂欲立欲達者非與吾與子勉為仁是亦聖人之徒也所謂一介不與人者寧謂是耶客曰善然自今請日行子一錢之說

惜分陰說

余今年閒居無事得遂其靜坐讀書之願入夏甚熱不

出進户所居街四通多朝市往來門前過客皆知吾懶
慢不好客客亦無所求於吾以故累旬月無一至吾室
者然吾半日静坐半日讀書或終夕不寐漏鼓分明栗
乃已自常覺日夜之短而不足以供吾静坐讀書之樂
也而僮客飽食嬉游吹呿叫呼謂日之長謂夜之短屢
然一辭彼識知過自偷佯以爲樂而於夜之短而不知
吾静坐讀書之樂而並不覺日之長也雖然積于瞻云
無中與静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吾
静坐不覺日之長而于瞻所見乃與吾異且于瞻又非
不讀書者何以有是說耶盖于瞻求静坐而不可得者
耳非真能静坐也陶士行有言惜分陰大司徒徐公

以此取以揭其所居之室吾問公何以惜陰公曰以補
夫公之歲書之多甲於天下于瞻所蓄書不知多少也與
其顛沛於道途又從居無常處度其書多不能以當公
而公讀書之多則雖于瞻有不能及也夫以于瞻之讀
書而不知静坐之日易覺其短則似能讀書而不知静
坐之樂若吾懶公之意或有同於于瞻之所見者故爲
是說以贈焉

說巖字說

客有問曰賢者名可序言之耶餘子曰不可有疑乎曰
有春秋紀季公子友仲孫湫皆字之而不名字之以為
褒則必名之以為貶矣故凡書名者皆貶之若此乎賢
者之名之可貴也為敢序言之耶序言之不可矣何取
以為人之名若字耶曰不可堯夫祖禹吾嘗病之矣或
於以旌美也曰然則何以字以巖巖者不若易以傳巖
之清得也曰巖是何言與予非敢有取於是也夫浩然
之季陽城之驛昔人猶諱而易之若此乎賢者之名之
不可序言也而洲帝發良弼版築之巖以自號者
雖愚且妄或不至若是之甚乎且不敢居其名而引其
姓有意乎予吾之生近聖人之居陶唐氏之遺風而遠
哉人之與相錯也古今賢聖之人可慕愛者多矣獨於
於說以乎哉士苟不自立而慕乎古人雖誦其詩讀
倣其古冠偽行矩步以自號鳴於世而考其行有虧人

而必以不為者豈直無救於愚且妄而已矣況竊取其
名而又引以就不肖之身而謂有其可貴者哉然則子
其以何字曰吾所居也始吾家樊川之上其南湖之東有
巖焉予作巖而望月之始出也命之曰月巖已而又營於
巖北仰觀峰嶺下瞰林麓以居以游窮晝極夜至如初
日上而雲飛夕烟斂而霞舉鼓心流泉鋪日照忽
為之而悠然獨得吾之可說者有為故又曰說巖夫時
習而說所說者學也於聖人無所不說而說於古也今
吾學焉而不能習又不得說且取今而命其言始得其
意於巖居川觀與田叟牧兒生長嬉遊於此樂之終身
而不厭是則吾之所說也若子之謂迂乎或不倫且

甚矣予固有予之所說者而非吾之所謂說也猶不同不相為訓各謂而退因書其語為說嶽字說

廷翰字說

廷翰或有字之曰瀛洲瀛洲者海中神山也作傳以來翰林清秘深嚴之地稱舉是以相擬而今之翰林署中有瀛洲亭是其義也或者以謂翰者[illegible]如丹丹鷄鸛世之軼群之士流光揚輝[illegible]出入乘明以此者所謂登瀛之客亦抜其翮而大其用也而予之狂悖亦須其間恐畏惴栗如非勝焉伏[illegible]潛耳嘆嗟卷舌鉗辭重足屏跡道[illegible]日集[illegible]憂之乘天地為容帳逐遂於沉泓[illegible]有

爭於斯名殆無補於是職翰乎雖[illegible]得無傷於所能而詘於所不及乎其在詩曰之屏之翰蓋翰者幹也易不云乎貞者事之幹於是翰乃字之幹亦觀於[illegible]非幹無以為立方觀於車非輪轅以輔車無以行觀於幹而體用之消義焉斯可不勉乎哉

陳存字說

陳氏子名存禮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存遺孫子也父不及名而宗人名之存蓋然一身無伯叔兄弟孤甚寡母以居家貧無所依憐而存者其身孤以存之緒不絶如綫使其身憐而存焉不亦既幸矣乎雖然夫人未有心亡而身存者[illegible]亦乳[illegible]傳曰雖

剛有含明亡者其操之哉操之斯存之矣操之舍之出入莫有易傳所謂成性存存也故字之曰又存

蔡霽雨字說

蔡子霽雨問字於余曰將有以自省焉嘗誦詩信南山之篇既霽既足生我百穀而益乎忘五穀者種之美者也遂字之以美穀[illegible]於[illegible]川[illegible]扶犁從田夫野老之後然布穀之催春[illegible]之喚雨甚而歌杖而[illegible]穀也日見生長穰[illegible]於是爲酒食饗我[illegible]之人之所詠歎而嘉歎者且與子乎同之乎[illegible]則益思夫美穀之義而三致意焉傳曰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可不儆懼歟

祠虎文

維年月日以特牛祠虎為文告之曰吾聞之聖人雲從龍風從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生傳曰虎與龍並稱而嘯則風生嘯與[illegible]則是虎者靈有知之物也吾又聞之山獸[illegible]大[illegible]知之物以長百獸宜其非凡為獸者[illegible]可以理[illegible]之明矣吾為先[illegible]人卜宅[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山之南與山之陰土人曰其下虎穴虎出沒其間余以[illegible]有知之物必且遠去其後虎伏不出居數月虎夜[illegible]行余乃謂虎夫[illegible]之荒野虎何必[illegible]家上以驚[illegible]之魂懼乎虎敢[illegible]必殺虎乃已[illegible]虎見[illegible]今之人有敢[illegible]者矣彼人也猶尚[illegible]於虎何

耳焉尔應之曰見豺狼也虎為百獸君豈得放豺狼耶虎去夢覺曰虎靈有知如此則盍問閻思過介且德以具特羊飼之士人謂然爭笑以為誕而一老父言曰積逆猶是也於飼獸何難焉余曰虎靈有知引凡為獸者比也今與虎約自飼汝之三日汝當攜女婦以從女家也不使再見女踪跡女猶不悛是豺狼之行矣吾豺狼如殺狐兔虎得毋後悔

午亭文編卷四十八　男壯履恭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杜律詩話上

紀年豫明四五歲時誦杜詩為說其義頗能了了也嘗見世所傳諸家解杜詩說多不合故其所說多用己意又嘗竊謂杜詩說之誠難而律詩尤難蓋古詩如哀江頭洗兵馬等篇文義中實有可推考律詩則託興幽微寓辭簡約說之故尤為難予因為說[illegible]杜七言律詩間以其別於諸家者以備遺忘題曰詩話而論於說詩三百篇以箋為名箋者標出識也示不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耳後世於杜曰注曰箋曰箋注類以解釋為義今曰詩話別諸家也且不敢言箋注也諸家說杜皆間略姓氏但云或云非好辯也

康熙戊[illegible]月望日說翁自記

戊讀書徂徠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谿六逸又子美贈李白詩述云魯有張隱即為叔明叔卿此是一人是詩題張氏隱居當其人與此謂隱者張叔卿亦作如詩所云也此自當時一隱者也云張氏遂使無考亦憾事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與洲服見唐書孝友傳公作臨晉公主府邸南泌如
碑亦述公主孝思其賢而好客於末句見之
秦樓指駙馬所居鄭谷指山林貧賤之宅爲亭堂風
磴山林所有駙馬已兼故遠勝鄭谷或以秦樓指公
主鄭谷指駙馬非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澂

晴窗點檢白雲篇
點檢白雲篇點檢二字說者引唐史起居郎因制勅
稍筆削又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是也至
白雲篇求其說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
愚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封禪文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又云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冊於封祀壇
之壇所謂白雲篇疑即玉冊之文也時公既獻三賦
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
亦復聯貫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
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
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御題是公與人泛舟或謂指所見或謂譏明皇行非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一作秦苜
蓿將軍只一作不數漢一作嫖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
蚤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一作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詩三四句或謂天寶沿邊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
十九萬馬八萬餘匹然盛名無踰哥舒翰天寶十三
載春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又求總監密遣親信
選健馬數千匹時李郭名位尚卑王忠嗣以讒廢與
祿山頡頏者哥舒而已曰總肥曰只數因贈梁丘隱語
託諷使翰思所以制祿山也愚按新唐書百官志駕
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廐牧馬牛
雜畜之事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蓿降王款朝驛

亭[illegible]定馬總肥春苜蓿不過指此此句與第二句
應下句與第一句應
此[illegible]細此王款蓋明皇詔翰應接吳王思禮傳或
以此當降王款朝是也謂翰報命必入朝設對之辭
無據首句上青霄自指崆峒地高而言明皇紀及翰
傳天寶十三年無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風疾因入京
顧疾於家田非隨翰入朝或以使事入奏必在翰未
遘風疾前公投贈翰詩首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
功求之幕中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
倚崆峒蔚意與此詩同當是一時作或即因田投贈
哥舒也

題省中院壁（一作院中）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一作雷）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首句埤字解者各異，愚謂埤與卑同，此言竹與梧高也。皆語松栢不生埤者乎？埤訓痺，俗漢書劉向傳增埤為高，五行志卑埤攤下，乎盧照鄰其埤溼則生蒼莨蒹葭，皆可證。射雉賦捺膺刀聘，然後如旋如斬，不高不埤。公荊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用之「不高亦不痺」，正出於此。字又作痺，是埤與痺古通用也。至左傳宮室卑痺二字連用，別有音義，宜隨文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一作文）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近侍即今難浪跡，即吏情更覺滄洲遠，又當與省中院壁一首合觀。或出為司功事已萌芽，勉為貨仕，終非所好，故云言如此與。

鵁鶄鸂鶒本取諸江南置苑中者，今云滿晴沙，與假秋興所云園廣鵁鶄白鷗同一義，非但賦一時景物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一作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一作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一作暫）醉佳人錦瑟傍。

此口此憶上皇南內之詩也。明皇以龍騎軍中健兒改為龍武軍，親近宿衛。今徽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蕃游幸矣。興慶宮南樓置酒眺望，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錢之會與開元天寶之飲射酒賦歡，亦在上皇也。愚按時作於乾元元年春，上皇以去年十二月至自蜀，居興慶宮，帝自夾道來起居，太上皇亦時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元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上皇左右，梨園

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是時帝父子尚慈孝無間也。細龍武即帝四字，自當指肅宗言，蓋長安初復，曲江游幸非復前時，[illegible]故公對雨有感耳。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一作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一作鵲）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或謂雀欺燕、蜂趁人亦即景所見，不必謂喻群小讒間。按此詩[illegible]之詩，無他意，強作門會詩有[illegible]謂無他[illegible]過也。此詩乾元元年[illegible]華州司功時作。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一作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一作來）自足蠍況乃秋後轉（一作復）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一作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夜中足蠍秋後多蠅當與題鄠縣郭亭子野雉山雞例觀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一作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醉（一作再）把茱萸仔細看

本句仔細看或謂看茱萸或謂稽上藍水玉山言之

四顧須知藍水玉山非但寫景山水也在人對當從當日生感之意在此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一作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一作飲）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或謂王給事非王維云舊書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陷賊以前尚未有也按維傳自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已下皆概括生平行事晚年指維長齋一事與上文居常不茹葷血應下文並及與裴迪往來唱詠事非謂此時始得藍田別墅也維長于公數歲開元九年進士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給事中甫貴授太子中允當在至德二載冬公贈詩稱中允聲名久更稱乾元中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當是一年〔…〕維以乾元二年七月卒公詩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留漫寒藤維卒後有感也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維生前有感也當時藍田不聞別王給事也

卜居（上元元年春成都作〔…〕）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一作入）小舟

或云甫卜居便有東行之興且東行欲至山陰豈〔…〕萬里公必有不得已於卜居者豈之為主人者何如是謂此說豈此說實未然成都萬事好未若歸吾廬公蓋欲終老於蜀者且史稱元二年六月以左僕射崔光遠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使三年二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是年閏四月改乾元為上元公卜居在是年前三月守已成是亦將去今人誤公成都詩往往日非此不得守公是亦安矣將為曾之東行欲至山陰語則日此盡山陰上舟咫尺有萬里之思故甚妙向

之謂似出山時索然無味合之詩情矣
公古詩有寄裴施州詩鄭典設自施州歸詩裴施州
即其讀此二詩當知晁在成都遇公應不薄也
寄杜位（[illegible]）
近聞寬法離（一作別）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
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一作隨）隨眼鬢髮還應
（一作白）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戒曰同一貶竄鄭虔台州之流自論死減等猶曰嚴
譴杜位在新州去國萬里長流十年始離貶所乃曰
寬法蓋位林甫之壻精好擅同流毒天下醸成漁陽
鞞鼓之禍觀位於林甫相時貴籍列炬氣燄如此林

甫既敗僇加貶請復從量移可不為噫薄之思乎嚴
譴寬法四字使見老杜春秋之筆思坡部詞就以宗
言自宜用嚴譴位詩就離貶所言自宜用寬法公不
也需新國用輕刑句亦為虔作此詩文各有宜用字
乃謂嚴譴寬法便見春秋之筆則是位公之於子詩
人詩首尾在等情至此等解累詩多矣不可不辨蓋
籍列炬即公守歲位宅詩皆以為祇今以為鼻亦大
不可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
送客逢春（一作何）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此詩或謂迪從王縉在蜀縉嘗為相故詩用東閣又
迪不[illegible]如何遜在建安王幕故用揚州事此謬也
謂蜀史縉傳無刺蜀事舊史王維傳亦無新史有之
且時維自表已五拙縉五衣領歸所任官散田里位
縉得還京師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舊史維以乾
元二年七月卒新史維以上元初卒二史皆云維卒
時縉在蜀州此詩上元二年作何得云縉在蜀州郡
廣德二年縉始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亦不得云縉
嘗為相詩中東閣二字即詩題東亭二字何遜揚州
但以梅事引用迪在縉幕遂在建安王幕及遂墓志

東閣一聯等語概茲之不涸心眼亦快事也
集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或云王侍郎即
縉上元二年前縉嘗為工部侍郎上元二年四月明
皇崩縉撰哀冊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此尚可涵蓋
注王時牧蜀應後人所為不可據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一作鶴）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
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
高適嘗為蜀州刺史時戎以事至成都故公請王侍

御邀之同至草堂公蜀州有李司馬橋成承高使君
自成都回絶句是高尚留成都公先在蜀州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舊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一作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早一作白帽還應一作[illegible]
似管寧莫一作看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末語歸美嚴公近解有云嚴武非能為公者何人二
句明指嚴枉草廬不能識公解詩最拙此類亦多
是詩然時猶喜之何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一作阮籍焉知禮法
疏枉沐一作旌麾出城府草茅無一作無徑欲教鋤
此按首句答嚴莫倚善題鸚鵡賦三句答嚴何須[illegible]
苦鵕鸃嚴詩蓋謂公能詩賦而不仕也豈此時已
有表薦之意乎故公答以已亦曾仕而濫騎官馬也
奏數行書正對題鸚鵡賦騎沙苑馬正對著鵕鸃冠
嬾性句答嚴第二句幽棲句答嚴第一句後四句答
嚴末二句也六句蓋阮籍好飲酒公自謂以野人時
嚴飲即禮法疏也公有小驛香醪句嚴答云可但步
兵偏愛酒是也或謂以過之公有時不免故武云何
須不著鵕鸃冠而公竟其詞曰阮籍焉知禮法疏

僻之失其成事蹟謬古人而遂誤後世可慨也舊[illegible]
有可取者錄後
容齋續筆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
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次李白
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甫嘗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
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
躁嘗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
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唐書以為然予按太白蜀道
難云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予讀其集中詩凡
為武者幾三十篇送還朝曰江邨獨歸處寂寞養殘

生[illegible]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也
猶此在時語至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及入長詩人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若果有欲殺
之[illegible]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
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實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
以前不得說禰衡也武宜以黃祖自比乎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
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
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唐人賜櫻桃詩胃所見次退之紀詩退之聊取成名

庠洛思路潤出然亦訣詞可當時芹美亦必需豪縱佳不過以肩摩詰此詩油然也變逆為獨絕迴圍不韋詩及因之據勝人謂詩能窮人又謂窮而後工由此論之不獨窮而工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illegible]一家

歲以此時有曰小徑升堂舊不斜未曰天下車書正一家數所題者故園之桃時方全盛未遭禍亂故杜亦可懷如此以歎今之不然與移柳無能有同慨亦

公題成都桃末二語難通愚謂此解正自明達公本無不通寡妻羣盜非今日言鰥寡孤獨賊盜[illegible]獨曰可傷天下車書正一家言此時遂削平四海一[illegible]吾人又安可以區區小物破此貪戾於兵火之餘[illegible]其後夔州又呈吳郎一首同有其意自見

為秋堂觀貧人實以前撲棗任西鄰棗熟從人打未摘訪非他人之夢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已[illegible]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懽顏惟者在嗚呼損傷已露滴有魚圓荷網分減及溪魚在後闕數行此乃樂恭修人物理兩家集中此等不可忽舉常謂公仁人長者也讀其詩者宜知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作[illegible]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年何有發交歡

成以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加害此所謂禮數寬也新舊書欲殺最為誣罔不知宋子京新書何以載之本傳照按杜公生平凡小說正史多不可盡當以詩為斷其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正其不疎者蓋阮之疎人知之阮之慎人不知也五君詠亦曰識密公之

深於阮同觀可此集中凡為武作辭氣無不溫謹後在武幕有六周防期稍稍大簡邊叙叙祖跡登樂人乃為此語乎此公生平為人處所關故不惜類及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嚴武仲夏攜饌至草堂又巴嶺答公詩有籬下黃花菊對誰云四公盡以陶潛鄭康成自比以袁紹比武有思武意與略河朔飲與鄭康成傳兼讀詩意始明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要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
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一作春）浴鳧飛鷺晚悠悠
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上頭二字亦自有本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是也公湯東靈湫詩亦云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此詩題香積寺山要官閣上頭即此頂也諸天白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影皆山頂盤旋也蘇黑有二義承上晚字又承上藤蘿字及背日萬木稠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出

白白（一作日日）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一作殷勤）勸酒杯

[illegible]回說詩口回猶有竹女官解者謂家[illegible]不謂不是歸者此類是也楊用修以捍字易逐字人多以之余謂逐字本不誤無怪用修欲易捍頌也風風杵元子楊亦引之不必訓養叔謂東征賦原作余隨子乎東征當易以隨字白白江魚或引列女傳姜詩事每旦輒出雙鯉以日日爲是被白白與青青對白白是也

滕王亭子（原注在玉臺觀內 [illegible]）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一作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游此地不知還

滕王御玉子安所咏滕王高閣臨江渚者也方輿勝覽閬中滕王亭以隆州衛守卿騎遂修飾弘大之擬於宮苑謂之隆苑後改閬苑滕王亭元嬰所建無疑或云是入蜀時所贈王湛然蓋以元嬰作西多惡所在州亦不循法乎其不當以人到於今歌出牧稱之耳按洪[illegible]守閬州無樣歌出牧白是乎其失實語後世[illegible]之實最不可信雖乎其亦未免可以爲戒

玉臺觀（[illegible]）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illegible]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盛云觀中猶有公主遺跡故用嬴女吹簫事又有烏鵲橋向奎泉又有五言律亦云彩雲蕭史駐此游不得無見但事不可考

奉寄章十侍御（[illegible]）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唐書[illegible]補[illegible]議[illegible]
此詩或[illegible]

好事者僞撰事實妄解杜詩如劍外之說是也多矣此或亦由湘西句造出也湘西荆州地不得歸者言鬬公部曲荆州乃西重臣不得已之歸朝時帝不侍御罷東川留後將北朝廷故以此爲比或謂此時指來瑱之事或謂嚴武再鎮成都後令東西川節度東川留後在所宜廢湘西句言帝何擲不復歸劍皆非借寇恂者指川也詩何以言河内河内宜借河川之河内盜賊不缺猶借寇之時以子璋爲亂詩中已罷官歸朝故也此亦諸家未言遂至于失誤用

午亭文編卷四十九

男兆復恭校

午亭文編卷五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杜律詩話下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寶應元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還黄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公自閬州歸成都而作此詩也讀本傳嚴大夫及此五首嚴杜交情略見注者乃云杜知武不能用已詩意諷刺入非前敘公枉駕已發此意可類推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絶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伶俜二句當指身誰爲支自己亥歲官至甲辰參謀伸是六年十年舉大數耳不必過泥題是宿府詩下句行路下句棲息此語自可通或有十年乃字之誤非本意也

十二月一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黄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他日一杯難強進言不能如舊時之能飲也他日其
時也注謂後時非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楚妃猶言宋子齊姜燕趙佳人或謂楚姬非也此句
言仕途同官名位相軋名姓才娼嫉下句方指徵君
二句皆比體宜合讀
通首尾讀無非知交深悲極痛之辭[illegible]舊注者皆謂公

風刺徵君吾所未解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褭褭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子一作堅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澄青
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陶侃之奴偽蘇注及劉敬叔異苑其不可信人皆知
之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愚謂有腰佩陶侃或是陶峴
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
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
江水命奴取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
櫂賦詩自敘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

之友與事新聞故公用之謂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
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況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
因改作侃也公常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卿之
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顒作何顒之類此說或亦可存

諸將五首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
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詩說者不知作於何時余以其意推之此謂當作
於大曆二年秋冬間一年[illegible]月則未[illegible]出峽末章不
得公巫峽清秋萬壑哀考史代宗時吐蕃之寇無
歲無之廣德元年遂陷京師留十五日乃去千秋[illegible]

入關[illegible]此也舊注指安祿山非蓋不應舍近而言
注[illegible]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寇邠州寇奉天十一月吐
蕃寇涇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刺寇邊九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
州渾奴刺寇盩厔京師戒嚴以史考之其間寇廣德
[illegible]大曆元年九月吐蕃陷原州二年九月吐
蕃寇靈州寇邠州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見舊
汗馬西戎逼蓋指此大曆二年之事但述永泰元年
之事以為僕固懷恩曾閃朱旗北斗殷曾者已往之事
也考[illegible]宗紀永泰元年吐蕃党項羌等入寇天子自
率六軍屯於苑郭子儀屯於涇陽郭子儀傳云懷恩

遣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入
鳳翔入醴泉京師大震於是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郝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
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
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吐蕃列傳與子儀傳
同又加以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求副斗門下
不聚也觀此可見但代宗紀略子儀傳詳吐蕃傳又
詳可以互見耳
見愁四句蓋言見今所愁將士汗馬西戎戍深入不
止逼近內地也愁者雖未遍然將遍此郊畿也幽州在
畿東盤屈為遠地若遍則如永泰元年故事矣永泰

元年將士分屯者多曾聞朱旗北斗殷賴郭子儀免
胄見敵卒得無事若今不知多少材官守涇渭誰如
永泰分屯之衆乎雖有一子儀屯涇陽其餘將領皆
可遂破愁殺耶此詩前四句廣德元年事見愁汗馬
句大曆二年事曾聞朱旗句永泰元年事大曆二年
秋冬間夔州作諸家聚訟宜從愚說耳
豈四句借漢喻唐借漢事故言千秋此喻唐不必泥
求漢事又玉魚金盌紛紛辯證以愚論之此玉魚金
盌與枯陵聚珍寶如珠襦玉柙及秦始皇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之類何必另求出處
代宗紀吐蕃陷京師不言掘陵唯此有所諱而不

書與武韜祿山竹從總以吐蕃焚毀未已駁駁有發
掘之虞玉魚金盌借得帝塲墓事以婉言之此說雖
巧未合也蓋陵寢雖無恙而貴戚之玉魚金盌已遭
發掘於詩意未為不合公故不欲斥言陵寢耳
戎謂關為渾蹕故以入關指安祿山按柳伉疏犬戎
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
師是此詩入關的證伉疏又云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士叛陛下
也數語又是當日諸將畢集獻策首四句是責諸將
阻不能禦其入而又乘亂縱兵焚掠非止叙外寇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

兵　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
昇平
上一句言代宗時吐蕃亂諸將出此章責諸將宗初
山亂諸將出第一句曰未忘韓三句曰豈謂煩撫所
明朔方兵者不敢斥言乘輿也子儀上代宗疏云先
帝興朔方兵誅安史此第七句獨使至尊憂社稷正
謂此懲肅宗回紇傳回紇使者來助討祿山帝詔
朔方軍將僕固懷恩為可汗以女妻之承寀帝今
回紇以即封其女為可敦加公主號
安見郡王拜下帝不欲使鞠獻敕見
帝因冊毗伽公主為王加命廣平王與葉護約為兄

帝順宗屈己回紇以憂社稷故也五句追敘禍亂之
敗此明皇幸蜀之由六句追述高祖龍起之事猶言
晉陽以一旅肇興至於有天下而不能自振乃獨使
至尊憂社稷不得已而用回紇諸君何以答昇平乎
八句一事當合而讀之
此章注說雖多未免紛賾今緊刪之已另為注說矣
總更有說龍起者興慶宮龍池事也張九齡龍池四
德頌序略云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
之舊里又云中宗祿謂者之識徵王氣中宗龍躍上
凌厲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此邸第在焉
上令傳詠也靈符紹至天其以見永命□唐云云公

此句即九齡天其以見永命我唐意也猶聞晉水清
以晉水比龍池言興唐祖開國同符獨使至尊憂社
稷指祿山反陷關大亂明皇下詔親征事如此說甚
上下意不待解說自明兩存之以正讀者
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
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與前以將相臨邊之語將此觀五句七句可見
謂王縉衮職曰誰爭補言[illegible]皆仰給餽饟王相國但
即王縉與宰相不當補者以天下皆不自供銷甲當
由陣下一人也又以稍喜為不足王縉之辭未然唐
書王縉傳亦不見銷甲事豈事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
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章舊注云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
千餘日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市舶使舉
兵叛故指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
太一之事舊注之說不過如此或由此遂首皆指宦
官句各以事實注云云按楊思勗雖破臨安南五溪
之變皆在先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與呂太一之
事近之然杜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
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豈非太一既
平之後明珠暫至又總乎詠當貢之太一乎考李輔

國傳輔國為兵部尚書未嘗為大司馬古今官職沿
革名同實異者多今人渾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不
知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也唐百官志兵部
尚書正三品輔國冊進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
王二品之官何足異乎以魚朝恩嘗為觀軍容使故
謂之總戎總戎二字杜詩常用總戎楚蜀應全未開
道總戎雲鳥陣總戎嚴武亦皆觀軍容使非此嵩緣
誤認侍中貂二字注唐人時皆以侍書為據唐書百
官志云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
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又云左
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年分左右隸門

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
騎與中書令爲右貂以此論之侍中貂非中人也如
馬燧渾瑊皆拜侍中燧瑊豈中人乎百官志中人有
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封
公爲中書令者有之無侍中
然則此詩當何如解盖責藩鎮兼宰相之諸將也上
章衆內地宜責其徒煽輸輓此章衆遠人畔責其不
能鎮撫首四句猶上章首四句之意不必實指其人
大司馬唐百官志無之外官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
都統下有行軍司馬行軍左司馬行軍右司馬節度
使下有行軍司馬大都督府下有司馬中都督府下

有司馬下都督府下有司馬大都督護府下有司馬
上都護下有司馬以意論之則副元帥都統副都統
節度使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大都護上都護皆可
稱大司馬上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敘功罰過
本詩扶桑銅柱越裳南海交廣朔漠皆是也又唐以
制元帥大都督大都護或親王領之或親王遙領沖
上殊錫二字觀之大司馬必指此類非兵部尚書也
兵部尚書與吏戶禮刑工尚書皆尚書省中書令之
屬兵部之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無稱司馬者兵部尚書安得稱大司馬乎總
戎二字即以公詩證之當指節度使兼侍中貂則

兼宰相之銜者也但以此解之詩意自明
漢書注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
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此詩殊錫不必九
錫大抵非常寵錫耳漢書百官公卿表[illegible]相後
即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
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漢代大司馬爲武官
秩品甚權執與丞相不如也此詩大司馬借漢官言唐
官亦爲不可但泥李輔國曾爲兵部尚書以唐兵部
尚書爲大司馬遂難通矣
浙江春色遂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兩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或云此言蜀中將帥也崔旰殺郭英乂柏茂琳李昌
夔楊子琳輩兵討旰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
旰懿略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爲本州刺
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
川副元帥主恩尤隆於嚴武而畏怯無略惟旰雄武
之安以任如紀極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愧於
前賢多矣公詩標舉峽鄉江指巴蜀之地形也曰正
憶曰共迎感今而指昔也五六云軍令分明數舉杯
譏鴻漸日飲不問事也七八句指嚴武云豈無成都
酒憂國只細傾則此之縱飲於憂國亡益荒矣

右該作數非杯三字看出刺鴻漸意然亦公詩標巫
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尚可商思謂錦江春色逐人
來指嚴武最後至蜀時人字即指武巫峽清秋指今
日思武時也公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云故園猶得見殘春又云竹籬叢旋春草色亦歸
云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皆可證於詩亦云或謂
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於是年之秋離草堂
而來正當春色逐人今又清秋追念武知己之周不
置爲舒皆哀按年譜公永泰元年正月辭幕府歸草
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
月至忠州秋至雲安觀此此說之誤可知清秋指至

雲安之清秋亦不妥安知非杰指二年之清秋耶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通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以廣德元年十二月反平
之必在二年自大曆二年逆數爲三年故曰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即第五詩所云南海明珠久寂寥
近一言近供一言久寂似相迕然自平詩是自收珠
南海千餘日數之此詩則從太一未平時言之也詩
不作於雲安此又一證
五首合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一詩公三城三洛陽宮
殿四秋蠶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分而觀之
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吐蕃陷京師一責代宗刑賞

四山亂諸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
舉內地寇賁以與相臨邊之將徒知輸晚一舉遠人
畔責以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對其詩章法
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爲一體杜詩無論其他以此類
言亦可想當日鍾鍊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與秋興八首並觀愈見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一作雨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波浪兼天風雲接地非但寫夔州山水公時艤舟欲

下江漢此即孤舟去路也
有謂塞上指由蜀入秦之塞此章八句皆指夔州若
一七句指夔州獨一句指蜀塞不成章法矣夔府書懷
詩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白帝城樓詩江度寒門
閉城高絕塞樓返照詩絕塞愁多早閉門何必蜀塞
乃可言塞耶
他日此故鄉一類即後章所云昔時盡故里與川之
感此前後詩有歸織生衣卧具舟將出峽等句是此
孤舟即歸舟也白帝城樓詩夷陵春色起漸擬進病
舟晚望白帝城鹽山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來解
一日忘故園之心也蓋尚映楓林孤舟映巫峽章法

尤奇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一作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陸游入蜀記曰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言難辨也此謂夔府孤城當與上章孤舟倒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郡吳縣清秋鏁纜不妨其爲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亦申白暖關關鼓鼙不礙其為孤城也

上章白帝暮砧城高砧易聞也此言夔府落日白帝在東夔府在西也皆非謾下

北斗或作南斗按春城立直北斗又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為樞星上句言日斜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權文亦多用北斗如未臨北斗之類公詩亦多用北斗如春城近斗杓之類或又引三輔黃圖曰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北皆可其說亦非

奉使句非謂乘槎到天河倚為虛語蓋槎與上章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不然奉使不能至京師故曰虛隨八月槎公詩有欲傍清江泛秋高得北之期

三四一應夔府一應京華言不八月槎不如此說不可與言京華應矣五六隻言應京華末粉堞應夔府其意易見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一作日日一作百處)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首章言暮砧次章言落日此章言朝暉當時日夜所不違要處讀之如見

日日江樓與漁人還汎汎同故賦所見以白喻信宿正與風於汝信宿於汝信宿一義清秋燕子見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也要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

公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明皇召試文章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此與衛初以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肅宗至德二載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罷遣得免排擯從還京未幾出為華州司户參軍後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明年春辭幕府離蜀大曆元年至夔視衡由史高第入朝及上疏至丞相封侯果何如乎故曰匡衡抗疏功名薄也諸家注衡皆人略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所為本末皆不及如此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

以衛為言
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宜爲賦頌數十篇亦略同衛
遂流滯於外不依入朝雖時為詩歌不忘朝廷視向
之數退數進傳經以寄忠悃得矣故曰劉向傳經心
事違也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
貴後疏多及經義舊注向亦太略
以擬向皆文學士故引用之若句遂及同學少年
同學者一時同為文學者也少年者以已白頭視彼
為少年也抗疏傳經皆在朝廷五陵即京華地衡向
古人同學今人公俯仰古今感慨係之不必泥衣馬
輕肥以為譏刺有謂同學少年詠非抗疏之匡衡又

非傳經之劉向志趣與公絕不相同果如此當言與
學何言同學乎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
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弈棋者像勝負局勢變遷廣德二年吐蕃入寇代
宗如陝州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
儀復京師代宗至自陝州所謂似弈棋也是時公在
蜀故云聞然亦諱辭也下句又合祿山陷京師明皇
幸蜀及肅宗復京師明皇至自蜀之事言之故曰百
年世事非實兩句皆指代宗時事也明皇事百年中

滯言之非聞道二字又不止貫此兩句直貫至五六
句止各說一事說者以王侯文武二句為弈棋為不
勝悲非也
唐人最重族望所謂衣冠者族望也喪亂衣冠流離
所用文武流品猥雜故曰文武衣冠異昔時舊注未
明
或謂直北指燮北乃隴右關輔間不知此章直北征
西與下章西望東來皆據長安言直北二字與慈寧
直北是長安之直北不同凡看詩文宜知人段此章
前六句作段諸者多以四句為段非也是時西北多
事始以廣德二年言之又以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

等寇邊一事言之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
渾奴剌寇盩厔在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
當是此等或以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徵天下兵莫
至故曰羽書遲非是
八章中前一章詳夔州略長安後五章詳長安略夔
州此章末句可以結本章可以起下章可以總起下
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猶歷歷開元事如在眼前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按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

西北隅唐東内在京城東北不開有夾路將步興章
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迷來承
露瑤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
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
瑤池蓋言道觀之盛與上宮闕一類如玉臺觀詩馮
夷嬴女亦是形容玉臺觀之盛簫韶有馮夷嬴女矣
嬴女也公詩有王母晝下雲旗翻來紫氣指太
清宮
或謂公蓋以瑤池王母之飲隱喻貴妃之册為太真
紫氣函關之臨點識玄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
數前朝之失非追懷前朝之盛也

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潞州別駕時州境
有黃龍白日升天又京師所居宅外水池浸溢望氣
望氣者以為龍氣又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
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上益自負此詩曰
繞龍鱗與常說稱天子龍顏不同舊注引漢高帝隆
準龍顏齊高帝龍顏鍾聲鱗文論體皆非此章龍也
樂章姜皎一篇有常經此地謂龍顏句可為此作注
或謂一卧滄江言一卧不復起也論歲晚遲迴身歷
三朝皆成往事今不知幾時再列朝班蓋公自天寶
十載獻三大禮賦時年四十以布衣一識天顏乎肅
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始點朝班代

宗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時年五十五矣此說非是
一卧者臥病於夔所謂伏枕也歲晚即秋也詩言幾
迴青瑣如上說當改為幾時青瑣迴與時各一義皆
可涵解
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
瑣點朝班是肅宗時事前六句但言天寶之盛隱然
截住即改接末二語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許鋪叙
蓋上章言長安之衰此章言長安之盛合而讀之其
[illegible]自見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
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

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上章言長安宮闕此下三章長安城外曲苑此章曲江
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二句夔州此章在中首
二句便以瞿唐曲江合言亦章法變換處然已下只
言曲江不言瞿唐以詳於首章故也
明皇始築夾城自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禄山初
兩帝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燕飲自此遂西幸鑾御
氣入邊愁簾柱鵠起句鷗四句皆上盛下衰通御氣
二字尤見立言之妙解者失之與外人不知對看
自明
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

舟閒亦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曰回首可憐歌舞地秦
中自古帝王州由衰憶盛感慨無窮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
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章憶昆明池也虛夜月動秋風波漂菰米露冷蓮
房與上章圓黃鵠起白鷗皆遙想夜中秋色此章
六句長安七八句夔州關塞即首章塞上江即首章
江間連湖言之者地勢接近公將出峽赴荊南故以
陸轉陸任筆端高絕出尋常蹊徑之外
或極力辯楊用修之說謂杜以唐人敘漢事亦託漢

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非傷喪亂思
昆明池水漢時功是指唐代言不得謂刻陳跡以寓
人敘漢事摩挲陳跡尚有感況以唐人敘唐陳跡謂
非傷喪亂可乎又云昆明一章緊接上章秦中自古
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回憶武帝則云武帝云
云如此則是上章兩句[illegible]以上章末句
為此章末聯[illegible]杜[illegible]謂將赴荊南寄
別李劍州云路經[illegible]入漁浪一釣舟寄
別馬巴州云甕和漁舟終遠去皆可證
下墜粉紅就蓮房言似云雲黑亦當就菰米言不試
水言一說陳藏器本草菰米亦名雕胡之內有黑灰如

墨名烏鬱人亦食之按庾信詩黑米生菰葉青華
出稻苗公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亦云秋菰生黑米
此說較得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一作紫閣峰陰入渼陂陰一作御宿自逶迤世香稻
一作紅豆一作紅稻啄餘一作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
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一作遊干氣象白頭吟望
苦低垂
或云此言遊宴渼陂之事按此章合言長安城南
昆吾御宿渼陂諸境不皆曲江昆明但指一處也
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佳人拾翠仙侶同舟屬渼陂
西陂泛舟詩云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西陂即渼陂所謂青娥即佳人拾翠春相問也賦字
用游佩以問之問其高則如贈之以勺藥耳仙侶同
舟晚更移指與岑參兄弟不妨渼陂行船頭霞雲
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即晚更移之證也
舊注香稻宮中以供鸚鵡按鸚鵡者出隴州當是昆
吾御宿間豪家共有之物不必宮中拈出亦可見當
時彼中珍禽佳樹之美其實詩止重香稻碧梧以鸚
鵡鳳凰點作顛句耳渼陂種稻未見吉者公與鄠
縣源大少府宴渼陂詩有飯抄雲子白句詳者謂雲
子碎雲母以擬飯之白外茶漿引山稻名雲子河
柳號雨師直以雲子為稻名渼陂有稻亦未可知

香稻二句與上章波漂菰米露冷蓮房同皆遙想彼中秋景下二句由秋追述春時遊賞之樂上二句現前下二句過去也因又追念當時獻賦有謂綵筆指渼陂行諸詩干氣象即賦詩分氣象意不如指獻賦言吟望望字與第二章望京華相應照望而又低垂是不能望也筆干氣象何其壯白頭低垂何其憔悴至此聲淚俱盡故終焉

杜此八首命意練句之妙不必論以章法論章各有法合則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蛇陣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一手者也或八章擇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詩古今獨絶安傑者尤非

詠懷古跡五首 存四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東北風塵指祿山亂與第五句相應或指少游齊趙之遊或云公初陷賊中在山東河北間皆非

此章公自賦以庾信為比耳夔州無信古跡或因信曾居宋玉江陵故宅雜牽五詠非也此調與曰詠懷古跡有謂首章詠懷餘四古跡者其說雖非尚知詩懷二字不得專泥古跡遂忘詠懷如宋玉昭君先主武侯遺皆深佩是章專古跡兼寓詠懷宜知此

搖落深知宋玉一作□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風流儒雅即第五句文藻師者師其文藻正與李陵蘇武是吾師同耳或云亦字有不滿意又云非道德師乃文雅師或云景行之至不惟尚友直欲師之皆非

悵望二句杜言已今日悵望千秋之下一番灑淚如宋玉悲秋異代同一蕭條惜不同時耳同時如漢武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灑淚如秋與八首之類

江山二句言故宅已無空有文藻彼雲雨荒臺本出夢思今反現在豈得為夢思邪蓋皆後人所為耳不止荒臺不可信即楚宮亦俱泯滅舟人指點皆可疑也人與宅俱亡正感慨處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一作年琵琶作胡語分明怨一作愁恨曲中論

此詩二明字杜詩時有複字然須斬行止作昭君邨疑此明妃或後人妄改

畫圖句言後人不能親覩但於畫圖省識其面耳省

識者審視也此即用毛延壽事變化出奇如九日藍
田崔氏莊用孟嘉事也或云省字宜訓省事之省猶
約略之義非或云省記也言不見其人但憶曽於畫
圖中認看春風面耳亦通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一作福移漢祚終難復一作決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公詩屢用宗臣字此二字本出蕭曹列傳贊尤可與
第六句相映
武侯在軍亦綸巾羽扇遺像清高不可略身都將相
氣象猶然草廬功名富貴不能束縛卓然高出古今

無兩萬古雲霄一羽毛謂此也易漸卦有鴻漸于逵
其羽可用為儀詩意本此而不見用古之跡
或言孔明聲名飛揚卓絕萬古如雲霄一羽誰能匹
之或言嗣主不才再傳而失鞠躬盡瘁所謂高義薄
雲霄者徒付灰飛煙滅不啻羽毛之輕皆非
焦氏筆乘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
乃其所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亦非諸將末章
巫峽清秋此第二章悵望瀟湘與秋興八首是一時
作可合觀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
哀壑無光留户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
高車駟馬滯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首句公自喻南遊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
昌結託老人星羅浮展遐少今霄南極外甘作老人
星公詩屢用二三四措山人之去五句承首句六七
八承二三四言出處之難苦辭正論厚道深情生人
感悟但云風刺孤此老矣當與常徵君一首並讀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
年少今一作曾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
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柏學士諸家無定論愚按全集有覽柏中丞兼子姪
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此柏
學士應是中丞子姪學士或即所除之官全集此詩
後即題柏學士山居壁二首又寄柏學士林居一首
茅屋即山居林居也此詩云白馬卻走身巖居後詩
云山居精典籍又云數彼幽居載典籍蕭然暴露山
之阿此云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後云
壁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語意皆合無所疑也全集
有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奉送柏二別
駕將中丞命赴江陵送菜詩云常荷地主恩送瓜詩
云柏公鎮夔國公遊於柏氏父子兄弟間熟矣柏公

即柏茂林或作茂琳與柏正節是一人此柏學士必
不屑以門蔭進身而願以文章顯名者何必以世系
將門為疑哉又古詩文所云學士不盡官名亦有泛
言文學之士者柏氏子弟已有銀魚而好學以學士
稱之亦無妨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與報一作報與惠連詩一作書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或曰唐書世系表杜濟與位同出杜景秀下並征南

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集有示從孫濟詩斯為
合矣位又稱從弟何與新表承用譜牒恐必有誤或
曰位是公之姪今曰從弟應是從姪之誤愚謂題稱
從弟詩稱惠連本非有誤世系表多誤未可據之反
疑詩也濟位並征南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稱
濟從孫亦未為合公有過從孫濟詩濟必非征南十
四代孫此詩稱位從弟後有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
云令弟雄軍佐位自是公之弟非姪也以位為公姪
當以守歲阿戎家為據然阿戎非王渾子戎是王晏
從弟王思遠小字阿戎全集杜位宅守歲下前人已
辯之矣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華巧耐寒劍佩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公集元日太歲日人日皆有詩人日當時令節談笑
恆事休隨酒休者廢也非禁止詞時公以肺病不飲
早春江湖續得觀書頗所謂正月中旬定出三峽也
本無他意今見說者附會占歲書以休隨酒是戒其
談笑後四句益欲避俗而行全非本意時人頗深喜
以為獨得聊復一辯集本題五言一首自當合看三
句元日四句人日即春寒華校過意五六以不飲聊

及劍琴亦將行做裝意也直道亦偶然及之不必執
泥妄生枝葉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汎
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
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卻圓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集後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此宇
文晁即宇文石首石首縣名屬江陵府尚書即李之
芳聯句公首倡云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結句之
芳云客居逢自出為別幾淒然尚書之甥非其證也

或云雅叔郎官瑞龜看令宰仙又云與饒行樂處離
惜醉中眠即此崔或也尚書之子佚其名一云孫下
當有缺字是也重汎鄭監前湖者集中此詩之前暮
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一首
是也近見一解云此詩是崔姓一人重邀公泛湖而
作此崔姓者是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
書之子杜撰可笑且云公薄其人不樂與之同汎故
製題如此公溫然長者反似輕薄惡少此等解累之
也其書方有時名故辯之

韻會黃緣連絡也本詩家常用字無足怪然沙岸曉黃
緣公詩蔣逆苦黃緣俗語賄作道地亦曰黃緣時解
遂謂此二字公所以深致鄙誚附識以戒妄說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
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先蹋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此詩末二句或謂時公欲往廬山故言當先置寺於
彼以待大易之來飛錫或引志公與白鶴道人爭潛
山麓事出風塵或謂勉其勿戀戀摛藻俱非此蓋欲
大易置蘭若精進於此徐俟道成飛錫本用湛方生
廬山神仙詩序今備錄左方讀者自知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
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澂深積深百仞
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
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
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
門披法衣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崖直上排丹
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
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元圃飲露丹
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亭文編卷五十

男壯履恭較